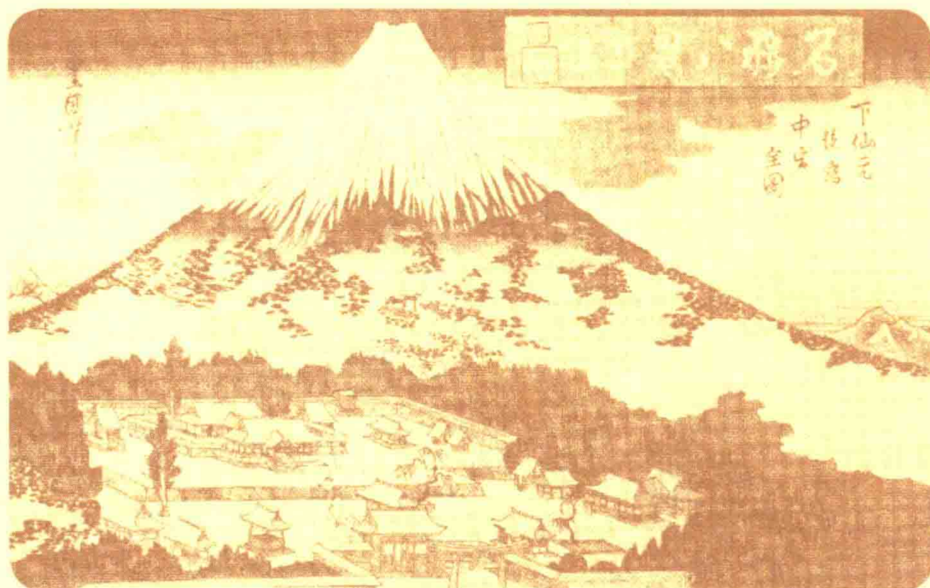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紀事本末

四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青山延光　撰

國史紀事本末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太田金右衛門刻本

第四十二册目録（總第61册）

國史紀事本末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太田金右衛門刻本影印

國史紀事本末　題辭　一

國史紀事本末　題辭　二

戒

西山公語録以代

題辭

慶喜





日本國史紀事本末序

史之作也編年以知世紀傳以知人所爲欲知世與人者將以治事也一事而分諸數年或數十百年一

事而分紀與傳又分數傳觀之弗能備如其於古今是非得失成敗之故不能以審則奚以鑒誡而淩兹於所行予嘗論以

爲史之有編年紀傳出於春秋史之有書志出於尚書若河渠書地理志之本禹貢五行志之本洪範百官志之本立政周官

皆尚書中之一體其全書類乎尚書括史志之要合紀傳而會而通之者則莫如紀事本末紀事者以事爲主不專係乎人不論時

之遠近舉凡事之散見紀傳與他書者類聚而備書之綜括而條貫之創於宋袁樞之通鑑紀事本末宋元迄明遞相纂述學

者便焉　日本青山博士嘗總裁校勘國史復纂紀事本末一書可謂勤而知要者矣顧袁氏之書雖依通鑑而事則分代為紀其

書較易　日本之紀百王一姓年代假邈其書較難博士旁搜群籍折衷紀傳自其國　神武開基迄於近代二千餘年　神功

之武　顯宗之仁　天智之中興大寶元明元正之治以及大津押勝道鏡之變亂出羽蝦夷之叛服平源臣族之專橫莫不考其治

亂之迹推其致治致亂之
由而且紀遊幸則陳荒嬉
之戒紀好佛則識僧徒之
亂紀刑法則著寬弛之譏
紀外戚則述廢立之禍至
於吏治兵政盛衰文學興
廢民政源流綱舉目張勸
戒並列予昔觀　日本史
紀傳疑其志體未備今讀
是書誠足以得紀傳之貫

穿而補史志之缺略矣海
表諸邦莫不有史求其
體裁完備而文筆粹美
者則莫如　日本蓋與中
華同處一洲自通使隋
唐崇尚儒術推尊孔子
庠序之間經史燦列漸
摩既久人才奮興故其國
史記雖經蘇我蝦夷之
燹劫而訪之耆儒稽之故

籍翻譯藉以纂成全史撮其精華備紀本末使後之治事者如斷獄之有律令格式焉觀書中紀其國歷朝崇文之盛

尤不禁為之神往也博士子勇剞劂既竣奉其書介公使森君貽予因誌其請為之序

大清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十月既望

欽差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加騎都尉世職合肥李鴻章譔





木邨嘉平摸刻

序

先君　烈公嘗顧延光曰史學是汝家遺業愼勿懈怠延光感激不覺泣下蓋自曾大父始入史館累世以文學侍罪至先考實以史學鳴天下此　先公所謂遺業也恭惟

天朝之盛

實祚無窮即記載之詳亦宜稱之而今傳於世者僅有六部正史亦以天下多事史官有闕也其後源氏開府鎌倉以鎭諸國乃脩東鑑一書

以記時事一家之史略備彼本武人務在擊斷而餘力爲此亦

朝廷之餘風也及南北分爭日尋干戈不暇脩史故足利氏十三世之久竟無有一記載接武東鑑者織田豊臣兩氏非不尊

天朝非不脩缺典而戰爭之餘無有載筆之士是以記載不備我　東照宮撥亂世反之正開府闢東播文教於天下於是乎我　義公憂

天朝正史之闕體　東照宮右文之意實始脩

大日本史義例之嚴海內所知固不待言夫闢東古稱用武之邦至今日則天下之史成於是邦不可謂非　東照宮之力也先考脩史略蓋所以報　義公而延光不肖何敢以編脩自任亦惟上感　烈公之知遇下繼父祖之遺業不敢一日懈怠嘗竊以爲紀事本末亦史之一體決不可少而至治之久不可恃以爲常則及斯時而脩斯編亦臣子之責也乃據本史編纂釐爲四十卷欲質之先考而先考沒矣欲獻之

先公而　先公薨矣天下孰能知吾志者遂序而藏之

文久改元辛酉春日

水藩側用人兼弘道館總教青山延光序





男延壽謹書

國史紀事本末目錄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神武東征

鴻荒之世、不可得而詳矣、故國史敘其事、搿神代、以別之、雜引羣書、以廣異聞、蓋傳疑之義、而後世不能述也、至於神武天皇、其功烈蓋可得而詳矣、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天祖大日孁尊五世孫也、大日孁尊治高天原、是爲天照大神、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之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祖既命武甕槌經津主二神、平定下土、迺使皇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神武東征

鴻荒之世、不可得而詳矣、故國史敘其事、搿神代、以別之、雜引羣書、以廣異聞、蓋傳疑之義、而後世不能述也、至於神武天皇、其功烈蓋可得而詳矣、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天祖大日孁尊五世孫也、大日孁尊治高天原、是爲天照大神、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之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祖既命武甕槌經津主二神、平定下土、迺使皇

孫降居葦原中國而爲之主、賜以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劒、曰、豐葦原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爾宜就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於是瓊瓊杵尊離天磐座、降於日向高千穗峯、遂到吾田、娶大山祇女木華開耶姬、生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見尊娶海神豐玉彥女豐玉姬、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葺不合尊娶玉依姬、生彥五瀨命、稻飯命、三毛入野命、及神武帝、帝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五、立爲太子、娶日向吾田邑吾平津媛爲妃、生手研耳命、甲寅歲、帝年四十五、在高千穗宮、高千穗宮據古事記時西國既平、東國未服、長

髓彥奉饒速日命爲主、兄猾弟猾、八十梟帥、兄磯城弟磯城等、割據所在、不相統一、帝慨然有削平之志、謂諸兄及皇子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大日孁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瓊杵尊、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而遼邈之地、猶未霑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轢、抑又聞之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中有乘天磐船飛降者、余謂彼地足以恢弘大業、光宅天下、厥飛降者謂饒速日歟、何不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誠然、請速發、冬十月辛酉、

帝親帥三兄五瀨命、稻飯命、三毛入野命、及手研耳命、航海東征、至速吸門、漁人珍彥乘舟來迎、命爲前導、賜名椎根津彥、進至筑紫菟狹、菟狹津彥菟狹津媛造宮於菟狹川上饗帝、敕侍臣天種子命、娶菟狹津媛、十一月甲午、至崗水門、十二月壬午、至安藝居埃宮、乙卯歲春三月己未、入吉備國、建行宮、曰高島宮、駐蹕三年、具舟檝、蓄兵食、將欲一舉而平天下、戊午歲春二月丁未、皇師遂東、舳艫相接、比至難波崎、奔潮太急、名曰浪速、三月丙子、遡流至河內草香邑青雲白肩津、夏四月甲辰、勒兵步赴龍田、路險隘、不得並行、乃還欲東踰膽駒山而入中州、長髓彥聞之曰、是必奪吾國、乃發兵徼之孔舍衞坂、皇師不利、五瀨命中矢、衆不能進、帝憂之、沈思曰、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是逆天也、不若退還示弱、禮祭神祇、背日而進、則虜自敗矣、衆然之、乃引還、虜不敢逼、退至草香津、五月癸酉、至茅渟山城水門、五瀨命創甚、撫劍呼曰、丈夫爲虜所傷、將不報而死耶、進至紀伊竈山、而薨、六月丁巳、至名草邑、誅名草戶畔、遂歷狹野、至熊野神邑、海上俄遇暴風、御船漂蕩、稻飯命嘆曰、吾是神孫、神何爲困我、抽劍投海、三毛入野命亦沒、帝獨與手研耳命、進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時有神

吐氣作毒、皇師昏眩不能起、熊野人高倉下夜夢、天照大神謂武甕槌神曰、葦原中國、未得寧靜、汝往征之、武甕槌神對曰、降臣平國之劍、則臣雖不往、國自平矣、大神許之、武甕槌神顧高倉下曰、吾有劍名韴靈、今置之汝庫中、汝獻之天孫、明日高倉下入庫索之、果有劍倒立、乃獻之帝、帝忽然寤曰、予何長眠如此、衆亦悉寤、乃進赴中州、山路巉峻不可行、帝夢天照大神誨曰、朕遣頭八咫烏鄉導、頭八咫烏適至、帝大悅、令日臣命帥大來目、從八咫烏前驅、遂達菟田下縣、帝謂日臣命曰、汝忠而勇、有鄉導之功、賜名道臣、兄猾弟猾據菟田、秋八

月乙未、帝遣使徵之、弟猾即至奏曰、臣兄兄猾權構新宮、伏兵設機、欲因饗作亂、勿墮其計、帝遣道臣命、往視果然、道臣命大怒叱兄猾曰、汝何不自入汝宮、因彎弓擬之、兄猾窘蹙、自蹈機壓死、乃戮其尸、名其地曰血原、弟猾大設牛酒、獻饗軍士、帝設燕作歌、是謂來目歌、親率輕師、巡幸吉野、國人井光及磐排別子出謁、緣水西行、有作梁捕魚者、帝問之、對曰、臣是苞苴擔之子也、九月戊辰、帝登菟田高倉山、望國中、八十梟帥據國見丘、置女軍於女坂、男軍於男坂、熾炭於墨坂、兄磯城亦據磐余邑、距塞道路、帝惡之、夜禱之神、夢神誨曰、取天香

山土、以造天平瓮八十枚、并造嚴瓮、敬祭天神地祇、則虜自平矣、時弟猾亦奏言、倭磯城邑有磯城八十梟帥、高尾張邑有赤銅八十梟帥、皆欲拒戰、臣竊爲天皇憂之、請取土天香山、造天平瓮、以祭羣神、然後擊之、帝益異之、令椎根津彥弊衣蓑笠、裝爲老人、弟猾被箕爲老嫗狀、敕曰、汝至天香山巔、取土來、基業成否、以此卜之、椎根津彥乃祈曰、我皇能定天下、道路自通、不則賊必禦我矣、乃去、虜見二人大笑、爲之開路、二人得取土而還、帝大悅、即造八十平瓮天手抉嚴瓮、親祭神祇於丹生川上、祝曰、吾用八十平瓮、無水造飴、飴成則吾坐平

天下、不假鋒刃、飴果成、又祈曰、吾沈嚴瓮於川、川魚醉而浮出、則吾業成矣、魚果浮出、帝大悅、乃取川上眞坂樹、以祭諸神、又親祭高皇產靈尊、敕道臣命爲齋主、授嚴媛號、冬十月癸巳朔、帝嘗嚴瓮之糧、勒兵而出、擊八十梟帥於國見丘、破斬之、餘黨猶多、帝敕道臣命、誘虜誅之、道臣命造室於忍坂、設宴饗、因簡壯士、與虜雜處、密約曰、酒酣吾歌、則齊起殲虜、已而虜皆霑醉、道臣命起歌、壯士應聲拔劒、殺戮無噍類矣、皇師大悅皆笑、帝曰、勝而不驕者、良將之行也、今賊魁雖滅、而凶黨未盡、就戮其情不可知、奈何久居一處、乃徙營佗處、十一月

己巳、帝將大舉攻磯城、遣頭八咫烏召兄磯城、不至、乃名弟磯城、弟磯城歸順、帝令弟磯城曉諭兄磯城及兄倉下弟倉下、皆不降、椎根津彥獻策曰、我出女軍於忍坂道、虜必悉銳備之、吾即遣勁兵、直指墨坂、取菟田川水以灌炭火、襲其不備、則破之必矣、帝從之、虜果嚴備以待、乃遣精兵、踰墨坂、表裏合擊、大破之、斬兄磯城等、十二月丙申、進討長髓彥、連戰不克、適天陰雨冰、有鵄集帝弓弭、金色曄煜、如電、虜皆迷眩不能戰、長髓彥遣使曰、吾奉天神之子爲君、曰饒速日命、何乃更稱天孫、欲奪人地、帝曰、天神之子亦多、汝主果天孫邪、必有表

物宜以相示、長髓彥取鐃速日天羽羽矢一隻及步靫示帝、帝曰、事不虛也、亦取所御天羽羽矢及步靫示之、長髓彥見之意沮、然不肯降、鐃速日命惡其狠愎、遂殺之、帥衆歸順、帝褒賞之、賜其子可美眞手命以韴靈劒、賜以下舊事紀 己未歲春二月辛亥、命諸將練士卒、分遣偏師、誅層富縣土蜘蛛、新城戶畔、居勢祝、猪祝、土蜘蛛賊之穴居者也、土蜘蛛以下釋日本紀 高尾張邑有土蜘蛛、身短而手足長、皇軍結葛網掩而殺之、名其地曰葛城、三月丁卯、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賴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淸、餘妖尚梗、而中州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廓皇

都、大壯規摸、而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處、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興造、吾將披拂山林、經營宮室、恭臨寶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矣、觀夫畝傍山東橿原地、蓋國之墺區乎、宜都於此、卽命有司經始橿原宮、庚申歲秋九月己巳、納事代主神女媛蹈韛五十鈴媛命、爲正妃、

神武天皇元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卽位於橿原宮、尊正妃爲皇后、建神籬、祭八神、鎭護國家、天富命率諸齋部、捧天璽鏡劒、奉安神殿、天種子奏天神壽詞、可美眞手命率內物部、執矛楯、嚴儀衞、道臣命率來目部、護衞宮門、羣臣朝賀、命天種子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建已下舊事紀古語拾遺 可美眞手命獻十種天瑞寶及韴靈劒、舊事紀

二年春二月乙巳、定功行賞、賜道臣命宅地於築坂邑、使大來目居畝傍山西、號來目邑、以椎根津彥爲倭國造、弟猾爲猛田縣主、弟磯城爲磯城縣主、頭八咫烏等賞賜有差、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列聖尊神

神武天皇元年春正月、帝卽位、建神籬、祭八神、（事見神武東征）四年春二月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鑑、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内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乃作時於鳥見山、祭皇祖天神、

崇神天皇四年冬十月壬午、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聿遵皇祖之

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羣卿百僚、竭爾忠貞、共安天下、

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帝憂之、請罪神祇、先是祭天照大神倭大國魂神於殿内、神物官物、未嘗分別、帝畏其瀆神、使皇女豐鍬入姫、遷神鏡靈劍於倭笠縫邑、祭天照大神、別摸造鏡劍、以爲護身御璽、（神物以下參取古語拾遺鎭座傳記）又命皇女渟名城入姫、祭大國魂神、

七年春二月辛卯、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聖業逾高、王風轉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盍命神龜、以極致災之由、於是帝乃幸神淺茅原、卜之於八十萬神、神憑倭迹迹日百襲姫、曰、天皇何憂國之不治、若能祭我、國自平矣、帝問曰、何神也、答曰、我是倭國域内之神、名大物主、帝乃祭之、然竟不驗、帝齋戒祈之曰、朕禮神有所未盡耶、何爲不享、是夜夢神誨曰、令吾兒大田田根子、祭我、國自平矣、海外之國亦當來歸、秋八月己酉、倭迹速神淺茅原目妙姫、大水口宿禰、伊勢麻績君、皆夢得神誨曰、令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市磯長尾市祭大國魂神、天下太平矣、帝聞之大悅、詔天下求大田田根子、得之茅渟縣陶邑、帝乃卜使伊香色雄爲神幣吉、卜併祭佗神、不吉、冬十一月己卯、使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長尾市祭倭大國魂神、然

後卜祭佗神吉、乃別祭八十萬神、定天社國社神地神戸、於是疫疾始息、五穀豐穰、百姓安矣、

八年夏四月乙卯、以高橋邑人活日爲大神掌酒、冬十二月乙卯、令大田田根子祭大神、活日獻神酒於帝、因宴神宮、

九年夏四月己酉、帝感夢、以赤盾赤矛祠墨坂神、以黑盾黑矛祠大坂神、奉幣帛於河瀨御尾神、（奉幣以下古事記）

十一年夏四月、四道將軍凱旋、（事見崇神平四道）

六十年秋七月己酉、詔曰、武日照命藏上古神寶於出雲大神宮、朕欲觀之、迺遣武諸隅取之、出雲振根掌神

寶、振根弟飯入根以兄不在代獻神寶、振根還而大怒、殺飯入根、帝乃遣吉備津彥等誅振根、出雲人不敢祭大神、會丹波人氷香戶邊兒有神異、帝敕之祭神、

六十五年始造熊野本宮、（水鏡、皇年代略記、）

垂仁天皇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詔曰、我先皇惟叡作聖、欽明聰達、深執謙損、志懷冲退、綢繆機衡、禮祭神祇、克己勤躬、日愼一日、是以人民富足、天下太平、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得有怠、三月丙申、使皇女倭姬代豐鍬入姬祭天照大神、倭姬求祭地、詣菟田篠幡、轉入近江、經美濃至伊勢、適有神誨曰、吾欲居是國、乃立祠伊勢、造齋宮於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大鹿島命爲祭主、（大鹿島以下職原鈔）大鹿島命、天種子八世孫也、（尊卑分脈）

二十六年秋八月庚辰、遣物部十千根檢出雲神寶、仍命掌之、冬十月甲子、遷天照大神宮於渡遇、（十月以下本書一說、）

二十七年秋八月己卯、令祠官卜兵器爲祭幣、吉、乃納弓矢刀於諸社、更定神地神戶、以時祭之、以兵器祭神始於此、

三十九年冬十月、皇子五十瓊敷命造劍一千口、藏之石上神宮、帝命五十瓊敷命掌石上神寶、

八十七年春二月、五十瓊敷命謂妹大中姬曰、吾老矣、

汝代我掌神寶、大中姬辭曰、吾女弱、安能登神庫、五十瓊敷命曰、神庫雖高、吾能造梯、大中姬遂使物部十千根掌之、

八十八年秋七月戊午、遣使但馬、詔清彥獻其神寶、敕藏之官府、

景行天皇三年春二月、欲幸紀伊親祭羣神、卜之不吉、遣屋主忍男武雄心命祭之、

四十年、帝遣皇子日本武尊征東夷、日本武尊過伊勢拜神宮、倭姬以草薙劍授之、

四十三年、日本武尊遂平東陲、（事見日本武尊征蝦夷）是歲日本武尊留草薙劍於尾張宮簀姬家、至伊勢而薨、宮簀姬祀劍於熱田、（祀劍據熱田社緣起）

五十八年、始造熊野新宮、（水鏡、熊野略記、）

仲哀天皇九年、皇后平三韓、（事見神功征三韓）從神教立祠穴門山田邑、祭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

應神天皇九年夏四月、遣武內宿禰於筑紫監察百姓、宿禰弟甘美內讒之帝曰、臣兄謀不軌、帝信之遣使殺之、有壹岐真根子者、狀似宿禰、代之死、武內潛還訴冤、帝敕二人請神祇探湯、武內兄弟至磯城川濱探湯、甘美內手爛、武內欲殺之、帝敕宥之、

四十九年、先是帝遣阿知使主於吳求工女、是歲以工女兄媛等還至筑紫、胸形大神乞工女、乃以兄媛奉神、

允恭天皇四年秋九月、帝憂羣臣氏族錯亂、詔誓神探湯、僞者皆傷、是後氏姓自定、

雄略天皇三年夏四月、先是皇女𣑥幡姫侍伊勢大神宮、阿閉國見誣之曰、皇女與廬城部武彥姦有孕、武彥父枳莒喩聞之大懼、殺武彥、帝遣使案問皇女、皇女潛攜神鏡、至五十鈴河上、埋鏡自縊、帝夜遣人覓皇女、河上有氣如虹、就索獲神鏡及尸、遂刳其腹、腹中有物如冰、始知其冤、

九年春三月、帝欲自征新羅、有神戒曰、勿征也、乃遣紀小弓等伐之、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身狹青等還自吳、與吳使及工人縫衣兄媛等俱來、以兄媛奉大三輪神、

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子、遣大佐佐命奉迎丹波與佐眞井原所在豐受大神、九月己未、祀之伊勢渡會郡山田原新宮、（大田命傳記、鎭座本紀、）

清寧天皇二年冬十一月、遣伊與來目部小楯於播磨、辦大嘗供物、

顯宗天皇三年春二月、神憑人謂阿閉事代曰、我祖高皇産靈有鎔造天地之功、宜以地獻事代具奏之、乃奉歌荒巢田、夏四月、神又憑人謂事代曰、宜以磐余田獻高皇産靈、事代又奏之、乃奉田十四町、

欽明天皇十三年、百濟獻佛像、帝問之羣臣、大臣蘇我稻目請禮之、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國家恆祭天地社稷百八十神、四時不懈、今乃更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乃令稻目試禮之、已而民多疫死、尾輿鎌子請廢佛法、帝從之、棄佛像於難波堀江、火伽藍、帝時天下嘗大風雨、卜之加茂神爲祟、乃涓四月吉日祭之、於是穀稼豐熟、賀茂祭始於此、（帝時以下、本朝月令、公事根源、）

敏達天皇十三年秋九月、鹿深臣還自百濟、獻石佛一軀、蘇我馬子請而禮之、是後佛法稍行、祖宗尊神之意衰矣、

十四年春三月、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以疫疾流行、請廢佛法、帝許之、火佛像佛殿、棄燼餘於難波堀江、然佛尋亦熾矣、

用明天皇二年夏四月丙午、御新嘗於磐余河上、○（公事根源曰、新嘗始此、誤矣、據日本紀、上古已有新嘗、）

十四年、以皇女酢香手姫爲天照大神祭主、

推古天皇十五年春二月戊子、詔曰、曩者我皇祖天皇

宰世、竭天蹐地、敦禮神祇、周祠山川、幽通乾坤、是以陰陽開和、造化共調、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有怠乎、羣臣宜竭心祭祀、甲午皇太子率羣臣祭神祇、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秋七月己卯、帝詢羣臣以治民之要、庚辰大臣蘇我石川麻呂奏曰、請先祭神祇、然後議政事、是日遣倭比羅夫於尾張、忌部子麻呂於美濃、課神幣、八月庚子、拜東國國司、造戶籍、

齊明天皇五年、命出雲國造修嚴神宮、

天智天皇三年春三月壬午、設諸神座於山御井傍、班幣帛、中臣金宣祝詞、

四年春正月癸卯、大錦上中臣金宣神事、

天武天皇元年夏四月、欲使大來皇女侍天照大神、先居泊瀨齋宮、冬十二月丙戌、賜中臣忌部及神官人播磨丹波二國郡司以下奉大嘗者祿、郡司等賜爵一級、

二年春三月丙辰、對馬始貢銀、敕奉之神祇、秋八月庚辰、遣忍壁皇子於石上神宮、以膏油瑩神寶、即日敕諸家寶器藏於神府者、皆還之子孫、冬十月乙酉、大來皇女赴伊勢神宮、

三年春正月戊辰、奉幣諸社、○公事根源曰、祈年祭始於此、二月丁亥、十市皇女阿閇皇女詣伊勢神宮、夏四月癸未、遣小紫美濃王小錦下佐伯廣足祀風神於龍田立野、遣小錦中間人蓋犬山中曾禰韓犬祀大忌神於廣瀨河曲、

四年夏四月辛丑、祭龍田風神廣瀨大忌神、是夏五穀不登、百姓飢乏、遣使四方、奉幣神祇、秋七月壬午、又祭、是後每歲夏秋必祭、八月辛亥、詔四方行大解除、令國造輸祓具、馬一匹、布一常、郡司各刀一口、鹿皮一張、钁一口、刀子一口、鎌一口、矢一具、稻一束、每戶麻一條、九月丙戌、神官奏曰、爲新嘗卜國郡、齋忌則尾張山田郡、次丹波訶沙郡、後世稱齋忌曰悠紀、次曰主基、冬十月丁酉、奉幣帛於相新嘗諸神祇、

五年夏五月己丑、敕天社地社神稅三分之一供神、二分給神主、冬十一月乙酉、賜神官國司奉新嘗者祿、

六年春、帝將祀天神地祇、令天下悉祓禊、造齋宮於倉梯河上、夏四月癸巳、欲幸齋宮、警蹕已動、百寮成列、未及發、十市皇女暴薨、遂停行幸、不果祀、

九年春正月壬申、奉幣帛於諸神祇、己丑、詔畿內及諸國修理天社地社神宮、夏五月己卯、祭皇祖御魂、秋七月丁酉、敕天下大祓、國造等各出祓柱奴婢一口、

十三年秋九月癸丑、始奉神寶於伊勢兩大神宮、十三年以下、園太曆延文三年、○寶基本紀云、是時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大神宮、行遷宮儀、著爲永式、

朱鳥元年夏四月丙申、遣多紀皇女、山背姫王、石川夫人於伊勢神宮、六月戊申、帝不豫、卜之草薙劒爲祟、即日送之尾張熱田社、初天智帝時新羅僧道行盜劒逃去、風雨晦暝不能進而還爾後蓋藏之宮中矣秋七月辛丑、詔諸國大祓、癸卯奉幣紀伊國懸神、飛鳥四社、住吉大神、八月丁丑、祈不豫於神祇、辛巳遣使奉幣於土佐大神、

持統天皇三月秋八月壬午、百官會於神祇官、奉宣天神地祇之事、

四年春正月庚子、奉幣帛於畿內神祇、增神戶田地、秋

七月戊寅、班幣神祇、

五年冬十一月戊辰朔、大嘗、丁酉晦、神祇官諸司及播磨因幡郡諸司以下百姓男女奉事大嘗者、賜食賚絹各有差、

六年夏閏六月丁未、以大神宮神誨、免伊勢今年調役、秋九月丙午、神祇官奏上神寶書四卷、冬十二月甲申、遣使奉新羅調於五社伊勢住吉紀伊大倭菟名足、

八年春三月乙巳、奉幣諸社、丙午賜神祇官頭至祝部等一百六十四人絁布、各有差、

十一年夏六月、帝不豫甲申班幣神祇、

文武天皇二年春正月戊寅、獻新羅貢物於諸社、三月辛巳、禁賀茂祭日騎射、夏四月戊午、奉馬芳野水分峯神祈雨、五月庚申朔、諸國旱、奉幣諸社、六月丙辰、奉馬諸社祈雨、秋九月丁卯、遣當耆皇女侍伊勢齋宮、冬十二月乙卯、遷多氣大神宮於度合郡、

三年秋八月己丑、奉多褹夜久菴美度感諸島貢物於伊勢大神宮及諸社、

大寶元年春二月己未、遣泉內親王侍伊勢齋宮、秋八月癸卯、律令成、神祇令曰、凡天神地祇者、神祇官皆依常典祭之、仲春祈年祭、季春鎭華祭、孟夏神衣祭、大忌

祭、三枝祭、風神祭、季夏月次祭、鎭火祭、道饗祭、孟秋大忌祭、風神祭、季秋神衣祭、神嘗祭、仲冬上卯、相嘗祭、下卯大嘗祭、寅日鎭魂祭、季冬月次祭、鎭火祭、道饗祭、祈年月次二祭、百官皆集神祇官、中臣宣祝詞、忌部班幣帛、凡天皇即位、總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其大幣者三月之內修之、凡散齋之內、諸司理事如舊、不得弔喪問病食肉、亦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惡之事、致齋唯祭事得行、自餘悉斷、其致齋前後兼爲散齋、凡一月齋爲大祀、三日齋爲中祀、一日祭爲小祀、凡踐祚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忌部上神璽

之劒鏡、凡大嘗者每世一年、國司行事、以外每年所司
行事、凡祭祀所司預申官、官散齋日平旦、須告諸司、凡
祭祀幣帛飲食及果實之屬、所司長官親自檢校、必令
精細、勿使穢雜、凡常禮之外、須向諸社供幣帛者、皆取
五位以上卜食者充、唯伊勢神宮常祀亦同、凡六月十
二月晦日大祓東西文部上祓刀、讀祓詞、訖、百官男女
聚集祓所、中臣宣祓詞、卜部爲解除、凡諸國須大祓者、
每郡出刀一口、皮一張、鍬一口、及雜物等、戶別麻一條、
國造出馬一疋、凡神戶調庸及田租者、並充造神宮及
供神調度、其稅者一準義倉、皆國司檢校、申送所司、（神祇

令以下令）最重祈年大嘗月次、謂之四祭、（公事根源）後世之制、七
月以前卽位、以其年行大嘗會、八月以後以明年、（三代實錄）
（元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始任造大幣使、
二年春二月己未、分遷伊太祁曾、大屋都比賣、都麻都
比賣三神社、三月己卯、帝御新宮正殿、齋戒、頒幣帛於
畿內及七道諸社、夏四月庚子、禁賀茂祭日徒衆會集
執仗騎射、唯本國人不在禁限、丁未、從七位下秦廣庭
獻杠谷樹八尋桙根、遣使奉之伊勢大神宮、秋七月癸
酉、詔伊勢大神宮封物者、是神御之物、宜準供神事、勿
令濫穢、山背乙訓郡火雷神、每旱祈雨必驗、宜入大幣

及月次幣例、八月癸亥、敕伊勢大神宮服料用神戶調、
冬十月丁酉、先是薩摩隼人叛、敕討之、祈捷大宰所部
神九處、賊尋平、至是奉幣以賽焉、
慶雲元年夏六月丙子、奉幣諸社祈雨、秋七月壬辰、遣
使祈雨諸社、甲辰奉幣住吉社、冬十一月庚寅、遣從五
位上忌部子首奉幣帛、鳳凰鏡、窠子錦於伊勢大神宮、
十二月辛酉奉幣諸社、
二年夏六月乙亥、奉幣諸社祈雨、秋九月丙戌、置八咫
烏社於倭宇太郡、
三年春閏正月戊午、奉新羅調於伊勢神宮及七道諸

社、乙丑敕禱祈神祇、以天下疫疾也、癸酉泉內親王詣
伊勢大神宮、二月己亥、甲斐信濃越中但馬土左等國
一十九社始入祈年幣帛例、秋七月丹波但馬山災、遣
使奉幣帛於神祇、火自滅、八月甲戌越前言山災、遣使
奉幣部內神、庚子遣三品田形內親王侍伊勢大神宮、
冬十二月丙子、遣四品多紀內親王詣伊勢大神宮、
四年春正月乙亥、諸國疫、遣使大祓、夏四月丙申、以天
下疫飢、奉幣帛於諸社、
元明天皇和銅元年冬十月庚辰、奉幣伊勢大神宮、告
營平城宮、

三年夏四月乙未、詔賀茂祭日、國司每年親臨檢察焉、

五年、始祀應神帝於豐前宇佐郡、謂之鷹居社、（五年以下宇佐託宣集）

靈龜元年夏六月壬戌、太政官奏、懸象失度、亢旱彌旬、恐東皋不耕、南畝損稼、昔者周王遇旱、有雲漢之詩、漢帝祈雨、興改元之詔、人君之願、載感上天、請奉幣帛、祈於諸社、使民有年、誰知堯力、癸亥、詔奉幣諸社、祈雨、尋大雨、時人感悅、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春二月丁巳、出雲國造出雲果安齋竟、奉神賀事、神祇大副中臣人足奏其詞、是日百官

齋、自果安至祝部一百一十餘人、進位賜祿有差、

養老元年夏四月乙亥、遣久勢女王侍伊勢大神宮、

四年夏六月甲辰、始置神祇官史生四員、秋七月、始令文武百官率妻女姊妹、會於祓所、命中臣氏世領其事、（中臣以下延喜式）故後世稱其祝詞曰中臣祓、（中臣祓）

五年秋九月乙卯、帝御內安殿、遣使供幣帛於伊勢大神宮、以皇太子女井上王為齋內親王、

七年夏五月己卯、制神戶當造籍帳、戶無增減、依本為定、若有增益、即減之、死損即加之、

聖武天皇神龜元年、移祀應神帝於豐前小倉、（宇佐託宣集）謂之宇佐宮、（延喜式）

二年秋七月戊戌、詔七道諸國、聞諸國神祇社內、多有穢尸、及放雜畜、敬神之禮、豈如是乎、國司長官宜自執幣帛、慎致灑掃、

三年秋七月乙未、以太上天皇不豫、奉幣帛於石成葛木住吉賀茂等社、

天平元年夏四月癸亥、敕每年割取伊勢神絁三百匹、賜中臣氏任神祇官者、

二年夏閏六月甲午、制奉幣伊勢大神宮者、卜五位已上充使、不須六位已下、庚子、先是震神祇官、是日敕新

田部親王率神祇官卜之、遣使奉幣畿內七道諸社、秋七月癸亥、詔曰、供給齋宮年料、自今以後、皆用官物、不得依舊充用神戶庸調等物、冬十月庚戌、遣使奉渤海信物於諸國名神、

三年春正月乙亥、神祇官奏、庭火御竈四時祭祀、永為常例、

六年夏四月戊戌、地大震、廬舍多壞、癸卯、遣使畿內七道、檢神社壞者、

七年秋七月庚申、以忌部蟲名等請、聽差忌部氏為幣帛使、

九年夏四月乙巳、遣使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二社及香椎宮、奉幣告新羅無禮、癸亥太宰管内諸國大疫、詔祈之部内諸社、冬十一月癸酉、遣使畿内七道造諸社、

十年夏五月辛卯、遣右大臣橘諸兄神祇伯中臣名代奉神寶於伊勢大神宮、

十二年、藤原廣嗣作亂、屢祈之諸社、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奉幣伊勢大神宮及七道諸社告遷都、

天平勝寶元年春二月丁巳、陸奥始貢黄金、奉幣畿内

七道諸社告之、冬十一月己酉、八幡大神託宣向京、甲寅遣參議石川年足侍從藤原魚名等爲迎神使、路次諸國差發兵士一百人已上前後驅除、所歷之國禁殺生、從人供給不得用酒肉、十二月戊寅、遣五位十人散位二十人六衛府舍人各二十人、迎八幡神於平羣郡、是日入京師、造新殿於宮南梨原宮、以爲神宮、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春二月戊子、奉一品八幡大神封八百戸位田八十町、二品比賣神封六百戸位田六十町、

天平寶字元年夏六月乙未、制伊勢大神宮幣帛使自今以後差中臣朝臣、不得用他姓、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冬十月戊申、先是遣使於伊勢大神宮、樹標域其地、已而伊勢志摩爭地、至是遷標葦淵、奉幣大神宮、

四年春三月甲戌、以皇太后不豫、祈之諸社、大神宮禰宜内人物忌及諸社祝部皆賜爵一級、

六年冬十一月庚子、帝將征新羅、奉幣及弓矢於天下神祇、

八年冬十一月庚子、復祀高鴨神於大和葛上郡、先是中衛將監賀茂田守等言、昔大泊瀬天皇獵葛城山、有

老夫每與天皇相逐爭獲、天皇怒流其人於土左、先祖所主之神化爲老夫、爰被放逐、乃使田守迎祀之、癸丑遣使奉幣近江名神社、先是惠美押勝反、據近江、朝廷遙禱國神、押勝尋平、至是賽宿禱、

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年冬十一月壬戌、遣使修造天下神社、

二年夏四月丙申、奉八幡比咩神封六百戸、以神誨也、甲辰伊豫神野郡伊曾乃神越智郡大山積神並授從四位下、神戸各五烟、久米郡伊豫神野間郡野間神並從五位下、神戸各二烟、是歲叙春日神社於大和添上

郡、是歲以下帝王編年記、延喜式、
神護景雲二年夏四月辛丑、始賜伊勢大神宮禰義季祿、其官位準從七位、度會宮禰義正八位、
三年春二月乙卯、奉神服於天下諸社、每社男神服一具、女神服一具、伊勢大神宮及月次社、加以馬形及鞍、夏六月乙卯、以中臣清麻呂再任神祇官、供奉無失、賜姓大中臣、以神語也、是秋僧道鏡恃寵圖篡奪、帝遣和氣清麻呂請八幡神教、清麻呂歸奏神意、道鏡之謀遂沮、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冬十月戊辰、詔充越前從四位勳六等劔神食封二十戸田二町
三年夏四月己卯、震西大寺西塔、卜之曰、採近江滋賀郡小野社木構塔、以故有祟、乃奉本郡二戸、秋八月甲寅、大風雨拔樹發屋、卜之伊勢月讀神爲祟、於是每年九月準荒祭神奉馬、荒御玉命伊佐奈岐命伊佐奈美命並列官社、冬十月己丑、以酒人内親王爲伊勢齋、
四年夏五月丙子、充丹生川上神戸四烟、以祈雨有應也、秋九月壬辰、盗入丹波天田郡奄我社、喫供物甃社中、乃更建社於近地、
七年夏四月己巳、敕祭祀神祇、國之大典、若不誠敬、何

以致福、如聞諸社不修、人畜損穢、春秋之祀、亦多怠慢、因茲嘉祥弗降、災異荐臻、言念於斯、情深慙惕、宜命諸國莫令更然、秋八月丙辰、遣使奉幣天下羣神、諸社之祝不勤灑掃、以致蕪穢者、收其位記、與替、九月庚午、始置越前氣比神宮司、準從八位、
八年秋七月乙丑、以内大臣藤原良繼病、敍其氏神鹿島社正三位、香取神正四位上、
九年春三月癸酉、以皇太子病、遣使奉幣伊勢大神宮及天下諸神、冬十月丁酉、皇太子赴伊勢、親拜大神宮、以賽宿禱、十二月甲申、初神護中、大隅海上有神造島、名曰大穴持神、至是造其社、
十一年春二月丙申朔、神祇官言、伊勢大神宮寺、嚮以有祟、遷建佗處、而猶近神郡、其祟未止、請離飯野郡遷之便地、許之、夏五月壬辰、復伊勢大神宮封一千二十三戸、冬十月丁酉、授常陸鹿島神社祝正六位上、十二月甲辰、越前丹生郡大蟲神越中射水郡二上神、礪波郡高瀨神並敍從五位下、丁巳陸奥鎮守副將軍百濟俊哲等言、臣等爲賊所圍、兵疲矢盡、而祈桃生白河等神十一社、乃得潰圍、自非神力、何以濟衆、請列幣社、許之、

天應元年夏四月戊申、令賀茂神二社禰宜祝等始執笏、

桓武天皇延曆元年夏五月壬寅、陸奥言祈禱鹿島神、討撥凶賊、神驗非虛、望賽位封、勅奉勳五等封二戶、冬十月庚戌朔、敍伊勢桑名郡多度神從五位下、丁酉敍田村後宮今木大神從四位上、

二年冬十二月丁巳、敍大和平羣久度神從五位下、列官社、

三年春三月丁亥、敍從三位氣太神正三位、夏六月辛丑、敍正三位住吉神勳三等、壬子奉幣賀茂大神社、告遷都、冬十一月丁巳敍賀茂上下二社從二位、松尾乙訓二神從五位下、以遷都也、十二月丙申、敍住吉神從二位、

四年秋八月丙戌、伊勢齋朝原内親王將赴大神宮、車駕親臨焉、冬十一月壬寅、祀天神於交野柏原、賽宿禱也、

六年冬十一月甲寅、祀天神於交野、其祭文曰、維延曆六年歲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嗣天子臣謹遣從二位行兼大納言民部卿造東大寺司長官藤原繼繩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恭膺睠命、嗣守鴻基、幸賴穹蒼降祚、覆燾騰徽、四海晏然、萬姓康樂、方今大明南至、長晷初昇、敬采燔祀之義、祗修報德之典、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高紹天皇配神作主、尚饗、又曰、維延曆六年歲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孝子皇帝臣謹遣從二位行大納言兼民部卿造東大寺司長官藤原朝臣繼繩、敢昭告于高紹天皇、臣以庸虛忝承天序、上玄錫祉、率土宅心、方今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高紹天皇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謹以制幣犧齋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

七年夏五月己酉、詔祈雨於伊勢大神宮及七道名神、是夕大雨、百姓始得耕殖、

九年冬十一月丁亥、陸奥黒川郡石神山社爲官社、

十年夏四月庚子、敍越前雨夜神大蟲神從五位下、乙巳、敍大蟲神從四位下、同國足羽神從五位下、秋八月辛卯、盜火伊勢大神宮正殿一宇財殿二宇門三間瑞籬一重、壬寅奉幣以謝焉、九月甲子、敍佐渡物部天神從五位下、甲戌、禁伊勢尾張近江美濃若狹越前紀伊諸國百姓殺牛祭漢神、冬十月甲寅、先是皇太子病、禱伊勢大神宮、而愈至、是往拜焉、

十一年冬閏十一月乙酉、參議兼神祇伯大中臣諸魚母多治比氏卒、先是諸魚進家譜云、中臣朝臣任神祇伯者、是天照大神神主也、累世相承、遭喪不解、至是敕雖不躬喪紀、不可供神事、宜令修其服、（十一年已下日本後紀殘編）

十五年秋八月乙丑、奉幣畿内諸社祈晴、甲戌、上野山田郡賀茂神・美和神・那波郡火雷神爲官社、冬十一月辛丑、始用隆平永寶錢、奉之伊勢神宮・賀茂上下二社・松尾社、（日本後紀殘編）

十六年夏六月壬申、遣使奉幣畿内七道名神、帝親臨南庭遣之、祈萬國安寧也、（類聚國史）

十七年春正月乙巳、敕掃社敬神、銷禍致福、今聞神宮司等一任終身、侮黷不敬、祟咎屢臻、天下諸國神宮司神主神長等、宜擇氏中清愼者補之、任限以六年相代、秋九月癸丑、定祈年奉幣神主、先是諸國祝等每年入京各受幣帛、而道路僻遠、往還多難、至是敕用本國物、冬十月丁亥、敕出雲國造兼神主者、新任之日、例皆棄妻取百姓女子、號爲神宮采女、便納爲妻、妄託神事、遂扇淫風、稽之國典、理合懲肅、國司宜卜定一女供之、（類聚國史）

十八年夏五月丙辰、前遣渤海使外從五位下内藏賀茂麻呂等言、臣等還鄉、海中夜暗、不知所向、遙望見火光、乃得至隱岐智夫郡、其地無居人、或云比奈麻治比賣神常有靈驗、商賈漂蕩、必望見火光、賴以獲免、伏望預幣例、許之、六月戊子、敕祭祀之事、在德與敬、心不致敬、神寧享之、廣瀨龍田祭、所以鎭弭風災、禱祈年穀也、而大和國司觸事怠慢、都無肅敬、差遣史生、祇承朝代、祀無報應、職此之由、自今已後、守介一人齋戒祇承、若有事故、聽遣判官、秋九月、禁京畿百姓奉北辰燈、以齋内親王入伊勢齋宮也、（日本後紀殘編）

十九年冬十二月戊辰、太政官符、停筑紫宗像郡大領兼宗像神主、（類聚三代格）

二十年春二月丙辰、始令住吉社神主執笏、（日本紀略）夏四月己亥、禁越前屠牛祭神、（類聚國史）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子、加陸奥三神位階、以征夷將軍奏靈驗也、（日本紀略）

二十三年夏六月丙辰、制、常陸鹿島・越前氣比・能登氣多・豐前八幡等宮司、人懷覬望、各稱譜第、自今以後、神祇官撿舊記、常簡氏中堪事者、擬補申官、（日本後紀殘編）

二十四年春二月庚戌、造石上神宮使正五位下石川吉備人奏曰、用工凡一十五萬七千餘人、帝曰、此社所

以興於宅社、何也、或對曰、多藏兵器故也、帝曰、何由藏兵器、曰、祖宗嘗御神宮、便藏兵器耳、然去都差遠、非所以備非常、請卜而遷之、帝從之、已而文章生布留高庭奏曰、神戸百姓謂、神宮有鳴鏑聲、村里驚怪、不知何祥、未幾有詔、遷神寶、願罷之、帝曰、卜吉、何不可之有、乃令有司遷神寶於山城葛野郡、會帝不豫、典闈建部千繼爲春日祭使、聞平城松井坊有神託女巫、過而問焉、巫具述石上神震怒之狀、乃還密奏、帝召女巫祭神、遣典藥頭中臣道成等、還兵器於石上社、冬十二月乙卯、甲斐巨麻郡弓削社爲官社、以有靈驗也、日本後紀殘編

二十五年春三月辛巳、帝崩、平城帝立、丁亥、先是、以山城葛野郡宇太野爲山陵地、是日、日赤無光、大井比叡小野栗栖野等山火、煙塵四合、京師晝昏、帝以爲山陵地近賀茂社、恐有神譴、卽卜筮之、果有祟、帝曰、初卜山陵筮從龜不從、果招災異、可不愼乎、乃自禱祈、火自滅、敕以紀伊郡柏原爲山陵、夏四月丁巳、敍攝津住吉神從五位下、以遣唐使祈也、己未、大和葛上郡高天彥神預四時幣帛、以皇太后請也、秋八月庚午、先是、中臣忌部二氏各相訴、中臣氏云、忌部本造幣帛、不讀祝詞、是忌部氏不宜爲幣帛使、忌部氏云、奉幣祈禱、是忌部之職也、幣帛使宜屬忌部、中臣宜充祓使、是日、敕據日本書紀、天照大神閉天磐戸之時、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下枝懸青和幣白和幣、相與祈禱、然則祈禱之事、兩氏宜共之、神祇令云、祈年月次祭、中臣宣祝詞、忌部班幣帛、踐祚之日、中臣奏天神壽詞、六月十二月大祓、中臣上御祓麻、東西文部上祓刀、讀祓詞、訖、中臣宣祓詞、常祀之外、赴諸社供幣帛者、皆取五位以上卜食者充之、是常祀之外、奉幣之使、宜互用兩氏、餘一據令條、日本後紀殘編

平城天皇大同二年春二月、從五位下忌部廣成上言、草薙神劍實是神璽、自日本武尊凱旋之年、留在尾張熱田社、外賊偸竊、不能出境、神物靈驗、以此可觀、然則奉幣之日、可同致敬、而久代闕如、不脩其禮、何也、尊祖敬宗、禮教所先、故聖皇登極、受終文祖、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天照大神惟祖惟宗、尊無二日、自餘諸神乃子乃臣、孰能敢抗、而今神祇官班幣之日、敍大神宮於諸神之後、何也、其佗論神祇之事凡數千言、古語拾遺

三年春二月丙子、御大極殿、祈禱名神、以天下疫也、類聚

(國史)秋九月辛巳、許伊勢大神及度會二宮大内人三員
預外考把笏、冬十月丁丑、制稽於前例、大嘗散齋三月、
自今以後、以一月爲限、十一月戊子、敕、如聞大嘗會之
雜樂伎人等專乖朝憲、以唐物爲飾、令之不行、往古所
譏、宜重加禁斷、不得許容、(日本後紀殘編)
四年春二月丁酉、制越前氣比、豐前八幡宮司等、遷替
之日、準國司與解由、(日本後紀殘編)夏四月辛卯、敕、修造諸國
神社、既有前敕、而經涉年月、未加修造、自今以後、所在
長官專當其事、務加修理、其料度者、以神封充、無封之
社、宜用正稅、(日本紀略)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冬十二月壬午、先是藥子之亂、帝
遥禱於香椎廟、是日遣參議巨勢野足奉幣、(日本後紀殘編)
二年春二月辛未、敕據令條、凡祭祀者所司預申官、官
散齋日平旦、頒告諸司、夫散齋之内不得弔喪問疾食
肉、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惡之事、今
至散齋之日、乃頒告諸司、則諸司惰事、或犯禁忌、宜改
令條、自今以後、散齋前一日、頒告諸司、秋七月己酉、安
藝佐伯郡速谷神、伊都岐島神並預名神例及四時幣、
九月壬辰朔、禁本月祭北辰及舉哀改葬等事、以齋内
親王入伊勢也、(日本後紀殘編)

三年夏五月庚寅、制神社有封者、神戸修造、無封者無
人修造、自今以後、宜令禰宜祝等修造、每有小破、隨即
修葺、國司屢加巡檢、不得使致大破、若禰宜祝等不勤
修理、致破壞者、並從解卻、其有位者、卽追位記、白身者
決杖一百、國吏不檢閱、有致破損者、遷替之日、拘其解
由、但遭風火非常之變、不堪修造者、宜奏之、辛酉敕、伊
勢多氣度會飯高飯野等七郡神戸百姓等、緣徵正稅、
必加刑罰、已亂齋事、或致逃散、是以昔年停出舉、自茲
以後、借求富民、至于報償、加利數倍、舉者有罪、償者受
弊、明年以後、神稅之外、舉正稅十三萬三千束、以其息

利、充齋宮用、六月辛卯、神祇官言、住吉香取鹿島三神
社、二十年一改作、積習爲常、其弊不少、須除正殿外隨
破修理、永爲恆例、許之、秋七月丁巳朔、以旱疫奉幣天
下名神、戊午御大極殿、奉幣伊勢大神宮、(日本後紀殘編)
四年冬十月壬午、奉幣名神、告豐稔、(日本紀略)丁未左中辨
兼攝津守小野野主言、猨女之興、國史詳矣、其後不絕、
今猶見存、猨女養田在近江和邇村山城小野鄉、今小
野臣和邇部等既非其氏、反貢猨女、貪人利田、不顧恥
辱、請令所司嚴加捉搦、斷用非氏、太政官符停兩氏貢
猨女、定猨女公氏女一人、進縫殿寮、以爲恆例、(類聚國史、太政)

官已下、類聚三代格、
五年秋九月戊子、奉幣名神、告豐穰、日本後紀殘編
六年冬十一月丁亥、敕自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十日、常行祭事京官、不得決死罪、日本後紀殘編
七年夏六月丙辰、敕、頃年新嘗會神今食卜定小忌參議一人、供神事、其人有故乃致闕失、自今以後卜定數人以備補闕、西宮記 秋七月癸未、敕、風雨不時、田園被害、此則國宰不愼祭祀之所致也、聞今茲青苗滋茂、宜敬神祇以致豐稔庶俾嘉穀盈畝、黎元殷富、令令畿內七道官長清愼齋戒奉幣名神、莫致漏失、類聚國史

八年春二月丙申、神祇官言、祈年月次等祭日、諸社祝部須參集祭庭受幣供神、而比年未嘗來會、幣帛一百四十裹、收諸官庫、無人可付、伏望準寶龜六年格、須幣之日、祝部不會者、不論有位無位一切解職、許之、類聚國史
十年冬十一月甲午、定新嘗會神今食等小忌之數、中納言已上一人、參議一人、辨一人、中納言以上、卜不從定參議二人、西宮記
十一年秋八月甲午、令常陸鹿島神社祝禰宜執笏、類聚國史
十二年秋八月辛巳、太政官符令伊勢大神宮司檢納神郡田租、國司不得預、類聚三代格
十三年夏六月庚辰、授尾張熱田神從四位下、日本紀略
十四年春正月丁丑、常陸筑波神列官社、以有靈驗也、冬十月辛丑、奉肥後阿蘇郡建磐神封二千戶、以禱雨必應也、日本紀略 十一月癸亥、右大臣藤原冬嗣大納言藤原緒嗣奏言、聖主相續、頻御大嘗、天下騷動、人民多疲、然神事不可得廢、請去文飾、省冗費、帝曰、神事何須華靡、乃令中納言良岑安世等爲檢校使、治部省廳爲行事所、宮內省爲悠紀所、中務省爲主基所、停金銀刻鏤、務從儉素、標以榊造之、飾以橘及木綿、書悠紀主基字

著其末、所用正稅悠紀主基各十萬、從國司請各減五萬、類聚國史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夏四月乙酉、帝御大極後殿、遣少納言繼野王等於伊勢、奉御劒幣帛於大神宮、以有祟也、類聚國史
二年冬十二月甲子、敕、諸國小社或置祝、不置禰宜、或禰宜祝並置、或獨有女祝、舊例紛謬、準據無定、自今以後、禰宜祝並置者、以女爲禰宜、類聚三代格
仁明天皇天長十年秋七月戊子、越後蒲原郡伊夜比古神預名神、冬十月辛丑、帝將行大嘗會、行幸賀茂河

修禊事、掃部守池田春野見諸大夫裾曳地、笑曰、是尋常裝束、非神事古體、卽自指其裾示之、裾離地差高、袴襴悉露、衆嘆服、十一月癸卯、御八省院、修禋祀之禮、戊辰、御豐樂院、悠紀主基皆立標、造日月雲霞神仙麟鳳之形、悠紀樂標造巨象形、構小臺於其背、令兩童子擎畫障、障後設機、隨舞人進蹈而擧其舞名、其奢麗如此、

承和元年春正月庚午、以山城葛野郡上林鄕地方一町、賜伴宿禰等爲祭氏神處、秋九月癸酉、始令能登氣多神社禰宜祝執笏、

二年春二月戊戌、越前氣比神社祝禰宜準鹿島氣多聽執笏、授下野武茂神從五位下、冬十二月壬午、尾張日割御子神孫若御子神高座結御子神並預名神、甲申、授伊勢阿邪賀神從五位下、

三年春正月乙丑、奉陸奧白河郡八溝黃金神封二戶、先是國司禱神採沙金、多獲之、以助遣唐使之資云、夏五月丁未、授下總香取神常陸鹿島神正二位、河內天兒屋神正三位、比賣神從四位、是後羣神敍位日多、不可勝數、冬十月丙辰、下總言、香取禰宜請準鹿島世世執笏、許之、十一月己巳、美濃金山彥神預名神、

四年春三月辛卯、石見十五社列官社、以每禱必應也、二月癸卯、聽大春日布瑠栗田三氏五位以上、準小野氏、春秋二祠時不待官符、赴近江滋賀郡氏神社、三月戊子、常陸新治郡佐志能神眞壁郡大國玉神並列官社、以有靈驗也、秋八月、日向都農妻江田霧島四神、預官社、伊豫大山積野間二神並預名神、

六年春二月戊寅、以越前氣比社雜務隸神祇官、國司不復預焉、夏五月丙午、大和高天彥神爲名神、冬十月辛酉、奉唐物於伊勢大神宮、十一月癸未、伊勢齋宮火、遣使存問齋內親王、賜絹百匹、綿三百屯、調布五十端、

七年夏四月戊辰、敕、敬神如在、視民如子、國宰能事古今通規、是以屢施條章、觀彼治道、而吏乖公平、民苦疾疫、年穀不登、飢饉荐臻、論之政迹、理合懲肅、宜更下知五畿七道諸國、巡行所部、修造神社、禰宜祝等若有怠者、解卻決罰、一依前格、年中修造之數、別錄言上、三年之內、遣使覆檢、猶有破壞者、國司郡司科違敕罪、六月甲子、播磨家島八保二神爲官社、秋七月己亥、奉出羽大物忌神封戶、初菅原梶成等使唐而還、漂至一島、島夷將殺之、梶成等苦鬬脫還、人以爲神助、會出羽言神社上有戰鬬聲、時日相符、故有是詔、庚子、肥後巴石神列官社、冬十一月庚辰、對馬和多都美御子、波良波都

都知、鉏山四神並列官社、
八年春三月壬申、敕禁大和春日神山狩獵伐木、是歲備前安仁神爲名神、土佐美良布石土二神列官社、
九年隱岐由良比賣神、海部宇受加命神、水若酢命、但馬山神、雷神、戶神、蜀椒神、海神並列官社、
十年梅宮酒解神、大若子神、小若子神、自玉手祭來酒解神、山崎神、酒解子神、平野社並爲名神、
十一年冬十一月辛亥、賀茂縣主廣友等奏、鴨川從二社傍南流、而王臣家及百姓取獸北山、洗之上流、下流來觸神社、緣此汙穢之祟屢見、御卜、請自本國至河源、嚴禁狩獵、

十二年夏六月壬午、敕令齋宮寮頭及助、撿挍大神宮及多氣度會兩神郡雜務、立爲恆例、秋七月丁卯、常陸言、據去年二月二十七日符、補任鹿島神宮權宮司、庶務之勤、不異正任、而奉幣朝使只給正任當色、不給權任、祭祀之場、同官異色、望請準據正任預給、例許之、冬十二月庚辰、稻荷神列名神、
十四年夏六月甲寅、先是左相撲司伐葛野郡槻樹造大鼓、有祟、是日奉幣及鼓於松尾神、以謝焉、秋七月壬申、加安房大神及從神祭、正稅穀一百斛、丁卯攝津大依羅社國造神爲官社、
嘉祥元年春二月辛亥、奉賀茂御祖神、御戶代田一町、三月壬申奉山城山崎神御戶代田二町、秋七月因幡宇倍神爲官社、先是國中失火、將及國府、國司祈之、神風止火滅、故有是命、冬十一月壬申、隱岐伊勢命神列名神、
二年春二月壬辰、敕松尾社禰宜祝等執笏、是歲常陸稻村神、美濃養基神、武藏奈良神、播磨佐用津姬神爲官社、
三年夏五月丙申、以武藏奈良神爲官社、先是武藏奏請撿古記、慶雲二年此社放光如火、其後陸奧夷虜反

亂、本國發兵援陸奧、衆恃神威、進擊所向無前、老弱在軍者、得無死傷、和銅四年社中忽有湧泉、漑田六百餘町、民有疫癘、禱之輒愈、人命所繫、不可不崇、從之、秋八月戊申、遠江角避比古神爲官社、先是遠江奏言、此社瞰臨大湖、湖水所漑、舉國賴利、湖有一口、開塞無常、塞則民被水害、開則民遭豐穰、一開一塞、神實爲之、請加崇典、爲民祈利、從之、
文德天皇仁壽元年春正月庚子、詔天下諸神不論有位無位、悉敘正六位下、

齊衡三年夏四月甲戌、詔、諸國三位已上名神神主、及禰宜祝等並執笏、秋九月辛亥、造酒司酒甕神從五位下、大邑刀自、小邑刀自並預春秋祭、冬十二月戊戌、常陸上言、鹿島郡大洗礒前有神新降、初郡民有煮海爲鹽者、夜半望海、有光屬天、明日有兩怪石在水次、高各尺許、狀類神造、民異之、明日有二十餘小石、環繞左右、如侍坐者、彩色非常、神憑人云、我是大奈母知、少比古奈命也、昔造此國、去往東海、今將濟民、故亦來歸、

天安元年秋八月辛未、常陸大洗礒前酒列礒前神爲官社、冬十月己卯、號礒前二神、曰藥師菩薩名神、

二年自帝卽位至是歲、天下羣社列官社者、山城則神足神、片山神、大和則木神、波寶神、波比賣神、河内則伯太彥伯太姬神、伊勢則多度神、葭原神、美濃則伊富岐神、尾張則眞清田神、大縣神、大國靈神、大御靈神、憶感神、近江則息神、伊豆則伊古奈比女神、安房物忌奈神、武藏則廣瀨神、常陸則、鴨大神御子神主玉神、相模則石楯尾神、紀伊則手力男神、播磨則天一神、周防則二股神、備中則吉備津彥神、出雲則天穗日命神、淡路則大和大國魂神、薩摩則賀紫久利神、越前則天八百萬比咩神、天國津比咩神、天國津彥神、大鈴神、玉佐佐良彥神、信露貴彥神、壹岐則角上神、天手長男神、天手長比咩神、列名神者山城則園神、韓神、鴨川合神、大和則金峯神、伊豫則村山神、阿邪賀神、近江則散久難度神、遠江則敬滿神、尾張則多天神、駿河則淺閒神、其餘奉位田封戶者亦多云、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春正月甲申、京畿七道諸神進階敍位者二百七十六社、二月癸丑、敕修天下神社、冬十月遣使諸國、班幣羣神、先是祈豐穰有驗、因賽焉、庚戌鑄錢司進新錢、奉諸名神、

二年秋九月丙寅、始置下野二荒神社神主、

三年春二月己巳、皇太后親奉幣大原野神社、是月太宰大貳清原岑成將伐某社樹脩府倉、或曰、此神有靈、樹不可伐、岑成不聽、遂伐之、岑成獲病、尋卒、

六年秋七月辛亥、敕曰、去年七月二十五日、令五畿及伊賀伊勢志摩遠江相模上總等國云、鎭護國家、消伏災害、是敬神祇、欽祭祀之所致也、是以格制頻下、警告慇懃、令諸國牧宰不愼制旨、專任神主禰宜祝等、令神社破損祭禮疎慢、神明由是發祟、國家以此招災、今欲令諸社一時新加華飾、而經月踰年、未有脩造、宜早加修飾、勿致重怠、八月己未、敕甲斐國司曰、駿河富士山

火國司奏言決之著龜云淺間名神禰宜祝等不勤齋敬之所致也宜奉幣解謝焉戊辰制筑前香椎廟司以六年為任限

七年夏五月乙巳制五畿七道諸神社祝部停補白丁以八位已上及年六十以上人充之立為恆例冬十月己巳敕河內平岡神主一人給春冬當色軾料絹布等一如平野梅宮神主又春秋二祭差神祇官中臣官人一人撿挍祭事兼付幣帛又差琴師一人供祭事立為恆例十二月丙辰敕甲斐八代郡立淺間明神祠列官社置祝禰宜以時致祭先是國司言往年八代郡暴風

大雨雷電地震天地晦冥富士山西峯忽有熾火燒碎巖石今年八代郡擬大領伴眞貞託宣云我淺間明神欲得此國齋祭卜之亦然乃建神宮以眞貞為祝而火變未息遣使撿察灰土塡海千町許上有石閣石門采色美麗神異不測伏請列官社從之甲子敕河內平岡神準春日大原野神春冬二祭奉幣立為永制丁卯令甲斐山梨郡祭淺間明神一同八代郡

八年春正月丁酉先是鹿島神宮司言大神苗裔三十八社在陸奧聞之古老云延曆以前割大神封物奉幣陸奧諸社弘仁以還絕而不奉由是諸神為祟怪異寔繁嘉祥元年請國司移狀奉幣彼社而陸奧稱無舊例不聽入關宮司棄幣而還自後神祟不止境內旱疫請令彼國聽出入關奉幣諸社以解神怒又言鹿島神宮之制凡六院每二十年一加修造所用材木五萬餘工夫十六萬九千餘料稻十八萬二千餘束採材之地在那賀郡去宮二百餘里行路嶮峻輓運多煩而宮材多用栗栗樹易栽易長請栽栗五千七百株杉四萬株於宮側曠地付神宮司令加植且守焉並許之庚子制伊勢大神宮及豐受神宮禰宜授五位者便以神税給位祿先是公卿奏請六月十二月諸家必有祓除神宴絃

歌醉舞欲悅神靈而諸衛府舍人放縱之徒不待主招好備賓伍侵幕爭入突門自臻初貪酒食後責贈遺其求不給忿詬詈辱或託神語恐喝主人濫惡之甚不異羣盜雖豪貴之家尚無所憚況於無告之徒乎是而不糺何云國憲請嚴命所司一切禁遏是日敕禁之辛丑制伊勢大神宮及豐受神宮禰宜授五位者資人以神郡人補之永為恆例夏五月己巳大神宮司以國中疫疾請停齋內親王六月祭神之儀許之秋九月甲子敕禁葬斂山城愛宕郡神樂岡旁近之地以與賀茂御祖社相接也

九年秋八月戊辰、敕伊勢伊佐奈岐伊佐奈彌神改社稱宮、預月次祭、置内人一員、

十年冬閏十二月甲寅、敕令大和差騎兵四十人執伏士二十人、備春日齋女參社之儀、立爲恆例、

十一年冬十二月丁酉、以新羅賊掠豐前貢絹、奉幣大神宮、

十二年夏六月戊申、松尾社物忌一人給日糧、立爲永例、秋七月壬申、遣使築河内堤、恐未成而有水害、奉幣大和諸神、以河内之水發源大和也、八月丙申、加置伊勢大神宮司一員、

十三年夏五月丁未、制攝津住吉神封戸在筑前者、其調庸綿付太宰貢綿使、送之神社、立爲永式、辛酉、先是出羽國司言、從三位勳五等大物忌神社在飽海郡山上、岩石壁立、不生草木、前月山石自焚、有聲如雷、泥水溢出、溪魚皆死、有二巨蛇流入海口、決之蓍龜、並云宿禱未賽、又塚墓骸骨汙其水田、故有此災、是日詔國司賽宿禱、除汙穢、

十五年夏五月戊子、制伊勢大神宮司元一員、年料給絹百匹、米三百斛、其後加置一員、今定絹各五十匹、米各百斛、秋九月辛未、次侍從春澄高子往伊勢奉幣氏神、敕賜稻一千五百束、爲路資、

十六年秋七月戊子、太宰府言、薩摩開聞神山有火自燒、煙薰滿天、灰沙如雨、聲聞百餘里、求之蓍龜、神欲得封戸、敕奉封二十戸、八月己巳、遣玄蕃頭弘道王於伊勢奉幣大神宮、禱去災蝗、是後蝗或化蝶、或爲蜂、所殺一時蕩盡、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先是太宰府言、香椎廟宮每年春秋祭日、志賀島白水郎男女各十人、奏風俗樂、所著衣冠寶龜中大貳佐伯今毛人所造、年代久遠、不中服用、請以府庫物造之、是日許之、冬帝讓位皇太子、帝之在

位、羣神列官社者、大和則氣吹雷神、響雷神、揩本神、河内則飛鳥戸神、田坐神、栗栖神、近江則建部神、武藏則金佐奈神、紀伊則堅眞神、讚岐則雲氣神、田村神、丹波則荒木神、肥後則阿蘇比咩神、出羽則大物忌神、能登則大穴持宿那彥神、凡十有餘社、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秋九月癸亥、班幣天下羣神、凡三千一百三十二神、

二年春二月乙酉、從五位下山背全子往阿波、奉幣氏神、賜稻三百束、三月辛丑、詔太宰府、採銅豐前規矩郡、告之八幡宮、秋七月己未、大和廣瀨龍田兩社各造倉

一宇蓄神寶、冬十二月壬寅、大宰少貳島田忠臣等奏言、香椎宮託宣云、新羅欲來寇、乃遣刑部大輔弘道王祈神助於伊勢大神宮、乙酉遣使奉幣香椎八幡及姫神住吉宗形等神、別奉香椎八幡姫神、以綾羅衣各一襲、金銀裝寶劔各一、

三年冬十月乙巳、伊勢高宮物忌準諸宮物忌給月粮、十一月辛酉、廢梅宮祭、梅宮神仁明帝母橘氏也、自帝時列官社、至是廢、

四年春三月庚辰、伊勢大神宮始置歌長一人、

五年春二月己亥、割伊勢正税一萬束付大神宮司、每

年出舉、以其息修齋宮雜舍、三月甲戌、制天下神社祝部氏人本系帳三年一進、秋八月壬寅、定伊勢大神宮大宮司一員正六位上階、小宮司一員正七位上階、先是神祇官言、大神宮司元置從六位階一員、而貞觀十二年加置一員、大小無別、職掌不分、同稱受領、交爲爭論、請定大小員、遷代之日、分付受領、一準長官任用、從之、

六年冬十月甲子、令大和造春日神社馬埒、先是春秋二祭、令興福寺造埒、寺僧言神佛異道、願改之、故有是命、戊辰晦、敕山城國司送迎伊勢大神宮奉幣使、先是神祇官言、撿格條、大神宮九月十一日神嘗、二月四日祈年、六月十二月月次等祭及臨時幣帛使之出宮城、左右京職主典以上率坊令兵士、迎之外門、送出京城、近江伊賀伊勢等國、每至界首、目以上一人、率郡司健兒等送迎、惟自京城至近江境、無人祇承、汙穢不掃、請令山城國司送迎、從之、

七年冬十月戊午、伊勢飯野郡神戶百姓秦貞成訴、大神司大中臣貞世犯用神物、且不理多氣郡擬大領麻績豐世殺人事、太政官欲遣使推問、左大史丸部百世曰、故事大神宮司有罪、不遣推問使、下符國司推驗之

耳、乃令國司推糺眞僞、十一月戊辰、敕伊勢大神宮及豐受宮酒立女各二人、準三祭日舞女例給祿、

八年夏四月丁酉、復梅宮祭、秋八月甲寅、造神琴二面、奉春日社、以舊物破壞也、九月丙寅、太政官處分、越前氣比神宮封租穀、令國宰宮司俱掌出納、又停國司役神戶百姓、

光孝天皇仁和二年秋九月庚辰、奉大神宮神寶、凡大神宮神寶二十年一改造、是時未滿二十年、而神寶成、因奉之、冬十月壬申、敕以伊豫讚岐正税穀各一千斛充齋宮寮、先是齋內親王入大神宮、以伊勢正税三千

斛資新居之費、至是以二國、

宇多天皇寛平五年春三月二日詔曰、二月祈年、六月十二月月次、十一月新嘗祭等者、國家之大事也、欲令歳災不起、時令順度、神預此祭者、京畿外國大小凡五百五十八社、特致潔齋、愼令祭祀、而敬惟略簡、禮非如在、每至祭日、奸濫雲集、及獻幣帛、老少挐攫、徒有陳設之營、曾無供神之實、禰宜祝部須問神祇官、敬受幣物、虔奉其社、而此等人無致其敬、或雇出身、不自參進、或雖躬受取、無心奠祭、頑愚之徒、狎黷神禁、神之爲祟、職此之由、凡祭神之禮、以神主禰宜祝部爲齋主、而不勤

職掌、疎略神事、非惟神主等之怠惰、抑亦齋主不加紏勘之所致也、自今以後、京内諸國社所帶諸司殊加撿察、畿内外國本國官長相與監臨、祭祀之日、必致齋敬、若祭事不愼、監察有怠者、官司處分、重責神主禰宜祝部等、科祓解職、一如貞觀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格、（宇多以下類聚三代格）

醍醐天皇延喜十四年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曰、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無民何據、無食何資、然則安民之道、足食之要、唯在水旱無殄、年穀有登也、故朝廷每年二月四日、六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於神祇官立祈年月次之祭、嚴加齋肅、遍禱神祇、乞其豐熟、致其報賽、其儀公卿率辨官及百官、參神祇官、神祇官每社設幣帛一裹、清酒一瓮、鐵鉾一枚、陳列棚上、社或有奉馬者、（祈年祭一匹、月次祭二匹、）亦皆左右馬寮牽列神馬、神祇官讀祭文畢、以祭物頒諸社祝部、奉本社、祝部須潔齋捧持、各以奉進、而皆於上卿前、即以幣絹插著懷中、拔棄鉾柄、唯取其鋒、傾其瓮酒、一擧飲盡、曾無一人持出神祇官之門者、況其神馬則市人於郁芳門外、皆買取而去、然則所祭之神、豈有歆饗乎、若不歆饗、何求豐穰、伏望申敕諸國、差史生以上一人、率祝部受祭物、必

致本社、以存如在之禮、（意見封事）

延長五年冬十一月、延喜式成、（日本紀略）天下羣神列祀典者、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其祭於神祇官者、大小凡七百三十七座、其餘國司所祀、不領於神祇官云、（延喜式）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終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崇神平四道

崇神天皇十年秋七月己酉、詔羣卿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今既禮神祇、災害皆銷、然遐荒遠俗、未習王化、其選羣卿、遣之四方、令知朕意、九月甲午、遣大彥命於北陸、武渟川別於東海、吉備津彥於西道、丹波道主命於丹波、詔曰、若有不受教者、以兵伐之、乃皆授印綬爲將軍、大彥命、孝元皇子、武渟川別、大彥命子、武渟已下古事記 吉備津彥、孝靈皇子、道主命、開化帝孫、彥坐王子也、壬子

大彥命至和珥坂、聞兒女唱歌、異之、乃還奏、皇姑倭迹迹日百襲姬奏曰、是武埴安彥將反之兆也、吾聞其妻吾田媛密來、倭香山取土、有所祈、是必有異圖也、若不早圖、必失機矣、乃留諸將議之、武埴安彥、孝元皇子也、武埴安彥果反、與妻分道入寇、帝遣吉備津彥命、遮擊吾田媛於大坂、破斬之、帝又遣大彥及彥國葺於山背拒埴安彥、進至輪韓河、埴安彥臨河而陣、望見官軍、問曰、何故來、彥國葺曰、汝逆天無道、吾奉詔來討、乃相射、埴安彥先發不中、彥國葺射洞埴安彥胷、殺之、賊乃潰、官軍濟河追擊、斬獲甚衆、冬十月乙卯、詔曰、今反者伏誅、畿內無事、獨海外荒俗騷動未定、四道將軍其速發、丙子、大彥等發、

十一年夏四月己卯、四道將軍凱旋、具奏平夷之狀、是歲、異俗多來歸、

十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朕今受天位、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是以陰陽錯繆、寒暑失序、疾疫多起、百姓蒙災、然今解罪改過、敦禮神祇、又垂教而綏荒俗、擧兵以討不服、是以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業、異俗來附、海外歸化、宜更校人民、令知長幼之序、及課役之先後焉、秋九月己丑、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是後

天下大治、世稱曰御肇國天皇、

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朝貢、奏曰、臣國東北有三巴汶地、上巴汶・中巴汶・下巴汶、地方三百里、人民富饒、新羅國屢來爭之、兵戈相尋、民不聊生、請令將軍鎭之、帝大悅、命羣臣擇其人、羣臣奏曰、彥國葺命孫鹽乘津彥命、爲人勇悍、膂力絕倫、必能勝其任、帝乃遣鹽乘津彥命往鎭、奏曰已下姓氏錄

狹穗彥之叛

垂仁天皇二年春二月己卯、立狹穗姬爲皇后、后生皇子譽津別命、

四年秋九月、皇后兄狹穗彥潛圖不軌、問皇后曰、愛兄孰與愛夫、后不曉其意、對曰、愛兄、狹穗彥乃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寵弛、今天下佳人爭進求寵、寵不足恃、吾若登天位、與汝永臨天下、不亦樂乎、汝爲我弑天皇、因取匕首授之、后大驚、然知其不可諫、受而藏之、

五年冬十月己卯朔、帝幸來目、御高宮、枕皇后膝而寢、后思兄言、淚落帝面、帝寤謂后曰、朕夢錦色小蛇繞朕頸、大雨從狹穗來濡朕面、是何祥也、后大懼伏地、具奏兄謀曰、妾不能違兄意、又不忍背陛下之恩、告則亡兄、不告則覆社稷、所以悲泣也、帝曰、是非汝罪也、乃發近

縣兵、遣上毛野八綱田擊狹穗彥、狹穗彥積稻爲城、堅不可破、踰月不降、后歎曰、吾若失兄、何面目莅天下、乃抱皇子入兄城、帝益發兵圍之、敕城中曰、急出皇后皇子、不聽、乃縱火焚城、后使人抱皇子出城、奏曰、妾之所以入城者、欲救兄也、今不得免、知妾亦有罪、妾將就死、然妾不敢忘天皇之恩、丹波有五女子、皆志操貞潔、實丹波道主王之女也、願入之掖庭、帝許之、城遂陷、后與狹穗彥俱死、

十五年春二月甲子、帝思后言、召丹波道主五女、納之掖庭、秋八月壬午朔、立道主長女日葉酢媛命爲皇后、

垂仁停殉

垂仁天皇七年秋七月乙亥、左右奏言、當麻邑有勇士曰當麻蹶速、膂力絶倫、恆謂人曰、天下孰能當我者、我願遇勁敵決死、帝謂羣臣曰、孰能當彼者、或進曰、臣聞出雲有勇士曰野見宿禰、請試召之、卽日遣使召野見宿禰、與蹶速角力、二人對立、各擧足相蹶、蹶速脇骨乍折、乃蹈折其腰殺之、帝奪蹶速地賜野見宿禰、野見宿禰乃留仕焉、

二十八年冬十月庚午、帝母弟倭彥命薨、十一月丁酉、葬倭彥命於身狹桃花鳥坂、悉聚其近臣、生埋之墓側、

數日不死、晝夜啼泣、帝聞而悲之、謂羣臣曰、以生殉死、實所不忍、自今以後宜罷之、

三十二年秋七月己卯、皇后日葉酢媛命薨、葬有日、帝詔曰、朕向知殉之不可、今日之事奈之何、野見宿禰進曰、殉固不仁、豈宜傳之後世乎、臣願議便宜奏之、乃召出雲土部一百人、取埴造人馬及衆物形、獻之曰、請以此易生人、傳爲後世法則、帝大喜曰、汝議實協我心、乃立之皇后陵側、名曰埴輪、又名立物、下令曰、自今以後陵墓必立是物、無傷人焉、帝深賞野見宿禰、賜之鍛地、任土部職、改姓土部、自是土部氏掌天子凶儀、建眞利

根命造石棺獻之、帝賜姓石作大連公、建眞利根已下姓氏錄
光仁天皇天應元年夏六月壬子、遠江人土師古人等
言、土師之先、出自天穗日命、其十四世孫曰野見宿禰、
昔纏向珠城宮御宇垂仁天皇世、古風尚存、葬禮無節、
每有凶事、例多殉埋、于時皇后薨、梓宮在庭、帝顧問羣
臣曰、後宮葬禮、爲之奈何、羣臣對曰、一遵倭彥王子故
事、臣等遠祖野見宿禰進曰、臣以爲殉埋之禮、殊乖仁
政、非益國利人之道、乃率土師三百餘人、自取埴造諸
物形進之、帝覽而甚悅、以代殉人、此卽往帝之仁德、先
臣之遺愛、垂裕後昆、生民賴焉、式觀祖業、吉凶相半、若

其諱辰掌凶祭日、預吉如此供奉、允合通途、今則不然、
專預凶儀、尋念祖業、意不在玆、望請因居地名、改土師
姓爲菅原、敕許之、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景行平熊襲 日本武尊征蝦夷

景行天皇十二年秋七月、筑紫熊襲反、八月己酉、車駕親征、九月戊辰、至周芳娑磨、帝南望謂羣臣曰、烟氣簇起、此必賊巢也、遣武諸木菟名手等伺察、女子神夏磯媛一國魁帥也、聞使者至、搴素幡來降、獻八握劒八咫鏡八尺瓊、奏曰、國中賊魁據菟狹川者曰鼻垂、據御木川者曰耳垂、據高羽川者曰麻剝、據緑野川者曰土折猪折、皆盤據要地、刼略人民、不肯歸順、急擊勿失、於是武諸木誘麻剝、以雜貨使之諭降三賊、賊皆至、悉捕斬之、帝遂幸筑紫、建行宮於豊前長峽縣、冬十月、進至碩田國速見邑、女子速津媛為邑長、迎駕、奏言山中石窟有二蜘蛛、以青白為號、直入縣禰疑野、有三土蜘蛛、曰打猨、曰八田、曰國摩侶、皆鷙猛擁衆、若強召之、必將抗拒、帝惡之、駐軍來田見邑、權興宮室居之、與羣臣議曰、今擊賊以衆、賊竄匿山野、必為後患、乃伐木造巨椎、簡勁卒授之、排草莽突進、悉誅青白二賊、將討打猨、踰禰疑山、賊從旁峯雨射、帝乃還城原、勒兵擊八田於禰疑野破之、打猨震懼乞降、不聽、皆自投澗谷而死、十一月

幸日向、造行宮、謂之高屋宮、十二月丁酉、議討熊襲、帝曰、朕聞賊魁厚鹿文迮鹿文醜類甚多、是謂熊襲八十梟帥、其鋒不可當、今討之以寡則不可克、用衆則民困徵發、朕欲不戰而克、討將安出、一人進曰、賊帥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文、美而勇、請以重幣致之、使其圖之、賊可獲也、帝從之、詐納二女、嬖市乾鹿文、市乾鹿文奏曰、陛下勿憂、妾有良策、乃以兵士還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酣寢、密斷弓弦、使從兵殺父、帝惡其悖逆、誅之、以市鹿文賜火國造、

十三年夏五月、襲國悉平、

十七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子湯縣丹裳小野、東望曰、是國直向日出處、乃名其國曰日向、是日帝思京師作歌、是謂思邦歌、時帝駐蹕高屋宮者六年矣、

十八年春三月、帝將還京師、至夷守、諸縣君泉媛獻食、夏四月甲子、至熊縣、召土人熊津彥兄弟、兄熊來降、弟熊不來、遣兵誅之、壬申、從海路泊葦北小島、方食令山部小左進水、島無水、乃祈之神、忽得湧泉獻之、因名水島、五月壬辰、御船發葦北、會日暮、不知所向、適望見火光赴之、至八代縣豊村、索火不見、乃名曰火國、六月癸亥、至玉杵名邑、誅土蜘蛛津頰、丙子、至阿蘇國、原野曠

遠不見居人帝曰此國有人乎有神曰阿蘇都彦阿蘇都媛來見曰吾二人在何謂無人乃名國曰阿蘇秋七月甲午至筑紫後國御高田行宮有僵樹長九百七十丈帝問曰何木也父老對曰是爲歷木木之未僵晨蔭杵島山夕蔭阿蘇山帝名曰御木國丁酉至八女縣帝望見粟岬曰諸峯甚美其地有神乎水沼縣主猿大海奏言有女神常居山中名八女津媛八月至浮羽邑膳夫遺盞筑紫呼盞曰浮羽因名其地

十九年秋九月癸卯車駕凱旋京師

二十五年秋七月壬午遣武内宿禰於北陸及東國伺察地形風俗

二十七年春二月壬子武内從東國還奏言東夷有日高見國男女椎結文身天性勇悍號曰蝦夷土地沃饒可擊而取也秋八月熊襲反屢侵邊境冬十月己酉遣皇子日本武尊討熊襲日本武尊名小碓與兄大碓皇子雙生幼而穎異及長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將發求善射者或薦美濃人弟彦乃召之帥兵而西時年十六十一月至熊襲國伺其險易賊魁川上梟帥方聚其族宴飲日本武尊解髮作童女裝匿劒衣中潛入賊營雜婦女中梟帥愛其姿貌引之同席夜闌梟帥大醉日本武尊抽劒刺之梟帥叩頭曰君爲誰日本武尊曰吾是大足彦天皇之子名日本童男梟帥曰吾武力冠國中國中莫能當未見如皇子者賤虜願奉尊號可乎曰善梟帥曰請上號曰日本武皇子言訖乃刺殺之自是稱日本武尊遂遣弟彦等擊其餘黨屠戮無噍類矣日本武尊從海路還至吉備渡穴海有惡神乃殺之至難波殺栢濟惡神

二十八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本武尊凱旋帝美其功寵異之

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擾秋七月戊戌帝詔

羣臣曰今蝦夷悉叛東國不安孰能討平者羣臣不答日本武尊奏曰西征既命之臣是役宜委大碓皇子皇子駭懼逃去帝召而讓曰汝所不欲朕豈強汝耶汝未見敵何畏怯乃爾遂封之美濃於是日本武尊進曰熊襲纔平東夷又叛天下無有寧息之日臣請往討帝乃持斧鉞授之曰朕聞東夷天性強暴陵犯爲事邑無首長各貪封疆互相盜略山有邪神郊有奸鬼遮衢塞徑多苦人民東夷種類蝦夷尤強男女雜處父子無別冬則宿穴夏則居巢衣毛飲血登山如飛禽行草如走獸承恩則忘見仇必報藏箭頭髻佩刀衣中或聚黨類而

犯邊界或伺農桑以略人民擊則隱草追則入山故往古以來未霑王化今汝身體長大猛如雷電所向無前所攻必克親則我子實則神人蓋天愍朕不德使汝經綸天業天下卽汝天下朕位卽汝位也汝其深謀遠慮示之以威懷之以德不煩兵甲自令臣順日本武尊受斧鉞再拜曰臣嘗西征平賊唯皇威是賴今又東征示以德教不服者擊帝命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從行冬十月癸丑日本武尊發京師戊午枉路拜伊勢神宮倭姬取草薙劒授之曰愼之勿怠又授一囊曰事急解囊日本武尊進至駿河土賊僞降紿曰野多麋鹿請臨而獵

焉日本武尊信其言遂獵於野賊乘風縱火日本武尊開囊得燧具乃挺草薙劒刈撥野草鑽燧放火火反向賊賊皆焚死（又授以下參取古事記）名其地曰燒津進至相摸欲赴上總望海揚言曰是小海耳可跳而超也航海而進風濤大作船艦漂蕩妃弟橘媛曰是必海神作祟也妾願以身代皇子言訖投海風定得著岸從上總轉入陸奧懸大鏡於船從海路經葦浦渡玉浦至蝦夷境夷酋島津神國津神屯竹水門拒之望見日本武尊船皆震怖投弓矢羅拜曰視君容貌殆神人邪願聞姓名日本武尊曰吾是現人神子也蝦夷益懼入水牽船到岸面

縛請罪乃俘其魁首自隨蝦夷悉平自日高見國旋師西南歷常陸至甲斐居酒折宮以靫部賜大伴武日日本武尊曰蝦夷旣平唯信濃越國未服卽自甲斐北歷武藏上野西至碓井阪顧念弟橘媛登嶺東南望呼吾嬬者三因稱山東諸國曰吾嬬國遣吉備武彥於越國察其地形民情自進入信濃山嶺嶮峭馬不能進日本武尊冒險而登憩且食有白鹿當道乃以蒜彈之中眼而斃俄頃失道不知所向有白狗來而前導乃得至美濃吉備武彥從越國歸會之日本武尊至尾張納尾張氏女宮簀姬滯留經月聞近江膽吹山有暴神將赴之

卽解劒授宮簀姬曰我異日必迎汝汝寶此劒大伴武日諫曰不有神劒何以誅暴神日本武尊曰吾能徒手誅之（解劒以下熱田社緣起）遂徒行至山巨蛇當道日本武尊以爲是特山神使令不足殺也跨蛇而行會雲霧晦冥咫尺不辨僅而得出恍惚如醉飲山下泉而醒呼其泉曰居醒泉自是日本武尊身頗痛楚嘆曰我意常謂天猶可翔也今乃不得步倚杖而進（嘆曰以下古事記）還尾張不入宮簀姬家轉赴伊勢

四十三年日本武尊至能褒野疾甚乃獻夷俘於大神宮遣吉備武彥於京師奏曰臣受命天朝遠征東夷憑

仗皇威掃平邊陲戢戈凱旋忽嬰篤疾豈惜身亡唯恨不能拜覲耳尋薨於能褒野時年三十帝聞訃悲泣不自勝歎曰小碓未及總角討平熊襲厥後恆在左右輔朕不逮然東夷叛亂莫能討者不得已而遣之朕日夜望其還何圖一旦奄忽棄朕朕誰與經綸鴻業耶即詔羣卿葬之能褒野有白鳥從陵中飛去使人逐之鳥集倭琴彈原乃造陵於其上鳥又去集河内舊市又造陵時人號白鳥陵朝廷錄其功爲定武部宮簀姬祀草薙劒於熱田宮簀姬以下熱田社緣起

五十一年蝦夷俘在伊勢神宮者晝夜喧譟出入無禮倭姬奏請徙之乃徙之御諸山旁無幾伐山木侵鄰里帝聞之詔徙之畿外散處播磨讃岐伊豫安藝阿波

五十三年秋八月丁卯朔帝詔曰朕自喪小碓王日夜不能忘朕將巡狩東國覯其遺跡乃幸伊勢轉赴東海冬十月至上總從海路渡淡水門十二月還伊勢

五十四年秋九月己酉帝還京師

五十五年春二月壬辰拜彥狹島王爲東山道十五國都督至春日穴咋邑病薨東國百姓悲王不至竊盜王尸葬之上野

五十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彥狹島王不得

至任所而薨故命汝專領東國御諸別王乃赴任會蝦夷又叛王發兵討之夷首足振邊大羽振邊等乞降盡獻其地東陲始安

成務天皇四十八年春三月庚辰朔立皇姪足仲彥爲皇太子日本武尊子也

仲哀天皇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朔詔曰朕未弱冠喪父聞父靈嘗化白鳥朕欲獲白鳥養之陵側池乃詔諸國貢白鳥

應神天皇三年冬十月東蝦夷始朝貢帝嘗幸播磨定國界登神崎郡瓦村東岡岡側有川帝見青菜流出謂阿良都命曰上流必有居人命令往探果有居人問其世系答曰臣等蝦夷之後祖先爲日本武尊所擒放於此地者也以佐伯爲氏阿良都命還奏帝曰汝爲君治之乃賜播磨別佐伯直姓阿良都命景行皇子稻背入彥命之後也帝嘗以下姓氏錄

仁德天皇六十年冬十月以白鳥陵非塋葬之地詔欲廢其陵守始差充役夫帝臨役所陵守目杵忽化白鹿而走帝見而驚懼詔置陵守如故乃授土師連等

弟延之　延壽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終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神功征三韓　麛坂忍熊之變

仲哀天皇二年春正月甲子立氣長足姬爲皇后先是納叔父彥人大兄女大中姬爲妃生麛坂忍熊二皇子二月戊子帝幸角鹿建行宮是謂笥飯宮三月丁卯留皇后於角鹿巡狩南國至紀伊御德勒津宮時熊襲叛不朝貢帝航海親征遣使敕皇后會於穴門夏六月庚寅帝至豐浦津皇后至渟田門有海鯽魚多傍船而游后灑之以酒魚醉而浮漁人得之以爲聖主之賜秋七

月皇后至豐浦津得如意珠於海中九月建行宮於穴門是謂豐浦宮

八年春正月壬午幸筑紫岡縣主祖熊鰐插樹枝於舟掛白銅鏡十握劒八尺瓊來迎於周芳沙麽浦獻魚鹽地指導海路自山鹿岬轉入岡浦御船不進帝責熊鰐熊鰐謝曰是非臣罪浦口有二神曰大倉主曰菟夫羅媛此必神意帝使人祭之船乃得進皇后自洞海至船膠沙不進熊鰐惶懼作池沼聚魚鳥皇后觀之忿稍解已而潮至進泊岡津伊覩縣主祖五十迹手來迎於穴門引島植樹枝於舟掛八尺瓊白銅鏡十握劒獻之奏曰願天皇御宇如瓊之勾以妙照臨天下如鏡之明且提十握劒平天下矣帝嘉之賜號伊蘇志時人呼五十迹手鄉里曰伊蘇國己亥幸儺縣居橿日宮秋九月己卯詔羣臣議討熊襲時有神憑皇后曰天皇何憂熊襲熊襲不足伐也別有寶國多生金銀謂之栲衾新羅國若祭我則不血刃而其國自服熊襲亦服矣帝疑之乃登山望海曠遠無所見歎曰有海無國神何徒誘我且我祖宗盡祭神祇豈有所遺邪神又憑皇后曰天皇不信我言何以得國今皇后有身其子當得之帝猶不信進討熊襲不克而還

九年春二月丁未帝身忽有痛戊申崩於橿日宮皇后及大臣武內宿禰祕不發喪令武內密奉梓宮從海路至穴門殯於豐浦宮皇后傷帝慢神早崩乃命羣臣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入齋宮親爲神主使武內奏琴以中臣烏賊津爲審神者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請曰嚮教天皇者何神也願聞其名禱七日七夜神各告以名乃從神誨祭之尋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平荷持田村有羽白熊鷲者人身鳥翼强健能飛刼略人民皇后欲誅之戊子發橿日宮至松峽宮有風隨后笠人呼其地曰御笠辛卯至層增岐野擊熊鷲滅之

謂左右曰、我心安矣、人呼其地曰安、丙申轉至山門縣、誅土蜘蛛田油津媛、其兄夏羽聞之逃亡、夏四月甲辰、皇后至火前國松浦縣、食於玉島河上、乃勾針作鈎、以飯爲餌、裳縷爲緡、投竿祝曰、吾欲取寶國、事若成、河魚呑之、果獲細鱗魚、皇后悅曰、希見物也、人呼其地曰梅豆羅國、希見梅豆羅音訓同卽松浦也、皇后以神誨有驗、決意西征、更祭神祇、置神田、欲引儺河灌之、鑿溝至迹驚岡、有鉅石不可鑿、使武内奉劒鏡祈神、一夕雷電、石裂溝成、人呼曰裂田溝、皇后還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奉神祇之敎、賴皇祖之靈、欲涉海西征、今濯髮海水、若有驗、髮

分爲兩、卽投海濯之、髮自分焉、乃結爲兩髻、謂羣臣曰、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實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委羣臣、事若不成、羣臣獲罪、吾甚傷焉、故吾婦女不肖、暫假男裝、以資雄略、上倚神祇之靈、下藉羣臣之助、振兵甲而渡險浪、整船艦以求財土、事成、功在羣臣、不成乃吾罪也、羣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臣等敢不奉詔、秋九月己卯、令諸國繕船練甲、久之兵衆不集、皇后曰、此必神意、乃建大三輪社、奉刀矛以祭、軍衆自聚、於是使海人烏摩呂偵採、還報曰、無所見、又遣名草數日還曰、西北有山、雲氣如帶、蓋有國也、乃卜日將發、皇后

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内顧、則必爲敵擒、敵雖寡勿輕、雖強勿屈、奸暴勿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罰、時有神誨曰、和魂從玉體以護壽、荒魂爲先鋒而導舟師、皇后拜命、因以依網吾彦男垂見爲祭神主、皇后適當產月、乃取石插腰、祝曰、願事竟還日產於茲土、使荒魂爲先鋒、請和魂以鎭船、冬十月辛丑、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帆怒駛、不勞艣楫、直抵新羅、潮水漲溢、及國中、新羅王波沙寐錦震慄、不知所爲、謂衆曰、新羅建國以來、未聞有此變、天其或者以國爲海乎、言未畢、舟師蔽海而進、

旌旗曜日、鼓吹震天、新羅王望見讋伏、旣而悟曰、吾聞有神國曰日本、有聖主曰天皇、是乃神兵也、豈可拒乎、乃封圖籍、素組面縛、素旆來降、叩頭曰、請自今而後、永爲飼部、春秋獻馬梳馬鞭、年貢男女之調、乃誓曰、非東日出西、且阿利那禮河逆流、河石昇爲星辰、而闕春秋之朝、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殛之、衆欲殺王、皇后曰、殺降不祥、乃解其縛、爲飼部、進至國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以所杖矛樹國門、以爲後世之標識、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己知爲質、獻金銀綾羅八十船、是後貢獻以八十船爲制、高麗百濟聞新羅降、密使人覘伺、度不可

拒、乃來降、叩頭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調貢無怠、因命定內官家、三韓悉服、祭荒魂、以鎮其國、祭以下古事記振旅而還、十二月辛亥、產皇子於筑紫、腕上肉墳起、如鞆、似皇后雄裝負鞆、故名譽田、本書註古呼鞆曰譽田是爲應神天皇、亦稱胎中天皇、皇后從神教、立祠穴門山田邑、祭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以踐立爲祭主、

應神天皇辛巳歲春二月、皇后奉帝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將奉梓宮還京、麛坂忍熊二王聞之、曰、今皇后有子、羣臣必擁立之、吾等奈何以兄從弟、乃赴播磨赤石、僞爲造山陵、聚船淡路島、扼海路、宣言運島石、倉見別

五十狹茅宿禰屬麛坂、徵東國兵、二王狩菟餓野、祈曰、事若成、必獲良獸、適有赤猪、噬麛坂殺之、兵士皆懼、忍熊謂倉見別曰、是事甚怪、不宜待敵於此、乃引軍還屯住吉、皇后聞之、令弟彥設關於播磨吉備界、是爲和氣關、令弟彥以下姓氏錄令武內懷帝、轉自南海至紀伊水門、皇后直指難波、舟忽不行、還務古水門、卜之、適得神誨、卽從其言、立諸神祠祭焉、舟遂進、忍熊又退軍菟道、皇后乃會太子於紀伊日高、入小竹宮、議進討、時陰晦如夜、連日、三月庚子、命武內、武振熊擊忍熊、武內帥精兵進屯菟道河北、忍熊欲邀戰、武內令衆椎結、藏弦髻中、各佩木刀、稱皇后命、紿曰、吾不敢貪天下、懷幼主、從君王耳、請斷弦棄刀、然後講和、君王速登天位、乃令衆悉斷弦、解刀投之水、忍熊信之、亦命衆斷弦投刀、武內乃命取弦於髻、更佩眞刀、濟河而進、忍熊退走、武內追擊、忍熊還鬭、適遇於坂、追兵擊破之、呼其地曰逢坂、又追及狹狹浪栗林、斬獲甚衆、血濺林樹、是後不復獻此栗於天子、忍熊投瀨田渡而死、冬十月甲子、羣臣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攝政、

丁卯歲夏四月、百濟新羅朝貢、帝及皇太后大喜、曰、先帝所望國人今來朝、痛哉不及見也、羣臣莫不流涕、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稚郎子讓位 仁德 勤儉

應神天皇十五年、徵百濟博士王仁、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皇子稚郎子從之學、博通典籍、帝鍾愛之、稚郎子、帝少子也、

四十年春正月戊申、帝欲立稚郎子爲皇太子、召皇子大鷦鷯尊・大山守命、問曰、汝等愛子乎、曰、愛、又問長與少孰甚、大山守命對曰、長子爲甚、帝不懌、大鷦鷯尊曉帝意、乃對曰、長子成立、無復可憂、唯少子幼弱、爲可愛耳、帝悅曰、汝言正合朕意、甲子、立稚郎子爲皇太子、令

大鷦鷯尊輔太子、大山守命掌山川林野、

四十一年春二月戊申、帝崩、皇太子不敢卽位、謂大鷦鷯尊曰、大王天姿岐嶷、仁孝著聞、齡又長、宜爲天下之主、而先帝立我者、徒以愛故耳、我不肖、何足以臨天下、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常典、願王速卽位、吾則爲臣輔之、大鷦鷯尊對曰、天位不可久曠、故先帝擇賢立王、爲貳、我奈何棄先帝之命、從太子之言、固辭不聽、大山守命竊蓄異圖、欲發兵襲太子、大鷦鷯尊聞其謀、密告太子、太子大驚、伏兵菟道河上、設帷幕於山上、令舍人僞爲太子、露坐呉牀、百官擁衛、具舟楫於河、設機可陷、太子服布衣、混舟人以待、遲明大山守命衷甲、帥數百人至河、望見帷幕、以爲太子、乃登舟、舟至中流、機發、大山守墜水、伏兵齊起、射殺之、大鷦以下參取古事記 太子遜於菟道、作宮以居、不肯卽位者三年、海人獻鮮魚於菟道宮、太子曰、我非天皇、命獻大鷦鷯尊、亦不受、魚爲之餒、太子曰、吾知兄之志不可奪、何用生爲、乃自殺、大鷦鷯尊聞之大驚、從難波馳赴之、太子薨已三日、大鷦鷯尊摽擗叫哭、乃解髮跨尸、三呼曰、我弟太子、太子應時蘇息、起坐、大鷦鷯尊曰、死者有知、先帝其謂我何、太子曰、天也、吾見先帝於地下、具奏兄聖且有讓、兄聞我

死、急馳而來、何勞也、言訖而薨、大鷦鷯尊爲之慟哭、遂葬於菟道山上、

仁德天皇元年春正月己卯、大鷦鷯尊卽天皇位、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弗堊、梁楹弗飾、恐害農桑也、

四年春二月甲子、詔羣臣曰、朕登高臺遠望、煙氣不起、百姓窮之乃爾、朕聞古聖王之世、人給家足、頌歌相樂、今朕臨億兆三年、頌聲不作、炊煙日踈、乃知五穀不登、百姓日窮、畿内猶然、況畿外乎、三月己酉、詔曰、自今之後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黼衣鞋履、不弊盡不更、

爲溫飯煖羹不酸餧不之易小心約志以從事於無爲是後宮垣頽而不造茅茨壞而不葺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年而百姓殷富歡聲載路

七年夏四月辛未朔帝登臺遠望謂皇后曰朕既富復何憂焉皇后曰宮室毀壞不蔽風雨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所以養民故君以民爲本民富是朕富民貧是朕貧未有百姓富而君獨貧者也秋九月諸國請曰課役並免已經三年里無鰥寡家有儲蓄今宮室壞而府庫空若非輸貢調以修宮室必獲罪於天帝不許

十年冬十月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扶老攜幼陸續來

赴晝夜營作無幾宮室成天下謂之聖帝初應神帝時秦主嬴政裔弓月君以百二十七縣百姓歸化帝分置其子孫於諸郡令養蠶織絹貢之詔稱其柔輭煖肌膚賜姓波多（初以下姓氏錄）

仲皇子之叛

仁德天皇八十七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子既除喪未卽位欲納羽田矢代女黑媛爲妃使住吉仲皇子告期仲皇子詐爲太子姦之懼誅遂反舉兵圍太子宮平羣木兎物部大前阿知使主入告太子太子方醉不信三人扶太子上馬馳去仲皇子不知火太子宮太子至河內埴生坂而醒顧見火光大驚急從大坂赴倭至飛鳥山遇女子問曰山有兵乎女子曰兵士闐溢山中宜轉赴當摩乃發土兵自衛踰龍田山有兵士數十人追躡太子伏兵山中遣使問之對曰淡路野島海人爲阿曇濱子追太子太子乃發伏悉虜之倭吾子籠素與仲皇子善密聚兵於攪食栗林斷路太子望見遣使問之吾子籠告名且問曰子爲誰曰皇太子使也吾子籠畏其衆紿曰吾聞皇太子有急所以來援也太子惡其詐欲殺之吾子籠駭懼請納妹日媛自贖太子許之乃居石上振神宮瑞齒別皇子蹤跡而至太子疑其有貳皇子遣

人白曰僕無貳心所以來也太子報曰汝果無貳爲我誅仲皇子皇子曰太子勿憂今仲皇子無道羣臣百姓皆怨左右亦皆黜叛彼將誰與謀議僕之所以未討者未受命太子也今既受命誅彼不難唯恐彼死之後猶尚疑僕耳請得忠直之士俱行太子乃遣木兎從之皇子嘆曰太子仲皇子皆吾兄也然仗順討逆其誰疑我遂赴難波伺仲皇子皇子以太子逃竄不復設備瑞齒別皇子潛召其近臣刺領巾曰爲我殺汝君吾必厚報汝乃脫錦衣褌與之刺領巾許諾伺仲皇子登廁以矛刺殺之於是木兎謂瑞齒別皇子曰刺領巾在我則功

臣在彼則逆賊奈何活之乃殺之皇子還報太子賞以村合屯倉是日捕阿曇濱子

履中天皇元年春二月壬午朔皇太子即位於磐余稚櫻宮夏四月丁酉帝召阿曇濱子曰汝罪當死然朕不忍汝殺即黥而宥之減野島海人死役於倭蔣代屯倉

二年春正月己酉立皇弟瑞齒別皇子爲皇太子（即反正帝）

允恭遜讓

反正天皇五年春正月（五年據類聚國史）帝崩未有繼嗣羣臣議曰方今大鷦鷯天皇之子惟有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及大草香皇子耳然雄朝津間稚子宿禰長且仁孝乃選吉日上天皇璽皇子謝曰予不幸久嬰篤病不

能行步故予不請而裂膚療之先帝責曰汝敢輕毀體不孝孰甚焉疾果獲愈何得繼業予兄二天皇亦謂予爲不肖卿等所共知也夫天下大器也帝位鴻業也民之父母非聖賢不能卿等更選賢主羣臣再拜言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今大王不正位號恐百姓望絶願速即位勿違衆議皇子曰篤疾之人何足奉宗廟社稷羣臣固請曰此天下萬民之意也皇子不許

允恭天皇元年冬十二月妃忍坂大中姫度羣臣憂懼捧盥水而進請曰大王讓位不受既經年月羣臣百寮不知所爲願大王從衆望即大位皇子不許妃不敢退適烈風寒甚盥水溢及腕將凍死皇子顧見大驚謂之曰嗣位重事不得輒就然羣臣之請至切吾當從之妃乃告之羣臣羣臣大喜即日上天皇璽皇子即位於遠明日香宮（宮名據古事記）

二年春二月己酉立忍坂大中姫爲皇后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遣使求良醫於新羅秋八月新羅醫至療帝病未幾得瘳厚賞遣之

眉輪之變

允恭天皇四十二年春正月戊子帝崩冬十月葬帝於河内長野原陵時皇太子木梨輕淫虐日甚羣臣不服

歸心穴穗皇子太子密聚兵將襲皇子皇子亦爲之備太子度衆心攜貳逃匿物部大前家皇子進圍之大前迎見曰願勿害太子臣有所謀太子遂自殺十二月壬午穴穗皇子即位是爲安康天皇大泊瀨皇子欲聘反正諸皇女皇女辭曰君暴猛好殺喜怒無常妾等不肖不能奉命

安康天皇元年春二月帝欲爲大泊瀨皇子聘大草香皇子妹幡梭皇女使根使主致其意大草香皇子對曰臣病日篤死在晷刻所憂者幡梭未得所歸耳今陛下

不嫌其醜陋、將備狩菜之數、其恩厚矣、臣何敢辭、請獻私寶押木珠縵、以爲信契、乃以縵附使主、使主愛其美麗、遂盜之、佯奏曰、大草香不敢奉命、傲然曰、彼豈得娶吾妹耶、帝大怒、發兵圍大草香皇子第、攻殺之、其臣難波日香蚊抱皇子頸、二子各持其足、呼曰、吾君何罪、吾父子今日不殉、是不臣也、皆自刎而死、見者流涕、帝納大草香皇子妃中蒂姬爲妃、遂爲大泊瀨皇子娶幡梭皇女、

二年春正月己酉、立中蒂姬爲皇后、初后在大草香家、生子眉輪王、王以母故獲免、常養宮中、

三年秋八月、帝幸山宮、登樓宴飲、謂皇后曰、汝雖親昵朕、畏眉輪、彼異日知朕殺其父、無乃仇朕、與眉輪時年七歲、遊戲樓下、悉聽其言、帝枕后膝而寢、眉輪伺其熟睡弑之、火舍人馳報大泊瀨皇子、皇子疑諸兄爲之、戎服帥兵逼問八釣白彥皇子、皇子不答、大泊瀨皇子怒曰、焉有聞天皇遭害而不悲駭者耶、乃挺刀斬之、又問坂合黑彥皇子、又不答、大泊瀨皇子益怒、考問眉輪、眉輪曰、臣初非求天位、唯報父仇而已、黑彥皇子疑懼竊與眉輪逃去、匿大臣葛城圓家、大泊瀨皇子遣使索之、圓報曰、聞人臣逃入王家、未聞君王逃匿人臣家、今二王恃臣來投、臣何忍送之、大泊瀨皇子進圍圓家、圓拒戰、飛矢雨下、皇子杖矛親讓圓、圓急裝而出、跪拜曰、古人有言、匹夫不可奪志、臣唯有死耳、不能奉命、願獻臣女韓媛及葛城宅七區、以贖臣罪、皇子不許、縱火攻之、圓不能禦、謂眉輪曰、矢盡戰敗、奈何、眉輪曰、速殺我、圓乃刺殺之、自刎而死、黑彥皇子遂焚死、坂合部贄抱其尸而死、冬十月、大泊瀨皇子殺市邊押磐皇子、（事見顯宗仁賢相讓）御馬皇子聞之憂懼、逃赴三輪身狹家、路遇大泊瀨皇子兵、遂被殺、十一月、大泊瀨皇子卽位於泊瀨朝倉、是爲雄略天皇、（參取古事記）

雄略天皇元年春三月壬子、立幡梭皇女爲皇后、是月納葛城圓女韓媛爲妃、

十四年春正月、吳人入朝、夏四月甲午朔、帝令根使主饗之、密使舍人觀之、舍人還奏、使主所著珠縵甚美、帝欲觀之、命臣連服飾如饗吳使時、及引見殿前、皇后歔欷不自勝、帝怪問、后避席對曰、使主珠縵實妾兄寶器、陛下聘妾、妾兄固嘗獻之矣、今使主著之、此妾之所以疑且悲也、帝大驚、詰問使主、使主首服、帝欲斬之、使主逃至日根、築壘拒守、官軍擊斬之、帝分其子孫、一爲大草香部民、以封皇后、一賜茅渟縣主、又求難波日香蚊

子孫、賜姓大草香部吉士、大草香皇子之冤始得雪矣、使主有子曰小根使主、語人曰、天皇城不如我父城之堅、帝聞之、使人往視果然、乃收斬之、

田狹之叛

雄略天皇七年、吉備田狹侍殿側、盛稱其妻稚媛之美曰、天下麗人、莫若吾婦、鉛華弗御、蘭澤無加、曠世罕儔、當時獨秀者也、帝聞而欲奪之、拜田狹爲任那國司、田狹赴任、帝遂納稚媛爲妃、生磐城星川二皇子、田狹聞之怨望、遂反乞援新羅、時新羅久不朝貢、帝詔田狹子弟君及吉備赤尾討之、西漢才伎歡因知利奏曰、韓國

工人多巧於臣者、宜召之、帝乃令歡因知利副弟君、取道百濟、敕獻工人、弟君帥兵抵百濟、將赴新羅、路遇老婦問路遠近、婦答以一月程、弟君憚其遠、不伐而還、聚百濟所貢工人於大島、稱候風淹留數月、田狹聞之大喜、密遣人謂弟君曰、吾聞帝嬖吾婦有兒息、禍將及我、汝跨據百濟勿通日本、吾亦當據任那、弟君妻樟媛聞之、遂殺弟君、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酉朔、以白髮皇子爲皇太子、時星川皇子既長、悖戾無行、帝稍惡之、

二十三年秋八月丙子、帝崩、遺詔大連大伴室屋東漢掬曰、方今區宇一家、烟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此乃天意、欲寧區夏、所以小心厲己、日愼一日、蓋爲百姓故也、臣連伴造每日參朝、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肺、誠款殷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不意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乎、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敎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永以爲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凡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

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察其行業、堪成朕志、卿等奉之、共治天下、朕復何恨已、而稚媛竊謂星川皇子曰、欲登天位、先取大藏之官、磐城皇子諫曰、皇太子雖弟、以位則君、安可欺乎、星川不從、遂據大藏、鎖外門、擅用官物、室屋謂掬曰、果如遺詔、乃發兵圍大藏、縱火燒殺稚媛磐城星川、及田狹長子兄君、河內三野縣主小根冒煙餘走出、抱草香部漢彥脚曰、奴實事星川、而亦未嘗背皇太子、請得免死、漢彥爲請室屋宥之、是月田狹聞變、欲援星川、帥兵船四十

艘來寇、聞星川伏誅、逃還、冬十一月壬申、室屋、率臣連等、奉璽皇太子、

清寧天皇元年春正月壬午、皇太子卽位於磐余甕栗、尊所生葛城韓媛、爲皇太夫人、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顯宗仁賢相讓

安康天皇三年冬十月、大泊瀨皇子旣誅眉輪、憾帝嘗屬後事於市邊押磐皇子、誘之獵近江蚊屋野、彎弓疾馳、佯爲射猪、射殺押磐皇子、帳內佐伯部賣輪抱尸號哭、又併殺之、同穴瘞焉、日下部使主與吾田彥奉押磐二子億計王、弘計王、避難丹波、使主恐不免、逃入播磨縮見山自殺、弘計王不知、勸億計王赴播磨赤石郡、爲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僮、俱更名曰丹波小子、吾田彥隨從不離、

清寧天皇二年春二月、帝憂無子而名不稱於後世、命大伴室屋置白髮部舍人膳夫靫負於諸國、冬十一月播磨國司伊與來目部小楯徵新嘗供物、至赤石郡、宴忍海部細目家、弘計王謂億計王曰、避亂於斯、年踰二紀、達情伸屈、正在今夕、億計王惻然曰、告實遇害、曷若全身免厄、弘計王曰、吾是天皇之孫、而困事於人、飼牧牛馬、豈若告名遇害乎、乃相持而泣、億計王曰、此事非弟不濟、弘計王固辭、億計王曰、弟有英才、吾委之弟、弘計王許諾、細目令二王秉燭、夜深酒酣、衆起舞、細目顧二王謂小楯曰、僕見此秉燭者、先人後己、恭敬退讓、可謂君子、於是小楯撫弦、使二王起舞、兄弟相讓久之、小楯曰、何不速舞、億計王先起舞、旣而弘計王整衣起舞、歌中寓以諷詞、小楯怪之、更令復唱、弘計王自贊曰、吾是去來穗別天皇之子押磐皇子之胤也、（自贊以下古事記）小楯大驚、離席再拜、悉發郡民造宮奉之、乘驛馳奏、帝驚喜曰、朕無子、今天乃賜兩兒、使小楯持節帥左右舍人迎之、

三年春正月丙辰朔、小楯奉二王至攝津、帝使臣連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宮中、夏四月辛卯、立億計王爲皇太子、弘計王爲皇子、

五年春正月己丑、帝崩、皇太子與弘計王相讓不立、於是飯豐青皇女臨朝聽政、冬十一月、皇女薨、十二月百官會於朝、皇太子取璽讓之弘計王、再拜就臣位曰、天位之尊、有功者可以居之、致有今日、皆弟之謀也、弘計王曰、先帝固已立兄、弟奈何代之、且弟之所以竭力者、無非所以奉兄、而一旦代兄、弘計不忍爲也、皇太子曰、先帝立我、徒以我長而已、弟實有功德、天下歸心、吾聞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弟以社稷爲計、百姓爲心、言畢流涕、弘計王不得已許之、而未遽卽位、時人莫

不歎與、
顯宗天皇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臣大連等奏言、皇太子聖德明茂、固讓天下、陛下當奉鴻緒、爲郊廟主、上膺天心、下厭民望、而不肯踐阼、天下莫不失望、天命有屬、宜從皇兄之命、承繼大業、乃名公卿百僚於近飛鳥八釣宮、卽天皇位、二月壬寅詔曰、先王遭離多難、殞命荒野、朕幼年亡匿、今猥纂大業、廣求尸骨、莫能知者、將奈之何、乃與皇太子哭泣憤惋、不能自勝、是月召聚耆宿、親臨問之、有一老嫗識之曰、請指示其處、於是帝與皇太子幸蚊屋野、掘地得骨、果如嫗言、帝臨穴哀慟曰、古

來未有斯慘、乃欲改葬之、而佐伯部賣輪骨同穴相亂、莫能識別、皇子乳母奏、上齒墜者賣輪也、因僅得辨髑髏、於是起雙塚、葬儀如一、厚賜老嫗、置之宮側、夏四月丁未詔曰、人主所以勸人、在授官賞功、前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實首舉朕、厥功惟茂、有所願勿難言、小楯曰、願爲山官、廼拜山官、改賜姓山部連、五月初押磐皇子之遇害、狹狹城山君韓帒與其謀、至是帝欲誅之、叩頭乞哀、赦減死、削籍充陵戶、隷山部連、
二年秋八月己未朔、帝謂皇太子曰、先王無罪、大泊瀨天皇乃射殺之、棄骨郊野、冤酷極矣、朕聞父讐不與共戴天、朕將壞其陵、碎其骨、皇太子歔欷不能答、徐曰、不可、大泊瀨天皇實臨天下、而先王不登天位、尊卑懸絕、奈何壞其陵、其不可一也、陛下不遇白髮天皇、安能踐大位、大泊瀨天皇卽白髮天皇之父也、億計聞之宿老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陛下德行聞天下、乃不思所以報德、而唯怨是報、恐非所以示天下、其不可二也、帝曰、善、乃罷役、初帝久居邊裔、悉知民間疾苦、及卽位、傾心綏撫、惠養鰥寡、務察枉屈、繇此天下寧靜、民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銀錢一文、牛馬被野、
三年夏四月庚辰、帝崩於八釣宮、

仁賢天皇元年春正月乙酉、皇太子卽位於石上廣高宮、
五年春二月辛卯、敕求諸國佐伯部、以賣輪之後爲佐伯造、
十一年秋八月丁巳、帝崩、帝幼而聰穎、才敏多識、及卽位、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清平、戶口滋殖焉、

羣臣迎繼體　武烈誅眞鳥

仁賢天皇十一年秋八月帝崩、大臣平羣眞鳥專政、潛懷覬覦、爲皇太子造宮、宮成、卽自居之、無復人臣禮、太子欲聘大連物部麤鹿火女影媛、影媛與眞鳥子鮪姦、僞報曰、妾請待太子於海柘榴市巷、太子乃使近侍就

眞鳥索官馬眞鳥曰畜官馬者爲何人也惟所欲用久
之不進太子御之已而知鮪姦影媛大怒夜至大伴金
村宅謀議金村乃帥兵要鮪於乃樂山斬之冬十一月
戊子金村請討眞鳥太子曰天下將亂非希世之雄不
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卿乎卿與定謀於是金村帥兵
圍眞鳥宅縱火攻之眞鳥自殺十二月金村白太子曰
先帝皇子惟有太子今賴天助剪除凶黨主日本者非
太子而誰伏願太子仰答靈祇弘宣景命光宅日本誕
受銀鄉於是太子命有司設壇場於泊瀨列城卽天皇
位遂都焉是日以金村爲大連

武烈天皇八年冬十二月己亥帝崩於列城宮帝殘忍
好殺或刳孕婦或使人登樹從而伐樹視其墮以爲笑
樂或從樹下射殺之或執矛刺人水中尤好田獵出入
無時不避風雨又好奢靡常與宮人酣飲錦繡爲席綾
紈爲衣祖宗勤儉之風蕩然矣然天資英爽明於斷獄
幽枉必達百姓震怖不敢叛云帝無子壬子大伴金村
議曰方今皇統將絕天下何所繫心足仲彥天皇五世
孫倭彥王今在丹波桑田郡請試備儀衛以迎之衆從
之已而倭彥望見衆來惶懼失措逃入山中不知所往
繼體天皇元年春正月甲子金村再與衆議曰男大迹

王慈仁孝順宜承天緒請備禮勸進大連物部麁鹿火
大臣許勢男人皆曰善議乃定男大迹王應神帝五世
孫彥主人王子也母曰振媛王幼失父振媛歎曰吾遠
離桑梓安得鞠養卽攜王還越前高向及長愛士禮賢
意豁如也是時年五十八壬寅羣臣持節備法駕迎王
前驅俄至王踞胡床不動侍臣齊列儼如帝坐持節使
視其尊嚴意甚嚮之王猶豫未就道會河內馬飼荒籠
密遣使告羣臣推戴之意王歎曰微馬飼之使殆取笑
天下矣乃發甲申至樟日宮甲午金村跪上鏡劒璽符
王辭讓數次金村伏地固請王許之是日卽天皇位庚

子金村奏曰臣聞前王之宰世也非維城之固無以鎭
乾坤非掖庭之親無以繼趺萼是故白髮天皇無嗣遣
臣祖父大連室屋每州置三種白髮部傳之後世可不
愴歟請立手白香皇女爲皇后遣神祇伯敬祭神祇求
胤息以答民望帝許之三月庚申朔詔曰神祇不可無
主宇宙不可無君天生黎庶立之元首使司助養以全
性命大連憂朕無息披誠盡言大連效節歷朝非特今
日朕感其忠宜備禮儀迎手白香皇女甲子立手白香
皇女爲皇后戊辰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天下或受其飢
一婦不績天下或受其寒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業后妃

親蠶以教女工、況在羣寮百姓、廢棄農桑、安得殷富、有司普告天下、令知朕懷、

二十四年春二月丁未朔、詔曰、自磐余彥之帝水間城之王、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故道臣陳謨、而神日本以盛、大彥申略而膽瓊殖用隆、及乎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謨謀、至小泊瀨天皇之王天下、幸承前聖隆平日久、俗漸弊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但其用人各以類進、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高才者、不非其所失、故獲奉宗廟、不危社稷、由是觀之、豈非明佐之力乎、朕承帝業、於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內外

無虞、土脉膏腴、穀稼有實、竊恐元元由斯漸生奢靡、故令使人舉廉節之士、宣揚大道、流通鴻化、能官之事、自古爲難、可不愼歟、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西蕃朝貢

崇神天皇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朝貢、

垂仁天皇二年、蘇那曷叱知請還、帝厚賞之、以赤絹一百疋賜任那王、新羅人要而奪之、二國始搆隙、

三年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

仲哀天皇九年皇后親伐新羅、新羅乞降、以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爲質、貢金寶八十船、是後貢獻以八十船爲

度、高麗百濟皆降、乃定内官家、

應神天皇乙酉歲春三月己酉、新羅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知富羅母智朝貢、密謀奪微叱己知、使之詐請曰、使者言、本國以臣久不還、悉沒妻子、臣願暫還國審虛實、皇太后許之、令葛城襲津彦送之、至對馬毛麻利叱智等密以他船載微叱、令逃還、乃設芻人於船、詳爲病者、紿襲津彦曰、微叱病甚、襲津彦使人驗視、知見欺、乃捕使者三人燒殺之、進討新羅、拔草羅城而還、襲津彦武内宿禰子也、（武内子據姓氏錄）

丙寅歲春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禰於卓淳國、其王末錦旱岐謂之曰、甲子歲百濟人久氐等來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國、遣臣等朝貢、幸敎以海路、吾謂久氐曰、我亦聞東有貴國、然海濤險惡、非巨船不能達、久氐請還國造船然後往、且約曰、若有日本使人來、必報之、我斯摩宿禰即遣傔人爾波移及卓淳人過古慰問百濟、百濟王肖古大悅、以綵絹角弓鐵鋌贈之、開寶庫示之曰、吾國多有珍寶、欲貢貴國、而不知海路、今使者幸至、尋當貢獻耳、爾波移還報、

丁卯歲夏四月、百濟王使久氐彌州流莫古朝貢、新羅調使亦俱來、於是皇太后皇太子大喜、撿二國貢物、新

羅多珍異、百濟不能及、即詰問久氐等、對曰、臣等失道至新羅、新羅人捕臣等欲殺之、臣等仰天呪詛、新羅怖而不殺、奪臣貢物以爲己貢、以新羅賤物授臣曰、汝若漏泄、我待汝還殺之、臣等懼而從之耳、皇太后遣千熊長彦於新羅責讓之、新羅不服、

己巳歲春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率久氐等與百濟將木羅斤資等討新羅、破之、遂定比自炑南加羅喙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轉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授之百濟、百濟王肖古及子貴須帥兵會荒田別於意流村、荒田別厚禮肖古父子送還之、唯千熊長彦送

至百濟與肖古登辟支山而盟又登古沙山俱坐磐石肖古盟曰藉草爲座恐火燒之取木爲座恐水漂之故坐磐石而盟所以示悠久也自今以後千秋萬歲常稱西蕃朝貢無絶乃厚禮長彥令久氐等送之

庚午歲春二月荒田別等旋師夏五月千熊長彥及久氐至自百濟皇太后問久氐曰海西諸韓既賜汝主何爲復來久氐奏曰天朝鴻澤遠及弊邑臣主喜躍再遣臣來朝皇太后曰善乃增賜多沙城爲往還路驛

辛未歲春三月百濟遣久氐朝貢於是皇太后謂皇太子及武内宿禰曰百濟國是天所賜非由人力歲時貢

獻必致珍異宜及朕存時厚加恩惠卽遣千熊長彥護送久氐賜命百濟王曰朕奉神誨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重結好永寵異之肖古父子稽首曰聖王在上明如日月愚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蕃終無貳心

壬申歲秋九月丙子久氐從千熊長彥來朝貢七枝刀七子鏡各一及重寶數種啓曰臣國西有水發源谷那鐵山當飲是水採是鐵以永奉聖朝

乙亥歲百濟王肖古卒

丙子歲百濟王貴須立

壬午歲新羅不朝遣襲津彥討之

甲申歲百濟王貴須卒子枕流立初肖古謂枕流曰我通好日本是天所啓日本實割海西賜我繇此國基永固汝善脩和好奉貢不絶死不恨矣

乙酉歲百濟王枕流卒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簒立

元年春正月皇太子卽位

三年百濟王辰斯失蕃國禮帝遣紀角羽田矢代石川木菟讓責之國人殺辰斯以謝乃立阿花而還四將皆武内宿禰子也（武内子據古事記）

七年秋九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朝貢使武内宿禰領韓人鑿池號韓人池

八年春三月以百濟王阿花無禮削東漢之地阿花懼使子直支來謝罪（本書註引百濟記）

十四年春二月百濟貢縫衣女是歲秦主嬴政裔（秦以下姓氏錄）弓月君自百濟歸化奏曰臣帥己國百二十縣而來爲新羅所遏皆留加羅乃遣襲津彥於加羅召之

十五年秋八月丁卯百濟使阿直岐貢良馬遣荒田別等於百濟徵博士王仁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率治工卓素吳服西素釀酒仁番等來朝獻論語千字文（率以下古事記）是歲百濟王阿花卒敕直岐還國嗣位賜東韓之地甘羅高難爾林秋八月遣

平羣木菟宿禰於加羅曰、襲津彥不復命者三年、此必新羅拘留之也、汝等急往擊之、木菟等進莅新羅境、新羅王驚而服罪、乃以襲津彥及弓月人口還、

二十五年、百濟王直支卒、子久爾辛立、年尚幼、大倭木滿致執國政、多行無禮、帝聞而召之、初木羅斤資討新羅、娶新羅女、生木滿致、木滿致恃父功、擅行任那、遂赴百濟、請朝命、執其國政、至是帝召之云、初以下本書註引百濟記

二十八年秋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表曰、高麗王敎日本國、皇太子稚郎子讀之、大怒、責使者、毀其表、

三十一年、新羅調使泊武庫水門、失火、諸國貢船多燒、敎責其使、新羅王懼、貢良匠、

三十七年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等於吳、求縫工女、阿知使主至高麗、以國人爲鄉導、遂得至吳、吳主獻工女四口、按是歲吳主孫權嘉禾六年也

仁德天皇十一年、新羅朝貢、方築茨田堤、乃役新羅人、

十二年秋七月癸酉、高麗貢鐵盾鐵的、八月己酉、饗高麗使者於朝、令羣臣射鐵的、盾人宿禰射洞之、使者驚伏、乃賜盾人名曰的戶田宿禰、

十七年、新羅不朝貢、秋九月、遣的戶田等責問之、新羅懼、乃貢調絹雜品八十船、

四十一年春二月、遣紀角於百濟、始分國郡疆場、具錄物產、國王孫酒君無禮、紀角讓王、王懼、以鐵索縛酒君、因襲津彥獻之、帝宥之、

四十三年秋七月庚子朔、依網阿弭古獲異鳥獻之、帝召酒君問之、對曰、臣國多此鳥、善馴養之、可以搏飛鳥、乃使酒君養之、無幾能搏鳥、帝獵百舌鳥野、多獲雉、始定鷹甘部、

五十三年、新羅不朝貢、夏五月、遣竹葉瀨責之、途獲白鹿還獻、乃更遣其弟田道、詔曰、新羅不服、卽擊之、新羅果叛、田道堅壁不出、適擒新羅兵一人、因問國虛實、對曰、有猛將曰百衝、常在右軍、若擊其左、破之必矣、田道

帥精騎擊其左、新羅果潰、田道縱兵乘之、斬數百人、虜四邑人民而還、竹葉瀨荒田別子也、

五十八年冬十月、高麗朝貢、

允恭天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遣使新羅求醫、秋八月醫至、療帝病、無幾得瘳、厚賞遣之、

四十二年春正月戊子、帝崩、新羅王聞之悲駭、貢調船八十艘、樂工八十人、至難波津、皆素服入京舉哀、冬十一月、新羅弔使將還、望見耳成畝傍二山歎美、倭飼部聞之、謬謂姦采女、乃還告大泊瀨皇子、皇子悉執使者

推問使者具言其意、乃省之、新羅聞而大怨、減貢獻船數、自神功皇后伐新羅、至是二百五十餘年、始減船數、

雄略天皇二年秋七月、百濟采女池津媛與石川楯姦、帝怒燒殺之、

五年夏四月、百濟王蓋鹵聞池津媛死、曰、彼既辱國、吾不復貢女、使其弟軍君入侍、

七年、以吉備田狹爲任那國司、納其妻爲妃、田狹據任那叛、乞援新羅、（事見田狹之叛）

八年、新羅不朝貢者八年、懼中國來討、修好高麗、高麗遣精兵一百往守、已而二國相疑、新羅悉殺高麗兵、高

麗發兵屯筑足流城、新羅王夜聞四面歌聲、知敵悉入其地、使人於任那曰、高麗來攻、勢不可當、伏請救日本府行軍元帥、任那王乃勸膳斑鳩、吉備小梨、難波赤目子往救、未至、高麗邀擊、衆大懼、斑鳩自勞軍士、速造攻具進戰、相持十餘日、乃夜鑿地道、伏兵令輜重引去、遲明高麗謂斑鳩等夜逃、悉軍追之、伏發、前後夾擊大破之、新羅高麗怨隙益甚、斑鳩謂新羅曰、官軍不來、汝國殆滅、爾後勿背天朝、

九年春三月、帝欲親征新羅、有神誨止之、乃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小鹿火伐之、詔曰、新羅自居西土、累葉稱臣、朝聘無違、貢職允濟、逮朕之王天下、投身對馬之外、竄跡匝羅之表、阻高麗之貢、呑百濟之城、況復朝聘既闕、貢職無修、狼子野心、飽颺飢附、以汝四卿拜爲大將、宜以王師薄伐、龔行天罰、諸將進至新羅、行屠傍郡、新羅王夜聞官軍鼓聲、知盡得喙地、帥數百騎遁逃、小弓追擊斬一將、喙地悉定、新羅餘衆未降、小弓與談等進擊却之、談戰沒、從兵津麻呂不知問人曰、吾主安在、曰既戰沒矣、津麻呂悲憤、赴敵而死、小弓病卒於軍、

夏五月、小弓子大磐聞父死、乃赴新羅、奪小鹿火軍、小鹿火深怨之、詐謂韓子曰、大磐欲奪子軍、由是韓子與

大磐有隙、百濟聞諸將搆隙、使人於韓子等曰、欲觀國界、請垂降臨、諸將聯轡赴之、大磐飲馬於河、韓子從後射之中鞍、大磐驚而迴顧、射殺韓子、衆潰亂引退、小弓妻奉喪而還、帝憫其死於異域、敕賜葬地、

十九年冬、高麗大舉攻百濟、七日七夜城陷、百濟王被虜、（本書註引百濟記）高麗兵欲悉殺百濟餘衆、高麗王曰、不可、吾聞百濟爲日本官家、其王入仕天皇、隣國所知也、乃止、

二十一年春三月、帝聞百濟爲高麗所滅、賜久麻那利地於王弟汶洲、復其國、

二十三年夏四月、百濟王卒、帝以軍君次子末多少年聰警、召之禁中、親撫其頭、慰勞使歸、王其國、賜以兵器、遣筑紫軍士五百護送、筑紫安致臣馬飼臣等帥舟師擊高麗、秋八月丙子、帝崩、先是遣將軍吉備尾代帥蝦夷五百伐新羅、兵既發、途聞帝崩、蝦夷遂叛、尾代擊平之、

清寧天皇三年冬十一月、諸蕃並遣使進調、

四年春正月丙辰、宴諸蕃使於朝堂、賜物有差、

顯宗天皇三年、紀大磐跨據任那、交通高麗、將并呑三韓、整修官府、自稱神聖、用任那人左魯那奇他甲肖等

計殺百濟人適莫爾解於爾林、築帶山城、距守東道、斷百濟糧運、百濟王大怒、發兵攻帶山、大磐逆擊破之、已而兵疲力竭、知事不濟、遂逃還、百濟殺左魯那奇等三百餘人、

三年、百濟王末多暴虐、國人廢之、立蓋鹵王子島君、

仁賢天皇六年秋九月壬子、遣日鷹吉士於高麗、召巧手者、是歲吉士還自高麗、獻工匠須流枳奴流枳等、倭國山邊郡額田邑熟皮高麗、即其後也、

武烈天皇六年冬十月、百濟遣麻那君進調、帝以百濟久不朝貢、拘留之、

七年夏四月、百濟遣斯我君進調、曰、前使非國主之親族也、故謹遣斯我入侍、

繼體天皇三年春二月、遣使百濟、括百濟民逃在京師日本縣邑者、遷之百濟、

六年夏四月丙寅、遣穗積押山於百濟、賜筑紫馬四十匹、冬十二月、百濟朝貢、別表請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押山方為哆唎國守、奏曰、四縣近接百濟、遠隔日本、賜之百濟、并為一國、甚便、大連大伴金村然之、乃以大連物部麤鹿火充宣敕使、麤鹿火將往、妻止之曰、住吉神以海表諸蕃授胎中天皇、故太后與武

內宿禰議、每國置官家、為海表藩屏、其來尚矣、今割而賜人、自戚區域、奈後世之譏何、麤鹿火曰、汝言固是、然天敕不可背也、妻曰、何不稱病、麤鹿火從之、乃更遣使宣敕賜四縣、大兄皇子聞之大驚曰、官家之國、先帝所置、奈何輒授蕃國、乃遣日鷹改宣、百濟使者對曰、天皇敕賜既畢、皇子豈得妄改之、臣不敢奉命、時人謂金村押山受百濟之賂矣、

七年夏六月、百濟遣將軍妲彌文貴州利即爾、從穗積押山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別奏曰、伴跛國略奪臣已汶之地、伏請天恩還賜之臣、冬十一月乙卯、以已汶帶沙

賜百濟、是月伴跛遣使獻珍寶、乞己汶之地、不許、
八年春三月、伴跛築城於子呑帶沙、置烽候邸閣以備
中國、又城爾列比麻須比、聚士卒兵器以逼新羅、驅略
子女、剽掠村邑、遠近被害、
九年春二月丁丑、百濟使者文貴請罷歸、乃令物部連
護送、比至沙都島、聞伴跛縱暴、乃帥舟師五百直至帶
沙江、使文貴道新羅、夏四月伴跛攻物部連於帶沙、褫
奪衣裳、刼掠資財、盡火帷幕、物部連僅以身逭、泊汶慕
羅島、
十年夏五月、百濟遣使迎物部連、勞問甚厚、秋九月百

濟遣將軍州利卽次從物部連來謝賜己汶、貢五經博
士高安茂代段楊爾、戊寅百濟使與高麗使俱至、
十七年夏五月、百濟王武寧卒、
十八年春正月、百濟王明立、
二十一年夏六月甲午、遣近江毛野帥兵六萬伐新羅、
為任那復南加羅喙己呑、會筑紫國造磐井潛蓄異圖、
經歲未發、新羅聞毛野來討、密賂磐井防遏毛野、於是
磐井據火豐二國、不脩貢職、扼截海路、誘致高麗百濟
新羅任那貢船、揚言曰、毛野本我等夷、今柰何受其驅
使、毛野不能進、帝詔羣臣曰、孰能伐磐井者、皆曰、莫若
麤鹿火、帝然之、秋八月辛卯朔、詔麤鹿火伐磐井、親操
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甲子、大將軍物部麤鹿火與磐井
戰於筑紫御井郡、破斬之、
二十三年春三月、百濟王謂下哆唎國守穗積押山曰、
朝貢使者恒避島崎、困於風波、請以加羅多沙津為臣
朝貢津路、押山為之奏請、乃遣物部伊勢等賜之百濟、
加羅王謂敕使曰、此津自置官家以來、為臣朝貢津路、
安得輒賜鄰國、敕使乃還大島別遣錄史賜津百濟、由
是加羅大怨、遂黨新羅、娶其女、已而二國生隙、加羅遂

攻新羅八城拔之、是月遣近江毛野於安羅、諭新羅還
南加羅喙己呑於任那、百濟遣將軍尹貴等於安羅聽
詔敕、新羅懼不敢遣大臣、使夫智奈麻禮等赴安羅、安
羅新起高堂、引敕使國主隨後上階、百濟使者在堂下、
意恨之、夏四月戊子、任那王己能末多來朝、因大伴金
村奏曰、海表諸蕃、自胎中天皇置內官家、各守其土、今
新羅違命、屢越境來侵、天皇幸救臣國、乃遣使送任那
王、并詔毛野和解諸蕃、於是毛野次熊川、召新羅百濟
二王、二王不來、皆遣使、毛野大怒、責曰、以小事大、天之
道也、汝主何不自來受敕、二國使者懼而還報新羅乃

更遣其上臣伊叱夫禮帥三千人赴之、毛野望見其衆、避之任那已叱已利城、伊叱夫禮次多多羅原、不敢還、累請受敕、不許、部下乏糧、有出乞食者、毛野傔人匿人家伺其過戟手毆之、乞食者曰、待詔三月、猶不得聽、無乃欲殺我上臣與、卽還告伊叱夫禮、鈔掠而去、

二十四年秋九月、任那使奏曰、毛野造舍宅於久斯牟羅、淹留二歲、不恤政事、日本人與任那人屢以兒息爭訟、毛野不能決、設誓湯曰、直者不爛、乃投之熱湯、爛死者衆、又殺吉備韓子那多利斯布利、本書註曰、日本人娶蕃女生兒爲韓子、徒苦人民、不得和解、帝乃遣使召之、毛野不奉詔、使

人奏曰、臣功未成、何敢虛歸、請待事濟入朝謝罪、已而懼調吉士先還奏己罪、使之守伊斯枳牟羅城、任那王知其徒事細務、不識大體、勸之還、不聽、乃遣使新羅百濟乞兵、二國兵至、毛野與百濟戰死傷者衆、二國兵遂進圍城、罵任那王曰、出毛野、毛野嬰城固守、二國兵築城便地、拔五城而還、冬十月、調吉士至自任那奏言、毛野爲人傲狠、不識治體、擾亂加羅、迄無成功、帝遣使召毛野、毛野至對馬、適病死、

宣化天皇二年冬十月壬辰、帝以新羅寇任那、詔大連大伴金村、遣子磐及狹手彥救之、磐留筑紫、亂其國政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鎭任那、且救百濟、

欽明天皇元年秋八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朝貢、九月己卯、帝問羣臣曰、朕欲伐新羅、用兵幾人、大連物部尾輿曰、此非寡兵之所能辨也、先帝六年、百濟遣使表請任那四縣、金村輒許之、繇此新羅怨望積年、不易輕伐、金村大愧、稱病不朝、帝優詔起之、

二年夏四月、安羅加羅多羅使者與任那日本府吉備臣往百濟聽詔書、百濟王謂任那旱岐等曰、天皇之詔、在興復任那、何策能濟、旱岐對曰、嚮屢與新羅議、新羅不報、宜遣使奏之天皇、至於興復任那、唯命是從、然任

那境接新羅、恐取禍如卓淳等、百濟王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時、安羅加羅卓淳旱岐始遣使通好、結爲兄弟、而今陷新羅詐謀、使天皇忿怒、而任那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欲必復任那、今速奉詔、召新羅問其從否、奏之天皇、若新羅乘隙侵任那、吾將往援、不足憂也、如喙已呑居加羅新羅之際、連歲被兵、任那莫能救援、由此竟亡、南加羅狹小、不能自立、卓淳上下攜貳、內應新羅、皆不得不亡、三國之敗、良有以也、昔新羅乞援高麗、攻任那百濟、猶不能克、安能獨滅任那乎、今寡人與汝戮力、倚賴天朝、任那可復也、衆大悅而還、秋七月

百濟聞安羅日本府通謀新羅、遣使名新羅任那執事、謀復任那、以安羅日本府河内直通謀新羅、責讓之、謂任那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與故旱岐等、始約和親、共事天皇、捍禦強敵、是後勤脩鄰好、恩踰骨肉、奈何輕信浮言、不繼先志、吾聞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以成勲業、故今追思先世之好、奉天皇之詔、將取新羅所奪南加羅喙已呑地、還之任那、永為父兄、恆朝日本、此寡人之所寤寐不能忘也、新羅甘言誑誘天下所知、汝等妄信墮人計中、恐取禍敗、今從我奉敕、以復任那、何患不成、又誡任那日本府、勿信新羅甘言、八月百濟遣

使奏韓任那之政、

四年秋九月、百濟遣使獻扶南財物及奴二口、冬十一月甲午、遣津守連詔百濟曰、爾屢上表、陳復任那之意十餘年而未成、夫任那爾國棟梁、不有棟梁、何成屋宇、爾須早復任那、任那復則河内直自當罷退、爾國郡令城主在任那者、宜附日本府、百濟問之羣臣、皆曰、我郡令城主安得去任那、任那之事、宜從聖敕、十二月百濟王再問計羣臣、皆曰、河内直猶在安羅、任那恐不易復、宜表請還之本處、百濟王曰、善、乃遣使名任那執事及日本府執事、不至、

五年春正月、百濟再召任那執事及日本府執事、皆不至、而遣微者、百濟不得議任那之事、二月百濟遣使謂日本府及任那旱岐曰、汝等不至、不得議任那之事、吾將遣使奏之天皇、汝等亦遣使聽詔、又讓河内直無狀曰、任那日微職、汝之由、吾將奏請還汝本處、三月百濟遣使具奏事情、冬十月使者罷歸、十一月百濟遣使名日本府臣任那執事、日本吉備臣安羅下旱岐等赴百濟、百濟王示詔書曰、新羅無道、食言違信、不可不討、吾聞新羅安羅之境有大江、吾欲築六城於其地、請兵三千於天皇、每城守以五百、擾敵不得耕、久禮山五城必

降、卓淳亦可得而復矣、其策一也、敵國強大、我國微弱、若不置郡領城主於南韓、不可以禦敵、其策二也、吉備臣河内直等在任那、任那不可得復、請遷之本邑、其策三也、請與汝等奏之天皇、衆從之、

六年春三月、遣膳巴提便於百濟、夏五月、百濟遣使上表、秋九月、百濟獻佛像、冬十一月、巴提便宿海濱、夜失小兒、適大雪、明日巴提便尋虎蹤入山中、虎張口而進、巴提便執其舌、挺刀刺殺之、剝皮而還、

七年春正月丙午、百濟使者罷歸、賜以良馬七十匹、船一十隻、夏六月癸未、百濟朝貢、是歲高麗大亂、

八年夏四月、百濟遣使乞援、

九年春正月乙未、百濟使者請還、詔曰、援兵尋當發遣、報汝王、夏四月甲子、百濟遣使奏曰、竊高麗攻馬津城虜曰、安羅國及日本府實勸我出兵、臣欲驗其虛實、名之未至、請暫停援兵待臣報、詔曰、日本府安羅不救鄰難、朕之所疾也、至通謀高麗、未必足信、王勿疑懼、朕當送若干人充安羅空地、六月壬戌、遣使百濟曰、朕聞汝國爲高麗所困、宜與任那俱拒之、冬十月、遣三百七十人於百濟、助築城於得爾辛、

十一年春二月庚寅、遣使詔百濟曰、聞奈率馬武王之股肱、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宜以馬武爲大使朝貢、又詔曰、朕聞北敵強暴、故賜矢三十具、夏四月庚辰朔、百濟附中國使獻高麗奴六口、乙未、遣使獻高麗生虜十口、

十二年春三月、以麥種一千斛賜百濟王、是歲百濟帥新羅任那兵伐高麗、拔漢城、進攻平壤、復其故地、

十三年夏五月乙亥、百濟加羅安羅遣使奏曰、高麗與新羅和、謀滅臣國及任那、伏乞援兵多少惟命、冬十月、百濟獻佛像佛經、是歲百濟棄漢城平壤、新羅徙居漢城、

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遣內臣於百濟、賜良馬二匹、船二隻、弓箭各五十、曰、援兵隨請遣之、秋八月丁酉、百濟遣使上表曰、臣聞新羅與高麗謀曰、百濟任那屢詣日本、是必乞兵也、宜先援兵未發、攻取安羅、斷日本路、臣聞之危懼、願速發兵來救、又的臣奉敕來鎭臣蕃、勤脩庶務、諸蕃悅服、不幸而亡、願遣人來鎭臣國、甚乏兵器、願賜以弓馬、冬十月己酉、百濟王子餘昌悉帥國中兵赴高麗、築百合野塞、高麗兵夜至、鼓聲震天、餘昌大驚、遲明望之、旌旗綿亘、乃進戰、百濟人以鉾刺高麗驍兵、揭其頭示衆、歡呼如雷、高麗潰走、保東聖山、

十五年春正月丙申、百濟遣使請援兵之數、乃許遣援兵一千、馬一百匹、船四十隻、二月又乞援、夏五月戊子、遣內臣帥舟師援百濟、冬十二月、內臣攻新羅函山城、發火箭火之、城乃陷、百濟遣使獻捷、且請益援兵、餘昌謀攻新羅、父老諫止之、餘昌曰、卿等老怯、我事大國、何懼之有、遂赴新羅、築久陀牟羅塞、百濟王憂餘昌久勞行陣、自往慰勞、新羅諜知悉發國中兵、遮擊大破之、殺百濟王、進圍餘昌、士卒惶駭、筑紫國造射新羅驍騎、洞其鞍甍之、乘勢雨射、餘昌等乃得潰圍逃還、呼國造曰鞍橋君、新羅將士知百濟窘窮、欲悉滅之、一將曰、不可、

日本天皇以任那事、屢責吾國、若滅百濟官家、必招後患、乃止、

十六年春二月、百濟王子餘昌遣弟惠奏變、帝聞而傷悼、遣許勢臣慰問曰、卿欲還乎、欲留乎、惠曰、憑仗天威、報雪讎恥、臣之願也、去留惟命、蘇我稻目問曰、國王一旦嬰禍、何咎致之、今復何術能鎮定國家、惠曰、臣實不知、國家大計、稻目曰、昔者天皇大泊瀨之世、汝國為高麗所攻、危如累卵、天皇命神祇伯、受策神祇、神誨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國、國必定矣、於是請神往救、果如神誨、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時、草創國家者也、

頃聞汝國輟而不祀、今若悛悔前過、修理神宮、以祭之、國必興矣、汝慎勿忘、

十七年春正月、惠請還、因多賜兵仗良馬、遣阿倍臣、佐伯連、播磨直、帥筑紫舟師、護送、別遣筑紫火君帥一千人、送至彌氐津、扼守津要、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朔、百濟王餘昌立、

二十一年秋九月、新羅遣使貢獻、饗賜過常、使者大喜、

二十二年新羅朝貢、司賓遇之甚薄、使者忿怨、是歲新羅使復來、掌客列之百濟下、使者怒不入館舍而還、至穴門、方脩治穴門館、使者問故、匠人詐曰、朝廷將遣使問西方無禮、使者還報、新羅城阿羅波斯山、以備中國、

二十三年春正月、新羅攻滅任那官家、（本書註曰、加羅安羅斯二岐多羅卒麻古佐子他散半下乞飡稔禮凡十國、總謂之任那、）夏六月、詔聲新羅罪、秋七月乙巳朔、新羅朝貢使者留而不還、是月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副將河邊瓊缶、問新羅滅任那之狀、新羅出兵拒之、男麻呂擊破之、旋師入百濟營、令曰、勝不忘敗、古之善教也、勿忘警備、瓊缶獨進、轉鬪所向皆捷、新羅舉白旗迎降、瓊缶不曉兵、亦舉白旗而進、新羅將悉銳來擊、前鋒不利、倭國造手彥棄軍遁逃、新羅一將盤戟追至城溝、手彥躍馬踰溝、乃得免、瓊缶引兵急退、衆潰亂、

遂被擒、調伊企儺亦被擒不屈、新羅將逼之脫褌、命背中國呼曰、日本將噬我臗脽、乃呼曰、新羅王啗我臗脽、遂遇害、子舅子亦抱父而死、見者痛惜、秋八月、遣大將軍大伴狹手彥、帥兵數萬、伐高麗、狹手彥用百濟計、擊破高麗、高麗王踰墻而逃、狹手彥盡獲其寶貨而還、冬十一月、新羅朝貢使者留而不還、

二十六年夏五月、高麗人投化、安置山背國、

三十一年夏四月、高麗使人漂至越國、遣使迎之、

三十二年春三月壬子、遣坂田耳子於新羅、問滅任那之狀、夏四月丙辰、帝不豫、召皇太子曰、汝伐新羅、復任

那、是月帝崩、秋八月丙子朔、新羅遣使弔喪、

敏達天皇元年夏五月壬寅、帝問高麗人何在、大臣曰、在相樂館、帝愀然曰、其名嘗奏聞於先帝矣、乃遣人撿錄調物、送之京師、丙辰帝以高麗表文示諸史、表文書之烏羽、諸史不能讀、有王辰爾者、蒸以飯甑、以帛印之、字體瞭然、帝大嗟賞辰爾之先辰孫百濟人、仁德帝時、應徵入朝者也、(辰爾之先以下續日本紀)六月高麗大使謂副使曰、汝等違吾議、妄分國調與微者、過矣、國王聞之必誅汝等、副使大懼、遂殺大使滅口、領客推問副使、紿曰、天皇賜妻大使、大使不受無禮甚矣、臣謹行誅、有司以禮收

葬、

二年夏五月戊辰、高麗使人復至越海、廷議怪其屢失路、放還、令吉備人海部難波送之、秋七月、難波與高麗使議、以己舟人乘高麗船、取高麗二人以爲質、已而難波懼風濤、投高麗人於海而還、詐奏曰、巨魚遮船不能進而還、帝知其詐、不許還國、

三年秋七月戊寅、高麗遣使奏曰、送使之船、至今未到、謹遣使請問、帝乃讓難波抵罪、冬十一月、新羅朝貢、

四年春二月乙丑、百濟貢獻過常、帝詔皇子及大臣曰、勿懈任那之事、夏四月乙酉朔、遣使於新羅任那百濟、六月新羅朝貢過常、

六年夏五月丁丑、遣大別王於百濟、冬十一月庚午朔、百濟王因大別王獻佛經僧尼、

八年冬十月、新羅朝貢、幷送佛像、

九年夏六月、新羅朝貢、却之、

十一年冬十月、新羅朝貢、又却之、

十二年秋七月丁酉朔、詔曰、先帝之世、新羅滅內官家之國、先帝謀復任那、不果而崩、朕將繼其志、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日羅、今在百濟、其人賢而勇、朕欲與之謀、乃遣紀國造押勝及海部羽島於百濟、召日羅、

冬十月、押勝等還奏曰、百濟愛日羅才、不肯奉詔、是歲復遣羽島召之、羽島先潛見日羅、日羅曰、不示威嚴、彼不敢許、押勝乃見國主宣敕、聲色俱厲、國主畏怖不敢違、令恩率德爾余怒哥奴知參官柂師德率次干德等、護送、帝遣人迎之、供給甚厚、又遣阿部目等就問政事、日羅對曰、天皇欲治天下、要須撫養黎民、何遽興兵、願令羣臣協心圖治、上下饒富、無所闕乏、如此者三年、足食足兵、民心感戴、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船舶、每津列置、示之蕃客、令其恐懼、乃擇使人赴百濟、召其國王、國王不來、召其貴戚、彼稍服從、可以問罪矣、又奏曰、百濟必

詐請曰、願遣三百船詣筑紫、陛下宜陽許之、彼欲新闢
地、必先載婦人小兒而至、請於此時伏兵壹岐對馬、悉
殺之、勿墮其計、又從而築壘險要、以備之、恩率參官尋
罷歸、獨留德爾等密語曰、度吾過筑紫、潛殺日羅、吾白
國王厚賞之、德爾許諾、欲殺日羅、日羅身有光如火、懼
而不發、十二月晦、見日羅失光、遂殺之、日羅乍蘇曰、此
我奴所為、非新羅也、言畢而死、乃捕德爾等推問、皆服、
賜日羅妻子殺之、已而恩率船遭風漂沒、惟參官船僅
而得還、

十三年春二月庚子、遣使新羅、遂之任那、

十四年春三月、帝謀復任那、以坂田耳子王為使、帝適
患瘡不果、詔橘豐日皇子曰、必奉先帝敕、興復任那、是
秋帝崩、

用明天皇二年夏六月、百濟朝貢、

崇峻天皇元年、百濟朝貢、獻佛舍利、

四年秋八月庚戌朔、帝詔群臣曰、朕欲興復任那、如何、
群臣贊成之、冬十二月壬午、以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
狹臣、大伴嚙、葛城烏奈良為大將軍、帥兵二萬餘出居
筑紫、遣吉士金於新羅、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問任那事、

五年冬十一月、帝暴崩、丁未、遣驛使於筑紫將軍曰、勿
以內亂怠外事、

推古天皇三年秋七月、將軍等至自筑紫、

五年夏四月丁丑朔、百濟王遣子阿佐朝貢、冬十二月
甲子、遣吉士磐金於新羅、

六年夏四月、磐金至自新羅、獻鵲二隻、秋八月己亥朔、
新羅貢孔雀、

七年秋九月癸亥朔、百濟貢駱駝驢羊白雉、

八年春二月、新羅任那相攻、帝欲救任那、以境部臣為
大將軍、穗積臣為副將軍、帥兵一萬餘伐新羅、拔五城、
新羅舉白旛而降、割六城獻之、無將議曰、新羅雖服、不

必窮討、遣使奏捷、帝乃遣使於新羅任那、檢校事狀、新
羅任那遣使貢獻、奏曰、天有神、地有皇、孰不畏二神、自
今以後、每歲必朝、不復相攻、乃召還諸將、新羅又侵任
那、

九年春三月戊子、遣大伴嚙於高麗、坂本糠手於百濟、
急救任那、秋九月戊子、新羅諜者至對馬、捕而流之上
野、冬十一月甲申、議伐新羅、

十年春二月己酉朔、來目皇子為將軍、帥二萬五千人
伐新羅、夏四月戊申朔、來目皇子至筑紫、屯島郡、聚船
運糧、六月己酉、大伴嚙等還自百濟、冬十月百濟僧觀

勅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書、

十一年春二月丙子、來目皇子薨於筑紫、帝聞而悼惜、夏四月壬申朔、以當麻皇子爲將軍伐新羅、秋七月丙午至播磨、喪其妃、乃引還、遂罷兵、

十三年夏四月、高麗聞帝造佛像、貢黃金三百兩、

十六年、新羅人多歸化、

十七年夏四月庚子、筑紫太宰奏言、百濟僧道欣等一十人、及男子七十五人、至肥後葦北津、帝遣難波德摩呂等問之、對曰、受命國王使吳、吳有亂不得入而還、忽遭風漂著此地耳、五月壬午、帝遣德摩呂等送還之、比至對馬、道欣請留、乃置之元興寺、

十八年春三月、高麗王貢僧曇徵法定、曇徵通五經、善造紙墨碾磑、是秋新羅任那朝貢、冬十月召之京師、賜宴、

十九年秋八月、新羅任那朝貢、

二十年、百濟人歸化、一人有病、全身斑白、見者惡之、欲放之海島、其人曰、公等惡我、則牛馬斑白者亦不可畜邪、吾有巧思、何不留用、乃試之、果絕巧、人呼曰路子工、一人名味摩之、自云學於吳、善舞技、乃安置櫻井、令少年就學、

二十三年秋七月、百濟使從遣唐使而來、

二十四年秋七月、新羅貢佛像、

二十六年秋八月癸酉朔、高麗朝貢、奏曰、隋主楊廣興三十萬衆來攻、我軍拒破之、因獻俘虜二人、及鼓吹弩等十品、駱駝一匹、〇[據隋書、隋攻高麗、在帝二十年、二十一年、蓋是歲追獻捷也、]

二十九年、新羅朝貢、上表文、新羅上表始于此、

三十一年秋七月、新羅貢佛像佛器、是歲新羅攻任那降之、帝將討新羅、問之羣臣、田中臣曰、請先遣使偵探、然後討之未晚也、中臣國曰、任那本我內官家、今爲新羅所取、請發兵復之、以付百濟、田中臣曰、不然、百濟反覆之國、凡其所請皆詐也、奈何授之土地、議不決而止、

乃遣吉士磐金於新羅、吉士倉下於任那、驗問、新羅王遣八大夫、啓國事於磐金、任那事於倉下、約曰、任那雖小、天皇附庸、新羅何敢有之、請復內官家、乃遣使從磐金、任那使從倉下、貢兩國調、磐金等候風未發、會帝以大德境部雄麻呂、小德中臣國爲大將軍、小德河邊禰受等爲副將軍、討新羅、舟師數萬、蔽海而進、兩國使人望見駭愕逃還、更使人貢任那調、雄麻呂等進至任那、新羅大懼乞降、諸將表聞帝、許之、冬十一月、磐金等至自新羅、大臣蘇我馬子問其狀、磐金曰、兩國使者將發

會船師大至彼懼而不來馬子悔遣諸將初磐金至新羅新羅出一船迎之磐金曰任那何不來迎新羅卽爲任那加一船新羅用迎船二艘始於此

三十三年春正月戊寅高麗貢僧惠灌

舒明天皇二年春三月丙寅朔高麗百濟朝貢秋八月庚子饗二國使於朝

三年春三月庚申朔百濟王送子豐爲質

七年夏六月甲戌百濟朝貢

十年百濟新羅任那並朝貢

十一年秋九月新羅遣使送遣唐學僧惠隱等冬十一

月庚子朔饗新羅使於朝給冠位一級

十二年冬十月新羅百濟朝貢遣唐學生高向玄理等從新羅使而還

皇極天皇元年春正月百濟遣使弔喪二月壬辰高麗朝貢時高麗百濟皆亂戊辰饗二國使者遣津守大海於高麗國勝水雞於百濟草壁眞跡於新羅坂本長兄於任那且名百濟王子翹岐居安曇山背連家三月辛酉新羅遣使賀騰極且弔國喪夏四月癸巳翹岐廷見五月庚午百濟調使從水雞而來

二年夏六月辛卯高麗朝貢辛丑百濟朝貢秋七月辛亥遣使難波責百濟調貢違例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秋七月丙子高麗百濟新羅朝貢百濟使兼領任那使帝遣巨勢德太臣詔百濟使曰我遠皇祖以百濟爲內官家以任那屬百濟遣使觀察國界任那土宜朕所諳知爾後具錄土宜進之是歲唐主李世民自將擊高麗（是歲以下唐書）

二年春二月戊辰三韓任那朝貢秋九月遣小德高向玄理於新羅求質罷任那之調

三年春正月壬寅高麗新羅朝貢是歲新羅遣上臣金春秋等護送玄理獻孔雀鸚鵡因以春秋爲質春秋美

姿顏善談笑

白雉元年夏四月新羅朝貢

二年夏六月百濟新羅朝貢新羅使著唐國服朝廷惡其擅更制責而却之大臣巨勢德太臣奏曰今不伐新羅後必有悔伐之不必勞力自難波至筑紫多具船艦盛張聲勢名新羅問罪彼必服矣不聽

三年夏四月新羅百濟朝貢

四年夏六月百濟新羅朝貢

五年新羅王勝曼卒金春秋立（五年以下東國通鑑）

齊明天皇元年三韓朝貢新羅以級飡彌武爲質是歲

百濟高麗鞢鞨取新羅北境三十城新羅訴之唐（是歲已下唐書）

二年三韓朝貢饗之飛鳥岡本

三年遣使新羅曰送僧智達等於唐新羅不奉詔智達等還自新羅

四年遣小花下阿曇頰垂於百濟攻新羅百濟王義慈初有孝友之聲稱海東曾子後稍荒淫夫人妓妾擅弄國柄誅殺賢良（百濟王已下本書註引僧道顯日本世記參取東國通鑑）

六年春正月壬寅朔高麗朝貢秋七月唐將蘇定方滅百濟（蘇定方據本書註及唐書）令劉仁願守之（唐書）九月癸卯百濟遣

使奏變曰今年七月新羅導唐人傾覆本國君臣被俘略無遺類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起義兵據任射岐山達率餘自信亦據久麻怒利城收聚散卒軍無關具衆皆執棓擊新羅破之奪其兵器軍聲大震唐人不敢進福信等遂鳩集國人共保王城國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信社稷再興二人之力也冬十月福信遣使獻唐俘一百餘人乞援且請迎王子豐璋[illegible]詔曰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絕著自恆典百濟以本國喪亂靡依靡告枕戈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啓志有難奪宜分命將軍百道俱前雲會雷動俱集沙喙翦其鯨鯢紓彼倒懸

十二月庚寅帝幸難波宮將幸筑紫救百濟救駿河造船船成輓至續麻郊舳艫夜自相反人以爲不祥

七年春正月壬寅帝帥舟師而西庚戌至伊豫熟田津三月庚申轉至娜大津御磐瀨行宮夏四月福信遣使請迎王子糺解五月癸卯帝遷朝倉橘廣庭宮秋七月丁巳帝崩於朝倉宮皇太子奉喪遷磐瀨宮聽軍政八月遣前將軍阿曇比邏夫河邊百枝後將軍阿部比羅夫物部熊守太石等救百濟九月皇太子以織冠授百濟王子豐妻以多蔣敷妹令大山下狹井檳榔小山下朴市田來津帥衆五千送還豐幷送豐叔父忠勝（忠勝據本

書註）是秋唐將蘇定方契苾加力等攻高麗冬十二月高麗奏言唐軍與突厥兵水陸二道至臣城下會浿江冰合雲車齊進鼓鉦震天我兵奮擊奪其二壘唐兵力竭不復能振

天智天皇壬戌歲春正月丁巳賜佐平福信矢十萬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三月癸巳賜百濟王子豐布三百端是月唐及新羅攻高麗高麗請救乃遣兵守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羅不得襄其西壘唐將蘇定方引還（唐將已下唐書）夏五月比邏夫等帥戰艦一百七十艘送豐至百濟立以

為王授金策於福信撫其背褒奬君臣流涕乃保州柔城西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西部以下唐書）六月丙戌百濟朝貢冬十二月丙戌朔百濟王豐及福信等議曰州柔近地無田土又磽确非農桑之地久居此城民心饑困不如還於避城避城西北帶氷東南阻深澤巨堰繚以田畝實三韓之膏腴雖曰卑溼宜遷居焉朴市田來津進曰避城逼近敵地敵一夜而至變起倉卒悔無及矣今敵之所以不輕進者以州柔嶮隘易守難攻也若棄險而就卑地何以有國且飢與亡孰重請熟慮焉豐不聽遂徙避城是歲繕兵甲具船糧謀救百濟

癸亥歲春二月丙戌百濟朝貢唐將劉仁軌發新羅兵救仁願百濟兵戰於熊津不利（唐將已下唐書）新羅火百濟南畔四州幷取安德等要地於是百濟不能守避城復還州柔果如田來津所測福信獻唐俘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稚子間人大蓋巨勢譯語三輪根麻呂後將軍阿部比羅夫大宅鎌柄帥二萬七千人伐新羅夏六月取新羅二城時福信頗專恣（時已下據唐書）豐疑其有異圖執之貫掌以革問羣臣曰福信可殺乎達率德執得讒曰惡逆人不可赦福信怒唾其面罵曰腐狗癡奴豐遂殺之秋八月甲午新羅以百濟殺其良將謀直取州柔豐聞中國援兵將至欲自往迎未發戊戌新羅進圍州柔劉仁軌帥戰艦百餘艘陣白村江（劉仁軌唐書）戊申中國援兵與唐軍戰不利而退己酉中國諸將帥死士擣唐陣唐人從左右圍擊官軍不利墮溺者衆舳艫不得迴旋朴市田來津大怒殺數十人而死豐乘船走高麗九月丁巳州柔降唐百濟亡矣國民多走氐禮城屬官軍甲戌官軍以佐平餘自信及國民還

甲子歲春三月置百濟人善光王等於難波冬十月高麗大臣蓋金死臨終謂子男生男建男產曰汝等和如水魚勿爭爵位若違吾言必取笑鄰國矣（男建男產據唐書）

乙丑歲春二月帝念百濟鬼室福信之功授鬼室集斯小錦下置百濟民男女四百餘人於近江神前郡

丙寅歲冬十月己未高麗朝貢

元年夏四月庚申百濟朝貢（按唐書白豐走不知所在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據此則遣使者蓋忠勝也）秋七月高麗朝貢九月癸巳新羅朝貢是月賜新羅王及上臣于庾信船各一隻冬十月先是高麗莫離支男生出城巡國弟男建男產拒而不納男生走唐乞兵至是唐將李勣滅高麗十一月辛巳朔賜新羅王絹五十疋綿五百斤韋一百枚乙酉遣使新羅

二年秋九月丁亥、新羅朝貢、是歲、遷百濟餘自信鬼室集斯等男女七百餘人於近江蒲生郡、

三年秋九月辛未朔、遣阿曇頰垂於新羅、

四年春正月丁未、高麗朝貢、先是新羅私封高安勝爲高麗王、（先是已下東國通鑑）是月授百濟餘自信以下五十餘人位有差、二月庚寅、百濟朝貢、夏六月己巳、處分百濟三部使人所請軍事、庚申、百濟朝貢、是月新羅朝貢、別獻水牛山雞、冬十月庚午、新羅朝貢、是後數朝之間、三韓朝貢不絕、

元明天皇和銅二年夏五月乙亥、新羅朝貢、壬午、賜宴朝堂、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引使人於辨官廳內、語曰、新羅國朝貢既久、然未曾與執政大臣談話、而今日披晤者、欲結二國之好、成往來之親也、使人避席拜謝、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夏五月辛卯、徙駿河甲斐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下野七國高麗人千七百九十九人於武藏、置高麗郡、

養老元年冬十一月甲辰、高麗百濟士卒遭亂投化者、皆給復終身、

聖武天皇七年春二月癸卯、新羅朝貢、時新羅私改國號、曰王城、詔却之、

八年春二月戊寅、遣從五位下阿部繼麻呂於新羅、

九年春二月己未、遣新羅使還、奏新羅違禮不受使命、於是召五位以上及六位以下官人、議之、諸司或請發兵征之、三月壬寅、遣使新羅詰問、夏四月乙巳、遣使奉幣諸社、告新羅無禮、

十年春正月乙未、太宰府奏新羅使一百四十七人來朝、夏六月辛酉、遣使太宰府、饗新羅使放還、

十二年夏四月戊午、遣使新羅、

十四年春二月戊寅、新羅朝貢、庚辰、饗之太宰府放還、

十五年春三月乙巳、新羅朝貢違禮、却之、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春正月癸卯、遣使新羅、閏三月己巳、新羅王子金泰廉朝貢、乙亥、遣使諸陵告之、夏六月壬辰、詔褒新羅王改悔前過、又詔自今以後國王親來、宜以辭奏、如遣餘人入朝、必須賫表文、

五年春二月辛巳、以從五位下小野田守爲遣新羅使、及往新羅、無禮、田守不宣朝命而還、

天平寶字二年秋八月癸亥、遷新羅歸化男女僧尼七十餘人於武藏、置新羅郡、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夏五月壬子、令太宰造行軍式、將伐新羅、秋八月己亥、遣太宰帥船親王於香椎廟告伐

新羅、九月丁卯、敕太宰府、頃年新羅歸化、舳艫不絶、規
避賦役之苦、遠弃墳墓之鄉、言念其意、豈無顧戀、宜再
三引問、願還者給糧放却、壬午、造船五百艘、課北陸山
陰山陽南海諸國、限三年畢功、將伐新羅、
四年秋九月癸卯、新羅朝貢使陸奧按察使藤原朝獦、
問來朝之由、使人金貞卷對曰、臣國久不脩職貢、故國
王令臣貢獻、又無知聖朝風俗言語者、因進學語二人、
朝獦曰、凡執玉帛行朝聘、本以副忠信通禮義也、汝國
既無誠信、又闕禮義、弃本行末、我國所賤、嚮王子泰廉
入朝奏言、每事必遵古迹、其後遣小野田守於汝國、汝

國無禮、故不行使事而還、王子猶無信、如此輕使、豈足
信乎、貞卷曰、田守之來、臣等方爲外官、故不與知、朝獦
諭曰、汝等輕微、不足賓待、宜速還報人、必專對、禮必忠
信、調必仍舊、言必明驗、四者具備、然後來朝、
五年春正月乙未、令美濃武藏二國少年每國二十人、
學新羅語、冬十一月丁酉、藤原朝獦爲東海道節度使、
撿定管內十二國船兵、得船一百五十一隻、兵一萬五
千七百人、水手七千五百二十人、從三位百濟敬福爲
南海道節度使、撿定所管十二國、船一百二十一隻、兵
一萬二千五百人、水手四千九百三十人、正四位吉備
眞備爲西海道節度使、撿定所管八國、船一百二十一
隻、兵一萬二千五百人、水手四千九百三十人、皆免三
年田租、練習兵法、將征新羅、
六年冬十一月丁丑、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庚寅、奉幣
香椎廟、告調習軍旅、將伐新羅、庚子、奉幣及弓矢於天
下神祇、
七年春二月癸亥、新羅朝貢、令左少辨大原今城問曰、
前使金貞卷受朝廷約束、欲朝聘禮、卿等來何如、使人
曰、臣承國王教、貢進常調、本知其佗、乹政官處分、徵使
人入京師、依例饗賜、謂之曰、汝還報汝主、自今以後、非

使王子來朝者、宜使執政大夫來、
八年秋七月甲寅、新羅使至太宰府、言唐使韓朝彩來
云、唐國嚮送日本僧戒融、而達否未審、因命本國問其
消息、乹政官命太宰府、報以戒融既達、太宰府問使人
曰、比來新羅歸化民言、本國發兵以備日本、虛實如何、
對曰、唐國擾亂、海賊橫行、此弊邑之所以發兵備邊也、
光仁天皇寶龜元年春三月丁卯、先是新羅朝貢、遣右
中辨大伴伯麻呂於太宰府、驗問使人、對曰、遣唐大使
藤原清河學生朝衡等、囑本國宿衛王子金隱居致書
鄉親、是以國王差使送其書、因并貢土毛、伯麻呂曰、新

羅貢調其來久矣今何乃改稱土毛使人對曰今日附貢故不稱調至是朝議以其違禮不許入京師令太宰府慰勞放還賜國王物

五年春三月癸卯新羅朝貢改貢朝爲國信詰問不服敕曰新羅稱臣貢調自古而然今妄作新意不率舊章無禮甚矣宜給資糧放還

十年冬十月己巳先是新羅朝貢至是敕太宰府曰諸蕃入朝國有恒典宜反覆撿問若有表文準渤海例寫案進奏癸丑敕太宰府唐客高鶴林等五人及新羅貢調使並許入京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新羅使薩飡金蘭蓀等朝賀辛未獻方物奏曰新羅國王自新羅開國已降仰賴聖朝貢調年久而近歲以來境內寇亂不獲入朝今僅遣使貢調兼賀元正又訪得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隨使進之帝令參議大伴伯麻呂勞慰賜宴朝堂壬申授蘭蓀等位二月庚戌賜新羅王璽書曰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寡薄纂業承基理育蒼生寧隔中外王自遠祖恒守海服上表貢調其來尚矣日者虧違蕃禮積歲不朝雖有輕使而無表奏由是泰廉還日已具約束貞卷來時更加諭告其後累使曾不承行今蘭蓀等猶陳吳泰理須依例從境放還但送三狩事既不輕故修賓禮以答來意王宜察之後使必須賷表函以禮進退今敕筑紫府對馬等戍不將表文者莫令入境宜察知之春景韶和想王佳也今因還使附答信物書指不多及

桓武天皇延曆十八年夏四月庚寅正六位下大伴峯麻呂爲遣新羅使五月壬申停遣新羅使

嵯峨天皇弘仁四年新羅一百十人乘船五艘至肥前小近島島民射殺九人虜其餘（嵯峨天皇已下日本紀略）

五年夏五月乙卯詔曰新羅王子來朝若有朝獻之志準渤海之例徒欲脩鄰好不用答禮給糧却還（日本紀略）

十一年春先是遷新羅投化民七百人於遠江駿河至是叛焚刼民舍盜伊豆倉穀乘船而去相模武藏兵追捕獲之（日本紀略）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春二月癸未新羅人至太宰府緣海民射傷之太政官譴責府司其傷者給醫藥放還

八年春二月先是新羅人張保皐（保皐據唐書日本書作寶高）○遣使獻方物至是敕太宰府却之保皐新羅名將也（名將據樊川集）

九年秋八月太宰大貳藤原衞奏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自聖武帝時不遵舊制常懷奸心苞茅不貢託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若有不虞何以禦之望

請新羅人一切禁斷、不許入境、許之、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終

國史紀事本末　卷八　三十九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通使隋唐

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庚戌、遣大禮小野妹子聘隋國、鞍作福利爲通事、贈隋主楊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贈隋主以下、善鄰國寶記、隋書、）隋人呼妹子曰蘇因高、

十六年夏四月、妹子還自隋、隋主遣其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從而來、帝遣難波雄成召之、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上、六月丙辰、世清至難波、以船三十艘迎之、中臣

麻呂、大河内糠手等爲掌客、妹子奏曰、臣之還、隋主授臣以書、臣船經百濟、百濟遏臣奪書、羣臣奏曰、彼辱使命、請流之、帝特赦宥之、秋八月癸卯、隋使入京、師遣飾騎七十五匹迎之、壬子、隋使造闕獻國書信物、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内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別、丙辰、饗世清於朝、帝問皇太子曰、書辭如何、太子曰、賜諸侯書式也、然曰皇、曰帝、其義一矣、彼書用皇字、宜答書以報也、帝從之、（帝問以下、聖德太子傳曆、）九月辛未、世清還、帝再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鞍作福利爲通事、送之、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新漢大國、學僧新漢旻、（本書作日文、今據舒明記訂之、）南淵清安、志賀惠隱等從之、太子親草答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乎那利、即雄成、）謹白、不具、

十七年秋九月、小野妹子等還自隋、福利留而不還、

二十二年夏六月己卯、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聘於

隋、

二十三年秋七月、御田鍬等還自隋、隋主楊廣荒淫奢侈、國中大亂、不暇報聘也、（隋主已下、隋書）

二十六年、隋臣李淵受禪於隋、國號唐、（唐書）

三十一年秋七月、學僧惠齊、惠光、醫惠日、福因等從新羅使還自唐、奏曰、唐禮儀之國也、宜常相聘問、學生在唐者、皆已成器、願召還之、

舒明天皇二年秋八月丁酉、遣大仁犬上御田鍬、大仁藥師惠日聘於唐、○（續日本紀曰、醫惠日還自唐、號藥師、遂以爲姓、）

四年秋八月、唐主李世民使新州刺史高表仁、送御田

鍬新州刺史據唐書學僧靈雲僧旻等從而還、冬十月甲寅、唐使至難波、遣大伴馬養、以船三十二艘迎之、旗幟鮮麗、表仁悅曰、禮何厚也、卽日給神酒○是後外國使者來、必賜神酒、見延喜式、

五年春正月甲辰、遣吉士雄麻呂等送高表仁至對馬、

十一年秋九月、學僧惠隱惠雲從新羅使還自唐、

十二年冬十月乙亥、學生高向玄理、學僧清安從新羅使還自唐、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夏五月壬戌、遣使聘於唐、分乘兩船、一船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為大使、小乙上吉士駒為副使、學生巨勢藥、冰老人、學僧道嚴道照等從之、以室

原御田為送使、一船以大山下高田根麻呂為大使、小乙上掃守小麻呂為副使、學僧道福等從之、土師八手為送使、每船各一百二十人、秋七月、根麻呂船至薩摩竹島、遭風漂沒、舉船溺死、門部金等五人執船板漂至竹島、伐竹為筏、赴神島、不食者六日六夜、詔進位給祿、長丹船獨至唐、見唐主李治、贈虎魄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贈虎魄以下唐書○延喜式贈唐品物有瑪瑙十顆唐主大悅、多贈文書寶物、

五年春二月、以小錦下河邊麻呂為遣唐大使、大山下藥師惠日為副使、大乙上書麻呂為判官、大錦上高向玄理為押使、分乘兩船、取道新羅、至唐萊州、唐主延見之、使其臣郭文舉、問中國地理國初神名、玄理尋卒於唐、秋七月、吉士長丹等以百濟新羅使還自唐、帝嘉其多得文書寶物、授少華下位、封二百戶、賜姓吳氏、○本書作西海使吉士長丹、蓋遣唐使、或謂之西海使、

齊明天皇元年秋八月戊戌朔、河邊麻呂等還自唐、

四年夏五月、敕僧知通智達、乘新羅船往唐、學法於唐僧玄奘、

五年秋七月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石布、大山下津守吉祥聘於唐、攜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兩船既發、九月

石布船遇風漂至南海一島、衆皆為島夷所殺、唯東漢長直阿利麻、坂合部稻積等五人、奪夷船逃至唐括州、吉祥船至越州、冬十月、見唐主於東京、唐主先問天皇起居、次慰勞使人、見蝦夷、問其地名種類、兩船以下、本書註伊吉博德書、蝦夷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唐書○蝦夷藏頭髻、見景行紀、箭唐主歎曰、蝦夷何猙獰也、伊吉博德書蝦夷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外、射無不中、唐書贈唐主以弓箭及白鹿皮、本書註難波男人書時唐主欲以明年攻百濟、遂拘留吉祥等、伊吉博德書

六年唐主遣其臣蘇定方滅百濟、本書註日本世記於是始放還中國使人、伊吉博德書

七年津守吉祥等還自唐遣風至耽羅島以島夷九人還初吉祥在唐韓智興傔人東漢足島讒智興等於唐主唐主怒流智興等伊吉博德獨自辯獲免至是智興等不得還已而足島震死人以爲訛讒之報（伊吉博德書）

天智天皇甲子歲夏五月甲子唐百濟鎮將劉仁願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上表獻物冬十月戊寅敕內臣中臣鎌足遣沙門智祥賜物務悰戊寅饗務悰等十二月乙酉務悰等還

乙丑歲秋九月壬辰唐主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來聘冬十一月辛巳饗賜德高等使大友

皇子見之（七字據懷風藻）十二月辛亥賜物德高等發回之以小錦守大石小山坂合部石積等爲送使

丁卯歲冬十一月乙丑唐百濟鎮將劉仁願遣熊津都督府司馬法聰等送石積等於筑紫都督府己巳法聰還以小山下伊吉博德大乙下笠諸石爲送使

二年遣小錦中河內鯨聘於唐

四年春正月辛亥唐百濟鎮將劉仁願使李守眞上表冬十一月唐使郭務悰等二千人來聘以四十七船至比智島相謂曰吾輩人多船衆欻然而進恐防人驚駭射我乃遣僧道久等於對馬告來聘之意對馬國司牒報太宰府府馳驛以聞會帝崩

天皇大友元年春三月己酉遣內小七位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唐使以國喪郭務悰等咸著喪服三舉哀東向稽首壬子上書函信物夏五月壬寅賜甲冑弓矢及絁一千六百七十三匹布二千八百五十二端綿六百六十六斤發回之

天武天皇十二年冬十二月癸未學生土師甥白猪寶然及百濟之役沒唐者猪使子首等從新羅使還自唐

持統天皇四年秋九月丁酉學僧智宗等及筑紫軍丁大伴部博麻從新羅使還自唐冬十月乙丑詔博麻曰

百濟之役汝爲唐所虜其後土師富杼冰老等四人在唐聞唐人密計潛圖還報而資糧不給汝謂之曰吾亦欲還奏奈無衣糧何請賣我身以充衣食富杼等從之得達天朝汝獨淹滯異域於今三十年矣朕嘉汝忠誠乃賜務大肆及絁五匹綿十屯布三十端稻一千束水田四町免三族課役以顯其忠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春正月丁酉以守民部尚書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使左大辨高橋笠間爲大使右兵衛率坂合部大分爲副使夏四月乙卯遣唐使拜朝五月己卯授眞人節刀眞人等尋航海遣風而還

二年夏六月、眞人等聘於唐、會唐主母武氏篡國、更號曰周、國人謂眞人曰、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見使人、儀容果然、武氏宴眞人於麟德殿、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武氏授司膳卿、眞人好學能屬文、爲唐人所稱、武氏宴已下唐書 學僧辨正善談論、工圍棊、臨淄王李隆基善遇之、遂沒於唐、懷風藻

慶雲元年秋七月甲寅朔、眞人還自唐、大分留而不還、冬十月辛酉、眞人等拜朝、十一月丙申、賜眞人大倭田二十町、穀一千斛、以奉使絕域也、

二年秋八月戊午、授眞人從三位、其餘使唐者進位賜物各有差、

四年春三月庚子、遣唐副使巨勢邑治等還自唐、○邑治蓋從粟田眞人往唐、而史不載其事、 夏五月壬子、給邑治等穀及絁綿布鍬、初百濟之役、讚岐人錦部刀良、陸奧人壬生五百足、筑後人許勢部形見、從軍爲唐所虜、沒爲官戸、在唐四十餘年、至是從遣唐使而還、賜衣及鹽穀、勞之、秋八月辛巳、邑治等進位有等、水手給復十年、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秋八月癸亥、以從四位下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從五位下阿部安麻呂爲大使、正六位下藤原馬養爲副使、大判官一人、少判官二人、錄事二人、少錄事二人、從八位上阿部仲麻呂、從八位下吉備眞備、以選爲留學生、九月丙子、罷安麻呂、以從五位下大伴山守爲大使、

養老元年春二月壬申朔、遣唐使祀神祇於蓋山之南、甲午、遣唐使拜朝、三月己酉、賜縣守節刀、縣守尋聘於唐、請從諸儒受經、唐主隆基命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縣守贈大幅布爲贄、請從以下唐書○縣守唐書誤作粟田今訂之 仲麻呂亦贈布唐人李白、白感賞有身著日本裘之句、李白集 冬十一月甲辰、兌遣唐使水手以上傜役、

二年冬十月、縣守還自唐、悉賞物貿書、五字據唐書 坂合部大分從而還、使人略無闕亡、大和國造大和長岡素好刑名之學、從縣守往唐、質問疑義、多所發明、當時言法律者就而質焉、十二月甲戌、縣守進節刀、

三年春正月己亥、遣唐使朝見、皆著唐國所授朝服、

六年夏四月辛卯、唐人王元仲始造飛舟進之、帝嘉賞、授從五位下、

聖武天皇神龜二年冬十一月己丑、中務少丞佐味蟲麻呂、典鑄播磨弟兄並授從五位下、先是弟兄往唐、得柑子而還、蟲麻呂種之結子、因有此授、

天平四年秋八月丁亥以從四位下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〇懷風藻曰天平中詔簡遣唐使當時難其人石上乙麻呂才學穎秀爲衆所推遂拜大使然竟不往不詳何故也從五位下中臣名代爲副使判官四人錄事四人九月甲辰遣使近江丹波播磨備中爲遣唐使造船四艘是後遣唐使常以四船爲度

五年春三月戊午遣唐使拜朝閏月癸巳廣成辭見賜節刀夏四月己亥廣成等四船發難波津聘於唐判官秦朝元僧辨正子唐主以舊好厚贈之判官以下懷風藻

六年冬十月遣唐使四船發唐蘇州會雲霧晦冥風濤大作四船飄蕩廣成船得至越州候風發歸會以下曲江集十一月丁丑廣成著多褹島吉備眞備從而還阿部仲麻呂留於唐易姓名曰朝衡唐主愛其才授左補闕易姓名已下唐書仲麻呂傔人羽栗吉麻呂娶唐人女生子翼攜之而還翼後以文學聞類聚國史

七年春三月丙寅廣成進節刀初廣成在唐易姓曰丹墀子孫遂稱丹墀氏初以下三代實錄辛亥眞備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樂書要錄十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二十隻夏五月庚申帝御北松林觀騎射遣唐使及唐人奏唐

新羅樂壬戌遣唐使獻請益秦大麻呂問答六卷

八年秋七月庚午遣唐副使中臣名代以唐人皇甫東朝等三人波斯國人李密翳還自唐初名代船漂至南海艱難辛楚僅得還唐唐主憫之付書發回初以下曲江集冬十一月戊寅詔授名代從四位下故判官田口養年富紀馬主並贈從五位下蓋與名代同船而死者也皇甫東朝李密翳等授位有差

十一年冬十月丙戌遣唐判官平羣廣成還自唐初廣成船與多治比廣成相失漂著崑崙國賊來圍舟中多被殺掠或中瘴癘死唯廣成等四人僅免得見夷酋給糧安置唐廣州吏聞之報唐主唐主驚嗟命安南都護送致四人唐廣州已下曲江集使者未至唐欽州熟崑崙適至崑崙廣成等潛從之往唐與阿部仲麻呂相見仲麻呂爲請唐主給船糧發回至渤海界適會渤海來聘乃與其使者俱還著出羽於是遣唐四船得還者凡三其一遂不復還云十二月己卯授廣成正四位上水手以上皆授位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秋九月己酉以從四位下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麻呂爲副使判官主典各四人

三年春二月庚午、遣唐使雜色人一百十三人敍位有差、夏四月丙辰、遣使奉幣伊勢大神宮及畿內七道諸社、爲遣唐使祈禱、冬十一月丙戌、以從四位上吉備眞備爲遣唐副使、

四年春三月庚辰、遣唐使拜朝、閏月丙辰、呂遣唐使給節刀、授清河正四位下、古麻呂從四位上、留學生藤原刷雄從五位下、清河等至難波、帝遣高麗福信犒以酒肉、賜御製歌、（清河等已下萬葉集）尋聘於唐、唐主命仲麻呂接伴、清河等既見唐主、唐主賞其儀容、呼中國曰禮儀君子國、令仲麻呂導之、觀府庫及三敎殿、又命圖清河眞備狀貌、（高僧傳要文抄）

五年春正月、唐主受賀於含元殿、以清河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進曰、新羅之朝貢我國久矣、吾不宜班其下、唐將軍吳懷寶乃引新羅使列西畔第二、以清河等爲東畔第一、是歲清河將還、唐主贈詩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是歲以下高僧傳要文抄）仲麻呂請與還、（古今集）唐主因命爲使、（王維集）仲麻呂賦詩曰、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王津、蓬萊鄕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文苑英華）清河等尋發、冬十二月眞備船漂著益久島、

六年春正月丙寅、大伴古麻呂還自唐、唐僧鑒眞等從而歸化、二月丙戌、敕太宰府、天平七年大貳小野老遣高橋牛養於南島、樹標書島名及津泊路程、令漂船知所向、所標今已朽壞、宜再修之、三月丙午、遣使奉唐信物於山科陵、癸丑、太宰府言、遣使候視遣唐第一船報云、第一船揚帆指奄美島、未知著處、第一船卽清河仲麻呂也、夏四月壬申、古麻呂眞備並授正四位下、判官

大伴御笠、巨萬大山、並從五位下、其餘二百二十三人各有差、癸未、遣唐第四船判官布勢人主至薩摩石籬浦、六月丙午、授人主從五位下、初第四船在洋中、船尾失火、會風順而猛、熛炎被艫、衆惶遽不知所爲、柁師川部酒麻呂急轉舵、不避燒爛、遂撲滅之、帝嘉其勞、授十階、補肥前松浦郡員外主帳、

天平寶字元年冬十二月壬子、太政官奏曰、小錦下阪合部宿禰石布功田六町、奉使唐國、漂著賊洲、橫斃可矜、撫功未愜、依令下功合傳其子、

二年春三月丁亥、巨舶二艘名播磨速鳥者、並敍從五

位下加錦冠皆遣唐使所乘也冬十二月小野田守使渤海而還奏唐國變曰唐天寶十二載十一月九日御史大夫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叛僭稱帝國號燕改范陽曰靈武郡其宅爲潛龍宮改元聖武留其子慶緒知范陽軍事自將精兵二十餘萬而南十二月攻陷洛陽僞署百官唐主遣安西節度使哥舒翰將兵三十萬守潼津關大將軍封常清將兵十五萬圍洛陽明年祿山遣僞將軍孫孝哲帥二萬人攻潼津關哥舒翰壞潼津岸斷路而還孝哲鑿山開道進至新豐六月六日唐主避亂劒南七月甲子太子璵即位靈武改元至德己卯

唐主至益州平盧留後事徐歸道遣果毅都尉柳行城縣兼四府經略判官張元澗聘於渤海乞兵曰將以十月擊祿山王須發騎四萬來會渤海疑其有詐拘留不還十二月徐歸道果鴆劉正臣於北平潛通祿山僞幽州節度史思明謀攻唐主安東都護王玄思諜知其計帥精兵六千餘攻破柳城斬歸道自稱權知平盧節度進鎭北平今年四月玄思遣將軍王進義聘渤海且告國事曰天子還西京迎太上皇於蜀居別宮賊殄滅在近故告渤海未信乃留進義遣使驗問事之虛實未可知也因獻唐主贈渤海王書於是敕太宰府曰祿山狂胡若不得志於西安知其不掠海東宜預爲之備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春正月丁酉以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唐未還以正六位上高元度爲迎使授從五位下二月癸丑令元度與渤海使楊承慶俱發且詔渤海王送元度於唐尋至渤海渤海以唐亂未平留遣唐判官內藏全成等遣使送元度等十一人於唐冬十月渤海遣使送還全成等且齎清河上表而至初清河仲麻呂同船發唐遭風漂泊安南（初以下日本紀略）唐人傳仲麻呂溺死李白作詩哭之（李白集）清河仲麻呂還至唐驩州會土人作亂衆船被害清河仲麻呂僅以身免復至長安

唐主以清河爲特進祕書監仲麻呂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仲麻呂官據唐書）清河更名河清

五年秋八月甲子高元度還自唐初元度至唐以亂故不得朝見（七字據日本紀略）唐主使中使謂元度曰特進祕書監藤原河清當從請遣還而賊徒未平道路多難元度宜取南路先歸復命即令中謁者謝時和送至蘇州刺史李岵爲造船一隻長八丈使越州浦陽府折衝沈惟岳送還之十月辛酉遣使安藝造遣唐船四隻元度之還唐主囑曰祿山之亂多失兵器今欲造弓苦之牛角卿異日還國求牛角相贈至是敕東海東山北陸山陰

山陽南海諸國、貢牛角七千八百、癸酉、以右虎賁衞督仲石伴爲遣唐大使、上總守石上宅嗣爲副使、十一月癸未、授高元度從五位上、

六年春正月乙酉、遣參議藤原眞光、餞沈惟岳等於太宰府、三月庚辰朔、遣唐副使石上宅嗣罷、以左虎賁衞督藤原田麻呂代之、夏四月丙寅、遣唐船從安藝至難波江口、膠沙不進、船尾破裂、乃減使人、限兩船、以判官正六位上中臣鷹取爲使、賜節刀、授從五位下、正六位上高麗廣山爲副、五月丁酉、唐人三十八名列狀請曰、大使沈惟岳贓汙已露、不足率下、請以副使紀喬客

司晏子欽代之、太宰府以聞、報曰、大使副使皆彼所命、今不可得易、宜依舊給祿、秋七月、鷹取等將送還惟岳等、阻風不能發、八月乙卯、敕留惟岳等於太宰府、召還鷹取等、

七年春正月庚申、渤海使王新福奏唐變曰、李家太上皇（隆基）少帝（治）並殂、廣平王（迪）攝政、年穀不登、人民相食、史朝義僭帝號、性頗仁恕、人心歸附、兵鋒甚彊、劉州襄陽已屬史氏、李家僅有蘇州、朝聘之道未易通也、於是敕太宰府曰、唐國爭亂未平、使命難通、沈惟岳等宜安置供給、如懷土願歸者、宜給船發遣、惟岳竟留仕天朝、

後敘從五位下、賜姓清海、同時入朝者、張道光、晏子欽、吾稅兒、徐公卿、孟惠芝、盧如津皆留仕云、（同時以下參取姓氏錄）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四年春三月、藤原河清、阿部仲麻呂託新羅遣書鄉親、是歲仲麻呂卒於唐、年七十、唐主贈潞州大都督、（是歲以下日本紀略）仲麻呂在唐五十餘年、身雖榮貴、思歸不已、言及鄉國、未嘗不悽惻、嘗望月作和歌、後世傳爲絕唱、（古今集抄）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冬十一月癸未朔、遣使安藝、造遣唐船四隻、

六年夏六月辛巳、以正四位下佐伯今毛人爲遣唐大使、正五位下大伴益立、從五位下藤原鷹取爲副使、判

官錄事各四人、造船四隻於安藝、秋八月庚寅、授遣唐錄事羽栗翼外從五位下、爲准判官、

七年夏四月壬申、御前殿、賜遣唐使節刀、曰、判官以下有罪、專決之、又賜大使副使御服、賜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書曰、汝奉使絕域、久經年序、忠誠遠著、消息有聞、故今因聘使迎之、賜絁一百疋、細布一百端、砂金一百兩、汝其努力、隨使歸朝、相見非遠、指不多及、秋閏八月庚寅、先是遣唐使船至肥前松浦郡合蠶田浦、阻風不能進、還博多大津、奏請待來歲夏月、是日敕許之、冬十

一月己巳、遣唐使還自太宰府、上節刀、副使大伴益立、判官海上三狩留府待期時人善之、十二月丁酉、罷益立、以左中辨小野石根備中守大神末足爲副使、

八年春二月戊子、遣唐使拜神祇於春日山下、夏四月戊戌、遣唐使辭見、癸卯大使佐伯今毛人至攝津、以病不能發、敕副使持節先發行大使事、專決判官以下罪、六月辛巳朔、以今毛人病未愈、重敕石根等到唐之日、彼若怪無大使、量事分疏、石根著紫、猶稱副使持節行事、一如前敕、石根等尋發、秋七月至唐揚州海陵縣、觀察使陳少遊言、屬祿山亂、館驛彫弊、宜限使人六十人、

赴京、石根以八十五人進、途得中書門下牒、減使人限二十人、石根請更加二十三人、唐人許之、

九年春正月、石根與大神末足、羽栗翼等四十三人至長安、館待優厚、中使相屬、數日禮見於宣政殿、進信物、唐主大喜、班示羣臣、三月唐主宴石根等、官賞有差、夏四月、唐主命中使趙寶英押送石根曰、海路甚險、勿勞中使、唐主曰、道義所在、不以爲勞、時藤原清河已卒、女喜娘從石根還、唐主使楊光耀送至揚州、秋九月第三船判官小野滋野先發、逆風破船、衆蒼黃修繕、冬十月乙未、至肥前松浦郡橘浦、第四船漂至耽羅島、判官海上三狩等爲島夷所拘錄、事韓國源等以四十餘人逃還、十一月壬子、至薩摩甑島、先是第一船第二船至蘇州候風、是月皆發、第二船至薩摩出水、第一船遇風壞漏、石根等三十八人及寶英等二十五人皆溺死、帆檣俄倒、舳艫斷爲兩段、判官大友繼人及喜娘等四十一人乘其舳沈浮、赤體露坐、不食者六日、漂著肥前天草郡西仲島、主神津守國麻呂及唐判官等五十六人乘其艫、漂至甑島、庚申令安藝造遣唐舶二艘、辛酉遣左少辨藤原鷹取等勞問唐使、十二月己丑、以從五位下布勢清直爲送唐客使、賻贈唐使趙寶英絁八十匹、綿

二百屯、

十年春二月乙亥、贈故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從二位、副使小野石根從四位下、甲申以太宰少監道長人爲遣新羅使、迎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三月辛亥、遣唐副使大神末足等還京師、夏四月辛卯、領唐客使奏言、唐使之行、左右建旗、又有帶仗、行宮立旗前後、臣等稽之古例、未見斯儀、伏請處分、朝議惟聽帶仗、不令建旗、又奏曰、往時遣唐使粟田眞人至唐、五品舍人傳命勞問、此時未見拜謝之禮、新羅朝貢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賜以迎馬、王子斂轡馬上答謝、至渤海使者皆

下馬、再拜舞蹈、今日之事、準據何例、朝議更定其儀、是日授大神末足正五位下、小野滋野大伴繼人並從五位下、錄事上毛野大川外從五位下、庚子唐使孫興進秦怤期等入京師、帝使將軍等率騎兵二百蝦夷二十人迎接於京城門外、五月癸卯興進等朝見、上唐主書及信物、丁巳饗唐使於朝堂、中納言物部宅嗣宣敕曰、卿國天子及公卿國內百姓平安以不、海路險難、一二使人或漂沒海中、或被掠耽羅、朕聞之悽惻於懷、又卿等來朝路次國宰供待如法以不、興進等言本國天子及公卿百姓並是平安、朝恩遠覃、行路無恙、路次國宰

供待如法、敕授位賜祿、庚申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饗唐使於私第、敕賜綿三千屯、乙丑唐使辭見、丙寅賻賜故留學生阿部仲麻呂東絁一百匹、白綿三百屯、丁卯唐使還、秋七月丁丑、遣新羅使下道長人以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還、冬十月唐使高鶴林等與新羅使俱來、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帝御大極殿受朝、唐使拜賀、辛未宴唐使於朝堂、賜祿有差、癸酉再宴唐使、是歲遣唐准判官羽栗翼獻寶應五紀曆經、曰唐國停大衍曆、專用此經、（是歲已下三代實錄）

天應元年夏六月辛亥、送唐客使布勢清直還自唐、上節刀、

桓武天皇延曆三年夏六月、唐人晏子欽徐公卿孟惠芝張道光吾稅兒皆賜姓、

十一年夏五月、授從五位下大春日淨足妻李氏從五位下、李氏唐人、女淨足嘗往唐、娶之而還、（十一年已下日本紀略）

二十年春三月、以從四位上藤原葛野麻呂為遣唐大使、從五位上石川道益為副使、判官錄事各四人、（日本紀略）

二十一年大學少允菅原清公為遣唐判官、（續日本後紀）

二十二年春二月乙酉、賜遣唐大使已下水手已上物有差、三月丁巳、贈藤原清河正二位、乙丑賜遣唐使彩

帛有差、己巳遣唐使朝拜於朝堂院、乙亥賜餞遣唐使一依漢儀、召葛野麻呂於御床下、製和歌優勞之、葛野麻呂感泣、賜葛野麻呂御被三領、御衣一襲、金二百兩、道益御衣一襲、金百五十兩、夏四月壬午、遣唐使辭見、是月遣唐使航海暴風破船、明經請益豐村家長溺死、葛野麻呂等僅而得還、戊申遣典藥頭藤原貞嗣等修遣唐舶、五月辛未遣唐使還京師、上節刀、（日本紀略）

二十三年春三月庚辰、遣唐使拜朝、庚子召大使副使賜餞殿上、奏樂、特賜御盃一、寶琴一面、癸卯授大使節刀、伴少勝雄以善碁充使員、（伴已下三代實錄）留學生橘逸勢

學僧空海亦從、（善鄰國寶記）秋七月發肥前田浦、洋中遇風、第三第四兩船漂回、葛野麻呂清公兩船漂蕩三旬餘、八月至唐福州長溪縣、縣吏疑其無符信責之、葛野麻呂贈書福州觀察使辯之、（縣吏已下性靈集）觀察使閻濟美使葛野麻呂等二十三人赴長安、冬十二月至長安、唐主适令內使趙忠以飛龍廄細馬迎之、葛野麻呂因監使劉昂進信物、昂傳命慰勞、明日禮見於宣化殿、即設內宴、官賞有差、唐人呼葛野麻呂曰與能、葛野麻呂能書、為唐人所稱、（唐人呼已下唐書）逸勢亦工書、唐人呼曰橘秀才、（文德實錄）錄事上毛野頴人有文才、譯語有不通者、頴人代

之筆語、（類聚國史）是歲帝疑葛野麻呂等漂著新羅、遣兵部少丞大伴岑萬里於新羅驗問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唐主殂、葛野麻呂等素服舉哀三日、二月唐主誦令內使王國文監送至明州、道益病卒、夏五月葛野麻呂等發明州、六月乙巳至對馬島、奏唐國變曰、淄青道節度使青州刺史李師古養兵馬五十萬、唐主遣使告國喪於諸道、至青州、師古拒而不入、帥兵十萬、以吊喪為名、自襲鄭州、諸州戮力逆戰、唐主方遣中使宣慰師古、蔡州節度使吳少誠亦多養兵馬、竊挾窺窬、唐主又嘗遣龍武將軍薛審於吐蕃和親、至則拘留不還、審紿曰、所以來者、欲嫁公主也、吐蕃乃放還審議婚、唐主怒曰、此非吾所知、汝速往申前旨、事若不成、勿復來、還審再往、吐蕃拒而不入、去年十二月吐蕃使者聞審議婚不成、遂逃還、不會賀正、吐蕃在長安西北、相距五百里、侵寇不息、唐國內迫節度、外畏吐蕃、京師騷擾、無暫休息、甲寅遣唐第二船判官藤原清公至肥前鹿島、秋七月戊辰朔、葛野麻呂上節刀、辛未遣唐第三船發肥前庇良島、指遠值嘉島、忽遭南風、漂著孤島、判官三棟今嗣等脫身登岸、未暇收貨物、射手數人猶在船、船忽漂而去、太宰府驛奏、敕責三棟等、辛巳葛野

麻呂上唐國信物、己丑能登言、舶一艘漂著珠洲郡、遣使檢船上雜物、辛卯賜唐國彩帛於親王已下參議已上及內侍、各有差、壬辰授葛野麻呂從三位、清公從五位下、贈道益從四位下、甲午獻唐物於山科、後田原、崇道天皇三陵、冬十月甲寅、授遣唐留學生粟田飽田麻呂正六位上、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夏四月丁巳、奉攝津住吉大神從一位、以遣唐使有所祈也、先是正六位上高階遠成聘於唐、是歲以橘逸勢僧空海還、遠成之往唐、卒爾受命、不遑治行、帝憫之、及還授從五位上、（先是以下類聚國史、逸勢空海據唐

書初逃勢爲留學生、以二十年爲期、然以唐王供給甚薄、不能留而還、性靈集

二年春正月辛丑、遣使奉唐綵幣於香椎宮、丙午奉唐物於諸陵、丙辰賜唐綾綿香藥於參議已上、日本紀略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春正月庚午、以參議藤原常嗣爲遣唐大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爲副使、判官四人、錄事三人、常嗣葛野麻呂子也、父子相繼聘唐、時人榮之、篁妹子五世孫也、五世孫據小野系圖帝多選一時材藝之士從之、神祇官卜部平麻呂善卜、伊豫掾良岑長松善琴、美作掾藤原貞敏善琵琶、雅樂權少屬良枝清上善笛、右京人

菅原梶成善醫、皆膺選、帝多選已下三代實錄、梶成據文德實錄二月癸未、以正五位下丹墀貞成爲造舶使長官、主税助朝原島主爲次官、左中辨笠仲守、右少辨伴成益爲遣唐使裝束司、秋八月戊子、任遣唐錄事准錄事知乘船事各一人、以外從五位下三島島繼爲造舶都匠、是歲遣唐判官藤原松影以母老固辭、許之、是歲以下文德實錄

二年春二月丁丑、以外從五位下長岑高名爲遣唐判官、從七位上松川貞嗣爲錄事、三月丁巳、敕太宰府以綿甲一百領、冑一百口、袴四百腰、充遣唐舶不虞之備、冬十月庚寅、以藤原貞敏爲遣唐準判官、十二月壬申、授常嗣正二位、篁正四位上、

三年春正月乙丑、詔奉陸奧八溝黃金神封戸二烟、以國司禱神多得砂金、助遣唐使之費也、二月庚午朔、爲遣唐使祀神祇於北野、丙子遣唐使奉幣賀茂大神社、戊寅帝御紫宸殿、引見遣唐使、賜大使絲帛百匹、貲布二十端、副使絲帛八十匹、貲布十端、判官准判官各絲帛十五匹、貲布六端、錄事絲帛十匹、貲布四端、知乘船事譯語各絲帛五匹、貲布二端、夏四月戊寅、遣唐使朝拜於八省院、壬辰帝御紫宸殿、賜餞遣唐使、召五位已上賦詩、常嗣上壽、帝爲之舉盃、卽賜常嗣、又賜御製詩

及御衣御被砂金、良枝清上作新樂奏之、帝嘉賞、名曰清上樂、良枝以下體原抄甲午奉幣五畿內七道名神、爲遣唐使禱祈、丁酉賜節刀、五月庚子、奉小野神從五位下、從副使小野篁請也、戊申贈遣唐使及留學生沒於唐者八人位、藤原清河從一品、阿部仲麻呂正二品、石川益立從四品、餘各有差、庚戌遣右近衞中將藤原助於攝津難波、慰勞遣唐使、庚申爲遣唐使奉幣山階田原柏原等陵、閏月辛巳、帝慮遣唐船或漂著新羅、以武藏權大掾紀三津爲使、賚牒往新羅、秋七月遣唐第一第三第四船皆遭風濤而還、唯第三船漂蕩洋中、柂折船漏、

將沒判官丹墀文雄曰吾等同死無益不如壞船作筏各自求津衆乃壞船作筏散去或著太宰府或著肥前或著對馬八月己亥召還遣唐使人六百餘留判官錄事各一人修船乙丑勅太宰府遣人海島尋見漂人九月辛巳遣唐使還京師上節刀辛卯以右中辨伴氏上爲修理遣唐舶使長官外從五位下三島島繼爲次官是歲彈正少忠菅原善主爲遣唐判官善主清公子也是歲已下文德實錄

四年春二月甲午朔遣唐使祀神祇於愛宕三月丙子遣唐使朝拜戊寅賜節刀乙酉遣內匠頭楠野王奉幣

伊勢大神宮爲遣唐使祈禱夏五月授遣唐第一船號太平良以第三船既壞限三船秋七月第一第四船遇風漂著壹岐第二船著值嘉島九月辛巳豐前守石川橋繼爲修理舶使長官筑前權守小野末嗣等爲次官

五年夏四月戊申遣右近衞中將藤原助勅遣唐使航海常嗣以第一船穿漏奏奪副使船篁怒曰前日既擇船之最堅者爲第一一且漂迴又棄其毀者而奪其完者遣我以至危我受辱至此何以率下且我家貧親老寧留而侍養篁怒已下文德實錄乃稱病不行作西道謠刺之六月常嗣等航海尋至唐揚州桑梓浦赴長安禮見唐主

常嗣以副使闕令判官長岑高名攝其事尋至已下文德實錄藤原貞敏聞唐人劉二郎善琵琶師事之數月曲盡其妙劉歎異妻以其女女亦善琴三代實錄冬十二月嵯峨太上皇覽篁西道謠大怒流之隱岐篁途賦謫行吟七十韻一時傳誦篁途賦以下文德實錄

六年春三月丁酉以遣唐知乘船事伴有仁曆請益刀波雄貞曆留學生佐伯安道天文留學生志斐永世等逃匿不行減死一等流之佐渡常嗣憂其船不完借楚州新羅船九隻經新羅而還劉二郎贈貞敏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劉二郎已下三代實錄秋八月遣唐錄事大神宗

雄船先還餘船後先相失未至己巳勅太宰府設炬貯糧以待後船是日遣使奉幣攝津住吉神越前氣比神祈遣唐使歸船無恙常嗣等尋以七船至肥前生屬島九月甲午常嗣還京師上節刀乙未帝御紫宸殿召常嗣常嗣上唐主書帝置酒慰勞之賜御被御衣丙午授常嗣從三位判官長岑高名從五位上菅原善主從五位下藤原豐並沒於唐贈從五位上冬十月己酉朔賜宴羣臣令藤原貞敏彈琵琶甲寅遣唐使朝拜於八省院丁巳遣唐錄事山代武益駕新羅船至筑前博多津辛酉奉唐物於伊勢大神宮癸酉設三幄於建禮門陳

唐物、令內藏寮官人及內侍等交易、名曰宮市、十二月辛酉、帝御建禮門、遣使奉唐物於諸陵、

七年春三月己卯、以遣唐第二船未還、敕太宰府及緣海諸國、舉火候之、夏四月癸丑、遣唐知乘船事菅原梶成駕小舟還大隅、初梶成與准判官良岑長松及良枝清上、俱發唐、遇風漂蕩南海、風濤益暴、雷電晦冥、衆不知所向、忽至一島、島夷來擊、清上被殺、梶成、長松拒戰却之、乃集破船材、各造小船逃還、（初已下參取文德實錄三代實錄）庚申、敕太宰府賜梶成布帛、且候視長松船、六月己酉、梶成獻賊地所獲鉾一枚、佩刀一口、箭一雙、並不類中國

兵仗、壬戌、良岑長松船還大隅、秋九月戊戌、定遣唐使判官以下水手已上三百九十一人等第、冬十二月庚午、授良岑長松從五位下、

十年冬十二月癸亥、遣唐學僧圓載弟子仁好、順昌與新羅人張公靖等、俱至長門、

十一年秋七月癸未、附僧仁好賜金圓載、圓載、圓仁亦學僧也、初帝令圓仁從藤原常嗣往唐、圓仁因唐人李德裕請留學唐、主不許、及常嗣航海、圓仁潛留唐人覺之送、附良岑長松船、適遭風至登州、遂留於唐、（初已下三代實錄）

十四年秋七月辛未、僧仁好至自唐、上圓載表狀、唐人張友信等三十七人從之歸化、冬十月甲午、僧圓仁以弟子性海、惟正及唐人三十二人、乘新羅商船還自唐、

文德天皇齊衡二年秋七月丙寅、太宰府傳進僧圓載上表、

清和天皇貞觀六年秋八月、太宰府言、唐通事張友信渡海未還、唐人來往、亦無定期、請暫留唐僧法惠、以爲通事、許之、

八年夏四月辛卯、譴責豐前長門等國司曰、關司出入理用過所、而今唐人入京、任意經過、是國宰不慎督察、關司不責過所之所致也、自今以後、若有驚忽、必處嚴

科、

十六年夏六月癸酉、遣伊豫權掾大神己井、豐後介多治比安江等於唐、市香藥、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秋八月、太宰府言、前月唐商人崔鐸等六十三人駕船一隻來筑前、問其所以來、鐸言、送還貴國使多安江等、庚寅、敕安置出雲、供給之、僧智聰留學於唐者二十餘年、至是與唐人駱漢中俱還、冬十二月、智聰奏曰、漢中唐國處士、博綜衆藝、願加優恤、詔給衣糧、

宇多天皇寛平六年夏五月、唐使來聘、扶桑略記并致在唐僧中瓘上太政官表、秋七月、詔賜中瓘黄金、菅家文草八月以參議菅原道眞爲遣唐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爲副使、扶桑略記道眞奏曰、臣謹按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書上、具載唐國凋弊、中瓘雖區區旅僧、爲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臣伏撿舊記、聘使渡海、或不堪命、或沒於賊、能達者無幾、此中瓘所憂也、臣伏願以中瓘狀遍下公卿、詳議可否、此國之大事、不獨爲一身、菅家文草

七年夏五月、敕罷遣唐使、扶桑略記是後僧徒往唐學法者不絶、及宋興、其商人屢來中國云、斟酌諸書大意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終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蝦夷叛服

景行天皇四十年、帝遣日本武尊討蝦夷、東陲悉平、事見日本武尊征蝦夷、

五十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領東國、會蝦夷騷動、乃帥兵擊之、蝦夷首帥足振邊大羽振邊遠津闇男邊等來降、盡獻其地、

應神天皇三年冬十月癸酉、東蝦夷悉朝貢、卽命作廄坂道、

仁德天皇五十五年、蝦夷叛、帝遣田道討之、戰於伊寺水門、不克而死、其後蝦夷復來寇、發田道墓、有巨蛇從墓中出、螫囓蝦夷、蝦夷悉死、脫還者僅一兩人、時人歎曰、誰謂死者無知、田道乃能報讐、

雄略天皇二十三年、帝遣將軍吉備尾代征新羅、蝦夷五百人從焉、比至吉備國、會帝崩、蝦夷聞之曰、時不可失也、乃叛攻旁郡、尾代進擊之娑婆水門、蝦夷蹻捷善避箭、且踊且伏、射之不中、尾代詐彈空弦、待其踊且伏射殺之、矢盡、進斬數人、追至丹波浦掛水門、悉殺之、

清寧天皇四年秋八月癸丑、蝦夷內附、

欽明天皇元年春三月、蝦夷率衆歸附、

敏達天皇十年春閏二月、蝦夷數千寇邊、帝召其魁帥綾糟等、詔曰、爾蝦夷者、大足彥天皇之世、可殺者殺、可赦者赦、今朕遵故事、欲誅元惡、於是綾糟等大懼、乃立泊瀨中流、面三諸岳、漱而盟曰、臣等蝦夷、自今以後、子子孫孫、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若違此盟、天地諸神及天皇靈、絕滅臣種矣、

崇峻天皇二年秋七月壬辰朔、遣近江滿於東山道、觀蝦夷國境、

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不朝、帝拜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之、不克、退入壘、爲蝦夷所圍、官軍逃散、形名窘迫、欲潰圍而逃、妻謂之曰、君祖先萬里濟海、宣威海外、君奈何辱祖先、取笑後世、乃酌酒飮之、形名醉臥、妻親佩劒、令婢數十人鳴弦、蝦夷以爲官軍猶多、稍稍引退、形名適起、妻乃進器仗、散卒亦聚、遂擊蝦夷大敗之、

皇極天皇元年秋九月癸酉、越邊蝦夷數千內附、冬十月甲午、饗蝦夷於朝、丁酉、大臣蘇我蝦夷宴蝦夷於家、

孝德天皇大化二年春正月、蝦夷親附、

三年、造渟足柵、置柵戶、

四年、修磐舟柵、以備蝦夷、選越及信濃之民、置柵戶、

齊明天皇元年秋七月己卯、饗北蝦夷九十九人、東蝦夷九十五人於朝、授柵養蝦夷九人、津刈蝦夷六人、冠各二階、是歲蝦夷率衆内屬、詣闕朝獻、

四年夏四月帝遣阿部比羅夫帥舟師一百八十艘伐蝦夷、齶田渟代二郡蝦夷震怖乞降、於是勒兵陳舟於齶田浦、齶田蝦夷恩荷進而誓曰、奴等持弓矢非所以抗官軍、以食肉故也、若有貳心、齶田浦神知之、乃授恩荷以小乙上、定渟代津輕二郡郡領、聚渡島蝦夷於有間濱大饗而還、秋七月甲申、蝦夷二百餘詣闕朝獻、饗賜優厚、授柵養蝦夷二人位一階、渟代郡大領沙尼具

那小乙下、少領宇婆左建武、勇健者二人位二階、別賜沙尼具那等鮹旗二十頭、鼓二面、弓矢二具、鎧二領、又授津輕郡大領馬武大乙上、少領青蒜小乙上、勇健者二人位一階、別賜鮹旗鼓弓矢鎧、如渟代、又授都岐沙羅柵造位二階、判官位一階、渟足柵造大伴稻積小乙下、詔沙尼具那撿覆蝦夷戶口及虜戶口、是歲越國守阿部比羅夫討肅愼、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其後高麗使人持羆皮一枚、鬻之曰、直綿六十斤、畫師子麻呂本高麗人、乃宴使人於家、借官羆皮七十枚爲席、使人大愧、

五年春三月甲午、饗陸奥及越蝦夷於甘檮丘東川上、是月遣阿部比羅夫帥戰艦一百八十艘、討蝦夷、比羅夫聚飽田渟代津輕三郡及膽振鉏蝦夷四百餘人、大饗之、以船一隻及五色綵帛祭神、至肉入籠、問菟蝦夷二人進曰、請以後方羊蹄爲政所、比羅夫從之、置郡領而還、授比羅夫及越國司位各二階、郡領主政各一階、

秋七月遣使於唐、以陸奥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

六年春三月遣阿部比羅夫帥兵船二百艘伐肅愼、比羅夫令陸奥蝦夷乘己舟進至大河側、渡島蝦夷一千餘臨河而陣、陣中乍呼曰、肅愼舟師來將殺吾等、比羅

夫召而問賊隱所及船數、蝦夷指曰、二十餘船在彼、比羅夫遣人呼之、不至、乃積綵帛鐵器於海濱誘之、肅愼陳舟師、繫羽爲旗而來、二老夷登岸換著單衫、提布一端而去、須臾又至、脫衫置布而去、比羅夫遣數船呼之、不應、據弊賂弁島食頃乞和、比羅夫不許、遂進擊、賊力拒、能登馬身龍戰死、官軍奮戰大破之、夏五月比羅夫獻夷俘五十餘、

天智天皇元年秋七月、饗蝦夷、

四年秋八月壬午、饗賜蝦夷、

天武天皇十年春三月乙未、賜陸奥蝦夷二十二人爵

位、冬十二月甲申、越蝦夷伊高岐那等請俘人七十戸爲一郡、聽之、

持統天皇二年冬十二月丙申、饗蝦夷男女二百十三人於飛鳥寺西、授冠位、賜物有差、

三年春正月丙辰、務大肆陸奥優嗜曇郡城養蝦夷脂利古男麻呂及鐵折請爲沙門、詔許之、壬戌、賜越蝦夷沙門道信佛像一軀及幡鐘鉢等器、秋七月壬子朔、陸奥蝦夷沙門自得請賜佛像佛器、許之、甲戌、賜越蝦夷八釣魚等有差、

十年春三月甲寅、賜越度島蝦夷伊奈理武志及肅愼志

良守叡草錦袍袴緋紺絁斧等、

文武天皇元年冬十月壬午、陸奥蝦夷貢方物、十二月庚辰、賜越後蝦夷物有差、

二年夏六月壬寅、越後蝦夷獻方物、冬十二月丁未、令越後修石船柵、

三年夏四月己酉、賜越後蝦夷一百六人爵有差、

四年春二月己亥、令越後佐渡修石船柵、

元明天皇和銅元年秋九月、越後言、新建出羽郡、許之、

二年春三月壬戌、以陸奥越後蝦夷屢害良民、遣使徵發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上野越前越中兵、以左大辨巨勢麻呂爲陸奥鎭東將軍、民部太輔佐伯石湯爲征越後蝦夷將軍、内藏頭紀諸人爲副將軍、授節刀軍令、分道往征、秋七月乙卯朔、令諸國運兵器於出羽柵、丁卯、令越前越中越後佐渡送船一百艘於征狄所、八月戊申、石湯諸人平蝦夷凱旋、帝召見褒賞、九月乙丑、賜征狄將軍等祿有差、

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蝦夷在列、左將軍大伴旅人、副將軍穗積老等陣皇城門外、引蝦夷而進、丁卯、帝御重閣門、賜宴蝦夷、授位賜祿有差、夏四月辛丑、陸奥蝦夷請賜君姓同編戸、許之、

五年秋九月己丑、太政官奏曰、建國辟疆、武功所貴、設官撫民、文教所崇、北道蝦狄遠憑阻險、實縱狂心、屢驚邊境、自官軍雷擊、凶賊霧消、狄部晏然、皇民無擾、伏望便乘時機、遂置一國、式樹司宰、永鎭百姓、奏可之、於是始置出羽國、冬十月丁酉朔、割陸奥最上置賜二郡隷出羽國、後世以陸奥出羽佐渡隱岐四國壹岐對馬二島爲邊要、後世以下延喜式

七年冬十月丙辰、割尾張上野信濃越後等國民二百戸配出羽柵戸、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春正月甲申朔、陸奥出羽蝦夷貢

方物、戊戌授蝦夷位有差冬十月丁丑陸奥蝦夷第三等邑良志別宇蘇旀奈等言、親族死亡子孫數人常恐被狄徒抄略、請於香阿村造建郡家爲編戸民永保安堵又蝦夷須賀古麻比留等言先祖以來貢獻昆布常採此地年時不闕今國府郭下相去道遠往還累旬甚多辛苦請於閇村便建郡家同於百姓共率親族永不闕貢並許之、

二年秋九月乙未中納言巨勢萬呂言、建出羽國已經數年吏民稀少狄徒未馴其地膏腴田野寛廣請令近國民遷於出羽教喩狂狄兼保地利許之以陸奥置賜

最上二郡及信濃上野越前越後百姓各百戸隷出羽

養老元年春二月丁酉以信濃上野越前越後百姓各百戸配出羽柵戸、

三年秋七月丙申、遷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民二百戸配出羽柵、

四年秋九月丁丑陸奥奏言、蝦夷反亂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戊寅以播磨按察使多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左京亮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軍監三人軍曹二人、從五位下阿部駿河爲持節鎭狄將軍軍監軍曹各二人、即日授節刀、

五年夏四月丙申多治比縣守等討蝦夷平之乙酉諸將凱旋六月乙酉詔陸奥筑紫邊塞之民數遇烟塵疲勞戎役加以父子死亡室家離散言念於此深以矜懷宜勿出當年調庸諸國軍衆親帥戰士殺獲逆賊乘勝逐北者賜復二年冒犯矢石身死亡者父子並復一年無子者復郷親秋八月癸巳以出羽隷陸奥按察使

六年夏四月丙戌賞東征諸將及有功蝦夷譯語人授位有差秋八月丁卯令諸國司簡點柵戸一千人配陸奥鎭所、

七年秋九月己卯出羽國司多治比家主言蝦夷五十

二人功効已顯酬賞未霑仰頭引領久望天恩夷狄愚闇不加撫慰恐再解散敕加賞爵、

聖武天皇神龜元年春二月壬子從七位下大伴南淵麻呂從八位下錦部安麻呂等獻私穀於陸奥鎭所並授外從五位下三月甲申陸奥言海道蝦夷反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夏四月壬辰贈兒屋麻呂從五位下賻絁布及田四町丙申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宮内大輔高橋安麻呂爲副將軍征蝦夷判官八人主典八人癸卯令坂東九國軍三萬人教習騎射試練軍陣運綵帛二百匹絁一千匹綿六千屯布一萬端於

陸奥鎭所、五月壬午、以從五位上小野牛養爲鎭狄將軍討出羽蝦夷、軍監二人、軍曹二人、冬十一月乙酉、諸將凱旋、是歲、鎭守將軍大野東人始築多賀柵以備邊寇、（是歲以下多賀城碑）

二年春閏正月己丑、俘囚百四十四人配伊豫、五百七十八人筑紫、十五人和泉監、丁未、授征夷將軍以下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勳位各有差、正四位上藤原宇合從三位勳二等、從五位下大野東人從四位下勳四等、三月庚子、常陸百姓爲俘賊所燒失財物者、九分已上給復三年、四分二年、二分一年、是歲、始置陸奥鎭守府、邊

要中以陸奥爲最、疆土尤廣、故並置國府鎭府、以信夫郡以南租稅充國府公廨、苅田以北稻穀充鎭府兵粮、（是歲已下職原鈔、鎭守府見正史者、始於天平十一年、）

五年夏四月、陸奥請新置白河軍團、又改丹取軍團爲玉作團、許之、

天平元年秋九月辛丑、陸奥鎭守將軍大野東人言、在鎭兵人勤勞可錄、請授官位以勸後人、敕一列三十人各進二級、二列七十四人各一級、三列九十六人各給常布、

二年春正月辛亥、陸奥言、部下田夷村蝦夷永悛賊心、既從教諭、請建郡家於田夷、同爲百姓、許之、

五年冬十二月己未、遷出羽柵於秋田村高清水岡、又建郡於雄勝村、令民居焉、

六年、鎭守將軍藤原朝獦修築多賀柵、立石記道程里數、（多賀城碑）

九年春正月丙申、先是、鎭守將軍大野東人等言、從陸奥達出羽柵、行程迂遠、請城雄勝村以通直路、是日、詔持節大使兵部卿藤原麻呂、副使佐伯豊人、常陸守坂本宇頭麻呂等赴陸奥、二月、藤原麻呂等至多賀柵、與大野東人議、發常陸上總下總武藏上野下野騎兵一

千、開山海兩道、蝦夷咸懷疑懼、乃遣使慰撫、分兵守多賀玉造新田牡鹿諸柵、東人帥兵發多賀柵、三月、進至出羽大室驛、國守田邊難破帥部兵五百、降夷百餘會之、進入賊地、開道一百六十里、或剖石伐樹、或塡澗疏峯、夏四月、進至比羅保許山、雄勝俘長就難破乞降、東人曰、狄俘反覆、其言不可信、難破曰、我入賊地、所以誘諭狄俘、初非窮兵立威、若不許降、彼必危懼逃走山野、恐非上策、不如觀兵引還、然後諭以禍福、懷以寬仁、則城壘易守、民永安矣、東人從之、東人又欲入賊地耕種、以省糧運、會雪深不能進、乃還多賀柵、

廢帝天平寳字二年夏六月辛亥、陸奥言、去年八月以來、歸降夷俘男女一千六百九十餘人、或去離本土、歸慕皇化、或身涉戰場、與賊結怨、總是新來良未安堵、夷性狼心、猶豫多疑、望請準天平十年閏七月四日敕、量給種子、令得佃田、永爲王民、以充邊軍、許之、冬十月甲子、發陸奥浮浪人、造桃生城、復其調庸、貫爲柵戸、十二月丙午、徵發坂東兵及夷俘、造桃生城雄勝柵、五道俱進、並就功役、

三年秋九月己丑、免桃生雄勝所役郡司軍毅鎮兵馬子八千一百八十人擧税、始置出羽雄勝平鹿二郡、庚

寅、遷坂東八國及越前能登越後浮浪人二千爲雄勝柵戸、分坂東諸國所送兵器、運之雄勝桃生、十一月辛未、敕坂東八國、陸奥若有急乞援、國別差發二千已下兵、擇國司精幹者速往援、

四年春正月丙寅、敕曰、昔先帝數降明詔、造雄勝城、其事難成、前將既困、今陸奥按察使兼鎮守將軍正五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獦等、敎導荒夷、馴從皇化、不勞一戰、營造既畢、又於陸奥牡鹿郡、跨大河凌峻嶺、作桃生柵、奪賊肝膽、眷言惟績、理應褒昇、特授從四位下、其餘諸將皆有賞、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元年冬十月辛卯、陸奥伊治城成、賞功有差、十一月甲寅、出羽雄勝城下俘囚四百餘人乞内屬、許之、

二年秋九月壬辰、陸奥請從前守百濟敬福之法、停他國鎮兵二千五百人、點加國中兵士四千人、許之、

三年春正月辛未、陸奥蝦夷朝賀、丙戌、饗蝦夷於朝堂、賜爵及物有差、己亥、陸奥言、佗國鎮兵今見在戍者三千餘人、就中二千五百人得官符解却已訖、所遺五百餘人、伏乞暫留鎮所、以守諸塞、又天平寳字三年符、差浮浪一千人、以配桃生柵戸、本是情抱規避、萍漂蓬轉、

將至城下、往往逃亡、願募比國三丁已上戸二百烟、安置城郭、永爲邊防、待其安堵、稍省鎮兵、太政官議奏曰、懷土重遷、人之常情、今徙無罪之民、配邊城之戍、則物情不安、逃亡無已、若有自願就二城之沃壤、求三農之利益者、伏乞不論當國佗國、任便安置、法外優復、令人樂遷、以爲邊備、奏可、丙辰、敕陸奥桃生伊治二城營造已畢、厥土沃壤、其毛豐饒、宜令坂東八國各募部下百姓、如有情好農桑就彼地利者、任願移徙、隨便安置、冬十月己丑、陸奥牡鹿郡俘囚外少初位上大伴押人言、傳聞押人等本是紀伊名草郡片岡里人、先祖大伴部

直征夷之日、至小田郡島田村居焉、子孫爲夷所虜、歷代爲俘、幸賴聖朝撫運、神武威邊、拔彼虜庭、久爲化民、望請除俘囚名、爲調庸民、許之、

寶龜元年夏四月癸巳朔、陸奥黒川賀美等一十郡俘囚三千九百二十人言曰、臣等父祖本是王民、而爲夷所略、遂爲賊隷、今既殺敵歸降、子孫蕃息、伏願除俘囚之名、輸調庸之貢、許之、秋八月己亥、蝦夷宇漢迷宇屈波宇等率徒屬逃還賊地、差使召之、不應、曰必率同族侵城柵、遣近衛中將道島島足驗問虚實、

光仁天皇寶龜三年春正月壬午朔、陸奥出羽蝦夷朝賀、丁酉、蝦夷還國、賜爵及物有差、

四年春正月丁丑朔、陸奥出羽夷俘朝賀、庚辰、授蝦夷俘囚位有差、辛卯、授出羽人正六位上吉彌侯部大町外從五位下、以助軍糧也、

五年春正月丙辰、饗出羽蝦夷俘囚於朝堂、敘位賜祿有差、庚申、詔停蝦夷俘囚入朝、秋七月庚申、以河内守紀廣純兼鎮守副將軍、敕陸奥按察使兼鎮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等曰、將軍等前日奏征夷便宜、以爲一者不可伐、一者必當伐、朕慮其勞民、且事含弘、今得將軍等奏、蠢彼蝦狄、不悛野心、屢侵邊境、敢拒王命、事不獲已、一依來奏、宜早發軍、應時討滅、時海道蝦夷焚橋塞道、侵桃生城、敗其西郭、鎮兵不能支、國司遣兵援之、馳驛以聞、八月己巳、敕坂東八國曰、陸奥如有告急、隨國大小、差發援兵二千已下五百已上、且行且奏、務赴機要、辛卯、先是帝從鎮守將軍請征蝦夷、至是更言、臣等計賊是狗盜鼠竊、雖時有侵掠、而不致大害、今屬茂草之時、臣恐後悔無及、帝以其輕論軍首尾異計、敕深譴責之、陸奥遠山村地甚險阻、夷俘所憑、歷代諸將未嘗進討、冬十月庚午、駿河麻呂直進擊覆其巢穴、降者相屬、帝遣使宣慰、賜以御服綵帛、十一月乙巳、陸奥言、太

宰陸奥同警不虞、飛驛之奏、當記時刻、而太宰既有漏尅、此國獨無其器、請得置之、許之、

六年春三月丙辰、以前歲陸奥蝦夷騷動、自夏至秋、民皆保塞、田疇荒廢、詔復今年課役田租、夏五月己未、運京庫綿一萬屯、甲斐信濃綿五千屯於陸奥、造襖、冬十月癸酉、出羽言、蝦夷餘燼猶未平殄、三年之間、請鎮兵九百九十六人、且鎮要害、且遷國府、敕差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兵士發遣、十一月乙巳、帝遣使陸奥、詔曰、夷俘忽發逆心、侵桃生城、鎮守將軍大伴宿禰駿河麻呂等奉承朝委、不顧身命、討治叛賊、懷柔歸服、勤勞之重、賞

合嘉尚、駿河麻呂已下一千七百九十餘人、悉加賜位階、

七年春二月甲子、陸奥言、將以四月上旬發兵二萬人、伐山海二道賊、於是敕出羽發兵四千人、自雄勝進伐其西邊、夏五月戊子、出羽志波村賊起、官軍進戰不利、發下總下野常陸騎兵伐之、秋七月壬辰、參議陸奥按察使兼鎭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卒、贈從三位、賻絁三十匹、布一百端、己亥、令安房上總下總常陸造船五十隻、送之陸奥、以備不虞、秋九月丁卯、以陸奥俘囚三百九十五人分配太宰管内諸國、冬十月乙未、以陸奥頻

經征戰、百姓彫弊、免今年田租、十一月庚辰、發陸奥軍三千人伐膽澤賊、癸未、以出羽俘囚三百五十八人配太宰管國及讃岐七十八人、班賜諸司及參議已上爲奴、十二月丁酉、募陸奥百姓戍奥郡者、便卽占著、給復三年、

八年春三月辛巳、從四位下藤原小黒麻呂爲出羽守、是日、陸奥夷俘來降者相望於道、夏五月乙亥、令相模武藏下總下野越後、送甲二百領於出羽鎭戍、秋九月癸亥、陸奥言、今年四月擧國發軍以討山海賊、國中疲弊、請復今年調庸及田租以息百姓、許之、冬十二月辛卯、先是、鎭守將軍紀廣純言、志波村賊蟻結肆毒、出羽軍擊之敗而退、廷議以近江介佐伯久良麻呂爲鎭守權副將軍、鎭出羽、是日授廣純久良麻呂位有差、癸卯官軍與出羽賊戰不利、多失器仗、

九年夏六月庚子、賜陸奥出羽國司已下力戰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爵、紀廣純從四位下、佐伯久良麻呂正五位下、餘各有差、

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陸奥言、欲取船路伐遺賊、比年寒甚、河水皆凍、船不得通、恐賊來侵、故先塞其寇道、待三四月雪消水溢、直入賊地、造覺鼈城、敕曰、海道頗遠、侵

寇不便、山賊居近、伺隙來犯、若不伐撥其勢更強、宜造覺鼈城、捍衞膽澤之地、兩國之利莫大於斯、丙午、陸奥言、正月二十六日、賊入長岡、燒民家、官軍追擊殺傷相當、今不早伐、恐侵寇不已、請三月中旬發兵討賊、并造覺鼈城、置兵鎭戍、許之、三月丁亥、陸奥上治郡大領伊治呰麻呂叛、殺鎭守將軍紀廣純於伊治城、呰麻呂本夷俘、以事怨廣純、陽媚事之、廣純信任、殊不介意、牡鹿郡大領道島大楯每陵侮呰麻呂、呰麻呂深銜之、廣純將造覺鼈城、率俘軍而進、呰麻呂誘俘囚爲亂、先殺大楯、遂圍廣純殺之、介大伴眞綱潰圍而逃、入多賀城、城

下百姓聞變競入欲保守而眞綱與掾石川淨足潜從後門逃去百姓大失望皆散去後數日賊至爭掠財物縱火而去癸巳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從五位上紀古佐美爲副使甲午以從五位下大伴眞綱爲陸奥鎭守副將軍從五位上安部家麻呂爲出羽鎭狄將軍征東副使大伴益立兼陸奥守夏五月辛未以京庫及諸國甲六百領送鎭狄將軍之所甲戌敕出羽曰渡島蝦夷早効丹心來朝貢獻爲日稍久方今歸俘作逆侵擾邊民將軍國司賜饗之日宜存意慰諭焉丁丑敕坂東諸國及能登越中越後備

糒三萬斛己卯敕曰狂賊亂常侵擾邊境烽燧多虞斥候失守今遣征東及鎭狄將軍分道征討期日會衆須文武協謀將帥竭力苅夷奸黨誅戮首惡宜廣募戰士早致軍所若有忠勇奮厲情願自効者錄名奏上平定之後擢以不次六月辛丑以從五位上百濟俊哲爲陸奥鎭守副將軍從五位下多治比宇美爲陸奥介辛酉敕大伴益立等將軍去五月八日奏書且備兵粮且伺賊機方以今月下旬進入國府然後候機乘變恭行天誅今既經二月計日准程佇待獻俘夫出軍討賊國之大事進退動靜宜陸續奏聞何經數旬絶無消息宜告

委曲如書不盡意差軍監已下一人馳驛奏上秋七月癸未征東使請甲一千領令尾張參河等國運送甲申請襖四千領令東海東山諸國造之是日敕調發坂東軍士限九月五日會多賀城割下總糒六千斛常陸一萬斛限八月二十日運輸軍所八月乙卯安倍家麻呂等言今日棄秋田城歟抑保之歟俘囚宇奈古等久居城下故有此問廷議報曰秋田城者前代將相所建一旦擧而棄之甚非計也宜遣軍士鎭守又由理柵者賊之要害承秋田之道亦宜遣兵防禦寶龜初國司言秋田難保河邊易治當時之議從之然至今尚未移徙以

此言之百姓重遷明矣宜歷問狄俘及百姓具言利害時繼繩等頓軍不進事聞九月甲申以從四位上藤原小黑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授正四位下冬十月繼繩等又奏今年不可出軍之狀己未敕曰省今月二十二日奏知使等遲滯既失時宜將軍出師久經日月所集步騎數萬餘人嚮奏入賊地之期者數矣計已深入平殄狂賊而今奏今年不可征討夏稱草茂冬言襖乏縱横巧言遂成稽留整兵聚糧將軍所爲而屯兵之所不加辨備反言城中之糧猶未完足然則何月何日誅賊復城意將軍爲賊所欺致此逗遛今時未建子猶可進

兵、而乖敕旨、不果進討、人馬悉疲、何以對敵、良將之策、
豈如此乎、宜教諭隊伍、銳意征討、若今月不入賊地、宜
居多賀玉作等城、嚴加防備、兼習戰鬭、十二月庚子、征
東使奏言、蠢茲蝦虜、寔繁有徒、或巧言連謀、或窺隙肆
毒、是以遣兵二千、經略鷲座、楯座、楯石澤、大菅屋、柳澤
五道、斬木塞徑、浚溝設險、以斷賊之要害、敕曰、如聞出
羽大室塞亦是賊之要害、宜令將軍國司、視量地勢、防
禦非常、丁巳、百濟俊哲等言、臣等為賊所圍、兵疲矢盡、
祈桃生白河等神十一社、乃得潰圍、自非神助、何以至
此、請列幣社、許之、

天應元年春正月辛酉朔、詔百姓為呰麻呂所詿誤、而
能弃賊來者、給復三年、陸奧出羽諸國百姓久疲兵役、
多破家產、宜免今年田租、二月己未、令相模武藏安房
上總下總常陸等國、送穀一萬斛於軍所、夏五月、小黑
麻呂上狀言、賊情、六月戊子朔、敕曰、得奏狀具知消息、
彼夷俘之為性、蜂屯蟻聚、攻則奔逬山藪、緩則侵掠城
塞、而伊佐西古、諸絞、八十島、乙代等、賊中之首、一以當
千、竄迹山野、窺機伺隙、畏我軍威、未敢縱毒、今將軍等
未斬一級、先解軍士、事已行訖、無如之何、且見先後奏
狀、賊衆四千餘人、所斬首級僅七十餘、則遺衆猶多、何
遽請凱旋、縱有舊例、朕不取焉、宜使副使一人、乘驛入
京、先奏軍中委曲、其餘待後處分、小黑麻呂尋擊叛夷
平之、復所亡諸塞、秋八月辛亥、小黑麻呂凱旋、特授正
三位、九月丁丑、賞征夷之勞、授紀古佐美百濟俊哲等
位有差、辛巳、初征東副使大伴益立臨發授從四位下、
已而或譖曰、益立至軍、逗遛不進、費糧曠日、是日詔責
益立、奪其位、（或譖據續日本後紀）
仁明天皇承和四年夏五月、先是越後大掾伴野繼上
書訴父益立冤、丁亥、復益立本位、

隼人叛服

清寧天皇元年冬十月辛丑、葬雄略天皇於丹比高鷲
原、時隼人晝夜哀號陵側、不食七日而死、有司以禮葬
之陵北、初瓊瓊杵尊有兄、曰火闌降命、其子孫居西國、
謂之隼人、分番宿衛京師、（分番已下職員令）
四年秋八月癸丑、隼人率衆內附、
欽明天皇元年春三月、隼人率衆歸附、
齊明天皇元年、隼人詣闕朝獻、
天武天皇十年秋七月甲午、隼人來貢方物、是月大隅
隼人與阿多隼人相撲於廷、○（姓氏錄、山城神別有阿多隼人、大和神別有大角隼人）
戊午、饗隼人於飛鳥寺西、奏樂、賜物有差、令士庶縱

覲、
持統天皇元年夏五月、隼人大隅阿多魁帥各以衆誅
天武帝、秋七月辛未賞賜隼人魁帥三百三十七人、各
有差、
三年春正月丙辰筑紫太宰粟田眞人獻隼人一百七
十人、
九年夏五月己未饗大隅隼人、丁卯觀隼人相撲於西
槻下、
文武天皇大寶二年秋八月丙申、薩摩多褹隼人叛、發
兵討之、祈捷太宰所部神九社、隼人尋平、遂撿戸置吏、

八月戊寅、授軍士勳有差、冬十月丁酉、奉幣帛於太宰
所部神九社、薩摩國司請建柵置戍以守要害、許之、
元明天皇和銅二年冬十月戊申、薩摩隼人郡司已下
百八十八人入朝、徵諸國騎兵五百人以備威儀、
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大極殿受朝、隼人在列、丁卯
帝御重閣門、賜宴隼人、奏諸方樂、授位賜物有差、庚辰
以日向隼人曾細麻呂教諭荒俗、馴服聖化、詔授外從
五位下、
六年秋七月丙寅、詔曰、授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
何以勸獎、今討隼賊將軍及士卒戰陣有功者一千二
百八十餘人、並宜隨勞授勳、（本書逸討隼人事）
七年春閏二月壬寅、以隼人未習憲法、徙豐前民二百
戸教導之、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夏五月辛卯、太宰府言、薩摩大隅
貢隼人、已經八歲、道路阻隔、往來不便、或父母老病、妻
子單貧、請六年相替、許之、
養老元年夏四月甲午、帝御西朝、大隅薩摩隼人奏風
俗歌舞、授位賜祿有差、
四年春二月壬子、太宰府奏言、隼人叛、殺大隅守陽侯
麻呂、三月丙辰、以中納言大伴旅人爲征隼人持節大

將軍、授刀助笠御室、民部少輔巨勢眞人爲副將軍、夏
六月戊戌、詔曰、蠻夷爲害、自古有之、漢命五將、驕胡臣
服、周勞再駕、荒俗來王、今西隅等賊怙亂逆化、屢害良
民、因遣持節將軍正四位下中納言兼中務卿大伴宿
禰旅人誅罰其罪、盡彼巢居、治兵率衆、剪掃兇徒、酋帥
面縛、請命下吏、寇黨叩頭、爭靡敦風、然將軍暴露原野、
久延旬月、時屬盛熱、豈無艱苦、使使慰問、宜念忠勤、秋
七月甲寅、賜征西將軍已下將士物有差、八月壬辰、敕
隼人未平、宜留而屯焉、
五年秋七月壬子、征隼人副將軍笠御室、巨勢眞人凱

旋、斬首獲虜一千四百餘、
六年夏四月丙戌、征隼人副將軍已下授勳位有差、
七年夏四月壬寅、太宰府言、日向大隅薩摩三國士卒征討隼賊、頻遭軍賊、且年穀不登、交迫飢寒、謹按故事、兵役以後、時有飢疫、望降天恩、給復三年、許之、五月辛巳、大隅薩摩隼人六百二十四人朝貢、甲辰饗隼人、奏土風歌舞、首帥三十四人叙位賜祿有差、
聖武天皇神龜五年夏四月辛巳、授隼人外五位、給位祿、
天平元年夏六月庚辰、薩摩隼人貢調物、癸未帝御大極殿閤門、隼人奏風俗歌舞、甲申授隼人位、賜祿有差、
秋七月己酉、大隅隼人貢調物、辛亥大隅隼人姶羅郡少領加志多利佐須岐夜麻等久久賣竝授外從五位下、餘各有差、
七年秋七月己卯、大隅薩摩隼人二百九十六人入朝貢調物、八月辛卯帝御大極殿、二國隼人奏方樂、壬辰賜隼人三百八十二人爵祿有差、
十二年秋九月丁亥、藤原廣嗣叛、發兵討之、戊子召隼人二十人、使右大臣橘諸兄宣敕授位、賜當色服發遣、
十五年秋七月庚子、帝御石原宮、饗隼人、

天平勝寶元年秋八月壬午、大隅薩摩隼人貢調物、奏風俗歌舞、
廢帝天平寶字八年春正月丙辰、大隅薩摩隼人相替、授位有差、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冬十月庚寅、帝臨軒、大隅薩摩隼人奏風俗伎、授位有差、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春三月戊辰、停隼人帶劒、
七年春二月丙寅、帝御南門、大隅薩摩隼人奏俗伎、戊辰授位有差、
桓武天皇延曆二年春正月乙巳、饗大隅薩摩隼人於朝堂、帝御閤門觀之、授位賜物有差、
十一年秋八月壬寅、制頃年隼人之調、或輸或不輸、於政事甚涉不便、自今以後宜令偏輸、（十一年以下類聚國史）
十二年春二月己未、大隅曾於郡大領曾乃牛養授外從五位下、以率隼人入朝也、（類聚國史）
二十年夏六月壬寅、停太宰府進隼人、（類聚國史）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酉、停交替隼人風俗歌舞、
平城天皇大同三年冬十二月壬子、敕定額隼人若有闕者、宜以京畿隼人隨闕便補、但衣服粮料莫同舊人、特准衛士給之、婦女不在補限、

四年春三月己未、始置隼人司史生二員、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歷朝崇文

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百濟遣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有文學、太子菟道稚郎子從而學焉、帝問阿直岐曰、汝國博士有賢於汝者乎、曰有王仁者、一國之秀也、帝遣荒田別徵王仁、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獻已下古事記）文教之興始此、（神皇正統記）是後百濟屢貢五經博士、

推古天皇十年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貢曆本及天文地理書、選書生學其法、

天智天皇元年、百濟僧詠歸化、以文學聞、帝敕還俗、爲大學頭、（元年已下續日本紀）初帝與中臣鎌足俱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及卽位、創學校、制典禮、憲章文物、粲然可觀、（及卽位以下懷風藻敘）

持統天皇五年夏四月辛丑朔、賜大學博士上百濟大稅一千束、以勵之、秋九月壬申、賜音博士唐人續守言、薩弘恪、書博士百濟善信銀各二十兩、

六年冬十二月甲戌、賜續守言、薩弘恪水田各四町、

七年春三月甲午、賜上百濟食封三十戶、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春二月丁巳、始釋奠、帝定大學之制、置頭一人、助一人、允一人、少允一人、大屬一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律學博士二人、明法生十人、文章生二十人、得業生十人、學生四百人、音博士二人、書博士二人、算博士二人、算生三十人、使部二十人、直丁二人、國博士國各一人、學生大國五十人、上國四十人、中國三十人、下國二十人、大學生取五位已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爲之、若八位已上子、情願者聽、國學生取郡司子弟爲之、大學生式部補、國學生國司補、並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聰令者爲之、凡經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之、凡教授正業、周易鄭玄王弼註、尚書孔安國、鄭玄註、三禮、毛詩、鄭玄註、左傳服虔杜預註、孝經孔安國、鄭玄註、論語、鄭玄、何晏註、學校之制、至是大備、（帝定以下令）而國學遍於海內矣、秋七月戊申、遣明法博士於六道、（除西海道）講新令、

三年春三月丁丑、制曰、依令國博士於部內及傍國取用、然温故知新、希有其人、若傍國無人採用、則申省、然後省選擬、更請處分、

慶雲元年秋七月庚子、以公廨稻給大學寮、

四年夏四月丙申、賜正六位下山田御方布鍬鹽鐵、優學士也、

元明天皇和銅五年春正月、初天智帝之誅蘇我蝦夷、蝦夷悉燒天皇記國記、船史恵尺取國記燼餘獻之、初以下日本紀其後天武帝患諸家記載多傳虛僞、終失其眞、欲撰帝紀以糾其謬、時有舍人稗田阿禮者、年二十八、博聞彊記、多諳上世舊事、乃敕阿禮綴集舊聞、未成而帝崩、於是帝敕正五位上太安萬侶採摭阿禮舊文、上自開闢、下至小治田朝、錄爲三卷、上之、名曰古事記、古事記序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夏五月丁酉、制大學生業未成立、妄求薦舉、如是之徒、自今以後、不得補國博士、

養老元年秋七月己丑、賜從五位下紀淨人等穀百石、優學士也、

四年春二月乙酉、令撿校造器二司、造釋奠器、充大膳職大炊寮、夏五月癸酉、先是敕一品舍人親王修日本紀、至是成奏上、紀三十卷、系圖一卷、

五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宜擢學業優長、堪爲師範者、特加賞賜、勸勵後生、因賜明經博士鍛冶大隅等物有差、

六年春二月戊戌、賜有學術者二十三人田、

聖武天皇天平二年春二月丁巳、釋奠、詔遣右中辨中臣廣見就大學寮慰勉博士學生、賜物有差、辛亥、太政官奏、大學生徒既經歲月、習業庸淺、猶難傳達、實是家道困窮、無物資給、雖有好學、不能遂志、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十人以下、五人以上、專精學問、以加善誘、給以衣食、又陰陽醫術及七曜頒曆等類、國家要道、不得廢闕、今諸博士年齒衰老、若不教授、恐致絶業、請令吉宜、大津首、御立清道、難波吉成、山口田主、私部石村、志斐三田次等七人、各取弟子傳業、衣食料准大學生、生徒陰陽醫術各三人、曜曆各二人、許之、

七年夏四月辛亥、諸唐留學生吉備眞備還自唐、獻唐禮一百三卷、太衍曆經一卷、太衍曆立成十二卷、眞備在唐十八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留學生播名唐國者、唯眞備朝衡二人而已、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阿部內親王師之、受禮記漢書、帝令學生悉從之、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六道、帝令以下三善清行意見封事其後定爲四道、謂紀傳明經明法算道也、職原鈔是歲唐人袁晉卿隨朝使歸化、時年十八九、通文選爾雅音、詔爲大學音博士、後至大學頭、自朝廷通使於唐、選學生有才者從之留而講學、謂之留學生、於是海內學生內遊國學、外

遊唐國文學大盛、

十一年秋七月丙子、太政官處分式部省蔭子孫及位子等、不限年之高下、皆入大學、

十三年秋七月辛亥、以從五位上橘奈良麻呂爲大學頭、奈良麻呂、右大臣諸兄子也、

天平勝寶元年、以大學頭兼博士楢原東人爲駿河守、東人該通九經、號爲名儒、（元年以下文德實錄）

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夏四月辛巳、敕曰、古者治國安民、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茲、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百姓間有孝子爲鄕閭所慕者、宜令

長官、具以名薦、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宜配陸奧桃生、出羽小勝、秋八月己亥、敕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興、惟在二寮、門徒所苦、惟衣與食、宜置公廨田、以供給諸生、大學寮二十町、（○本書作三十、今據類聚國史訂之、）雅樂寮十町、冬十月癸未、敕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請托得選、非唯損政、亦無益於民、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任用之後、所給公廨田一年之租、必當送之受業師、如此則尊師之道、終行敎資之業永繼、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元年春二月丁亥、車駕幸大學釋奠、先是釋奠之儀、未備、右大臣吉備眞備、依稽禮典、器物始備、禮容可觀、

二年秋七月、初唐主李世民尊孔子爲宣父、（唐書）朝廷亦用之、（令）其後唐主隆基追謚曰文宣王、（唐書）至是大學助敎膳大丘上言、臣嚮隨使赴唐、聞先聖之遺風、覽膠庠之餘、列國子監有兩門、題曰文宣王廟、學生程賢告臣曰、今主上大崇儒範、追改爲王、鳳德之徵、于今至矣、臣以爲朝廷猶遵舊典、恐乖崇德之情、敕用文宣王號、八月癸丑、賜大學直講凡黑鯛稻一千束、賞勤學也、

三年冬十月甲辰、太宰府言、本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

都會也、子弟之徒、學者稍衆、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伏乞給三史各一本、傳之管內、以興學業、敕賜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冬十二月甲戌、太宰府言日向大隅薩摩壹岐多褹博士醫師、一任之後、終身不替、是以學術不進、乞同朝法、八年遷替、以勸後學、許之、

九年遣唐明經請益伊豫部家守還、自唐任大學直講、建議定孔子享坐、爲南面、家守在唐、通五經大義及切韻說文字體、尋轉助敎、大臣奏令講春秋公穀二傳、（九年以下日本紀略、明經請益據學令集解、）

桓武天皇延暦四年冬十二月甲申帝念故遠江介菅原古人侍讀之勞給衣粮於其四子令勤學業古人儒行高世家無餘財諸兒寒苦儒行以下續日本後紀故有是命給學料始於此謂之穀倉院月料本朝文粹皇子葛原親王歴覽史傳常以古今成敗自警文德實錄良岑安世少好鷹犬及長讀孝經輟卷嘆曰名教之極其在斯乎迺折節讀書卒爲名臣公卿補任

八年春正月辛未敕大學寮諸學生年不滿三十不得任用類聚三代格

十一年冬閏十一月辛丑敕明經之徒不宜習吳音發

聲誦讀既致訛謬其熟習漢音日本紀略

十三年秋八月癸丑先是詔左大臣藤原繼繩等修國史至是成冬十一月丙子初天平寶字中置田二十町於大學寮其後生徒稍衆費用不給至是加置越前水田一百二町名曰勸學田類聚國史大學別當和氣廣世亦嘗納墾田二十町於大學寮以供生徒廣世清麻呂子也清麻呂居大學南嘗欲建學舍於家以教子弟不果廣世建弘文院藏書數千卷置墾田四十町日本後紀殘編弟直綱仲世皆以文學顯續日本後紀

十七年春三月丙申先是式部省奏曰按學令云敎授正業左傳服虔杜預註公羊穀梁二傳棄而不取是以古來學者未習其業而寶龜七年遣唐使明經請益直講博士正六位上伊與部連家守讀習而還以延暦三年告官始令家守讀授然未有官符不得爲例自時厥後二三學生或受其業卽冀預出身今省欲試恐違令條將從抑止迺惜業絶竊檢唐令詩書易三禮三傳各爲一經立之學官望請公穀二傳各準小經永聽講授以弘學業許之學令集解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夏六月壬寅敕諸王及五位已上子孫十歲以上皆入大學分業敎習日本紀略

三年春二月丙辰減大學直講博士一員置紀傳博士類聚國史

四年春二月辛亥敕和漢總歴帝譜圖天御中主尊爲始祖至如魯王吳王高麗王漢高祖等接其後裔和漢雜糅敢垢天宗愚民迷執輒謂實錄宜使諸司官人等所藏皆進若有挾詐隱匿乖旨不進者事覺之日必處重科日本後紀殘編

嵯峨天皇弘仁二年朝野鹿取敘從五位下以帝在藩時有侍讀之勞也鹿取少遊大學頗涉史漢兼通漢音後至越中守以吏幹聞續日本後紀

三年夏五月戊寅、敕、經國治家、莫善於文、立身揚名、莫尚於學、是以大同之初、令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孫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庶使拾芥磨玉之彥、霧集於環林、呑鳥雕蟲之髦、風馳乎壁沼、而朽木難琢、愚心不移、徒積多年、未成一業、自今以後、宜改前敕、任其所好、稍合物情、（日本後紀殘編）

四年春三月己卯、太政官符、明法生出身與他業異、通八已上、乃預敘例、七條以下、皆爲不第、學者以是倦怠、罕習其業、自今以後、宜試通六七條、任國博士、以勸生徒、（類聚三代格）

五年、長岑高名爲文章生、高名依兄茂智麻呂、家貧無甑石之儲、事兄有義、後以循吏聞、（文德實錄）

六年秋七月、初實字中、令儒臣撰氏族志、未成而罷、帝憂外蕃歸化者衆、華夷混淆、氏族不明、敕中務卿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考定、爲一書、至是成、名曰新撰姓氏錄、（姓氏錄序）

八年、正躬王舉文章生試及第、時年十八、正躬、萬多親王子、幼而聰穎、入大學、博學能文、後至參議、（三代實錄）

九年、文章生藤原衞對策及第、時年十八、時人比之漢賈誼、（文德實錄）藤原常嗣方遊大學、闇誦文選、（續日本後紀）文章生藤原諸成亦闇誦文選上帙、學中稱爲三傑、（文德實錄○三傑未詳）

十二年春二月甲申、敕、文章博士是從七位官、今改爲從五位下官、（類聚國史）大寶制、大學博士正六位下、（令）至是文章博士出其上、是後大學頭多兼文章博士、

十三年、文章生小野篁及第、篁、參議岑守子也、岑守爲陸奧守、篁從父、客遊日事馳逐、及還京師、未讀書、帝聞之歎曰、彼人之子、何乃爲弓馬之士、篁由是慚悔、折節讀書、遂以文學聞、（文德實錄）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秋八月壬辰、先是大學寮請曰、延

暦八年正月十八日符稱、諸學生等年不滿三十、不得任用國博士者、寮依符旨施行久矣、今學生等志仰儒風、勤求聖教、借餘照於鄰壁、競分陰於流年、功成業畢、不免貧寒、而朝制有限、經年不任、昔賈誼十八、世稱才子、漢文名以除博士、不疑十三、人號神童、魏武聞之拜議郎、唯論人才、何拘年齒、望請准據前典、依件任用、許之、丙申、參議多治比今麻呂奏、緬尋古典、歷覽前王、勞於求賢、逸於經國、伏望諸氏五位以上、年二十已下、咸入大學、習讀經史、學業足用、量才授職、許之、（類聚三代格本朝文粹）

九月庚申、侍從平高棟爲大學頭、高棟、葛原親王子、

幼而警敏、好讀書傳、後至大納言、（三代實録月日據公卿補任）冬十一月辛酉、賜山城地五町九段於大學寮、（類聚國史）是歲右京人山田春城年十五、入大學、嵯峨上皇欲使皇子源明、讀書、求大學生好學者爲同學、春城應徵、與明同房、明奮勵講誦、博覽百家、上皇素好學、敎諸皇子讀書、（文德實録）皇子最好學者爲源弘、弘性寛厚、通達政體、上皇鍾愛、多賜經籍、後至左大臣、源信、源啓、源寛亦皆好學、信兼工草隷、後至左大臣、啓常招大學生有才學者爲師、兼善射、後至越前守、寛自幼耽學、上皇屢勉勵之、補文章生、後至伊豫守、（三代實録）

二年春、文章生藤原關雄及第、關雄、刑部卿眞夏子、性好閒退、常在東山舊居、時人呼曰東山學士、後至治部少輔、（文德實録）三年、豐前王爲大學助、豐前舍人親王四世孫、以文學聞、後至伊豫守、（三代實録）四年春三月甲戌、以河内荒閒地五十町給大學寮、（類聚國史）夏六月癸卯、文章博士都腹赤上言、天平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格稱、文章生二十人、簡取雜任及白丁聰慧者、不須限年多少、而弘仁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稱、案唐式、昭文崇文兩館學生、取三品已上子孫、不選凡流、今文章生者、須取良家子弟、寮試詩若賦補之、選生中稍進者、省更覆試、號爲俊士、取俊士翹楚者爲秀才生、所謂良家、據符文、似謂三位以上、果如符文、有妨學道、何者大學、尚才之處、養賢之地也、天下之俊皆來、海内之英並萃、游夏之徒、元非卿相之子、楊馬之輩、出自寒素之門、高才未必貴種、貴種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貴、朝爲廝養、夕登公卿、而況區區生徒、何拘門資、竊恐悠悠後進、因此解體、又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至于後年、更有敕旨、雖非良家、聽補俊士、則良家之子、還居下例、立號雖異、課試斯同、徒增節目、

無益政途、又據令有秀才進士二科、課試之法、難易不同、所以本置文章得業生二人、隨才學之淺深、擬二科之貢擧、今專曰秀才生、恐應科者稀矣、望請俊士永從停廢、秀才生復舊號、選文章生依天平格、從之、（本朝文粹）七年夏五月、文章得業生春澄善繩對策、式部省擢處丙第、先是、内記闕、帝素重士、欲以善繩補之、聞其及第大悅、六月、以善繩爲少内記、時人榮之、善繩周防大目豐雄子、幼而明悟、骨相異常、祖財麻呂呼爲奇童、傾産敎養、弱冠入學、耽讀羣籍、未嘗輟手、博涉多通、一時莫能及也、（三代實録）

八年秋八月丙寅朔、召大學博士已下、問毛詩義、乙亥幸神泉苑、召阿波守善道眞貞主税頭安野眞繼直講刈田種繼等、論經義、賜宴奏樂、類聚國史 是歲敕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一千卷、名秘府略、文德實錄

九年春正月庚申、從四位上源明爲大學頭、公卿補任 秋八月己巳、幸神泉苑、召博士生徒、論經義、賜物有差、類聚國史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冬十月辛巳、以橘奈良麻呂家書沒官者四百八十餘卷、賜彈正尹秀良親王、

二年秋八月丁丑、釋奠、戊寅、帝御紫宸殿、召明經諸儒、討論經義、賞賜有差、帝崇經術、屢引儒生、以相論難、常

名大學博士御船氏主、助教刈田種繼、論經義、氏主執禮、種繼舉傳、難擊往復、遂無折角、左京人滋善宗人從氏主受三禮、彊記絕倫、氏主稱爲禮聖、後至助教、時皇太子好學、一日奏曰、太子釋奠大學、是舊儀也、此禮何爲久廢、帝嘉之、敕率百官行禮、皇太子以下拾遺往生傳 後皇太子傳藤原三守亦好學、優待儒生、遇諸塗、則下馬、人以此稱之、

五年夏六月壬子、帝御清涼殿、令助教直道廣公讀羣書治要、治要、唐主李世民命其臣魏徵等撰集云、治要以下唐書

六年春正月、文章博士菅原清公、敘從三位、帝憫其老病、聽乘牛車至南大庭、秋八月癸酉、以攝津荒田九段賜明經碩儒善道眞貞、

九年秋七月、嵯峨太上皇崩、山田春城悲痛廢學、帝憫之、詔侍校書殿、閱御書、後至大學助、九年以下文德實錄 九月丙申、敕令相模武藏常陸上野下野陸奧等國、寫進三史、

十年、文章博士春澄善繩講後漢書於大學、解釋流通、無所淹礙、聽者歎服、時諸博士各自名家、互相輕侮、弟子異門、各有分爭、唯善繩謝遣門徒、恬退自守、不爲謗議所及、十年以下三代實錄

十一年、帝憫備後守善道眞貞年老、召入京師、諸儒言當代讀公羊傳者、惟眞貞耳、恐斯學墜焉、乃命講之大學、眞貞以三傳三禮爲業、兼能談論、

十四年夏五月乙亥、帝受莊子於文章博士春澄善繩、卒業、乃御清涼殿、召善繩、賜宴奏樂、賜御衣二襲、辛卯令善繩讀漢書於清涼殿、

嘉祥三年、太皇太后橘氏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舍、勸子弟讀書、名曰學館院、三年以下文德實錄 先是、左大臣藤原冬嗣亦建學舍、名曰勸學院、析封戶給生徒、謂之南曹、以在大學南也、謂之南曹以下神皇正統記 其後菅原大江二氏建

文章院、分東西曹司以敎弟子、(本朝文粹)氏公子岑繼年少不好學、帝歎曰、彼大臣之孫、朕之外戚、何爲不讀書、岑繼聞之奮激讀書、略通經史、後至中納言、(三代實錄)

文德天皇仁壽元年夏四月丁卯、召散位春澄善繩於北殿、講文選、

三年春正月丁未、文章博士菅原是善爲大學頭、仍兼博士、秋九月己卯、菅原是善奏請文章生未出身者及第之後、不經勘籍預考例、許之、

天安二年春二月辛卯、豐階安人爲大學頭、安人少機悟、夙以好學知名、涉讀史傳、最精漢書、明法博士讚岐

永直乞骸骨、敕歸休於家、不停其職、是歲帝敕曰、博士、律令之宗師也、宜令諸生就其第受業、於是永直敎授於家、式部省就行講竟之禮、法家榮之、大判事源敏久等嘗抄出刑法疑義十事、欲遣使質之唐國、永直聞之爲詳解其義、聞者釋然、乃罷遣唐使、其精如此、(安人已下三代實錄)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夏六月己酉、增文章博士職田二町、凡六町、

二年春二月辛卯、帝始讀孝經、冬十月壬辰、制、哲王之制、以孝爲基、夫子之言、窮性盡理、卽知一卷孝經十八篇章、六籍之根源、百王之摸範也、然此閒學令、孔鄭二註、爲敎授正業、厥其學徒相沿、盛行於世者、安國之註、劉炫之義也、今按唐玄宗開元十年、撰御註孝經、作新疏三卷、以爲世傳鄭註、比其所註餘書、義理專乖、又稽之鄭志、康成不註孝經、安國之本、梁亂而亡、今之所傳、出自劉炫、事義紛沓、誦習尤難、靡厭衆心、更招疑義、故玄宗廣酌儒流、深迴睿想、爲之訓註、冀闡微言、然則孔鄭之註、並廢於時、御註之經、獨行於世、而我唯傳彼註、未讀此經、假之通論、未爲允愷、鄭孔二註、卽謂非眞、御註一本、理宜遵行、自今以後、宜立於學官、敎授此經、以

充試業、庶革前儒必固之失、遵先王至要之語、但去聖久遠、學不厭博、若猶敦孔註、有心講誦、兼聽試用、莫令失望、初桓武帝好學、嘗爲大學頭、天性至孝、及喪光仁帝、哀毀動人、踰年不釋服、帝之崩、平城帝號慟不能起、羣臣扶之下殿、後八九日猶進粥、(初以下日本後紀殘編)是後朝野之閒、孝子最多、攝津守甘南備高直居母喪、殆至滅性、散位藤原吉野事父有孝、父嘗索鮮肉、庖人不與、吉野聞而悔恨、終身不復肉食、(續日本後紀)散位藤原岳守喪父、哀戚過禮、幾於毀滅、參議小野篁文章生和氣仲世皆以至孝聞、仲世子貞臣數歲喪母、哀毀踰禮、相模權介

山田古嗣幼喪母、嘗讀書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右京大夫藤原衛二歳喪母、五歳始聞之、哀慕動人、（文德實錄）中務大夫清原瀧雄、大納言平高棟皆喪父、哀毀過禮、肥後守紀夏井執母喪三年、中宮大夫藤原良仁喪母、哀慟歐血絶而復蘇、大中臣正棟喪父、殆致毀滅、參議藤原良繩聞父病於備前、欲奔赴、天子不許、及聞訃、歐血氣絶、數刻乃蘇、其後母紀氏寢病、良繩晝夜扶持、目不交睫、母尋沒、哀號過禮、諸國之民以孝聞者亦多云、十二月癸丑、新修釋奠式、頒七道諸國、先是播磨博士和邇宅繼上言、

釋奠有大學式、無諸國式、故諸國或用樂、或不用樂、夫尊師之道、誠須嚴整、如在之禮、豈合參差、願修其式、以爲永典、從之、乙丑、帝受孝經於大學博士春日雄繼、卒業、授雄繼正五位下、賜御書告身、時右大臣藤原良相好文學之士、有大學生貧寠者、時贈綿絹、冬月多製衣被、畀四學堂夜宿者、

三年秋八月丁巳、帝始講論語、

十一年秋八月、先是詔太政大臣良房等修續日本後紀、至是成、（十一年已下續日本後紀序）

十二年春二月己丑、帝聞參議春澄善繩病篤、詔及其生存授從三位、大納言藤原基經在直廬、脫朝服加其身、時人榮之、秋九月庚申、文章得業生菅原道眞對策及第、加敍一階、道眞是善子也、

十三年秋八月、帝嘗詔左大臣藤原氏宗等修貞觀式、是月成、帝又敕參議大江音人撰羣籍要覽四十卷、弘帝範三卷、

十七年夏四月丁丑、帝讀羣書治要、卒業、宴羣臣於綾綺殿、奏樂賦詩、賜物有差、庚辰、帝始讀史記、

十八年秋七月己丑、先是召散位大藏善行侍藏人所、校定御書、以隋人顏之推家訓教授帝左右少年及禁

中好學者、是日卒業、賜宴藏人所、名文章生賦詩、

陽成天皇元慶二年春二月辛卯、令助教善淵愛成讀日本紀於宜陽殿西廂、右大臣以下參議以上聽之、冬、十二月、先是敕右大臣藤原基經等修文德實錄、至是成、（冬以下文德實錄序）

四年、令巨勢金岡畫孔廟像、（江家次第）是歳在原行平奏建學舍、名曰獎學院、（本朝文粹）

六年秋八月戊辰、以日本紀卒業、設宴奏樂、親王以下五位以上畢至、抄出日本紀中賢主名臣、探丸賦和歌、賜内藏寮綿、

八年秋九月辛未敕以新錢二十三貫分給左右京職出舉以子錢送大學寮充學生菜料先是大學頭藤原佐世上言據式左右京職出舉以其息利充學生菜料弘仁以前每年必送天長以降絕而不納其隆平永寶者延曆十五年新貨也厥後錢文改易既經五度兩職須每改舊貫捘新錢而忽略其事全失本物遂使生徒積歎今給諸司公廨錢者爲脩官舍也然新錢初涌十倍本源況大學者百川之學海九流之道淵也大廈棟梁於是乎育巨川舟檝於是乎採論其弘益豈校官舍以彼比此相去既遠望請准據式文充給新錢每年出舉依例送之許之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秋九月乙未造幕四條幔四條賜大學寮先是大學頭藤原佐世上言令云凡學生公私有禮事令觀儀式又承和十二年宣旨云車駕行幸之日官人引文章生等陪從然則朝堂之儀公私之禮節會宴享之日巡狩遊獵之時必須率學生縱觀陪從而寮本無幕幔隨事多闕諸司之例唯賜二條本寮四百之生徒非兩幕之可容望請以爲儲備許之冬十一月庚寅先是大學寮奏曰延曆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格云祭祀之事潔淨爲本又割牲體明在禮法然而頃年諸國進特既以割截供禮潄盥多乖禮制須並用全體令進祭庭一依禮法割鮮升供式云三牲各加五藏六衞府別各供一頭今按延曆格所以供全體者取其新也而式文曰各加五藏即是解體可知雖全體解體前後各異而至於潔清新鮮是古今不易之法也而諸衞牲腐臭尤甚棄而不用是廢常祀忍而供之恐乖禮制祭祀之道鮮潔爲先宜嚴下新制令合禮法式又云享日在諸祭之前及與祭相當停用三牲及兔代以鮮魚而今諸衞或代以乾魚或用果子所送非一撰任人意宜令六府送鮒鯉鮮潔者式又云三牲及兔六衞府各供一頭又云豆實兔醢五合今撿先聖先師獨供兔醢其餘不供且造醢之法先乾其肉百日即成謂之乾豆者取其義也而今諸衞府先祭一日送鮮兔夜中造醢豈合禮意自今以後潔淨乾曝先祭三月送大膳職依禮造之其送致之次左近爲一番餘府以次輪轉如此則豆實合禮衞府省煩至是許之

二年秋八月丁未朔釋奠太政大臣基經率公卿拜聖像

宇多天皇寬平元年冬十月丁卯帝受周易於博士善淵愛成（宇多已下田氏家集）帝嘗令畫工圖殷周以來名臣像於

紫宸殿障子、號賢聖障子、古今著聞集

醍醐天皇昌泰元年春二月戊戌、帝讀羣書治要於清涼殿、日本紀略

三年夏六月、令文章博士三善清行、講史記、日本紀略

延喜元年春正月、貶右大臣菅原道眞爲太宰權帥、日本紀略道眞累世儒家、器識卓異、遭遇宇多帝、累蒙寵擢、參決政事、論者以爲曠世盛事、然一時媢忌者衆、遂遭讒貶竄、參取諸書大意

秋八月、先是詔左大臣藤原時平等修三代實錄、至是成、三代實錄序

六年夏五月戊辰、帝始讀史記、日本紀略

八年冬十月、贈故參議藤原菅根從三位、以侍讀勞也、日本紀略

十三年夏五月、敕諸道得業生課試、以七年已上爲期、日本紀略

十四年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條陳便宜十二、其一曰、臣伏以治國之道、賢能爲源、得賢之方、學校爲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而敍彝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伏見古記、朝家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於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備眞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卽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其後代代下敕、給罪人伴家持越前國加賀郡沒官田一百餘町、山城國久世郡公田卅餘町、河內國茨田澀川兩郡田五十五町、以充生徒食料、號曰勸學田、又每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石五斗、人別三升、五十人料、以補照讀之疲也、又有敕令常陸國、每年舉稻九萬四千束、以其利稻充學生口味料、而年代漸久、事皆睽違、承和年中、伴善男訴家持無罪、返給加賀郡勸學田、又有敕分山城國久世郡田卌町爲四分、其三分給典藥左右馬寮、纔留其一分、充學生料、又河內國兩郡

治田頻遭洪水、皆成大河、又常陸丹後兩國出舉稻、依度度交替欠、本稻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飯料米六斗、山城國久世郡遺田七町而已、以此小儲、充數百生徒、雖作薄粥、猶亦不周、然而學生等成立之望猶深、飢寒之苦自忘、各勤鑽仰、共住學館、於是性有利鈍、才異愚智、或有捍格而難用者、或有穎脫而出囊者、通計而論之、中才以上者、曾無十分之三四也、由是才士者已超擢舉用、不才者衰老空歸、亦其舊鄉凋落、無所歸托者、頭戴白雪之堆、飢臥碧水之涘、於是後進者偏見此輩成羣、卽以爲大學是迍邅坎壈之府、窮

困凍餒之鄉、遂至父母相誡、勿令子孫歯學館者也、由是南北講堂、鞠爲茂草、東西曹局、闃而無人、於是博士等毎至貢擧之時、唯以歴名薦士、曾不問才之高下、人之勞逸、請託由是間起、濫吹爲之繁生、潤權門之餘唾者、生羽翼而入青雲、蹈闕里之遺蹤者、詠子衿而辭黌舍、如此陵遲、無由興復、先王庠序、遂成丘墟、臣伏以、華人之道、以食爲本、望請常陸丹後兩國出擧本頴九萬四千八百束之利稻二萬八千四百卌束之代、遍以諸國田租穀充給、（縁海國半分、坂東國半分、）以充給學生等、又罪人伴善男所返給加賀郡田、重亦沒官、令給穀倉院、充造道

橋料、重望依舊返給件田、以爲勸學田、又式云、學生不住寮家者、不得薦擧、比年雖有此式、不能施行者、依學生之無食也、今須嚴敕博士及寮頭等、諸道學生、雖有才藝、不直寮家者、不得貢擧、如此則挑兮之徒、歸我國曽皇矣之士、列彼周行、（意見封事）

十六年秋九月庚辰、帝幸朱雀院、試擬文章生詩、（日本紀略）

延長六年夏六月、令少内記小野道風、書漢以來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

八年秋九月、帝崩、皇子中務卿重明親王哀慕不已、時臣子皆期而公除、唯重明心喪三年、衣服食器不敢用綾羅朱漆、重明好學有才名、（花鳥餘情）弟中務兼明親王亦博學能文、（本朝文粹）世稱前中書王、（尊卑分脈）

村上天皇天德四年冬十月辛巳、大學寮火、（日本紀略）

應和二年夏六月、學生藤原公方、藤原資忠等請給學問料、乃召之弓場殿、試七言十韻、（日本紀略）

三年冬閏十二月、給奬學院年官、準勸學院、（日本紀略）

康保元年冬十一月丁丑、敕以學館院爲大學寮別曹、（日本紀略）

一條天皇寛弘元年冬十月、帝幸北野社、（一代要記）初天暦中民間追慕菅原道眞、建祠北野祀之、（北野縁起）此後朝廷

奉幣不絶、（公事根源）崇祀遂遍海内矣、

六年秋七月、中務卿具平親王薨、具平、村上皇子、（日本紀略）有才學、世與兼明親王並稱、曰後中書王、（皇胤紹運録）是秋釋奠停宴蓋、以喪一代文宗也、（左經記）具平子孫多以文武聞、

後一條天皇長元七年秋八月、京師大風、大學寮壞、是月釋奠、辨少納言文章博士皆不來會、會者僅數人而已、（左經記）其衰如此、

後三條天皇延久四年春三月、權中納言源隆俊奏、孔廟畫像歳久壞損、請加修理、許之、敕右少辨大江匡房

監之、江家次第帝好學、續古事談其在東宮、匡房爲學士、日夜討論、今鏡匡房自其先音人累世業儒、家多藏書、未嘗罹災、作庫於二條高倉、或曰、京師多火、如何、匡房曰、吾家文學當與朝家同盛衰、何須過慮、至仁平中、書庫罹災、朝廷亦遂衰、續古事談

堀河天皇康和元年春正月甲子、大學寮請修孔廟祭器、許之、朝野羣載

崇德天皇保延元年、式部大輔藤原敦光上疏陳七事、其一曰、天下之所貴惟賢、所寶惟穀、皇朝宮城之南、左則置大學寮、以崇聖師、右則置穀倉院、以蓄米穀、而黌

舍頽弊、鞠爲茂草、蘋蘩薀藻之奠、有累供備、搢紳青衿之徒、無處容身、唐太宗卽位之初、京師飢饉、孜孜求士、務在擇才、政革舊弊、頓致豐稔、宜依聖代之遺風、早施明時之新化、續本朝文粹

近衛天皇仁平三年夏五月、崇德上皇敕左大臣藤原賴長試學生於東三條第、古今著聞集賴長奏釋奠晴儀寬平以降、久廢、人無知者、乃草其儀上之、使諸司肆而行之、古今著聞集宋商劉文仲贈五代記唐書於賴長、○古今著聞集五代記蓋五代史之訛也、

高倉天皇治承元年夏四月丁酉、京師五條火、延燒大內及大學寮、秋八月丁丑、以大學寮未成、釋奠於官廳百錬抄時清原賴業爲帝侍讀、淸原系圖賴業嘗讀禮記、表出中庸、據本經爲解、不取舊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熹註未傳、所見適闇合、人以爲奇、康富記後百四十餘年、僧玄慧尊信宋程顥程頤朱熹之學、侍讀後醍醐帝經筵、始用宋儒之說、准三宮源親房亦嘗受業玄慧、尺素往來參取太平記親房、具平親王之後、嘗著神皇正統記云、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歷朝民政

神武天皇元年帝既定中洲遣天富命率日鷲命孫求肥饒地種穀麻於阿波天富命更求沃壤率阿波齋部往東國播殖穀麻宜麻者謂之總國宜穀者謂之結城郡阿波齋部所居謂之安房郡（古語拾遺）

崇神天皇四年冬十月壬午詔曰惟我皇祖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以聿遵皇

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羣卿百寮竭爾忠貞共安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帝以海內已安始校人民更課調役是謂男之弭調女之手末調於是神祇和享風雨順時百穀用成家給人足天下太平矣

四十八年春正月令皇子豐城入彥治東國

六十二年秋七月丙辰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乏水是以國中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資民業冬十月鑿依網池十一月鑿川坂池反折池

垂仁天皇二十七年置屯倉於來目邑

三十五年秋九月遣五十瓊敷命於河內鑿高石池茅渟池冬十月鑿倭狹城池迹見池是歲令諸國多鑿溝池緣是百姓富饒天下大治

景行天皇五十三年秋八月帝巡狩東國

五十五年春二月壬辰以彥狹島王爲東山道十五國都督王至春日穴咋邑而薨東國百姓悲王不至竊盜王尸葬於上野王豐城入彥命孫也帝皇子七十餘人皆封國郡各就其國

五十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曰汝父彥狹島王赴任途薨汝其專領東國御諸別王赴任有善政會蝦夷叛乃

討平之東國大治

五十七年秋九月鑿坂手池冬十月令諸國造田部屯倉

成務天皇四年春二月丙寅朔詔曰我先皇聰明神武膺籙受圖順天治人撥亂反正普天率土莫不王臣今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元蠢爾不悛野心是由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也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即取之國中以爲中區之藩屏

五年秋九月令諸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爲表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

北爲日横、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矣、

應神天皇九年夏四月、遣武内宿禰於筑紫、監察百姓、

十一年冬十月、鑿劒池、輕池、鹿垣池、廏坂池、

仁德天皇四年春二月、帝憫百姓窮乏、詔除課役三年、民復大富、事見仁德勤儉

十二年冬十月、鑿大溝於山背栗隈縣、百姓利之、

十三年秋九月、始造茨田屯倉、冬十月、造和珥池、築横野堤、

十四年、鑿大溝於感玖、引石河水、得墾田四萬餘頃、百

姓寛饒、無復凶荒之患矣、

履中天皇二年冬十一月、鑿磐余池、

二年冬十月、鑿石上溝、

反正天皇元年、五穀大熟、人民富饒、

雄略天皇十六年秋七月、先是帝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是月詔諸國植桑、

清寧天皇三年秋九月癸丑、遣臣連巡省風俗、

顯宗天皇元年、帝久居邊裔、知百姓疾苦、及卽位、布德施惠、天下親附、事見顯宗仁賢相讓

仁賢天皇八年、吏稱其人、諸國大治、

繼體天皇元年春三月、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天下或受其寒、是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業、后妃親蠶、以勸女功、況在羣寮百姓、其可廢棄農績乎、有司普告天下、令知朕意、

安閑天皇元年、武藏人笠原使主與同族小杵爭爲國造、小杵乞援上毛野小熊、謀殺使主、使主覺之、赴京師奏之、帝乃以使主爲國造、誅小杵、使主感喜、造屯倉四所獻之、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累歲豐穰、詔天下大酺五日、夏五月甲寅、置屯倉於筑紫豐國、火國、播磨、備後、婀娜國、阿

波、紀國、丹波、近江、尾張、上毛野、駿河十三國、秋九月丙午、詔櫻井田部連等、掌屯倉稅、

宣化天皇元年夏五月辛丑、詔建官家於那津、運諸國屯倉穀蓄之、又以筑紫、肥、豐三國屯倉懸遠、不便命遷之那津、

欽明天皇元年秋八月、召秦漢諸蕃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人戶數凡七千五十三戶、

二十八年、郡國大水、人或相食、運傍郡穀賑給、

推古天皇十六年冬、鑿高市池、藤原池、肩岡池、菅原池、於倭國、戸苅池、依網池於河內、又鑿大溝於山背栗隈、

每國置屯倉、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鑿掖上池、畝傍池、和珥池、

皇極天皇三年秋七月、東國人大生部多、指一蟲、語里人曰、是爲常世神、祭者富且壽、巫覡從而和之、於是遠近競祭之、其費不貲、秦河勝惡多惑民、捕而笞之、巫覡懼而止、帝嘗詔佃葛城長田、其地乏水、巨勢荒人造長槭引河水、帝大悅、賜姓槭田臣、帝嘗已下姓氏錄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秋八月庚子、拜東國國司、詔曰、汝等之任、作戶籍、校田畝、園池之利、與百姓俱之、汝等在國不得判罪、不得納貨賂苦民、入京之日、不得多從百

姓、惟得從國造郡領長官、從者九人、次官從者七人、主典從者五人、違限者罪、但以公事往來、得騎部內之馬、喫部內之飯、介以上奉法、必須褒賞、違法當降爵位、判官以下納貨賂、二倍徵之、以輕重科罪、若有奸詐之徒、僞言我父祖領官家、治郡縣、汝等宜審覈奏之、又國中閒曠之地、宜造兵庫、收聚國郡兵器、邊地迫近蝦夷者、宜集其兵器撿之、再授本主、卽賜帛布有差、是日設鐘匱於朝、詔曰、凡憂訴之人、有伴造者、則伴造先議而後奏、有尊長者、則尊長先議而後奏、如伴造尊長弗達者、納牒於匱、昧爽有司執而上之、朕親記年月、與羣卿共議罪、其伴造尊長官司、或阿黨稽留、剖斷不直者、當撞鐘、其使天下之民、咸知朕意、九月丙寅朔、遣使諸國、治兵、甲申、遣使諸國錄口數、詔曰、自古以降、歷世天皇、必置標代民、垂名於後、故臣連伴造國造等、亦各置私民、恣情驅使、且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爲私財、爭奪無已、或兼幷數萬頃田、或無立錐地、及進調賦、亦先自收歛、然後分進、修治宮殿、造營園陵、亦各率私民而從事、易曰、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爲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宜禁私賣地、以杜兼幷之路、於是百姓大悅、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詔宣新令、其一曰、罷祖宗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別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處處田莊、仍賜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賜布帛官人百姓、亦有差、二曰、始修京師、置畿內國司郡司、關塞斥候防人驛馬傳馬、造鈴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長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案撿戶口、督察奸非、坊令取坊內明廉強直堪時務者、里坊長並取里坊百姓清正強幹者、凡畿內東自名墾橫河、南自紀伊兄山、西自赤石櫛淵、北自近江狹狹波合坂山、以內爲畿內國、凡郡以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爲中郡、三里爲小

郡、郡司並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爲大領少領、彊幹聰幹工書算者爲主政主帳、凡給驛馬傳馬、皆依鈴傳符刻數、凡諸國及關給鈴契、並長官執之、無長官次官執之、其三曰、始造戸籍計帳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戸爲里、每里置長一人、掌按撿戸口、課殖農桑、禁察非違、催督賦役、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隨便量置、其四曰、罷舊賦役而行田調、凡絹絁絲綿並隨鄉土所出、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長四丈廣二尺半、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同絹、布四丈、長廣

同絹絁、一町成端、別收戸別之調、一戸皆布一丈二尺、凡調副物鹽贄亦隨鄉土所出、凡官馬者、中馬每一百戸輸一匹、細馬每二百戸輸一匹、其買馬直者、一戸布一丈二尺、凡兵者人身輸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者、舊法每三十戸一人、今每五十戸一人、充諸司、以五十戸充仕丁一人之粮、一戸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是月遣使諸國營兵庫、或投書於匱曰、諸國民以公事入京、官司留充雜役、非所宜也、二月戊申、詔罷雜役、三月詔讓東國國司已下違令者、特宥之、遣使諸國勸農事、禁農月飲酒食美味、

三年夏四月、工人大山位倭漢荒田井比羅夫穿溝瀆通難波、督役失方、百姓疲勞、有上疏諫者、詔即日罷役、

白雉三年夏四月、造戸籍、凡戸皆五家相保、一人爲長以相撿察、

天武天皇三年夏四月壬午、詔諸國貸稅、自今以後、明審百姓貧富、簡定三等、中戸以下、欲貸者許之、

六年春正月甲子、詔曰、凡國司除畿内及陸奥長門以外、皆任大山以下人、

十一年冬十二月丙寅、遣使巡行天下、分諸國境界、

十二年秋九月戊午、遣使巡察諸國、

朱鳥元年春二月乙亥、敕選諸國司有功者九人、授勤位、

持統天皇三年秋閏八月庚申、詔諸國司、造戸籍、限九月糺捉浮浪、

五年春正月丙戌、詔曰、直廣肆筑紫益拜筑紫太宰府以來、於今二十九年矣、清白忠誠、不敢怠惰、故賜食封五十戸、絁十五匹、綿二十五屯、布五十端、稻五十束、

八年秋七月丙戌、遣巡察使於諸國、

文武天皇二年春三月庚午、任諸國郡司、詔曰、諸國司銓擬郡司、勿有偏黨、郡司居職、必須如法、夏五月乙亥、

遣使諸國巡監田疇、

三年春三月壬午遣巡察使於畿内、撿察非違、冬十月戊申遣巡察使於諸國、

四年春二月乙酉上總國司請安房郡大少領連任父子兄弟許之、壬寅遣巡察使於東山道、三月丙寅令諸國定牧地放牛馬、秋八月丁卯撿巡察使奏狀賞諸國司有治績者進階賜封各有差、阿部御主人大伴御行並授正廣參因幡守秦勝封三十戸、遠江守漆部道麻呂二十戸、

大寶元年夏六月己酉遣使七道、勅曰、為政一依新令、時帝新撰律令、定國郡之制、凡大國守一人、介一人、大掾一人、少掾一人、大目一人、少目一人、史生三人、上國守一人、介一人、掾一人、目一人、史生三人、中國守一人、掾一人、史生三人、下國守一人、目一人、史生三人、大郡大領一人、少領一人、主政三人、主帳三人、上郡大領一人、少領一人、主政二人、主帳二人、中郡大領一人、少領一人、主政一人、主帳一人、下郡大領一人、少領一人、主帳一人、少郡領一人、主帳一人、太宰府主神一人、帥一人、大貳一人、少貳二人、大監二人、少監二人、大典二人、少典二人、大判事一人、大令史一人、少令史一人、大工一人、少工二人、博士陰陽師算師各一人、醫師二人、時帝己下令是日又勅國宰郡司貯置大税、必須如法、如有闕怠、隨事科斷、秋八月甲寅播磨淡路紀伊大風海溢、遣使存問、辛酉參河遠江等十七國蝗大風傷稼、九月戊寅遣使賑恤、

二年春二月庚戌越後疫、遣醫救之、乙丑諸國司始給鑰、先是置税司主鑰、至是給國司、三月丁酉聽太宰府專詮擬所部國掾已下及郡司等、夏六月癸卯上野疫、給藥救之、秋九月辛巳駿河伊豆等五國飢、遣使存恤、

三年春正月甲子遣使七道、巡省政績、申理冤枉、二月

癸卯太宰史生更加十員、戊寅信濃上野疫、給藥救之、夏五月丙午相摸疫、給藥救之、秋七月甲午以災異頻見、年穀不登、詔減京畿及太宰府管内諸國調半、并免天下之庸、冬十一月癸卯太政官處分、巡察使所記諸國郡司等有治能者、式部依令稱舉、有過失者、刑部依律推斷、

慶雲元年春三月甲寅信濃疫、給藥救之、夏四月南海山陽諸國飢、並賑恤之、五月庚子武藏飢、賑恤之、是夏伊賀伊豆疫、給醫藥、冬十月丁巳以年穀不稔、免課役田租、

二年夏四月壬子、詔減天下庸半、甲寅、遣使巡省諸國、辛未、給太宰府飛驛鈴八口、傳符十枚、長門鈴八口、秋八月戊午、以諸國飢、詔免調半、是歲、諸國疫、並給醫藥、

三年春閏正月庚戌、京畿及紀伊因幡等國疫、並給醫藥、二月庚寅、河內攝津等七國飢、賑恤之、是日、詔須新制七條、其一曰、准令、一位以下及百姓雜色人等、皆取戶粟、以爲義倉、是義倉之物、給養窮民、預爲儲備、今取貧戶之物、還給乏家之人、於理不安、自今已後、取中中以上戶之粟、以爲義倉、必給窮乏、不得佗用、若官人私犯一斗以上、卽日解官、隨贓決罰、三月丁巳、詔曰、軒冕之

羣、受代耕之祿、有秩之類、无妨於民、農名伯所以憩甘棠、公休由其拔園葵、頃者王公諸臣、多占山澤、不事耕種、競懷貪婪、空妨地利、若有百姓採柴草者、乃奪其器、加之賜地實止一二畝、由是踰峯跨谷、浪爲境界、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夏四月、河內出雲備前七國飢疫、遣使賑恤、秋七月、東海東山北陸等六道飢、遣使賑恤、西海道大風、遣使巡省、九月丙辰、遣使七道、始定田租法、町十五束、

四年夏四月、天下疫飢、詔賑恤之、冬十一月丙申、賑恤志摩、十二月戊辰、伊豫國疫、給藥救之、

元明天皇和銅元年春二月、讚岐疫、給藥救之、三月乙未、山背備前疫、亦給藥、乙卯、敕太宰府帥大貳及三關尾張守等、始給傔仗、帥八人、大貳及尾張守四人、三關國守二人、夏五月庚戌、給近江國傔仗二人、秋七月、但馬伯耆疫、給藥救之、隱岐霖雨大風、遣使賑恤、九月丙戌、越後言、新建出羽郡、許之、

二年春二月丁未、分遠江長田郡爲二、三月、隱岐飢、賑恤之、夏六月、上總越中紀伊疫、給藥救之、秋九月己卯、遣從五位下藤原房前於東海東山二道、撿察關剗、巡省風俗、賜伊勢守大宅金弓、尾張守佐伯大麻呂、近江

守多治比水守、美濃守笠麻呂、國中田各十町、穀二百斛、衣一襲、美其政績也、冬十月丙申、制、畿內及近江百姓、不畏法律、容隱浮浪及逃亡仕丁、私充驅使、由是多不還本鄉、非獨百姓違慢法令、亦是國司不加懲肅、蠧害公私、莫過斯弊、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宜令曉示所部撿括、

三年春二月、信濃疫、給藥救之、夏四月、參河遠江美濃飢、賑恤之、

四年春三月辛亥、割上野六鄉、置多胡郡、夏四月、大倭佐渡飢、賑恤之、甲申、大倭芳野郡始置大少領各一人、

主政二人主帳一人五月尾張疫給醫藥己未以穀六升當錢一文令百姓交關各得其利冬十一月壬辰詔曰諸國大稅賑貸三年勿收其利十二月丙午詔曰親王已下豪強之家多占山野妨百姓業自今以後嚴加禁斷但有欲墾闢空地者宜告國司聽官處分

五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諸國役民還鄉之日粮食絕乏多饉道路轉塡溝壑國司宜務加撫養如有死者葬之錄其姓名報本屬夏四月丁巳詔郡司主政主帳者國司便任申送名帳隨而處分事有率法自今以後宜先其正身准式試練然後補任必請官裁五月駿河疫給

藥救之辛巳詔曰諸國大稅三年賑貸者本爲恤濟百姓窮乏今國郡司及里長等因緣弄法害政蠹民莫甚於斯如有此類以重論之罪在不赦甲申定國司巡行及還代給粮馬脚夫法太政官請定郡司賞格三條許之乙酉詔諸國朝集使曰國司遣使入京宜擇其人使人必諳知事狀隨問應答不得礙滯若有不盡者所由官人及使人並據律科斷自今以後每年遣巡察使撿校國內豐歉得失使者至日意存公平直告無隱若有經日發覺者科斷如前國司每年錄官人功過皆附考狀送式部省宜勘會秋七月甲申以播磨大目樂浪河內有功績進位一階賜絁一疋布三十端九月始置出羽國冬十月乙丑詔曰諸國役夫還鄉之日粮食乏少無由得達宜割郡稻別貯便地隨役夫到任令交易

六年春二月志摩疫給藥救之夏四月乙未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大隅大和疫給藥乙卯讚岐飢賑恤之五月己巳制郡司大小領以終身爲限非遷代之任而國司情有愛憎以非爲是強令致仕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冬十月戊戌還收諸寺多占田野其數過格者十一月辛酉伊賀伊勢尾張等國言大風傷稼詔免調庸已輸者以稅

給之十二月始置陸奧丹取郡

七年春正月甲申令相模常陸上野始輸絁調欲輸布者許之二月辛卯詔曰人足衣食共知禮節身苦貧窮競爲奸詐令諸國輸絁絲綿布調者調庸以外每人儲絲一斤綿二斤布六段以資產業无使苦之辛丑始令出羽養蠶壬寅遣使七道錄囚徒夏四月壬午令諸國造倉分爲三等大受四千斛中三千斛小二千斛禁張虛數冬十月美濃武藏下野國等大風發屋免租調

八年（九月已後元正帝靈龜元年）夏五月辛巳朔敕諸國朝集使曰天下百姓多背本貫流宿佗鄉規避課役其浮浪逗留

經三月以上者、即斷輸調庸、隨當國法、又撫導百姓、勸課農桑、心存字育、能救飢寒、國郡之善政也、若身在公庭、心顧私門、妨奪農業、侵牟萬民、國家之大蠹也、催勸產業、資產豐足者爲上等、雖加催勸、衣食短乏者爲中等、田疇荒廢、百姓飢寒者爲下等、十人已上、則解見任、又四民各有其業、今失業流散、此亦由國司教導無方、如有此類、必加顯戮、丹波丹後飢、賑恤之、甲午詔曰、諸國運輸調庸、各有期限、今國司怠緩、違期遂妨耕農、自今以後、以重論之、乙巳、攝津紀伊武藏等國飢、賑恤之、乙亥、太政官奏、更定義倉出粟法、分爲九等、秋七月丙

午、始建美濃席田郡、冬十月乙卯、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從貨食、今諸國百姓、唯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宜令百姓兼種麥禾、男夫一人二段、粟之爲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中最是精好、宜以此狀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候、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夏四月甲子、割河內三郡、始置和泉監、乙丑、詔曰、凡貢調脚夫入京之日、所司親臨察其備儲、若有國司勸課能合上制、則與字育和惠肅清所部之最、不存教諭事有闕乏、則居撫養乖方境內荒蕪之科、又比年計帳具言如功、推勘物數、足以掩身、然入京人夫、衣服破弊、菜色猶多、空著公帳、徒延聲譽、務爲欺謾、以邀其課、國郡司如此、朕將何任、自今以後、宜恤民隱、以制所委、仍錄部內豐儉、農桑增損、以聞、五月辛卯、始置武藏高麗郡、六月甲子、美濃守笠麻呂兼尾張守、

養老元年春二月辛巳、賜太宰帥多治比池守絁十疋、絹二十疋、絲三十疋、綿三百屯、布一百端、褒善政也、夏四月癸未、太政官奏定調庸斤兩及長短之法、五月丁未、令上總信濃始貢絁調、辛酉、頒大計帳四季帳六年見丁帳青苗簿輸租帳等式於七道、

二年夏四月丙辰、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和銅末爲筑後守、兼治肥後、勸課生業、自項畝菜果、下及雞豚、皆有章程、曲盡事宜、以時案行、有不遵教者、輒加譴責、老少竊怨罵之、及收熟、莫不悅服、居一兩年、國中化之、乃興築陂池、以廣溉灌、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是也、由是民蒙其利、人人溫給、言吏事者、咸以爲稱首、及卒、百姓祠之、五月乙未、割越前四郡、始置能登國、割上總四郡、置安房國、割陸奧六郡、置石城國、割五郡、置石背國、

三年夏四月丙戌、置志摩佐藝郡、六月癸酉、制穀之爲

物、經年不腐、自今以後、稅及雜稻、必爲穀而收之、秋七月庚子、始置按察使、令伊勢守門部王、管伊賀志摩二國、遠江守大伴山守管伊豆駿河甲斐三國、常陸守藤原宇合管安房上總下總三國、美濃守笠麻呂管尾張參河信濃三國、其餘諸國皆然、所管國司、若有非違、則按察使親自巡省、量狀黜陟、徒罪以下斷決、流罪以上、錄狀奏上、有治績者、具記以聞、九月丁丑、詔給天下民戶陸田一町以上、二十町以下、輸地子段粟三升、六道諸國飢、開義倉賑恤之、

四年春三月己巳、太政官奏、比來百姓例多乏少、至於

公私不辨者衆、望請令諸國每年春初出稅、貸與百姓、繼其產業、至秋熟後、依數徵納、其稻既不息利、令當年納迄、不得延引、又除租稅外公稻擬充國用、一槩無利、恐其頓絶、請令諸國每年出擧十束、取利三束、仍令當年本利俱納、又百姓負稻、多經歲月、若致切徵、因卽迸散、請限養老已前、無論公私、皆從放免、庶使貧乏百姓各存家業、又撿和銅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敕、出擧私稻者、自今以後、不得過半倍、而比來出擧、多不依法、若臨時徵索、無稻可償者、令其子姪易名重擧、由此取利過本、積習成俗、請其稻雖經多年、仍不過半倍、又撿養老二年

六月四日案云、庸調運脚者、量路程遠近、運物輕重、均出戶內脚直、資行人勞費、此唯言運送庸調者、自餘雜物送京、未有處分、但百姓運物入京、卽欲早還、既無資糧、在路極艱、請貯備官物、准程給粮、庶免飢弊、早還本土、又無知百姓不閑條章、規避徭役、逃亡不還、縱有欲還者、家業散失、無由存濟、望請逃經六年以上、能悔而還者、給復一年、繼其產業、許之、是日改按察使典號記事、秋九月丙申、始置養民司、冬十一月乙亥、置河內大縣郡、

五年春三月癸丑、敕曰、朕君臨四海、撫育百姓、思欲家

之貯積、人之安樂、何期旱澇不調、農桑有損、遂使衣食短乏、致有飢寒、言念於茲、良增惻隱、令減課役、用助產業、其左右兩京及畿內五國並免今歲之調、自餘七道亦停今年之役、夏四月丙申、始置佐渡賀母羽茂二郡、備前藤原郡、備後深津郡、周防玖珂郡、癸卯令天下諸國擧力田、六月乙酉、太政官奏言、國郡官人漁獵黎元、擾亂朝憲、故置按察使、糺彈非違、肅清奸詐、既定官位、宜有料祿、請以按察使准正五位官、賜祿及公廨田六町、仕丁五人、詔曰、朕之股肱、民之父母、獨在按察、寄重務繁、與羣臣異、加祿一倍、便以當土物准度給之、辛丑

割信濃國、始置諏方國、冬十月戊子、始置陸奥苅田郡、
六年春二月、始置遠江山名郡、秋七月戊子、詔曰、朕以庸虚、紹承鴻業、克己自勉、未達天心、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種樹晩禾蕎麥及大小麥、藏置儲積以備年荒、八月壬子、以久旱、免天下田租、九月庚寅、令伊賀伊勢尾張等國始輸錢調、

七年春二月己酉、詔給戸頭百姓種子各二斛、布一常、鍫一口、戊午、始築矢田池、夏四月辛亥、太政官奏、頃者百姓漸多、田地窄狹、請勸課天下、開闢田疇、其有新造溝池、營開墾者、不限多少、給傳三世、若逐舊溝池、給其一身、許之、冬十月庚子、敕按察使所治之國、補博士醫師、自餘國博士並停之、

聖武天皇神龜元年冬十月乙卯、先是息長臣足、爲出雲按察使、贖貨狼藉、至是奪其位祿、

三年夏六月庚申、給醫藥於諸國、秋九月丁亥、詔曰、今秋大稔、民產豐實、思與天下共茲勸慶、宜免今年田租、冬十一月己亥、改備前藤原郡爲藤野郡、十二月尾張飢、遠江大水、並賑貸三年、

四年冬十月庚子、安房言、大風傷稼、上總言、山崩、壓死者衆、並賑恤之、十二月丁亥、先是遣使七道、巡撿國司治迹、是日復命、詔撿奏狀、上等進位二階、中等一階、下等破選、其犯法尤甚者、丹後守羽林兄麻呂處流、周防目川原石庭等除名、

五年夏四月辛巳、太政官奏曰、美作國言、部内大庭眞島二郡一年所輸庸米八百六十餘斛、山川峻遠、運輸太艱、請代米以綿鐵、又諸國司言、運調行程遙遠、百姓勞弊極多、請外位位祿、割留入京之物、便給當土者、臣等商量、宜依所請、許之、

天平元年冬十一月癸巳、置京畿班田司、

二年春三月辛卯、太宰府言、大隅薩摩兩國百姓、建國以來、未曾班田、其所有田悉是墾田、相承爲佃、不願改動、若從班授、恐多喧訴、許之、夏四月甲子、太政官處分、畿内七道諸國主典已上、雖各有職掌、至於行事、必應共知、或國司等私造稅帳、竟後取署、不敢署名、緣此上下觸事相違、又稅收納、不得輕惡、進稅帳日、不問頴穀倉別署主當官人名、又國内所出珍奇口味等物、國郡司蔽匿不進、亦有因乏少而不進、自今以後、物雖乏少、不限驛傳、任便貢進、夏六月庚辰、以旱撿校四畿内水田陸田、

三年春三月乙卯、廢諏方國、附信濃、秋八月辛丑、以豐

穰免諸國田租之半、冬十一月丁卯、始置畿內總管諸道鎮撫使、以一品新田部親王爲大總管、從三位藤原宇合爲副總管、從三位多治比縣守爲山陽道鎮撫使、從三位藤原麻呂爲山陰道鎮撫使、正四位大伴道足爲南海道鎮撫使、癸酉、制大總管帶劒待勅、副總管與大總管同、管判史二人、主事四人、鎮撫使掌與總管同、判官一人、典一人、以內外文武官六位已下解兵術文筆者充之、給大總管傔仗十人、副總管六人、鎮撫使三位隨身四人、四位二人、並負持弓箭、朝夕祇承、總管如以事入部、聽從騎兵三十、其職掌差發京及畿內兵馬、

搜捕凶黨、國郡司功罪、即時奏聞、不得遷延、犯法者先決杖一百已下、然後奏聞、但鎮撫使不得差發兵馬、

四年冬十二月丙戌、鑿河內狹山下池、

五年春、諸國飢、賑貸之、

六年春正月丁丑、聽諸國司每年貸官稻、大國十四萬以下、上國十二萬以下、中國十萬以下、下國八萬以下、過此數者科罪、庚辰、勅諸國雜色官稻、除驛起稻以外、悉混合正稅、夏四月壬子、遣使畿內、問百姓疾苦、五月戊子、太政官奏、天平四年大旱以來、百姓貧乏、宜限一年借貸畿內百姓大稅、又大倭十四郡公私舉稻、每郡有之、愚民競貸、至于責徵、不能盡備、資財既罄、遂償田宅、而每年迴舉、取利過本、父負物徵之妻子、子負物徵之父母、自今以後、悉皆禁斷、許之、秋九月甲戌、制安藝周防二國以大竹河爲界、

七年秋八月丙午、太宰府以管內諸國大疫、請停貢調、許之、冬閏十一月壬寅、帝臨朝、召諸國朝集使、勅曰、朕選卿等爲國司、奉遵條章者僅一兩人、其餘或以虛飾求聲譽、或背公家營私業、繇此國內弊損、百姓困乏、自今以後、勤恪奉法者褒賞之、懈怠無狀者貶黜之、宜知斯意各自努力、

八年春三月庚子、太政官奏、諸國公田、國司隨鄉土沽價賃租、以其價送太政官、以供公廨、許之、夏五月辛卯、制諸國調布長二丈八尺、濶一尺九寸、庸布長一丈四尺、濶一尺九寸爲端、常陸曝布、上總望陁細貲、安房細布及出絁鄉庸布依舊、冬十月戊辰、以太宰管內諸國疫、免田租、十一月甲午、免畿內及二監國田租、以秋稼頗損也、

九年夏四月癸亥、太宰管內諸國大疫、詔奉幣部內諸社祈之、且賑恤之、秋七月賑給諸國飢民、八月甲寅、以大疫免天下租賦及百姓宿負公私稻、九月癸巳、詔曰、

如聞臣家之稻、貯蓄諸國、出擧百姓、求利交關、無知愚民不顧後害、迷安乞食、忘此農務、遂逼乏困、逃亡佗所、父子流離、夫婦相失、實國司教諭乖方之所致也、朕甚愍焉、自今以後、催課百姓、一赴産業、必使不失地宜、人阜家贍、如有違者、以違勅論、其物沒官、國郡官人卽解見任、

十年秋八月甲申、停山陽道諸國借貸大稅、出擧如舊、辛卯、令天下諸國造國郡圖進之、冬十月丁卯、免畿內田租、己丑、遣巡察使於七道、採訪政績民風、

十一年夏五月甲寅、詔曰、諸國郡司徒多員數、無益任用、侵漁百姓、爲蠹實深、今省舊員、改定大郡大領小領主政各一人、主帳二人、上郡大領小領主政主帳各一人、中郡大領少領主帳各一人、下郡亦同、小郡領主帳各一人、辛酉、詔曰、天下諸國今年出擧正稅之利、皆免之、六月戊寅、令諸國驛起稻咸混合正稅、甲申、賜出雲守石川年足絁三十疋、布六十端、正稅三萬束、賞善政也、年足左大辨石足子、資性廉勤、習於治體、歷少判事任出雲守、視事數年、百姓安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戌、廢和泉監、附河內、

十三年春二月戊午、詔曰、聞國郡司聚人田獵、妨民產業、損害實多、自今以後、宜切禁斷、犯者必擬重科、秋八月、佐渡霖雨、免田租調庸、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廢太宰府、以府官物付筑前國司、夏五月丙午、遣使幾內、撿校百姓遭澇者、庚午、制、凡擬郡司少領已上者、國司史生已上與共簡定、必有當郡推服、比郡知聞者、每司依員貢擧、如有濫擧者、國司隨事科決、秋八月甲戌、令畿內七道諸國司、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力田之名、九月戊午、遣巡察使於七道、冬十二月戊子、令近江國司、禁斷有勢之家專貪鐵穴、貧賤之民不得採用、

十五年夏五月乙丑、詔曰、如聞墾田據養老七年格、限滿之後、據例收授、由是農夫怠倦、開地復荒、自今以後、任爲私財、無論三世一身、咸永年勿取、丙寅、禁諸國司造新館、冬十二月辛卯、始置筑紫鎭西府、

十六年秋九月甲戌、遣巡察使於畿內七道、丙戌、頒三十二條於巡察使、因敕曰、頃聞國郡官人擅求利潤、無畏憲章、公民歲弊、私門日增、朕之股肱、豈合如此、自今後、宜依頒條、每四考終、必加訪察奏聞、卽隨善惡黜陟其人、遂令涇渭殊流、賢愚得所、若巡察使諂曲爲心、昇降失理、當寘法律、以明勸懲、又敕曰、比年以來、所任使

人訪察不精、黜陟有濫、吏民由是未肅、風化所以尚梗、故今具定事條、唯恐官人不練明科、還陷法網、因茲非常之恩、特開自訴之路、國郡官司雖犯謀反大逆常赦所不免、悉皆除免、但情懷奸僞、不肯吐實、使人再三喩示、猶不首伏、據法科罪、普天率土、宜知朕懷焉、

十七年夏四月甲寅、以巡察使奏、詔免諸國去年田租、六年辛卯復置太宰府、冬十月戊子、議定諸國出擧正稅之數、十一月庚辰、制諸國公廨、大國四十萬束、上國、三十萬束、中國二十萬束、唯大隅薩摩各四萬束、下國、十萬束、唯飛驒隱岐淡路、各三萬束、志摩壹岐各一萬

束、若有正稅數少及民不肯擧者、不必滿限、

十八年夏五月庚申、禁諸寺競買百姓田園永爲寺地、冬十月癸丑、日向大風雨、免調庸、十二月丁巳、停七道鎭撫使、

十九年春二月、大倭河內攝津近江伊勢等十五國飢、賑恤之、夏四月、紀伊近江讚岐疫飢、賑恤之、

二十年秋、河內出雲近江播磨飢、賑給之、冬十月乙丑、詔免京畿七道田租、

天平感寶元年（七月以後、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春二月壬戌、敕曰、頃年補任郡領、國司先論譜第優劣、身才能不、舅甥之列、長幼之序、擬申於省、式部更問口狀、比校勝否、然後選任、或譜第雖輕、以勞薦之、或家門雖重、以拙卻之、是以其緖非一、其族多門、苗裔尚繁、濫訴無次、各迷所欲、不顧禮義、孝悌之道既衰、風俗之化漸薄、朕竊思量理不合然、自今以後、宜改前例、簡定立郡以來譜第重大之家、嫡嫡相繼、莫用傍親、終塞爭訟之源、永息窺窬之望、若嫡子有罪疾及不堪時務者、立替如令、是春、上總下總石見飢疫、賑給之、夏五月庚寅、令諸國、賑窮民、表孝義、擧力田、陸奥免三年調庸、小田郡永免、年限待後敕、自餘諸國國別一年免二郡調庸、每年相替、周盡諸郡、

又免天下田租、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夏六月癸亥、備前飢、賑給之、

三年冬十一月己丑、赦、免元年已前公私負債、

四年春二月丙寅、令陸奥調庸、多賀以北諸郡輸黃金、冬十一月己酉、敕、諸國司欠失官物、據法處分、而郡司未嘗科斷、自今已後、郡司亦解見任、雖有重大譜第、不得任用子孫、

五年秋九月壬寅、攝津海溢、漂溺者衆、移海濱居民於京師空地、冬十二月免攝津田租、西海道諸國飢、免田租、

六年秋九月丁未、敕、如聞諸國司貪求利潤、輸租不實、舉稅多欺、繇是百姓漸勞、正倉頗空、宜令京及諸國田租不論得不、悉皆全輸正稅之利、舉十取三、但田不熟、至免調庸限者、准令處分、冬十月乙亥、令諸國禁雙六、是歲諸國大風水、賑恤之、

天平寶字元年夏四月辛巳、敕曰、天下百姓成童之歲則入輕役、既冠之年便當正役、先帝愍之、欲變其法、猶未施行、自今以後、宜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已上爲正丁、冬十月庚戌、敕曰、如聞諸國庸調脚夫事畢歸鄉、路遠糧絕、又行旅病人無人恤養、並辛苦途中、遂致橫斃、

朕念乎此、深增惻矜、宜令官司給糧與藥、怠緩不行者、科違敕罪、乙卯、太政官處分、比年諸國司交替之日、各貪公廨、競起爭論、自失上下之序、既虧清廉之風、故今立式、凡國司處分公廨、總計當年所出公廨、先塡官物之欠負未納、次割國內之儲物、後以贏餘作差處分、其法長官六分、次官四分、判官三分、主典二分、史生一分、博士醫師准史生、

二年春正月戊寅、遣清平使於諸國、問民疾苦、又謂之問民苦使、秋七月癸酉、從東海東山問民苦使藤原淨辨請、敕諸國以六十爲老丁、以六十五爲耆老、八月癸亥、置武藏新羅郡、九月壬申、西海道問民苦使藤原楓麻呂奏民疾苦二十九件、敕太宰府處分、丁丑、定國司交替之期、官符到日、限百二十日還京、冬十月甲子、敕、吏者民之本也、數遷易則民不安居、久積習則民知所從、頃年國司交替、以四年爲限、斯則適足勞民、未可以化、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自今以後、宜以六歲爲限、省送故迎新之費、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推驗政迹、慰問民憂、待滿兩廻、隨狀黜陟、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夏五月甲戌、敕曰、頃聞三冬之間、市多餓人、尋問其由、皆云諸國調脚不得還鄉、或因病

憂苦、或無糧飢寒、朕竊念茲、情深矜愍、宜隨國大小、割出公廨、以爲常平倉、逐時貴賤、糴糶取利、普救還脚飢苦、非直霑諸國民、兼調京中穀價、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左平準署掌之、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四道右平準掌之、六月丙辰、播磨大掾山田古麻呂奏、正丁百姓或生五男已上、年登二十已上、乃輸庸調、父子俱從課役、伏乞庶民生丁男五口已上者、免其課役、許之、秋九月戊寅、乾政官奏、百姓輸調、其價不同、理須折中、以均賦役、許之、己丑、置出羽雄勝平鹿二郡、冬十二月丙申、令巡察使撿武藏隱沒田九百町、備中二百町、是後諸道巡察

使亦皆撿田使未至而先自首者免罪
四年春正月癸未遣巡察使於七道三月諸國飢疫賑給之夏五月戊申勅頃者疾疫流行黎元飢苦當道巡察使與國司視問患苦賑給之巡察使已過之處國司專賑給之秋八月甲子勅曰大隅薩摩壹岐對馬多褹等司身居邊要稍苦飢寒出擧之稻曾不得利欲運私物路險難通宜割太宰所管諸國地子給守一萬束掾七千五百束目五千束史生二千五百束以資遠戍冬十一月壬辰勅七道巡察使所勘出田宜隨地多少量加全輸正丁有不足者以爲乘田使貧家繼業

五年春二月戊午越前加賀郡少領道勝石出擧私稻六萬束坐違勅沒利稻三萬束三月丙戌朔乾政官奏曰外六位已下不在蔭親之限由此諸國郡司承家者已無官路潸抱憂嗟請許少領已上嫡子出身許之秋八月癸丑朔勅曰頃見七道巡察使奏狀曾無一國守領政合公平竊思貪濁人多清白吏少朕聞授非賢哲萬事咸邪任得其才衆務悉理如國司一色親管百姓奬導風俗字撫黎民特須精簡其居家不孝在國不忠見利行非臨財忘恥上交違禮下接多諂施政不仁爲民苦酷差遣邊要詐稱病重仕使熱官競欲自拜如此之流傷風亂俗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自今以後勿復任用若悔過自新必加褒賞迷塗不返永須貶黜美作介犬養沙彌麻呂坐不告官長恣行國政奪官
六年夏四月丁巳修河内狹山池堤六月戊辰修河内長瀬堤是歲諸國飢美濃飛驒信濃地震並賑給之
七年春正月戊午以去歲五穀不登免去歲以前公私逋負三月丁卯令天下諸國進不動倉鑰匙以國司交替繇此多煩也秋九月庚子朔勅曰疫死無數水旱不時神火屢作徒損官物此國郡司不敬國神之罪也一旬亢旱已苦無水數日霖雨乃嗟流亡此國郡司不修

堤堰之過也自今以後如有此類自目以上宜悉遷替是歲諸國大飢賑給之且免田租
八年春三月淡路比年大旱無種可播轉紀伊稻充之秋八月己卯遣使鑿池於大和河内山背近江等國是歲諸國飢賑給之米石千錢
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年春二月庚寅糶左右京穀各二千斛穀斗百錢三月丙申勅聞墾田據天平十五年格任爲私財無論三世一身永年莫取繇此天下競爲墾田勢力之家驅役百姓貧民無暇自存自今以後一切禁斷勿令加墾夏五月丙辰糶穀一千石於貧民六

月庚午、糶穀二千石、鹽一百石於貧民、癸酉、勅天下諸國郡司六位已下至白丁、糶米二百石、敍位一階、每加二百石、進一階、是歲諸國飢、賑給之、

二年春二月甲午、勅貯蓄者爲國之本、宜募運近江稻穀五萬斛納於松原倉、白丁運五百斛、敍一階、每加三百五十斛、進一階、有位每三百斛加敍一階、夏五月戊午、大納言吉備眞備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百姓有冤枉者、宜至此下申訴、六月日向大隅薩摩大風、詔免柵戶調庸、大隅神造新島震動不息、民多流亡、賑恤之、左右京及大和頻年不登、勅免負租、秋九月

戊午、勅曰、比見伊勢美濃等國奏、大風損官舍甚多、有人殞命者、昔不問馬、先利深仁、今也傷人、朕甚悽歎、如聞國司等朝委未稱、私利早著、倉庫懸磬、稻穀爛紅、已忘暫勞永逸之心、遂致雀鼠風雨之患、良宰莅職、豈如此乎、自今以後、永革斯弊、宜令諸國具錄歲中修理官舍之數、付朝集使、每年奏問、戊辰、勅麥者繼絕救之穀之尤良、宜令天下諸國、勸課百姓種大小麥、（戊辰已下類聚三代格）丙子、遣巡察使於諸國、訪民疾苦、西海道令太宰府勘撿、冬十月丙戌、禁員外國司赴任、十一月己未、以陸奧磐城宮城二郡穀一萬六千四百餘斛、賑貧民、是歲淡路石見和泉等國飢、賑給之、

神護景雲元年春二月、運播磨稻四萬束於淡路、讚岐稻四萬餘束於和泉、以充種子、夏四月癸卯、勅農者天下之本也、吏者民之父母也、勸課農桑、令有常制、比來諸國頻年不登、非唯天道乖宜、抑亦人事怠慢、宜擇國司恪勤尤異者一人、郡司及百姓謹慤者郡別一人、禱祀神祇、勸課農業、五月壬子、貸種子於畿內、六月癸未、東山道巡察使淡海三船坐撿括苛酷奪官、是歲尾張山背等國飢、賑給之、美濃比年旱飢、免逋租、

二年春三月乙巳朔、先是東海道巡察使紀廣名言、公

戶百姓時有霑恩、寺神封戶未嘗被免、率土黎庶苦樂不同、請一准公民、倶沐皇澤、山陽道巡察使言、長門豐浦厚狹等郡宜蠶、請停調銅、輸綿、是日並許之、秋八月、鑿下總毛野川、達常陸新治郡、兩國猶以舊川爲界、九月壬辰、陸奧言、此地祁寒、積雪難消、僅入初夏、運調上道、梯山帆海、艱辛備至、季秋之月、乃還本鄉、妨民之產、莫過於此、望請調庸收置於國、十年一度進納京庫、許之、是歲信濃人倉橋廣人出私稻六萬束、償貧民負稻、免其田租終身、

三年夏六月、改備前藤野郡爲和氣、秋九月壬申、尾張

請鑿鵜沼川復舊道許之是歲下總志摩飢賑給之尾張大水賜貧民穀各一斗

四年（十月以後光仁帝寶龜元年）西海道大風美濃霖雨京師土佐但馬飢疫並賑給之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冬十月己卯改東山道武藏屬東海道十二月己未罷筑前官員隷太宰府是歲石見飢賑給之

三年秋九月癸卯遣使諸國撿損田冬十月辛卯停郡司少領已上嫡子出身及墾田之禁是歲大風免京畿七道遭風者田租讚岐尾張飢疫豊後山崩並賑給之

四年春三月天下穀價騰貴百姓飢困公卿奏曰常平之義古之善政養民救急莫尚於玆請准國大小以正稅穀據賤時價糶與貧民所得價物全納國庫至於秋時買成穎稻國郡司及富有百姓並不得賣違者科違敕罪如百姓准賤時價糶私稻滿一萬束者不論有位白丁敘位一階每加五千束進一階但五位已上不在此限許之乃遣使七道糶諸國穀秋八月庚午先是上總下總正倉火是日敕諸國郡司失火燒官物者主帳已上皆解見任其以公事入京及獲放火賊功効可稱者量事處分譜第之徒情挾覬覦事涉故燒者一切勿得詮擬乃簡郡中明廉清直堪時務者任用之當國軍毅不救火者亦准郡司解卻是歲志摩尾張近江等國飢參河近江飛驒出羽大風並賑給之伊賀疫遣醫救之

五年春三月丁巳敕比年員外國司其數寔繁徒有煩擾之患彌乖簡易之化宜令所司歷任五年已上一皆解卻秩未滿者每滿五年解任不必待符秋九月壬寅令天下諸國修造溝池癸卯遣使諸國覆損辛酉遣使畿內脩造陂池差三位已上爲撿校國一人是歲京師及尾張讚岐參河能登等國飢賑給之賜諸國糶私稻

者十一人爵各一級

六年春二月丙子遣使伊勢繕修度會郡堰溝且命巡視多氣度會二郡之地宜耕種處三月乙未始置伊勢遠江武藏下總美濃陸奧越前播磨肥後少目各二員參河駿河下野越中但馬因幡伯耆美作備中阿波伊豫土左豊前大少目員常陸少掾二員少目二員冬十一月丙申遣使畿內修造溝池是歲讚岐備前參河等國飢賑給之伊勢尾張美濃大風水漂沒民三百餘人案撿被害者日向薩摩風雨損桑麻免調庸

七年春正月戊申遣撿稅使於七道秋八月諸國蝗畿

內遣使巡視餘令國司撿之

八年讚岐隱岐伯耆飢賑給之

九年春三月土左言去歲七月大風雨人畜流亡廬舍破壞賑給之

十年夏閏五月甲寅贈故河內守佐伯國益正五位上賜稻千束褒廉勤也秋八月庚申敕牧宰之輩就使入京或無返抄獨歸任所或稱身病延日京下而求預考例兼得公廨又奸民規避拙吏忘催公用之日還費正稅若有此類國司奪料郡司解任九月甲午敕曰頃年百姓競求利潤或舉少錢貪得多利或期重契強責質財未經幾月忽然一倍窮民酬償或至滅門自今以後

宜據令條不得過一倍之利不悛者科違敕罪冬十一月乙未敕曰出舉官稻每國有數如致違犯乃有刑憲比年國司尚乖朝委苟規利潤廣舉隱截無知百姓爭咸貸食屬其徵收無物可贖賣宅賣田浮逃佗鄉民之受弊莫甚於此自今以後隱截官稻者宜隨其多少科斷永歸里巷以懲贓汙又調庸發期具著令條比來寬縱多不依限遂使隔月移年交闕祭祀之供自春亘夏既之支度之用自今以後有違犯者主典已下所司科決判官以上錄名奏聞是歲因幡山崩水溢駿河大水賑給之

十一年春三月辛巳太政官請省冗官以息民從之冬十月丙辰伊勢言當土之民浮宕部內差科之日徭夫數少精加撿括多權隱遁並悉編付本籍益口且千調庸有增於是令七道撿括一准伊勢又敕天下百姓規避課役流離佗鄉雖有懷土之心遂懼法而不返宜據養老三年格悉加捉搦願留者編附當處願還者差綱遞送國郡司及百姓懷詐容匿者官人解却見任百姓決杖一百永爲恒例冬十二月甲辰敕左右京聞比來無知百姓構合巫覡妄崇淫祀芻狗之設符書之類百方作怪塡溢街路托事求福頗涉壓魅自今以後嚴加

禁斷是歲駿河伊豆飢疫賑給之

天應元年夏六月戊子朔敕國司多乖朝委或未知欠倉且用公廨或不畏憲綱肆漁百姓故今擇其奸濫尤甚者秩雖未滿隨事貶降自今以後內外官人立身清謹處事公正者所司採訪授以顯官在職貪殘狀迹濁濫者宜遣巡察採訪黜降普告遐邇知朕意焉癸卯降太宰帥藤原濱成爲員外帥以無善政也是歲以從五位下藤原園人爲備中守有治績國人爲建生祠（有治績已下公卿補任）

初稱德帝時僧道鏡擅權輕興力役多營伽藍

公私彫喪、國用不足、政刑日峻、殺戮妄加、天下稱冤、及
帝即位、務舉大綱、不在苛察、四海晏如、刑罰無用、論者
謂寬仁大度、有君人之德焉、
桓武天皇延暦元年冬十二月壬子、詔曰、公廨之設、先
補欠負次割國儲、然後作差處分、如聞、諸國曾不遵行、
所有公廨、且以費用、至進税帳、詐注未納、緣此前人滯
於解由、後人煩於受領、於事商量、甚乖道理、又四位已
上、冠蓋既貴、榮祿亦重、授以兼國、佇聞善政、今乃苟貪
公廨、徵求太甚、至于遷替、多無解由、如此不責、豈曰皇
憲、自今以後、遷替國司、滿百二十日、未得解由者、宜奪

位祿食封、以懲將來、是歲以陸奥兵亂、赦給復三年、武
藏淡路土左等國飢、賑給之、
二年冬十二月戊申、禁富民出舉錢財、貧民宅地爲質、
及京地諸寺貪求財利、取宅爲質、
三年秋九月、京師大雨壞民家、賑之、閏月河内茨田郡
堤決、發單功六萬四千餘人、築之、冬十一月庚子、詔曰、
民惟邦本、本固國寧、民之所資、農桑是切、比者諸國司
等厥政多僻、不愧撫導之乖、方唯恐侵漁之未巧、或廣
占林野、或多營田園、百姓彫弊、職此之由、宜加禁制、懲
革貪濁、自今以後、國司等不得公廨田外更營水田、又
不得私貪墾闢、侵百姓農桑地、如有違犯者、收獲之實、
墾闢之田、並皆没官、即解見任、科違敕之罪、夫同僚知
而容隱、亦與同罪、若有糺告者、以其苗子與之、十二月
庚辰、詔曰、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今聞、王臣家及諸
司寺家包并山林、獨專其利、此而不禁、百姓何濟、宜加
禁斷、公私共之、違犯者科違敕罪、所司阿縱、亦與同罪、
是歲越後言、蒲原郡人三宅笠雄麻呂蓄稻十萬、積而
能散、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敕授從八位上、
四年春正月癸亥、以攝津蒲生郡大領佐佐貴山由氣
比、丹波天田郡大領丹波廣麻呂、豐後海部郡大領海

部常山等撫民有方、並授外從五位下、夏四月辛未、置
陸奥多賀階上二郡、秋七月丁巳、敕曰、正税者國家之
資、水旱之備也、而比年國司苟貪利潤、費用各衆、官物
減耗、倉廩不實、職此之由、自今以後、嚴加禁止、國司如
有一人犯用、餘官同坐、並解見任、永不敘用、贓物令共
塡納、不在免死逢赦限、遞相檢察、勿爲違犯、是歲周防
出羽丹波飢、河内大水、遠江下總常陸等國大風、賑給
之、
五年夏四月庚午、詔曰、國宰郡司、涖政治民、多乖朝委、
廉平稱職、百不聞一、侵漁潤身、十室而九、官司豈合如

此宜隨事貶黜、其政績有聞者、亦當甄録、所司宜明作條例奏聞、於是太政官商量奏其條例、如撫育有方、戶口增益、勸課農桑、積實倉庫、凡數條、國宰郡司等有當二條已上者進階、又如在官貪濁、處事不平、肆行奸猾以求名譽、凡數條、國宰郡司當一條已上者解其見任、奏可之、六月乙未朔、敕、頃年正倉罹災、獨罪郡司、不及國司、事稍乖理、自今以後、宜奪國司公廨、塡燒失官物、郡司不在會赦之限、秋九月丁未、攝津職言、諸國驛戶免庸輸調、畿內本自無庸、比於外民、勞逸不同、逋逃不禁、良爲此也、驛子之調、請從免除、許之、畿內皆准攝津、

冬十月、常陸信太郡大領物部志太大成、以私財賑給百姓、授外從五位下、

六年春三月甲辰、詔曰、養老之義、著自前修、歷代皇王率由斯道、方今時屬東作、人赴南畝、洒睠生民、情深矜恤、畿內七道諸國百歲已上、各賜穀二斛、九十已上一斛、八十已上五斗、初大寶制、春時祭田之日、集鄉之老者、行鄉飲酒禮、使人知尊長養老之禮、(初以下令)至是帝賜老人穀、冬十月丁亥、以諸國豐稔、詔賜天下百歲已上穀人三斛、九十已上二斛、八十已上一斛、其餘窮民悉加賑恤、

七年夏四月、不雨者既五月、癸巳、帝沐浴下殿親祈、有頃雨至、羣臣舞蹈呼萬歲、賜五位已上衣、五月己酉、遣使祈雨伊勢神宮及七道名神、是夕大雨、遠近遂得耕殖、六月癸未、置備前磐梨郡、

八年秋七月甲寅、敕伊勢美濃越前曰、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隔絕中外、無益時務、有切民憂、三國之關、一切停廢、所有兵器粮糒、運收於國府、(令義解曰、伊勢鈴鹿、美濃不破、越前愛發、是爲三關、)是歲美濃尾張參河大飢、雖加賑恤、不能自存、乃遣使開倉糶穀、價物收貯國庫、待秋成買穀、名曰救急、伊賀下野等國飢、賑給之、

九年秋九月丙子、以旱疫免京畿田租、是歲太宰府請賑恤所部飢民八萬八千餘人、許之、諸國飢、賑給之、常陸信太郡大領物部大成、新治郡大領新治直大直、播磨明石郡大領葛江我孫馬養等、或有治績、或以私財贍貧民、皆進位階、

十年春二月癸卯、敕、諸國倉庫不可相接、一倉失火、合院燒盡、自今以後、新造倉庫、各相去十丈已上、隨地寬狹、量宜置之、夏五月戊子、先是諸國司收常荒不用之田、以班百姓口分、徒受其名、不堪輸租、又王臣家國郡

司及殷富百姓或以下田易上田或以便地換不便是
日令所司據天平十四年圖籍改正六月甲寅先是敕
禁王臣家及諸司寺家專占山野是日遣使山背勘定
公私地界秋九月甲戌禁伊勢尾張近江等國百姓殺
牛以祭漢神是歲豐後日向等國飢賑給之
十一年冬十月丁未停相摸獻橘伊豫獻瓜以路遠也
閏十一月壬辰敕今聞畿內百姓奸詐多端或競增戶
口或浪加生年宜勘眞僞乃給其田若致踈略處以重
科十一年以下類聚國史
十二年春三月丁亥改攝津職爲國類聚三代格

十三年冬十一月改山背國爲山城日本紀略
十四年夏四月甲子禁百姓施舍貿易田宅園地於佛
寺六月己亥丹後介御長仲嗣言國內有乘稻四萬六
千一束即賜仲嗣以勸後輩秋閏七月乙未朔詔曰字
民之道義資恤隱富國之方事在薄歛如今諸國出舉
正稅收半倍息利貧窮之民多破家產與言於此深以
閔焉古人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論定公廨及雜
色等稻出舉息利始自今年一從省減率十束收利三
束布告遐邇使知朕意丁未武藏守都努筑紫麻呂等
免官以隱截官物也類聚國史己酉令諸國每鄉建倉院以
便百姓置倉之法一據十年符相去各十丈類聚三代格乙
卯敕諸國百姓出舉之日多受正稅收納之時競告死
亡課口隱沒正稅多損自非釐革何絕姦源自今以後
死者所負官稻不合除免類聚國史八月己卯廢近江相坂
剗甲午停巡察使九月乙卯以肥後爲大國日本紀略是月
停諸國每鄉建倉院置之便地類聚三代格
十五年秋八月己卯敕諸國更作地圖冬十一月庚子
停備前貢鐵代以絹絲以國中不產鐵也是歲尾張志
摩飢賑給之日本後紀殘編
十六年春二月壬申停畿內國司給事力及職田甲申

敕租稅之本備於水旱錢帛之財飢不可食今聞京職
多收錢須賤末貴本一絕收錢但民有貧富不必畜穀
宜聽貧民進錢通計不得過四分之一三月戊子先是
甲斐相摸爭界遣使定甲斐都留郡砥澤爲界東爲相
摸西爲甲斐是月甲斐下總等國飢賑給之日本後紀殘編夏
四月甲戌敕太宰府撿括浪人類聚三代格五月遣使糶畿
內屯田稻辛丑糶武藏下總稻六月庚申詔曰古者什
一而稅謂之正中三代因循頌聲作矣國家薄征利農
務恤民隱是以制令之日田一町租定爲二十二束其
後減爲一十五束以今況古輕重相懸而今民部勘租

之例、通計國中、以七分已上爲定、所餘三分、任國司處
分、如今諸國之司、偏執斯例、雖遇年豐穰、全徵其租、而
至於納官、不過七分、所餘常事截留、農夫以之受弊、貪
吏因茲擅利、自今以後、收租之法、宜計人別所營町段
作十分、收八免二、其八分之内、計損四分、班告率土、知
朕意焉、秋八月丙辰、敕浮宕之徒、寄住王臣之莊、假勢
其主、全免調庸、又莊長多營私田、假威乘勢、蠹民良深、
奸猾之源、不可不絶、宜加禁制、類聚國史
十七年春正月甲辰、停公廨混正税、丁未、停伊勢美作
等國獻早栗、類聚國史 二月壬戌、停近江守傔仗、日本紀略 丙寅

禁郡司正員之外、更置副擬、類聚代格 三月丙申、詔曰、昔
難波朝廷始置諸郡、擇有勞補郡領、子孫相襲、永任其
官、其譜第之選、永從停廢、取藝業著聞堪理郡者爲之、
國造兵衞亦停之、夏六月乙酉、敕國司借貸官稻、先已
禁斷、今聞自停職田、只待食斷、非有借貸、更無資粮、宜
令一年之料三分之一、准其差法、且借且補、冬十月丁
亥、停出雲筑前國造兼郡領、乙未、敕量收糒穀斗斛有
限、經年除耗、法令立例、今或所司斛斗之外、更加耗分、
糒則一俵二升已上、穀亦斛別五升已上、輸納百姓常
苦此費、自今以後、撿收糒穀、不得數外更加耗分、如有

違犯、據法科處、度量權衡、既具令條、然所司怠慢、曾不
遵行、大小任意、輕重由人、收納多濫、蠹害尤甚、自今以
後、宜改此弊、升尺等類、就大藏省、據法平校、永絶奸源、
若違此制、寘嚴科、又租税調錢出納有限、收徭充用色
數非一、奸吏之輩、犯用官物、名公文剩、不憚憲章、心挾
貪濁、競事截留、至有剩徵田租、奸折調錢、贓汙多端、積
習無悛、不設科條、何以懲肅、其來年正月以後、若有犯
者、據法科罪、又物有貴賤、價異高下、夏絶秋穀、色類既
多、諸國交易、先立沽價、貴時強與賤價、賤時詐註貴直、
遂事割截、枉規利潤、蠹民害政、莫甚於斯、宜改前過、不

得重犯、候物賤之時、充和市之價、據實奏上、不得奸截、
如猶不悛、科違敕罪、類聚國史 是歲阿波飢、賑給之、日本紀略
十八年春二月己丑、敕出擧私稻、先已禁制、如或違犯、
卽有嚴科、而去年不稔、百姓乏食、諸國出擧、定難周贍、
因時弛張、古今通典、宜寛前制、暫任民情、其收息利、率
十收三、如過此限、罪亦如前、夏四月癸未、以澇水損稼、
撿山城河内攝津貧民、給正税、己丑、賑左右京貧民、壬
寅、大和守藤原園人請畿内郡司居内考、許之、六月癸
巳、停出擧私稻、冬十一月甲寅、禁備前豪強妨奪兒島
郡鹽戶、甲子、敕先遣問民苦使、採訪政迹、思明激揚以

嚴黜陟、今閲使狀違犯者多、理須峻刑、永懲後輩、去延曆十四年、簡差使者、擬遣巡察、慮彼自新、未遽發遣、而慢法不悛、縱欲無厭、十五年以還有犯國司以下、宜依法斷、以懲將來、但犯佃田三町以下、及驅使兵士者、特從寛宥、十四年以往所犯、積習已久、卒難洗盪、事無輕重、一從原免、十二月丁酉、式部少輔和氣廣世請以父清麻呂備前私墾田一百町、爲賑救田、以成父志、許之、是歲南海西海山陽諸國飢、賑給之、日本後紀殘編

十九年春二月壬申、禁百姓納錢求爵、類聚三代格 夏四月丁丑、禁伊賀豪民廣占山林、庚辰賜綿種於紀伊淡路

阿波讚岐伊豫土左及太宰府、殖之、崑崙人所賚也、其法先簡陽地沃壤、掘之作穴、深一寸、相去四尺、洗種漬之、經宿殖之、一穴四枚、以土掩之、每旦灌之、常令潤澤、待生芸之、帝之用心民事如此、乙酉、公卿奏曰、美濃言、賀茂可兒惠奈土岐四郡、居山谷際、土地墝埆、雖比郡有年、而損荒常多、通計彼此、僅爲得七、而今據收八法全徵、百姓苦之、伏請賀茂惠奈二郡收六、土岐可兒二郡收七、永爲恒例、臣等商量、地有沃瘠、上下不等、賦稅之法、不可一概、據令、損田五分者免租、而今之所行、不勘五分已下損、計人別所營、一概收八、貧弊之民、不堪辨備、非獨美濃、夫百姓之於賦役、增一分則以爲甚重、減一數則甚以爲悦、伏望改新制而收七、依舊法而免三、不用通計、一依新制、許之、五月癸丑、敕天下田租改張前例、十分之内、免而收七、而國郡官司、或不須行、宜令諸國不得更然、類聚國史 秋八月丁亥、復國司公廨田、日本紀略 九月丁酉、復公廨出擧法、冬十一月庚申、禁外民冒名貫京畿、十二月停筑前宗像郡大領兼宗像神主、辛未收大隅薩摩墾田、更授口分、類聚國史

二十年夏五月甲戌、敕諸國調庸入貢、而或川無橋津乏舟、民憂不少、貢調之時、令路次諸國設舟楫浮橋、永

爲恒例、日本紀略

二十一年壬戌、敕、如聞山城百姓賣買水田、以稻爲直、準錢論之、町過萬錢、自今以後、土田一町、直錢四千、中下準此差減、是歲免三十餘國損田租調及十餘國負稅、類聚國史

二十二年夏六月癸巳、遣使大和、借貸貧民、類聚國史

二十三年夏四月辛未、制、河岸頽壞、西損公田、則東邊黜爲私地、如此經年、公損幾何、天平十四年以降新成田數、細勘奏上、不得疎漏、冬十一月壬午、停筑前志摩郡綿調、代以錢、是歲免淡路窮民負稅九萬三千九百

東攝津飢賑給之（日本後紀殘編）饑者衆良由路次國郡無意撫養自今以後如有此類官司據法科處六月丁未停近江丹波丹後等十一國貢彩帛復貢絹秋七月丁亥常陸人生部廣成敘從八位下以出私財贍貧民也壬辰敕如聞疫癘之時民庶相憚不通水火存心救療何有死亡宜諭所司務存匍匐是歲備後甲斐等國飢賑給之（日本後紀殘編）

二十五年（五月以後平城帝大同元年）春正月甲午敕出舉雜稻利止半倍死者負稻依舊免除夏五月己巳以頻歲不登

敕貸正稅於貧民丁亥置六道觀察使六月癸巳朔山陽觀察使藤原園人言西海道雜使入京其數繁多而本道疲弊殊於佗界由迎送無息不得顧私伏望西海道五位以上自非秩滿解任不聽輒入京許之乙亥增太宰府大少監大少典各二員閏月禁勢家專山海之利秋八月乙酉東海道觀察使藤原葛野麻呂請公廨等稻不勞爲糙以省民勞許之九月壬子遣使封左右京及山崎津難波津酒家甕以水旱爲災米價騰躍也（日本後紀殘編）冬十一月乙未免筑前肥前二年田租筑前肥後豐前豐後日向大隅薩摩壹岐各一年伊賀紀伊淡路備後安藝周防田租限六年免四收六以民凋弊也（類聚國史）

平城天皇大同二年春正月丙午東海道觀察使藤原葛野麻呂請據令課植桑漆許之（類聚代格三）夏五月癸卯停諸國貢采女（類聚國史）秋七月己酉聽畿內國司私佃守十町介八町掾六町目四町史生二町（日本紀略）九月己亥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以播磨國內封戶甚多民勞於運租請減省之許之壬子敕巫覡之徒妄說禍福庶民之愚仰信妖言淫祀斯繁厭呪亦多積習成俗虧損淳風自今以後宜一切禁斷是日東山道觀察使安倍

兄雄言當道諸國正稅公廨准戶口數增減爲舉許之（類聚國史）冬十月壬申公卿奏曰頃年國司交替皆四考爲限宜以六歲爲限許之（日本紀略）丙子太宰府言壹岐多褹兩島校出隱田一百四十町請准諸國賜島司許之十一月乙丑詔曰百姓所輸調庸雜物今須一丁輸絹若絁長一丈闊二尺四丁成疋（類聚國史）

三年春正月己丑賑給京師疫民甲子給醫藥乙未遣使收掩疫死道路者二月丙辰敕諸國看養道路飢疫之民收斂死者（類聚國史）夏四月淡路飢賑給之五月乙未復置筑前守介掾大少目各一員庚子山陽道觀察使

藤原園人奏言、播磨備中備後安藝周防五國、延曆四年以降、二十四年已往、庸及雜穀等未進、其數不少、良由頻年不稔、人民凋弊也、今將追辨本色、國司則或死或替、百姓則且病且飢、伏望未進代一收穎穀、混合正稅、庶於公無損、於私得便、但任觀察使以來、一依舊辨進、許之、秋八月乙卯、令諸國進徭帳、以諸國雜徭差役各殊也、九月戊戌、敕去五月詔曰、飢疫諸國、今年之調、宜咸免除、今聞國司等或免見病之輩、徵未病之民、宜早下命、莫令更然、是歲伊賀大水、免大同元年正稅未納一萬九千束、但馬飢、賑給之、(日本後紀殘編)

四年春正月丁亥、令諸國停七日十六日節會獻珍味、以煩民也、(日本後紀殘編)夏四月辛卯、以諸國損弊、停觀察使食封、授以外任、(日本紀略)乙巳、停五位已上不進義倉者位祿封物、(類聚三代格)秋九月丙午、停役諸國脚夫於京下、以旱疫也、(類聚國史)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夏六月丙申、太上皇詔罷觀察使、(日本紀略)秋九月庚申、制諸國出舉官稻率十束收利三束、陸奧出羽不在此限、(日本後紀殘編)

二年春正月甲子、敕占野開田之徒、就國請地之日、不顯町段、遠包四至、損公妨民、莫甚於此、自今以後、宜勘町段、勿依四至、又陸奧出羽土地曠遠、居民稀少、百姓浪人隨便開墾、國司巡檢、隨即收公、是以人民散走、無有靜心、兩國開田、雖無公驗、不得收公、二月己卯、詔曰、夫郡領者、難波朝廷始置其職、有勞之人、世序其官、逮延曆中、偏取才良、永廢譜第、今省大納言藤原園人奏云、有勞之胤、奕世相承、郡中百姓、長幼託心、臨事成務、實異它人、而偏取藝業、永絕譜第、爲政則物情不從、聽訟則決斷無伏、伏請郡司之擬、先取譜第、後及藝業、實得其理、宜依來奏、庚申、聽太宰府官及所管國司公廨四分之一、年漕于京、遙授之官半分焉、改上野爲大國、

壬午、敕常陸去京遙遠、貢調脚夫、路粮多費、甕龜中守石川難波麻呂始置稻五萬束、每年出舉、以利充粮、名曰郡發稻、用度載帳奏上、而諸司勘出、不聽出舉、宜令依舊、三月乙巳、始令諸國進俘囚帳、是月出羽守大伴今人討蝦夷有功、先是今人爲備闕守、與掾河原廣法議欲穿山鑿石以開大渠、百姓苦之、謗議紛然、既成民蒙其利、呼曰伴渠、時人謂、西門豹復生、不能加也、夏五月辛丑、敕諸國所進舂米庸米、自大同三四兩年、遭旱不得悉進、若隨色辨備、恐致民苦、今官庫之貯、頗有盈餘、宜任土所生、貿與調物、但畿內混合正稅、癸丑、以諸

國彫弊敕賑給窮民准延暦十九年例甲寅敕農人飲酒食肉禁制惟久而國司寛縱無意糾斷今須遣使重加督察（日本後紀殘編）

三年春正月丁卯贈故下野介高原源從五位下以其善政傳於後也夏五月庚申敕諸國司公廨田之外營水陸田特立嚴制而諸國不率朝憲百端奸欺或假它人名多買墾田或托言王臣競占腴地民之失業莫不由此違犯者科違敕罪一如先敕六月壬子大納言藤原園人請禁京師人奪諸第補郡領許之（日本後紀殘編）

四年春二月丁酉授上野甘樂郡領壬生郡司外從六

位下以戶口增益也戊申制損稼之年土民俘囚咸被其災而賑給之日不及俘囚自今以後宜准平民預賑給例（日本後紀殘編）夏五月丙子敕治國之要在於富民今諸國之吏深乖委寄或差役失時或專事侵漁繇此黎元失業飢饉相尋非有災祲常告民飢年年賑給倉廩殆罄儻有災害何以相濟自今以後非有田業損害及疾疫不得輒請賑給是歲筑前肥前等國大風免租調石見安藝大水免逋負大隅薩摩蝗免未納稅（類聚國史）

五年夏五月戊戌禁國司造新館（類聚三代格）秋七月庚午敕畿內近江丹波等國頃年旱災稼苗多損夫孝婦含冤東海蒙枯旱之憂能吏行縣徐州致甘雨之喜然則禍福所興必由國吏自今以後官長潔齋自禱嘉澍如不應者乃奏上之立爲恒例九月癸巳禁國司取近郡稻充公廨以遠郡給百姓是歲免大和河內未納稻十三萬四千束（日本後紀殘編）

六年秋七月甲午以霖雨免左右京田租是日復諸國司遷替以四年爲限是歲薩摩蝗免調庸田租以頻年不稔免太宰府管內三年田租（日本後紀殘編）

七年秋七月癸未令畿內七道官長清愼齋戒奉幣名神禱止風雨八月庚申信濃言去年不登國內食乏請穀一萬斛交關商布以救窮乏許之冬十月辛丑敕延

暦二十年格云荒服之徒未練風俗馴狎之間不收田租其徵收限待後詔今夷俘歸化年久漸染華風宜授口分田經六年已上者從收田租（類聚國史）

八年春正月甲申禁畿內郡司得內考者稱病不視事（類聚三代格）是歲信濃長門筑前飢賑給之（日本紀略）

九年秋七月相模武藏下總常陸上野下野等國地震山崩壓死者衆八月庚午遣使巡省賑恤其甚者免租調（類聚國史）丙子令畿內田租停錢收穀是歲河內飢賑給之（日本紀略）織部正興世書主爲和泉守治聲頗聞（文德實錄）

十年春二月戊辰、公卿奏曰、頻年不稔、百姓飢饉、倉廩空盡、無物賑稟、伏望遣使畿内、錄富豪之貯、借貸窮民、待秋收償之、許之、三月山城美濃若狹等國飢、救倉貯已罄、無物賑贍、宜加借貸以救其急、班給之法、准賑給例、類聚國史五月戊戌、禁國司張飢民損田虛數請賑給、六月戊申、禁京畿百姓賣麥、類聚三代格秋七月辛丑、敕安藝土地墝薄、其田下下、百姓農作、未有盈儲、是以大同中限六歲、國内田租率十分免四、今年限既滿、弊民未贍、宜更延四年、是歲薩摩蝗、免田租、類聚國史春宮少進藤原吉野爲參河守、處事強敏、所部肅清、續日本後紀

十一年春二月己丑、遣使作大和高市郡泉池、日本紀略夏四月庚辰、以水旱免天下百姓租稅調庸逋負、類聚國史秋七月己酉、課諸國種大小麥、類聚三代格

十二年春二月戊寅、賜天下老人穀、日本紀略夏四月丙戌、先是大和言、産業之務、非惟堰池、浸潤之本、水木相生、然則水邊山林、必須鬱茂、何者、大河之源、其山鬱然、小川之流、其岳童焉、爰知流之細大、隨山而生、夫山出雲雨、河潤九里、山童毛盡、谿流涸乾、伏望水邊山林藪澤、不問公私、一禁翦伐、是日許之、類聚三代格山城攝津河内大水、賑給之、類聚國史

十三年春正月乙未、大納言藤原緒嗣奏言、臣昔任陸奥出羽按察使、往還遠路、略知人苦、民之重役、莫過驛子、伏望諸國驛子准書生例、每戶量給借貸稻二百束、兼擇驛下好田、混授一處、許之、類聚國史是歲山城石見飢、甲斐疫、並賑給之、日本紀略以新錢一百貫、給諸國貧民、類聚國史

十四年春二月戊子、先是越前守紀末成奏言、加賀郡遠去國府、往還不便、中路有四大川、每遇洪水、人馬阻絕、且郡司鄉長、任意侵漁、民懷冤屈、路遠無訴、逃散者衆、伏請別建一國、名曰加賀、是日割越前江沼加賀二

郡、置加賀國、守掾大少目各一員、類聚三代格三月京師飢、糶穀倉院穀一千斛、類聚國史夏六月置越前、今立郡、加賀、能美石川二郡、日本紀略是歲大學助藤原衞爲遠江守、政貴寬靜、百姓欣然、前和泉守興世書主爲備前守、時書主罷任、未還京師、乃便道赴任、政化大行、文德實錄是歲賑給美濃阿波伊豆近江、免參河遠江長門今年庸、類聚國史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春三月、賑給美濃、類聚國史秋八月右大臣藤原冬嗣奏時務三條、一曰、擇良吏、臣聞登賢委任、爲化之大方、審官授才、經國之要務、今諸國牧宰、或欲崇脩治化、樹之風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邦國殄

痒職此之由、伏望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其新除守介則特賜引見、勸諭治方、政績有著、加增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又反經制宜、勤不爲己者、須從寛恕、無拘文法、二曰、遣巡察使、古者分遣八使、巡察風俗、考牧宰之治否、問人民之疾苦、所以宣風展義、舉善彈違也、伏望遣此使、考其治否、中納言良岑安世奏曰、國守者古之刺史也、稱職之人、不可多得、伏望令一良守、兼帶數國、小大之政從其所請、一二僚屬亦從請任之、夫祿不厚則人不勸、人不勸則治不立、請其公廨攝國之中、擇其殷阜地、以二守祿幷給之宜、試於一國、明知治

否然後令兼之、帝皆從之、類聚三代格 冬十月、以多褹島隸大隅、日本紀略 先是島司一歲給物准稻三萬六千餘束、貢調不過鹿皮一百餘、右大臣藤原冬嗣以爲宜隸大隅、問之太宰大貳小野峯守、峯守以爲然、乃有是命、類聚三代格 是歲正五位下伴勝雄爲陸奥守、兼按察使、以清廉聞、類聚國史 淡路飢、賑給之、日本紀略

二年春正月甲寅、以加賀爲上國、夏五月壬子、先是朝廷遣使諸國、國司或侮之、是日立制、巡察覆問撿稅交替繊内校班田、問民苦等使、準詔使例、賑給校損田池溝疫死等使、爲官使、類聚三代格 秋七月己酉、先是中納言良岑安世奏曰、郡領者古之縣令也、親民行化、實在斯職、時澆俗薄、稱職者希、伏望其有善政者、授之位祿、令得自展、是日聽借五位郡領位祿絹三疋、綿三屯、調布二十端、庸布四十段、政事要略 八月丁卯、置畿內七道巡察使、日本紀略 冬十二月、越前守紀末成卒、末成博覽文籍、歷數國守、以幹濟聞、贈正四位上、類聚國史

三年春二月癸丑、廢備前田原池、鑿神碕池、日本紀略 夏四月、中納言良岑安世奏曰、頃年水旱相仍、百姓凋瘁、郡吏逃散、諸國以主典補郡司、至有闕怠、必加刑罰、凡決罰郡司、格式無聞、伏請主典以上補郡司者、若有罪過

據法令贖、許之、三代實錄 秋八月壬戌、賑給左右京飢病及被水害百姓、日本紀略 九月、中納言清原夏野請以親王爲國守、且點定數國爲任國、身留京師、不復赴任、敕以上總常陸上野爲親王任國、改正四位下官爲敕任、號曰太守、限以一代、不爲永例、類聚三代格 是歲右近衞將監藤原大津爲備後守、頗有聲譽、民庶歌思、文德實錄 常陸守甘南備高直坐前司事停釐務、吏民感其德、競遺資財、嵯峨太上皇聞而憫之、令以莊家物任其所須、續日本後紀 先是安部安仁爲近江大掾、介藤原弟雄委以政事、安仁爲政精練、名聞朝廷、秩未滿、授從五位下、爲信濃介、視

事三年、部内肅然、太上皇嘗從容評諸國吏之優劣、以爲不若安仁爲信濃之能、乃賜牙笏玉帶金魚袋及御衣一襲、（三代實錄）其褒奬良吏如此、

四年春正月丁丑、置畿内挍田使、（日本紀略）夏五月辛巳、停郡司二世有功者爲譜第、（類聚三代格）六月己亥、以四品阿保親王爲上總太守、（日本紀略）是歲北陸道巡察使和氣仲世爲近江介、俸祿悉給貧民、式部大丞藤原高房爲美濃介、威惠兼施、屬託不行、發奸擿伏、境無盜賊、安八郡有陂渠、堤防決壞、高房欲脩之、土人曰、此渠有神、不欲蓄水、故前司不敢修、高房曰、苟利於民、死亦不恨、遂驅民築堤、灌漑流通、民賴其利、席田郡有妖巫、種類滋蔓、民被毒害、長吏恐怖、不敢入部、高房單騎赴之、悉捕其徒刑之、其害遂止、（文德實錄）

五年春正月丁丑、置畿内班田使、二月甲寅、帝餞鎭東按察使伴國道、賜御製詩及衣被珍玩、（日本紀略）夏六月壬午、糶越後穀一萬斛、救窮民、（類聚國史）是歲大和大掾丹墀門成爲丹波守、土民麤戾、不順敎化、號爲難治、門成施以猛政、笞罰爲先、廳事前箠楚如積、數年部内大理、（文德實錄）

六年夏五月乙巳、大納言良岑安世奏曰、耕種之利、水田爲本、水田之難、尤在旱損、聞唐國堰渠不便之處、多構水車、无水之地、不失其利、此間素無此器、動苦焦損、宜令民間造之、以資農業、貧民不能造者、國司爲造之、其費用救急稻、許之、（類聚三代格）

七年夏四月戊辰、先是出羽地大震、山崩水溢、是日詔免遭災者今年租調、不論民夷、開廩賑之、葺修居宇、勿使失職、（類聚國史）冬十一月己亥、賑給伯耆飢民、（日本紀略）閏十二月、出羽守小野宗成以國中戶口滋殖、請增官員、乃增目一員史生一員、（類聚三代格）

八年春二月戊寅、鑿山城綴喜郡香達池、（日本紀略）夏四月己丑、停太宰府貢鹿尾脯等御贄、五月庚申、增陸奥公廨稻十三萬束、優邊吏也、（類聚國史）是歲長門飢、賑給之、（日本紀略）免安房未納正稅七萬餘束、（類聚國史）

九年夏五月丁未、賑給近江滋賀淺井二郡遭火災者、（類聚國史）秋九月丙申、賑給攝津被水害者、是歲賑給和泉淡路越前飢民、（日本紀略）

十年夏五月丁酉、聽武藏置悲田所於多磨入間二郡界、建屋五宇以蔭行旅、壬子大和以頻年不登、請借富民稻以賑飢民、許之、六月戊午、令諸國貯稻備賑給、（六月以下、類聚三代格）乙酉因幡言、百姓之徭、卌日爲限、至於事力、

竟年驅使比之平民、受弊殊重、請停差調丁驅使徭人、許之、冬十二月辛卯、詔曰、如聞諸國糴糶、有利於民、無損於公、自今以後、不立年限、永俾行之、是歲畿內七道飢疫、賑恤之、坂上清野爲陸奧出羽按察使、夷民和親、關塞無事、（坂上以下、文德實錄）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冬十二月己巳、佐渡以郡司員少、請置權任員、許之、是歲越後石見等國飢、賑給之、

二年冬十二月癸酉、先是太宰大貳小野岑守憫西海行旅病者無所寄宿、露臥至死、建續命院以養之、置墾田百十町、恐其久而廢、請令府監若典一人勾當其事、

未及以聞而卒、家人尋請之、是日許之、是歲下總近江伊勢等國飢、賑給之、

三年、伊勢尾張石見等國飢、賑給之、

四年夏六月丁酉、聽出羽最上郡建濟苦院、是歲備前和泉淡路等國飢、賑給之、備前守南淵永河爲太宰大貳、仁愛爲務、民庶仰慕、（備前守以下、文德實錄）

五年夏四月己丑、遣使大和、錄富豪之財、借貸貧民、（四月已下、類聚國史）庚子給復筑前筑後肥前豐後諸國貧民一年、五月丙辰、敕、如聞諸家京中好營水田、自今以後、一切禁斷、但卑濕之地、聽種水葱芹蓮、冬十月乙未、禁畿內諸國輸錢代稻、是歲以近江正稅賑給山城飢民、

六年春正月丙午、敕諸國勸課農桑、三月乙酉、給復陸奧窮民三萬餘人、秋七月庚子、令畿內國司勸種蕎麥、冬十月丙辰、禁畿內百姓刈麥爲芻、

七年春二月壬申、相摸大住郡領壬生廣主以戶口滋殖、假外從五位下、癸酉敕畿內諸國勸督農事、夏五月丁丑、敕畿內七道諸國播殖黍稷稗麥大小豆胡麻、六月庚寅、帝聞諸國飢疫、詔國郡司班穀藥、天下有水之處、任令百姓灌漑、先貧後富、諸國調庸未進在二年已往者悉免、秋九月丁亥、對馬島司言、年中貢調、四度公

文、海路危險、屢致漂沒、聞新羅船能凌風浪、請給一艘、許之、冬十月丁未、伊豫守紀深江卒、深江爲人寬和、百姓安之、遠近稱爲循吏、

八年春正月甲子、初諸國貢調、越前越中能登讚岐、十一月爲期、後改爲明年二月、長門明年正月爲期、後改爲四月、是日皆復之、二月甲寅、給復出羽飢民二萬餘人一年、秋七月癸酉、帝聞伊豆地大震、遣使慰撫賑救、

九年秋七月壬子、賜錢左京遭火百姓、八月丙子、太宰大貳藤原衛奏曰、諸國之吏交替既了、未得解由、託事格旨、留住管內、常好農商、侵漁百姓、巧爲奸利之謀、未

覲塡納之物、望請交替了者、早俾入京、許之、庚寅、豐後詐前介中井王留日向郡、侵暴百姓、乃召還之、是歳、參議朝野鹿取兼越中守、臨事明了、以吏幹稱、

十年夏五月丙申、割石見美濃郡、置鹿足郡、是歳、伊賀尾張參河等二十餘國飢、賑給之、帝方諒闇、殊擇治國之才、以從五位下春枝王、嘗爲越後介、有聲績、擢爲能登守、能登累歳荒廢、百姓煩擾、春枝傾心撫輯、民賴以安、正五位下長岑高名爲伊勢守、亦有能名、（帝方諒闇以下、文德實錄）

十一年夏五月辛丑、淡路言、鄰國漁人三千餘人、賁王臣家牒、雲集海濱、侵凌土民、伐損山林、請加禁斷、許之、是夏、賑給越前若狹飢民、秋九月丙寅、近江權守藤原貞主卒、貞主敏慧、莅政幹濟、案牘成堆、庶務猥積、而貞主飲酒不輟、醉後剖斷如流、吏民不敢欺、是歳、中務大輔清原有雄爲攝津守、政有聲譽、國內安靜、倉廩盈溢、勘解由長官和氣仲世爲播磨守、清靜而化、民不敢擾、左衛門佐藤原大津爲伊豫守、歳餘豐稔、百姓富贍、（是歳以下、文德實錄）

十二年秋七月丙寅、太宰府請減史生一員、置醫師一人、許之、是歳、山城飢、賑給之、

十三年春正月乙卯、從五位下山田古嗣爲阿波介、古嗣以孝聞、政績有聲、阿波美馬兩郡、常苦旱災、古嗣創意造陂池、民始獲灌漑之利、人人温給、（古嗣以孝聞以下、文德實錄）二月壬午、從五位上丹墀門成爲武藏守、所部曠遠、盜賊充斥、門成素以剛果聞、未幾風俗肅清、姦猾歛手、（所部以下、文德實錄）是歳、出羽飢、賑給之、

嘉祥元年春二月甲辰、從四位下藤原岳守爲近江守、岳守性寬和、士無賢不肖、傾心引接、人民老少莫不仰慕、（性寬和以下、文德實錄）三月庚辰、以前相模介橘永範請置救急院於相模、（類聚三代格）秋八月、遣使巡察京中及攝津河

內水害、賑恤之、九月、築茨田堤、冬十二月丁酉、制權任國司及史生博士醫師秩滿、不待符而去任、唯獨爲長官者、待受領之人、是歳、伊豆淡路越中等國飢、賑給之、陸奧磐瀨郡權大領丈部宗成等、特給職田、以視民有方、公勤匪懈也、

二年夏四月戊子、敕定諸國穀價、六月己未朔、以霖雨賑恤京城飢民、冬閏十二月己未、車駕巡省京城、賑給貧窮者、

三年春二月己未、賑恤京師飢民、夏四月癸酉、詔山野之禁、本爲鵜雉、至於草木、非有所制、如聞所司不熟事

意、輢峻法禁、奪人斤斧、捕人牛馬、絶其往還、妨其樵蘇、爲民之患、莫甚於此、又聞豪貴之家、非有官符、妄占山野、多妨民利、如斯之類、並早禁斷、江河池沼之類亦同准此、五月甲午、從五位下丹墀門成爲大和守、國多豪宗右姓、放縱不制、門成施政自如、無所迴避、境内肅晏、民皆戴之、門成雖無才學、長於政事、所到必樹風聲、卒於官、從五位丹墀貞岑爲駿河守、爲政清厚、吏民稱之、（爲政以下、三代實録）是冬、出羽地大震、人民多死、遣使賑恤、

文德天皇仁壽元年夏五月庚辰、賑給左右京遭水不能自存者、六月丙午、分遣使者畿内、賑遭水者、秋八月

癸丑、以比年大水、詔免左右京及五畿内今年租、是冬、賑給伯耆飢民、給復出雲飯石仁多兩郡遠江城飼郡百姓一年、

二年春二月丁未、丹波權守伴成益卒、成益爲人質直、在公奉法、不阿權貴、境内肅然、人服其廉潔、三月己卯、敕、洪範八政、食居第一、食貨志又云、國無粟而可治者、自古未之聞、然則王政之要、生民之本、唯在務農、頃年諸國所告不堪佃、其數甚多、是由國郡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之所致矣、甚非所以選擇良吏委付黎元之意也、凡治田克勤、則畝益三斗、少情則損亦如是、其種而少情、所損尚然、況廢而不耕、其費更甚、一畝之田、可食一戸、一畝不耕、一戸受飢、既多不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官長春出行田、若有不耕、課而田之、獲者公私半之、古人至重地利如此、宜下諸道、令曉此情、國郡司等躬自巡視、脩固池堰、催勸農耕、力者褒而録之、情者督而趣之、（三月以下、類聚三代格）是歳、播磨河内若狹等國飢、賑給之、給復肥前豐後貧民一萬六千餘口、

三年春正月丁未、從四位上正躬王爲丹波守、以清簡稱、部内不敢欺、（以清簡稱以下、文德實録）三月、先是外從五位下山田春城遥爲駿河介、是月請而赴任、時國人迎神於伊豆名阿氣大神、國司爲之建祠、祠官托言靈異、鼓惑國人、春城登時考訊、糾其詭僞、自是妖言永絶、吏人服其

聰察、是歳、詔美濃出穀一千一百斛、太宰府三萬八千七百餘斛、給患疱瘡者、

齊衡元年秋八月癸丑朔、增陸奥少掾一員、戊辰、鎮守將軍兼武藏守伴三宗卒、三宗撫邊有方、膽略著聞、及卒、民夷傷之、是歳、賑給丹後石見飢民、敕陸奥、以穀一萬石賑給俘夷、給復陸奥百姓一年、

二年夏閏四月丁酉、割美濃多藝武義二郡、置石津郡上二郡、五月癸丑、帝餞太宰大貳正躬王奏樂、○（禁祕抄曰、帥

大貳赴任、上古必賜宴弓場、賜白褂一領御衣一襲、然餞禮見正史始于此、是歲復出羽窮
民一萬九千餘口、
三年春正月丙辰、右京權大夫長岑高名兼山城守、政
用嚴明、百姓不擾、常謂子孫曰、吾家清貧、無有斗儲、死
必薄葬、卒於官、
天安元年秋七月甲辰、河內越中等國司坐奏不堪佃
田失實獲罪、○公事根源曰、九月七日、諸國司奏國中損害、謂之不堪田奏、九月辛亥、
大和國司亦坐奏不堪佃田失實獲罪、帝用心政事、性
甚明察、憲法頗峻、冬十二月戊子、肥後守清原有雄卒、
百姓莫不哀慕、是歲盜殺對馬守立野正岑、

二年夏四月丙午、增下野大少掾各一員、五月壬午、大
水左右京溺死者衆、己丑晦、出穀倉院穀二千斛民部
廩院米五百斛大膳職鹽二十五斛、賑給左右京、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夏四月壬辰、賑給武藏下野陸奧
出羽加賀出雲、秋八月辛卯、敕停諸國貢御鷹、
二年秋九月甲戌、中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平高棟
奏、鎮守府上言、邊陸之吏去鄉遼遠、公廨之外、無復資
粮、而至有未納、抑而不行、請准太宰府司公廨、雖有未
納、以正稅給之、永爲恒例、許之、冬十月甲申、廢大隅吉
多野神二牧、以牧馬蕃息害稼穡也、

三年冬十一月丙戌、武藏每郡置檢非違使一人、以羣
盜滿山也、是歲越前長門飢疫、賑給之、復伯耆八橋汗
入會見日野四郡二年、
四年春三月甲申、始置美作久米郡主政一員、戊子詔
五畿七道責醫師博士解由、甲午下增租法於畿內、限
三年試之、秋七月甲午、始置安藝郡主政一員、是歲復
出雲出雲大原二郡課役一年、復美濃土岐惠奈二郡
一年、給復常陸河內信太鹿島那賀多珂五郡二年、
五年春二月甲寅、賑大和和泉飢疫、是歲復出雲百姓
課役、美濃土岐惠奈二郡課役各一年、

六年春正月癸卯、式部大丞橘良基爲伊豫權介、政有
能聲、躬爲稱職、壬子、令五畿七道、不聽以不課口計戶
口增益之功、乙卯、左京大夫兼山城大和守紀今守上
言、增租法不便、請復舊、許之、二月壬午、帝幸太政大臣
良房第、紀今守等率郡司百姓、於東垣之外、行耕田之
禮、欲令帝知稼穡艱難也、是歲復出雲仁多飯石二郡
課役下總葛餝印幡相馬埴生猿島五郡調庸、各二年、
七年春正月己酉、從五位上紀夏井爲肥後守、夏井聰
敏、臨事不滯、嘗爲讚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境內翕
然、不忍相欺、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請留之、帝許之、

更留二年、黎庶殷富、倉廩充實、乃造大倉四十宇於國中、以為不動之蓄、及去吏民贈遺甚多、一無所受、已還京師、民送米肉玩好於其家、夏井留紙筆、悉返其餘、至是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故、曰吾聞肥後之俗、不尚廉吏、吾兒其不終乎、三月丙申、甲斐能登丹後石見周防長門土左日向、八國始置介、飛驒始置掾、冬十一月己卯、贈故筑後守道首名從四位下、首名卒已一百五十餘年、猶有褒贈、朝廷重良吏如此、是冬尾張請鑿廣野河復故道、許之、是歲以備後神石奴可甲弩惠蘇世良三谿三次三上、八郡連年旱疫、四年間更歲復四郡課役、復武藏一年、

八年春正月庚寅、式部少丞藤原保則為備中權介、會國中大旱、百姓飢饉、羣盜橫行、英賀哲多、二郡在山谷間、去府頗遠、百姓或相殺掠、或逋租逃散、前守朝野貞吉以苛酷馭下、郡司有小罪、皆著鉗鈦、人民犯法、輒捕殺之、保則到任、悉變其法、務存大體、不問小過、贍窮乏、課農桑、於是民爭來附、境內大悅、戶口殷盛、賦稅倍入、遂受租稅返抄三十四年、調庸返抄十一年、自古未有也、（會國中以下三善清行撰保則傳）三月癸未、定新置介掾諸國公廨田事力數、閏三月庚戌、加賀言居國內者便任國司、及士民為博士醫師者、二年間不給事力、許之、夏五月甲子、賜京師空閒地於民、耕種以為永業、秋九月甲子、肥後守紀夏井坐弟豐城黨伴善男流土佐、夏井隨使出境、國人遮路悲哭、路過讚岐、讚岐百姓男女老幼皆迎之、數十里之間、哭聲相屬、夏井素知醫、及至土左、自採藥山澤、以給病者、多有効驗、冬十一月己酉、割伊豫宇和郡、置喜多郡、十二月己卯、禁五畿內輒用不動穀、是歲賑給美作備前伊勢伊賀因幡志摩下總武藏、以尾張阿波風水民飢、貸尾張正稅六萬束、阿波八萬束、給備中哲多英賀二郡二年、

九年春三月己酉、前陸奧守坂上當道卒、當道田村麻呂孫、家行廉潔、輕財重義、在任有清理之稱、境內肅如、民夷安之、州秩既終、待代四年、卒於國、居貧無資、及棺斂、僅有一布衾而已、夏四月辛卯、先是諸國飢饉、盜賊羣起、畿內最甚、至是米價騰躍、米斛直新錢一千四百、始置常平所於東西京、糶一升直新錢八文、是歲復美作大庭眞島二郡課役一年、

十年夏六月、淡路飢、貸正稅稻一萬束、

十一年春二月戊申、停長門採銅使、令國司採進、夏五月癸未、陸奧地大震、地裂海溢、溺死者千計、六月己巳、

肥後大風雨、人畜多死、海潮暴溢、田園數百里陷爲海、
秋九月辛酉、左衞門權佐紀春枝爲檢陸奥地震使、賑恤之、冬十月丁未、敕太宰府以遠年稻穀四千斛周給被災者、十二月乙巳、置出羽國掌二員、是歲免山城安藝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秋七月壬申、遣使河内築堤、恐功未畢有水害、奉幣大和諸神、以河内之水發源大和也、八月給復伯耆四郡一年、冬十二月甲午、復常陸信太那珂兩郡百姓一千二百人、壬寅制五畿七道百姓請開荒田者、未及六年身死、更延六年、聽子孫耕食、是歲置河内伯耆

美作因幡上總國掌各二員、河内飢、太政官處分、借境内富豪貯稻一萬三千束班給之、

十三年春三月、河内飢、詔賜攝津正税稻五萬束、秋閏八月丁巳、敕、積土築堤、爲避水也、今聞細民之愚昧於遠慮、或公請空閑之地、或私遂膏腴之利、開發田疇、穿渠漑灌、霑潤之漸、遂至壞堤、河壖近郊之地者、京邑及諸國輸貢之徒所芻牧也、而求利之輩占爲田園、百姓失放牧之便利、今鴨川堤邊除公田之外、宜禁止耕營、雖公田爲堤害者、莫令耕作、犯者罪之、

十四年秋七月辛巳、陸奥守安倍貞行詣闕拜辭、召之殿上、賜酒及御衣、丁酉、制、五畿七道諸國出納官物、國司史生已上隨犯科罪、餘官不相坐、是歲賑給尾張、

十五年冬十二月甲寅、陸奥守安倍貞行奏曰、爵祿之興、爲優功績、授敘之事、當必其人、而比年國司不依勞效、任意授爵、由是獲祿者衆、調物減耗、所司勘出、歷代不絶、望請夷俘位階、毎年立敘法、選功補闕、敘二十人已下、許之、是歲河内陸奥飢、賑給之、

十六年夏六月癸酉、禁諸國司娶部内女子、（六月已下、類聚三代格）秋九月乙巳、制、諸國所塡舊年未納率分之數、令玄蕃寮移於主税寮、是歲免參河因幡今年租半、復陸奥

二郡二年、備中守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務撫恤人民、一如備中時、僚屬有貪汙者、輒屛人謂之曰、君宜砥礪名節、勉取榮譽、何必終於一州小吏、但資財不給、所以取貪穢之譏、僕有薄俸、請給之、君愼勿犯官物、繇此吏民畏愛、呼曰父母、兩備國界有吉備津彦神、國有水旱、保則必禱焉、一時傳言、境内有爲惡者、神立降罰以助府君、境内益服、安藝盜奪備後貢緜、至備前石梨郡而宿、問主人曰、此國大守如何、主人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莫不從化、若有奸濫者、吉備津彦神立降誅罰、德之感神一至此、盜大愧、明日至府、自首乞命、保則召

見曰、汝能改過、非復惡人、即給粮食、封其絹付盜、移備後國府、僚屬皆曰、恐不達彼國、保則曰、彼已悔悟、奈何疑之、盜持移文、果至備後府、守小野喬松大悅、遣盜至備前謝之、其以德化下、率此類也、（備中守以下、藤原保則傳）

十七年秋八月壬申、太政官處分、顯告左右京絕戶田者、分田之半、令告者得三年耕食、若隱認絕戶田、爲人所告者、據律科罪、是秋、備前權守藤原保則任滿還京、兩備之民悲號遮路、老人往往持酒肴餞之、保則不欲違其意、爲留者數日、乃乘船泊和氣郡方上津、備前郡司聞保則無糧儲、運米二百石贈之、然恐其不受、至則受而不辭、郡司大悅而還、保則遣國講師書曰、風濤難測、請幸來禱、講師以衆僧至、迺贈之米而去、（是秋已下、保則傳）是歲、貸但馬正稅四分之一、免伊勢田租八分、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太宰權帥在原行平請以壹岐島水田一百町充對馬島年粮、及割肥前松浦郡庇羅值嘉兩鄉、置上近下近二郡、號值嘉島、置島司郡領、許之、秋七月庚寅、伊賀因幡兩國司奏言、割公廨利稻一分加國儲、許之、是歲、畿內飢、置常平司、糶官米、丹後美作飢疫、賑給之、時右大臣藤原基經輔政、吏稱其職、人賴其慶、後世稱貞觀之治、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春正月、京師及畿內諸國大饑、河內和泉尤甚、置常平司、糶官米、以因幡守藤原敏行等爲賣常平所米使、是歲、主計頭紀安雄爲武藏守、政貴簡惠、吏民便之、

二年春正月丁未、式部大丞小野葛絃爲加賀介、葛絃鍊達政事、時稱循吏、（鍊達以下、菅家文草）嘗爲備中掾、權守藤原保則器異之、謂曰、卿異日必爲良吏、後果如其言、（藤原保則傳）秋九月乙巳、置佐渡國掌二員、是歲、畿內飢、置常平司、糶官米、運諸國不動穀、班給百姓、先是、出羽秋田城司良岑近貪婪、俘囚作亂、（先是以下、保則傳）右中辨藤原保則兼出羽權守、與鎭守將軍小野春風討平之、（事見出羽之亂）

三年春二月丙戌、先是、讚岐奏言、國中課丁萬三千、管田一萬八千町、貢賦之數踰諸國、請准大國例、免例損田四十九戶、是日許之、是歲、出羽權守藤原保則爲守、出羽大治、（事見出羽之亂）大和飢、以山城正稅稻三萬束給之、

四年春三月己巳、太宰府言、筑後守都御酉解稱、仁壽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格曰、美濃國言、准令百姓口分、六年一班、夫依官符校田言上、待候報符、既經數年、其間新付拈責之輩、無給口分、不堪貢賦、人民易逃、戶口難增、隨報符下、乃始班田、文案未究、還及紀年、望請、至於

期年、國郡官司校定國中田數、總計當年之見戶、且校班、且言上、有敕曰、校田依請、自餘國准此、而此國不班田既三十餘年、輸貢之民曾無口分、免課之門徒有田疇、調庸交闕、人數減損、請准豐後例、不待報符班給之、從之、夏五月丙寅、從五位藤原統行為武藏介、統行父安主嘗為豐後介、秩滿不得放歸、羈寓國中、統行請罷己官以父補之、許之、是歲以出羽國司請、復雄勝平鹿山本三郡調庸一年、又發不動穀六千二百餘斛、賑三郡狄俘八百餘人、

五年春三月壬戌、太宰府言、秩滿解任之人、王臣子孫之輩、結黨群居、同惡相濟、請准筑後例、不論前司浪人、准營田數、班給正稅、令佃公營田、一如土民、不從者逐、許之、是歲復出羽三郡調庸一年、

六年夏五月壬子、但馬介菅野良松言、國出舉正稅雜稻七十四萬束、頻經減省、見舉數少、請賜隣國穀填之、敕以丹後因幡不動穀充之、六月丙申、先是伯耆國司言、本國頻歲不登、出舉減少、請給隣國穀、是日敕賜因幡出雲正稅三千斛、班給百姓、是歲藤原保則為讚岐守、讚岐民悉學法律、動輒爭訟、保則敎以禮讓、風俗頓改、是歲已下、保則傳

七年夏六月丙辰、賑武藏飢民、是月盜殺筑後守都御酉、事見朝政寬弛

八年秋八月壬辰、敕令上總括逐境內浪人、乙卯參議刑部卿兼近江守忠貞王卒、王賀陽親王子、粗通五經、歷任諸國司、威惠並行、民不敢欺、庠序之風、所在日興、與橘良基齊名、聲蹟之美、為宗室巨擘、粗通已下、公卿補任、是歲從四位下橘良基為信濃守、勸督農桑、輕其租課、民丁樂業、家有贏儲、戶口滋殖、為當時之最、丙辰、以出雲正稅八萬束、長門三萬束、各班給部內飢民、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冬十月辛未、敕太宰府禁私買唐物、

二年夏五月丙申、以肥後守藤原時長攝津守多治藤善豐後守橘長茂甲斐守藤原當興、拜官經年不赴任、並降一階、奪其告身、初朝廷待國司甚厚、食祿饒裕、繇此庶僚咸望外任、初已下、續日本紀實錄五年至是朝綱稍弛、凶黨肆害、國司畏避、不欲赴任、郡國始多事矣、

三年夏六月庚戌、信濃守橘良基卒、良基篤學、明練治體、所在有能名、然性甚剛果、以此見憎、坐事下刑官推勘、未竟而卒、家素清貧、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焉、良基歷任五國守介、每任罷歸、不載資財、故

子孫以潔身、子在公嘗問治國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其清白如此、秋八月癸亥、伊豫守藤原保則爲太宰大貳、西陲頼安、(事見新羅之變)

宇多天皇寛平三年秋九月戊午、禁諸國綱領奸官物、及畿外百姓奸附京畿戸籍、

五年秋七月乙酉、重捜括陸奥出羽逋逃仕王臣家及流寓京畿者還本鄕、

六年冬十一月乙巳、罷郡司兼宿衛官、戊子晦、禁諸國百姓稱王臣人騷擾部内、

七年春三月庚辰、敕王臣家出舉私物貸民求利、天平

九年所禁也、如聞比年不遵前格、致妨民業、因茲租税難收、調庸未進、蠹民害政、莫甚於斯、而國司阿容、曾不糾正、爲吏之道、何其然哉、宜一切禁遏、若違犯者、沒物科罪、一如前格、冬十一月己未、禁五位以上前司交替畢未得解由者留本任國及輒出畿外、

八年夏四月癸巳、禁諸院諸宮王臣家以百姓請托爭訟田宅資財、(宇多天皇以下、類聚三代格)

醍醐天皇延喜二年春三月己未、敕禁敕旨開田諸院諸宮及五位已上買百姓田宅、占間地荒田、(本朝文粹)

三年秋九月丁巳、以甲斐疫、給復一年、(北山抄)

五年秋七月、糶穀於木工寮穀倉院、(西宮記)

九年春正月甲午、定天下常平倉穀直、(扶桑略記)是月糶常平倉穀、(西宮記)秋七月辛未、於東西津平均糶價、(日本紀略)

十四年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曰、臣伏以牧宰者分萬乘之憂、受一方之寄、守六條之紀綱、爲兆民之領袖、故漢宣帝云、與朕共理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必須擇用其才、尊崇其職、重官威而厭民心、捨小瑕而責大成、而比年任用之吏、或結私怨以誣告官長、所部之民、或矯公事以怨訴國宰、或陳犯用官物之狀、或訴政理違法之由、此等條類、千緒萬端、於是朝家收其告

狀、發遣使人、使人到國、未問事之虛實、不辨理之是非、偏依使式、每事准擬、領其印鎰、嚴其禁錮、即以官長之貴、與小吏賤民、比肩連口、受其推鞫、若辭對之間、纖芥有違、則立加縲紲、便塡牢狴、雖告訴之旨事皆不實、而威權已廢、政令不行、隣境百姓、轉相見聞、即各輕侮其官長、不肯服從其政教、傷化之源、無甚於此、況亦理劇之任、庶務多端、曉夕僶勉、猶有不遑、而今朝使推問之間、被停釐務、多歷旬月、空廢治政、縱雖免贓吏之名、而猶成任中之怠、秩滿之日、遂拘解由、如此則多致公損、徒滅良吏、助此訴人、報彼私怨也、前年阿波守橘秘樹

肅清所部、底慎貢、勤王之誠、當時第一、必須加奬擢以勵俊良、而依小民之誣告、降朝使之廉問、雖事皆虛詐、告人逃亡、而祕樹之身亦爲廢人、如此則知恥之士、誰冀爲吏乎、方今時代澆季、公事難濟、故國宰之治、不能事事拘牽正法、故或有枉尺而直尋者、或有失始而全終者、昔者龔遂爲渤海守、奏曰、請勅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令得便宜從事、又本朝格云、國宰反經制宜、動不爲己者、將從寬恕、無拘文法、伏望此等告言訴訟、除謀反大逆之外、一切停止朝使、專附新司、若實有犯過者、具載不與解由狀、勘判之後、卽下刑官、論其罪科、

或難云、凡貪吏之盜官物、宜速加糾察也、若待其任終、恐倉庫無餘、答云、假令有人告吏盜贓、太政官卽馳軽騎、晝夜兼行、禁遏其奸則可矣、今訴人告狀歷三審得奏下、擇定使人、裝束行程、事自彌留、度歷年紀、其間若有心盜犯、豈遑遺一粒乎、然則與彼附後司、有何分別、況此牧宰、身出帝簡、志報朝恩、非唯求立績於明時、亦皆念垂名於後代者也、故比年陷此罪者、皆爲公謀功未成、俄被告言而已、未曾有自犯入己之人、焉靜尋其意、誠是公罪也、伏望暫褰天旒、照其可否、又曰、諸國大帳所載百姓、大半已上、此無身者也、國司偏隨計帳、給口分田、卽班給正稅、徵納調庸、於是有其身者、纔耕件田、頗進租調、無其身者、戶口一人私沽件田、曾不自耕、至于租稅調庸、遂無輸納之心、謹撿案內、公家所以班口分田者、爲收調庸擧正稅也、而今已奸其田、終闕厥貢、牧宰空懷無用之田籍、豪富彌收幷兼之地利、非唯公損之深、亦成吏治之妨、今須令諸國閱實見口、班給口分田、其遺田者國司收爲公田、任以沽却、若納地子、以充無身之民調庸租稅也、所遺之稻、委納不動、令略計其應輸之數、三倍於百姓所進之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煩、然而事乖舊例、恐有民愁、伏望申敕諸國試令

施行、又曰、謹撿案內、三宮舍人、諸親王帳內資人、諸大夫命婦位分資人、諸司勘籍人、諸衛府舍人、式兵二省載季符者、一年四季之內、稍及三千人、又略計本朝課丁、除五畿內陸奥出羽兩國及太宰九箇國之外、不滿卅萬人、就中大半是無有身、然則見課丁纔有十餘萬人、今十餘萬人中、每年除三千人之課役、未滿四十年、天下皆爲不課之民、然則國宰令何人備進調庸乎、由是國宰奉行蠲符、卽除富豪見丁之課役、更以無實課丁、括出計帳、故例進調庸、自然無可徵之門、然則調庸難備、非國宰之怠也、蠲符猥濫之所致也、而今依此怠遂

爲未得解由、豈不悲乎、或難云、三宮舍人、帳内位分資人、古來所充給也、然而累代蠲符、無有此妨、今至當時、何出異論、答云、凡諸勘籍人等符、損符蠲符通計可載、蠲符、具在式條、而今比年所下、蠲符之損、百人之中、無符蠲一人、又近古諸家一得資人、無復改補、而比年補資人、後卽遷轉三宮及諸司内考、重復改請、於是三省史生書生等因緣爲奸、或不告本主、不依國解、僞稱勘籍、獨載季符、其尤甚者、本主未補一人、省底已盈其數、如此奸濫、日以加倍、公損之甚、無過於此、伏望勘籍人隨國大小、每年立其定數、大國一年十人、上國七人、中國五人、小國二人、以載蠲符、此外不得加增一人、又舊例近江國一年免百人、丹波國免五十人、兩國凋殘、職此之由、今須准此例、近江國減定十人、丹波國減定七人、又勘籍解文必二通進官、一通留官底、一通加外題、卽下式部省、省進季符之日、與官底解文勘合、然後請印、又蠲符所載多符損少符蠲者、勘返不得請印、但京戶五畿内、不拘此制、冀也調庸易納、牧宰無煩、（意見封事）

十五年冬十月癸丑、以疾疫免延曆十年以前調庸未進、減今年傜半、（日本紀略）

十七年冬十二月、京師累月不雨、井水涸、太上皇許民庶汲冷泉院池水、池涸、敕汲神泉苑水、（日本紀略）

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卯、置諸國不堪佃風水使、（扶桑略記）

延長四年冬十二月戊子、定諸國上損戶法、（政事要略）

七年秋七月、大風水、八月丁酉朔、發正稅一萬束、賑山城遭水者、丙午詔賑恤被水害者、甚者免今年調傜、（日本紀略）

八年春二月庚子、賑左右京疾病窮困者米穀、設飯道路、以救饑者、戊申敕檢非違使及左右京、安置饑疫者於施藥悲田兩院曲殿、又在便宜所者、給大藏幣幔掃部故莚及米鹽、（扶桑略記）帝勵精圖治、（神皇正統記）哀矜百姓、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間凍餒、（大鏡、續古事談）嚴禁勢家侵奪、百姓便之、（意見封事）世以比仁德帝、後之言治者皆稱延喜焉、（神皇正統記）

朱雀天皇承平元年夏閏五月戊戌、糶常平所穀、（日本紀略）

冬十二月癸亥、官符天下催勸農桑、墾開不堪佃田、（政事要略）

四年夏五月庚子朔、宣左京職曰、生民要業、織紝爲本、家給人足、誠憑此道、而近代民俗不勤栽桑、養蠶已乏、坐受苦寒、播殖之狀、下知諸國、宜命京内同令種樹、乃須每條牒示、兼命保長率勵所部、令致豐殖、官人巡撿、

數加勸課、遣使覈實、若有懈惰、科責保長、兼罪職吏、政事要略

天慶二年、平將門叛、東國大亂、事見將門之亂

五年夏四月壬戌、遣使給東西京飢餓疫病者錢、外記日記

村上天皇天曆元年秋八月庚子、賑給米鹽於東西京、冬十一月辛酉、議減物價、日本紀略

三年夏四月辛卯、遣使視鴨河堤壞、九曆六月辛丑晦、賑東西京、秋七月丙午、決神泉苑池、漑京南田、冬十一月戊午、以備前守和氣兼濟歷四國司、皆有治績、授從四位下、日本紀略

四年夏五月、先是下總守藤原有行奏曰、諸國司兼押領使、并給隨兵、其例尤多、近時則前司菅原明依天慶九年兼押領使、給隨兵三十人、今坂東諸國多盜、所在殺掠、請准先例兼押領使、以追捕之、是月許之、朝野群載

六年春三月乙酉晦、以天變賑東西京、西宮記　夏五月庚午、敕左右京樹桑、政事要略

七年春二月壬戌、藍園町火、癸亥、敕賑百姓罹災者、扶桑略記

十年春正月、賑東西京、西宮記　秋七月癸丑、以旱免諸國天曆五年以前調庸未進、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田租、限三年免之、賑贍諸國高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本朝文粹

天德元年春三月、賑東西京、西宮記　是歲穀價騰貴、日本紀略　運近國不動穀於穀倉院、置常平所、西宮記　帝深留意民事、後世以延喜天曆並稱、神皇正統記　是後藤原氏專執權柄、民政衰矣、

圓融天皇貞元元年夏六月甲辰、以災異、蠲除諸國天祿三年以前逋負、免天下徭半、日本紀略

天元三年冬十一月丁卯、以災異免諸國調庸逋負及天下徭半、日本紀略

一條天皇永延元年夏五月庚申、以旱賑高年、蠲逋負、六月壬辰朔、決神泉苑池、漑民田、冬十二月丙辰、以兵庫火、免徭半、給高年穀、日本紀略

正曆元年冬十一月、復阿波租一年、日本紀略

二年夏六月己丑、以旱決神泉苑池、灌紀伊葛野二郡、日本紀略　是歲式部丞源爲憲爲遠江守、遠江民戶凋弊、爲憲撫愛有方、田疇墾闢、倍蓰舊籍、以功敘從五位上、本朝文粹

五年春三月戊寅、以怪異疾疫、免天下調庸、賜高年穀、日本紀略

長德元年秋七月丁卯、以疫癘免諸國貢賦四分之一、（日本紀略）

長保元年夏五月丙戌、復丹波播磨讚岐、（外記日記）

後一條天皇寬仁三年夏六月甲辰、丹波百姓相率詣陽明門、訴國守不法、（日本紀略）帝傅母子源章任爲但馬守、性極貪、專務貨殖、莊園宅地徧天下矣、（續往生傳）

後三條天皇延久元年春二月、敕罷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扶桑略記、百鍊抄）是冬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所、（百鍊抄）時權貴多占莊園、爲民蠹害、帝命上契券撿覈之、（神皇正統記）

鳥羽天皇天仁元年春二月、太宰府奏境內群盜大起、放火殺人、時帥大江匡房不赴任已三年、時人歸罪匡房、（中右記）

天永二年、出羽守源光國不赴任、留美濃二年、廷議欲奪官不果、（中右記）

崇德天皇大治四年春、山陽南海賊起、白河法皇敕備前守平忠盛捕之、（朝野群載）法皇好佛事、營造國用窘窮、國司遷替頗乖舊典、定任者三十餘國、上萬石萬匹者、輒得爲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同時並任、（中右記）法皇及鳥羽上皇多置莊園、天下多不輸之地、國司所統、不過百分之一、其後不復赴任、令吏治之、謂之目代、郡國益多事矣、（神皇正統記）然法皇嘗以藤原師綱爲陸奥守、獨有聲績、出羽押領使藤原基衡據陸奥六郡、不畏國司、隱信夫郡、以家人大莊司季春爲郡司、師綱赴任括公田、將入信夫、基衡密命季春拒之、師綱怒而擊之、兵多死傷、乃遣使讓基衡、基衡初欲劫之、至是驚懼、召季春問計、季春曰、主君有命、臣不敢辭、然抗拒國宰、罪在不赦、主君托以不知、斬臣頭以謝之耳、基衡乃遣使謝曰、季春狂妄、僕實不知、請斬以謝、幸遣人驗視、然心深憫季春、遣妻多齎金帛良馬贖之、師綱怒曰、彼以微賤抗國宰、是亦叛也、奈何贖之、乃遣撿非違所書生驗視、基衡不得已而斬之、國人歎曰、國司奉法、不顧重賂、眞良吏也、境內悉服、（十訓抄）當時國司猶有剛正如此者、而朝廷偷安、勢日衰弱、其後國司絕不赴任、諸國稍亂、而朝廷不問、法皇嘗令近臣爲國司赴任之儀、觀之、衣服華靡、人以爲壯觀、其近於兒戲如此、（十訓抄、宇治拾遺）及源賴朝滅平氏、自爲諸國總追捕使、國衙置守護、莊園置地頭、而土地之權悉歸武人矣、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百濟獻佛像 馬子弑逆 蝦夷入鹿驕僭

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濟遣使獻釋迦佛銅像一軀及佛經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福德果報自天竺至三韓莫不尊敬謹遣使貢獻帝大悅問羣臣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所未嘗見是可禮乎大臣蘇我稻目曰西蕃諸國皆已禮之奈何不禮大連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國家恒祀天地羣神一旦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

曰宜付稻目試禮之稻目大悅安置小墾田宅捨向原宅爲寺已而疫癘流行民多夭死尾輿鎌子奏曰今日之災由禮佛請速廢之帝從之敕有司棄佛像於難波堀江縱火燒寺

十四年夏五月河內言泉郡茅渟海中有光怪帝遣溝邊直求之獲樟木以獻帝命畫工造佛像二軀

敏達天皇六年冬十一月百濟獻佛經及律師禪師比丘尼呪禁師造佛工造寺工六人乃安置難波大別王寺

八年冬十月新羅遣使貢佛像

十三年秋九月鹿深臣等使百濟而還齎彌勒石像及佛像各一軀大臣蘇我馬子請二像遣鞍部司馬達等池邊氷田於四方求修行者得高麗僧還俗者名慧便於播磨馬子乃招爲師度司馬達等女島爲尼曰善信又度善信尼弟子二人馬子崇敬三尼營佛殿於宅東安置佛像請三尼設佛會得佛舍利馬子大悅造佛殿於石川宅佛法之行始此馬子稻目子也

十四年春二月壬寅馬子建塔於大野丘北藏佛舍利辛未馬子疾卜之曰父所祭佛爲祟遣人奏之詔曰宜依卜者之言祭父所奉佛馬子乃禮拜石像禱疾會疫

癘流行民死者衆三月丁巳朔大連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曰不廢佛法民皆疫死矣帝從之丙戌守屋自赴佛寺毀塔火之并燒佛像佛殿棄燼餘於難波堀江守屋責馬子出三尼馬子涕泣呼三尼付之有司褫其衣撻之海石榴市夏六月馬子奏曰臣病未愈不藉三寶之力難可救治乃詔曰汝獨行之勿使他人爲之以三尼付馬子馬子大悅營精舍迎之秋八月己亥帝崩造殯宮於廣瀨馬子佩刀入誄守屋笑曰狀如中箭之鳥守屋入誄手顫馬子笑曰宜懸鈴二人稍生嫌隙穴穗部皇子潛懷覬覦憤然曰奈何不事生王而事死王九

月戊午、橘豐日皇子卽位、是爲用明天皇、天皇蘇我氏之出也、

用明天皇元年夏五月、穴穗部皇子欲蠱炊屋姬皇后、強入殯宮、三輪逆拒而不納、穴穗部呼開門者七、遂不聽、穴穗部乃謂馬子守屋曰、方今天皇子弟甚多、輔以兩大臣、誰得擅守殯宮、逆乃敢拒我、無禮甚矣、我將誅之、二人曰、善、穴穗部與守屋往攻、逆逃匿皇后別宮、乃遣守屋就斬之、逆敏達帝寵臣、甚被委信、以此皇后深恨穴穗部、馬子曰、天下將亂、守屋聞之曰、非汝所知也、

二年夏四月丙午、帝不豫、廏戶皇子素信佛、晝夜侍側、

祈請三寶、口不絕響、廏戶已下、聖德太子傳曆 帝謂羣臣曰、朕欲歸三寶、卿等議之、守屋勝海進曰、奈何背國神、敬蕃神、馬子曰、臣請奉詔、乃引豐國法師於禁中、廏戶皇子握馬子手、隕涕曰、三寶妙理、人不之識、妄生異議、今大臣歸心於福田、何喜如之、馬子叩頭曰、賴殿下聖德、興隆佛法、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廏戶以下、聖德太子傳曆 守屋睥睨大怒、皇子謂左右曰、大連迷因果理、禍今至矣、皇子以下、聖德太子傳曆 或謂守屋曰、今羣臣圖卿、將斷卿歸路、守屋乃還阿都別業、爲之備、勝海亦聚兵、欲援守屋、已而知事不濟、往歸彥人皇子、迹見赤檮偵其還殺之、守屋遣使謂馬子曰、聞羣臣圖我、所以逃也、馬子報之、大伴毗羅夫、毗羅夫執弓矢守馬子家、帝大漸、鞍部多須奈奏曰、臣請爲天皇出家、造丈六佛像、帝爲之悲慟、癸丑、帝崩、五月、守屋兵屢驚、守屋欲除諸皇子、立穴穗部、謀泄、六月庚戌、馬子奉炊屋姬皇后、遣佐伯丹經手等、夜圍穴穗部宮、兵士登樓、擊穴穗部中肩、穴穗部墮地、走入室中、兵士舉燭殺之、辛亥、殺宅部皇子、以其善穴穗部也、是月、百濟朝貢、尼善信欲從使者赴百濟受戒、使者曰、請先還告國王、秋七月、馬子與泊瀨部、竹田、廏戶、難波、春日五皇子、帥兵攻守屋於澀河、守屋築稻城拒戰、其兵蔽野、諸

皇子惶怖不敢進、廏戶截白膠木、造四天王像、戴之頂髮、誓曰、今日使我戰捷、必建寺塔奉之、乃麾衆而進、守屋登樹注射、迹見赤檮射殺之、守屋兵悉潰、諸皇子兵追及於河內餌香川原、殺數百人、守屋資人捕鳥部萬帥一百人守難波宅、聞守屋死、逃匿茅渟縣山中、有司遣兵搜捕、萬匿竹叢中、牽繩撼竹、衆赴之、萬輒射殺之、衆不敢逼、萬挾弓逃走、衆射中其膝、萬仆地、呼曰、我天皇干城、今乃窮矣、衆競射、萬撥飛矢、殺三十餘人、遂砍折其弓、投劒水中、引刀子自殺、乃支解其尸、爲八、梟之八國、萬有畜狗、繞尸而吠、遂啣其頭、置古冢、不食而死、

國司奏之、朝廷下符令萬族葬之、八月甲辰、炊屋姬皇
后與羣臣議立泊瀨部皇子、是爲崇峻天皇、自守屋之
死、天下無復有闢佛者矣、帝賞赤檮以田一萬頃、
崇峻天皇元年、百濟朝貢、獻佛舍利、馬子遣尼善信於
百濟、學佛法、尋造法興寺於飛鳥、
三年春三月、尼善信還自百濟、是歲多度僧尼、
五年冬十月、帝惡馬子驕橫、密謂廏戶皇子曰、馬子內
恣私慾、外崇佛敎、而實無忠愛之心、汝以爲如何、廏戶
對曰、馬子誠驕恣矣、惟陛下容之、帝剛腸嫉惡、聖德太子傳曆
丙子或獻猪、帝指猪曰、何時斷朕所惡之人、如斷此猪、

馬子聞之大懼、密圖不軌、廏戶皇子知其計、而隱忍不
發、廏戶以下愚管抄 是月、建大法興寺、十二月乙巳、馬子詐曰、
今日進東國之調、乃使東漢駒弒帝、宮人驚噪、馬子乃
執之、人始知馬子弒逆、然無敢言者、宮人已下水鏡 廏戶皇子
聞而哭曰、過去報也、聖德太子傳曆 卽日葬於倉梯岡陵、馬子
寵東漢駒、令出入臥內、駒姦馬子女、馬子聞之大怒、捕
而縛之樹、自射之、數其罪曰、奴敢行弒逆、駒大叫曰、我
知有大臣、不知有天皇、馬子益怒、挺劒斬之、天下益惡
馬子、馬子寵己下參取水鏡 廏戶皇子聞之曰、此誅何足以蔽弒
逆之名、聖德太子傳曆 然復黜畀附之、無敢與忤、愚管抄 羣臣議

立炊屋姬皇后、十二月己卯、皇后卽位於豐浦宮、是爲
推古天皇、天皇亦蘇我氏之出也、
推古天皇元年春正月丙辰、置佛舍利於法興寺、夏四
月己卯、立廏戶皇子爲皇太子、攝政、委以萬機、皇太子、
用明帝第二子、母曰穴穗部間人皇后、皇后懷娠、適出
巡視宮省、至馬官廏戶、不勞而產、因名曰廏戶、生而能
言、有聖智、稍長好讀書、性最聰敏、兼聽十人訴事、略無
違錯、帝鍾愛、居之宮南上殿、因號曰上宮廏戶豐聰耳
皇子、是歲、皇太子造四天王寺於難波荒陵、分物部守
屋宅及家奴付之、

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詔皇太子及馬子興隆三寶、羣臣
競造佛寺、
三年夏五月丁卯、高麗僧慧慈歸化、皇太子師之、從受
五戒、倣浮屠之號、自命曰勝鬘、從受已下四天王寺手印記 百濟僧
慧聰尋來、二僧大弘佛敎、
四年冬十一月、法興寺成、以馬子子善德爲寺司、令慧
慈慧聰居之、
十一年冬十一月己亥朔、皇太子謂羣臣曰、我有佛像、
誰欲得之者、秦河勝進曰、臣願拜之、乃賜之、因造蜂岡
寺、

十二年夏四月戊辰、皇太子親作憲法十七條、其一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敎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十三年夏四月辛酉朔、詔皇太子及諸王諸臣、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軀、以鞍作鳥為造工、鳥司馬達等孫、多須奈子也、高麗聞之、貢黄金三百兩、

十四年夏四月壬辰、銅繡佛像成、置之元興寺金堂、即日設齋會、五月戊午、賞鞍作鳥、授大仁位、給田二十町、鳥乃造金剛寺、秋七月、帝令皇太子講勝鬘經、尋講法

華經於岡本宮、帝大喜、賜水田一百町、皇太子納之斑鳩寺、

十九年夏五月五日、帝將幸菟田觀野人逐獸、皇太子諫曰、佛敎五戒、一為不殺生、儒之所謂仁也、願陛下永斷此事、帝納之、（聖德太子傳曆）自是每歲以此日採藥、名曰藥獵、

二十二年秋八月、馬子疾、為度僧尼一千人、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巳、皇太子薨、年四十九、（年據水鏡）妃位奈部橘王奏曰、我大王嘗告世間虛假、唯佛是眞、玩味其法、謂我大王應生於天壽國中、而彼國之形、眼所叵看、願因圖像觀大王往生之狀、帝為悽然、乃敕諸采女造繡帷二張、使東漢末賢高麗加西溢等畫、而賜之、（法王帝說）

三十二年夏四月戊申、有一僧執斧毆其祖、帝聞之、召馬子曰、出家者宜守戒律、何乃惡逆至此、悉聚諸寺僧尼推問、百濟僧觀勒請曰、佛法自西域至漢經三百年、至百濟、爾後僅一百年、我王聞日本天皇之賢、貢佛像經典、未滿百年、故僧尼未習法律、輒犯惡逆、願罪一人、悉宥其餘、是大功德也、帝從之、戊午、詔曰、道人猶犯法、何以誨俗人、自今以後、置僧正僧都、撿挍僧尼、壬戌、以

觀勒為僧正、鞍部德積為僧都、秋九月丙戌、撿挍寺及僧尼、自百濟獻佛像、至此僅七十五年、而寺凡四十六、僧尼一千三百八十五人、佛遂蔓延天下矣、

三十四年夏五月丁未、馬子薨、六月雪、是歲天下大饑、盜賊橫行、帝以馬子子蝦夷為大臣、

三十六年春三月、帝崩、先是帝喪皇太子廐戸、未立儲嗣、至是田村皇子山背大兄王皆受遺詔、田村皇子敏達孫、彥人大兄子、山背大兄皇太子廐戸子也、蘇我蝦夷獨欲定嗣位、恐衆不從、會羣臣於家議之、不決而罷、蝦夷問之叔父境部摩理勢、摩理勢嘗與廐戸善、乃曰、

請立山背大兄。大兄聞蝦夷欲立田村皇子，遣使詰蝦夷。蝦夷憂之。已而大兄知蝦夷意不可奪，復遣使曰：「前日之言，陳所聞耳，寧違卿耶。」蝦夷惡摩理勢執異議，使人再問之。摩理勢怒曰：「吾固已言之，何爲再問。」時蘇我氏族人皆次馬子墓所助役，摩理勢乃壞廬而還。蝦夷遣人讓曰：「卿言果是耶，我將從之；果非耶，我安得從卿。但我與卿生隙，亂必起矣，奈何。」摩理勢不從，遂赴斑鳩，匿泊瀨王家。蝦夷怒，遣人請山背大兄曰：「願得摩理勢推問。」大兄曰：「彼先皇親臣，寧違卿耶，請勿推問。」乃諭摩理勢曰：「汝不忘先王之恩，固善。然我不得違蝦夷，汝安

得不從。」摩理勢哭泣還家。十餘日，泊瀨王薨。摩理勢聞之曰：「我將誰恃。」蝦夷遣兵攻之。摩理勢與仲子阿椰出門據胡床以待，俄而兵至，縊殺父子，瘞之一坎。長子毛津逃匿尼寺，尋見殺。

舒明天皇元年春正月丙子，蝦夷等奉神璽於田村皇子，皇子卽日卽天皇位。

十三年冬十月，帝崩，皇后立，是爲皇極天皇。

皇極天皇元年春正月辛未，帝卽位，蝦夷爲大臣如故。子入鹿執政，威權過父。蝦夷建家廟於葛城高宮，爲八佾舞。又發國中民預造雙墓，已墓曰大陵，入鹿墓曰小陵，謂死後勿勞人力。更聚上宮乳部民助役。上宮大娘姬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蘇我氏何專橫至此。」蝦夷聞而惡之。

二年冬十月壬子，蝦夷私授紫冠於入鹿，擬大臣，又呼次子曰物部大臣。蝦夷母，物部氏守屋妹，故蝦夷悉收母家資財，家益富。入鹿欲除皇太子廄戶諸子，立舒明皇子古人大兄。大兄，蘇我氏之出也。時山背大兄最有賢名，入鹿深忌之。十一月丙子朔，遣巨勢德太臣、土師娑婆襲山背大兄等於斑鳩。奴三成與舍人數十禦戰，射殺娑婆，衆懼而退。歎曰：「一人當千，三成之謂歟。」山背

大兄取馬骨置內寢，遂率其妃及子弟而逃匿膽駒山，三輪文屋等從焉。德太臣縱火燒宮，獲骨灰中，以爲大兄等皆死，乃還。大兄等在山中不食數日。文屋曰：「請赴深草屯倉，得馬轉赴東國，發兵還戰，戰克必矣。」大兄曰：「吾從卿言，吾軍必克。然吾常願十年不役百姓，今奈何以一身役百姓。若從卿言，百姓將謂使我喪父母者大兄也。殺身爲國，是亦丈夫，何必戰勝然後爲丈夫。」或報入鹿曰：「山背大兄在膽駒山。」入鹿大懼，令高向國押往攻。國押曰：「僕守衛皇宮，不敢受命。」入鹿將自往，古人大兄止之曰：「卿不見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耶。」入鹿乃遣

兵搜膽駒山不獲、聞大兄等已還斑鳩寺、轉圍之、大兄使文屋謂將士曰、吾非不能討入鹿、顧以一身傷殘百姓、吾不忍為、吾以吾身賜入鹿、遂與子弟妃妾自經而死、於是廄戸子孫二十三人皆為入鹿所滅、二十三人據水鏡蝦夷聞之罵曰、入鹿狂愚專行暴惡、其能久乎、

弟　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天智中興

皇極天皇三年春正月乙亥朔、以中臣鎌足爲神祇伯、固辭不就、稱疾居三島、時大臣蘇我蝦夷父子以外戚擅權、橫害皇族、闚闟之迹稍彰、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中大兄、中大兄舒明皇子、卽帝所生也、一日鎌足陪中大兄蹴鞠於法興寺、中大兄皮鞋偶脫、鎌足跪奉之、中大兄亦跪受之、自是情好日密、然恐爲人所疑、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

生、每相往來、密謀於路、鎌足謂中大兄曰、謀大事者不可無援、請納蘇我石川麻呂女、與之協謀、事必成矣、中大兄從之、鎌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綱田、冬十一月、入鹿造兩第於甘檮岡、呼蝦夷宅曰宮門、己宅曰谷宮門、稱其子曰王子、宅外構柵、設兵庫、常使力人持兵守衞、蝦夷又造宅於畝傍山東、鑿池築城、設庫儲箭、每出入、率兵士五十人自衞、

四年夏六月、三韓朝貢、中大兄密謂石川麻呂曰、三韓進調之日、卿宜讀表、吾將入誅入鹿、石川麻呂許諾、戊申、帝御大極殿、入鹿入侍、入鹿爲人多疑、劒不去身、鎌足令俳優調之、入鹿笑解劒而入、中大兄戒衞門府、悉鎖諸門、自執長槍伏殿側、鎌足持弓矢警衞、使海犬養勝麻呂授雙劒於子麻呂、綱田曰、急入斬之、子麻呂等懼甚、食不下咽、鎌足叱而勵之、石川麻呂讀表文將盡、子麻呂等不肯進、石川麻呂手戰聲顫、汗流沾衣、入鹿怪問石川麻呂、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入斫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進斫其脚、入鹿仆就御座、叩頭曰、臣何罪、帝大驚、謂中大兄曰、卿欲何爲、中大兄伏地奏曰、入鹿翦滅天宗、謀傾天位、奈何不誅、遂殺之、帝卽起避之、古人大兄驚呼曰、韓人殺入鹿、逃入

私宮、是日雨潦水滿庭、撤苫障覆入鹿尸、中大兄入法興寺、諸皇子諸王羣臣悉從、乃遣使賜入鹿尸於蝦夷、漢直等聚衆將援蝦夷、中大兄遣將軍巨勢德太臣諭以逆順、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太郎既死、大臣亦不能久、吾等獨爲誰戰、解劒投弓、相率逃去、己酉、中大兄遣兵誅蝦夷、蝦夷悉燒天皇記國記及寶器而死、自馬子弑崇峻帝五十五年、而蝦夷父子悉伏誅、庚戌、帝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退問鎌足、鎌足曰、古人大兄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殿下先登大位、非所以敬長、何不立舅以從民望、中大兄乃密奏讓於輕皇子、帝

遂授璽綬於輕皇子。皇子讓於古人大兄。大兄避席曰。聖旨所授。何勞推讓。臣請出家入吉野。爲天皇祈福。解佩刀而出。入法興寺。削髮。輕皇子卽位。是爲孝德天皇。上帝尊號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爲皇太子。始置左右大臣。（六字據公卿補任）阿部内麻呂爲左大臣。蘇我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内臣。授大錦冠。增封若干戸。帝素知鎌足才。禮敬甚至。鎌足以天下爲己任。傾心輔翼。言聽計行。紀綱大張。乙卯。帝及皇祖母尊皇太子會群臣於大槻樹下。盟誓告神祇曰。天覆地載。帝道惟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負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始建元曰大化。秋七月。先祭神祇。然後議政事。（事見列聖尊神）九月。古人大兄潛圖不軌。丁丑。吉備笠垂上變皇太子。太子遣兵誅古人大兄。是歲。置國司。造戸籍。校田畝。（事見歷朝民政）

孝德天皇大化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詔宣新令四條。（事見歷朝民政）三月甲申。詔定陵墓之制。禁厚葬。

三年春正月壬寅。射於朝廷。初蘇我氏專政。政事甚懈。大泒王謂蝦夷曰。羣卿百寮朝參已懈。請以卯朝以巳退。以鐘爲節。蝦夷不聽。是歲。帝御小郡宮。定禮法。制曰。

凡有位者。要寅時於南門之外。左右羅列。候日初出就庭再拜。侍於廳。若晩參者不得入侍。午時聽鐘而罷。制七色十三階冠。一曰織冠。二曰繡冠。三曰紫冠。四曰錦冠。五曰青冠。六曰黑冠。皆大小二階。七曰建武。

五年春二月。制冠十九階。曰大織。小織。大繡。小繡。大紫。小紫。大華上。大華下。小華上。小華下。大山上。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下。大乙上。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下。立身。是月。置八省百官。夏四月。小紫巨勢德太臣爲左大臣。小紫大伴長德爲右大臣。皆大紫。

白雉五年春正月壬子。以紫冠授内臣中臣鎌足。增封若干戸。冬十月壬子。帝崩。皇太子不敢卽位。奉皇祖母尊再臨萬機。是爲齊明天皇。

齊明天皇七年春正月。帝帥舟師幸筑紫。救百濟。皇太子從焉。太子造宮於朝倉山。材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黑木御所。又號木丸殿。親製朝倉木丸殿歌。後世以爲神樂曲。（太子巳下。梁塵愚按抄）秋七月丁巳。帝崩於朝倉宮。八月甲子朔。皇太子素服稱制。奉梓宮而還。

天智天皇壬戌歲春正月。帝未敢卽位。仍稱皇太子。是歲。繕兵甲。具船舶。儲軍糧。將救百濟。

癸亥歲。百濟王餘璋歸化。

甲子歲春二月丁亥改冠位號增爲二十六階曰大織、小織大紫小紫大錦上中下、小錦上中下、大山、小山、大乙、小乙、亦皆有上中下、次大建小建、又定氏上民部家部之制、是歲置防及烽於筑紫及對馬壹岐二島、又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

乙丑歲秋八月遣達率答炑春初築城長門、遣達率憶禮福留四比福夫於筑紫築大野及椽二城、春初福留皆嫺兵法者也、

丙寅歲春三月帝親臨佐伯子麻呂家問疾、秋大水復租調、

丁卯歲春二月戊子、合葬齊明帝及間人皇女於小市岡上陵、帝謂羣臣曰、我奉先帝敕憂恤萬民、故不起石槨之役、後世宜以爲準、初齊明帝好土木、造宮於飛鳥岡本、又築觀於田身嶺、名曰天宮、使水工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舟二百隻運山石爲宮垣、時人呼曰狂心渠、役夫七萬餘、材木朽腐委積山椒、怨讟紛起、有間皇子由是謀反伏誅、帝知民之苦役、故有是命、三月己卯遷都近江、冬十一月築倭高安城、讚岐山田郡屋島城、對馬島金山城、

元年春正月戊子、帝卽位、帝性至孝、殯先帝六年、始登阼、秋七月講武近江、

二年秋八月己酉、帝登高安嶺、議欲修城、慮勞民而止、時人歎伏、冬十月乙卯、帝親臨中臣鎌足家問疾、謂之曰、天道輔仁、殆不足信、卿有所欲言乎、鎌足曰、臣生無益於國、死不欲勞民、願薄葬事、庚申帝遣大海人皇子就鎌足第、賜姓藤原、授大織冠、爲內大臣、辛酉鎌足薨、鎌足爲人忠亮、知莫不言、制禮儀、定律令、皆出其手、甲子帝再幸鎌足家、宣詔賜金爐、鎌足長子爲僧、曰定慧、入唐留學、次子不比等嗣家、葬鎌足於攝津阿威山、後定慧歸自唐、改葬大和多武峯、造像祀焉、後世國家將有大變、像必破裂、朝廷遣使禱之云、(鎌足長子已下、談峯緣起)是冬修高安城、收畿內田稅、

三年春正月辛巳、詔士大夫大射宮門內、戊子制朝廷禮儀及行路相避之禮、禁諸妖妄之事、二月造戶籍、糾盜賊浮浪、再修高安城、貯穀鹽、築長門筑紫三城、三月壬午、設諸神座於山御井傍、班幣帛、

四年夏四月辛卯、始置漏刻、擊鐘鼓以警時、帝爲太子時、親製漏刻、至是置之新臺、冬十二月乙丑、帝崩於近江宮、年四十六、(年據舒明紀、年十六之文)葬山背山科陵、(葬以[illegible]帝延喜式)天姿明敏、知人善任、明習治體、興學校、制典禮、憲章文

物粲然可觀、規摹宏遠、振古未有云、懷風藻序 後置十陵、隨世數遞除、三代實錄 以帝爲中興之祖、百世不除焉云、神皇正統記

壬申之變 大津之叛

天智天皇四年春正月庚子、拜大友皇子爲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爲左大臣、中臣金爲右大臣、蘇我果安、巨勢比等、紀大人爲御史大夫、皇子天性明悟、容貌魁岸、眼光射人、唐使劉德高見而異之曰、皇子風骨非常、不似世間人、至是總百揆、攝萬機、以百濟人學士沙宅紹明、荅㶱春初、吉大尚、木素貴子等爲師友、文藻日進、嘗夢

中天洞開、朱衣老翁捧日授皇子、忽有人從腋下出、奪而去、已覺驚異、語藤原鎌足、鎌足歎曰、聖朝萬歲之後、恐有巨猾伺隙乎、然臣聞天道無親、唯善是輔、大王能脩德、災異不足憂也、皇子已下懷風藻 冬十月庚辰、帝病篤、召皇弟大海人皇子、囑以後事、皇子固辭曰、後事付之皇后、令大友皇子莅政、足矣、臣請爲陛下出家修道、帝許之、皇子即日剃髮爲僧、敕賜袈裟、壬午皇子請往吉野脩佛法、帝許之、乃入吉野、時人曰、是翼虎放之也、是月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是月以下水鏡 太子納大海人皇子女十市爲妃、十一月丙辰、蘇我赤兄、中臣金、蘇我果安、巨勢比等、紀大人與皇太子侍帝、太子執香爐起盟曰、六人同心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天必罰之、赤兄等亦起盟曰、臣等五人隨殿下奉天皇詔、若有違者、神祇必罰之、壬戌赤兄等奉皇太子、復盟於帝前、十二月乙丑、帝崩於近江宮、丁卯皇太子即位、丁卯以下水鏡 是爲天皇大友、

天皇大友元年夏五月、大海人皇子潛懷覬覦、帝聞之、密爲之備、朴井雄君謂皇子曰、朝廷勅美濃尾張、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是其意不在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圖、悔無及也、又有人告曰、近江京至倭京、處處置候、命菟道守橋者、遮斷吉野饟道、帝妃十市亦裁書告皇子、

帝妃以下水鏡 皇子令人偵探、果然、乃怒曰、吾之所以遁世、欲全身耳、今事既逼、吾寧束手耶、六月壬午、皇子遂稱兵、遣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身毛廣、往誘美濃國司、發兵塞不破道、甲申皇子將赴東國、或曰、近江羣臣得無梗路耶、奈何徒手而東、皇子然之、遣大分恵尺、黃書大伴、逢志摩、就留守司高坂王乞驛鈴、高坂王不與、恵坂馳至近江、召皇子二子高市、大津、皇子乃與正妃鸕野皇女、草壁、忍壁二王、及朴井雄君、縣犬養等二十餘人、蒼黃赴東國、至大野、日暮山路闇黑、壞民家籬爲炬、進至隱郡、火其驛舍、傳呼曰、天皇入東國、驛夫速來會、民不

肯應將渡横河有黒雲竟天廣十餘丈皇子舉燭秉式占曰此天下兩分之象也然我終得之乎急進至伊賀郡火驛家郡司叛降之黎明至積殖山口高市王從鹿深來會踰大山至伊勢鈴鹿國司三宅石床介三輪子首湯沐令田中足麻呂高田新家等叛降之乃發兵五百人塞鈴鹿山道夜遇雷雨寒甚火民家取煖時大津王設關鈴鹿爲皇子守焉皇子令路益人徵之丙戌至朝明郡迹太川上望拜伊勢大神大津王率大分恵尺難波三綱等來會男依秉驛來報曰臣發美濃兵三千已塞不破道矣皇子大喜遣高市王於不破監其軍事

遣山背部小田安斗阿加布徵東海兵稚櫻部五百瀨土師馬手徵東山兵皇子駐軍桑名京師聞之震駭帝問羣臣曰計將安出或進曰機不可失請急發驍騎追躡之帝不從遣韋那磐鍬書藥忍坂大麻呂於東國穗積百足物部日向於倭京佐伯男於筑紫樟磐手於吉備國並徵兵帝謂男及磐手曰筑紫太宰栗隈王吉備國守當摩廣島素屬吉野恐有異圖彼若不從速斬之磐手至吉備紿廣島令解刀乃斬之男至筑紫授符栗隈王王曰筑紫西海衝要故高城深池以備不虞安得輙發兵萬一外寇乘虛悔無及矣男欲斬王王二子佩劒立侍男乃止磐鍬將至不破疑有伏緩行藥等果爲伏兵所獲磐鍬逃還時大伴馬來田及弟吹負知亂將起稱病家居聞吉野兵起馬來田先往屬之吹負留而招誘豪傑得數十人丁亥高市王遣使桑名曰請移兵近地以督諸軍皇子乃至不破尾張國司小子部鉏鉤以二萬人叛降之皇子令其兵塞諸道高市王出迎曰臣既擒朝廷驛使書藥等皇子曰近江朝廷不乏謀臣吾則不然唯有兒輩誰與謀議高市王攘臂按劒曰近江羣臣雖多安能當殿下臣請督諸將破之皇子撫其背褒賞授之鞍馬委以軍事高市王還和蹔皇子陣野

上戊子赴和蹔處分軍事而還時高坂王陣飛鳥寺西令穗積百足等守小墾田兵庫運兵器於京師己丑大伴吹負密與留守司坂上熊毛謀使先秦熊馳至飛鳥寺詐呼曰高市王至矣官軍驚亂吹負帥數十騎而進誘百足殺之高坂王出降吹負遣使報不破皇子大喜以吹負爲將軍於是三輪高市麻呂甘茂蝦夷等皆屬吹負吹負署爲别將秋七月庚寅朔吹負赴乃樂將寇京師聞河内官軍來討遣坂本財長尾真墨等帥兵三百守龍田佐味少麻呂帥兵數百守大坂鴨蝦夷守石手道官軍方在高安城聞財等來火糧儲而逃財等進

入城辛卯壹岐韓國將官軍討之財等濟備我河邊戰官軍擊破之財等走懼坂河內國司來目臨龍將叛應不破韓國覺而欲殺之臨龍自殺辛巳皇子遣紀阿閇麻呂多品治三輪子首置始莬帥兵數萬從伊勢入倭村國男依書根麻呂和珥部君手膽香瓦安倍帥兵數萬從不破寇近江恐其衆與官軍相亂以赤衣爲徽別遣多品治帥兵三千屯莿萩野田中足麻呂屯倉歷道帝命山部王蘇我果安巨勢比等帥兵數萬屯犬上川將襲不破會山部王與果安等私鬭見殺官軍潰亂果安自殺別將羽田矢國以族人出降授斧鉞爲將軍北

入越先是官軍進攻玉倉部邑是日與吉野將出雲狛戰不利壬辰吹負陣乃樂山上荒田尾赤麻呂謂之曰古京是營壘宜固守焉吹負乃遣赤麻呂赤麻呂撤橋板爲楯列之衢巷以守癸巳帝遣大野果安擊吹負於乃樂山大破之吹負僅以身逃果安追至八口望見古京列楯疑有伏而還甲午田邊小隅將官軍踰鹿深山偃旗至倉歷夜斫足麻呂營營中駭擾足麻呂諜知暗號給官軍逸去乙未小隅進攻莿萩野不利而還丙申官軍與男依戰於息長橫河不利境部藥死之戊戌秦友足與男依戰於鳥籠山死之是日紀阿閇麻呂聞吹負敗遣置始莬帥千餘騎援之遇吹負於黑坂吹負乃還屯金綱井招聚散卒托神誨厲衆韓國從大坂進擊吹負於葦池側吹負勇士來目揮刀衝突騎士繼之官軍大敗吹負望見韓國曰獲大將足矣勿妄殺令來目射之不中韓國脫還官軍三道進討犬養五十君從中道進陣村屋遣別將廬井鯨帥精兵二百衝吹負陣吹負兵寡不能禦獨勇士德麻呂等兩射官軍不能進會上道官軍與三輪高市麻呂戰於箸陵不利高市麻呂乘勝斷鯨軍後官軍散走鯨乘白馬逸去馬墮深淖吹負呼曰騎白馬者鯨也衆馳進鯨急著鞭馬一躍而出

乃獲免壬寅官軍與男依戰於安河濱不利社戶大口土師千島被虜丙午官軍與男依戰於栗太不利辛亥男依等進逼瀨田帝親帥諸將陣橋西旗旌蔽野埃塵漲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智尊帥精兵爲先鋒列弩亂發矢下如雨撤橋板三丈許設一長板繫索設機男依兵不敢進獨大分稚臣棄矛拔刀蹈板疾濟斷索衝突衆繼進官軍應時崩敗智尊斬退者不能禁遂戰死帝與左右數人脫還男依等軍栗津岡是日羽田矢國出雲狛陷三尾城壬子犬養五十君谷鹽手與男依戰於栗津市死之左右大臣及羣臣皆逃唯物部麻呂一二

舍人從帝走山前自縊而崩辛亥吹負從倭至難波別將皆會於山前吹負下令西國奪其官鑰驛鈴傳印癸丑吉野諸將會於筱浪左右大臣皆見捕乙卯吹負等赴不破告捷八月甲申右大臣中臣金遇害左大臣蘇我赤兄大納言巨勢比等及子孫悉配流大海人皇子遂自立是爲天武天皇天皇大友有皇子葛野即妃十市所生(所生據懷風藻)事持統帝至式部卿

天武天皇七年夏五月甲申帝幸吉野宮乙酉詔皇后及草壁大津高市川島忍壁施基六皇子曰朕今欲與汝曹共盟使千歲之後無事皆對曰聖旨誠然於是草

壁先進盟曰兒等兄弟長幼并十餘王各出於異腹而今而後無別同異俱奉天皇明詔不忘不失相扶無忤天神地祇及天皇證之若渝此盟身命忽亡子孫永絕五皇子以次盟如初帝曰朕今慈愛汝曹如一母同產乃披襟抱六皇子曰若違此盟忽亡朕身皇后亦盟如帝丙戌車駕還宮己丑六皇子拜帝於殿前

九年春二月甲子立草壁皇子爲皇太子攝萬機

十二年春二月己未朔大津皇子與聞朝政皇子容止魁岸音辭俊朗自幼好學博覽善屬文尚武多力無善擊劒(自幼以下參取懷風藻)卑身下士人多附託嘗賦遊獵詩有曦光已隱山壯士且留連之句新羅僧行心解天文卜筮相皇子曰皇子骨法非人臣之相久居下位恐不能全身因勸逆謀繇此竊蓄異志(懷風藻)

朱鳥元年秋九月丙午帝崩皇后臨朝稱制大津皇子遂謀反天智皇子河島素與大津親善至是上變告其謀(天智已下懷風藻)冬十月己巳皇后敕捕大津及其黨八口音橿壹岐博德中臣臣麻呂巨勢大益須僧行心帳內礪杵道作等三十餘人庚午賜大津死於驛語田舍大津臨刑賦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詩據懷風藻)時年二十四妃山邊皇女被髮徒

跣奔赴殉焉見者歔欷丙申詔赦其黨獨流道作於伊豆徙行心於飛驒伽藍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大寶之治　元明元正之治

持統天皇三年夏四月、皇太子草壁薨、草壁娶天智皇女阿閉、生男珂瑠、女氷高、七年秋七月、太政大臣高市皇子薨、帝會百官、議立儲貳、衆議紛紜、葛野皇子進曰、開國已來、子孫相承、以踐位、若兄弟相及、則亂由此興、仰察天心、焉得能測、推之人事、聖嗣自定、誰敢間然、時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乃止、帝嘉之、（帝會百官已下、懷風藻）

十一年春二月壬午、立皇孫珂瑠爲皇太子、秋八月甲子朔、帝禪位於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文武天皇、天資寛仁、慍不形色、博涉經史、最善射藝、

文武天皇二年春二月甲午、行幸宇智郡、三月庚午、詔諸國司等銓擬郡司、勿有偏黨、郡司居任、奉法勿違、夏四月壬寅、遣務廣貳文博士刑部眞木等南島覓國、因給戎器、五月乙亥、遣使諸國、巡視田疇、甲申、敕太宰府、繕治大野基肄鞠智三城、秋七月乙丑、始制笞法、以撿覈公私奴婢、又禁博戲遊手之徒、八月丁未、修高安城、癸丑、定朝儀、冬十二月丁未、令越後修石船柵、乙卯、遣多氣大神宮於度合郡、

三年春正月癸未、行幸難波宮、二月丁未、車駕還宮、三月壬午、分遣巡察使於畿內、夏五月丁丑、流役小角於伊豆島、小角、大和人、博學好佛、善呪術、棄家入葛城山、居巖窟三十餘年、驅役鬼神、汲水採薪、有不用命者、卽呪縛之、韓國廣足從學、後告其妖妄、乃處遠流、（小角大和人已下、元亨釋書）秋七月辛未、多褹夜久菴美度感諸島、從朝使來貢方物、度感始通、授位賜物各有差、八月己丑、奉南島貢物於大神宮及諸社、九月丙寅、又修高安城、辛未、詔正大貳已下無位已上、備弓矢甲鉾兵馬、冬十一月甲寅、文博士刑部眞木等至自南島、十二月甲申、令太宰府修三野稻積二城、庚子、始置鑄錢司、先是顯宗帝時已有銀錢、（先是已下、日本紀）至是置司鑄焉、

四年春二月己亥、令越後佐渡修石船柵、壬寅、遣巡察使於東山道、丁未、重敕王臣及京畿備兵器、三月甲子、詔王臣讀習令文、又撰成律條、丙寅、定諸國牧地、夏六月庚辰、敕笠志總領、罰薩末肝衝等人剽刧刑部眞木等者、甲午、敕淨大參刑部親王、直廣壹藤原不比等、重選定律令、丁卯、賜高年物、以巡察使奏狀、褒國司政績、冬十月壬子、始置製衣冠司、庚午、遣使周防造船十一

月乙未、遣使逮捕天下盜賊、
大寶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帝御大極殿受朝、儀衞嚴整、蕃客列左右、文物之美、於是大備、是後以正月一日、七日、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大嘗日爲節日、（是後已下令）二月丁未、始置下物職、丁巳始釋奠、癸亥行幸吉野離宮、此時柿本人麻呂妙和歌、世謂歌聖、（古今集序）丙寅任勘民官戶籍史等、庚午還宮、三月戊子、遣追大肆凡海麁鎌於陸奥冶金、甲午對馬島貢金、建元曰大寶、始依新令、改制官名位號、停賜位冠、易以位記、定服色制、罷中納言、夏四月庚戌、敕右大辨下毛野

古麻呂等始講新令、使諸王百官就習之、戊午罷田領、委國司巡撿、五月己亥、始改勤位已下號、六月壬寅朔、令正七位下道首名、講僧尼令於大安寺、其略曰、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灾祥、語及國家、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聖道、並依法律、付官司科罪、凡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皆還俗、其依佛法持呪救疾、不在禁限、凡僧尼自還俗者、三綱錄其貫屬、更經僧綱、自餘經國司、并申省除附、師主三綱隱而不申、三十日以上、五十日苦使、六十日以上、百日苦使、凡僧尼將三寶物餉遺官人、若合構朋黨、擾亂徒衆、及罵

辱三綱、凌辱長宿者、百日苦使、若集論事、辭狀正直、以理陳者、不在此例、凡僧尼非在寺院、別立道場、聚衆教化、并妄說罪福、及毆擊長宿、國郡官司知而不禁者、依律科罪、其有乞食者、三綱連署、經國郡司、勘知精進練行、而判許、京內仍經玄蕃知、並須午前捧鉢告乞、不得更乞餘物、凡僧聽近親鄉里取信心童子供侍、至年十七、各還本邑、其尼取婦女精願者、凡僧尼飮酒食肉五辛者、三十日苦使、若飮酒醉亂、及與人鬬打者、各還俗、其佗條件甚詳、（其略曰已下令）癸卯始補內舍人九十人、己酉敕凡庶務一依新令、國宰貯置大稅、必須如法、如有闕

怠、隨事科斷、是日遣使宣告七道、并頒新印樣、秋七月壬辰、敕親王已下、視其官位、賜食封、八月癸卯、律成、戊申遣明法博士於東海東山南海北陸山陰山陽六道、講新令、甲寅遣使河內攝津紀伊、造行宮及御船三十八艘、丙寅廢高安城、令諸國、加差衞士、配衞門府、九月戊寅、遣使諸國、賑恤百姓、丁巳行幸紀伊、冬十月丁未、遂至武漏溫泉、戊午車駕還宮、十一月丙子、始任造大幣司、丁丑令彈正臺巡察畿內、十二月戊申、賜諸王帒樣、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親王及大納言

已上始著禮服諸王臣已下著朝服二月戊戌朔始頒新律於天下己未甲斐獻梓弓五百張以充太宰府乙丑始給鑰諸國司三月乙亥始頒度量於天下甲申令大和繕治二槻離宮甲午信濃獻梓弓一千二十張以充太宰府夏四月庚子申禁賀茂祭日騎射庚戌詔定諸國國造之民秋七月己巳勅禁親王騎馬入宮門乙亥詔内外文武官講習新令丙子行幸吉野離宮乙未晦始講律冬十月戊申頒律令於天下十二月壬寅始闢岐蘇山道

三年冬十一月癸卯太政官處分巡察使所記諸國郡

司等有治能者式部依令擧有過失者刑部依律推斷

慶雲元年夏四月庚午信濃獻弓一千四張以充太宰府六月丁巳勅諸國兵士團別分為十番教習武藝

二年春三月癸未行幸倉橋離宮夏四月甲寅遣使巡省天下諸國丙寅勅省大納言二員更置中納言三人

三年春正月壬辰定大射祿法凡大射正月中旬親王已下初位已上皆射（凡已下令）乙丑以天下疾疫禱祈神祇二月庚寅詔定羣臣祿制丁酉行幸内野三月丁巳詔曰夫禮者天地經義人倫鎔範也道德仁義因禮乃弘敎訓正俗待禮而成比者諸司容儀多違禮義加以男女無別晝夜相會又聞京城内外多有穢尸良由所司不存撿察自今以後兩省五府遣官吏衞士嚴加捉搦隨事科決其罪可罪者錄狀上聞秋九月丙辰遣使七道始定田租法町十五束冬十二月己卯勅令天下脫脛裳一著白袴是月帝不豫請生母阿閉皇女居皇位皇女不許是歲諸國疾疫百姓多死始作土牛大儺

四年春二月乙亥以諸國疫遣使大祓○（本書作正月今推干支訂之）戊子詔羣臣議遷都夏六月帝崩年二十五（年據懷風藻）庚寅皇母阿閉皇女御東樓召八省卿及五衞督率等告

依遺詔攝萬機是為元明天皇秋七月壬子帝卽位於大極殿冬十二月辛卯詔曰為政之道以禮為先無禮言亂言亂失旨往年有詔停跪伏之禮今聞外廳前皆不嚴肅進退無禮陳答失度是則官司不恪自失禮節之所致也自今以後宜嚴加糾彈革其弊俗使歸淳風

元明天皇和銅元年春正月乙巳武藏秩父郡獻銅詔改元二月甲戌始置催鑄錢司文曰和銅開珍錢文始此戊寅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宇内以菲薄之德處紫宮之尊常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遷都之事未遑議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已降至於近代揆日瞻星起

宮室之基、卜世相土、立帝皇之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斯在、衆議難捐、詞情且切、況京師者百官之府、四海所歸、唯朕一人豈獨逸豫、苟利於物、其可遠乎、昔殷王五遷、受中興之號、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稱、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圖、三山作鎭、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其營構資須、隨事條奏、待秋收後、令造路橋、子來之義、勿致勞擾、制度之宜、令後不加、夏五月壬寅、始行銀錢、秋七月乙巳、召見百官、面加慰勉、敕曰、朕聞忠清守臣子之業、遂受榮貴、貪濁失臣子之道、必被戮辱、是天地之恒理、君臣之明鏡、汝等知此意、各守所職、勿有怠緩、能堪時

務者、必擧而進、亂失官事者、必勿隱諱、因進位、賜文武職事五位已上物有差、八月己巳、始行銅錢、九月壬申、行幸菅原、戊寅、巡幸平城、觀其地形、庚辰、行幸山城相樂郡岡田離宮、丙戌、車駕還宮、

二年春正月壬午、禁私鑄銀錢、三月庚辰、始置造雜物法用司、秋八月乙酉、廢銀錢、行銅錢、冬十月庚戌、詔比者遷都易邑、搖動百姓、雖加鎭撫、未能安堵、宜免今年租調、

三年春二月庚戌、始置守山戶、禁伐木、辛酉、遷都平城、

四年春正月丁未、始置都亭驛、夏五月己未、以穀六升當錢一文、令百姓交關、閏六月丙午、始遣挑文師於諸國、敎織錦綾、秋七月甲戌朔、詔曰、張設律令、年月已久、然纔行一二、不能悉行、良由諸司怠慢、不存恪勤、遂使名充員數、空廢政事、若有違犯、而相隱考第者、以重罪之、無有所原、九月甲戌、詔曰、凡衞士者非常之設、不虞之備、必須勇健堪爲兵者、而悉皆尫弱、不習武藝、徒有其名、而不能爲益、如臨大事、何任機要、傳不云乎、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自今以後、專委長官、簡點勇敢便武之人、每年代易焉、冬十月甲子、始依品位定其祿法、十二月丙午、詔禁親王已下及豪強之家、多占田野、妨民

產業、

五年春正月壬辰、廢河內高安烽、始置高見烽及大倭春日烽、以達平城、夏四月癸酉、禁六位以下用白銅及銀飾革帶、

六年冬十月戊戌、收諸寺多占田野、其數過格者、

七年春二月辛丑、始令出羽養蠶、壬寅、遣使七道、錄囚徒、冬十二月戊午、少初位下太遠建治等率南島奄美信覺及球美等島人五十二人、至自南島、

八年春正月甲申朔、帝御大極殿受朝、始用鉦鼓、夏五月甲午、詔曰、五兵之用、其來尚矣、服強懷柔、咸憑武德、

今六道諸國造營器仗、不甚牢固、臨事何用、自今以後貢樣、巡察使出日、審爲校勘、六月癸亥、遣使奉幣帛於諸社、祈雨名山大川、不數日澍雨滂沲、時人以爲聖德感物、秋九月己卯、禁文武百寮六位已下用虎豹羆皮金銀飾鞍具、庚辰傳位於皇女氷高内親王、文武帝之姉也、神識深沈、言必典禮、是月改元靈龜、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夏五月庚寅、以佛寺甚多、蕪穢不修、詔併兼數寺、合成一區、近江守藤原武智麻呂奏言、部内諸寺多占疆區、元不造修、虛上名籍、所有田園自欲專利、若不釐正、恐致滅法、人情稍薄、緇敎凌遲、非唯

近江、傍國亦然、望遍令諸國革弊還淳、從之、癸卯送弓五千三百七十四張於太宰府、冬十月壬戌、申禁内外諸司薄紗朝服、六位已下羅幞頭、

養老元年夏四月壬辰、詔曰、置職任能、所以敎導愚民、設法立制、由其禁斷奸非、頃者百姓乖違法律、恣任其情、剪髮髡鬢、輒著道服、貌似桑門、情挾奸盜、詐僞所以生、奸宄自斯起、一也、凡僧尼寂居寺家、受敎傳道、准令云、其有乞食者、三綱連署、午前捧鉢告乞、不得因此更乞餘物、方今小僧行基并弟子等、零疊街衢、妄說罪福、令構朋黨、焚剝指臂、歷門假說、強乞餘物、詐稱聖道、妖惑百姓、道俗擾亂、四民棄業、進違釋敎、退犯法令、二也、僧尼依佛道、持神呪、救病徒、施湯藥而療痼疾、於令聽之、方今僧尼輒向病人之家、詐執巫術、逆占吉凶、恐脅耄稚、稍致有求、道俗無別、終生奸亂、三也、如有重病應救、請淨行者、經告僧綱、三綱連署、期日令赴、不得因茲逗遛延日、實由主司不加嚴斷、致有此弊、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布告村里、務加禁止、五月丙辰、詔曰、率土百姓、浮浪四方、規避課役、遂仕王臣、或望資人、或求得度、王臣不經本屬、私自驅役、囑請國郡、遂成其志、因此流宕天下、不歸鄉里、若有斯輩、輒私容止者、揆狀科罪、並如

律令、秋九月丁未、行幸美濃、戊申至近江、觀淡海、丙辰幸當耆郡、觀多度山美泉、甲子車駕還宮、

二年春正月壬申、行幸美濃醴泉、三月戊戌還宮、冬十一月癸丑、始差畿内兵、守衛宮城、

三年春二月壬戌、始令天下百姓右袵、職事主典已上執笏、冬十二月戊子、始定婦女衣服制、

四年春正月丙子、遣渡島津輕司等於靺鞨、觀其風俗、夏五月癸酉、頒尺樣於諸國、六月己酉、漆部司令史大部路石勝直丁秦犬麻呂坐盜司漆處流、石勝子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麻呂九歲、乙麻呂七歲、同言、臣父盜

用司漆將以養臣等兄弟三人願沒為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許之秋七月壬申免祖父麻呂等從良是月始置按察使巡省諸國冬十月丙申始置養民造器二司

五年春正月甲戌詔文武庶僚自今以去若遇災異極言得失二月癸巳召見左右大辨八省卿等於殿前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躬居紫宮心在黔首無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甲午詔曰諺云歲在申年每有事故去歲庚申咎徵屢見水旱並臻平民流沒秋稼不登國家騷然萬姓苦勞加以朝廷儀表藤原大臣奄然薨逝朕心哀慟況復災異之餘延及今歲風雲氣色有違於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則致之異今羣臣位高任大豈得不罄忠誠乎其有政令不便直言盡意無有所隱朕將親覽於是公卿各仰屬司上意見三月乙卯詔曰制節謹度禁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王卿士及豪富之民多畜健馬非唯損財遂致爭鬬其制條例有司條奏定畜馬之法親王大臣不得過二十匹諸王諸臣三位已上十二匹四位六匹五位四匹六位以下至庶人三匹夏四

月癸卯令天下諸國擧力田之人五月辛亥令七道按察使及太宰府巡省諸寺隨便併合

六年秋七月丙子詔曰陰陽錯謬災旱頻臻由是奉幣名神奠祭神祇甘雨未降黎元失業朕薄德所致百姓何罪宜大赦天下令國郡司審錄冤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高年之徒勤加存撫己卯太政官奏言近右京僧尼以淺識輕智巧說罪福之因果不練戒律詐誘都下之衆庶內黷聖教外虧皇猷遂令人之妻子剃髮刻膚動稱佛法輒離室家無懲紀綱不顧親夫或負經捧鉢乞食於街衢之間或僞誦邪說寄法於村邑之中聚宿為常妖訛為羣初似脩道終挾奸亂永言其弊特須禁斷奏可之

七年春二月戊午鑿矢田池夏五月癸酉行幸芳野宮冬十月己酉造危村橋

八年春二月甲午禪位於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為聖武天皇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聖武信佛　長屋王之冤　廣嗣之亂

聖武天皇神龜二年冬十二月庚午、詔曰、天下囚徒、死罪宜降從流、流罪宜從徒、徒已下並依刑部奏、帝最信佛法、故有是詔、自百濟獻佛像、至是百七十餘年、天子崇奉佛教者、自帝始也、

三年夏六月辛酉、太上皇不豫、命天下諸國放生、丁卯為太上皇度僧二十八人、尼二人、秋七月甲午、度僧十五人、尼七人、八月庚寅、太上皇未愈、帝為造釋迦像、寫

法華經、設齋於藥師寺、是歲、建東金堂於山階寺、祈太上皇不豫、是歲以下、水鏡

四年春二月辛酉、召僧六百尼三百於中宮、轉讀金剛般若經、禳災異、

五年秋八月甲午、詔天下禁畜鷹、欲畜者待後敕、甲申敕皇太子寢病經日不愈、自非三寶威力、何能解脫患苦、為造觀世音菩薩像一百七十七軀、寫經一百七十七卷、又敕大赦天下、九月丙午、皇太子薨、冬十月壬午、僧正義淵卒、遣治部官人監護喪事、賻絁一百匹、絲一百絇、綿三百屯、布二百端、○據喪葬令、太政大臣賻物絁五十匹、布二百端、鐵十五連、十一月乙未、以從四位下知努王為造山房司長官、庚申擇僧九人、住山房、十二月己丑、須金光明經六十四帙六百四十卷於諸國、國別十卷、先是諸國畜金光明經、或八卷、或四卷、至是繕寫頒下、隨到轉讀、

天平元年春二月辛未、左京人漆部君足、中臣東人密告左大臣長屋王私學左道、欲傾國家、帝夜遣使固守三關、命式部卿藤原宇合等將六衛兵圍長屋王宅、壬申遣二品舍人親王、新田部親王等就王宅究問、癸酉賜王自盡、王高市皇子之子、好學善詩、一時名流多遊其門、嘗招新羅使者餞之、極遊讌之盛、好學以下、懷風藻至是

遭讒而死、今昔物語妃吉備內親王及男膳夫王、桑田王、葛木王、鉤取王皆自殺、安宿王、黃文王、山背王以不比等女所生、得不死、悉捕家人、錮之左右衛士兵衛等府、甲戌遣使葬長屋王吉備內親王、敕曰、吉備內親王無罪、宜准例葬之、長屋王雖有罪伏誅、勿薄其葬、戊寅外從五位下下毛野宿奈麻呂等七人坐與長屋王交通處流、夏六月庚寅朔、講仁王經於朝堂及畿內七道諸國、

四年秋七月丁未、詔括畿內百姓畜猪四十頭放之、

五年秋七月庚午、始令大膳備盂蘭盆供養、

七年夏五月己卯、轉讀大般若經於宮中及大安藥師

元興興福四寺、以禳災異、六月己丑、敕曰、先令并寺者、自今以後、更不須并、宜令各寺務加修造、若有懈怠不敢修者、准前并之、秋七月乙未、以太宰府疫死者多、敕讀金剛般若經於府大寺及隣國諸寺、冬十月丁亥、先是一品新田部親王薨、是日詔親王之喪、每七日供齋、以僧一百人爲限、七七齋訖停之、永以爲例、

八年春二月丁巳、施遣唐學問僧玄昉封一百戸、田一十町、玄昉姓阿刀氏、靈龜中遊學唐國、唐主賜紫袈裟、後與留學生吉備真備等俱還、獻佛經五千餘卷及諸佛像、秋七月辛卯、太上皇不豫、帝爲度一百人、令都下

四大寺修法七日、

九年春三月丁丑、詔諸國各造釋迦像一軀、挾侍菩薩二軀、寫大般若經一部、始置國分寺於諸國、(始置已下、元亨釋書)從皇后請也、夏四月乙巳、律師道慈請、每歲令僧百五十人轉讀大般若經於大安寺、以諸國調庸充布施、永爲恒例、許之、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召僧六百人於宮中讀大般若經、秋八月癸卯、命四畿內二監及七道諸國僧尼、每月讀最勝王經、又六齋日禁殺生、丙辰、召僧七百人於宮中十五處、讀大般若經最勝王經、度四百人、四畿內七道諸國五百七十八人、甲子、正五位下巨勢奈氏麻呂爲造佛像司長官、丁卯、以玄昉爲僧正、賜紫袈裟、置內道場、九月癸巳、停筑紫防人、己亥、施兩京四畿二監僧正以下沙彌已上二千三百七十六人綿及鹽有差、冬十月丙寅、令律師道慈講金光明最勝王經於大極殿、朝儀一同元日、十二月丙寅、皇太夫人藤原氏就皇后宮見玄昉、施絁一千匹、綿一千屯、絲一千絇、布一千端、

十年春正月壬午、立阿部內親王爲皇太子、皇女爲儲貳、自古未有也、三月丙申、施山階寺食封一千戸、鵤寺二百戸、隅院一百戸、又限五年施觀世音寺一百戸、夏

四月乙卯、詔畿內七道諸國讀最勝王經、三日、五月庚午、停東海東山山陰山陽西海諸國健兒、秋七月丙子、初左兵庫少屬大伴子蟲事長屋王、頗見眷遇、是日與右兵庫頭中臣東人圍棊、語及長屋王、子蟲不勝忿怒、抽劒斫殺之、以東人嘗誣告王也、冬十二月丁卯、以從五位下藤原廣嗣爲太宰少貳、廣嗣式部卿馬養子也、

十一年夏六月癸未、點諸國白丁守諸國兵庫、以停兵士也、秋七月甲辰、詔天下諸寺、轉讀五穀成就經、

十二年秋七月甲戌、令天下諸國各寫法華經十部、建七重塔、時玄昉居內道場、屢稱說法、近侍皇后、頗有醜

聲聞於外、（屢以下、今昔物語）太宰少貳藤原廣嗣深惡玄昉又與吉備眞備不協、八月癸未、廣嗣上表陳時政得失其略曰、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不失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不失其國、故古之聖王、開廣言路以決壅蔽、今陛下聖明、臣將何言、然智者千慮、或有一失、頃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上下懸隔、下情不通、加以皇天警戒、災異疊見、羣臣箝默、未嘗一言、臣子之道、豈宜如此、臣家荷國恩、鼎食累世、縱觸聖怒、安忍不言、自天平五年至十一年、太白經天者六、此臣下僭横之象也、十二年二月陰獸登樹、奪陽烏巢、此賊臣覬覦之象也、臣深憂之、臣愚一

矣、出家人去城市、如出囹圄、棄妻子、如脫枷鎖、不得畜養奴婢、酤酒屠肉、耕耘商賈、今僧正玄昉驅使奴婢、興作舍宅、聚積財貨、釀酒屠肉、一如商賈、浮屠之教、焉在、況僧正之職、佛法綱紀、彼乃敢好華靡、耽女色、令諸僧尼漸陷邪路、又私制邪律、流放僧尼、内挾舐糠之心、外耀指鹿之威、僧正之號、焉在、臣愚二矣、頃歲賢臣良將、凋謝殆盡、疫癘流行、百姓多死、村里爲空、豈非朝廷親信姦邪之應、邪與廢之機、係此一時、不可不懼、臣愚三矣、聖朝之尊、照臨萬國、而近世唐主包藏禍心、伺我上國者久矣、蕞爾新羅、蓄怨偵釁、動圖侵寇、其它北有蝦夷、西有隼俗、頑獷粗暴、不可馴服、中國治則服、亂則叛、彼今畏陛下威武、不敢逞毒、萬一烽燧告急、廟堂旰食、彼豈敢坐視、今日誠宜崇賢選士、鍊習甲兵、振肅紀綱以備不虞、豈可廢怠武備以啓夷狄之心耶、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陛下解兵士、賣牧馬、罷射田、臣未見其可、臣愚四矣、玄昉熒惑陛下、蔽欺皇后、讒構藩屏之族、令朝廷無維城之固、放逐棟梁之家、令左右無忠良之輔、屢出酷政、動興大役、禍被萬民、怨歸陛下、從五位上右衛門督吉備朝臣眞備邊鄙儒子、斗筲小人、遊學海外、尤習長短、眞所謂利口覆邦者矣、彼扶翼玄昉、

濁亂朝廷、臣觀二盜、契同比目、陛下遇之非不厚、而彼猶貪欲無厭、若不早除、噬臍何及、古云、涓水不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臣請賜尚方劒、芟夷二盜、天下幸甚、臣愚五矣、我國祚悠久、固將與天壤相終始、而今爲二盜所誤、豈不哀哉、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幸照盆下、納臣愚忠、帝不納、廣嗣妻留在京師、玄昉聞其美欲姦之、妻告之、太宰府廣嗣大怒、（其略曰已下、松浦社本緣起）九月丁亥、廣嗣叛、據遠珂郡、儲兵弩、擧烽火、徵國中兵、敕以從四位上大野東人爲大將軍、從五位上飯麻呂爲副將軍、徵東海東山山陰山陽南海五道兵一萬七千人、持

節討廣嗣、戊子召隼人二十四人、授位從軍、己丑敕從五位上佐伯常人、從五位下阿部蟲麻呂從軍、乙未遣治部卿三原王於伊勢、奉幣大神宮、己亥敕四畿內七道諸國、各造觀音菩薩像一軀、高七尺、寫觀世音經十卷、以祈戰勝、戊申東人言、生擒豐前賊徒一千七百六十七人、己酉東人言、豐前京都郡大領楉田勢麻呂、仲津郡擬少領膳東人、下毛郡擬少領勇山伎美麻呂、築城郡擬少領佐伯豐石皆帥兵歸順、癸丑敕筑紫府管內諸國、募斬廣嗣者、壬戌詔東人祈捷八幡神、先是廣嗣帥大隅薩摩筑前豐後兵一萬、至板櫃河、令多胡古麻

呂將一軍、將二道並進、自帥隼人爲前鋒、編木爲筏、將濟、常人蟲麻呂帥兵六千陣河東、發弩禦之、廣嗣不能進、常人令部下隼人呼曰、屬廣嗣者罪及三族、廣嗣兵不敢放箭、常人累呼廣嗣、廣嗣進曰、敕使爲誰、常人告以名、廣嗣下馬再拜曰、廣嗣何敢捍朝命、但請朝廷二罪人耳、廣嗣而捍朝廷、天神地祇罰之、常人曰、何故舉兵、廣嗣辭塞、上馬而退、其兵相率出降、己卯帝欲幸東國、敕東人等曰、朕將暫赴關東、將軍勿驚怖、壬午車駕幸伊勢、丙子東人生獲廣嗣、先是廣嗣知事不濟、從知駕島航海、乘東風往四日、望見一島、從者曰、是爲耽羅島、風適暴急、漂蕩不能進、風乍轉、舟漂而東、廣嗣捧驛鈴曰、我是大忠臣、神豈弃我邪、投鈴以祈、風濤益暴、遂復還知駕島、乃匿於值嘉島、爲進士安部黑麻呂所擒、

十一月甲寅朔、斬廣嗣及綱手於肥前松浦郡、是日帝幸伊賀、乙酉復幸伊勢、戊子東人捷問至、己酉幸美濃、

十二月戊午、經始山背相樂郡恭仁鄕、將遷都、乙丑幸近江志賀山寺禮佛、是冬流廣嗣弟良繼於伊豆、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贈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家納食封五千戶、還賜二千戶、其餘施諸國國分寺以充造丈六佛像之費、甲辰斬廣嗣黨與二十六人、沒官五人、流

四十七人、徒三十二人、杖一百七十七人、三月乙巳、詔曰、頃者年穀不豐、疫癘頻至、慙懼交集、唯勞罪己、是以廣爲蒼生、遍求景福、前年馳驛、增飾天下神宮、去歲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金像高一丈六尺、各一鋪、并寫大般若經各一部、自今春以來、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穰、此乃徵誠啓願、靈貺如答、宜令天下諸國各造七重塔一區、寫金光明經、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各十部、朕又別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每塔各置一部、每國僧寺、施封五千戶、水田十町、尼寺水田十町、僧寺必置二十僧、名爲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尼寺置十尼、名

爲法華滅罪之寺、僧尼每月八日轉讀最勝王經、每至月半、誦戒羯磨、每月六齋日、公私不得漁獵殺生、國司宜恒加撿校、閏月甲戌、奉八幡神宮祕錦冠一頭、金字最勝王經・法華經各一部、度者十八人、封戸馬五匹、又造三重塔一區、賽宿禱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廢太宰府、

十五年春正月癸丑、召衆僧於金光明寺、限七七日轉讀金光明最勝王經、三月癸卯、遣右大臣橘諸兄於金光明寺、慰勞衆僧、帝從皇后請、將建東大寺、冬十月辛巳、詔造盧舍那佛銅像一軀、乙酉、帝御紫香樂宮、始開

寺地、造佛像高五丈、鑄工莫能下手、國中公麻呂有巧思、請造之、帝大悦、僧行基率弟子勸誘衆庶、佐伯今毛人催督甚力、帝尤委任之、行基藥師寺僧也、元正帝嘗責其妄説罪福、蠱惑百姓、至是帝甚信之、詔授大僧正、施四百人出家、行基建道場於畿内者四十九處、其餘諸道猶多、

十六年春三月丁丑、運金光明寺大般若經、致之紫香樂、比至朱雀門、雜樂並奏、宮人迎入宮中、召僧二百人、轉讀一日、戊申、召僧三百人於難波東西樓殿、讀大般若經、夏四月甲寅、廢造兵鍛冶二司、秋七月甲申、詔四畿内七道諸國、國別割正税四萬束、施僧尼兩寺各二萬束、每年出擧、以其息利充造寺用、冬十一月壬申、始建盧舍那佛像體骨柱、帝親臨手引其繩、四大寺僧悉會、襯施有差、十二月壬辰、令天下諸國藥師悔過七日、丙申、度一百人、夜燃燈一萬盞於金鐘寺、

十七年夏五月己未、地震、令京師諸寺讀大般若經七日、乙丑、地震、令大安藥師元興興福四寺讀大集經三七日、丁卯、地震、讀大般若經於平城宮、六月辛卯、復置太宰府、秋八月庚子、設無遮大會於大安殿、九月己巳、限三年禁殺生、癸酉、令諸國悉放所畜鷹鵜、度三千八

百人、甲戌、令京師及諸國寫大般若經凡一百部、造藥師像七軀高六尺三寸、丁丑、召僧六百人於平城中宮、讀大般若經、冬十一月乙卯、遣僧玄昉造筑紫觀世音寺、寺元正帝養老中敕僧滿誓造之云、玄昉穢行滋甚、時人惡之、至是貶竄、庚午、收玄昉封物、

十八年夏六月己亥、僧玄昉死、時人云爲藤原廣嗣靈所殺、秋九月戊寅、恭仁宮大極殿施入國分寺、冬十月甲寅、帝及太上皇皇后幸金鐘寺、慶盧舍那佛、燃燈一萬五千七百餘盞、使數千僧擎脂燭贊歎、繞佛三匝、

十九年夏五月庚寅、召僧徒講説仁王經於南苑、令天

下諸國亦講之、九月乙亥、河内人阿保人麻呂以錢一千貫、越中人礪波志留志以米三千碩、奉盧舍那佛、並授外從五位下、十一月己卯、詔曰、朕以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詔天下諸國別造金光明寺法華寺、金光明寺各造七重塔一區、寫金字金光明經一部、而諸國司怠緩不行、或置寺不便、或未開基、朕之股肱、豈合如此、是以差從四位下石川年足從五位下阿部小島、布勢宅主等、分道發遣、檢定寺地、國司宜與使人及國師簡定勝地、務加營繕、又任郡司有材幹者掌之、限來三年以前造塔金堂僧房、若能畢

工者、任郡領司子孫無絶、僧尼兩寺水田除前數外、更加僧寺九十町、尼寺四十町、十二月乙卯、敕天下諸國百姓請造塔者悉聽之、

二十年夏四月庚申、太上皇崩、是月屢命諸寺誦經、五月丁丑、敕天下諸國、每至七日、國司身自潔齋、聚僧尼讀經、秋七月丙戌、寫法華經一千部、修太上皇冥福、冬十二月甲寅、度僧尼各一千、

天平感寶二年春正月丙寅朔、令天下諸寺轉讀金光明經七日、禁天下殺生、初帝造盧舍那佛銅像冶鑄已畢、塗金不足、二月丁巳、陸奥守百濟敬福始得黃金貢之、帝大悦、以爲信佛之效、夏四月甲午朔、幸東大寺、北面對盧舍那佛像、自稱三寶奴、告陸奥始出黃金、丁未帝幸東大寺、御盧舍那佛前殿、授羣臣位有差、閏五月壬寅、度一千人於宮中、癸卯、大赦天下、但殺父母毀佛像者、不在赦限、癸丑、詔捨大安、藥師、元興、興福、東大五寺各絁五百匹、綿一千屯、布一千端、稻十萬束、墾田地一百町、其佗諸寺各有差、詔諸寺轉讀一切大乘小乘經律論抄疏章等、以華嚴經爲本、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春正月己亥、左降從四位上吉備眞備爲筑前守、眞備至廣嗣墓、遂爲之祠、號鏡尊

廟、歲時祭祀、（眞備至已下、松浦社本緣起、）

四年春正月辛巳、禁天下今年殺生、緣海百姓以漁爲業、不得生存者、日給穀二升、己丑、度僧九百五十人、尼五十人、以太上天皇不豫也、夏四月乙酉、盧舍那大佛像成、是日帝親率文武百官、行幸東大寺、設齋大會、其儀一同元日、會僧一萬、歌舞喧闐、張設奇偉、佛會之盛未嘗有也、是夕帝還御大納言藤原仲麻呂田村第、

押勝道鏡之亂

聖武天皇天平十年春正月壬午、先是皇太子薨、是日立皇女阿倍内親王爲皇太子、

天平勝寶元年春正月丙辰、以都下屢有匿名書、詔教誡百官及大學生徒、秋七月甲午、帝讓位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孝謙天皇、八月辛未、改皇后宮職曰紫微中臺、以大納言藤原仲麻呂兼紫微令、仲麻呂左大臣武智麻呂第二子也、爲人聰警、略涉書史、從大納言阿倍少麻呂學算、尤精其術、帝寵幸之、委以樞要、權勢日盛、兄豐成爲右大臣、有時望、仲麻呂忌之、每欲中傷、未得其隙、從弟眞楯爲式部大輔、以明敏得寵、仲麻呂心害其能、眞楯稱病家居、由是豪宗右族皆惡仲麻呂、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春正月乙巳、授正三位藤原

仲麻呂從二位、

四年夏四月乙酉、帝幸東大寺、慶大佛像、還御仲麻呂田村第、是後屢幸、遂爲別宮、

八歲春二月丙戌、左大臣橘諸兄致仕、先是聖武太上皇不豫、諸兄祗承人佐味宮守告曰、左大臣酒醉言辭無禮、恐有異圖、太上皇不信、諸兄聞之、遂致仕、尋敕召越前守佐伯美濃麻呂問諸兄事、美濃麻呂曰、請問之佐伯全成、帝欲從之、太后固止之、乃止、夏五月乙卯、太上皇崩、遺詔立新田部親王子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時仲麻呂喪子眞從、招大炊王居田村第、妻以眞從寡婦、王舍人親王子也、癸亥、仲麻呂誣告出雲守大伴古慈斐、內竪淡海三船誹謗朝廷、禁之左右衞士府、尋貶古慈斐爲土佐守、冬十月癸卯、仲麻呂納米一千斛、雜菜一千於東大寺、

天平寶字元年春三月丁丑、以皇太子居喪無禮、詔廢之、以王歸第、夏四月辛巳、帝召羣臣議立儲貳、右大臣藤原豐成、中務卿藤原永手請立廢太子兄鹽燒王、攝津大夫文屋珍努、左大辨大伴古麻呂等請立池田王、仲麻呂曰、知臣莫若君、唯陛下擇之、帝曰、宗室中唯舍人新田部兩親王最長、故先帝立道祖王、而一旦廢黜、

今日所擇宜在舍人親王諸子、而船王閨房不修、池田王孝行有闕、鹽燒王獲罪先帝、唯大炊王未聞有過、朕欲立之、如何、羣臣曰、唯命是從、帝卽日遣內舍人藤原薩雄迎大炊王於仲麻呂第、立爲皇太子、夏五月辛亥、帝將改修皇宮、移御田村宮、丁卯、以仲麻呂爲紫微內相、詔曰、朕覽周禮、將相殊道、政有文武、理宜然、是以新令之外、置紫微內相一人、令掌內外諸兵事、官位祿賜一准大臣、六月壬辰、正四位下橘奈良麻呂爲左大辨、左大辨大伴古麻呂兼陸奧鎭守將軍、陸奧守佐伯全成兼副將軍、奈良麻呂諸兄子也、惡仲麻呂專恣、陰欲

除之、與廢太子及安宿王、黃文王、大伴古麻呂、小野東
人、多治比犢養、賀茂角足等謀行廢立、甲辰山背王上
變曰、橘奈良麻呂聚兵器、謀圍田村宮、大伴古麻呂預
其謀、王長屋王子、安宿王黃文王弟也、秋七月戊子、帝
以物議沸騰、詔戒諭羣臣、是夕中衛舍人上道斐太都
告仲麻呂曰、備前前守小野東人呼僕謂曰、有王臣謀
殺皇子及内相、汝能從乎、僕問王臣爲誰、彼答曰、安宿
王、黃文王、橘奈良麻呂、大伴古麻呂等是也、僕又問其
謀如何、彼答曰、有二策、一則率精兵四百圍田村宮、一
則古麻呂爲陸奥將軍、今方赴任、比至美濃、稱病不進、

請與親族相見、乃閉關絶外援耳、僕佯許諾、敢告、仲麻
呂入奏、警衛諸門、遣高麗福信帥兵捕東人等、禁之左
衛士府、又遣兵圍廢太子第、己酉遣藤原豐成、藤原永
手考問東人等不服、是日仲麻呂召鹽燒王、安宿王、黃
文王、奈良麻呂、古麻呂、傳太后命特宥之、庚戌更遣永
手鞫問東人、東人款服曰、前月會議者凡三次、一於奈
良麻呂家、一於圖書藏庭、一於太政官院庭、庭中拜天
地四方、共飲鹽汁、誓曰、以七月二日夜發兵圍内相宅
殺之、即圍大殿、廢皇太子、皇太后、取鈴璽、召右大臣令
衆、然後廢帝、簡四王立之、其人則安宿王、黃文王、奈良

麻呂、古麻呂、多治比犢養、多治比禮麻呂、大伴池主、多
治比鷹主、大伴兄人耳、其餘闇中不能辨也、於是悉捕
其黨鞫問、奈良麻呂度不免、乃曰、仲麻呂無道、吾將發
兵殺之、然後陳扶耳、敕使問曰、所謂無道指何事、曰彼
造東大寺、人民愁苦、敕使曰、造寺始於汝父時、如何奈
良麻呂黙然、安宿王、黃文王、古麻呂等皆款服、即日下
獄、分遣諸衛掩捕餘衆、又遣出雲守百濟敬福、太宰帥
船王等、率諸衛人、拷掠窮問廢太子、黃文王、東人、古麻
呂、犢養、角足等並杖死、流安宿王於佐渡、信濃守佐伯
大成、土佐守大伴古慈斐並流任國、其餘或死或流、遣

使召遠江守多治比國人、劾問、即款服、流之伊豆、敕陸
奥勘問守佐伯全成、全成曰、嚮先帝不豫、奈良麻呂欲
立黃文王爲帝、語之全成者數次、全成每峻拒之、最後
彼與全成見古麻呂、密語曰、今天下洶洶、人心不定、他
族若有擁立一王者、吾屬無噍類矣、不如先他族舉事、
古麻呂曰、右大臣大納言並秉權柄、汝縱立君、人孰從
汝、全成亦諫止之、不知其佗言、畢自經、辛亥授從四位
上山背王、巨勢界麻呂從三位、從八位上上道斐太都
從四位下、以告變也、尋賜山背王姓藤原、名弟貞、以告
二兄謀也、仲麻呂以豐成子乙繩善奈良麻呂、誣以其

黨乙卯遣藤原永手就豐成第勅縛進乙繩戊午貶豐成爲太宰員外帥乙繩爲日向員外掾遷諸司及京畿百姓村長以上黨奈良麻呂等者配出羽柵戸癸酉詔宥鹽燒王閏八月壬戌仲麻呂奏請以曾祖鎌足功田一百町施山階寺助維摩會帝許之

二年秋八月庚子朔帝禪位皇太子是爲廢帝甲子以仲麻呂爲太保勅曰褒善懲惡聖主格言賞績酬勞明主彝訓藤原朝臣仲麻呂恪勤守職事君忠赤殄逆徒於未戰黎元獲安固危基於未然聖曆終長國家無患略由若人伊尹有莘勝臣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呂

尚渭濱遺老旦弼文王終得營丘之封况自乃祖近江大津宮内大臣已來世有明德翼輔皇室君歷十帝年殆一百朝廷無事海内清平由此論之曠世無匹汎惠之美莫美於斯自今以後宜姓中加惠美二字禁暴勝強止戈靜亂故名曰押勝朕舅之中汝卿良尚故字曰尚舅更給功封三千戸功田一百町永爲傳世之賜以表非常之勲別聽鑄錢舉稻及用惠美家印是日勅押勝等改易官號更太政官曰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師左大臣曰太傅右大臣曰太保大納言曰御史大夫紫微中臺曰坤宮官中衛大將曰太尉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春正月甲午押勝宴渤海使者於田村第勅賜女樂及綿一萬屯押勝意益驕欲建武功以眩耀一世夏五月壬子令太宰府造行軍式將伐新羅是後屢遣使告諸社或課諸國造兵船未及出兵而敗云冬十一月壬辰勅增押勝帶刀資人二十人道前四十人

四年春正月甲子幸押勝第以節部省絁綿賜五位已上及從官主典已上節部省卽大藏也丙寅帝奉太上皇御内安殿授押勝從一位爲太師賜隨身契丁卯帝及太上皇幸押勝第賜錢從官五位已上秋八月甲子

帝從押勝請贈左大臣武智麻呂及房前太政大臣

五年冬十月甲子帝奉太上皇幸近江保良宮僧道鏡從焉道鏡弓削氏河内人以禪行聞帝召入内道場爲禪師庚午幸押勝第

六年春二月辛亥押勝叙正一位時子眞光訓儒麻呂朝獦小湯麻呂薩雄辛加治執棹皆爲顯官一門富盛驕横日甚甲戌賜押勝近江淺井高島二郡鐵穴道鏡侍太上皇稍被寵幸帝屢以爲言遂與太上皇有隙夏五月辛丑車駕還京御中宮院太上皇御法華寺丙午賜押勝帶刀資人六十人道前一百人官給衣服押勝

起宅楊梅宮南、構樓下、瞰禁中、南門設樓櫓、時人側目、六月庚戌、太上皇名五位已上於朝堂、詔曰、岡宮天皇皇統將絶、故朕以女子纘位、令朕既立今帝、而帝視朕如仇、敢爲無根之言、朕不宜受此惡言、然亦由朕薄劣、朕深慚愧、繇此發菩提心、出家爲佛弟子、平常政事、今帝行之、國家大事、賞罰二柄、朕自行之、秋八月丁巳、令左右京尹恵美訓儒麻呂等侍中宮院、宣傳敕旨、

七年春二月丁丑、押勝宴渤海使、詔賜雜色袷衣三十櫃、冬十二月、禮部少輔中臣伊加麻呂及子眞助、造東大寺判官葛井根道坐飲酒言涉忌諱、並獲罪、伊加麻

呂左遷大隅守、眞助流於土佐、根道於隱岐、告者皆授位、是歲、少判事藤原良繼憤押勝諸子官皆在己上、密與從四位下佐伯今毛人、從五位上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欲殺押勝、右大舍人弓削男廣告之押勝、乃捕而鞫之、良繼曰、吾獨爲之、佗人實不知也、乃除姓奪位、

八年、道鏡常侍太上皇、押勝寵稍衰、押勝憤怨、潛圖不軌、秋九月丙申、諷太上皇爲都督使、統四畿内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准據諸國習兵之法、管内兵士每國二十人、五日爲番、會都督衙、簡閱武藝、奏畢、私益其數、用太政官印下之、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懼禍及、密奏之、押勝以大津大浦世習陰陽家術、就問吉凶、大浦亦密奏、乙巳、押勝將奪中宮院鈴印、近衛物部磯浪上變、太上皇遣少納言山村王收鈴印、押勝令訓儒麻呂邀擊、授刀少尉坂上苅田麻呂等射殺之、押勝又令矢田部老被甲馳馬、刧詔使、授刀紀船守射殺之、敕褫押勝官爵、除藤原姓、遣使固守三關、押勝夜帥黨與走近江、預遣使調發兵馬、造池使淡海三船在勢多、縛其使者、造東寺長官吉備眞備料押勝必走、分諸軍遮路、於是山城守日下部子麻呂、衛門少尉佐伯伊多智等、直取田原道赴近江、火勢多橋、押勝望見駭懼、轉走高

島郡、宿前少領角家足家、有星墜臥屋上、大如甕、太上皇以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爲討賊將軍、追擊之、丙午太上皇敕、今聞逆臣恵美仲麻呂盜官印逃去、彼爲人臣、飽承厚寵、寵極禍滿、自陷深刑、猶且刼略愚民、欲爲僥倖、若有勇士、設計翦除、即當重賞、又令北陸道諸國不得承用太政官印、伊多智等馳至越前、斬守辛加知、押勝不知、立鹽燒爲帝、眞光朝獦皆爲三品、餘各有差、遣精兵入愛智關、授刀物部廣成拒而却之、押勝進退失據、乘船赴淺井郡鹽津、遇暴風殆覆、乃更取山道直指愛發、伊多智等拒之、押勝還至高島郡三尾崎、遇佐

伯三野大野眞本、與之戰、從午及申、官軍疲頓、會藏下麻呂將兵奄至、眞光引退、三野等乘之、殺傷頗衆、押勝望見大懼、乘船遁逃、諸軍水陸並進、押勝阻勝野鬼江、盡銳拒戰、官軍奮擊、賊潰、押勝獨與妻子單舸逃去、石村石楯追擊斬之、并其妻子從兵三十四人、傳首京師、獨第六子刷雄以少修禪行、減死流於隱岐、官軍索捕餘黨、斬鹽燒等、甲寅固關使以美濃少掾村國島主嘗事押勝、殺之、而島主已歸順爲內應、太上皇知其冤、尋贈從五位下、藏下麻呂凱旋獻捷、初押勝走近江、太上皇復藤原豐成官爵、是日敕告羣臣、又敕曰、朕見道鏡禪師所行至淨、繼隆佛法、擁護帝祚、今朕雖剃髮著袈裟、不得不聽朝政、佛典言、國王在位時、受持菩薩淨戒、可知出家之形、不妨政治矣、朕既爲出家天子、宜置出家大臣、朕以道鏡爲大臣禪師、職分封戶、一准大臣、乙卯授藏下麻呂從三位、丙辰敕逆人仲麻呂執政、奏改官名、宜復舊焉、押勝黨與當斬者三百七十餘人、尼法均固請宥之、太上皇從之、減死處流、法均和氣清麻呂姊也、亂既平、民苦飢疫、往往棄子、法均遣人收養、得八十三兒、皆賜姓葛木、以法均嘗適葛木戶主也、押勝黨與已下、日本後紀殘編、初帝因押勝得立、及押勝伏誅、太上皇疑帝黨

之、冬十月壬申、遣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衞督山村王、外衞大將百濟敬福等、帥兵數百、圍中宮院、侍衞奔散、帝未及衣履、使者促之、乃與母家數人步至圖書寮西北、山村王宣詔、廢爲淡路公、取路人鞍馬給之、令右兵衞督藤原藏下麻呂衞送配所、幽之一院、敕曰、以淡路國賜大炊親王、國內所有官物調庸等類、任其所用、但出舉官稻、一依常例、以船親王通書押勝、流之隱岐、以池田親王多聚馬、流之土佐、並降爲諸王、從五位下佐伯助爲淡路守、監淡路公、太上皇再登祚、

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年春正月戊戌、太宰大貳佐伯毛人坐黨押勝、左遷多褹島、二月乙亥、敕淡路守佐伯助、風聞國中流人稍致逃亡、事如有實、何以不奏、朕簡汝往監、事之動靜、必須早奏、又聞諸人詐稱商賈、多向本國、國司不察、遂至爲羣、自今以後、一切禁斷、秋八月和氣王以帝無嗣、頗懷窺窬、紀益女以巫鬼見寵、多獲貨賂、和氣、舍人親王孫、御原王子也、參議粟田道麻呂、兵部大輔大津大浦、式部員外少輔石川永年與和氣善、屢飲其宅、道麻呂一日與和氣密語、佩刀觸門屏折、和氣遺以裝刀、於是衆心驚疑、頗泄其事、和氣知之、卽夜逃亡、匿於率河社中、帝遣人索捕、流之伊豆、路至山

背相樂郡絞殺之又絞益女於綴喜郡詔奪道麻呂大浦永年官令僧道鏡教諭居十餘日以道麻呂爲飛驒員外以其怨家上道斐太都爲守斐太都到任卽幽道麻呂夫婦於一院絕不往來尋皆死於院中貶大浦爲日向守永年爲隱岐員外介永年尋自縊死冬十月庚辰淡路公不勝幽憤踰垣而逃佐伯助率兵邀之明日公薨於院中丁亥帝幸河內弓削行宮賜五位已上御衣戊子幸弓削寺禮佛奏唐高麗樂閏月己丑朔捨弓削寺食封二百戶庚寅以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詔文武百官拜賀僧尼度緣悉用道鏡印是日幸弓削寺禮

佛奏樂施道鏡綿一千屯丙申留守百官拜賀道鏡

二年秋九月壬申授大禪師基眞正五位上基眞山階寺僧也狂妄無常一日詐呪縛童子教說人陰事又造毘沙門像密置小珠數顆於前稱爲現佛舍利道鏡欲奪以爲己瑞諷帝赦天下冬十月壬寅迎舍利於山階寺寘之法華寺擇諸氏有容貌者二百人執幡蓋列前後服飾靡麗奪目唐人李元環等奏唐樂詔百官主典已上禮拜以道鏡善教導僧徒感得舍利詔授法王位基眞賜姓物部淨志授法參議隨身兵八人又授基眞師圓興法臣位癸卯加文武百官六位已下及內外有位各階一級以表舍利靈異乙巳詔法王月料准供御法臣准大納言法參議准參議是後道鏡出入乘鸞輿服食一擬天子政無巨細皆取決基眞恃勢暴橫陵侮搢紳道路畏避如虎

神護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甲辰流基眞於飛驒以失禮於圓興也

三年春正月壬申道鏡居西宮前殿大臣已下拜賀道鏡自作壽詞丙子帝御西宮宴五位已上道鏡贈五位已上摺衣各一領蝦夷緋袍各一領道鏡弟淨人起自布衣八年至從二位大納言一門敘五位者男女十人

道鏡擅權輕興力役多營伽藍公私彫喪國用不足始運太宰府綿二十萬屯輸京庫帝亦好奢靡嘗營東院新殿葺以琉璃瓦畫以藻繢謂之玉宮緣此政刑日峻殺戮妄加天下稱冤而道鏡驕僭滋甚太宰主神習宜阿蘇麻呂媚附道鏡矯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卽帝位天下自太平矣道鏡聞之大喜自負帝惑之召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於御床下曰朕昨夜夢八幡神使來云大神欲憑尼法均有告朕荅曰法均女弱不勝跋涉請以清麻呂代之汝往受神誨臨發道鏡謂之曰神意欲使我卽位所以召卿也因誘以美官路豐永嘗爲道鏡師

謂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吾與二三子共爲今日之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遂詣神宮、神憑人曰、我國家開闢已來、君臣分定矣、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緒、而道鏡悖逆、輙望神器、無道之人、宜早翦除、清麻呂歸奏如神教、道鏡大怒、秋七月甲寅、貶清麻呂爲因幡員外介、九月己丑、追咎清麻呂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流於大隅、法均還俗流備後、道鏡欲使人追殺清麻呂於途、雷雨晦暝、未即行、俄而救使來獲免、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封戸給之、（太宰主神已下、參取日本後紀殘編）冬十月辛亥、幸由義宮、○（蓋更弓削爲由義也、）甲子詔以由義宮爲西京、河內國爲河內職、

四年春二月庚申、幸由義宮、道鏡進以滋具、帝由此得病、（道鏡已下、水鏡）夏四月癸巳朔、以河內亮紀廣庭等爲造由義大宮司次官、丁酉詔造由義寺塔、諸司及雜工九十五人、隨勞輕重、加賜位階、戊戌帝至自由義宮、帝疾益甚、有尼自云、有方術可治、藤原百川抑而不通、（帝疾已下、水鏡、）庚子賜弓削氏男女物有差、戊午、初帝誅押勝、乃造三重小塔一百萬基、高各四寸餘、至是成、分置諸寺、六月彗星入北斗、秋七月癸未、宥橘奈良麻呂黨與二百六十四人、帝已不豫、未有儲貳、道鏡日侍左右、潛謀簒奪、

八月癸巳、帝崩於西宮、皇嗣未定、百川欲立白壁王、王天智帝孫、志貴親王子也、右大臣吉備眞備頗有異議、百川與兄參議良繼、從兄左大臣永手、密議矯遺詔、使宣命使讀之曰、白壁王年長、且有功勞、故先帝立爲皇太子、眞備默然、百川即備儀仗、迎白壁王、立爲皇太子、是爲光仁天皇、（皇嗣已下、水鏡、日本紀略、引百川傳、）初勝寶以後、皇族多嬰飛禍、皇太子深危懼、時或縱酒自晦、由此獲免、自帝大友崩一百年、而皇統復歸天智之胤矣、丙午葬稱德天皇於大和添下郡佐貴鄉、道鏡留廬陵下、從四位上坂上苅田麻呂密告道鏡奸計、庚戌皇太子令曰、如聞

道鏡法師竊挾舐糠之心、爲日久矣、陵土未乾、奸謀發覺、是則神祇所護、社稷所佑、今顧先帝厚恩、不忍依法處刑、故任造下野藥師寺別當、發遣、即日遣左大辨佐伯今毛人等促之上道、以習宜阿蘇麻呂爲多褹島守、辛亥流弓削淨人及三子於土左、乙卯河內職爲國、九月乙丑、召還和氣清麻呂及法均、冬十月己丑朔、皇太子即位、改元寶龜、十一月癸未、復大伴古慈斐本位、乙酉赦前後逆黨一切皆從原宥、欲留配處者聽之、窮乏之徒不能歸者、路次諸國量給食馬、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春正月壬戌、停僧尼度緣用道鏡

印、復用治部省印、秋九月丙申、復和氣王男女屬籍、

三年夏四月、道鏡死於下野、以庶人禮葬之、秋八月丙寅、遣從五位下三方王等於淡路、改葬廢帝、令二僧廬墓側、

九年春三月己巳、敕淡路親王墓宜稱山陵、妣當麻氏墓稱御墓、令旁近百姓一戶守之、

桓武天皇延曆元年春閏正月甲子、因幡守氷上川繼謀反發覺、帝遣使召之、川繼潛從後門逃去、乃遣使固守三關、令京畿七道搜捕、丁酉獲川繼於大和、以時屬諒闇、減死一等、流之伊豆三島、母不破內親王流於淡

路、從四位下三方王等坐黨之見貶、左大辨大伴家持右衛士督坂上苅田麻呂亦坐奪官、川繼鹽燒子也、

仁明天皇承和十年秋八月辛未、贈橘奈良麻呂從三位、

弟延之　延壽校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桓武平蝦夷　弘仁之役

桓武天皇延曆元年夏五月、以陸奥累歲兵亂、敕給復三年、壬寅、陸奥言、祈禱鹿島神、討撥凶賊、神驗非虛、請賽位封、敕授勳五等封二戶、

二年夏四月辛酉、敕曰、如聞比年坂東八國運穀鎮所、而將吏以稻相換、其穀代者輕物送京、苟得無恥、又濫役鎮兵、多營私田、因茲鎮兵疲弊、稽之憲典、深合罪罰、而會恩蕩、且從寬免、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如有違犯、以軍法罪之、勿令侵漁之徒肆其濁濫、乙丑、敕坂東諸國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資干戈、何除民害、是知加徂征於有苗、奮薄伐於獫狁、前王用兵、良有以也、頃夷俘猖狂、邊陲失守、事不獲已、頻動軍旅、遂使坂東之境、恒疲調發、播殖之輩、久倦轉輸、念茲勞弊、朕甚愍之、今遣使存慰、開倉優給、凡厥東土、悉知朕意焉、六月丙午朔、出羽言、寶龜十一年、雄勝平鹿二郡百姓爲賊所略、各失本業、彫弊已甚、更建郡府、招集散民、雖給口田、未得休息、伏請蒙給優復、以息弊民、敕給復三年、辛亥、敕曰、夷虜亂常、爲梗未已、追則鳥散、捨則蟻結、須練兵教卒、

備其寇掠、今聞坂東諸國屬有軍役、每多尫弱、全不堪戰、即有雜色之輩、浮宕之類、或便弓馬、或堪戰陳、每有徵發、未嘗差點、同是皇民、豈合如此、宜令坂東八國簡取所有散位子郡司子弟及浮宕等類身堪軍士者、隨國大小、一千已下五百已上、專習用兵之道、並備身裝、即入色之人、便考當國、白丁免徭、仍勒堪事國司一人專知勾當、如有非常、便即押領奔赴、不失事機、冬十一月乙酉、從五位上大伴弟麻呂爲征東副將軍、

三年春二月己丑、從三位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將軍、從五位上文室與企爲副將軍、外從五位下入間廣成、阿倍墨繩爲軍監、

四年春二月壬申、授陸奥小田郡大領丸子部勝麻呂外從五位下、以有戰功也、丁丑、從五位上多治比宇美爲陸奥按察使兼鎮守副將軍、國守如故、夏四月辛未、鎮守將軍大伴家持等言、名取以南一十四郡、僻在山海、去塞懸遠、屬有徵發、不會機急、由是權置多賀階上二郡、募集百姓、足人兵於國府、設防禦於東西、誠是備預不虞、推鋒萬里者也、但以徒有開說之名、未任統領之人、百姓顧望、無所係心、伏請建爲眞郡、備置官員、然則民知紡攝之歸、賊絕窺窬之望、許之、

五年秋八月甲子、遣從五位下佐伯葛城於東海道、從五位下紀揖長於東山道、簡閱軍士、兼檢戎具、將征蝦夷、九月渤海入覲使漂至出羽、蝦夷掠其十餘人而去、
六年春二月庚申、陸奥介佐伯葛城兼鎭守副將軍、庚辰從五位下池田眞枚爲鎭守副將軍、冬十二月庚辰朔、授外從七位下朝倉家長外從五位下、以輸軍粮於陸奥也、
七年春二月丙午、陸奥按察使多治比宇美兼鎭守將軍、外從五位下安倍墨繩爲副將軍、三月庚戌、敕陸奥運軍粮三萬五千餘斛於多賀城、又敕東海東山北陸

等國、限七月以前、運糒二萬三千餘斛及鹽於陸奥、將以明年征蝦夷、辛亥敕曰、調東海東山坂東諸國步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限來年三月、會於多賀城、其點兵者、先取前年從軍經戰敍勳者及常陸神賤、然後簡點餘人堪弓馬者、又敕、比年國司無心奉公、每事闕怠、屢沮成謀、苟曰司存、豈應如此、若有更然、必以乏軍興從事、秋七月辛亥、以參議左大辨紀古佐美爲征東大使、冬十二月庚辰、古佐美辭見、詔昇殿賜節刀、因敕曰、夫擇日拜將、良由綸言、推轂分閫、專任將軍、如聞承前別將等不愼軍令、匿闕猶多、尋其所由、方在輕法、副將軍有犯死罪、禁身奏上、軍監以下、據法斬決、坂東安危、在此一擧、將軍勉之、賜御被二領、采帛三十疋、錦三百屯、
八年春三月辛亥、諸國軍會多賀城、分道入賊地、壬子遣使奉幣伊勢大神宮、告征蝦夷、庚午官軍進濟衣川、置營三處、夏五月癸丑、敕責其逗撓曰、兵貴拙速、不聞巧遲、六七月計應極熱、如今不進、恐失其時、久留一處、積日費粮、朕之所怪、宜具狀来奏、丁卯帝聞征東副將軍佐伯葛城卒於軍、詔贈正五位下、六月甲戌、征東將軍奏、副將軍入間廣成左中軍別將池田眞枚前軍別將安倍墨繩等約同渡河討賊、中軍後軍各二千人先

濟、賊帥阿底流帥三百人拒戰、官軍擊走之、且戰且燒、燒賊十四村、至巢伏村、將與前軍合、會前軍爲賊所拒、不得進渡、俄而賊衆八百來擊、中軍後軍稍退、賊乘勢衝突、又有賊數百斷官軍後、官軍遂敗、別將丈部善理高田道成、會津壯麻呂、安宿戸吉、大伴五百繼等並戰死、投河溺死者一千三十餘人、別將出雲諸上等引餘衆而還、敕曰、省比来奏云、膽澤之賊、悉集河東、先征此地、後謀深入、然則軍監已上、率兵張其形勢、嚴其威容、然後可以薄伐、今軍少將卑、還致敗績、是則道島等之失策也、至於善理等戰亡、及士衆溺死、惻怛之情最切

于懐、庚辰征東將軍奏、膽澤之地、賊奴奧區、方今大軍征討、剪除村邑、餘黨伏竄、殺略人物、又子波和我僻在深奧、臣等遠欲薄伐、糧運甚艱、從玉造塞至衣川營、往還十日程、從衣川至子波地十四日程、凡從玉造至子波二十四日程、途中拒賊、及阻雨駐軍之日、不與焉、河陸兩道輜重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人、一度所運糒六千二百十五斛、征軍二萬七千四百七十人、一日食五百四十九斛、以此支度、一度所運、僅支十一日、臣等商量、指子波地、支度交闕、分征兵加輜重、則征軍數少、不足征討、加以軍與以来、經涉春夏、征軍輜重並是疲弊、進

之有危、持之無利、久屯賊地、運糧百里之外、非良策也、雖蠢爾小寇、且逋天誅、而水陸之田、不得耕種、既失農時、不滅何待、臣等以爲莫若解軍遺粮支擬非常、軍士所食日二千斛、若上奏聽裁、恐更多糜費、故牒諸軍、以本月解嚴、臣等愚議、且奏且行、勅報曰、今省先後奏狀曰、賊集河東、抗拒官軍、先征此地、後謀深入、若不利深入而解軍、則具狀奏上、然後爲之、未晚也、而曾不進征、一旦罷兵、其策安在、的知將軍等畏憚兇賊、逗留至此、巧飾浮詞、規避罪過、不忠之甚、莫先於斯、又廣成墨繩久在賊地、兼經攻戰、故委以副將之任、而靜處營中、坐視成敗、事君之道、何宜如此、夫師出無功、良將所耻、今損軍費粮、爲國大害、閫外之寄、豈其然乎、秋七月丁巳、勅征東大將軍紀古佐美等曰、得今月十一日奏狀稱、所謂膽澤者、水陸萬頃、蝦虜存生、大兵一擧、忽爲荒墟、餘燼假息、危若朝露、至如軍船解纜、舳艫百里、天兵所加、前無強敵、海浦窟宅、無復人烟、山谷巢穴、唯見鬼火、不勝慶快、飛驛上奏、今撿先後奏狀、斬賊首八十九級、官軍死亡千有餘人、其被創者殆將二千、夫斬賊首未滿百級、官軍損亡已三千、以此言之、何足慶快、又大軍引還、兇賊追侵、非唯一度、而大兵一擧、忽爲荒墟、准量

事勢、有似虛飾、又真枚墨繩等遣裨將於河東、則敗而逃還、溺死一千餘人、而云一時凌渡、且戰且焚、搜賊巢穴、還持本營、是溺死之軍、弃而不論、又濵成等掃賊略地、差勝佗道、至於天兵所加、前無強敵、山谷巢穴、唯見鬼火、此等浮詞、良爲過實、凡獻凱表者、宜平賊立功、然後奏之、今不究其奧地、稱其種落、馳驛稱慶、不亦愧乎、己亥勅免陸奧軍人今年田租、兼給復二年、九月丁未、征東大將軍紀古佐美還自陸奧、納節刀、戊午勅遣大納言藤原繼繩、中納言藤原小麻呂於大政官曹司、勘問征東諸將逗留敗軍之狀、古佐美等皆承伏、詔宥古

佐美墨縄、以久歷邉戍、減死解官奪冠、真抜以拯溺軍、解官不奪冠、冬十月辛卯、以從五位下巨勢野足爲陸奥鎮守副將軍、

九年春閏三月庚午、勅諸國造革甲二千領、東海道駿河以東、東山道信濃以東、國別有數、限三年造之、將再征蝦夷、乙未勅東海相摸以東、東山上野以東、備軍粮糒十四萬斛、冬十月辛亥、征蝦夷有功者、四千八百四十餘人、授勳進階、並擬天應元年例、癸丑太政官奏言、蝦夷干紀、久逋王誅、大軍奮擊、餘孽未絶、當今坂東之國、久疲戎場、強壯者以筋力供軍、貧弱者以轉輸赴役、

而冨饒之輩、頗免此苦、前後之戰、未見其勞、又諸國百姓元離軍役、調發之時、一無所預、計其勞逸、不可同日、普天之下、同曰皇民、至於擧事、何無倶勞、請勅左右京五畿内七道諸國、不論土人浪人及王臣佃使、撿録財堪造甲者、并其所蓄物數及郷里姓名、限今年以聞、又造甲之數、各令自請、奏可之、

十年春正月己卯、遣正五位上百濟俊哲從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呂於東海道、從五位下藤原眞鷲於東山道、簡閲軍士、兼撿戎具、田村麻呂、刈田麻呂子也、赤面黄鬚、勇力過人、待士寛裕、能得死力、（赤面以下日本後紀殘缺）二月乙未、贈外從七位下犬部善理外從五位下、善理陸奥磐城郡人、膽澤之敗、奮戰而死、辛亥陸奥介文室大原兼鎮守副將軍、三月丁丑勅、令右大臣已下五位已上造甲、其數各有差、五位殿冨者特增其數、以二十領爲限、其次十領、丙戌勅京畿七道國郡司造甲、夏六月己亥、下鐵甲三千領於諸國、依新樣脩理、秋七月壬申、從四位下大伴弟麻呂爲征東大使、正五位上百濟俊哲從五位上多治比濱成從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呂、從五位下巨勢野足爲副使、九月庚辰、下野守百濟俊哲兼陸奥鎮守將軍、冬十月壬子、勅東海東山二道造征箭三

萬四千五百餘具、十一月己未、更勅坂東諸國備軍粮糒十二萬餘斛、

十一年春正月丙寅、陸奥言、斯波村夷膽澤阿奴志包等遣使歎曰、臣等思歸皇化、何日忘之、而爲伊治村俘等所遮、無由自達、願制彼遮闘、永開降路、卽爲示朝恩、賜物放還、夷狄之性、虛言不實、常稱歸服、唯利是求、自今以後、有夷使者、勿加常賜、秋七月戊寅勅、今聞夷爾散南阿破蘇遠慕王化、情望入朝、忠款可嘉、宜令路次之國擇壯健軍士三百騎迎接國界、專示威勢、冬十月癸未朔、陸奥俘囚二人授外從五位下、十一月甲寅饗

阿破蘇等於朝堂、授爵位、（類聚國史 十一年己下）閏月己酉、征東大使大伴弟麻呂辭見、（日本紀略）

十二年春二月丙寅、改征東使爲征夷使、庚午、征夷副使近衛少將坂上田村麻呂辭見、（日本紀略）

十三年春正月乙亥朔、賜征夷大將軍大伴弟麻呂節刀、庚寅、告征蝦夷於山階田原山陵、辛卯、遣參議大中臣諸魚奉幣於伊勢大神宮、告征蝦夷、（日本紀略）夏五月丁丑、停馬射、以發大軍也、（類聚國史）六月甲寅、坂上田村麻呂等進擊蝦夷、秋九月戊戌、奉幣諸國名神、告征蝦夷、冬十月丁卯、弟麻呂奏、斬首四百五十七級、捕虜百五十人、

獲馬八十五匹、燒聚落七十五所、（日本紀略）

十四年春正月戊戌、征夷大將軍大伴弟麻呂還自陸奥、進節刀、二月乙巳、詔賞征夷功、大將軍已下加爵級、冬十二月己丑、諸國軍士逃亡者三百三十人、特減死配陸奥爲編戶、（日本紀略）是冬、渤海入覲使漂至出羽志理波村、多爲蝦夷所劫略、（類聚國史）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任陸奥出羽按察使、兼陸奥守、冬十月甲申、田村麻呂任鎭守府將軍、（公卿補任）十一月戊申、發相摸武藏上總常陸上野下野出羽越後民九千人、遷陸奥伊治城、

十六年冬十一月丙戌、以坂上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公卿補任 十六年己下）

十八年春二月乙未、流陸奥新田郡百姓弓削部虎麻呂妻丈部小廣刀自女等於日向、以久住賊地、能習夷語、屢以謾語騷動夷俘也、三月壬子、俘出羽山夷祿、不論山夷田夷、簡有功者賜焉、冬十二月乙酉、陸奥俘囚四人私往還賊地、捕流於土佐、

十九年夏五月戊午、陸奥言、歸降夷俘、各集城塞、朝參相續、出入寔繁、夫馴荒之道、在威與德、若不優賞、恐失天威、今夷俘食料不足、伏請佃三十町、以充雜用、許之、

己未、甲斐言、夷俘狼性未改、野心難測、或凌突百姓、姦略婦女、或掠取牛馬、任意乘用、自非朝憲、不能懲暴、勑曰、夫招夷狄以入中州、爲變野俗、以靡風俗、豈任彼情、損此良民、宜令國吏懇々教諭、若猶不改、依法科處、凡厥置夷諸國、亦同准此、冬十一月庚子、遣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檢校諸國夷俘、（類聚國史 十九年己下）

二十年春二月丙午、賜坂上田村麻呂節刀、（日本紀略）田村麻呂進陣陸奥栗原郡、聚兵人、呼其地曰營岡、（陸奥話記）秋九月、田村麻呂擊蝦夷、大敗之、（日本紀略）逐北至閉伊村、殺獲殆盡、冬十月丁巳、田村麻呂凱旋、進節刀、十一月乙

丑、詔賞田村麻呂功、授從三位、（十月已下日本紀略）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子、陸奧三神加位階、以征夷將軍奏靈驗也、乙丑賞征夷軍監已下有差、丙寅遣田村麻呂造陸奧膽澤城、戊辰敕官軍薄伐、闢地曠遠、宜發駿河甲斐相摸武藏上總常陸信濃上野下野等國浪人四千人、配膽澤城、（日本紀略）田村麻呂私祠八幡祠於其地、（東鑑）庚午敕、毎歲運越後米一萬六百斛佐渡鹽一百二十斛於出羽雄勝城、爲鎭兵粮、（日本紀略）夏四月庚子、夷酋大墓阿氐利爲盤具母禮等以種類五百餘人降、（類聚國史）秋七月癸亥、田村麻呂獻二虜於京師、己卯百官上表賀平蝦夷、八月丁酉、廷議斬二虜、田村麻呂奏曰、請放還之以招其餘黨、此虜之願也、公卿議曰、醜虜反覆無信、奈何放之遺患、即斬於河内杉山、（日本紀略）冬十二月庚寅、鎭守軍監道島御楯爲陸奧大國造、（類聚國史）
二十二年春二月、造陸奧志和城、癸巳令越後送米鹽各三十斛於志和、三月丁巳、造志和城使田村麻呂辭見、賜綵帛五十匹綿三百屯、（日本紀略）
二十三年春正月乙未、運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陸奧等糒一萬四千三百十五斛米九千六百八十五斛於陸奧小田郡中山柵、將重征蝦夷、甲辰刑部卿

奧羽按察使坂上田村麻呂再爲征夷大將軍、夏四月癸未、陸奧言、志波城與膽澤城相距一百六十二里、山谷險遠、往還多艱、請置一驛以備機急、許之、冬十二月癸巳、出羽言、秋田城建置以來四十餘年、土地墝埆、不宜五穀、加以孤居北隅、無隣相救、請永從停廢、保河邊府、勅停城爲郡、不論土人浪人、住城者編附焉、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冬十月辛未、田村麻呂奏請郡司之任、職員有限、而邊要之事頗異中國、請擇勇毅之人、爲防守之備、許之、（類聚三代格）
二年春三月丁酉、制夷俘之位、必加有功、而陸奧國司誘致夷俘、或授位階、或補村長、寔繁有徒、其費無窮、自今以後、不得輙授、若有功効灼然者、按察使處分然後叙補、國司不得輙行、（類聚國史）
三年秋七月甲申、敕鎭將之任、寄功邊戍、不虞之護、不可暫闕、今聞鎭守將軍從五位下兼陸奧守百濟王教俊遠離鎭所、常在國府、儻有非常、何濟機要、邊將之道、豈合如此、自今以後、莫令更然、丙申敕陸奧鎭守官人還代之期、未有年限、自今以後、一同國司、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冬十月甲午、陸奧言、渡島狄二百餘人來著部下氣仙郡、非本國所管、令之歸去、狄等云、

時是寒節、海路難越、願待来春、許之、
二年春二月、陸奥爾薩體幣伊二村蝦夷叛、陸奥出羽按察使文屋綿麻呂、鎮守將軍佐伯耳麻呂副將軍物部足繼請發陸奥出羽兵二萬六千人討之、許之、三月出羽守大伴今人發勇敢俘囚三萬餘人、出賊不意、衝雪掩襲、斬爾薩體餘孽六十餘人、夏四月庚辰、文屋綿麻呂爲征夷將軍、大伴今人、佐伯耳麻呂、坂上鷹養爲副討賊、壬午敕曰、夷狄干紀、爲日已久、雖加征伐、未盡誅鋤、今依来請、出兵討之、其軍監軍曹等、且簡用具奏上、但犯軍法、禁身請裁、隊長已下、依法决斷、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將軍勉之、乙酉廢陸奥海道十驛、更置長有高野二驛、以通常陸、便告急、五月癸卯、敕綿麻呂等曰、塞下之俘、其數稍多、出軍之後、恐生野心、將軍等務加綏撫、勿致驚擾、壬子敕綿麻呂等曰、將軍等二月五日奏狀言、將以六月上旬、帥兩國軍士、分路進討、糒鹽器仗、皆已貯備、而今月十二日来奏稱、軍士資糧、令國司儲備、又遣大伴今人、巡行管内、簡閲軍士、是知征戰之具、猶有闕乏、前後来奏、一何相乖、加以國家之忌及大歳同在東方、兵家所避、不可抵觸、宜今年具儲峙、以来年六月進征、又撿延暦十三年例、征軍十萬、軍監十六

人、軍曹五十八人、二十年征軍四萬、軍監五人、軍曹三十二人、今將軍等准承前例、所定四十七人、權用十五人、夫四萬之軍、而軍吏不滿五十、今日二萬、何趂六十、仍議定軍監十人、軍曹二十人、宜精選充用、以聞、秋七月乙未、出羽鎮兵給復三年、丙申綿麻呂等奏、臣等初謂、宜以俘軍一千人、委吉彌侯部於夜志閇等、襲伐幣伊村、然彼村夷俘、黨類巨多、若以偏軍臨討、恐失事機、請發兩國俘軍各一千、待八九月、左右張翼、前後奮擊、丙午敕曰、宜與副將軍及兩國司熟議、國之大事、不可輕略、辛酉出羽言、邑良志閇村降俘吉彌侯部都留岐言、己等與貳薩體村夷伊賀古等久構仇怨、今伊賀古等練兵整衆、居都母村、誘弊伊村夷、將伐己等、願賜兵粮、先登襲擊、臣等以爲以賊擊賊、請給米一百斛以勵之、許之、九月綿麻呂阻雨乏糧、請發陸奥軍士一千一百人轉餉、許之、冬十月綿麻呂分兵四道並進、直衝賊巣、殺獲無計、降附相屬、夷地悉平、具狀以聞、甲戌敕曰、將軍兵略、士卒戰功、於此而知之、蝦夷依請移配中國、俘囚安置本土、務加教喩、勿致勞擾、新獲之夷、宜早進上、但人數巨多、路次何堪、強壯者步行、羸弱者給馬、初桓武帝患蝦夷侵寇、歷世不息、遣大伴弟麻呂坂上田村

麻呂討平之、然遺類猶逃竄山谷、伺間鈔掠、至是蕩滅無遺矣、十二月甲戌、詔賞諸將功、授綿麻呂從三位、其麻呂正五位下、餘各有差、閏月辛丑、綿麻呂奏言、今官軍一舉、寇賊無遺、當廢鎮兵、永安百姓、而城柵等器仗軍粮、未得遷納、伏望置一千人以充守衛、志波城瀕河、屢被水害、須遷之便地、伏望置二千人守之、待遷訖、留千人鎮戍、餘悉解之、兵士之設、為備非常、既無遺寇、何用兵士、但邊陸之守、不可卒停、伏望置二千人、餘悉罷之、自寶龜五年至今三十八年、邊寇屢動、警備不絕、百姓罷弊、未得休息、伏望給復三年、鎮兵以次差點輪轉

復免、並許之、己酉、出羽給復三年、勞軍役也、是年、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薨、年五十四、(據公卿補任)田村麻呂屢將邊兵、每出必捷、征夷之功、以田村麻呂為首稱、帝思其功、詔贈從二位、賜山城宇治郡地三百町為塋地、使其尸立棺中、向平安城而葬之、并甲冑劍矛弓箭糒鹽瘞之、是後國家將有事、其墓鳴動云、大將每出征、先詣而禱焉、(使其尸以下田村傳記)其所佩劍藏之御府、曰坂上寶劍、(古事談)第二子廣野勇武有父風、後為陸奧守、(類聚國史)是後坂上氏多鎮陸奧出羽、以田村麻呂勇名著聞也、

三年春正月乙酉、制陸奧出羽按察使正五位下官、今改為從四位下官、先是太政官奏、陸奧出羽按察使方面之任、威風所存、夷俘之侶、瞻仰是賴、然職重階輕、管大勢小、伏望增階品、為從四位下官、以優邊守、且鎮物情、(先是以下類聚三代格)是日許之、夏四月己丑、定鎮守官員、將軍一員、軍監一員、軍曹二員、醫師弩師各一員、六月戊子、敕諸國夷俘不遵朝制、多犯法禁、雖野性難化、抑教諭未明、宜擇同類之中眾所推服者一人為之長、秋七月癸酉、陸奧言、屯田本二百町、伏望定一百町為鎮守儲、許之、

四年春二月戊申、制損稼之年、土民俘囚咸被其災、而賑給之日、不及俘囚、飢饉之苦、彼此應同、救急之恩、華蠻何限、自今以後、宜準平民、預賑給例、

五年冬十月己丑、陸奧言、膽澤德丹二城遠去國府、孤居海表、城下及津輕狄俘、野心難測、至於非常、不可不備、伏望預備糒鹽、收置兩城、許之、十二月癸卯朔、敕歸降夷俘、前後有數、仍量便安置、官司百姓、不稱彼姓名、而常號夷俘、既馴皇化、深以為恥、自今已後、隨官位稱之、若無官位、即稱姓名、

六年春三月辛卯朔、敕軍用之要、以馬為先、今聞權貴

之家、豪富之輩、通使於邊邑、求馬於夷狄、部曲由此不肅、兵馬所以闕乏、宜依延曆六年格、禁買陸奧出羽兩國馬、若有犯違、宜以嚴科、

十年春正月、坂上清野為鎮守將軍、清野田村麻呂第四子、少承家風、武藝絕倫、時年僅二十八、（十年已下文德實錄）

十一年、清野為陸奧介、（文德實錄）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伴勝雄任陸奧守、兼按察使、勝雄大伴弟麻呂子、家風清廉、秋毫無犯、先是改大伴為伴、以觸帝諱也、（淳和以下類聚國史）

五年夏五月戊辰、敕陸奧出羽、邊要之地、獷俗難馴、古

来有稱、而陸奧守特給傔伏、出羽守獨無其員、兵革之事、先聲後實、縱有警急、何以威之、宜準陸奧之例補之、（類聚三代格）

十年春正月、坂上清野為陸奧出羽按察使、清野屢鎮東陲、得民夷心、邊塞無事、（十年以下文德實錄）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春正月癸酉、坂上當道為陸奧守、當道、廣野子、輕財重義、民夷安之、境内肅然、後卒於官、居貪無資、臨棺斂唯有布衾一條、國人莫不思慕、

桓武遷都（廢太子）

桓武天皇延曆三年夏五月丙戌、敕遣中納言藤原小黒麻呂藤原種繼、左大辨佐伯今毛人、參議近衛中將紀船守參議神祇伯大中臣子老、右衛士督坂上刈田麻呂等於山背、相乙訓郡長岡村之地、將遷都、帝方委任種繼、中外之事皆取決焉、種繼建議遷都、廼有是命、六月己酉、以種繼今毛人船守等、為造長岡宮使、經始都城、營作宮殿、壬子遣船守於賀茂社、奉幣告遷都、敕諸國進今年調庸及造宮材用於長岡宮、壬戌以諸國正稅六十八萬束、賜右大臣以下衆議以上及內親王夫人尚侍等、造宅新京、丁卯毀百姓私宅在新京地者、以本國正稅四萬三千餘束賜其主、秋閏九月癸巳、任

左右鎮京使各五位二人、六位二人、冬十一月甲子、帝移幸長岡宮、丁巳敘賀茂上下二社松尾乙訓二神從五位下、以遷都也、十二月己巳、詔賜造宮有勞者爵、種繼正三位、船守從三位、餘各有差、免諸國進役夫者今年田租、乙酉山背人秦足長粟前廣耳等、或築宮城、或養役夫、皆進階、丙申賞主典以上及諸司雜色造營之勞、

四年夏五月、詔山背國者、皇都初建、既為輦下、慶賞所被、合殊常倫、特免今年田租、秋七月己亥、參議佐伯今毛人為民部卿、時帝屢遊幸、委政皇太子、太子寵今毛人、擢為參議、種繼奏曰、佐伯氏任參議、自古未有也、請

罷之、帝從之、太子大怒、白帝曰、願得種繼而甘心焉、帝不許、是後不復委政太子、太子益怒、（時帝以下水鏡）八月丙戌、帝幸平城、皇太子及種繼等留守、時宮室未成、役夫晝夜焦作、庚寅種繼夜照炬催撿、有賊從闇中射中之、乙卯種繼薨於第、帝聞之悼惜、丙辰車駕至自平城、捕左少辨大伴繼人左衛門大尉大伴竹良等數十人推鞠之、皆曰皇太子命之、（七字據水鏡竹良官據三代實錄）乃斷繼人等罪、或斬或流、春宮大夫大伴家持死未葬、辭連家持、追除名、流其子永主等、詔贈種繼正一位左大臣、冬十月庚午、廢皇太子、幽之乙訓寺、太子絕食十餘日不死、遣宮內卿石川垣守等、流太子於淡路、至高瀨橋而薨、葬之淡路、（幽之以下日本紀略）是歲近江人勝麻呂自二月至十月進役夫三萬六千餘人、給以私粮、以勞授外從五位下、而讓之父真公、許之、

七年秋九月庚午、詔曰、朕以眇身、忝承鴻業、水陸有便、建都長岡、而宮室未就、興作稍多、徵發之苦、頗在百姓、是以優其功貨、欲無勞煩、今聞造營役夫短褐不完、類多羸弱、靜言於此、深軫于懷、諸國進役夫者今年出擧、不論正稅公廨、一切減其息利、十束之稻、其利五束、還民三束入公、敕前徵納者、亦宜還給焉、

十二年春二月甲午、遣大納言藤原小黑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等相山背葛野郡宇太村地、將重遷都、（十二年以下日本紀略）時長岡新都經十歲未成、功費不可勝計、中宮大夫和氣清麻呂密奏請託遊獵相葛野地、帝許之、二月辛亥、遣使告遷都於賀茂社、三月己卯朔、幸葛野、巡覽新京、乙酉百姓地在新京宮城內者、給三年價、戊子遣使伊勢、奉幣太神宮、告遷都、庚寅令五位以上及諸司主典以上進役夫築宮城、癸卯告遷都於山階先田原後田原山陵、夏六月庚午、令諸國造新宮諸門、（二月以下日本紀略）殷富門尾張美濃、美福門越前、安嘉門若狹越中、偉觀門丹波、藻壁門但馬、待賢門播磨、陽明門備前、達智門備中備後、談天門阿波、郁芳門伊豫、（拾芥抄）秋七月辛丑、巡覽新京、賜造宮使及將領衣、（日本紀略）八月丙辰、禁葬瘞京下諸山及伐樹木、壬申巡覽京中、御左京大夫藤原乙叡園池、（類聚國史）九月戊寅、遣菅野真道藤原葛野麻呂等班給新京宅地、（日本紀略）冬十一月丁丑、巡覽新京、御右大臣藤原繼繩莊、（類聚國史）

十三年夏四月庚午、巡覽新京、御藤原繼繩高橋津莊、宴飲、賜五位以上衣、丙子發諸國夫五千掃新京、秋七月辛未朔、遷東西市於新京、己卯以山背河內攝津播

磨稻一萬一千束賜從四位下五百井女王從五位下置始女王從四位上和氣廣蟲等造宅新京（類聚國史）戊戌奉幣諸國名神告遷都（日本紀略）冬十月庚戌越前人船木安麻呂言父外從五位下馬養貯米一千斛將供公事而不幸早亡其志不遂願以此穀供造宮料許之辛酉車駕遷于新都甲子造宮使及山背獻物賜五位以上衣被笠及産業器物乙丑近江獻物丙寅攝津河內獻物丁卯免愛宕葛野二郡田租（類聚國史）賀茂松尾二神加階以遷都也（日本紀略）己巳和泉獻物（類聚國史）十一月丁丑詔曰此國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因斯形勢可制新號宜改山背國爲山城國又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號曰平安京又近江國滋賀郡古津者先帝舊都今接輦下可追昔號改稱大津（日本紀略）己卯伊勢美作獻物戊戌播磨獻物十二月辛丑齋宮寮獻物（類聚國史）

十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廢朝以大極殿未成也宴侍臣於前殿奏大歌及雅樂宴畢賜被乙酉宴侍臣奏蹈歌製新京樂平安樂土萬年春夏五月己卯造宮使主典以下將領已上一百三十九人各隨功叙位庚辰令正五位下文室八多麻呂等十八人遞守長岡舊宮（日本紀畧）

十五年春二月甲子出雲國造出雲人長特授外從五位下以遷都奏神賀事也夏四月辛亥伊豫獻物（類聚國史）

十六年秋九月己丑朔敕遷都以來于今三年牡山烽火無所相當非常之備不可虚闕宜令山城河內兩國相共量定便處置彼烽燧

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敕山城國愛宕葛野郡人每有死者便葬家側積習爲常今接近京師凶穢可避宜告國郡嚴加禁斷若有犯違移貫外國秋八月戊寅遷山城國治於長岡京南以葛野郡地勢狹隘也（八月已下日本紀畧）

十八年春正月壬子豐樂院未成權構殿於大極殿前龍尾道上葺以彩帛帝臨御蕃客仰望以爲壯麗命五位以上宴樂冬十二月癸酉敕山城國葛野川近在都下每有洪水不得徒涉大寒之節人馬共凍來往之徒公私同苦宜楓佐比二渡各置度子以省民苦（類聚國史）

十九年秋七月追號廢太子早良曰崇道天皇（類聚國史）冬十月己巳發山城大和河內攝津近江丹波等諸國民一萬人修葛野川堤十二月辛未加造宮大進一員（日本紀畧）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爲廢太子建寺於淡路冬十二月壬寅公卿奏議曰伏奉綸旨營造未已黎民或弊念彼勤勞須事矜恤加以時遭災疫頻損農桑今雖有年

未聞復業、宜量事優矜、臣等伏望所點加仕丁一千二百八十一人、依數停却、又衛門府衛士四百人減卅十人、左右衛士府各六百人、每減一百人、隼人男女各四十人、每減二十人、雅樂歌女五十人、減三十人、仕女一百十人、減二十八人、停卜部之委男女廝丁等粮、又諸家廚租、暫停舂米、交易輕貨、又諸國貢調脚夫、國役或五日、或三日、役限不均、勞逸各殊、須共役二日以同苦樂、又備後國神石奴可三上惠蘇甲努世羅三谿三次等八郡調絲、換以鍬鐵、又伊賀伊勢尾張近江美濃若狹越前越中丹波丹後但馬因幡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紀伊阿波讚岐伊豫等國、特免今年租、許之、是日帝敎衆議藤原緒嗣菅野真道議政事得失、緒嗣曰、方今天下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舒民力、真道固執異議、帝善緒嗣言、立罷其役、聞者莫不感歎、乙巳廢造宮職、

弟延之　延壽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桓武嵯峨好遊幸　歷朝怡嬉

桓武天皇延曆二年冬十月戊午、幸交野、放鷹遊獵、庚申詔免交野郡今年田租、賜高年及從者物、壬戌還宮、初文武帝置主鷹司、掌調習鷹犬、初已下令 其後朝廷信佛教、戒殺生、故元正帝嘗停放鷹司、聖武帝嘗禁天下畜鷹、孝謙帝嘗屢禁天下殺生、帝天資豪邁、欲矯其弊、遂事遊獵、

四年秋九月庚子、獵水雄岡、

六年秋八月甲辰、幸高椅津、還過大納言藤原繼繩第、冬十月丙辰、獵交野、御繼繩別業、駐蹕四日、

十年冬十月丁酉、獵交野、駐蹕四日、敕禁畿內國司獻物、敕禁已下據類聚國史弘仁五年藤原園人奏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獵登勒野、獵罷臨葛野川、賜從臣酒、二月辛卯、獵水生野、癸卯獵大原野、壬子獵栗前野、遂幸故右大臣藤原是公別業、類聚國史 三月乙丑、幸相谷、夏五月庚午、幸葛野川、御右大臣藤原繼繩別業、日本紀略 秋九月辛酉、獵大原野、癸酉獵栗前野、賜五位已上衣被、丁丑獵登勒野、庚辰獵交野、冬十月乙未、獵大原野、

閏十一月癸未、獵水生野、庚寅獵葛葉野、丁酉獵大原野、賜五位已上綿、己亥幸高椅津、獵石作丘、乙巳獵登勒野、類聚國史

十二年春二月癸酉、獵栗前野、御皇子伊豫親王別業、山背獻物、賜五位已上衣被、壬戌獵登勒野、仝上 夏四月辛亥、幸葛野、御藤原繼繩別業、日本紀略 秋七月乙未、獵大原野、丁卯又獵、還御南園、賜五位已上被、壬申巡幸京師、御左京大夫藤原乙叡園池、賜四位已上衣、類聚國史 時四方無事、上下怡嬉、親王公卿多擇勝地、營別業、參取諸書大意 甲戌獵葛葉野、御藤原繼繩別業、賜侍臣衣、九月癸未、獵大原野、戊戌獵栗前野、御伊豫親王江亭、親王及藤原雄友等獻物、皆賜衣、庚子獵瑞野、十一月庚辰獵交野、藤原繼繩獻揩衣、給五位已上及命婦采女、辛丑獵栗倉野、十二月甲寅獵瑞野、癸亥獵岡屋野、左大辨紀古佐美獻物、賜侍臣衣、類聚國史

十三年春正月己亥、獵栗前野、庚子冒雪獵瑞野、戊申御豐樂殿、觀渤海使人打毬、有御製詩、御製據經國集 二月丙辰獵葛葉野、庚午獵水生野、丁丑獵大原野、秋八月庚戌又獵、九月壬辰獵交野、冬十月壬子、又獵、十一月辛未、獵北野、戊寅獵康樂野、十二月丙辰獵大原野、癸亥

獵山階野、類聚國史

十四年春三月辛未、禁私畜鷹、日本紀略癸未獵日野、賜五位已上衣、甲午獵交野、類聚國史夏五月幸葛野川、秋七月戊寅、幸佐比津、八月丁卯、幸大堰、日本紀略己巳獵柏原野、庚辰獵大原野、類聚國史壬午幸北野、日本紀略丙戌獵柏原野、壬辰獵日野、類聚國史九月戊戌幸近東院、日本紀略丙辰獵登勒野、冬十月甲子朔獵紫野、類聚國史己卯幸交野、以藤原繼繩別業爲行宮、駐蹕七日、日本紀略辛卯獵栗栖野、十一月戊午獵大原野、類聚國史

十五年春正月甲辰獵芹川野、癸丑獵登勒野、賜四位

已上衣五位帖綿、辛酉獵水生野、賜五位已上衣被、類聚國史甲戌幸紫野、日本紀略癸巳獵日野、類聚國史夏六月乙亥幸葛野川、日本紀略秋八月丙戌獵登勒野、九月己酉獵栗前野、冬十月壬戌獵大原野、癸亥獵紫野、賜五位已上衣、丙寅獵日野、又賜衣、辛未始置主鷹司史生二人、癸酉獵登勒野、十一月己丑獵北野、戊申獵日野、丙辰獵栗栖野、日本後紀殘編

十六年春正月壬子、獵大原野、癸丑幸近東院、宴五位已上、賜錢有差、二月辛酉獵北野、壬申獵登勒野、三月丙午、獵北野、宴飲奏樂、賜四位已上衣、日本後紀殘編秋八月乙卯、幸葛野川、庚申幸近東院、乙丑幸葛野川、日本紀略庚辰獵的野、九月壬寅敕、時屬西成、民事收穫、宜令畿內諸國勿供獻於行在所、癸卯獵北野、戊申獵大原、冬十月甲子獵北野、還宮宴飲、賜五位已上衣、丙子獵日野、戊寅獵陶野、十一月乙酉獵栗栖野、己酉獵大原野、十二月丙辰獵北野、類聚國史

十七年春三月己亥獵水生野、賜五位已上衣、類聚國史夏五月辛卯幸近東院、丁酉幸葛野川、閏月主鷹司放雙鷂於北山、既而鷂生二雛、帝大悅、命畜養之、令群臣賦詩日本紀略秋八月壬午獵柏原野、庚寅獵北野、宴伊豫親王

山莊、日暮帝欲聞鹿鳴、賦和歌、作有鹿鳴、帝欣然、令群臣和之、辛丑獵柏原野、甲辰獵大原野、九月乙卯獵北野、庚午獵栗前野、癸酉獵日野、類聚國史冬十月戊戌幸大堰、日本紀略十一月庚戌獵大原野、戊午獵日野、庚午獵水生野、類聚國史十二月壬辰幸北野、日本紀略

十八年春二月壬午幸交野、辛丑獵栗前野、秋八月癸未、幸大堰、己丑幸北野、癸巳獵栗前野、丁酉獵水生野、九月癸亥獵陶野、賜四位已上衣、乙丑獵的野、賜五位已上衣、冬十月己卯獵交野、壬辰獵西野、十二月乙酉獵水生野、日本後紀殘編

十九年春正月己酉、幸五百井女王別業、己未幸西島院、日本紀略 二月戊子、獵栗前野、類聚國史 秋七月乙卯幸神泉苑、八月丁卯朔又幸、日本紀略 乙酉獵水生野、類聚國史 戊子幸葛野川、九月丙辰幸大堰、日本紀略 戊午獵栗前野、癸亥獵大原野、冬十月辛未獵的野、類聚國史 壬午幸交野、駐蹕九日、日本紀略

二十年春二月庚申、幸大堰、三月幸大津、國司奏歌舞、夏四月癸巳、幸神泉苑、壬寅幸大津、六月甲午、幸神泉苑、甲辰幸大堰、秋七月甲申幸大堰、日本紀略 八月丁未、獵大原野、乙卯獵栗前野、九月乙丑獵的野、類聚國史 丁卯幸神泉苑、日本紀略 乙酉獵大原野、賜五位已上物、冬十月壬辰獵栗前野、壬寅獵日野、戊申獵水生野、類聚國史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巳、獵水生野、類聚國史 是春五幸神泉苑、夏五月壬申又幸、壬寅又幸、日本紀略 是日設宴、令從四位下藤原緒嗣彈和琴、帝念緒嗣父百川舊功、即拜參議、續日本後紀 秋七月丙辰、幸神泉苑、癸亥幸大堰、八月乙酉朔、幸神泉苑、日本紀略 辛亥獵的野、御嵯峨莊、賜五位已上衣被、九月獵芹川野、丁丑獵北野、類聚國史 冬十月壬辰、幸交野、駐蹕七日、己酉幸大原野、日本紀略

二十二年春三月乙亥、幸志賀可樂崎、丙子幸神泉苑、皇太子率諸親王起舞、夏四月甲申又幸、八月幸可樂崎、戊辰幸神泉苑、六月甲辰朔又幸、秋七月己酉朔、又幸、八月庚寅、幸梅原宮、日本紀略 乙未獵柏野及水生野、類聚國史 丁酉幸伊豫親王愛宕別業、甲辰幸葛野川、日本紀略 乙巳獵北野、過伊豫親王大井莊、類聚國史 九月癸丑、幸神泉苑、丁巳幸西八條院、日本紀略 癸酉獵的野、賜五位已上錢、甲戌獵北野、類聚國史 冬十月戊寅朔、幸神泉苑、日本紀略 庚辰獵大原野、賜侍臣衣被、類聚國史 閏月戊申朔、造行宮於近江蒲生野、癸亥幸蒲生野、駐蹕十二日、詔免栗太甲賀蒲生三郡今年田租、國郡司介掾進位賜物、日本紀略 是月獵大原野、類聚國史 內舍人伴友足有武藝、最好鷹犬、每與百濟勝義同獵、勝義獲獸不須、友足有所獲必獻之、帝其餘遍遣諸大夫、斥爾不留、諸大夫戲曰、彼異日若遭閻羅譴責、我等必力救之、續日本後紀 右兵衛佐安倍男笠善調馬、一時無比、爲帝所親愛、類聚國史

二十三年春正月丙申、獵水生野、是日寒甚、賜五位已上衣、辛丑幸神泉苑、二月戊申幸西八條及五條院、賜五位已上衣、己巳幸志賀可樂崎、夏五月甲申、幸式部卿伊豫親王第、六月壬戌、幸大堰、秋七月癸酉朔、幸神泉苑、丙子幸大堰、癸未幸葛野川、丙申幸與等津、己亥

幸大堰、八月癸卯朔、復幸、丁未、幸葛野川、己酉、狩、幸和泉橘津、遣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等、定二國行宮地、庚戌、幸葛野川、乙卯、獵北野、癸亥、獵大原野、丁卯、獵栗前野、戊辰、狩、以冬月幸和泉、以參議藤原繼繩爲裝束司長官、九月乙亥、幸大堰、己卯、幸神泉苑、壬辰、獵北野、冬十月甲辰、幸和泉、是夕、至難波行宮、乙巳、賜攝津國司被衣、御舟泛江、四天王寺奏樂、國司獻物、丙午、至和泉、獵惠美野、散位坂本佐太麻呂獻物、賜綿一百斤、丁未、獵城野、御日根行宮、戊申、獵垣田野、阿波獻物、賜國司等物、左大辨菅野真道獻物、賜綿二百斤、己酉、獵

蘭生野、坂上田村麻呂獻物、賜綿二百斤、庚戌、獵日根野、河内獻物、辛亥、詔免和泉及攝津東生西成二郡今年田租、進國郡司位、賜高年及從臣物、是日、播磨國司獻物奏風俗歌、壬子、幸紀伊玉出島、癸丑、御船遊覽、賀樂内親王、參議紀勝長等獻物、詔免名草海部二郡今年田租、進國司國造二郡司位、賜八十已上物、甲寅、自雄山道還、御日根行宮、乙卯、獵熊取野、丙辰、御難波行宮、丁巳、國司獻物、戊午、車駕還宮、壬戌、幸神泉苑、甲子、敕、私畜鷹鷂、禁制已久、如聞臣民多畜、遊獵無度、宜嚴禁斷、但王臣聽畜有差、賜印書以爲明驗、自餘輒畜、將寘重科、十一月己卯、獵日野、甲申、幸神泉苑、丁亥、復幸、己丑、復幸、戊戌、復幸、十二月壬寅朔、幸神泉苑、丁未、復幸、（日本後紀殘編）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以不豫、放鷹犬、（日本後紀殘編）

平城天皇大同二年秋九月、敕、九日者菊花節也、而比年停廢、朕聞時不可虛拋、自今復置此宴、賜親王以下物、是秋、五幸神泉苑、（平城以下類聚國史）

三年夏四月乙亥、幸神泉苑、賜五位已上衣被、五月戊子、復幸、甲午、復幸、宴群臣、賜錢、秋七月丁未、幸大堰、賜五位已上衣被、八月辛未、幸神泉苑、飲宴極歡、賜五位

已上綿、九月乙未、禁私畜鷹、戊戌、幸神泉苑、令從五位下平群賀是麻呂作和歌、即授從五位上、冬十月乙卯、獵北野、布勢内親王獻物、飲宴奏樂、賜五位已上衣被、（日本後紀殘編）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春三月庚戌、始置藏人所、（職事補任）初朝廷令四方訴者投書於匭、天子每日遲明臨朝、使史外記辨少納言讀之、與群臣論決之、事畢然後遊宴、帝好遊幸、遂廢此儀、命藏人聽訴、列聖勤政之風衰矣、（續古事談）夏六月庚午、幸神泉苑、召文人賦釣臺詩、丙戌、又幸、（類聚國史）冬十二月己卯、獵芹川野、（日本後紀殘編）是歲、安倍雄能

麻呂叙從五位下、以善調鷹也。類聚國史
二年春二月丙子、獵北野、夏四月四幸神泉苑、五月乙巳、幸神泉苑、是後屢避暑於此、秋七月甲辰、幸神泉苑、賜陪侍者錢、八月甲戌、幸神泉苑、戊寅獵北野、賜五位以上衣被、九月丁巳、獵紫野、冬十月乙酉、獵栗前野、戊子獵紫野、十二月丁丑、獵大原野、右大臣藤原内麻呂及山城國司獻物、雅樂寮奏樂、賜五位已上衣被、閏月甲辰、獵水生野、御山崎驛、山城攝津二國獻物、日本後紀殘編
三年春正月乙亥、宴侍臣、賜物有差、甲申獵栗前野、賜五位以上及山城國掾衣被、二月辛丑、幸神泉苑、觀花、

命文人賦詩、賜綿有差、花宴節始於此、癸卯獵水生野、甲辰獵交野、山城攝津河内諸國獻物、賜侍從已上及國宰掾以上衣被、夏四月癸巳、幸神泉苑、五月己巳、又幸木工寮獻物、雅樂寮奏樂、宴飲終日、賜五位已上衣衾、六月庚戌、幸大堰、山城國司獻物、秋七月癸亥、幸神泉苑、觀相撲、命文人賦七夕詩、庚辰幸神泉苑、賜陪侍者錢、九月辛酉、獵北野、賜五位已上衣被、甲子幸神泉苑、宴侍從已上、奏女樂、命文人賦詩、賜五位已上及文人祿有差、庚辰獵大原野、右大臣藤原内麻呂獻物、侍從已上山城國司及内麻呂子弟賜衣衾、冬十二月乙巳、獵芹川野、侍從以上及山城攝津兩國司賜衣被、日本後紀殘編
四年春正月庚辰、獵栗前野、二月癸亥、獵交野、以山崎驛爲行宮、辛丑獵水生野、山城國獻物、五位已上及山城河内攝津等國司賜衣被、壬子宴神泉苑、命文人賦詩奏樂、賜物有差、日本後紀殘編 夏四月甲辰、幸皇太弟南池、命文人賦詩、右大臣藤原園人獻和歌、帝和之、六月乙巳、幸大堰、秋八月乙未、幸南池、丙申幸葛野川、九月癸酉、宴皇太弟於清涼殿、享用漢儀、丁丑獵大原野、冬十月癸未、獵北野、丙戌獵櫟原野、賜侍臣及山城國司衣被、癸卯獵栗前野、十一月己酉、獵水生野、山城攝津河内獻

物、賜侍臣及三國掾已上衣被、丙子獵芹川野、皇太弟獻物、賜五位已上衣被、類聚國史
五年春二月丙戌、獵栗前野、山城及皇弟彈正尹明日香親王獻物、賜侍臣衣衾、甲午幸交野、乙未獵交野、御山崎離宮、河内獻物、賜四位已上衣、五位已上被、丙申獵水生野、攝津獻物、己亥進山城攝津河内守介等位、賜四位已上衾、侍從及三國掾已上衣、目已下及郡司綿、各有差、是日車駕還宮、丙午幸神泉苑、命文人賦詩、賜侍從及獻詩者綿、三月辛亥、右大臣藤原園人奏、大同二年停正月二節、至三年又廢三月節、所以省費也、

今正月二節復舊、九月節准三月、弘仁三年已來、更加花宴、頗彼祿賜、庫貯罄乏、伏望九日不入節會之例、須臨時擇定有文藻者、庶絕佗人之望、省大藏之損、又奏、延暦十年駕幸交野、此時禁畿內國司獻物、而頃年託言貢獻、反煩百姓、伏望自今已後、一切禁斷、但臣下私有供進、不在禁限、許之、夏四月乙巳、幸參議藤原冬嗣閑院第、供張甚有雅致、群臣獻詩、帝有御製、五月戊午、幸神泉苑、賜侍臣衣被、（類聚國史）秋七月辛酉、幸葛野川、賜侍從衣被、閏月庚辰、幸神泉苑、丙戌又幸、賜五位已上被、辛丑獵北野、日暮御嵯峨院、賜侍臣衣被、八月甲寅、

幸皇太弟南池、命文人賦詩、戊辰獵北野、己巳獵栗栖野、九月壬午、幸神泉苑、令文人賦詩、庚子獵栗前野、日暮御明日香親王宇治別業、親王獻物、賜侍臣衣被、此時世漸趨奢麗、朝貴衣服華鮮、惟親王天資儉朴、獨無所競、夏日猶辭朝服者再三、時或賣駿馬以充費用、（此時以下續日本後紀）冬十月癸丑、獵北野、丁卯獵水生野、山城攝津二國獻物、賜侍臣及國掾已上衣被、十一月壬辰、宴侍臣、奏五節舞、賜祿有差、五節舞妓、大嘗會五人、新嘗會四人、令諸公卿及女御輪番進之、帝尤好內、令諸家擇進舞妓、以爲選納之便、諸家競進其女、費用不貲、或

至破產、是後仁明帝亦襲其弊云、（五節舞妓已下三善清行意見封事）甲午獵芹川野、十二月壬戌、又獵、賜侍臣衣被、（日本後紀殘編）六年春二月己未、幸交野、駐蹕七日、庚午幸神泉苑觀花、命文人賦詩、賜侍臣及文人綿、夏四月壬子、幸神泉苑、癸亥幸近江滋賀韓崎、皇太弟從焉、過崇福寺、升堂禮佛、更過梵釋寺、停輿賦詩、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衆、大僧都永忠煎茶上之、施御被、遂御船泛湖、國司奏風俗歌舞、五位以上及掾以下賜衣被、史生郡司賜綿、六月壬寅、令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獻之、秋七月丙子、幸神泉苑、命文人賦七夕詩、癸巳幸神泉

苑、八月甲子、獵北野、九月癸巳、獵大原野、五位已上及國司掾以上賜衣被、冬十月壬戌、獵栗前野、賜五位已上衣被、十一月甲午、獵水生野、賜五位已上及兩國掾已上衣被、十二月癸丑、獵芹川野、（日本後紀殘編）

七年春正月壬辰、獵栗前野、賜侍臣及山城國掾已上衣被、二月壬子、幸交野、丙辰獵水生野、辛酉幸典侍小野石子長岡第、命文人賦詩、癸亥幸嵯峨別館、賦詩奏樂、賜文人綿、夏四月辛丑、幸神泉苑、命左右近衛射、中者賜錢、駐蹕一旬、六月庚申、幸大堰、秋八月丁巳、幸冷然院、命文人賦詩、庚申幸嵯峨別館、辛酉又幸、賦詩奏

樂、賜侍臣及山城國掾已上衣被、類聚國史

八年春正月乙酉、獵芹川野、賜次侍從已上衣被、二月己亥、獵瑞野、山城獻物、賜侍從及國掾已上衣被、丁未、幸交野、庚戌、賜五位已上及山城河內攝津等國掾已上衣被、駐蹕四日、夏四月壬辰、幸冷然院、令文人賦詩、賜衣被、閏月乙亥、幸嵯峨別院、令文人賦詩、賜五位已上衣被、秋七月甲辰、幸大堰、賜五位已上山城國掾以上衣被、八月甲戌、獵北野、御嵯峨院、賜五位已上及山城國掾已上衣被、九月乙未、幸神泉苑、令文人賦詩、賜物有差、辛亥、獵大原野、賜五位已上及山城國掾以上

衣被、冬十月戊寅、獵栗前野、己卯、獵水生野、山城攝津獻物、賜五位已上及兩國掾已上衣被、十一月戊申、又獵、十二月戊辰、獵芹川野、類聚國史

九年春正月戊辰、獵芹川野、賜五位已上衣被、二月辛酉、獵栗前野、賜五位已上衣被、庚午、幸交野、駐蹕四日、壬午、幸神泉苑、命文人賦詩、秋八月己卯、獵北野、御嵯峨別院、令文人賦詩、賜侍臣衣、冬十月甲戌、獵栗前野、類聚國史

十年春正月乙巳、獵芹川野、賜五位已上衣被、二月己巳、獵水生野、御河陽宮、賜水生村窮乏者米有差、駐蹕二日、癸酉、幸神泉苑、命文人賦詩、夏五月甲午、幸神泉苑、祈雨貴布禰、六月庚午、幸葛野川、賜五位已上衣被、秋八月戊辰、幸嵯峨院、命文人賦詩、冬十月丁未、獵大原野、乙卯、幸冷然院、宴飲奏樂、乙丑、幸交野、駐蹕五日、十一月丙申、獵栗前野、庚子、獵芹川野、賜五位已上衣被、類聚國史

十一年春正月己亥、獵栗前野、閏月乙丑、獵芹川野、賜五位已上衣被、二月壬辰、幸交野、賜五位已上及山城攝津國司衣被、夏六月丁亥、幸冷然院、秋七月壬子、幸葛野川、賜五位已上及國司掾已上衣被、八月丙子、幸

北野、令文人賦詩、賜五位已上衣被、己卯、幸神泉苑、丙戌、幸冷然院、九月甲子、幸大原野、賜五位已上物、丙寅幸北野、賜五位已上衣被、類聚國史

十二年秋九月己亥、幸右大臣藤原冬嗣第、命文人賦詩、冬十月幸交野、賜五位已上山城攝津郡司物、類聚國史

十三年春正月丁巳、獵北野、己未、獵芹川野、二月己巳、獵栗前野、壬午、獵水生野、癸未、獵芹川野、庚寅、幸神泉苑、命文人賦詩、賜物、夏四月戊寅、幸冷然院、秋九月甲寅、獵北野、冬十月甲午、幸河陽宮、獵交野、十一月癸未、獵瑞野、類聚國史

十四年春正月甲申、獵芹川野、賜侍臣及山城國司衣被、二月丁酉、獵栗前野、癸丑、幸皇女有智子内親王山莊、命文人賦詩、類聚國史 内親王獻律詩一篇、帝大褒賞之、授位三品、又書御製詩賜之、尋賜封百戸、爲召文人資續日本後紀 夏四月帝讓位皇太弟、九月幸嵯峨莊、淳和帝敕有司設御輿仗衛、帝辭之、御馬而出、却前驅兵仗、日本紀畧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夏四月辛丑、幸神泉苑、放渤海獦逐鹿、六月庚子、幸神泉苑、日本紀略

二年冬十月己酉、太上皇獵交野、帝遣中納言清原夏

野及藏人供奉、十一月丙辰、賀太上皇四十算、類聚國史

三年春正月乙未、獵芹川野、賜羣臣及國司判官已上衣被、夏四月壬寅、幸南池、召文人賦詩、丁未、幸神泉苑、冬十月丙申、獵栗前野、賜侍從及狩長非侍從山城國掾已上衣被、十二月戊申、獵大原野、賜羣臣物、類聚國史

四年夏四月丁酉、幸南池、命文人賦詩、帝有御製、皇太子獻詩、乙巳、幸神泉苑、觀釣魚、癸丑、幸神泉苑、釣魚、類聚國史 五月庚辰、詔中納言良岑安世、東宮學士滋野貞主等撰近代詩賦、名曰經國集、日本紀略 上自慶雲下至天長、作者七十八人、經國集 初桓武帝時、中納言大伴家持撰歷朝和歌、著萬葉集二十卷、上自雄略、下迄廢帝朝、所收凡四千餘首、萬葉集拾芥抄 然詩賦日盛、和歌稍衰、古今集序 六月壬子、幸神泉苑、賜中納言已下大舍人已上商布、秋七月乙丑、又幸、類聚國史

五年春閏三月己丑、幸神泉苑、釣魚、丁酉、幸南池、令羣臣釣魚、帝御船就凉書殿、召文人賦詩、夏六月辛未、幸神泉苑、釣魚、丁丑又幸、秋九月戊申、獵北野、山城國司獻物、賜五位已上及國司物、類聚國史

六年夏四月甲寅、幸南池、令文人賦詩、六月丁卯、幸神泉苑、秋七月己卯又幸、八月庚戌、幸南池、賦詩奏樂、己

未、幸神泉苑、九月甲午、又幸、冬十月丙辰、幸泥淳池、捕水鳥、御紫野院、山城獻物、雅樂寮奏樂、賜羣臣物、甲戌獵栗前野、賜羣臣衣被、冬十一月丁酉、獵芹川野、類聚國史

七年夏四月丙午、幸神泉苑、甲寅、幸南池、御凉書殿、令文人賦詩、乙卯、幸鴨川修禊、御紫野院、釣臺觀魚、秋九月壬辰、幸大納言清原夏野山莊、召文人三十人賦詩、授夏野子瀧雄從五位下、冬十月乙巳、幸北野、御紫野院、賜侍臣及山城國掾已上物、丁卯、獵北野、幸嵯峨院、賜五位已上衣被、十一月乙未、幸栗前野、山城獻物、賜羣臣物、十二月丙辰、幸芹川野、山城國司獻物、賜國掾

已上物、閏月壬申、幸北野、過清原夏野雙岡莊、夏野率
親屬拜舞、賜侍臣及山城國掾已上物、類聚國史
八年春二月丁亥、獵水成野、多獲鶉雉、其夕御河陽宮、
賜羣臣物、夏四月丁丑、幸南池、命文人賦詩、六月戊子、
幸神泉苑、秋八月己巳、幸南池、命文人賦詩、乙亥幸神
泉苑、癸巳幸神泉苑、冬十月戊寅、幸北野、御紫野院、設
宴奏樂、賜羣臣物、十二月丁丑、幸芹川野、賜羣臣物、類聚國史
九年春正月己未、幸水成野、夏四月癸酉、幸紫野院、命
陪從文人賦詩、帝有御製、名院曰雲林、時文章生藤原
關雄善草書、勅書其壁、時已下文德實錄 秋九月乙卯、幸北野

試鷹犬、獵雙岡及陶野、幸雲林院、賜侍從已上物、冬十
一月辛亥、獵栗前野、類聚國史
十年春二月、帝讓位於皇太子、秋八月戊申、嵯峨太上
皇御淳和院、與淳和太上皇遊讌、令文人賦詩、兩太上
皇皆有御製、以大藏省綿一萬屯賜羣臣、九月戊寅、仁
明帝獵栗栖野、至綿子池、令神祇小副大中臣礒守放
隼、冬十二月、大嘗會、作假山於豐樂殿、聚沙石、植樹木、
鋪縹布於地、撒萍藻、以擬海濱、設舟於其中、奏拾翠樂、
作假山已下體源抄 十二月乙未、獵芹川野栗隈野、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春正月癸丑、帝覲淳和太上皇於
淳和院、張宴奏樂、太上皇以鷹鷂二聯犬四牙賜帝、二
月己丑、幸芹川野、放鷹鷂、夏四月辛丑、嵯峨太上皇幸
清原夏野雙岡山莊、秋七月庚申、帝御紫宸殿、賜宴觀
圍棋、八月辛巳、嵯峨太上皇將還御嵯峨新院、帝爲置
酒於冷然院、奉白玉巵爲壽、奏舞樂、庚寅宴清涼殿、名
曰芳宜華讌、冬十月壬子、淳和太上皇幸雲林院、獵北
郊、戊子帝幸栗隈野、放鷹鷂、
二年春正月甲戌、獵芹川野、二月壬寅、獵水生瀨、夏五
月乙卯、幸神泉苑、捕池魚、獻兩太上皇、冬十月甲申、幸
箕津野、放鷹鷂、十二月乙酉、獵芹川野、壬辰幸神泉苑

放隼、
三年春正月、再幸神泉苑、二月再幸神泉苑、放鷂隼、是
月嵯峨太上皇獵交野、三月庚戌、帝宴紫宸殿、觀圍棋、
夏四月乙酉、御紫宸殿、觀賀茂祭使鞍馬服飾、五月辛
丑、御神泉苑、釣臺釣魚、六月戊午、宴紫宸殿、觀圍棋、是
日暑甚、令侍臣脫靴、冬十二月丙辰、幸神泉苑、放隼、獲
水鳥百八十隻、
四年春正月、內宴、始奏量涼州、後以爲常、始奏已下體源抄 帝
善鼓琴吹管、曲盡其妙、大戶清上嘗作新曲獻之、名曰
承和樂、大戶以下體源抄 冬十一月、再幸神泉苑、放隼、

五年春二月庚子、獵水生瀨、賜五位已上物、秋七月丙寅、幸葛野川觀魚、賜五位已上物、冬十一月癸未、嵯峨太上皇幸神泉苑放隼、帝獻馬四匹、鷹鷂各四、犬及御鼻玩好、

六年春正月庚申、先是太宰少貳藤原岳守撿唐人貨物、得元稹白居易詩集獻之、帝甚耽悅、（先是已下文德實錄）是日授從五位上、嵯峨太上皇素有文藻、讀居易詩最愛之、時小野篁以能詩聞、與居易句暗合者三、人以爲奇、（嵯峨已下江談抄）是後白氏之詩大行、海內文士、莫不諷誦摸擬、（參取諸書大意）閏月己亥、幸美都野、山城獻物、賜羣臣物、辛丑

獵水成瀨野、山城攝津獻物、賜羣臣物、二月乙丑、幸神泉苑、皇太子從馬、駕至右近衛馬埒、命先驅近衛試騁御馬、冬十月己酉朔、宴紫宸殿、召從五位下伴雄堅魚備後權掾伴須賀雄圍棋、皆一時國手也、十二月乙丑、獵水成瀨野、山城河內攝津獻物、賜羣臣物、

十年秋九月丙午、宴紫宸殿、皇太子侍焉、左右諸衛府獻物、賜五位已上物、

十一年春正月庚子、內宴、授內教坊女伎石川色子從五位下、二月壬戌、幸水成瀨野、賜羣臣物、戊寅、幸交野、賜羣臣物、秋閏七月戊午、御仁壽殿、始觀林邑樂、八月辛巳朔、御紫宸殿、設芳宜花宴、賜五位已上衣被、癸巳幸北野、賜宴、是冬幸水沿野、芹川、水成瀨野、

十二年春正月丁巳、召外從五位下尾張濱主於清涼殿、觀長壽樂舞、濱主年一百十三、舞畢獻和歌、賜御衣一襲、二月戊寅、宴紫宸殿、令皇太子及侍臣插梅花於頭、賜御被襖子、辛卯幸水成瀨野、攝津國司獻物、賜羣臣物、壬寅獵河陽、兵部卿忠良親王獻物、賜侍從已上物、

十四年夏四月庚子、幸神泉苑、賜侍臣物、冬十月辛亥、授雙丘東墳從五位下、每遊獵駐蹕於此以四望、故爵

之、壬子幸雙丘大池、放鷂隼、左大臣源常山莊在丘南、因獻物、賜從臣饌、

嘉祥元年春正月辛巳、幸神泉苑放隼、獲水鳥百二十隻、賜侍從已上物、夏四月甲午、幸神泉苑及北野、丙午幸冷然院、賜親臣及侍從物、五月庚辰、避暑冷然院、冬十月辛卯、幸神泉苑、戊午又幸獵北野、壬子幸雙丘池放隼、

二年春三月己未、幸水生瀨野、山城攝津河內國司獻物、賜群臣物、乙亥幸雙丘、廻幸冷然院觀魚、（乙亥據類聚國史）夏五月戊寅、幸神泉苑、公卿集美福門、終日宴樂、召大

學博士文章生賦詩、冬十一月壬申、皇太子上表賀帝四十算、獻御衣玩好水陸雜物、帝御紫宸殿、宴樂終日、賜諸大夫物、先是參河守安部氏主獻白馬四十匹、牛四十頭、戈子四十斛、以賀寶算、其他獻物者甚衆、

文德天皇仁壽二年春正月庚午、覲中宮於冷然院、羣臣扈從者、賜宴於東釣臺、

三年春二月乙丑、觀藏鈎戲、容令紀夏井筮之、夏井曰、小女青衣而簪白花者、左手中有之、帝乃探得大喜、容令

已下三代實錄

帝不好巡幸遊覽、故與宮人為此戲、庚寅晦、幸冷然院、遂幸右大臣藤原良房第、觀櫻花、置酒賜物、

齊衡元年秋九月辛未、召刑部大夫春澄善繩、文章博士菅原是善民部少輔大江音人於藏人所、評文人重陽詩、

二年夏四月戊午、禁私畜鷹、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夏四月、賜左大臣源信攝津為奈野、為遊獵之地、秋七月辛卯、罷諸國歲貢鷹、帝素信僧真雅、及即位、真雅請停山野之禁、斷遊獵之娛、帝從之、是後宴遊稍盛、丙申禁諸國司畜鷹、

二年冬、特聽兵部卿忠良親王以私鷹二聯獵畿內禁野之外、參議源融獵大和宇陀野、蓋以嵯峨諸皇子皆好遊獵也、

三年春正月內宴、授雅樂少允和邇部太田麻呂外從五位下、大田麻呂、工於吹笛者也、嘗作天人樂溢金樂春庭樂獻之、嘗作以下體源抄

是春聽大納言源定式部卿仲野親王遊獵、夏六月庚戌、山城奏言、河陽離宮久不行幸、稍致破壞、請為國司行政處、但不廢舊名、以備行幸、許之、夏六月辛未、御前殿、觀童相撲、右大臣藤原良相為左朋首、大納言源定為右朋首、奏音樂雜伎散樂透撞呪擲弄玉等戲、儀如相撲節、壬申晦、又觀童相撲、冬十月甲子、右諸衛府右馬寮獻五月競馬輸物、宴親王

已下、奏樂賜物、

四年夏五月癸酉、御武德殿、觀馬藝雜戲、儀如端午、秋七月壬申、觀童相撲、癸酉又觀之、儀皆如前歲、

五年春三月丁丑、申禁諸國牧宰私畜鷹、夏五月甲申、御雅院、召見神泉苑御靈會舞童、雅樂寮奏樂、冬十月庚辰、宴太政大臣良房於內殿、賀其六十、賜賚皆以六為數、召諸大夫六十已上賜宴、

六年春二月壬午、幸良房染殿第、觀櫻花、良房招文人五位已上十人、諸司六位十人、文章生二十人、張宴賦詩、山城守紀今守率郡司百姓行耕田禮、

八年春二月己亥、幸右大臣藤原良相西京第、觀櫻花、召文人賦詩、奏女樂、賜羣臣物、閏月丙午朔、幸太政大臣良房染殿第、觀櫻花、百官扈從、歌舞喧闐、令文人賦詩、以落花無數雪句為題、賜物有差、帝每遊宴、必試射云、冬十月辛卯、禁諸國司及庶人畜鷹、十一月、聽式部卿忠良親王畜鷹二聯、鷂二聯、左大臣源信鷹三聯、鷂三聯、二品仲野親王鷹三聯、鷂一聯、中納言源融鷹一聯、鷂二聯、内膳正連枝王鷹二聯、丹波權守坂上貞守近江權大掾安部三寅鷹一聯、貞守善相鷹馬、辨鴑駿、說産地、未嘗錯誤、

十年冬十二月丙寅、賀皇太后四十算於常寧殿、是月左大臣源信遊獵、墮馬而薨、

十五年秋八月癸己朔、以攝津爲奈野賜中務卿時康親王、爲遊獵之地、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春三月、大納言南淵年名始設尚齒會於小野山莊、倣白居易故事也、（古今著聞集）

三年冬十月庚辰、太上天皇幸大和、

四年春三月、太上天皇巡覽大和攝津名山古寺、還御丹波水尾山寺、僧宗叡從焉、秋八月甲辰、太上天皇還御嵯峨棲霞觀、即左大臣源融山莊也、融好營第宅、造河原院於東六條、居焉、（融好營已下顯昭古今集抄）亭榭華麗、累石鑿池、（續古事談）使人汲難波潮水、煮之爲鹽、以擬陸奥鹽竈浦之勝、（古今集抄）又置別業於宇治、帝嘗遊幸焉、後贈之藤原氏、藤原氏捨爲寺、曰平等院、（花鳥餘情引李部王記）

六年春二月辛丑、御弘徽殿、觀鬪雞、三月己巳、設宴於清涼殿、賀皇太后四十算、豫擇五位已上子有容貌者十八人、習舞、皇弟貞數親王年八歲、舞陵王、觀者嗟賞、舞畢、外祖在原行平抱持之、歡躍而出、皇子貞保親王尤長音律、（皇子已下體源抄）世稱管絃僊、（帝王編年記）冬十二月己未、敕山城葛野郡嵯峨野、元既不禁、今新加禁、樵夫牧

豎之外、莫聽放鷹逐兔、同郡北野愛宕郡栗栖野紀伊郡芹川野木幡野乙訓郡大原野長岡村久世郡栗前野美豆野奈良野宇治郡下田野綴喜郡田原野天長中既禁從禽、今重禁之、山川之利、藪澤之生、與民共之、莫妨農業、但北野不在此限、大和山邊郡都介野天長承和累代立制、今宜加禁、莫令縱獵、美濃不破安八兩郡野、本自禁制、永爲藏人所獵野、播磨賀古郡野印南郡今出原印南野神崎郡北河添野前河原賀茂郡宮来河原爾可支河原、先已有制、今重禁斷、備前兒島郡、永爲藏人所獵野、

七年夏五月戊辰、御豐樂殿、宴渤海使者、內教坊奏樂、舞女一百三十八人、

八年春二月乙未、帝遜位於二條院、己未、光孝帝遷自東宮、御仁壽殿、遣右大辨橘廣相諸陵助林忠範、率所司清宮、栽樹種竹、布沙控水、效仁明帝故事也、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秋八月丁卯、幸神泉苑、觀漁、冬十月壬子朔旬宴、以從五位下良岑遠年善吹笛、特聽昇殿、十二月丁巳、幸神泉苑、放鷹、帝屢遣人畿外諸國、調習鷹鷂、戊辰召僧正遍照於仁壽殿、賜宴賀其七十、遍照、桓武皇子良岑安世子、初仁明帝以雲林院賜皇子

常康親王、親王薙髮、以院授遍照、遍照以和歌聞、世稱華山僧正、(世稱以下扶桑略記)

二年春二月辛丑、內宴、貞數親王舞散手、舞裝當帶劍、帝敕許帶劍、秋八月辛酉、幸神泉苑、觀魚、木工寮獻物、冬十月丁未、宴紫宸殿、左右近衛府奏樂、令參議藤原諸葛彈和琴、帝嘗敕百濟貞雄作新曲、名曰仁和樂、(帝嘗已下體源抄)十二月戊午、遊獵芹川野、是日風雪慘烈、敕參議已上著摺布衫行縢、賜酒獵徒、日暮過左衛門佐藤原高經別墅、賜扈從者物、自文德清和二帝廢遊獵、三十餘年、而帝有此舉、己巳、幸神泉苑、觀魚、放鷹、至北野、令左右馬寮馳御馬、是日常陸大守貞固親王扈從、太政大臣基經奏言、遊獵之儀、宜有武備、請使親王帶劍、帝悅許之、取中納言源能有劍授之、

宇多天皇仁和四年秋九月、敕巨勢金岡、畫弘仁已後能詩者像於御所南庇障子、(扶桑略記)其重詩人如此、

寬平四年夏五月己未、放神泉苑鹿鳥於比叡山、(菅家文草)

六年參議菅原道真年五十、門人設宴賀之、有一老父置賀章及沙金於案上、不顧而去、衆怪之、其文有云、金以表中誠之不輕、沙以祈上壽之無涯、後知帝之所設也、(荏柄緣起)

七年春三月庚申、幸神泉苑、(荏柄緣起)是秋左大臣源融薨、(公卿補任)其家獻河原院於帝、(續古事談)帝嘗搆乾臨閣於神泉苑、以爲遊覽之地、(古今著聞集)

八年春閏正月戊子、幸北野雲林院、設子日宴、皇太子親王從焉、(扶桑略記)冬十月庚戌、幸朱雀院、過尚侍藤原淑子家、(西宮記)

九年秋七月、帝禪位於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醍醐天皇、(扶桑略記)冬十月太上天皇屢遊獵畿內、常陸太守貞數親王權大納言菅原道真等從焉、將赴宮瀧、宿道真高市郡山莊、遂至宮瀧、又赴住吉濱、經龍田山、入河內、(扶桑

（略記、帝王編年記）御船至江北、請住吉社、羣臣獻和歌、（扶桑略記）

醍醐天皇昌泰元年冬十月、太上皇幸大和、歷河內、至攝津、閏月還宮、（日本紀略）

二年春正月丁酉、覲太上皇於朱雀院、觀梅花賦詩、（日本紀略）

三年秋七月、太上法皇幸金峰山、（扶桑略記）冬十月、法皇幸高野山及筑扶島、（日本紀略）是歲右大臣菅原道真獻祖清公集六卷、父是善集十卷、己集十二卷、帝賜詩褒賞、初道真爲讚岐守、屋宇壞漏、文集腐爛、或謂道真曰、加賀介平有直好寫人詩文、何不問之、道真乃問之有直、有直錄道真文數百首贈之、文集復完、渤海裴璆嘗讀道真詩、以爲近白居易體、（菅家後草）後在太宰府、有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之句、時人傳誦以爲勝居易香爐峰雪撥簾看之句、（江談抄）

延喜元年秋七月丁丑、觀童相撲於綾綺殿、八月甲午、再觀童相撲、甲辰前栽合、（日本紀略）山城守藤原忠房作新樂獻之、舞者作蝶翅裝、執花枝、名曰胡蝶樂、（體源抄）凡分兩朋、以角優劣、謂之合、是後有詩合歌合之戲、九月左大臣藤原時平會文人於城南水石亭、賀其師大藏善行七十、執弟子禮、（雜言奉和）

五年春正月戊子、法皇幸大覺寺、令從臣賦詩、（日本紀略）二

月癸卯、幸六條院、三月己卯、御仁壽殿蹴鞠、（西宮記）庚辰法皇幸藥師寺、（扶桑略記）夏四月丙午、詔大內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前甲斐少目凡河內躬恒、右衛門府生壬生忠岑等、撰古今和歌集、貫之論諸名家格調曰、花山僧正尤得歌體、然其詞華而少實、如畫圖好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之歌、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如萎花雖少彩色、而有薰香、文琳巧詠物、然其體少俗、如賈人之著鮮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艷而無氣力、如病婦之著華粉、大友黑主歌、古猿丸太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古今集序）此時專尚詩歌管絃、而最重和歌云、九月法皇幸金峰山、（日本紀略）

六年春正月辛未、大雪、法皇幸大覺寺、召大學生賦詩、（日本紀略）冬十月丁酉、法皇幸比叡山、（扶桑略記）

七年秋九月乙酉、幸大井河、冬十月丙午、法皇幸熊野、（日本紀略）

九年秋閏八月、法皇召文人於亭子院、翫月賦詩、（日本紀略）

十年秋九月辛亥、法皇幸比叡山、（扶桑略記）

十一年夏六月丁卯、法皇召參議藤原仲平、兵部大輔源嗣、右近衛少將藤原兼茂、藤原俊蔭、出羽守藤原經

邦兵部少輔良峰遠視、左兵衛佐藤原伊衡、散位平希世於亭子院、賜宴八人、皆以豪飲聞、敎限二十盃及六七巡、皆大醉歐吐狼藉、言語錯亂、唯伊衡不及亂、法皇賞以駿馬、然纔能擧十盃耳、一時傳以爲笑、朝野群載

十三年春三月、右大臣源光出獵、墮馬而薨、夏五月丁卯、幸神泉苑、冬十月法皇召文人於亭子院、奏樂賦詩、日本紀略

十四年秋七月癸亥、觀童相撲於綾綺殿、日本紀略

十六年春三月辛酉、朝朱雀院、賀法皇壽五十、以親王未冠者、及五位已上子爲舞人、秋九月庚辰、幸朱雀院

觀競馬、召諸儒賦詩、試擬文章生詩、日本紀略

十七年秋九月、幸朱雀院、召文人賦詩、冬十月壬午、法皇設宴於河原院、賀大納言源昇七十、閏月乙丑、幸北野、十二月己酉、法皇幸東大寺、日本紀略

十八年冬閏十月己未、幸北野、皇太子從焉、扶桑略記

十九年秋九月丁丑、夜宴清涼殿、躬恒集 會月色清朗、法皇悅曰、明月無雙、後世遂以十三夜賞月、中右記

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午、觀舞樂於清涼殿、日本紀略 笛師和爾部道麻呂作新曲獻之、名曰延喜樂、體源抄 十二月庚申、幸北野、日本紀略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幸河原院、日本紀略

延長二年春正月甲子、法皇賀帝四十、冬十月丙戌、幸朱雀院、觀競馬、御舟張樂、日本紀略

四年冬十月癸巳、法皇幸大井河、賦和歌、日本紀略 壬寅、帝從法皇幸大井河、日本紀略 大鏡裏書 皇弟雅明親王舞萬歲樂、年僅七歲、美姿儀、節奏和諧、帝感賞、脫半臂賜之、敎聽帶劍、西宮記 大鏡裏書 十一月己未、獵北野、日本紀略 遂如船岡、北山抄 十二月壬寅、賀法皇壽六十、日本紀略

五年夏四月庚寅、召王卿於清涼殿、觀小弓賭射、日本紀略

六年秋閏八月己未、法皇幸石山寺、冬十二月丙午、遊

獵大原野、扶桑略記

八年秋九月己丑、帝崩、日本紀略 先是敎紀貫之撰新撰和歌集、書成未進、會帝崩、貫之作序、詞甚哀切、本書序

朱雀天皇承平三年夏四月癸亥、召公卿侍臣於飛香舍、觀藤花、奏樂賦詩、冬十二月戊午、遣侍臣十餘人於大原野、放鷹、獵裝窮極華麗、日本紀略

天慶元年春三月辛亥、觀鬪雞、日本紀略

二年冬十一月、平將門反、事見將門之亂

六年夏五月丙午晦、觀蹴鞠於温明殿、西宮記

九年夏四月庚辰、帝讓位於皇太弟、秋七月徙居朱雀

院、冬十二月己未、太上皇遊獵宇治、（日本紀略）

村上天皇天曆元年春正月內宴、式部卿重明親王彈琴、一絃乍絕、親王猶彈之、畢曲而罷、（古今著聞集）三月己巳、太上皇幸西河修禊事、遂至嵯峨野、夏四月戊寅、太上皇幸醍醐寺、五月壬辰、太上皇觀騎射競馬於朱雀院、六月壬戌、太上皇以鷹鷂四聯犬二牙賜帝、秋閏七月甲戌、太上皇幸大井河、己卯太上皇幸二條院、遂至北野、冬十一月癸丑、太上皇幸宇治院、遊獵栗隈野、十二月己丑、太上皇觀鸕鷀捕魚、（日本紀略）

二年春正月辛未、太上皇御馬場殿、觀紅梅賦詩、三月

戊午、帝朝朱雀院、張宴奏樂、賜王卿已下物、秋八月甲辰、太上皇幸九條院、遊獵芹川野、冬十一月丙辰、太上皇幸宇治院、（日本紀略）

三年春二月戊戌、太上皇幸北野、三月甲寅、太上皇設花宴於二條院、式部卿敦實親王、中務卿重明親王從焉、辛未太上皇幸宇治院、夏五月癸亥、太上皇觀騎射競馬於朱雀院、奏東遊、秋七月壬戌、太上皇幸西河、（日本紀略）

五年春二月乙巳、朝二條院、觀紅梅、（西宮記）冬十月置和歌所、以左近衛少將藤原伊尹為別當、令讚岐大掾大中臣能宣、河內權大掾清原元輔、學生源順、近江少掾紀時文、御所書預坂上望城撰後撰和歌集、（八雲御抄、拾芥抄、五人官撰歌仙傳、後撰和歌集跋）世稱梨壼五人、（拾芥抄）

七年冬十月乙丑、菊合、王卿已下賜物、（古今著聞集）歷朝尤賞菊、嵯峨帝嘗有菊花賦、（經國集）文人喜誦元稹此花開後更無花之句、（朗詠集）

八年春三月乙酉、改冷然院、為冷泉院、（花鳥餘情、唐白居易有冷泉亭記、蓋據之也、）

天德二年春三月戊子、宴飛香舍、賦和歌、以都下多病者、不奏樂、辛亥晦、召歌人於禁中、有御製、（日本紀略）

三年春三月乙亥晦、召文人於祕書閣、賦詩、有御製、夏

五月庚午、觀童舞、秋七月癸酉晦、觀雜戲、（日本紀略）八月己丑、御清涼殿、詩合、儀如臨時祭、置酒張樂、參議大江維時為判者、（西宮記、天德鬪詩行事）先是詩人既分兩朋、以木工頭小野道風書名冠世、各遣使求書其詩、道風托事謝客、欲拒之、右朋長右兵衛督源延光等至道風家、排門突入、擁道風上車、即還家宴飲、促道風書其詩、左朋聞之、訴道風負約、帝遣使至延光家、則閉門酣飲、使人不能入、明日召道風書左朋詩、於是兩朋詩皆道風書、一真一行、觀者嘆賞、詩人悅曰、鬪詩之遊、雖唐元和會昌之盛、所未有也、當時專尚元白詩、故以元和會昌為至盛云、

聞詩行事帝好文學、榮華物語嘗使近臣選近世名家十人律詩、名曰日觀集、朝野群載一日命群臣賦宮鶯囀曉光、帝詩先成、有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之句、自謂絕唱、文章博士菅原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聲、帝賞其新警、以爲不可及、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製固優、帝顧藏人頭曰、彼今日不以實對、他日彼有奏疏、汝愼勿受、文時曰、臣作實上聖製一等、乃逃、帝益嘆賞、江談抄冬十月辛卯、御清涼殿西渡殿、觀內敎坊妓樂、西宮記

四年春三月己巳晦、御清涼殿歌合、置酒張樂、大臣已

下賜物有差、天德歌合記、八雲御抄、禁中歌合始於此、八雲御抄是日壬生忠見配平兼盛、二人歌成、皆俊逸、左大臣藤原實賴爲判者、不能決優劣、及披講帝屢吟兼盛歌、終以兼盛爲優、兼盛方正衣冠坐陣座、聞已歌勝、不問其餘、拜舞而退、忠見大失望、遂以憂死、參取沙石集袋草子時女御藤原芳子暗誦古今集、大鏡更衣源計子請帝令源順等訓解萬葉集、十訓抄其尚和歌如此、

應和元年春三月戊戌、召文人於釣臺、設櫻花宴、賦花光水上浮、菅原文時獻序、日本紀略有云、誰謂水無心、濃艶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爲世所稱、本朝文粹閏月甲戌、設藤花宴於釣臺、觀童舞、泛舟奏樂、賜公卿衣、日本紀略是日始奏唐樂感恩多、體源抄夏五月戊辰、御釣臺觀競渡、日本紀略

康保元年春二月壬子、令皇子爲平親王往北野、爲子日遊、且放鷹、中納言藤原師氏等從之、日本紀略盡引從者、自弘徽殿而出、帝與皇后臨藤壺觀之、騎步聯亘、被服靡麗、觀者塡街、及還獻獲、賜宴從者賜物有差、參取大鏡裏書

二年夏六月丙午、觀果下馬之戲於弘徽殿、秋八月己亥、御清涼殿觀猿樂、冬十月己未、幸朱雀院柏梁殿、觀

左右馬寮騎、皇太子從焉、召文臣四十人獻詩、王卿已下賜物有差、日本紀略

三年春二月庚子、令皇子守平親王往東庭爲子日遊、召侍臣賜宴、日本紀略秋八月丙子、置酒清涼殿前栽合、絃歌燕樂、公卿賜物、榮華物語參取古今著聞集冬十月丁卯、觀侍臣小舍人等舞、公卿奏樂、賜物有差、西宮記扶桑略記時天子方耽宴遊、而武人多好狩獵、源滿仲畜鷹三百云、古事談

冷泉天皇安和元年秋九月乙酉、觀童相撲於昭陽舍、日本紀略

二年大納言藤原在衡設尚齒會於粟田山莊、會者各

脫朝服、著直衣指貫、（百錬抄）太政大臣實頼以和漢尚齒會畫障贈之、（本朝文粹）

圓融天皇天祿三年春正月丙申、御紫宸殿宴羣臣、（日本紀略）

天元元年秋八月戊辰、右大臣源雅信與諸卿奏樂、承香殿、殿女御藤原遵子所居也、帝臨而觀焉、雅信唱歌、聽者感賞、（日本紀略）雅信工音律、善轉喉為新聲、（大鏡）時皇太后宮權大夫源博雅尤長音樂、（小右記）有蟬丸者、嘗事敦實親王、親王善琵琶、蟬丸悉傳其法、（今昔物語）博雅聞其退居會坂、使人勸移居京師、不聽、琵琶有流泉啄木二曲、蟬

丸獨傳之、祕惜不輙彈、博雅每夜往覘者三年、未得聞、適值八月十五夜、博雅又往覘、蟬丸翫月鳴絃、嘆曰、世無知音、誰復来訪者、博雅應聲突入曰、源博雅来、具以實告、蟬丸感嘆、遂授二曲、（江談抄）

華山天皇寬和元年春二月戊子、圓融太上皇幸紫野、爲子日遊、公卿皆騎從、觀者如雲、設幄坐觀蹴鞠、日暮還宮、命從臣獻和歌、平兼盛作之序、（古事談）帝亦好和歌、嘗親撰拾遺集、（袋草子）世稱古今後撰拾遺集曰三代集、（拾芥抄）

二年夏五月丁酉、御紫宸殿觀打毬奏樂、（日本紀略）冬十月乙巳、圓融法皇幸大井河、御舟至都那瀨、分詩歌管絃三船、各撰其才乗之、藤原道長謂權大納言藤原公任曰、卿多才藝、將駕何船、公任請乘和歌船、他日語人曰、使我作詩如歌者、必播名於世、悔當時不駕詩船耳、（參取大鏡古事談年月據日本紀略）公任、關白頼忠長子也、（公卿補任）延喜已後、工和歌者、公任及源經信爲之冠、（八雲御抄）公任嘗駁伊賀守藤原長能和歌、長能深愧之、遘病而卒、又嘗讀藤原範永和歌愛之、操筆評品、範永大悦、持還寶之、盛以錦囊、（袋草子十訓抄）其名重一時如此、

一條天皇永延元年冬十月癸卯、幸攝政兼家第、賦詩

奏樂、試擬文章生、（日本紀略）大江擧周作序、帝褒賞、擢補藏人、（續往生傳）乙巳、召儒官、評文章生詩、（日本紀略）帝嘗覲圓融法皇、法皇泛舟於池奏樂、帝親吹笛、法皇感賞、授笛師左衛門督高遠位、（續古事談）

正暦三年冬十月丙戌、觀舞樂於清涼殿、（日本紀略）舞人右衛門小志秦身高善舞、世稱舞仙、帝賞之、任右衛門尉、其餘善舞者二人、皆有官賞、時人聞之曰、一日賞三人、何多也、（續古事談）

四年春正月壬辰、覲東三條太后、奏樂、帝親吹笛、（日本紀略）太后嘗有瞿麥合之戲、一時賞其風流、（古今著聞集）

長保三年冬十月丙午、帝與中宮幸左大臣藤原道長上東門第、賀東三條院四十、設宴奏舞樂、先是試樂禁中、道長子賴通舞陵王、帝感賞賜御衣、（古今著聞集）寬弘三年春三月丙午、宴東三條第、奏樂賦詩、（法成寺攝政記）帝好學崇文、詞藻過人、兼妙絲竹、（續往生傳）時藤原齊信源俊賢藤原公任藤原行成皆以才藝聞、世稱四納言、（愚管抄）宮人亦多有才藝、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右衛門和泉式部尤著、（十訓抄）紫式部式部丞藤原爲時女、（尊卑分脈）藤原中宮讀白居易集、式部授之樂府、嘗著源氏物語、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諳熟日本紀者也、人呼曰日本紀

局、（紫式部日記）清少納言肥後守清原元輔女、事藤原皇后、后好白居易詩、嘗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雪如何、少納言即起撥簾、一座服其警敏、（枕草子）帝時嘗大雪、敕聚雪爲山、後以爲常、（枕草子公事根源）蓋擬香爐峯也、后父藤原伊周嘗獻紙於后、帝勸后寫史記、少納言曰、妾願得而枕藉之、后異而賜之、乃著一書、名曰枕草子、（枕草子）赤染右衛門太隅守時用女、（作者部類）和泉式部越前守大江雅致女、適和泉守橘道貞、（中古歌仙傳）後事藤原中宮、（枕草子）中宮亦好文學、（紫式部日記）秋八月丁亥、皇子敦康親王觀童相撲於禁中、奏舞樂、帝臨而觀焉、九月辛酉、幸左大臣藤原道長第、觀競馬、（日本紀略）四年夏四月辛卯、召文人於禁中、賦詩奏樂、文章博士大江以言作序、是日三品具平親王、四品敦道親王與焉、具平敘二品、敦道三品、（日本紀略）具平一日問慶滋保胤以當世文人、保胤曰、大江匡衡如壯士數百擐犀甲策駿馬而過淡津之濱、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齊名如雪朝坐瑤臺而彈箏、大江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舞、親王又問足下何如、曰似舊上達部駕檳榔毛車、時聞其聲、議者謂評品允當、不減古今集序、（古今著聞集）保胤賀茂忠行子、（賀茂系圖）受業菅原文時、（續往生傳）

三條天皇長和二年秋九月乙巳、幸左大臣藤原道長上東門第、觀競馬、（百錬抄）後一條天皇治安元年冬十月丙辰、帝與太皇太后同輿幸春日社、丁巳還宮、是月觀童舞於清涼殿、十二月甲寅、又觀童舞、（日本紀略）帝嘗有扇合之戲、衆競彫飾金銀珠玉、唯藤原行成漆柄黃紙、書樂府數句、筆力遒鍊、帝大嘆賞、（古今著聞集十訓抄）二年秋七月壬午、幸法成寺、觀前太政大臣道長慶金堂、冬十月辛酉、幸平野、十一月甲午、幸大原野、（日本紀略）萬壽元年秋九月甲辰、幸關白賴通賀陽院第、觀競馬、

日本紀略

長元五年春三月癸酉、帝從上東門院、幸關白頼通白河第、觀花。日本紀略

後朱雀天皇長久元年冬十二月丙午、幸平野。扶桑略記

二年春二月庚子、幸北野、秋八月庚辰、幸大原野、甲辰幸松尾。扶桑略記

三年秋八月辛卯、宴清涼殿、九月辛酉、幸關白頼通賀陽院第、觀競馬、閏月己卯、宴清涼殿。百錬抄 皇女祺子內親王善和歌、常與侍御鬪歌、新撰草子、分左右、評工拙、謂之物語合。榮華物語 女御藤原延子嘗使人畫和歌佳者角優劣、謂之繪合。古今著聞集

後冷泉天皇永承元年夏四月、殿上歌合。帝王編年記

四年冬十一月戊戌、殿上歌合。扶桑略記百錬抄

六年春三月乙亥、作木雞、較製造工拙、爲戲、謂之雞合。百錬抄 夏五月甲寅、菖蒲根合。扶桑略記百錬抄 宴樂終日、帝親吹笛。百錬抄古今著聞集

七年冬十月辛卯、宴群臣於冷泉院釣臺。百錬抄今鏡

天喜四年春閏三月己酉、召群臣於清涼殿、作歌奏樂。中殿御會部類記 夏六月殿上詩合。天上殿上詩合

治曆元年冬十月丙午、幸法成寺、觀慶佛堂。扶桑略記百錬抄

二年冬十月丁酉、御釣臺、泛船奏樂。扶桑略記

三年冬十月庚戌、幸宇治平等院、宴關白頼通別業。扶桑略記百錬抄一代要記 賜封三百戸、頼通飾船奏樂、迎駕奉獻、極其精豐、駐蹕三日。扶桑略記 丁卯觀童舞於清涼殿。扶桑略記百錬抄

藥子之亂

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五年春三月辛巳、帝崩、夏五月辛巳、皇太子即位、是爲平城天皇、改元大同、未踰年而改元、論者非之、壬子立皇弟神野親王爲皇太弟。日本後紀殘編

初桓武帝寵任中納言藤原種繼、納其女東子。皇胤紹運錄 種繼又有女曰藥子、適中納言藤原繩主、生二女、長女以選入皇太子宮、藥子以東宮宣旨、出入卧內、太子私馬、桓武帝悪而逐之、太子既即位、徴爲尚侍、甚嬖之、言無不聽、縁此竊弄威柄、權勢薫灼中外、兄仲成爲右兵衛督、恃勢驕横、陵轢朝貴、妻姨有姿色、仲成欲奸之、姨逃匿佐味親王家、仲成乃往詈辱之、其暴戾如此。日本後紀殘編 冬十月壬申、敕凡貢采女、事明令條、皆限四十已下十三已上、今須使氏長者擇氏中端正者貢之、然十三已上、心神易移、進退未定、宜貢三十已上四十已下無配偶者。類聚國史 蓋藥子專寵之謀也、

平城天皇大同二年冬十一月、殺皇弟中務卿伊豫親王、親王爲桓武帝所愛、多營別業、帝屢臨幸、及帝崩、陰子藤原宗成勸親王潛圖不軌、親王拒之不從、而猶未以聞、親王舅大納言藤原雄友告之右大臣藤原内麻呂、親王大懼、遽奏宗成勸反狀、即繫宗成於左衛士府按驗之、宗成誣告首謀反者親王也、日本紀略 帝大怒、群臣莫敢諫者、獨左近衛中將安部兄雄力辨其冤、帝不聽、日本後紀殘編 遂遣兄雄等率兵圍其第、詔削親王號、幷母夫人藤原吉子、幽之河原寺、不通飲食、日本紀略 流藤原雄友於伊豫、罷中納言藤原乙叡、貶北陸道觀察使秋篠安

人、爲造西大寺長官、公卿補任 宗成亦處流、親王及母夫人仰藥而死、日本紀略 親王子高枝等皆遣配、文德實錄 侍從中臣王坐黨與考問、不服、嬖臣激帝、加以大杖、王背爛而死、仲成尋爲北陸道觀察使、日本後紀殘編

三年夏四月、有二烏集若犬養門樹枝上、接翼交頭而死、終日不墜、時人以爲仲成兄妹招禍之兆也、秋八月、野狐竄朝堂院中庭、棲焉十餘日而去、冬十一月丙申、授從四位下藤原藥子正四位下、日本後紀殘編 帝嘗納木工頭伊勢老人女生高岳親王、三代實錄 是歲以山城久世郡地六町賜親王、日本紀畧

四年春正月己卯、授藥子從三位、夏四月丙子朔、帝久不豫、遂傳位於皇太弟、太弟涕泣、抗表固辭、不許、丁丑帝徙御東宮、太弟未敢奉詔、戊寅再抗表辭之、不許、同上 戊子皇太弟即位、是爲嵯峨天皇、上帝尊號曰太上天皇、己丑立高岳親王爲皇太子、類聚國史 年尚幼、時人稱曰蹲居太子、續日本後紀 冬十一月丁未、太上皇遣右近衛中將藤原真夏等於平城舊都及攝津豐島爲奈野等地、相宮地、將造別宮避病、甲寅太上皇遣藤原仲成等造宮平城、十二月乙亥、太上皇幸平城宮、宮未成、權御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第、類聚國史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春正月、平城宮成、太上皇遷御焉、水鏡 藥子恒侍帷房、矯託百端、日本後紀殘編 屢白帝曰、陛下未可去位而去之、妾深爲陛下惜之、太上皇稍惑之、水鏡 帝曉其意、多稱病不視事、欲遂避位、遣大納言藤原園人奉神璽致之太上皇、太上皇不受、類聚國史 而藥子奸計滋甚、欲使太上皇重祚、已居后位、水鏡 秋九月癸卯、藥子矯太上皇旨、擬還都平城、以中納言坂上田村麻呂藏人頭藤原冬嗣等爲造宮使、人心恟擾、丁未宮中戒嚴、遣使守伊勢近江美濃三國及故關、捕仲成繫之右兵衛府、下詔暴白仲成藥子罪狀、褫藥子官位、擯之宮外、貶

仲成爲佐渡權守、遣參議藤原緒嗣告桓武帝柏原山陵、太上皇大怒、戊申與藥子同輦、從川口道赴伊勢、諸司及宿衛兵皆從焉、左馬頭藤原真雄遮駕苦諫、不納、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亦諫止之、又不納、大外記上毛野頴人上變、（日本後紀殘編）帝懼田村麻呂爲太上皇用、遽拜大納言、（水鏡）命率輕鋭邀美濃道、時從四位下文室綿麻呂坐仲成黨見捕、田村麻呂奏曰、綿麻呂武藝過人、屢經戰陣、臣願倶行、帝即拜參議遣之、二人奮激上途、又置宇治山崎兩橋與渡市津頓兵、授頴人外從五位上、夜遣左近衛將監紀清成等射殺仲成於禁所、己酉太

上皇至大和添上郡越田村、聞官軍遮路、知事不濟、還宮削髮、藥子仰藥而死、庚辰廢皇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爲皇太弟、賞藤原真雄直諫、授正四位下、藤原葛野麻呂與藥子有姻、以其諫爭特宥之、（日本後紀殘編）貶太上皇皇子阿保親王爲太宰員外帥、（續日本後紀）先是越前介阿部清繼權少掾百濟愛筌等、聞太上皇幸伊勢、舉兵應之、捕新介登美藤津、甲寅遣民部少輔紀南麻呂等鞫問、皆服、減死處流、初桓武帝敕刪續日本紀中崇道天皇藤原種繼不相能之事、及帝崩、仲成竊補舊文、至是再刪之、（日本後紀殘編）帝哀伊豫親王之冤、召其子高

枝等入京、返給資財田宅、高枝與兄弟議均分男女、時人稱之、（文德實錄）又召還藤原雄友、復本位、（公卿補任）冬十二月壬午、遣參議巨勢野足奉幣八幡宮及樫日廟、賽靖亂禱、（日本後紀殘編）是歲以皇女有智內親王爲賀茂齋、禱與太上輯睦、賀茂齋始於此、（貫女抄一代要記）

十三年廢太子高岳親王、敘四品、（類聚國史）尋落髮爲僧、更名真如、（三代實錄）居東寺、（續日本後紀）

十四年夏四月庚子、帝御前殿、引皇太弟、親諭曰、朕本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太上天皇曲垂褒奬、超登儲貳、遂讓位於朕、朕辭不獲命、事嬰疥疾、萬機壅滯、令藤原

園人奉還神璽、太上皇不許、適有小人、令太上皇與朕有隙、公卿相議、逐君側群小、太上皇不察、有東行之計、群臣勸朕邀之、朕心有如皦日、朕以寡昧在位十餘年、太弟賢明仁孝、年齒亦與朕同、朕當傳位太弟、以遂宿志、太弟避席固辭、帝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猶子、今日以後、太弟遇朕亦猶子耳、太弟表辭者二、帝不許、辛亥太弟即位、是爲淳和天皇、（類聚國史）立皇子恒世王爲皇太子、（日本紀略）太上皇之志也、（神皇正統紀）恒世王固辭、於是立太上皇皇子正良親王爲皇太子、（日本紀略）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秋七月甲寅、平城太上皇崩、乙酉

嵯峨太上皇赦、弘仁元年權任流人等、皆聽入京、(日本紀略)阿保親王還京師、(續日本後紀)

仁明天皇承和二年春正月、以平城故都水陸地四十餘町賜廢太子、

六年秋九月癸未、先是贈伊豫親王二品、是日遣使就其墓贈一品、親王母藤原吉子贈從三位、

清和天皇貞觀三年、廢太子航海赴唐學佛法、僧宗叡從焉、

陽成天皇元慶五年冬十月、學問僧中瓘自唐上牒、告廢太子赴西域至羅越國而薨、帝下詔痛惜焉、廢太子

二子善淵安貞皆賜姓在原朝臣、

仁明廢太子

淳和天皇天長三年夏五月、皇子中務卿恒世親王薨、親王嘗爲太子而辭位者也、帝悲痛、久不視朝、(日本紀略)帝又有皇子恒貞幼岐嶷、好讀書、嵯峨太上皇奇之、(後拾遺往生傳)

十年春二月乙酉、讓位於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仁明天皇、丁亥立恒貞親王爲皇太子、時年九歲、太上皇遣權中納言藤原吉野致書曰、令日詔立愚子恒貞爲皇太子、叡旨謬隆、盛典曲施、夫洊雷位重、承祧事尊、非德不昇、非賢何守、恒貞年實蒙幼、器非夙惠、安可妄鍾大禮、猥主匕鬯、肅奉周違、内知云冥、請停嚴命、更擇賢才、縱使天綸不駐、上令必行、則失萬國以貞之望、虧三辰日敬之職、三月戊子朔、帝答表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本、故魏宮岐嶷、非老大之情、晋儲神姿、是幼穉之謂、然則聰惠在性、不限年齡、伏稽前古、既有故實、臣頻表懷抱、心事共違、家賓之慙、猗誰爲助、伏願假彼重明、照蒙昧、資其寛博、俻遺怠、臣之至愚、聖衷所驗、雖云無德、庶幾有隣、至誠不飾、至敬無文、伏表丹愿、無地取喩、大上皇復書再辭、不許、庚子以從五位下小野篁春澄善

繩爲東宮學士、乙巳皇太子始朝覲、敕賜御衣、拜舞而退、禮容如老成、賜學士及坊官乳母衣被、夏四月庚辰、皇太子始讀孝經、參議已上賜宴東宮、皇太子奏曰、太子釋奠大學、是舊儀也、此禮何以久廢、帝曰、昔天平末、吉備大臣勸高野天皇、幸大學行此禮、其後廢而不行者、八十餘年、令太子志在復古、甚可嘉也、敕率百官行禮、太子賦詩一篇、菅原清公、滋野貞主等一時詞宗、莫不歎伏、(皇太子奏曰已下、後拾遺往生傳、恒貞親王傳、)

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冬十一月辛巳、皇太子冠於紫宸殿、賜天下爲人後者六位已下爵一級、太子才學日進、

常以爲身非冢嫡、而居儲宮、異日兩太皇晏駕、禍機難測、乃令春澄善繩作表辭位、辭意甚切、帝不許、嵯峨太上皇深加教督、太子退謂大夫文室秋津亮藤原貞守曰、孤願不遂、諸君将奈孤何、言畢隕涕、（太子才學已下恒貞傳）

七年夏五月癸未、淳和太上皇崩、中納言藤原吉野閉門不出、累表辭職、帝不許、屢遣中使召之、吉野起視事、

九年秋七月丁未、嵯峨太上皇崩、戊申、葬太上皇、己酉、先是、彈正尹阿保親王密上書嵯峨太皇太后、太后召中納言藤原良房、啓其書、書曰、今月十日、春宮坊帶刀伴健岑來語曰、嵯峨太上皇将登遐、國家必亂、請奉皇

太子入東國、是日令六衛府守宮門、分遣右近衛少将藤原富士麻呂右馬助佐伯宮成圍健岑及但馬權守橘逸勢家、捕之、伊勢齋宮主馬長伴水上在健岑家、亦見捕、又召右近衛将曹伴武守春宮坊帶刀伴甲雄、奪兵仗、分付五人於左近衛左衛門左兵衛三府錮之、令左右京職警衛街巷、遣神祇大副藤原大津守宇治橋、彈正少弼丹墀門成守大原道、侍從清原秋雄守大枝道、散位朝野貞吉守山崎橋、大藏少輔藤原多雄守淀渡、皇太子大懼、抗表辭位、帝優答曰、健岑等獨爲之耳、何關太子、勿以介意、太子不自安、憂形於色、（皇太子大懼已下恒貞傳）庚戌、遣參議左大辨正躬王參議右大辨和氣眞綱於左衛門府、推勘逸勢健岑等、是日冷然院松樹自折、人以爲異、辛亥、正躬王再窮問健岑等、捕健岑從弟春宮坊舍人伴氏永、付右衛門府、壬午、又考問健岑逸勢、逸勢不服、（不服據文德實録）適有投匿名書者曰、健岑反計爲太子發、帝惑焉、（恒貞傳）乙卯、帝御冷然院、皇太子從之、帝急敕左近衛少将藤原良相率近衛三十人、圍太子直曹、太子謂左右曰、今日之禍、孤夙知之、故數年來勸諸君避禍、諸君不忍相離、乃有今日、豈非天乎、（太子謂已下恒良傳）帶刀等皆奪兵仗、散禁於右兵衛陣下幄中、左衛門權

佐藤原岳雄等縛大納言藤原愛發中納言藤原吉野參議文室秋津、分幽於院中、詔廢皇太子、奪愛發官、擯之京外、貶吉野爲太宰員外帥、秋津出雲員外守、淳和太后聞之、震怒悲號、深怨太皇太后、（淳和已下三代實録）丙辰、廢太子以劔四口付藤原富士麻呂、進藏人所、帝遣參議朝野鹿取等於嵯峨山陵、告廢太子、戊午、集廢坊諸人於右衛門陣庭、詔貶大進已下二十八人諸國權守權掾權目、藤原貞守越後權守、春澄善繩周防權守、殿上雜色帶刀品官六位已下處配流者六十餘人、庚申、流橘逸勢於伊豆、改姓非人、健岑隱岐、八月甲戌、遣正躬

王監送廢太子於淳和院、駕小車、出禁中、至神泉苑、駕牛車、廢太子顧左右曰、幸脫重負、乃住院東亭子、世稱亭子親王、自是專歸佛、不近婦人、（廢太子頗已下後拾遺往生傳）廢太子令聞夙著、天下歸心、一旦廢黜非其罪、朝野悲之、（恒貞傳）乙丑、立皇子道康親王爲皇太子、是月逸勢赴配所、其女悲泣步從、監送者叱令去、女晝止夜行、遂得追及、逸勢至遠江板築驛、死於逆旅、女哀慟收葬、廬其側不去、落髮爲尼、誓念苦至、行旅爲之流涕、（是月已下文德實錄）九月壬辰朔、帝聞逸勢死、憫其孫珍令幼弱、聽還舊閭、冬十月壬午、阿保親王薨、追賞告變之功、贈一品、十二月辛

酉、淳和太后剃髮入道、

嘉祥二年春正月壬戌、授廢太子三品、尋薙髮、改名恒寂、（尋已下三代實錄）冬十月丙午、賜逸勢子龍劍實山等本姓、聽入京師、

文德天皇嘉祥三年夏五月壬辰、追贈橘逸勢正五位下、詔許歸葬、其女負尸還京、時人稱爲孝女、

仁壽三年夏五月甲寅、加贈逸勢從四位下、

清和天皇貞觀五年夏五月壬午、修御靈會於神泉苑、遣左近衛中將藤原基經等監其事、設靈座六、令僧講佛經、雅樂寮奏樂、以近侍及良家兒童爲舞人、開苑四門、令都人縱觀、先是疫癘流行、死者甚衆、時人謂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等爲祟、呼曰御靈、都鄙爭修御靈會、倡優百戲、遞相誇競、是春咳逆流行、百姓多死、故朝廷爲脩此會、宮田麻呂、承和中坐謀反配流者也、

應天門之災

桓武天皇延曆四年秋七月、皇太子使左少辨大伴繼人等殺中納言藤原種繼、繼人坐誅、子國道流佐渡、國道聰敏有才幹、國司引爲師友、每有疑難必取決、後遭

赦還京師、（子國道已下三代實錄）

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右中辨大伴國道拜參議、（公卿補任）以觸諱改姓伴宿禰、（日本紀略）第五子善男軀幹矮小、深目長鬢、性忍酷、有口辯、弱冠入直校書殿、（三代實錄）

仁明天皇承和八年、伴善男爲大內記、善男諳練典故、當官幹理、察斷機敏、酬答如響、帝甚寵之、寄任日重、然器宇褊狹、好斥人短、衆咸惡之、（三代實錄）

十三年法隆寺僧善愷訴少納言登美直名之罪、右少辨伴善男與左大辨正躬王等論定罪科、數相詰難、久

之不決、善男奮曰、聚蚊成雷之日、是善男死國之秋也、善男奮曰已下江談抄遂誣奏正躬王許容善愷非法之訴、乃令明法博士讃岐永直等斷之、永直畏憚權勢、不敢正言、然其議大忤善男意、於是正躬王及左中辨伴成益、右中辨藤原豐嗣、左少辨藤原岳雄皆坐解官、永直亦獲罪、先是議未決、參議和氣眞綱嘆曰、塵埃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不如去職遯世、乃閉門不出、尋卒、

清和天皇貞觀六年春正月癸卯、中納言伴善男為大納言、尋以事忤左大臣源信、積成嫌隙、是冬適有飛書曰、左大臣與弟中納言源融右衛門督源勤等同謀不軌、時人大駭、善男宣言、吾聞左大臣潛挾異圖、今果有端、

七年春、以信家人清原春瀧為日向掾、左馬少屬土師忠道為甲斐權掾、左衛門府生日下部遠藤為肥後權大目、三人皆便弓馬、名奬擢之、實奪爪牙也、善男益謀陷害信、以代其位、善男益謀已下宇治拾遺物語

八年春閏三月乙卯、夜、善男與子右衛門佐中庸家奴紀豐城等謀、遂燒應天門、延及棲鳳翔鸞二樓、朝野大駭、善男謂右大臣藤原良相曰、左大臣實為之、良相信

之、急召參議藤原基經、令收信、基經曰、公謀之太政大臣乎、良相曰、太政大臣崇信佛法、安能斷大事、基經曰、大事何得不告、乃往告良房、良房駭愕、不及整衣冠、疾馳入奏曰、左大臣陛下功臣、人縱上變、安知非誣、要當反覆審驗、然後處之、陛下必欲罪之、老臣請先伏罪、急召已下大鏡裏書宇治拾遺物語帝驚曰、朕所未聞也、乃敕參議大江音人、左中辨藤原家宗等往慰諭信、信方白衣坐地待罪、家人見敕使至、以為被收、皆號哭、信方已下宇治拾遺物語信既受敕、獻廄馬十二匹、賓從四十餘人、以謝、帝優詔不受、信閉門不敢出、丁卯、會百官大祓於會昌門、以應天門火也、

夏四月戊子、敕前月十日夜、應天門及東西樓觀咸皆灰燼、求之蓍龜、猶見火氣、自非神助、灾何以消、宜令五畿七道奉幣境内諸神、秋七月戊申、遣使奉幣大神宮、頒幣南海諸神、告應天門火、兼祈消災異、八月乙亥、左京人備中權史生大宅鷹取告善男父子火應天門、丙子、禁鷹取下右撿非違使、初鷹取夜經應天門、有人緣門柱而下、窺覘之則善男父子及豐城也、皆疾走而去、鷹取驚恠、行未遠、顧則火作、始知善男行火、然不敢泄、已而善男家奴生江恒山兒與鷹取女兒鬪、恒山捽鷹取兒、毆擊至死、鷹取怒詰恒山、恒山曰、我主即大納

言、誰敢抗我者、鷹取罵曰、汝恃汝主耶、汝主不死、由吾閉口、吾口一開、汝主立斃、恒山不答而逃、（初已下宇治拾遺物語）鷹取遂上變、戊寅、勅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召善男於勘解由使局鞫問、善男不服、年名惡善男恃辯抜捂、令人詐謂之曰、卿子右衛門佐既首服、卿何敢乃爾、善男驚曰、吾兒不肖乃服、（善男不服已下江談抄）庚寅、遣使諸山陵告應天門火、辛丑、囚中庸於左衛門府、考訊生江恒山、壬寅晦、推鞫恒山同謀伴清繩、衆或疑善男誣服、帝不聽、九月甲子、廷議善男父子及紀豐城・伴秋實・伴清繩並大逆當斬、詔下死一等、處遠流、善男伊豆、中庸隱岐、

豐城安房、秋實壹岐、清繩佐渡、又流其黨下野守伴阿男於能登、上總權少掾伴夏影於越後、伴冬滿於常陸、紀春道於上總、伴高吉於下總、紀武城於日向、伴春範於薩摩、肥後守紀夏井亦連坐配土佐、夏井豐城異母兄也、憂豐城放誕、屢加訶責、豐城苦之、去事善男云、丁卯、赦京畿七道、勘錄庶人伴善男等資財田宅、中庸子元孫年八歲、叔孫五歲、皆從父赴配所、帝愍其幼穉、召還之、善男嘗建嘉祥寺食堂於深草山陵側、又造佛堂於柏原山陵兆域內、爲葬地、是日、毀堂發墓、遣使告二陵、辛未晦、大祓於朱雀門、以流罪人也、冬十月丙申、流生江恒山、十二月己卯、沒入善男宅地資財、付內藏寮、書籍佛像付圖書寮、

十年春二月丁丑、始造應天門、大祓於會昌門、冬閏十二月、左大臣源信放鷹墮馬、數日而薨、是歲、伴善男死於配所、（是歲已下公卿補任）世傳善男死爲疫鬼、（今昔物語）時人畏懾如此、

十三年冬十月辛未、應天門成、

十七年冬十二月甲子、以伴善男沒官墾田陸田山林莊家等在諸國者、皆充造京城道橋料、善男得志一時、廣營財產、蓋如此、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弟延之　延壽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渤海朝貢

聖武天皇神龜四年秋九月庚寅、渤海使者高齊德等八人至出羽、遣使存問、先是渤海王大武藝遣寧遠將軍高仁義等二十四人朝貢、至蝦夷、仁義等被害、至是齊德等僅免而來、渤海朝貢始於此、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至武藝父祚榮、屬唐封渤海郡王、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武藝斥大土宇、東北諸夷

畏之、唐主李隆基命襲王號、未幾、黑水靺鞨聘唐、唐主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發兵擊黑水、門藝諫曰、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藝怒、欲殺之、門藝懼奔唐、武藝遣使請殺之、唐主不許、武藝遣兵攻唐登州、唐遣門藝拒之、無功、〔渤海本已下唐書〕武藝既與唐構難、始朝貢中國云、冬十二月丁亥、召齊德等入京、

五年春正月庚子、渤海使朝賀、甲寅、帝御中宮、渤海使上武藝書及方物、書曰、武藝啓、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開基、奕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總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但以天崖路阻、海漢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絕問、親仁結援、庶叶前經、通使聘隣、始乎今日、謹遣寧遠將軍郎將高仁義、游將軍果毅都尉德周、別將舍那婁二十四人、賫狀、并附貂皮三百張奉送、土宜雖賤、用表獻芹之誠、皮幣非珍、還慙掩口之誚、主理有限、披瞻未期、時嗣徽音、永敦隣好、於是齊德等八人並授

正六位上、賜宴奏樂、二月壬午、以從六位下引田虫麻呂爲送渤海客使、夏四月壬午、賜齊德等綵帛綾綿有差、賜武藝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郡王、省啓具知、恢復舊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義懷仁、監撫全境、滄波雖隔、不斷往來、便因首領高齊德還次、付書并信物綵帛一十匹、綾一十匹、絲一百絇、綿二百屯、差送使發遣歸鄉、漸熱、想平安好、六月庚午、虫麻呂等拜辭、壬申、水手已上六十二人授位有差、

天平二年秋八月辛亥、引田虫麻呂還自渤海、九月癸丑、帝御中宮、虫麻呂上渤海信物、丙子、奉渤海信物於

山陵六所、冬十月庚戌、奉渤海信物於諸國名神、

十一年秋七月癸卯、渤海副使己珍蒙至出羽、遣唐判官平群廣成從而還、先是海上遇風、大使胥要德等四十人溺死、珍蒙以餘衆來、時武藝已死、子欽茂嗣、冬十月丙戌、召渤海使入京、十二月戊辰、珍蒙等拜朝、上欽茂啓及方物虎皮羆皮各七張、豹皮六張、人參三十斤、蜜三升、

十二年春正月戊子朔、渤海使拜賀、甲午授己珍蒙等位有差、即賜宴朝堂、賜欽茂美濃絁三十匹、絹十匹、絲一百五十絇、調綿三百屯、己珍蒙美濃絁二十匹、絹十匹、絲五十絇、調綿二百屯、庚子以外從五位下大伴犬養爲遣渤海大使、甲辰帝御大極殿南門、觀大射、射畢、命渤海使射焉、丙辰贈渤海大使胥要德從二位、首領己閼棄蒙從五位下、賜調布一百十五端、庸布六十段、丁巳帝御中門閤門、己珍蒙等奏渤海樂、賜帛綿有差、二月己未、渤海使還、冬十月戊午、大伴犬養還自渤海、

十八年渤海人及鐵利一千一百餘人來、敕安置出羽、給衣糧放還、鐵利、本黑水靺鞨一部、後降渤海云、（鐵利本已下唐書）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秋九月丁卯、渤海使慕施蒙至越後佐渡島、冬十月庚辰、遣左大史坂上老人等於越後、存問渤海使、

五年夏五月乙丑、渤海使拜朝貢信物、奏曰、渤海王言、日本照臨聖天皇朝不賜使命、已經十餘歲、是以遣慕施蒙等七十五人、賚國信物、奉獻闕庭、丁卯饗渤海使於朝堂、授位賜祿、六月丁丑、施蒙等還、賜欽茂璽書、責其不稱臣、且無表文、

廢帝天平寶字二年秋九月丁亥、先是遣從五位下小野田守於渤海、至是田守以渤海守楊承慶等二十三人還、冬十二月壬戌、召渤海使入京、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渤海使拜賀、庚午渤海使上欽茂表貢方物、且弔聖武帝喪、乙酉授渤海大使楊承慶正三位、副使楊泰師從三位、判官馮方禮從五位下、饗之朝堂、甲午大保惠美押勝宴渤海使於田村第、二月癸丑、承慶等還、會帝遣高玄度於唐、迎藤原清河、乃與承慶俱發、詔欽茂送玄度於唐、冬十月辛亥、先是欽茂送玄度等於唐、遣使護送判官內藏全成等還之、是日至對馬、十二月丙辰、召渤海使、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渤海使拜賀、丁卯渤海使貢方物、上藤原清河表文、己巳授高南申等位、賜欽茂絁綵綿、

五年冬十月癸酉、以武藏介高麗大山爲遣渤海使、
六年冬十月丙午朔、先是高麗大山舟中獲病、至佐利翼津卒、至是副使伊吉益麻呂以渤海使王新福等二十三人還、至越前加賀郡、十一月乙亥朔、以正六位上多治比小耳爲送渤海客使、十二月乙卯、贈高麗大山正五位下、閏月癸巳、召渤海使入京、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渤海使拜賀、丙午渤海使貢方物、庚戌授王新福等位、賜宴、庚申饗之朝堂、二月丁丑、太師惠美押勝宴渤海使、冬十月乙亥、先是渤海使還、左兵衛佐板振鎌束送之、事畢將還、會學生高内弓携妻

高氏及小兒乳母還自唐、與鎌束俱發、學僧戒融及優婆塞一人亦從、海上遭風飄蕩、鎌束曰、優婆塞一食數粒、經日不飢、異於衆人、且異邦婦人在船、所以招禍也、乃使水手搏高氏及小兒乳母優婆塞投之海、至是鎌東至隱岐、乃下之獄、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夏四月壬午、渤海使壹萬福等三百二十五人以十七船至出羽野代湊、安置常陸、冬十月丙寅、召渤海使會賀正、
三年春正月壬午朔、渤海使拜賀、甲申渤海使貢方物、丁酉以渤海表文無禮却之、壹萬福等泣曰、臣等還國必獲罪、願陛下罰之輕重惟命、庚子却渤海信物、丙午萬福等改修表文代欽茂申謝、二月癸丑、饗渤海使於朝堂、授萬福等位、己卯賜欽茂書曰、天皇敬問高麗王、朕繼體承基、臨馭區寓、恩覃德澤、寧濟蒼生、率土之濱、化有輯於同軌、普天之下、恩無隔於殊隣、昔高麗盛時國王高氏祖宗奕世介居瀛表、親如兄弟、義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貢相續、逮乎季歲、高氏淪亡、自爾以來、音問寂絕、爰自神龜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衛大將軍渤海郡王遣使來朝、始修職貢、先王嘉其丹款、寵待優渥、王襲遺風、纂修前業、獻誠述職、不墜家聲、今省來書、頓改

文道、日下不注官品姓名、書尾虛陳天孫僭號、遠度王意、豈有是乎、近慮事勢、疑似錯誤、故命有司、停其賓禮、但使人萬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謝、朕矜其遠來、聽其悛改、王悉此意、永念良圖、昔者高氏之世、兵亂無休、爲假朝威、彼稱兄弟、方今大氏曾無事故、妄稱甥舅、於禮失矣、後歲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寔乃繼好無窮耳、庚辰渤海使還、以正六位上武生鳥守爲送使、秋九月、鳥守與萬福等解纜入海、遇暴風漂著能登、戊戌敕安置福良津、
四年春二月乙丑、渤海副使正四位上慕昌祿卒、遣使

吊之贈從三位、鳥守萬福等尋發、夏六月丙辰、能登國言、渤海使烏須弗来、遣使驗問、烏須弗報曰、渤海日本往来聘問、如兄如弟、近歲日本使内雄来渤海、學問音聲、還國十年、未報安否、因差大使壹萬福來聘、亦四年未還、此臣等之所以来也、戊午、遣使告烏須弗曰、前使壹萬福表詞驕慢、既已罷歸、今能登國司言、汝等表函違例、是以不召、而表函違例、非汝等之罪也、涉海遠来、事須憐矜、仍賜路粮放還、且汝國使取路北國、既嘗禁之、今後宜遵舊例、取道筑紫、冬十月乙卯、武生鳥守還自渤海、

七年冬十二月乙巳、渤海遣史都蒙等一百六十七人賀騰極、并赴妻喪、船將至津、暴風壞柁、漂沒者衆、判官高淑源等溺死、都蒙等四十六人僅而獲免、敕安置越前給食、

八年春正月癸酉、遣使問史都蒙等曰、往年烏須弗還本蕃、諭以海路之禁、而今又違約何也、都蒙謝曰、前使實承此旨、故臣等發弊邑、自南海府西指對馬洋中遭風、忽至此地、罪無所逃、二月壬寅、召都蒙等三十人入朝、都蒙請曰、臣以一百六十餘人来朝、而風浪暴怒、舉船漂溺、獲免者僅四十餘人、臣等萬死一生、無非聖朝至德、願四十餘人誼同骨肉、不忍分離、願得同拜天闕、許之、夏四月庚寅、都蒙等入京、辛卯、太政官遣使慰問、橘清友以良家子姿儀魁偉、中選接伴、都蒙善相、見清友曰、此人骨法非常、子孫大貴、後清友女爲嵯峨皇后、生仁明帝、果如都蒙言、（橘清友已下文德實錄）癸卯、都蒙等貢方物、奏曰、前使壹萬福還國王始聞聖皇新臨天下、不勝歡慶、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入朝、并獻國信、戊申、授都蒙正三位、庚申、贈高淑源正五位上、癸酉、都蒙等還、以大學少允高麗殿嗣爲送使、賜欽茂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使都蒙等遠渡滄溟、来賀踐祚、

顧慙寡德、叨嗣洪基、若涉大川、罔知所濟、王修朝聘於典故、慶寶曆於惟新、懃懇之誠、實有嘉尚、但都蒙等遇風、人船多損、聞之傷懷、今造船差使、送至本土、并附絹五十疋、絁五十疋、絲二百絇、綿三百屯、又從都蒙請、加賜黃金小一百兩、水銀大一百兩、金漆一缶、漆一缶、海石榴油一缶、水精念珠四貫、檳榔扇十枚、至宜領之、夏景炎熱、想平安、又吊欽茂妻喪、賻物、

九年夏四月丙午、初渤海使高淑源等之溺死、浮屍漂至越前者三十、是日勅葬之、秋九月癸亥、渤海使張仙壽等送高麗殿嗣至越前三國湊、

十年春正月壬寅朔、渤海使拜賀、丙午張仙壽等獻方物、奏曰、渤海王言、聖朝使高麗朝臣殿嗣等失路、漂著夷境、船舶壞損、無由歸去、因造二船、差仙壽等、隨殿嗣入朝、并獻方物、戊申宴仙壽等於朝堂、授位階、二月癸酉、仙壽等還、以正六位上大網廣道為送使、賜欽茂璽書、秋九月渤海押領高洋弼通事高說昌及鐵利三百五十九人至出羽、庚辰勅、來使微賤、不足為賓、宜供給放還、船若損壞、宜為修造、癸巳敕陸奥出羽、以常陸調絁、相摸庸綿、陸奥稅布、充渤海使祿、冬十一月乙亥勅、渤海表文無禮、海路亦不由筑紫、巧言廻護、宜譴責之、

却之、丙子撿挍渤海客使奏、鐵利官人與高說昌爭班次、恒陵侮之、太政官處分、從五位下高說昌入朝數次、授以高班、宜異其列位、以顯品秩、十二月戊午、高洋弼苦請賜船九隻以還、許之、○（唐書曰、大曆中渤海貢日本舞女十一於唐、蓋中國奸商與之交易也、）

桓武天皇延曆五年秋九月甲辰、出羽國司言、渤海使李元泰等六十五人来、路為蝦夷所刼畧、見存四十一人、

六年春二月甲戌、李元泰訴、柁師挾抄皆死賊手、乃給船一隻柁師挾抄放還、

十四年冬十一月丙申、先是欽茂卒、族弟元義立、猜虐國人殺之、立欽茂孫華璵、卒、欽茂少子嵩璘立、（先是已下唐書）至是出羽國司言、渤海使呂定琳等六十八人漂至夷地志理波村、蝦夷剽刼、使人散亾、敕移越後供給、

十五年夏四月戊子、渤海使獻方物、告國哀、且致遣唐學僧永忠等書、五月丁未、呂定琳等還、以上野介御長廣岳為送使、賜嵩璘璽書、冬十月己未、廣岳還自渤海、嵩璘上啓請朝貢之期、辛酉授廣岳從五位下、以奉使稱旨也、壬申、先是渤海表文多傲慢不遜、至是辭氣温恭、體裁可觀、群臣以為盛事、詣闕表賀、

十七年夏四月甲戌、以外從五位下内藏賀茂麻呂為遣渤海使、五月戊戌、賀茂辭見、賜嵩璘璽書、許六年一貢、冬十一月壬寅、渤海使大昌泰等来獻方物、請縮貢期、（十四年已下類聚國史）

十八年春正月丙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群臣減四拜為再拜、不拍手、以有渤海使也、辛酉宴渤海使、賜蓁揩衣、三月己丑、渤海使還、遣式部少錄滋野船白押送、賜嵩璘璽書、許以不待年限而朝貢、夏五月丙辰、内藏賀茂麻呂還自渤海、以隱岐比奈麻治比賣神有靈佑、請列幣社、許之、九月辛酉、滋野船白還自渤海、上嵩璘謝

表、

二十三年夏六月庚午、敕比年渤海使多至能登停宿之所、不可忽略、宜速造客院、（二十三年己下類聚國史）

平城天皇大同四年冬十月癸酉朔、渤海使高南容來、獻方物、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夏四月庚午朔、饗渤海使於鴻臚館、丁丑高南容等還、賜嵩璘璽書、五月丙寅渤海首領高多佛脫身留越前、敕安置越前、給食、令史生羽栗馬長及習語生就學渤海語、秋九月丙寅渤海再遣高南容朝貢、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渤海使拜賀、乙卯遣大納言坂上田村麻呂等饗渤海使於朝集院、丁巳渤海使還、賜嵩璘璽書、夏四月庚寅遣渤海使正六位上林東人等辭見、賜衣被、冬十月癸亥東人等還、自渤海奏曰、嵩璘書違例、故却而不受、錄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嗣益等在第二船、洋中相失、不知所之、

三年冬十一月壬辰、渤海人高多佛賜姓名高庭高雄、

五年秋九月癸卯、渤海使王孝廉等來、

六年春正月癸酉朔、渤海使拜賀、己卯宴渤海使、奏女樂、授王孝廉從三位、壬辰饗孝廉等、先是嵩璘卒、子元瑜立、（先是已下唐書）至是敕問孝廉曰、嚮遣林東人於汝國、汝國書詞何以違例、孝廉謝曰、世移主易、不知前事、然過而不謝、罪在本國、甲午孝廉等還、賜元瑜璽書、諭令遵禮、三月癸酉制、蕃國之使入朝有期、客館之設常須牢固、頃者疾病之民、就此寓宿、遣喪之人、以爲隱處、破壞舍垣、汙穢庭路、宜令彈正及京職撿校、夏五月戊子、渤海使遇風漂廻、舟檝摧裂、癸巳令越前擇大船給之、六月癸丑、王孝廉病沒、詔贈正三位、更賜信物發回、

十年冬十一月甲午、先是元瑜卒、言義立、卒、明忠立、卒、仁秀立、（先是已下唐書）是日仁秀使入覲使李承英等來、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渤海使拜賀、庚辰賜宴、（賜宴據類聚國史）授位有差、甲午渤海使還、會唐人周光翰言升則請還、乃托渤海使放還、

十二年冬十一月乙巳、渤海使王文矩來、（十年已下日本紀略）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渤海使拜賀、己亥賜宴、戊申帝御豐樂殿、宴渤海使、奏踏歌、王文矩等打毬、賜綿二百屯賭之、（類聚國史）壬子饗渤海使、授文矩正三位、（授位據續日本後紀）癸丑渤海使還、（日本紀略）

十四年（四月淳和帝即位）冬十一月壬申、加賀國司言、渤海入覲使貞泰等百一人來、十二月戊子、以大雪道路不通、

停存問渤海客使、救令守椽等准例存問、日本紀略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春正月乙卯、賜渤海使冬衣服料、二月壬午、諭渤海使候風歸蕃、不召之入京、夏四月丙申、越前上渤海信物及別貢契丹大狗二口、矮子二口、辛丑、幸神泉苑、放獦逐鹿、日本紀略
二年冬十二月辛丑、隱岐馳驛奏、渤海使高承祖等百三人來、日本紀略
三年夏五月戊寅、授渤海使位、發囬、日本紀略
五年春正月甲戌、但馬驛奏、渤海使王文矩等百餘人來、王文矩據續日本後紀 二月己丑、但馬國司寫渤海王啓及其

中臺牒案上之、時仁秀既卒、孫彝震立、時已下唐書 夏四月癸未、賜渤海使絹綿、而不許入京、敕曰、年滿一紀、然後入覲、續日本後紀
仁明天皇承和八年冬十一月丁亥、長門國司言、渤海使賀福延等百五人來、庚寅、以式部大丞小野恒柯少外記山代氏益、爲存問使、兼領客使、
九年春二月乙酉、召渤海使入京、三月辛丑、小野恒柯等上彝震啓及其中臺省牒案、初高承祖之入貢、淳和帝將賜金二百兩於在唐僧靈仙、附承祖傳致之、仁秀尋遣使於唐、訪靈仙、靈仙已亾、乃以金還、洋中遇風漂沒、至是具奏其事、而別状頗違例、存問使詰之、使人伏罪、壬戌、渤海使從河陽入京、以式部少輔藤原諸成爲迎勞使、安置鴻臚館、癸亥、太政官遣使慰勞、甲子、遣侍從藤原春津宣敕慰問、夏四月乙丑朔、賜衣服、丙寅、渤海使獻啓函信物、己巳、饗渤海使、授賀福延正三位、餘各有差、辛未、福延私獻方物、癸酉、饗之朝集堂、丙子、賜璽書、令太政官報中臺省牒、發囬、
嘉祥元年冬十二月乙卯、能登驛奏、渤海入覲使王文矩等一百人來、
二年春二月丙戌朔、以少內記縣犬養貞守直講山口西成、爲存問使、遣之能登、三月戊辰、存問使上彝震啓及中臺省牒案、乙丑、先是存問使詰問入覲違期、是日

上答問書、壬申、以存問使兼領客使、夏四月辛亥、渤海使入京師、遣使慰勞、癸丑、賜時服、五月乙卯、渤海使詣八省院、獻啓函信物、丙辰、授王文矩從二位、戊午、帝御武德殿、觀馬射、六軍擁節、百寮侍座、勅文矩等陪宴、擇侍臣善辭令者接伴、藤原衛中選、賜續命縷、佩之使人歎其儀範、擇侍臣已下文德實錄 是日、敕曰、五月五日佩藥玉、飮酒者得壽、其賜使人藥玉與酒、藥王卽續命縷也、文矩望見時康親王曰、皇子有至貴之相、後必登天位、親王

後果即位、是為光孝帝、（文矩已下三代實錄）癸亥饗文矩等、乙丑
遣參議小野篁等於鴻臚館、賜璽書及太政官牒、發遣、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春正月己卯、能登驛奏渤海入覲
使馬孝愼等百四人至珠洲郡、乙酉少外記廣宗安人、
大內記安倍清行為領客使、二月庚寅詔還孝愼等於
加賀、安置便處、癸巳直講苅田安雄為領客使、代安人、
乙未大初位下春日宅成為渤海通事、三月己巳、遣領
客使於加賀、行存問使事、帝聞渤海副使周元伯有文
才、詔越前權少掾島田忠臣接對唱和、以時屬諒闇、不
入京師、夏六月丁未、賜璽書發回、

三年春正月乙未、出雲國司言、渤海使李居正等百五
人至島根郡、癸卯散位藤原春景兵部少錄葛井善宗
為領客使、播磨少目春日宅成為通事、夏五月甲午、以
渤海違期入覲、却其國啓信物、特以居正位貴年老、優
恤之、賜絁十匹、綿四十屯、更賜絁一百三十五匹、綿一
千二百二十五屯、領給使人、放還、
十三年冬十二月壬子、渤海入覲使楊成規等百五人
至加賀、
十四年春正月丁丑、以少內記菅原道眞直講美努清
名為存問使、園池正春日宅成為通事、道眞尋丁母憂
去職、丁酉以少外記大春日安守為存問使、是月咳逆
流行、死亡者衆、民間訛言、渤海使来、異國毒氣使然、二
月甲申、詔存問使兼領客使、夏四月壬子、存問使詰問
啓牒違例、馳驛奏狀、乙卯以少內記都言道式部丞平
季長為掌客使、常陸少掾多治守善文章生菅野惟肖
為領歸鄉客使、五月丙子、都言道奏姓名相配、其義乃
美、若非佳令、何示遠人、請改名良香、許之、甲申以右近
衛少將藤原山蔭為郊勞使、迎渤海使於宇治郡山科、
入京、安置鴻臚館、以左官掌直道氏守美容儀、權為玄
蕃屬、掌讌饗送迎、丙戌遣右馬頭在原業平勞問、賜時

服、丁亥左近衛中將源舒奏渤海國書信物、戊子遣使
授成規從三位、餘各有差、先是陰陽寮奏曰、蕃客来朝、
必有不祥、由是不召見、己丑詔內藏寮與渤海使廻易
貨物、庚寅許京師人與使人交關、辛卯賜官錢四十萬
於使人、買雜貨、壬辰遣使饗使人、癸巳成規請私獻方
物、許之、遣民部少輔橘廣相賜宴賦詩、甲午賜璽書放
還、成規望闕流涕而去、
十五年夏五月庚寅、先是太宰府言、三月十一日蕃舩
二艘漂至薩摩甑島郡、其人言語不通、舩長崔宗佐大
陳潤自書曰、渤海王遣使於唐、賀平徐州、漂蕩至此國

司推驗之、不賞公驗、所書年紀錯誤、疑新羅人誤計潛來也、即以二船向府、其一得風逃去、是日敕太宰府審加推勘、烋七月癸亥朔、先是太宰府驛奏渤海人崔宗佐孫宰等漂至肥前天草郡、乃遣唐通事張建忠驗撿、果渤海人前日逃去者也、因進宗佐日記及蠟封函子雜封書弓劍、是日勑放還之、舟中雜貨秋毫無犯、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春正月戊子、出雲國司言、渤海國使楊中遠等百五人來、二月乙巳、以少外記大春日安名前讚岐掾占部月雄爲存問使、尋兼領客使、園池正春日宅成爲通事、夏四月己丑、存問使寫渤海啓及其

中臺省牒上之、即爲孫宰等謝恩也、六月甲午、以渤海違期入覲、却其國啓信物、賜衣糧放還、中遠請獻玳瑁盃、宅成曰、昔往唐國、多觀珍寶、未見此器、帝却而不受、六年秋九月戊辰晦、敕能登禁伐羽咋郡福良泊山木、渤海使至北陸、必造歸船於此山、故有此禁、冬十一月乙未、加賀國司言、渤海入覲使裴頲等百五人來、敕禁私廻易貨物、

七年春正月戊辰朔、以外記大藏善行高階茂範爲存問使、尋兼領客使、前筑後少目伊勢興房爲通事、癸巳令山城近江越前加賀等國修官舍道橋、瘞路傍死人、以渤海使入京也、令越前越中能登送酒肉魚鳥蒜等物於加賀、勞饗渤海使、二月戊午、令林邑樂人習伎於大安寺、爲渤海使也、壬戌、賜渤海使時服、三月甲戌、存問使辭見、賜御衣袴、夏四月戊戌、以右衛門大尉坂上茂樹、文章得業生紀長谷雄爲掌客使、民部大丞清原常岑文章生多治比有友爲領歸鄉客使、丁巳、帝聞裴頲善文辭、以式部少輔菅原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美濃介島田忠臣權行玄蕃頭事、接伴之、甲子、遣右近衛少將平正範郊勞渤海使、安置鴻臚館、勞問相屬、五月丁卯、頲等詣朝堂、上國啓信物、戊辰、賜宴、授頲從三位、

餘各有差、並賜朝衣、使人拜舞而出、更衣昇堂、內教坊奏女樂、舞女百三十八人遍舞、別賜供御枇杷子、盛以銀椀、重午帝御武德殿、觀四府騎射、召頲等陪侍、賜錄事已上續命縷、品官已下菖蒲鬘、壬申、頲別獻方物、內藏頭和氣彝範就鴻臚館交易貨物、乙亥、饗頲於朝集堂、擇五位已上有容儀者三十人接伴、左衛門權佐藤原良積與焉、頲索筆硯、欲贈詩良積、良積不嫺文辭、錯愕而出、道真等乃與頲唱酬、帝賞頲高才有風儀、遣中使賜御衣一襲、丁丑、賜璽書發回、先是渤海數遣諸生於唐入大學、習識古今制度、一時稱爲海東盛國、先是以下

唐書由是使人皆有文學云、
宇多天皇寛平七年、裴頲再入覲、菅家文草
醍醐天皇延喜八年春、伯耆國司言、渤海入覲使裴璆来、以散位菅原淳茂為掌客使、兵部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真領客使、詔左右馬寮及参議已上、出鞍馬、給蕃使入京之用、五月、裴璆等朝見、宴之朝集堂、授璆從三位、淳茂與璆唱和、璆頲之子、淳茂道真子也、淳茂詩及先人時事、璆讀之感泣、異域之人、兩世邂逅、人以為奇遇、帝愛璆文藻、特賜御衣、遣参議藤原菅根就鴻臚館賜璽書、及太政官牒、越前掾都在中與璆交遊、臨別贈詩、璆大稱之、朝議欲詰私交遠人、聞其為璆所稱、釋而不問、扶桑略記、参取日本紀略、江談抄

十九年冬十一月十八日、若狭國司言、渤海使裴璆来、二十五日、敕安置越前、十二月、以式部少丞橘惟親直講秦廣助為存問使、阿波權掾大神有郷為通事、先是饗渤海使權酒部凡八十人、至是敕省四十人、二十四日、若狭國司言、本國送渤海國使於越前松原驛、驛館無人、儲峙空虚、敕責越前國司、以掾維明為蕃客行事、扶桑略記
二十年春三月二十一日、賜渤海使衣服、夏五月八日、渤海使入京、饗賜依例、扶桑略記、授璆正二位、發遣、日本紀略、領歸郷客使坂上恒蔭奏、渤海使留而不還者凡四人、敕遵大同例、安置越前、扶桑略記、初璆之還、蕃掌客使大江朝綱作序送之、璆大嘆賞、後中國人往渤海、渤海人問江公既為相否、曰未也、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著聞集於是渤海襲唐末弊風、專尚文藻、而兵威衰矣、
延長四年、初渤海以扶餘故地、為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唐書是歳、契丹阿保機攻下之、改曰東丹府、五代史
八年夏四月、丹後國司言、渤海使裴璆等九十三人、至竹野郡、即發存問使、日本紀略璆自稱東丹國使、存問使問其所以、答曰、璆等本渤海人、今降為東丹之臣、存問使具状奏、廷議責其失節、却之、扶桑略記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弟延之　延壽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外戚攝政 基經廢立 宇多登庸菅氏

仁明天皇承和十一年春正月壬辰、皇太子入覲於清涼殿、是日授太子所生女御藤原順子從三位、順子權中納言藤原冬嗣女也、初淡海公不比等女為文武帝夫人、生聖武帝、帝皇后亦不比等女、生孝謙帝、不比等孫內大臣良繼女為桓武帝皇后、生平城嵯峨二帝、良繼弟式部卿百川女為平城帝妃、贈皇后、嵯峨淳和二帝時、藤原氏無居后位者、初已下參取諸書 冬嗣歎藤原氏之衰、建南圓堂於興福寺、以祈興隆、神皇正統記 其信佛如此、順子既生皇太子、以帝多內寵、不得為皇后、冬嗣即不比等玄孫、天長中薨、子長良、良房、良相、良門、良仁、良世、不比等玄孫已下尊卑分脈 長良事帝於儲宮、特被親昵、戲席射場、許以交敵、長良整冠帶侍坐、未嘗失儀、良房風神俊拔、弱冠以選尚嵯峨皇女源潔姬、文德實錄 生女明子、入皇太子宮、大鏡裏書 故官爵踰兄、而長良友愛天至、為時所稱、文德實錄

嘉祥二年春正月辛未、以大納言藤原良房為右大臣、良房累表辭之、不許、又表請減封戶之半、不許、

三年春三月己亥、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文德天皇、是月宮人明子生皇子惟仁於良房第、時帝有惟喬惟條惟彥三皇子、而皆非藤原氏出、冬十月戊戌、立惟仁親王為皇太子、以大納言源信為傅、帝鍾愛惟喬親王、以太子幼沖、欲權立惟喬為儲貳以待太子之長、然憚良房未決、良房憂之、欲使太子辭位、藤原三仁通天文、語良房曰懸象無變、太子無它、一日帝從容語源信、信曰、太子果有罪耶、廢之可也、果無罪耶、奈何更建儲副、帝不悅而止、良房繇此深德信、帝鍾愛已下大鏡裏書 是歲尊所生藤原氏為皇太夫人、追贈外祖藤原冬嗣太政太臣、外祖母藤原美都子正一位、以明子妹古子及大納言藤原良相子多可幾子為女御、

文德天皇齊衡三年秋七月、權中納言藤原長良薨、自仁明帝崩、長良哀慕、終身不食肉、有六子、尤愛第三子基經、後果位極人臣、

天安元年春二月丁亥、右大臣良房為太政大臣、大納言藤原良相為右大臣、良房固辭、表三上、不允、三月辛丑、敕賜寶劒一雙曰、公宜帶此劒、副朕戀情、莫使蕭何獨擅美漢家、賜安車入朝、固辭不受、良相亦表辭、不許、

二年秋八月乙卯、帝崩、皇太子僅九歲、丁巳、與皇太夫

人同輿遷御東宮諸衛擐甲警備良房輔幼主執政貴寵冠世然資性謙遜頗以盈滿為戒（資性以下神皇正統記）冬十一月甲子尊所生藤原氏為皇太夫人

清和天皇貞觀二年秋八月中宮大夫藤原良仁卒良仁少好學性至孝丁母憂哭泣歐血絶而復蘇尋病卒

五年冬十月庚辰帝宴良房於内殿賀六十算賜賚皆用六數

六年春二月壬午帝幸良房東京染殿第觀櫻花中路駐蹕一條第即帝降誕之地良房贈遺扈從羣臣遂御染殿花亭宴飲終日良房欲帝知稼穡之艱難令山城

守紀今守帥羣司百姓行耕田之禮初嘉祥中仁明帝謂良房曰聞卿家櫻花甚美明年朕當往觀比及花時帝既崩良房悲感大會公卿僧徒語以其事辭氣悽愴會者皆流涕賦詩歌而去（初已下文德實錄）

八年春三月己亥帝幸良相西京第觀櫻花閏月丙午朔幸良房染殿第觀花乙卯大納言伴善男火應天門誣譖左大臣源信時良房使良相代己執政退居白川聞變大駭疾馳入朝營救甚力信獲免（事見應天門之變）秋八月辛卯敕良房攝行天下之政甲午良房上表固辭敕曰廼者災異荐臻内外騷然須賴公助理前此攝政者有皇后皇太子未有人臣攝政者也人臣攝政始於此（前此已下職原抄）冬十二月己卯良相以病辭職不許是月以故權中納言藤原長良女高子為女御良相女多美子亦入宮獲寵以婦德稱

九年冬十月右大臣藤原良相薨年五十五帝不視事三日贈正一位良相前後食封二千戶辭其半不受後又請納五百戶以補國用尋薨帝嘗詔參議已上言得失良相上表曰右大辨南淵朝臣年名身為進士職經内外稍通治體山城守紀朝臣今守所歷之州風聲必暢論之良吏自為先鳴伊豫守豐前王才學早彰資歷

淹久無佗異跡足謂老成太宰大貳藤原朝臣冬緒聲名粗達器識漸優吏幹之稱仍有可愛大和守弘宗王頗有治名多宰州縣雖自賢之弊或罹法網而談諸經國非無其才然則宜令此輩同上意見既云諮及芻蕘何況於彼有識臣謬荷重責無佗息肩徒獻管窺恥塵旒聽其重賢才如此

十一年春二月己丑朔立貞明親王為皇太子女御高子所生也

十二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納言藤原氏宗為右大臣中納言藤原基經為大納言

十三年夏四月丙戌、先是太政大臣食封三千戸、賜隨身資人、及良房居職、固辭不受、僅食千戸、是日敕賜三千戸、准三宮給年官、賜內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各六人、為隨兵、及給帶伏資人三十人、良房上表辭之、不允、乃受二千戸、敕賜直廬於禁中、

十四年春二月丁未、右大臣藤原氏宗薨、三月丁丑、帝聞良房病、賜錢五十萬、以充祈禱之費、己卯賜度者八十人、大赦天下、秋八月癸亥、以中納言藤原基經為右大臣、九月己巳、太政大臣良房薨、年六十九、帝為輟朝三日、（年六十九已下公卿補任）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謚忠仁、食封資

人並如生時、良房攝政前後十五年、帝念其舊恩、傾心委任、垂拱仰成、子孫相繼為攝關、外戚之盛基於此、及薨帝始親政事、良房無子、以基經為後、遺命辭食封、因敕給位封國、以其愛宕墓列荷前例幣之數、是歲彈正尹惟喬親王以病薙髮、

十五年冬十一月、以基經女佳珠子為女御、佳珠子姊頼子亦為女御、（頼子攝尊卑分脉）是月基經上表辭良房封邑、帝曰、聊助奠祭之費、卿勿復請、

十六年春三月壬午、初帝之生、良房與僧真雅謀、竊建道場、禱帝得位、至是帝營構堂宇、設大齋會、名曰貞觀寺、

十八年冬十一月戊戌、帝聞良房嘗寫金字大般若經、敕藏圖書寮、壬寅帝讓位於皇太子、是為陽成天皇、年僅九歲、敕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基經輔佐幼主、攝行天子之政、如良房故事、十二月甲辰朔基經上表辭攝政、不許、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春正月辛巳、基經上表辭大將、帝使大納言南淵年名賚表白太上皇、太上皇敕曰、萬機之寄、不可煩以一職、宜從其請、但腰底忽空、武俻有闕、願特賜帶劍、嚴其儀容、乃出金銀装寶劍一口、授年名、

帝即日賜之基經、罷大將、辛丑詔贈外祖故中納言藤原長良左大臣正一位、外祖母藤原氏正一位、秋七月辛丑、基經以旱請罷攝政、優詔不許、

二年秋七月庚戌、基經敘正二位、賜隨身兵仗、丙辰基經以出羽俘囚作亂辭之、不許、

三年春二月己丑、再贈藤原長良大政大臣、

四年冬十二月癸未、以右大臣藤原基經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是日太上皇崩、壽三十一、太上皇尤好佛法、既遜位、御清和院、常御菜蔬、遠姬侍、後落髮歷覽名山佛刹、還御丹波水尾山、其後不復御酒酢鹽豉、數日一

進齋飯、苦修倫至威福之歸藤原氏始於此、
五年春正月甲子、基經敘從一位、基經退居里第、累表辭職、不許、基經猶不視事、庶務壅滯、二月己亥、廷議令辨大夫就直廬取決、後遂為故事、
六年春正月乙巳、帝加元服、戊辰基經上表請罷攝政、不許、增給職封職田資人雜俸、辭不受、二月甲戌朔、特勅任人給爵准三宮、如良房故事、
七年冬十二月、帝昏狂日甚、最好馬、密造廐禁中養之、右馬少允小野清如以善養馬被寵權、少屬紀正直好道術、出入禁中、蔭子藤原公門侍奉階下、常被驅策、而

清如最多不法、己卯基經悉逐宮中群小、帝猶不悛、令人登樹而搒殺之、（帝猶不悛已下、世繼物語、）
八年春二月、祈年祭前、帝手刄人、（玉海承安二年）基經深憂之、欲行廢立、廢太子恒貞素有賢名、基經欲擁立之、密告其意、恒貞隕涕曰、爲有身為沙門而登帝位者耶、基經不能強、（恒貞傳殘編）時仁明皇子時康親王聰明好讀書、寛厚愛人、善相者皆以為有至貴之相、嘗赴良房大饗、奉膳者遺尊者雉足、遽取供親王者羞之、親王神色不變、滅燭掩跡、基經適見之、深服其雅量、（嘗赴已下大鏡）至是詣其第、通謁、久之出見、被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以為有人君度、（世繼物語參取古事談）因陳推戴之意、親王許諾、乃刻日而歸、已而入宮、佯奏曰、臣將命競馬、請臨觀之、帝悦曰、期在何日、曰後二日、（世繼物語）大計既定、會公卿告之、衆論紛紜、左大臣源融曰、求宗室之胄、融等尚在、基經曰、固也、然賜姓為臣而登天位者、自古未有也、（大鏡古事談參）議藤原諸葛按劍叱曰、今日之事、不依太政大臣處分者斬、議乃定、（玉海承安二年）乙未基經使差羸不堪事者從駕、至陽成院、奏曰、陛下狂虐、君德有闕、臣等為社稷計、遷乘輿於此、帝聞而大驚、號叫悲悔、（世繼物語）親王公卿奉神璽鏡劍於時康親王立之、是為光孝天皇、丙申帝御東

宮、基經帥百官起居、解劍而入、兵部卿本康親王、左大臣源融猶佩劍近侍、見基經大驚、解劍、即時敕賜三人帶劍、夏五月甲申、敕聽基經乘輦出入宮中、是月勅諸道博士勘奏太政大臣職掌、基經屢請解職、六月甲午、勅諸務必先諮稟基經然後奏、秋七月甲子、基經上表薦左大臣源融右大臣源多自代、不許、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敕以攝津為奈野為基經獵地、秋九月庚寅、敕許基經節會不就班而直昇殿、冬十二月乙亥、帝召基經於內殿、賜宴賀五十算、盃案精華、絲竹間奏、通宵歡飲、賜馬五匹、冬夏衣各五襲、

卧具屏風、爲度僧五十人、

二年春正月壬午、帝召基經長子時平、行冠禮於仁壽殿、手自加冠、冠巾皆賜服御之物、即日授正五位下、敕參議橘廣相作告身、親書黃紙賜之、令公卿大夫就基經直廬、稱賀宴飲、庚子基經獻飯六十櫃、酒六十缶、魚六十缶、菜六十缶、衣服二十櫃、陳仁壽殿東庭、供御器皿鏤飾金銀、先是帝使貞數親王及四位已上子十餘人習舞、是日進奏、終夜樂飲、賜時平御衣一襲、帝嘗納仲野親王女生定省、任侍從、時稱王侍從、（任侍從已下大鏡、愚管抄）

三年秋八月、帝不豫、帝多皇子、然憚基經、未言所立、基

經入卧内奏曰、陛下萬歲之後、神器將付阿誰、帝曰、唯公所擇、基經曰、以臣所見、其惟王侍從乎、帝大喜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大臣勲勞莫大、汝慎勿忘、（愚管抄）癸亥基經率百官上表、請立皇太子、丙寅以皇子定省爲親王、丁卯立定省親王爲皇太子、是日帝崩、年五十八、皇太子立、是爲宇多天皇、手詔宣遺敕褒基經夾輔之功、（手詔已下扶桑畧記）冬十月庚寅、詔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政事要略扶桑略記愚管抄）關白始於此、（濫觴抄）基經上表乞歸政、不許、閏十一月詔曰、卿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左大辨橘廣相筆也、時疑阿衡之任、衆議紛然、（政事要略、扶桑略紀）藤原佐世故謂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遂不示官奏、事聞、帝令諸博士勘阿衡事、（北山抄）中原月雄善淵愛成等皆言、阿衡者三公也、坐而論道耳、（政事要畧）

宇多天皇仁和四年夏、基經奏曰、國家之事、一日萬機、而自去年八月迄今日、未奏太政官所申之政、臣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上表辭謝、不敢曰當、又奉同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敕旨、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臣未知阿衡之任、仍持疑久矣、伏聞左大臣令明經博士等勘申云、阿衡之任、可無典

職、以其無典職、知阿衡之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抑至於無分職、暗合臣願、伏請早仰執奏之官、莫令萬機壅滯、於是紀長谷雄三善清行與佐世評論官制沿革曰、殷世阿衡即周官三公、三公無典職、經史有明文、不可復疑、帝令廣相佐世月雄廷議、左大臣源融判之、佐世欲堅執前議、融依違不能裁斷、時適盛暑、帝頗厭倦、公卿憚基經、皆稱病罷去、時機務壅滯既久、諸司抱憂、帝遣融就基經第、依前詔而行機務、基經曰、阿衡職掌、其議未決、臣不能奉明詔、融還奏、帝不悅、融曰、太政大臣久不聽政、可患也、請改後詔文、不然恐有不測之事、

帝不得已、遂宣詔百官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遠超周霍、累代聖明、猶仰輔弼、矧朕小子、何不倚頼、故去年下詔關白萬機、而大臣上表、堅執間退之志、朕欲庶事仍舊關白於大臣、而左大辨橘廣相草詔、失朕本意、遂令大臣持疑不肯視事、天下之務、盡皆壅滯、自今以後、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太政大臣、朕將垂拱而仰成、菅原道真亦贈書解喩、基經遂奉詔、（政事要略）冬十月、以基經女温子為女御、（一代要記）

寛平二年冬十二月、基經疾、帝將臨視、基經固辭、尋辭關白、帝許之、賜度者、免罪囚以禳之、（菅家文草）

三年春正月甲子、太政大臣基經薨、年五十六、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謚昭宣、（公卿補任）食封資人并如生時、（愚管抄）置守冢一戶、列荷前例幣之數、（延喜式）基經在職、縝密畏慎、為時所稱、及薨、帝始親政事、（及薨已下愚管抄）不置攝政關白、（神皇正統記）基經四子、時平、仲平、兼平、忠平、（大鏡裏書）時平驕貴、不遵法度、伯父國經妻在原氏有姿色、時平欲奪之、過其家宴飲、在原氏隔簾而坐、時平故屢顧之、酒酣謂國經曰、僕既来飲、何以酬僕、國經大醉、戲指其妻曰、請以此酬、時平即時載歸、國經大悔、（今昔物語）帝聞之、置而不問、（寛平遺誡）

五年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高藤女胤子為女御、胤子仁和中為更衣、（大鏡裏書）生敦仁親王、高藤冬嗣孫、良門子也、（公卿補任）帝重參議菅原道真才學、（北野縁起）將立儲貳、獨與道真議、（寛平遺誡）夏四月、立敦仁親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略）

八年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良世為左大臣、（公卿補任）九月清和太皇太后以失行廢、流東光寺僧善祐於伊豆、（扶桑略記）冬十二月、藤原良世致仕、（公卿補任）是歲以中納言菅原道真女衍子為女御、藤原時平女亦入宮為掌侍、（一代要記）

九年夏六月、以中納言藤原時平為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菅原道真為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

帝欲遜位、道真極陳其不可、尋又諭以前志、道真乃贊成之、已而外議紛紜、事殆寢、道真奏曰、大事不再舉、事留則變生、帝嘉之、（寛平遺誡）秋七月丙子、帝傳位皇太子、是為醍醐天皇、時年十三、（扶桑略記）詔時平道真輔佐少主、參決機務、（寛平遺誡、大鏡、愚管抄、政事要略）上皇以禪讓之事由道真贊成、戒帝特重之、（寛平遺誡）道真叙正三位、尋兼中宮大夫、蒙内覽宣旨、（公卿補任、内覽宣旨據愚管抄）

醍醐天皇昌泰二年春二月戊寅、大納言藤原時平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菅原道真為右大臣、（公卿補任）道真累表固辭、不許、（菅家文草）道真寵眷益隆、禁中内宴每預焉、（菅家文草）

時平年少氣鋭、任情自用、裁决多失當者、道真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平嘗視事、意氣甚峻厲、道真有憂色、有史謂道真曰、僕有計、令日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疾、見之大笑、不能自已、使道真代視事、（大鏡）

三年、帝朝朱雀院、密與法皇議、（扶桑略記 梅城錄）以為左右大臣並兼朝政、無所紛一、不便、（荏柄緣起）因召道真諭曰、天下之政、卿宜專奏決之、道真固辭不受、（扶桑略記 荏柄緣起）且奏曰、既召臣而無事、人必怪之、遂賦詩獻之、帝及法皇各賜御衣而罷、（扶桑略記 梅城錄）尋請罷大將、不許、（菅家後草）道真起翰林、遭遇法皇、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决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采、時平常嫉寵任勝己、及聞其有密諭、彌不悅、（參取大鏡、太平記、荏柄緣起、）時源光、藤原定國、資望素高、而位皆在道真下、居常怏怏、（荏柄緣起、參取菅家文章）藤原菅根亦有憾於道真、（江談抄、荏柄緣記）時平交結、協力排陷、譖毀日至、（太平記、荏柄緣起）時平密奏道真有異圖、欲廢陛下、立齊世親王、而身專國權、（梅城錄引聖廟記、齊世據皇胤紹運錄、）道真女適親王、（皇胤紹運錄）時平蓋以是動之、帝富春秋、在位日淺、遂惑之、（梅城錄引聖廟記）

延喜元年春正月、時平道真並叙從二位、俄貶道真為太宰權帥、（公卿補任）責以欲行廢立離間父子、右近衛中將源善以下緣坐貶官者多、（政事要略）道真憂悶、不能自白、以和歌哀訴法皇、（大鏡、荏柄緣起、）法皇欲見帝申救之、菅根遏而不通、（江談抄、荏柄緣起、）諸陣警固、衛士不肯下、榻法皇終日坐陣外、竟不得入而還、（日本紀略、參取扶桑略記）道真男女二十三人、皆坐配流、（荏柄緣起）先是三善清行恐道真罹禍、勸之引避、不聽、（古事談）至是時平欲禁錮放逐諸司諸生受業於菅門者、清行致書止之曰、外師累代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其議遂寢、（本朝文粹）時平弟忠平雅與道真善、及其貶、問遺不絕、不以凡故生嫌、（愚管抄）

是歲、以故太政大臣基經第四女穩子為女御、（大鏡裏書）

二年、賜時平封戶二千、（公卿補任）

三年春二月、太宰權帥菅原道真薨於貶所、（公卿補任）

九年夏四月己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時平薨、年三十九、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時平道真並為左右大臣、道真被貶、時平薨、時有右流左死之語、（江談抄）

十四年秋八月己丑、以大納言藤原忠平為右大臣、（公卿補任）

延長元年春三月乙未、皇太子薨、謚文獻太子、嘗納時

平女、生慶頼王、夏四月甲子、詔復故太宰權帥菅原道真原官、贈正二位、（日本紀略）初道真薨後、藤原菅根藤原時平相踵而逝、太子亦暴薨、世以為其祟、故有是命、（扶桑略記）左遷宣旨及外記文書凡關道真事者皆焚之、（日本紀略、荏柄縁起、愚管抄）庚午、以女御穏子為皇后、即文獻太子朱雀村上二帝生母也、癸酉、立皇孫慶頼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略）

二年春正月、以右大臣藤原忠平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定方為右大臣、（日本紀略）定方高藤子也、（尊卑分脈）

三年夏六月己卯、皇太子薨、冬十月庚辰、立皇子寛明親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略）

八年夏六月戊午、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帝不豫、秋九月己丑、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朱雀天皇、時年八歲、（日本紀略、扶桑略記）詔左大臣藤原忠平攝政、（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基經薨後、不置攝政關白者、四十年、至是以帝幼冲復置焉、（神皇正統記）忠平累表辭讓、不允、賜隨身兵仗内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各四人、（公卿補任）

朱雀天皇承平二年秋八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定方薨、（日本紀略）是歲忠平敍從一位、聽乘牛車出入上東門、（公卿補任）

三年春二月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仲平為右大臣、敍從二位、（公卿補任）時平仲平忠平相繼居顯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大鏡）

六年秋七月、以攝政忠平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大納言藤原恒佐為右大臣、（公卿補任）

七年春正月、右大臣藤原仲平為左大臣、大將如故、（公卿補任）二月以文獻太子女熙子女王為女御、熙子時平外孫也、（日本紀略）

天慶二年、平將門反於東國、藤原純友反於南海、東南大亂、（事見將門之亂）將門嘗事忠平、求為撿非違使、忠平不許、將門憤恚、遂蓄異圖、（神皇正統記）是歲忠平准三宮、如良房

故事、聽輦車、以年滿六十、敕六寺誦經禱壽、太政官僚屬及延曆興福諸寺亦為修之、（日本紀略）

四年冬十月、太政大臣忠平罷攝政、十一月以忠平為關白、（外記日記、公卿補任）宣詔萬機巨細、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一如仁和故事、（公卿補任、日本紀略）是歲以大納言藤原實頼女慶子為女御、（日本紀略）實頼忠平子也、（公卿補任）

七年夏四月、以大納言藤原實頼為右大臣、甲子、立皇弟成明親王為皇太弟、（日本紀略）

八年秋九月、左大臣兼皇太弟傅左近衛大將藤原仲平罷、尋薨、（日本紀略）仲平饒貲、宅地一町、倉庫居四分之三、

金寶充牣、（江談抄）

九年夏四月、帝傳位於皇太弟、是為村上天皇、

村上天皇天曆元年夏四月、以右大臣藤原實賴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輔為右大臣、師輔亦忠平子也、（公卿補任）忠平父子並列三台、榮貴顯達、世無與比、（榮華物語）師輔女安子入宮為女御、（大鏡裏記）未有皇子、師輔祈鹿島神、後果生冷泉圓融二帝、（左經記）師輔弟師尹女芳子亦入宮為女御、（一代要記）實賴女述子亦為女御、是歲有身患疱瘡、墮胎而卒、（日本紀略）先是平將門伏誅、師輔欲賞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實賴以其無功不許、忠文深怨實賴、（古事談、十訓抄）及述子卒、世以為忠文作祟、因稱惡靈民部卿、（帝王編年記）

三年關白太政大臣忠平以病上表請致仕、不許、（日本紀略）已而病篤、帝憂之、賜度者五十人、忠平謝曰、自古人臣因病賜度、皆有功國家者也、然亦不過一二人、臣頃年以來、屢罹衰病、職事廢滯、而今蒙罔極之恩、不知所奏、又敕十六寺諷誦禱之、（九曆）病彌篤、再上表致仕、不許、賜度者三十人、大赦天下、秋八月薨、年七十、帝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謚貞信、敕入荷前例幣之數、（日本紀略）忠平寬厚慈愛、及薨朝野莫不悼惜、（榮華物語）初醍醐帝嘗召相工於宮中、相左右大臣、相工視時平曰、智數過多、視道真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之人、忠平在下坐、相工指之曰、福祿雙全、唯有此人、宇多法皇聞之、以皇女頎子內親王配之、後果如相工言、（古事談）

四年秋七月立皇子憲平親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略）

七年大納言藤原元方薨、（公卿補任）初元方女入帝宮為更衣、生廣平親王、時帝未有繼嗣、元方竊喜以為必為儲貳、已而女御安子生憲平親王、尋為東宮、元方大失望、遂以憂死、（榮華物語）世謂冷泉帝病狂、華山帝出家、三條帝失明、皆元方作祟也、（神皇正統紀）

天德元年夏四月、女御芳子置酒飛香舍、賀父師輔五十、帝臨御宴樂、以御盃賜師輔、（日本紀略）

二年冬十月、立女御安子為皇后、（公上）遷居弘徽殿、后敦友弟、能通下情、得婢妾歡心、帝時或諮訪、頗有裨益、然性嫉忌、女御芳子新獲寵、遷飛香舍、與后所居隣、后穴壁窺之、見其絕艷、大恚、碎土器亂擲、帝適見之、怒甚、譴后兄弟教后為之、因責伊尹、還家、后請宥之、帝不許而起、后牽衣止之、帝不得已從之、（大鏡）

四年夏五月、右大臣藤原師輔罷、尋薨、年五十三、（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師輔寬綽敦雅、能容眾、雖久廢問訊者、待之如初、

是以父時賓僚多来歸焉、榮華物語嘗作遺誡一篇以教子孫、其略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敬兄如父、愛弟如子、公私大小、必齊心力、勿有纖芥、非有病患、必當拜親、若不得拜、必以書問、常敬威儀、勿生慢心、坐有言人惡者、必當起避、禍出自口、慎之慎之、敬事耆老、必就質問、賓客来訪、必速出見、衣冠車馬、隨家所有、勿求華麗、勿借人器、借必速還、勿怠公務、勿懈宿直、在朝欲其慎重、在家欲其寛容、小事勿怒、誚讓人過、從而温色、勿為暴怒、拾芥抄師輔前後三尚醍醐皇女、曰勤子内親王、曰雅子内親王、曰康子内親王、一代要記子伊尹、兼通、兼家為光、公季皆位極人臣、尊卑分脉藤氏子孫、師輔最盛、皇后憫公季幼弱、取養於宮中、帝亦深愛之、服食一擬皇子、但所須食器稍降其制、人臣鞠於宮省者、自古未有也、時人異之、大鏡秋八月、以大納言藤原顯忠為右大臣、日本紀略顯忠時平子也、公卿補任性尚節儉、第宅器用極朴素、盥漱不用盤、自執杓灌洗、雖為大臣、出無前驅、騶從甚少、方設大饗、治具簡約、堂廡一無所崇飾、時平諸子皆發世、人以為菅靈之祟、顯忠深畏懼、每夜拜於庭、祈免難、兄弟中惟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人皆以為畏慎所致、参取大鏡十訓抄、古事談、今昔物語、

應和三年春二月、皇太子加元服、羣貴皆欲納女、帝特敕納朱雀皇女昌子内親王、榮華物語

康保二年夏四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顯忠薨、年六十八、贈正二位、公卿補任

四年夏五月癸丑、帝崩、皇太子立、是為冷泉天皇、六月己卯、詔左大臣藤原實頼關白機務、日本紀略公卿補任聽牛車出入宮門、大鏡裏書秋九月丙戌朔、立皇弟守平親王為皇太弟、日本紀略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為平親王為嗣、然以其婚源氏、憚藤原氏、而不果立、大鏡下臨崩謂實頼曰、吾欲立為平、然勢不得立、卿意必在守平也、實頼遂援立之、為平妃父左大臣源高明大失望、榮華物語是月、立妃昌子内親王為皇后、終帝世、藤原氏不得居后位、然藤原氏爭進其女、大納言伊尹女懐子入宮為女御、日本紀略生華山帝、榮華物語冬十月、帝將行即位礼、方罹病不能御大極殿、實頼建議、始行禮於紫宸殿、古事談十二月、以關白實頼為太政大臣、職仍舊、右大臣源高明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尹為右大臣、日本紀略

冷泉天皇安和元年冬十二月、藏人頭藤原兼家女超子為女御、日本紀略父未為公卿、而女為女御、始於此、一代要記故右大臣師輔女怤子亦入宮為女御、日本紀略

二年春三月、左馬助源滿仲前武藏介藤原善時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貶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高明爲太宰權帥、以右大臣藤原師尹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在衡爲右大臣、(日本紀略)初帝連年病狂未愈、皆謂帝必禪位、(榮華物語)繁延與前相撲介藤原千晴僧蓮茂等謀奉爲平親王、奔關東作亂、滿仲亦與其謀、已而以有憾於繁延、遂與善時上變告之、師尹欲因事排擠高明代其位、故使滿仲誣奏之、高明遂爲所搆、(源平盛衰記)勅搜捕其黨、流繁延於土佐、千晴於隱岐、蓮茂於佐渡、(日本紀略)爲平親王憂懼、欲削髮遁世、以子幼不果、(榮華物語)在衡聞高

明見貶歎曰、延喜皇胤、乃遭此變、家臣相謂曰、我公必陞大臣、在衡大怒逐之、(續古事談)秋八月帝傳位於皇太弟、(日本紀略)帝自爲儲貳、患心疾、及即位增劇、(榮華物語)繇此政歸外戚、朝綱益弛、(大鏡)皇太弟立、是爲圓融天皇、時年十一、詔太政大臣實賴攝政、如父忠平故事、立皇姪師貞親王爲皇太子、冬十月、左大臣兼皇太子傅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尹薨、(日本紀略)

圓融天皇天祿元年春正月己巳、以右大臣藤原在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爲右大臣、夏五月戊午、攝政太政大臣實賴病篤、帝爲大赦天下、是日實賴薨、年七十一、(日本紀略)貴賤踵門、舉哀慟哭、(愚管抄・古事談)詔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諡清愼、庚申以右大臣藤原伊尹攝政、(日本紀略)爲氏長者、(尊卑分脈)累表辭攝政不許、(日本紀略)伊尹性好豪奢、嘗臨大饗日、視寢殿壁色黴黑、俄以陸奥紙糊之、(大鏡)冬十月左大臣藤原在衡薨、(日本紀略)

二年冬十一月、以攝政伊尹爲太政大臣、進正二位、職仍舊、(公卿補任)聽直廬視除目、大納言源兼明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忠爲右大臣、(日本紀略)賴忠實賴子也、(尊卑分脈)

三年冬十月己酉、太政大臣伊尹疾篤、上表請致仕、乃罷攝政、餘官如故、癸丑詔權中納言藤原兼通參決庶

務、十一月丁巳朔、以伊尹疾赦天下、太政大臣伊尹薨、年四十九、贈正一位、追封參河公、諡謙德、(日本紀略・公卿補任)有七子、義懷尤著、癸未以兼通爲內大臣、(日本紀略)初村上帝時、兼通請中宮令手書曰、後來攝關有闕、宜必以兄弟序相及、中宮乃兼通妹也、兼通懷其書、未嘗離身、弟兼家尚宇多皇女保子內親王、(尚皇女據一代要記)以故夙顯達、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而兼通淹滯、以是觖望、屢廢朝參、帝亦待之稍薄、及伊尹病篤、兼通料兄不起、以中宮手書呈帝、帝視母后手跡、愴然有戚容、乃難違其遺命、遂有是命、繇此兼家與兼通有隙、(大鏡・愚管抄參取)

天延元年夏四月、以内大臣藤原兼通女媓子、為女御、秋七月立媓子為皇后、（一代要記）二年春二月、以内大臣藤原兼通為太政大臣、叙正二位、三月、以兼通為關白、罷右大臣藤原賴忠氏長者、以兼通為之、（公卿補任）兼通雅與賴忠相得、機務細大、毎事諮詢、（榮華物語）

貞元元年、冷泉上皇女御超子有孕、兼通聞兼家有禱、罵曰、彼欲令女生皇子、已秉朝權耶、已而超子生皇子居貞、兼通罵曰、彼將擁立外孫矣、（榮華物語）夏五月禁内大（日本紀略）兼通造宮於堀河第、擬則禁闕、（榮華物語）秋七月、帝遷自職曹司御兼通第、（日本紀略）時人呼曰今内裏、（榮華物語）

二年春、關白兼通以病上表辭職、不許、（日本紀略）兼家欲納女詮子於宮、兼通怒曰、我女既為后、彼又欲進其女、何輕我乃爾、由是嫌隙滋甚、兼家居東三條、與兼通堀河第隣接、毎朝貴訪兼家、兼通家人報之、兼通罵曰、彼廷諂媚兼家、人皆畏之、多以夜往、兼通欲援攝關於賴忠、懼兼家代己、奏曰、兼家奉院皇子、希覬非望、今日不黜、必有後患、夏四月、兼家誣奏左大臣源兼明有疾、策為親王、陽示尊之、實奪之權、（榮華物語）以右大臣賴忠為左大臣、（日本紀略）兼明甚不平之、將卜居於龜山、又為兼通所沮、

乃作菟裘賦譏焉、（本朝文粹）冬十月、兼通病革、兼家聞之、以為既亾、將奏請代其職、急裝而出、兼通家人聞騶呵聲、入報曰、東三條殿來、兼通以為問病、拂席以待、兼家過其門而不入、直朝謁、兼通大怒、力病而起、左右扶翼以朝、兼家方在帝前、望見兼通、駭愕避去、兼通意色殊惡、白帝曰、臣今將終、願一行除目、賴忠關白器也、臣請解職讓焉、因劾兼家躁競、褫見任官職、左轉治部卿、帝不能違其意、皆聽之、（大鏡參取愚管抄）兼通顧公卿曰、誰欲大將、欲則自請、坐者相視莫敢言、中納言藤原濟時進請、兼通許焉、（愚管抄）濟時、師尹子也、兼通欲流兼家於西海、然無罪可斥、不能逞怒而止、（榮華物語）十一月四日、勅兼通准三宮、（公卿補任）甲午、以兼通病、大赦天下、賜老人物、是日兼通薨、年五十三、廢朝三日、贈正一位、追封遠江公、諡忠義、（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兼家怏怏不樂、作長歌寓意、哀訴於帝、（拾遺和歌集）賴忠憫其沈滯、屢為請之、（榮華物語）十二月乙丑、權大納言藤原朝光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朝光、兼通子也、（尊卑分脉）為帝所寵、超兄顯光為顯官、（大鏡）

天元元年冬十月甲寅、以左大臣賴忠為太政大臣、關白仍舊、右大臣源雅信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兼家為右大臣、（日本紀略）兼家女詮子遂入掖庭、與賴忠女遵子並

為女御、甚被寵幸、(榮華物語)
二年夏六月庚戌、藤原皇后崩、(日本紀略)
五年春三月癸卯、以女御遵子為皇后、(日本紀略)時人以其無子、謂之素腹宮、先是詮子生皇子懷仁於兼家第、帝欲臨視之、憚賴忠不果、兼家謂吾女必為中宮、至是遵子為后、兼家大失望、自是廢朝參、與諸子家居、帝屢召詮子、兼家使詮子辭、(榮華物語)
永觀二年秋七月、相撲節會、帝欲令懷仁親王觀之、召兼家、兼家稱病不朝、屢趣之、不得已入朝、帝諭之曰、朕在位十六年、漸厭萬機、近將讓位東宮、以懷仁為之儲

貳、朕念之久矣、公等不知本意、動有不平之色、凡人之情、多子猶愛之、況朕一子乎、兼家甚驩、(榮華物語)八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為華山天皇、立懷仁親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略)兼家以為必為關白、而賴忠猶在職、其女諟子入宮為女御、帝舅參議藤原義懷與左中辨藤原惟成協心輔政、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而已秉威柄、子藏人道兼桀黠、援知其意、多方為計、(愚管抄)時女御藤原忯子寵傾後宮、(榮華物語)
華山天皇寬和元年秋七月、女御忯子病卒、(日本紀略)帝悼念不已、道兼乘之、與僧嚴久開說佛經、(愚管抄、古事談)帝專心佛法、嬪御少進見、義懷惟成深憂之、(榮華物語)
二年夏六月、帝猶思忯子不已、道兼紿曰、陛下第早捨身、臣將奉從、帝意遂決、夜潛與道兼出宮、時月色方明、帝少猶豫、道兼趣曰、劍璽已奉東宮、事不可復止、已而有雲翳月、帝曰我願成乃至華山元慶寺落髮、道兼復紿曰、臣不告父而披剃、不可以為子、請還家辭訣、乃拂衣而去、帝始知見賣、(參取大鏡愚管抄十訓抄)天文博士安部晴明見天變、知帝避位、蒼黃入告、(大鏡)宮中始知帝不在、義懷輾轉號泣、明日義懷聞帝在華山、與惟成追至、帝既薙

髮、(榮華物語)惟成謂義懷曰、君以外戚被重寄、今日何顏復列朝班、義懷然之、遂皆為僧、道兼之謀成矣、(大鏡、十訓抄、古今著聞集、袋草子)兼家詐遣平維敏止帝不及、(江談抄)入宮警衛諸門、行讓位儀、(神皇正統記)皇太子立、是為一條天皇、年僅七歲、兼家攝政、一如良房故事、(日本紀畧、一代要記)兼家始得志矣、是月、立華山帝弟居貞親王為皇太子、長於帝四歲、兼家既擁立外孫、又以外孫為儲貳、其貪榮如此、(日本紀畧)尋罷右大臣叙從一位、賜食邑三千戶、位在三公上、(尊卑分脈)以弟大納言為光為右大臣、秋七月辛未、尊所生女御詮子曰皇太后、(日本紀略)初藤原皇后備儀入宮、弟公任從馬路過兼家東三條第、公任駐馬曰、此家女御何日得

復如此、兼家聞而銜之、至是太后入宮、公任又扈從、辨內侍自車中呼公任謂曰、素腹后今何如、公任大愧、大鏡當時以后位相誇如此、冬十月、圓融法皇遊大井河、舟中教兼家、以大藏卿源時中為參議、衆相謂曰、今日之遊甚樂、但惜不奏天子而行官賞耳、續古事談

一條天皇永延元年、攝政兼家納女綏子於皇太子宮、一代要記後以失行出宮、大鏡

二年春三月壬子、聽兼家輦車入宮門、是日宴常寧殿、賀兼家六十、夏四月壬子、為兼家奉幣六十社、兼家新造二條京極第、秋九月大宴公卿以下、東宮大進源賴

光遺馬三十匹以領賓客、召河陽妓、給絹四十匹米六十石、當時宴集之盛、未嘗有也、日本紀略兼家嘗營東三條第、擬清涼殿、其僭侈如此、大鏡

永祚元年春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隆為內大臣、日本紀略道隆兼家長子也、公卿補任夏六月、太政大臣賴忠薨、年六十六、贈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諡廉義、日本紀略、公卿補任賴忠性節儉、為關白、常著布袴入朝、大鏡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家為太政大臣、職仍舊、日本紀略

正曆元年夏五月、兼家疾上表辭攝政、乃為關白、尋薙髮捨二條京極第為寺、曰積善寺、日本紀略執政薙髮始於此、神皇正統記賜度者一百人、大赦天下、免調庸、加賑救以救其病、日本紀略准三宮、增封三千戶、固辭不受、公卿補任以內大臣道隆為關白、尋攝政、日本紀略兼家信任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每事必與之謀曰、是我雙眼也、榮華物語嘗竊謂二人及國平曰、吾子誰可嗣職者、有國以為兼家秉權、道兼有力、因言道兼可也、惟仲國平對曰、嫡庶之分自定、奈何紊之、兼家從之、道隆深怨有國、至是代父攝政、迺曰、吾獲執政、徒以嫡長而已、何足以為榮、唯以報有國為喜也、已即職、首奪有國父子官、江談抄古事談

秋七月前關白太政大臣兼家薨、年六十二、以薙髮不

賜諡、公卿補任帝服錫紵心喪三月、伏見殿所藏記道兼嘗謂使父秉權皆我力也、我必襲職、已而道隆襲職、道兼憤怨在父喪無戚容、會賓客遊戲、大鏡源賴信素事道兼、乃謂我能殺關白、使吾主人代之、我提劍突入、誰能禦者、兄賴光聞之大駭、責諭曰、汝勿妄言、事之成敗不可得知、事果得成、主人未必為關白、縱為關白、安得終世韜閟、賴信乃服、古事談冬十月立女御藤原定子為中宮、中宮道隆女也、道隆權勢薰灼、公卿家無敢納女者、榮華物語敦道親王亦納道隆女為妃、妃有文才而性放縱、親王延客則褰簾觀之、每會文人、妃或隔屏擲金、或品評其篇章、

敦道愧而出之、（大鏡）
二年秋七月、攝政道隆罷内大臣、九月以右大臣藤原
為光為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為右大臣、權大納言
藤原道兼為内大臣、（日本紀略）是月藤原太后以病落髮、上
號曰東三條院、（日本紀略）准太上皇稱女院始此、（榮華物語）
三年夏六月太政大臣爲光薨、年五十一、贈正一位、追
封相撲公、謚恒德、（日本紀畧、公卿補任）初為光女忯子為華山帝
女御、有殊寵、適病卒、為光悲不自勝、專歸佛乘、創法住
寺居之、（榮華物語）
四年夏四月、攝政道隆以帝稍長當親政、（榮華物語）遂辭職、

又為關白、而除目官奏猶準攝政、（公卿補任）秋七月左大臣
源雅信罷、尋薨、是歲詔遣使太宰府、贈故右大臣菅原
道真左大臣正一位、尋再贈太政大臣、（日本紀略、遣使據帝王編年記）
五年秋八月、以右大臣源重信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
道兼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伊周為内大臣、（日本紀略）伊
周、道隆子也、（尊卑分脉）時權大納言藤原道長有才名、道長
兼家季子、為人豪邁有器局、（大鏡）方其葬父、衆遽騷擾、道
兼惶懼失色、道長年最少、神色自若、徐曰僕已遣人問
之、無佗、但馬驚佚耳、源賴光在坐、退嘆曰此人有將帥
之量、（著聞集）飯室有善相者、見道長曰、斯人有奇表、如虎
度山、貴不可言、（大鏡）道長嘗聞左大臣源雅信女倫子美、
欲娶之、雅信怒曰、黃口兒安得娶吾女、妻曰、道長姿貌
瓌偉、非常人也、何不許之、遂以女妻之、（榮華物語）
長德元年夏四月關白道隆疾、累表辭職、不許、（日本紀略）請
令子伊周攝省中事、許之、（大鏡、榮華物語）帝敕文書宣旨先經
關白而後覽之、伊周謂事合專委我、何煩經關白、道隆
請傳關白、帝不許、惟聽隨身、（小右記）道隆尋薨、伊周身在
喪次、橫預朝政、多所裁定、首華衣服制度、自謂代父職
者必我也、然以道兼屬尊望重、竊憂之、令外祖高階成
忠咒詛道兼、適病篤、之、曰宜遷居、乃徙居藤原相如第、

居無幾、詔為關白、（榮華物語）五月關白道兼薨、年三十五、贈
太政大臣正一位、（公卿補任）在職僅七日、（榮華物語）世呼曰七日
關白、（公卿補任）伊周喜以為果得所願矣、帝意亦在伊周、而
與論歸道長、道長亦謂令伊周當路、必亂天下、東三條
太后素惡伊周爲人、勸帝用道長、帝意不移、太后垂泣
固請、帝不得已、詔道長内覽太政官文書、六月以道長
爲右大臣、伊周益憤恚、（參取大鏡、愚管抄、公卿補任、榮華物語）秋七月、先是
太政大臣爲光二女孤居鷹司第、即華山女御忯子妹、
伊周私其姊華山法皇聞其妹美、屢往窺之、伊周疑其
與姊通、以告弟權中納言隆家、隆家乃帥輕俠數人、夜

覘法皇還、發矢怖之、誤中御衣、事喧傳京師、帝雖粗知聞、爲法皇懟之、不驟推驗、伊周又修太元法、呪詛東三條太后、故事非天子不得修此法、事發覺、帝大怒、(榮華物語)二年夏四月、遣撿非違使圍伊周第、貶爲太宰權帥、隆家出雲權守、伊周夜潛出、詣木幡先塋告別、會中宮有身、出居伊周第、帝責中宮出伊周、中宮答以不在、帝大怒急索之、撿非違使入第搜索、伊周還自木幡、兄弟乃赴配所、(榮華物語)中宮憂憤截髮爲尼、(日本紀略)伊周道病、帝聞而憫之、敕安置伊周於播磨、隆家於但馬、秋伊周聞母病、潛還京師、帝聞之、命撿非違使押至筑紫、藤原有國

方爲太宰大貳、聞之曰、權帥先人嘗以怨黜我、我猶以爲辱、況權帥以貴戚貶竄、將何以堪、乃使子廣業迎之、供設備至、伊周大愧、(榮華物語)是秋以右大臣藤原道長爲左大臣、敘正二位、依祖師輔故事、大納言藤原顯光爲右大臣、(公卿補任、日本紀略)顯光、兼通子也、(公卿補任)女元子入宮爲女御、(日本紀略)冬十二月中宮生修子內親王、帝召中宮入宮、中宮不敢應敕、(榮華物語)

三年春三月、召還藤原伊周藤原隆家、(公卿補任、大鏡裏書)夏六月、帝促中宮入宮、寵幸如初、(榮華物語)秋七月、以大納言藤原公季爲內大臣、公季女義子入宮爲女御、(日本紀略)

四年故關白道兼女尊子入宮、道兼嘗私帝乳母藤原繁子生尊子、尊子依母家、道長爲助資裝納之宮、(榮華物語)(年據日本紀略)

長保元年秋八月、藤原中宮有身、出就外舍、是日道長故邀在廷諸臣遊宇治、御輿將出、無造朝者、稽延移時、(小右記)冬十一月道長納女彰子於宮、侍女數十人、妙選一時才色、奩具玩好窮極華靡、光彩奪目、帝悅曰、殆令朕廢政、(榮華物記)時道長要一時名輩作彰子屛風和歌、藤原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藤原實資獨拒不作、嘆曰、豈有官列公卿而受大臣命、作屛風和歌者乎、

公任身出華胄、職典廷尉、何阿合乃爾、道長使人懇請、實資峻拒不應、(小右記)是冬中宮生皇子敦康、(日本紀略)伊周大悅、以爲皇子必爲東宮、(榮華物語)時人亦爭媚附伊周、夜往訪者甚衆、(古事談)帝未有嗣、欲見皇子、憚道長不果、(榮華物語)

二年春正月、立女御彰子爲中宮、改藤原中宮稱皇后、(日本紀略)帝召后及皇子入宮、敦康敏慧美貌、帝深愛之、使中宮母視、冬十二月藤原皇后崩、先是后有身出就前但馬守平生昌家、憂鬱成疾、伊周憂之、將修法僧徒皆畏道長不肯應、(榮華物語)是月生媄子內親王、數日崩、(日本紀略)

道長權勢日熾大江以言賦詩讖之有云鹿馬應迷二世情道長銜之爾後帝欲擢以言道長沮之曰斯人即作鹿馬惑二世詩者也帝乃止（古事談）

四年秋八月皇太子女御藤原氏歐血暴卒世謂女御藤原娍子酖之藤原氏故關白道隆女也（榮華物語）

寬弘二年春二月先是復藤原伊周本位進從二位至是敕班大臣下大納言上冬十一月敕伊周參預朝政（公卿補任）

五年春正月以藤原伊周准大臣賜封一千戶尋敘正二位稱儀同三司（公卿補任）二月華山法皇崩（日本紀略）法皇晚年入京居外祖母家常憚藤原道長欲得其歡心子賴通充春日祭使會天大雪道長念之作歌法皇聞之亦作歌慰藉之道長嘗觀賴通賀茂祭使行裝法皇駕塗金車盛飾從奴數過道長棚閣前以見欵曲道長大喜秋九月藤原中宮生皇子敦成於道長第冬十月帝臨幸奏樂盡歡（榮華物語）賜后母源氏兄賴通教通及中宮司道長家司位（日本紀略）人無復訪伊周者（古事談）伊周大失望時會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咒詛皇子道長召明順讓曰皇子之生自有天助卿乃敢咒詛得無天譴耶明順憂懼數日而死（榮華物語）

六年春二月辛卯僧能圓咒詛事發覺捕訊鞫之丙午能圓及其黨與處罪有差藤原伊周坐咒詛事停朝參

七年春正月準大臣藤原伊周薨年三十七（日本紀略）臨終誡子道雅及女子曰我平生欲令男陟顯職女為后妃今窮蹙至此諸女慎勿誤身於人以辱我名道雅汝勿恥居下位媚附權貴曾不如為僧之為愈也（榮華物語）其後道長諸子皆極顯貴而道雅終於左京大夫（尊界物語）冬十二月藤原中宮生皇子敦良於道長第（日本紀略）是歲道長納女妍子於皇太子宮辦備衣服器玩幾十年侈靡過中宮入內儀（榮華物語）

八年夏六月帝不豫傳位皇太子是為三條天皇立敦成親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略）初上皇欲以敦康親王為帝儲貳然以其舅伊周已死無戚族之援遲疑不決（榮華物語）密召中納言藤原行成問之行成曰陛下不須他慮宜立二宮不則貽患上皇從之（愚管抄）中宮素知上皇意勸道長立敦康道長意在立外孫不聽（榮華物語）藤原隆家拊膺憤歎（大鏡）上皇尋崩上皇素惡道長專橫然不能制及崩道長視上皇手書叢蘭欲茂秋風吹破主事欲寄讒臣亂國四句以為指斥己怒而手壞之（愚管抄 古事談）秋八月詔道長知太政官文書（日本紀略）道長累世權戚加以后父專

總朝政、擊斷自如、朝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朝廷
綱紀日弛、唯權大納言藤原實資獨侃然正色、無所回
避、帝竊憑賴焉、參取小右記、大鏡、榮華物語實資、實賴孫、齊敏子、實
賴養為己子、甚愛之、其珍寶莊園咸歸焉、大鏡
三條天皇長和元年春二月、立女御妍子為中宮、夏四
月立女御娍子為皇后、日本紀略娍子、故大納言藤原濟時
女也、初娍子入宮有寵、生敦明親王、及中宮立、帝又欲
冊娍子為后、然憚道長不決、道長揣知帝意、勸之、帝曰、
納言之女為后、近古未有、奈何、道長曰、追贈濟時、何不
可之有、帝廼遣使濟時墓、追贈太政大臣、遂立為后、然

實非道長意也、及冊立之日、廷臣諛佞之徒、恐補皇后
宮職、悉往中宮避之、帝遣使召之、衆不應、醜詈敕使、至
投瓦礫、藤原實資適有病、聞之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奈何畏權勢而忽朝命、即時力病、與中納言藤原隆家
等入預朝會、帝深德之、密諭實資子資平曰、朕在東宮、
不知物情、常謂一旦登極、何事不如意、而今不獲爾、疇
昔立后、羣臣皆畏道長、不應朕命、唯卿父是賴、自今庶
事必與卿父議、慎勿泄焉、小右記
四年冬十月、敕左大臣藤原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
儀準攝政、日本紀略、小右記帝患目疾、道長屢勸去位、帝惡之、

已而病益劇、決意禪位、欲以敦康親王為新帝儲貳、道
長沮之曰、諸皇子無堪儲君者、唯先帝第三皇子可、帝
益憤之、遂有是命、因謂近侍曰、朕今以除目委道長、彼
所為果不義耶、天譴在彼、朕何與焉、道長促帝不已、小右
記帝憂憤莫如之何、欲以皇女禔子內親王下嫁道長
子賴通、以得其驩心、乃召道長諭旨、道長雅欲之、退告
賴通、賴通前已娶具平親王女、不欲尚帝女、道長曰、丈
夫何止一妻、汝未有子、宜廣求繼嗣、遂強尚焉、會賴通
寢病、辭以具平為祟絕婚、榮華物語道長有二妻、一則左大
臣源雅信女倫子、稱鷹司殿、一則左大臣源高明女、稱
高松殿、榮華物語、大鏡

五年春正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為後一條天皇、年僅九
歲、立敦明親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略長於帝十四歲、大鏡先是
親王聞之不自安、告母后曰、兒若得儲位、則避之堀河
第耳、母后憂之、已而廷臣將任東宮官屬、內外臣僚以
名見擬者、皆憚道長、固辭避之、小右記故事立太子、必傳
壺切劍、至是有司稽緩、竟不傳之、議者以為不祥、左經記、大
鏡左大臣藤原道長攝政、准三宮、增封三千戶、給帶刀
資人三十人、如良房故事、冬十一月道長罷左大臣、日本
紀略

後一條天皇寛仁元年春三月以右大臣藤原顯光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公季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通為内大臣道長罷攝政令賴通攝職班左右大臣上夏五月三條法皇崩（日本紀略）是後在廷臣僚皆畏道長無敢起居東宮者東宮僚屬亦皆懷顧慮不敢供其職門庭蕪穢太子不樂決意辭位秋八月太子召道長子能信謂之曰孤為儲副實先帝意也然至尊方富春秋孤以年長居儲位長幼失序不如退就清閑以自適也但一旦避位恐乏給仕若得請院號置受領吏孤願足矣卿為孤告之乃父能信退告道長道長喜甚謀之大納

言源俊賢俊賢曰事若稽緩安知太子不悔請速為之道長即奉一條太后率諸子及朝官而往導從絡繹見者驚怪道長謁見太子太子必怨不平及入見愴然略叙數語而已道長即使太子遜位宮屋從而撤毀嬪侍莫不欷歔道長命過絶中外雖婦人莫復得通母后疑其有變遣侍女候之至則被廢輒大驚惋悲不自勝不知道長在坐曰皇太子何罪遽至此道長憫笑（大鏡）太后欲立敦康親王謂道長曰嚮不立式部卿宮先帝有旨不可違在今宜推奉彼宮道長意在立外孫乃曰式部卿宮雖賢奈無外戚援何（榮華物語）即日立敦良親王為皇

太弟於是天子東宮皆道長外孫一如兼家時尋賜廢太子號曰小一條院封戸仍舊給年官年爵受領吏如太上皇例（日本紀略）敦明頗自安之時道長諸女已入宮在家者又將俟時而進惟第五女寛子未有所期道長不欲其配常人遂納之敦明媵妾二十人多簡公卿子女為之奴婢凡八十人敦明親往成婚燈燭晃耀肴饌豐備寛子留居父家毎敦明往道長必擇廷臣侍讌時道長諸子已顯貴皆自掌酒食秉燭肅引隨臣已下悉霑豐莫不厭其欲謂太子不廢安有此光榮敦明妃藤原延子失志歸家（榮華物語）妃父顯光憂憤一夜髮盡白（十訓抄）

延子遂以憂卒（榮華物語）九月道長與妻倫子同詣石清水公卿多從及還度淀川妓船五十餘艘迎之道長悉授纏頭冬十二月以前攝政道長為太政大臣（日本紀略）妻倫子准三宮（榮華物語）道長營上東門第課諸國司供其役及輸大石撤民舍戸牀藉地過行人令曳之第成王公已下贈遺相屬（小右記）道長造塗金丈六佛像九軀於第中（日本紀略）

二年春二月太政大臣道長罷夏四月道長女威子入宮為女御（日本紀略）帝尚幼玩威子匣奩諸器以為戲（榮華物語）秋九月小一條院遊葛野河道長等從遂至道長桑地桂

山莊、奏樂賦和歌、冬十月、立女御藤原威子為中宮、(日本紀略)道長一家三后、自古未有也、(大鏡)是日百僚咸會、道長謂藤原實資曰、吾賦和歌、子能和之乎、實資曰能、道長乃吟曰、固能庸乎麼和我庸圖所憶望不模知頭幾乃、加階當流古登母奈之徒於望弊麼、實資惡其僭慢、紿曰、絕唱不應和、昔白居易愛元稹菊花詩、終日諷詠而不敢和、今日當如此、令一座詠道長歌、道長大悅、(小右記)(續古事談)后兄教通請納女生子、帝心悅、然心畏后不肯許、后性妒忌、齡長於帝九歲、常恐寵移、防猜甚至、諸姬不得進、(榮華物語)

三年春三月、女真賊寇西海、太宰帥藤原隆家擊破之、(事見女真之變)道長以病薙髮、詔行非常赦、益封二千戶、(日本紀略)道長欲創一鉅刹於京極以居之、會病愈、賴通乃起役、令諸國司曰、寧懈公務、勿怠此役、於是役夫雲合、築山鑿池、晝夜不休、呼聲震地、諸國競輸鉅材、塡咽水陸、道長尋赴東大寺受戒、見堂宇宏麗曰、吾寺當如此、(榮華物語)乃令公卿掾宮中諸司及神泉苑乾臨閣石以充其用、(小右記)天子后妃皆傚道長所為、日夜誦佛經、至諸國司亦相傚、導諛者至謂道長為上宮太子後身、及寺成、名曰法成、(榮華物語)冬十二月、以攝政賴通為關白、(尊卑分脈)

四年春三月、道長慶無量壽院、(日本紀略)

治安元年春二月、道長女嬉子入皇太子宮、(一代要記)以道長薙髮、為賴通女、(大鏡)三月、道長慶丈六佛畫像百六十軀於無量壽院、(日本紀略)夏五月、左大臣藤原顯光薨、(尊卑分脈)小一條院妃寬子尋病薨、見顯光為厲、(榮華物語)人呼曰惡靈左府、(大鏡)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為太政大臣、關白內大臣賴通為左大臣、職仍舊、大納言藤原實資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教通為內大臣、(日本紀略)

二年秋七月、法成寺金堂成、帝臨慶之、太皇太后皇太后中宮皆臨、大赦天下、(日本紀略)賞佛工定朝、以法橋位、(元亨釋書)

三年冬十月、道長歷遊大和七大寺、遂至紀伊金剛峯寺、(日本紀略)

萬壽元年夏六月、道長建佛堂於法成寺、名曰淨瑠璃院、慶儀准御齋會、(日本紀略)

二年夏五月、園城寺明尊夢關寺牛自稱迦葉佛、乃率徒侶往而膜拜、朝野靡然赴之、(今昔物語)道長亦往拜、(日本紀略)右大臣藤原實資獨不往、(今昔物語)秋八月、皇太子妃嬉子生皇子親仁、以產薨、(日本紀略)皇子、即後冷泉帝、於是道長外孫凡三天子、自古未有也、

三年春正月、上一條太皇太后號曰上東門院、(日本紀略) 門院號始此、(今鏡)

四年夏六月道長造佛像百軀、(日本紀略) 冬道長病篤徙居法成寺、(小右記 榮華物語) 十一月詔免天下調庸、大赦賑卹以救之、又賜度者千人、(日本紀畧) 帝臨問病道長奏曰、自古秉政者多、而榮寵如臣殆罕、臣復何言、帝固問所欲言、道長曰、法成寺落成、董役者未有賞、唯此為憾、(榮華物語) 帝即下敕、徙家司等級、賜法成寺封五百戶供養萬僧、十二月道長薨、年六十二、(日本紀畧 榮華物語) 帝為服錫紵心喪三月、(小右記) 祭祀節會多從停廢、(小右記) 一如諒闇 (榮華物語) 初道長與二兄相繼秉政、時人謂之三道、蓋比之三平、(大鏡) 而道長獨典樞機三十餘年勢傾朝野富過王室帝嘗使僧綱禱疾賞絹不足乃取之道長第及薨庫中積絹一萬五六千匹、絲綿不可勝計廐馬一百匹外戚之富盛極矣、(參取大鏡 小右記 榮華物語)

弟延之　延壽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從六位守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編次

朝政寬弛

聖武天皇神龜二年冬十二月庚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屬、此先典所重、今所奉在京及天下諸國見禁囚徒、死罪宜降從流、流罪宜從徒、徒以下並依刑部奏、帝最信佛戒殺生、故有是詔、爾後朝政姑息、殺人者不死、紀綱之衰始於此、

天平二年秋九月庚辰、詔曰、京及諸國多有盜賊、或刧掠人家、或侵奪海舶、蠹害百姓、莫甚於此、宜令所在官司嚴加捉搦、又安藝周芳國人等妄說禍福、多聚徒衆、

妖祠死魂、有所祈請、又京左山原有聚徒者、妖言惑衆、多則萬人、少不下數千、深違憲法、為害尤甚、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七年秋九月、美作守阿部帶麻呂等殺四人、族人詣官訴之、右大辨高橋道足等坐不理訴人事、下所司科斷、皆承伏、詔並宥之、

廢帝天平寶字四年冬十二月戊寅、藥師寺僧華達與僧範曜博爭道、遂殺之、華達還俗、配陸奥桃生柵戶、

五年春三月己酉、葦原王與御史麻呂博飲、忽發怒刺殺、屠其股肉膾之、除王名、流多褹島、

七年秋九月、河内丹比郡人尋来津開麻呂坐殺母、配出羽小勝柵戶、於是殺母者不死矣、

桓武天皇延曆三年冬十月丁酉晦、勅曰、如聞京師多盜、掠物放火、宜仰隣保、檢察非違、一如令條、其遊食博戲之徒、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放火刧略之類、不必拘法、懲以殺罰、勤加捉搦、遏絕奸宄、

四年秋九月、盜殺中納言藤原種繼、勅捜賊黨、誅首惡大伴継人等、聖武以後帝始正刑憲、

十二年冬十二月辛亥、深草王坐毆父流隱岐、十二年以下類聚國史

十四年夏五月己巳、以右京人上毛野兄國女自稱諸天、妖言惑衆、流之土左、冬十二月己丑、免諸國逃亡軍士三百四十人死罪、配陸奥永爲柵戶、日本紀畧

十五年春三月庚戌、勅禁京畿吏民男女混淆濫祭北辰、夏五月甲午、遣吉備魚主於山陽道索捕盜賊、日本紀畧冬十一月己酉、勅天下捜飛驛工匠逃亡者、日本後紀殘編

十六年秋七月甲午、勅曰、男女有別、禮典所崇、品類無差、名教已闕、如聞黎庶愚闇、不識禮儀、所司寬容、曾無誨導、公私會集、男女混淆、敗俗傷風、莫過斯甚、宜嚴加

禁斷、類聚國史
十七年夏四月乙丑、勅沙汰僧徒不遵戒教者、冬十月
己卯、禁兩京畿内夜祭男女會飲歌舞、類聚三代格 帝時紀
綱振肅盜賊稀少、嘗廢三關以便行旅云、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秋九月、藤原仲成作亂伏誅、事見藥子
之乱 是後朝廷不復行死刑矣、百錬抄保元物語
三年夏六月己酉勅、頃者緇徒之間多犯法禁、所司寬
縱、不加推勘、朝憲稍弛、爲弊良深、自今以後僧尼犯罪、
不論輕重、一依僧尼令糺之、秋八月癸巳、流僧良勝於
多褹島、以與女同車也、日本後紀殘編

淳和天皇天長五年春三月壬子、流大中臣春繼於伊
豆、以射殺萩原王也、類聚國史 於是殺諸王者不死矣、帝始
置撿非違使、謂之使廳、是後衞府追捕彈正糺彈刑部
判斷京職訴訟、併歸使廳、職原抄
仁明天皇承和四年冬十二月辛卯、夜盜入春興殿、竊
絹五十餘匹、甲午夜女盜二人昇清涼殿、帝大驚、令宿
衞人捕之、獲其一人、庚子夜盜穿大藏省東長殿壁、多
竊絁布、辛亥遣六衞府大索、
五年春二月、畿内諸國羣盜横行、放火殺人、丁酉令國
司糺勘、戊戌令山陽南海諸國司捕糺海賊、庚子分遣
左衞門門府生看督等於畿内諸國捕盜、
六年夏四月癸丑、遣使伊勢、索捕名張山中私鑄錢群
盜、
七年春二月庚午、敕、如聞、奸宄之賊、或暗夜放火、或白
晝奪物、靜言流弊、情切納隍、宜令左右京職五畿七道
諸國嚴加督察、搜認閭里、隨獲且進、莫致稽緩、三月壬
午、分遣六衞府搜捕京中竊盜、
十年冬十二月丙子、散位文室宮田麻呂從者陽侯氏
雄告宮田麻呂謀反、遣内豎召宮田麻呂、禁之左衞門
府、分遣左中辨良岑木連、右中辨伴成益等於宮田麻

呂京及難波宅、搜索反具、是日諸門戒嚴、戊寅勅使獲
弓十三張、胡簶三具、箭百六十雙、劍六口於京宅、胄二
枚、甲二領、弓十二張、胡簶十具、劍八口、桙三柄於難波
宅、庚辰遣參議滋野貞主等推問宮田麻呂、癸未廷議
宮田麻呂罪當斬、減死一等流伊豆、二子皆處流、
嘉祥元年春二月、上總俘囚丸子廻毛等反、國司擊平
之、斬五十餘人、
二年冬十二月、紀伊守伴龍男與國造紀高繼有隙、發
兵捕之、遠近駭擾、掾林並人諫曰、百姓有罪、猶當遣吏
勘決、奈何捕國造、龍男不聽、並人入京訴之、龍男尋奏

高繼有罪、請以紀福雄代之、庚午、勅國造非國司解却之色、而輙解却之、稍涉不臣、宜停釐務據法勘奏、三年春正月乙巳、勅左右京職五畿內諸國司捜捕盜賊、二月壬子、分遣六衛府佐已下捕京師群盜、令左右近衛各十人巡撿東西京、三月丙申、以不豫宥伴龍男罪、

文德天皇齊衡元年冬十月甲戌、公卿奏讞前伊豆守百濟康保毆殺部下百姓數人、罪當死、詔減死一等處遠流、

二年春正月癸卯、以京師多盜、詔捜索之、三月乙巳、令大和撿非違使伊勢諸繼把笏、諸國撿非違使把笏始於此、夏閏四月丙午、太宰府馳驛言、日向守嗣岑王發兵、將殺推討使田口房富、詔免官爵、

天安元年春正月、讃岐百姓訴守弘宗王、帝遣使推問、禁錮弘宗、弘宗脫禁還京、日向百姓訴守嗣岑王謀殺詔使、嗣岑亦潛還京、並令右京職禁錮之、三月癸丑、遣左右近衛兵衛撿非違使等於京南捕盜、乙卯、遣六衛府舍人等於平城捕盜、壬戌、遣使京南禁遏奸盜、夏四月庚寅、復近江相坂關、新置大石龍華二關、令國司健兒等守之、從守紀今守請也、六月庚寅、太宰府飛驛言、

對馬島上縣郡擬主帳卜部川知麻呂下縣郡擬大領直浦主率其黨三百火、守立野正岑宅、射殺正岑及從者十人、防人六人、秋七月辛亥、下制太宰府、宥對馬島民爲賊所驅脅及寃死獄中者妻子、八月乙丑朔、令攝津人從八位下岸田全繼帶兵仗把笏撿國中非違、冬十月丁亥夜、有女盜入藏殿、竊服御物、捕下撿非違使、辛卯、群臣奏曰、撿非違使奏言、犯死罪者二人、請誅之、詔減死一等處遠流、

二年春二月乙酉、遣左近衛少將坂上當道等帥左右馬寮官人等捜捕京師群盜、閏月庚申、下對馬賊徒於刑官鞫讞其罪、夏四月癸巳、以刑部大丞石川宗主大錄難波清宗等矯官宣作省符放免罪人佐伯宮人等、下刑官鞫罪、冬十二月乙未、太政官奏曰、對馬島賊黨十九人、罪皆當斬、詔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是殺島守者不死矣、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冬十二月戊申、先是前越後守伴龍男坐殺人下獄、是日太政官奏越後書生物部稻吉訴龍男私用官物、龍男怒令從者毆殺稻吉、乃下刑部省斷其罪、省稱有恩赦釋之、須詳加覆案、帝特優詔宥之、其餘罪人多從寬典、

二年冬閏十月辛未，太政官奏，美濃惠奈郡人縣萬歳麻呂殺百姓一人，罪當斬，詔減死一等處遠流。

三年冬十月戊辰，太政官奏曰，尾張人敢繼吉、敢宗貞等毆殺宗貞兄繼雄，信濃人壬生稻主毆殺妻母，上野人神人繼道殺布師貞，淡路浪人物部冬男殺錦織廣人，罪皆當斬，詔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是殺兄者、殺妻母者皆不死矣。十一月丙戌，以武藏多盜，置撿非違使，郡各一人。是歳伊勢介清原長統、大掾藤原秋實等隱課丁二百十八人，不附大帳，安濃郡百姓訴之，乃遣使推問，罪當徒以下，特宥之。

四年春三月丙子，令左右京職每坊置兵士二人，分番守門，左右兵衛府行夜巡撿。癸未，左京職言，戶令云，凡戶皆五家相保，一人為長，以相撿察，勿造非違，今皇親之居，街衢相接，卿相之家，坊里猥雜，請親王及公卿職事三位以上，以家司為保長，無品親王以下六位別當為保長，散位三位以下五位以上，以事業為保長，然後皇憲通行，隣伍相保，奸猾永絕，道橋自全，太政官處分從其請。丁亥，上總介伴龍男赴任，稱官物多欠，禁錮前守介和氣豐永，訴冤，太政官處分過其禁。夏五月，海賊橫行，要備前貢船，殺綱丁十一人，掠官米八十斛。丁亥，令山陽南海二道追捕之。

五年秋，北嶋兩振、因幡國司蕭鉄閑人，毆傷防援右兵衛百濟豐國，逃赤著鉄因藤並人，脫禁逃亡。八月癸亥，令五畿七道諸國追捕之。十月己卯，勅賜長聞國藤帶劍。

七年春三月癸未，制諸國貢賦違期，國司五位以上奪位祿，六位以下奪公廨并祿之。夏五月，源永、藤原興蔭等八人横行出雲，陵轢吏民。庚寅，令國司加防援。八月庚辰，先是，左衛門獄著鈦囚亡命，穿獄垣逃去，是日遣諸衛府官人搜東西京，己巳，又搜京畿。十一月癸

亥，禁京職七道託事御靈會私聚徒衆，走馬騎射。

八年春正月庚子，敕禁初任進者燒尾荒鎮及貢人求飲，臨時群飲及被除之日，諸衛府舍人求酒食，責被物。閏三月乙卯，大納言伴善男炎應天門（事見應天門之變）。夏四月乙酉，下令攝津、和泉、播磨、備前、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及南海諸國曰，近歳再下令追捕海賊，今聞賊黨群起，掠奪無息，此由國司不勤肅清也，若不搜捕，猶致殘暴，科罪散位，無有所宥，其捕獲之數，具狀言上。秋七月，尾張國司請鑿廣野河據故道，美濃國司爭之，遂議遣使與兩國司勘定，審其利害，令兩國鑿之，已而美濃各務

郡大領各務吉雄、厚見郡大領各務吉宗等、以步騎七百奄至、毆傷尾張郡司、射殺役夫、太政官下符美濃、禁錮吉雄等、錄死傷言上、吉雄等又率數百人、壞倉役、河殺中島郡人礒部逆麻呂等、運沙石塞河口、尾張國司恐啓兵禍、輟役奏上、太政官下令美濃推糺之、

九年春二月癸未、以畿內多盜、令國司每鄉結保督察、丁酉勅左右近衛兵衛分番夜行京師、三月丁卯、下令五畿七道、頃年捜捕海賊、督察奸盜、而今如聞凶徒不絕、侵盜尚繁、水浮陸行、皆憂賊害、寔是牧宰不勤肅清之所致也、夫伍家相保、一人為長、以相撿察、載在法條、又容隱盜賊、科罪非輕、隣伍之內、必置保長、市津要路、人衆猥雜之處、勤施方略、多設偵邏、募以捕獲之賞、示以寬容之典、使奸濫之徒無所留迹、冬十一月乙巳、下令攝津和泉山陽南海道諸國曰、如聞近來伊豫宮崎村海賊群居、掠奪公私、海行隔絕、既命捜捕、而播磨備中備後阿波等國、相繼奏獲賊狀、然寇盜難弭、流聞如此、實是國司等欲消一境之害、不慮天下之憂、無盡謀略、不精捜捕之所致也、夫海賊之徒、萍浮南北、唯殉其利、不恤其居、追捕則鳥散、寬縱則烏合、緣海諸國戮力同謀、差發人兵、招募俘囚、抉其巢穴、窮討無遺、冬十二

月己巳、勅上總置撿非違使、主典各一員、帶劍把笏、是月令伯耆國司郡司及雜色等帶劍、

十年冬十月戊子、太政官奏、齋宮寮史生縣冨世殺助藤原豐本、志摩掌秦貞雄毆殺百姓日置福益、並當斬、伊勢權守藤原廣守斷罪違律、當贖、前志摩守髙橋繼善犯用官物、私營公田、過役雜傜、當遠流、詔冨世貞雄減死一等處遠流、餘論之如法、

十一年春三月庚辰、令下總撿非違使帶劍把笏、

十二年夏六月癸未、勅因幡國司已下雜仕已上、並帶劍、冬十二月己卯、太政官下符上總國司曰、折取夷種散居中國、若有盜賊、令其防禦、而今聞國中夷俘、猶挾野心、未染華風、或火民家、或掠財物、群盜之患、自此而起、令不禁遏、如後害何、宜嚴加捉搦、折其賊心、若有革面嚮化者、殊加優恤、習其性、背吏教者、驅之奧地、莫使粗獷之輩、侵善良之民、

十三年春三月、京師多盜、詔遣左右近衛府十人騎寮馬警夜、夏四月庚辰、近江勢多橋火、壬午因幡兵庫火、

十六年秋九月己亥、舊制諸衛舍人等神宴求酒食、責被物者、坐髡鉗、今改舍人解任、餘決杖八十、許衛府長官新任者一設宴饗、從撿非違使請也、冬十月甲戌、太

政官奏、沙彌教豐沙彌善福、以惡僧四十餘人、殺勸學院使日奉全吉於丹波船井郡支解之、縱火民家燒殺一女子、當斬、石見人若杖部豐見毆殺人、當絞、勅減死一等並處流、

十七年夏五月辛卯、下總守文室甘樂麻呂飛驛奏言、俘囚叛、火官寺、殺略良民、勅發兵討之、令武藏上總常陸下野等國各發兵三百援之、六月庚午、下野言殺獲叛虜八十九人、秋七月乙酉、下野言、殺賊二十七人、降俘囚四人、勅殺歸降者、情所不忍、若非元凶、宜全首領、勝兵先登擒獲者、量加褒賞、冬十一月乙未、出羽言、渡

島荒狄叛、殺略秋田飽海兩郡百姓二十一人、勅徵宰討平之、時長岡京牢獄朽敝、囚人或逃逸、撿非違使別當大江音人建議、移獄平安、改立獄門、此後無復逃逸者、時以下江談抄

十八年夏四月丁巳、大極殿火、數日不滅、甲戌、遣左右近衛兵衛每夜騎官馬、巡警兩京、秋七月戊戌、彈正臺奏請二事、其一曰、弘仁格云、不責引流水於內、唯禁露汙穢於墻外、此後有勢之家、都無掃清、此類貶考奪祿、而天長五年格、停奪考祿、設贖銅法、厥後懲肅之責、涉年無聞、遂使京坊荒蕪、橋梁破絕、望請停贖銅法、貶奪考祿、其二曰、公式令云、親王及五位已上有犯、應須糺彈、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考、委知事由、大者奏彈、然則奏問必在推問之後、今諸司有罪、召之不來、非設新制、何以懲惡、望請諸司不應臺喚過三度者、並移式部兵部等奪季祿、詔從之、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冬十二月丁亥、能登佐渡始置撿非違使一人、帶劍把笏、

二年春正月、京師多盜、遣左右近衛官人巡夜、二月癸巳、夜盜剝取紫宸殿軟障、近衛舍人捕之、三月出羽俘夷叛、事見出羽之亂

三年秋九月辛卯、奪左近衛府官人品治繼香山宗守等十六人官、以陵辱丹波守橘良基也、冬十二月庚子、太政官奏、右京人井上直繼毆殺井上真雄、紀伊浪人當麻岑吉射殺健部今雄、並當斬、但馬人日置部是雄等放火燒不動糒二千三十八斛餘、依格應格殺、佐渡浪人高階利風殺雜太團權校尉道宗雄、盜高階有岑財物、當絞、勅減死一等並處流、

四年冬十月丙午、太政官奏曰、安倍吉岡誣告大逆、罪當斬、詔減死一等處遠流、十二月癸未、清和太上皇崩、丙戌、遣撿非違使放左右獄囚徒二百人、先是大膳史

生矢田部氏永僞作諸司叔文、盜淡路鹽代米五十餘斛、尋僞作備前讚岐等未叔文、發覺下獄、出納諸司連坐下獄者衆、是日皆得出獄、獨氏永先死、

五年春二月丁亥、彈正臺言、臺印爲盜所掠、夏五月戊午、太政官下符山陽南海二道諸國追捕海賊、庚申遣左衛門少志紀貞城等於山城攝津播磨諸國捕海賊、

冬十月辛卯、太政官奏、左京人官門有常殺有道令出麻呂、備中人眞髮部成道殺大市貞繼、撿非違使覆案當斬、詔減死一等處流、

七年春二月丙午、上総介藤原正範飛驛奏言、市原郡俘囚四十餘人作亂盜官物、殺略人民、即時發兵追擊、而俘囚燒民廬舍、逃入山中、料非數千兵不獲擒戮、勅曰、俘夷僅四十餘人、何足馳羽檄、速發兵追捕、正範尋使大掾文室善友等擊平之、乙卯正範飛驛奏捷、戊午太政官下符上總曰、捷奏既至、知枹鼓一鳴風塵永靜、大掾善友及將吏勇畧皆達旒聽、宜消餘燼莫令重燃、若狼心無悔則滅渠魁、梟性有悛務加撫育、令後事非機急、發遣脚力、報太政官、不得輙馳驛上奏、乙丑内藏寮舍人津守小吉入御服倉盜絹四十匹、捕下獄、夏六月丁酉、筑後掾藤原近成帥其黨百餘圍守郡御酉館

射殺之、掠奪財物、傍吏聞亂馳救、賊已逃、太宰府遣少監中原長城等率兵搜索、庚子奏變京師、秋七月癸未、太政官下令太宰府司曰、牧宰之官委寄任重、而賊徒殺之、何悪之甚、筑後去太宰府半日程、縱即夜不能救、明日何不益兵追擊、且管部之亂、責在府司、虎兕出柙、是誰之過、長城既發月餘、未聞擒獲、豈長城逗撓不進歟、抑府司無意誅悪歟、重致懈緩、國有常刑、冬十月壬寅、以左衛門權佐藤原良積爲推問筑後殺害使、庚戌先是備前言、境内海島多為賊所據、遠近被害、因擇浪人有勇者二百二十四人、給兵器舟檝扼守要害、請別出擧公廨稲二萬束、收息利以充粮食、是日許之、十一月癸酉、源益侍殿上被格殺、事秘無聞焉、益從五位下蔭子、嵯峨帝曾孫也、

八年夏六月己酉、太宰府奏、前年八月捕獲賊類、須加覆鞫、而監典等或出使未歸、請遣朝使勘糺、廷議遣彈正少弼安倍肱主等推問、壬子先是石見邇磨郡大領伊福部安道等帥百姓二百餘人、圍權守上毛野氏永、責其政乖法、奪印匙驛鈴、授傍吏、氏永逃匿介山下氏則家、夜聞人聲喧囂、以爲氏則與賊合謀來攻、抽劒傷氏則妻、奪其衣逃去、匿山中、掾大野安雄索而捕之、幽

閉倉中、植杙於地、縛其手足、是日遣式部大丞坂上茂樹、推問盜夜入民部廩院倉、竊米一斛五斗、行夜者捕之、盜引刃自刺不死、遣撿非違使送之獄、秋八月壬辰、勅上總捨逐境内浪人、以其侵陵吏民也、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冬十二月壬申、下信濃守橘良基於刑部省、先是信濃民辛犬甘秋子訴太政官曰、家口八人爲坂名井子縄麻呂所燒殺、詔遣使推問、子縄承服、乃使子縄至京、良基故縱子縄、更捕秋子、令子縄毆之、秋子訴寃、詔使還奏、乃召良基訊狀、癸酉太政官奏筑後賊藤原近成當斬、詔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是殺國司者不死矣、是歲備前人山吉直等殺讃岐人宗我部秀貞等、減死處流、右京人大石福麻呂私雕官印、僞作官符、賣官地子穀百五十斛、亦從寛典、近江撿非違使犬上春吉訴權醫師神人氏岳盜官物、遣判事藤原棟景等推問、美濃多藝郡大領刑部春雄有罪、其父告之、令國宰推斷、

二年夏五月庚寅、奪石見權守上毛野氏永大領伊福部安道掾大野安雄官、丙申奪諸國司經年不赴任者告身、並降一階、

三年春二月乙巳朔、大藏省奏言、昨夜盜穿正藏院庫壁、竊官物、遣撿非違使索焉、己酉奪美濃下野若狹能登越中越後丹後但馬因幡伯耆石見等國司位祿公廨、以貢調違期也、舊制貢調違期、國司五位已上科違勅罪、六位已上決笞六十、至是改之、夏五月壬辰、石見言、罪人大野安雄脫禁逃亡、下符山陽道追索、是月大炊寮宰多米貞成告助已下出納諸司、犯用官米七百餘斛、因停釐務、令宮内大丞藤原在興等行寮事、帝時參議源光嘗著深紅襖子、深紅禁色也、撿非違使小野春風進跪光後、請剝其衣、光默然歸家褫去、不復服用、時論韙之、（帝時已下政事要略）

宇多天皇寛平三年秋九月戊午、禁諸國綱領奸官物、及京貫人庶王臣子孫就婣逐業、遂居畿外、又禁畿外百姓奸附京畿戶籍、（類聚三代格）

五年秋七月乙酉、重搜括陸奥出羽逋逃仕王臣家、及流寓京畿者、還本鄉、（仝上）

六年秋七月丙子、禁諸院諸宮諸司諸家強雇往還舟車人馬、九月禁諸國撿非違使補無位人、始以六年爲一秩、（仝上）冬十一月戊子晦、使撿非違使每旬巡察大井與度山崎大津、（政事要略）禁諸國百姓稱王臣人、驗據部内、（類聚三代格）

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十六

七年春二月己酉、勅、近者囚徒滿獄、科決猶遲、或所犯是輕、禁錮日久、或本罪既重、徒斷終身、獄官之道、理不可然、是以去年十月五日、定左右撿非違廳每日行政之狀、而猶尚遲緩、不肯遵行、自今以後、宜依前勅所行條目、每日奏之、又勅、囚禁待斷之日、身命難存、是則左右欲具官之所致也、自今以後、五位及尉志生并四員在者、宜聽其政、勿待具官、（政事要略）

八年夏四月癸未、禁諸院諸宮王臣家以百姓請託爭訟田宅資財、（類聚三代格）

醍醐天皇昌泰二年春二月、京師連月多盜、放火殺人、勅使四衛府官人巡警、丁丑、聞群盜匿野宮、遣撿非違使搜捕之、不獲、（日本紀略）

三年夏五月甲寅、追捕上野群盜、先是上野飛驛使屢來、（仝上）蓋訴多盜也、

延喜元年春二月戊辰、奉幣諸社、禱平坂東諸國群盜、（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下野高座山賊藏宗藏安等擁千餘人剽掠貢調、廷議命上野介藤原利仁討之、夏六月利仁進至高座山下、命士卒多作樏、衆恠之、夜召一卒問曰、天將雪乎、對曰、暑月安得有雪、利仁怒斬之、又召一卒問之、卒懼佯應曰、將雪、利仁悅、夜半大雪、遲明利仁命衆乘樏進攻、賊飢凍不能拒、利仁縱兵奮擊大敗之、斬獲甚衆、（鞍馬緣起）

二年秋九月乙巳、駿河言、富士郡官舍爲群盜所燒、（扶桑略記）是月藤原有度髡鉗越後守紀有世、遣使推問、（日本紀略）

四年春三月丁酉、盜射殺前安藝守伴忠行、（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壬寅、左衛門志高仁捕獲賊首、（扶桑略記）夏六月壬子、撿非違使捕獲羣盜、賞賜有差、（西宮記）

五年秋七月乙酉、逮捕博徒、（日本紀略）冬十月戊子、飛驛言、盜殺守藤原辰忠并其妻子、（扶桑略記）

六年秋九月庚午、戮鈴鹿山賊十六人、（日本紀略）

十三年春正月辛未、以太宰大貳源依不赴任奪官、（日本紀略）

十四年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曰、伏按職員令、判事六人、皆掌決斷人罪、近古以來、大判事一員、常用律學之人、其外五人、未必任明法之輩、寬平四年詔省四人、唯置大小判事各一人、然猶大判事獨用法家、小判事亦非其人、今按詔旨、竊有疑惑、何者、聖主之政、刑法爲大、昔皐陶以大賢爲理、帝舜猶誡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光武以明察詳刑獄、桓譚亦奏云、法吏愛憎、刑開三門、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而今摠萬民之

死生、繫之於一人之脣吻、括五刑之輕重、決之於獨見
之讞書、已乖閲實之理、恐貽濫罰之科、近安藝守高橋
良成之罪、大判事惟宗善經處之遠流、以禦螭魅、奏下
已畢、官符亦下、儻依刑部大錄粟田豐門之駁議、良成
之身、幸蒙赦免、朽骨再肉、遊魂更歸、○良成獲罪見日本紀畧前年二月、
然則法律出入、難可取信、天下喁喁、莫不危懼、伏望依
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補任之、使之具議科
文、詳定條章、各慥其意然後奏聞、如此則怨獄永絕、罪
人自甘、不待扶南之鰐魚、豈用堯時之獬豸、又曰、諸國
檢非違使掌糺境內之奸濫、禁民間之凶邪、實國宰之

爪牙、兆庶之銜策也、必須明習法律兼詳決斷、而今任
此職者、皆是國中百姓納贖勞料者也、徒費公俸、不堪
差役、空帶其名、曾非其器、猶畫餅不可食、木吏不能言
也、伏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此職、其試法一如明經國
學之試、國中追捕及斷罪、一向委檢非違使、猶京下有
判事及檢非違使也、又曰、六衛府舍人皆須每月結番
曉夕警備、而今散落或在千里御驛之外、百日行程之
境、豈得門籍編名、宿衛分番乎、此皆部內強豪民間凶
暴者也、國司依法勘糺其事、則駿奔入洛、即納錢貨、買
為宿衛、或聊徒黨、刼圍國府、或奮老拳、陵辱官長、凡厥

蠹害、非唯疥癬夫以選置衛卒、為備警急、而今遠在甸
服不居京畿、若有急者、奔赴無及、然則徒為諸國之豺
狼、曾非六軍之貔虎、望請諸衛府舍人充補之後、不得
歸往本國、若有寧歸者、各限假日、取本府牒、附送國衙、
不得限外留連、若猶懈緩不還者、國宰且解其職、且錄
事狀、牒送本府、如此則獲臂比肩於門欄、狗吠休警於
州壤、意見封事

十五年春二月辛未、信濃飛驛奏、上野介藤原厚載為
上毛野基宗等所射殺、三月乙酉、武藏言獲殺厚載者
三人、日本紀略

十六年秋八月甲午、配流下野人藤原秀鄉藤原兼有
等十八人、從國司請也、九月乙酉、初藤原厚載之遇害、
大掾藤原連江旁觀不救、與賊魁耳語、是日令國司推
驗、冬十二月己丑、令京畿七道搜捕出雲流人逃亡者
上毛野良友等七人、仝上

十七年秋亢旱連月、羣盜橫行、仝上

十九年夏五月己丑、武藏驛言、前權介源任燒府舍、掠
官物、謀襲守高向利春、扶桑畧記帝勵精圖治、神皇正妙記然承
曆朝姑息之弊、盜賊日多、嘗夜遙聞哭聲、令藏人覓之、
藏人還報曰、九條堀川民家有婦人號哭、帝曰、捕其婦

来、藏人往問其婦、婦曰、吾夫爲盗所殺、號哭益甚、藏人不敢違詔、捕之而至、帝曰、彼哭聲非眞、得無奸詐乎、令撿非違使考問、果與惡少謀、殺其夫者也、乃遣人捕惡少、皆下獄、聞者驚服、（今昔物語）

朱雀天皇承平元年春二月丙申、以京師多盗、令近衛衛門撿非違使每夜巡警、（扶桑畧記）

三年春正月丁酉、左大史坂上經行夜經皇嘉門、群盗刼之奪其衣、（日本紀畧）庚子、勅諸衛騎官馬巡察、（日本紀畧、扶桑畧記）夏五月、民部史生諸藤殺侍從源宗城并其母、冬十二月、南海道海賊起、己未、遣警固使於諸國、（扶桑畧記）僧某爲

豐後講師、任終還京、舟中多載財貨、從者皆憂海賊、僧笑曰、孰敢掠吾財者、已而賊船来逼、僧紿曰、我伊佐平入道也、嘗在東國、屢經戰陣、今老矣、餘生不足惜、卿等欲獲吾財、先斬吾頭、賊聞之駭懼、皆廻船逃去、（今昔物語）伊佐蓋以勇聞者也、

四年夏四月壬辰、奉幣諸社、祈平海賊、（扶桑畧記）五月戊辰、遣使奉幣山陽南海二道諸社、祈平賊、（日本紀畧、扶桑畧記）秋七月甲子、遣兵庫允在原相安帥諸家及武藏兵士追捕海賊、（扶桑畧記）冬十月己丑、定追捕海賊使、（日本紀畧）十二月土佐守紀貫之任滿還京、舟中懼海賊追尾、每阻風、狼狽祈神僅而得還京、（土佐日記）貫之善和歌、嘗奉敕撰古今和歌集、（本書序）

五年夏六月辛卯、奉幣諸社、祈平海賊、（日本紀畧）秋九月癸巳朔、左衛門少尉小野惟幹等捕獲盗十三人、勅內藏寮賜綿、（扶桑畧記）是歳下總人平將門殺常陸大掾平國香、（將門記）

六年春三月甲午、修大元法於豐樂院、厭除海賊、辛丑又修於治部省、（日本紀畧）夏六月南海道賊聚黨數千、以千餘船橫行海中、（扶桑畧記）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賊徒聞其寛厚、皆降、南海始平、（日本紀畧、扶桑畧記）

天慶二年春三月丙午、命祭主禳坂東兵革、申嚴六府宿衛、夏四月戊子、出羽言、俘囚作亂、庚子索盗、（日本紀畧）五月丙辰、奉幣諸社禳兵革、庚辰令諸社及十五大寺禳坂東兵革、（外記日記）秋八月己酉、尾張言、盗射殺守共理、（日本紀畧）是冬平將門反、藤原純友應之、（事見將門之亂）甲斐信濃國司請帶劒許之、（朝野群載）

三年春二月、平將門伏誅、（將門記）

四年夏五月、藤原純友伏誅、（扶桑畧記）

五年夏四月癸未晦、羣盗掠京極民家、遠近驚擾、六月壬午晦、撿非違使圍故致仕大納言某家、捕盗魁橘近

保、不獲、（日本紀略）

七年春二月己酉、盜殺美濃介橘遠保、（仝上）遠保嘗擒藤原純友、（扶桑畧記）蓋其餘黨報怨也、

九年下総守菅原明依兼押領使、給隨兵三十人、（朝野羣載）

村上天皇天曆元年春二月庚午、伯耆言、藤原是助率兵四百餘、火國人物部高茂等家、壬申下官符於伯耆出雲因幡美作諸國、蓋討賊也、甲戌鎮守府將軍平貞盛奏賊坂丸作亂、官符勘糺其狀、（日本紀略）貞盛嘗誅平將門、勇名著聞、故朝廷使之鎮東陲、而賊徒無所畏如此、

貞盛嘗還京師、欲宿一僧家、僧辭曰、賀茂忠行爲我筮謂、今夜必有盜難、將軍勿留、貞盛曰、師有戒心、但當留我防衛、奈何拒我、僧從之、夜半羣盜排門而入、貞盛起執弓箭、乘闇溷入賊中、詐指虛室曰、彼有貨財、賊不覺爭赴之、貞盛從後射斃一人、呼曰、追者在後、何不避箭、一賊曰、奴輩箭鋒不足畏、貞盛又射殺一人、頻發鳴鏑、賊大懼、爭門逃走、貞盛追射又殺數人、擒一人考問、盡搜捕其餘黨、世益服其驚勇、（今昔物語）壬午群盜掠賀茂齋院、夏四月戊午、公卿議定前伯耆守忠明殺賀茂岑助之罪、乙丑盜入兵庫寮、秋七月辛丑、諸衛舍人與式部卿重明親王家人詬爭將鬪、敕止之、（日本紀畧）

二年春三月、京師多盜、丙子入右近衛曹司、竊物、戊寅使四府馬寮巡夜、夏四月壬午、敕諸衛嚴備盜賊、五月辛酉、羣盜白晝掠西河民家、六月戊寅朔、盜入勸學院、癸巳使衛府官人索京師惡黨、冬十二月、盜屢入禁內、或奪朝士衣、甲寅盜入左少辨小野好古曹司、是夜令諸衛巡警、（仝上）

三年春正月庚申、東大寺僧徒數十人將訴別當寬救不法、相率入京、宿式部少錄賀陽真正家、乍忿爭格鬪、有死者、夏六月戊寅、太上皇下人與諸衛舍人鬪爭、毀其宅、戊寅諸衛舍人數百毀上皇御廚預中務丞佐忠宅、（仝上）

四年夏五月、先是下總守藤原有行奏曰、諸國司兼押領使、并給隨兵、其例甚多、近時則前司菅原明依天慶九年兼押領使、給隨兵三十人、令坂東諸國多盜、所在殺掠、請准舊例、兼押領使、以追捕之、是月許之、（朝野羣載）

六年春三月戊午、以越前國司請、罷追捕押領等使、冬十一月、出雲國司請以清瀧靜平爲押領使捕部內羣盜、許之、（仝上）

八年盜殺駿河益頭郡司伴成正、判官代永原忠藤、（仝上）

九年、盜殺駿河介橘忠幹、（仝上）

十年夏六月、近江國司請以是茂、爲追捕使、捕部內凶黨、駿河國司亦奏曰、方今坂東奸猾特嶮棲集、侵害百姓、而國宰不具兵仗、無由追捕、往年郡司伴成正、判官代永原忠藤介橘忠幹皆罹凶害、禍亦慘矣、夫甲斐信濃非有關塞、然承平天慶之間、國司皆得帶劍、況本國東接相模足柄關、西接遠江榛原郡、境內又設清見横走兩關、以備非常、不有兵仗、何以應變、請准諸國國司郡司雜仕得帶劍、並許之、（仝上）

天德元年冬十一月壬子晦、盗入大藏省長殿、竊鍬鐵等、（仝上）

二年夏四月辛酉、盗毀右獄、奪囚八人、殺一人於獄門、壬戌、命六衞府兵庫官人搜捕之、乙丑、右衞門少尉小野國興獲囚八人於攝津、射殺二人、秋七月丁酉、盗入大藏省、（仝上）

四年夏四月丁亥、式部省史生正雅傷式部大輔橘直幹、戊子、捕正雅、（仝上）五月戊申、賊倉橋弘重等掠武藏權守源滿仲家、滿仲射中弘重、縛而詰問、悉得黨名、勅搜捕之、不獲、獲紀近輔於成子內親王家、（古事談　今昔物語）秋九月禁中火、神鏡罹災、（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冬十一月、京師多盗、庚戌、使撿非違使諸寮官人行夜、（西宮記）

康保二年秋七月壬申、雅樂寮火、樂器悉焚、（日本紀略）冬十月癸亥、兵庫火、累代戎器悉焚、（扶桑略記）

冷泉天皇安和元年夏五月壬寅、盗殺攝津介在原義行、秋九月丙申、索捕近京山野羣盗、（日本紀略）

二年春二月甲寅、右大臣藤原師尹家人與中納言藤原兼家家人鬪、殺一人、遂攻兼家第、兼家壯士數人被髮提鉾力拒、師尹家人射殺其一人、三月癸卯、左馬助源滿仲等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連坐者衆、（仝上）

圓融天皇天祿元年夏四月癸酉、冷泉院廐人與文範仕丁私鬪、撿非違使永保欲捕之、廐人毆傷永保、流血被面、（仝上）

三年夏四月丙辰、群盗掠紀伊守藤原棟和家、五月丙子、施藥院判官犬養常行爲盗所射殺、（仝上）帝嘗以平貞盛爲丹波守、子維衡從在國、貞盛適患惡瘡、召瘍醫於京師問之、醫曰、不得胎兒瘡不得愈、貞盛乃召維衡告以故曰、世豈有孕婦可殺者乎、今汝婦有孕、爲我殺之、維衡佯諾、貞盛悅、維衡告之醫、醫乃諭貞盛以血胤不中用、貞盛更索孕婦殺之、醫取胎兒製藥、瘡果得愈、貞盛賞以良馬衣糧、密謂維衡曰、朝廷嘗使我鎭陸奧、是倚賴我也、今無故而殺人、萬一泄露、無乃獲譴乎、汝爲

我殺醫以滅口、維衡曰、兒待彼還京、殺之山中、宣言爲盜所殺、誰復疑者、乃往告醫曰、父命不可拒、如何、醫惶駭乞命、維衡曰、父必使判官代送卿、卿往踰山、宜使彼騎馬、吾僞爲不知殺之、醫夜發如其言、維衡遂射殺判官代、還報曰、醫既死矣、貞盛悅己而聞醫不死、召維衡詰之、維衡曰、彼騎馬而發、故兒闇中射殺騎者耳、豈料其使人代騎乎、貞盛乃止、今昔物語 當時國司犯法妄殺蓋如此、

天延元年夏四月丁未、盜火前越前守源滿仲家、煙燄甚熾、延及三百餘家、越後守宮道弘氏來救、爲賊所射殺、帝召武人警衛禁內、滿仲以勇武聞、而盜屢襲之、其凶猛如此、日本紀略 初嵯峨帝已後、皇族賜姓者百十餘家、神皇正統記 其後朝廷稍衰、而桓武平氏清和源氏相繼爲將軍、滿仲貞盛爲之巨擘、子孫遂以武相抗云、

三年夏五月庚子、盜入大炊寮倉、六月丁巳、六衞府官人執弓箭詣陽明門、訴諸國司不給大粮米、設幄以待命、在京國司處斷之、日本紀略 衆乃往越前守藤原爲盛家、設幄於門責之、爲盛具饌引之、纔供薄酒鹽魚、謂衆曰、僕初非有所吝惜、以負公等、僕嘗累歲求官不得、幸而得之、又不幸而遇大旱、國中野如赭、妻子糠豆不贍、所以負公等也、言訖大哭、衆愧謝、適盛暑、衆皆飢渴恣意飲噉、頃刻皆病、吐瀉狼藉、此後不復往國司家、今昔物語 冬十月丁未、盜入施藥院、日本紀略

貞元元年春三月乙未、索東西京盜、仝上 夏五月丁丑、禁內火、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

天元元年春三月、海賊殺備前介橘時望、日本紀略

二年夏五月庚子、下野言、前武藏介藤原千常與源肥等構兵相鬪、仝上 千常秀鄉子也、尊卑分脈 平良文源宛皆嘗居東國、恃勇不相下、或謂良文曰、宛常侮公、屢有慢言、良文大怒詈之、宛聞之亦怒、遂剋日約戰、帥兵數百出陣於野、聯楯相射、良文遣使謂宛曰、單騎決戰足矣、何以衆爲、宛然之、進馬相射、二人皆巧避箭、箭不能中、良文呼曰、吾等非拙於射者、而今如此、是無優劣也、何必相仇、請輟戰結驩、宛曰、善、乃講和而還、今昔物語 良文子貞道、宛子渡邊綱、皆事源賴光有勇名、劍卷

三年秋九月癸丑、盜入弘徽殿曹司竊器物、冬十一月辛酉、禁內火、日本紀略

四年春正月壬子、齋宮寮火、二月丁丑、采女廳司火、仝上

五年春二月辛巳、織部司小屋火、壬午、盜夜露刃登弘徽殿、捕獲之、先是海賊群起、調庸道梗、至是益熾、丙戌

伊豫言、獲賊魁𪀚原兼信及黨與十五人、是月京師多盜、放火刼掠、庚寅、以檢非違使懈怠、勅令修其職、（小右記）夏六月乙丑、盜火式乾門、竊雜器、召宿直官人問狀、（日本紀畧）丙戌、以諸衛不勅出入猥濫、令使廳伺察、（小右記）冬十一月乙巳、禁內火、（日本紀畧、百錬抄）

永觀元年春二月丁未、敕檢非違使捕京畿私帶弓箭兵仗者、案之、秋八月甲申朔、盜鑿式部省壁、竊省試詩、下史生以下四人於獄、冬十月癸未朔、盜入內膳司、竊平野庭火釜、（日本紀略）左近衛權中將藤原公任一日路遇縛僧者問之、曰此弑其主者也、公任曰、何悖逆乃爾、僧作色而去、又遇縛一人者問之、曰罪人逃入人家、索之已逸、因縛此人耳、公任憫之、爲請而釋之、僧遇赦得出、恨公任不救、欲殺之、一夕伺公任賞月、踰牆拔之而去、入山中、投之積薪上、方放火、乍有人發矢、僧驚逃去、其人來滅火救公任、卽前日囚人也、公任乃得還家、（宇治拾遺）

二年夏五月乙亥、制非職帶兵者、罪當杖、秋八月甲辰、帝讓位皇太子、是爲華山天皇、（日本紀畧）帝親任權中納言藤原義懷權左中辨藤原惟成二人、傾心輔政、紀綱大振、（大鏡）時太宰府有私帶兵者、帝卽位僅十日、府中無敢帶者、（江談抄）

華山天皇寬和元年夏四月乙酉、衛府官人奏追捕海賊、賜物賞美、（小右記）五月、先是左兵衛藤原齊明傷播磨介藤原季孝彈正少弼大江匡衡逃亡、下符諸國索捕、至是播磨掾惟文王誅齊明於近江、獻其頭、勅梟之獄門、秋九月己亥、盜入齋王野宮、竊侍女衣、（日本紀畧）

二年夏六月、先是右大臣藤原兼家惡義懷惟成秉柄、子道兼勸帝避位、是月帝遂去位薙髮、二人亦皆爲僧、（榮華物語）紀綱復弛矣、

一條天皇永延元年春正月癸巳晦、申禁私帶兵仗、（日本紀略）夏四月甲辰、盜入主稅寮文殿、（扶桑畧記）秋九月丁卯、伊勢神人奉梓神木、詣陽明門、訴國司清邦、（百錬抄）冬十一月丙子、兵庫火、（日本紀畧、扶桑畧記）

二年夏六月戊辰、諸陣戒嚴索盜藤原保輔、捕獲下獄、（日本紀略）保輔、右馬權頭致忠子、丹後守保昌弟也、（尊卑分脈）凶猾無行、爲阱於家、屢誘殺商人、掠物、人頗知之而不敢詰、（宇治拾遺）適有盜掠故三位國章家、時人疑爲保輔、檢非違使捕其從者鞫問、從者欵服、保輔已逃亡、聞其匿中納言顯光家、往索已去、命致忠限三日縛進之、衛府官人警衛禁內京師騷擾、致忠索之不獲、乃囚之左衛門弓場、保輔入花園寺薙髮走、大將隨身忠延家、忠延

紿而捕之、保輔窘蹙、刳腹不殊、乃下獄、庚午死於獄中、續古事談致忠坐免官、日本紀畧時有大盜袴垂者、尤為凶悍、嘗見保昌夜行、欲刼之奪衣、提刀追尾、保昌吹笛不顧、袴垂意畏其勇、欲發且止、保昌乍停笛回顧、袴垂不覺首服、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一壯夫、從吾來、復吹笛徐行、還家取絮衣與之曰、乏則復來、慎勿作刼、袴垂嘗被捕、遭赦而出、身無寸縷、乃往郊外佯死、路人環觀、平貞道適來過、見衆問故、横弓瞋目而去、衆笑之、已而衆散去、有一武夫、駐馬戲以弓撞袴垂、袴垂突起搏而墮馬、奪刀殺之、悉褫衣服、奪弓箭、跨馬馳去、群盜往往來從、

每遇路人、掠奪衣服弓馬、擁袴垂而去、聞者始服貞道之智、時群盜横行都下者累歲、都人莫不畏避、前筑後守源忠理嘗夜宿人家、聞牆外有竊語者、乃忠理家奴、引群盜謀以明夜掠忠理財也、忠理明日還家、紿奴令他往、潛運貲財、托人令妻子避去、奴夜導群盜、家無一物、盜大怒、縛奴而去、平維時家士坂上晴澄在京師、嘗夜行、忽聞騶呵、以為貴公子、下馬俯伏、衆直來圍、仰視乃群盜也、皆擐甲注箭、晴澄不敢動、盜遂奪衣馬而去、阿藏史某夜還自禁中、度有刼徒、上車脫衣、藏之席下、裸體而坐、比過美福門、群盜要之、從者駭散、盜揭車簾、見史赤體怪之、史曰、向過大宮、遭如公者、衣服已付之矣、盜笑而去、今昔物語當時凶黨衆多、無所畏憚、率此類也、

永祚元年春二月丁巳、廷議尾張百姓訴守藤原元命虐政、百錬抄日本紀畧辛酉内藏寮權曹司火、小右記秋七月庚子、敕捕藤原真正等、以殺三國雅憲也、冬十一月庚子、大原野祭、左兵衛少尉出雲滋之三善孝道爭杯酒相鬪、左衛門少尉上毛野忠時救之、二人從者射殺之、撿非違使藤原惟風遣看督長撿察、亦被射傷、遂不得行祭而止、日本紀略

正暦二年春二月、大膳屬秦有時為人所殺、勘解由長

官藤原有國坐嫌疑除名、仝上

三年冬十一月癸巳、盜入齋院、己未晦、阿波追討使源忠良以海賊首十六級降賊二十餘人還京師、十二月壬戌、梟賊首於東獄門、奪阿波守藤原嘉時官、以忠良代之、以嘉時為賊所侵掠也、仝上

五年春二月壬辰、盜火後涼殿、百錬抄己亥盜火弘徽殿飛香舍、三月甲寅、奉幣十七社、祈獲行火賊、戊午令源滿政平維時源賴親源賴信索盜、日本紀畧賴信兄賴光一日過賴信家、見庭繫一人、問之、曰鬼同丸者也、賴光曰、縛鬼何太緩也、賴信乃繫以鐵索、鬼同丸忿怒、夜斷鐵

索偵頼光、頼光適酔臥頼信家、乃潜上仰塵、将下撃頼光、覺之、呼從士警衛、謂之曰、明日吾當詣鞍馬、鬼同丸聞之、去至市原、殺野牛、刳其腹、匿身以待、明日頼光至、見牛群遊、命從士為牛追物之戲、渡邊綱射中死牛、牛忽起立、鬼同丸揮刀跳出、直逼頼光、頼光迎撃斬之、古今著聞集

満政、満仲弟、維時、貞盛孫、頼親亦頼光弟也、尊卑分脉

頼信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頼、齊勇名、十訓抄 而頼信子孫有頼義、義家、維衡之後有正盛、忠盛、它人莫能及也、丁丑奉幣伊勢以下諸社、祈獲盗、日本紀略、祈獲盗據百錬抄、

長徳元年春正月丙辰、鴨院火、夏六月丙申、右近衛府

廳東西倉火、冬十月辛丑、盗殺右衛門尉忠致於攝津、日本紀略

二年夏四月甲午、貶内大臣藤原伊周為太宰權帥、事見外戚攝政 秋八月甲子、盗殺前齋宮寮頭為正、日本紀略

三年春三月庚寅、盗掠備前守致遠第、辛卯盗掠上總權介季雅第、夏四月丁巳、盗二十餘人掠中納言惟仲第、戊午盗入右少辨曹司、仝上

四年冬十二月丁亥、盗入宣耀殿、仝上 是歳陸奥守藤原實方卒於任、尊卑分脉 平維茂在陸奥、與豪族澤胯師種爭田、嘗訴之實方、師種、秀郷孫、維茂、貞盛養子、皆驍武、實方不能決、及卒、二家益相惡、遂集兵剋日會鬬、維茂得三千人、師種以衆寡不敵、避之常陸、維茂兵稍稍散去、師種聞之乗夜襲維茂、維茂家臨大池、維茂聞水鳥驚噪曰、必澤胯也、師二十餘人出拒、師種縱火、維茂不能支、被髪著婦人衣、冒煙逸去、匿叢葦中、家士皆戰死、師種驗視焚尸、以為維茂死、乃還、維茂兵百餘在外者、聞變来聚、皆哭、維茂呼曰、吾在斯、衆驚喜、維茂乃欲追撃、衆以兵寡止之、維茂曰、吾之不死、天也、但當一戰雪耻、彼雖衆既疲、不足畏耳、遂追師種、師種不知、路過妻兄大君、大君曰、卿戰甚壮、顧彼亦勇將、卿提其首来否、師

種曰、彼闔家焚死、何以其首為、大君曰、否、我熟知彼才、不獲其首、事未可知、卿疾去、師種笑而去、大君使人追贈酒饌、謂家人曰、必有追兵、汝視之、俄而有衆馳過其門、遣使告曰、平維茂戰敗遁逃、大君呼家人問状、曰騎百餘皆健馬、一人戴笠著行縢、蓋主將也、馬最大而神駿、大君曰、此名馬大葦毛也、將勇馬駿、孰能當者、澤胯死矣、師種既去、駐軍山麓、適得大君酒饌、脱甲酣飲、須臾維茂追及、從山上馳撃、師種驚愕、維茂射殺之、進襲其家、悉殺其衆、擒師種妻、送之大君、而還、維茂遂以勇聞東國、時武人驁横、往往殺人而無所畏、源頼信嘗飲

於賴光家、顧平貞道曰、駿河人某無禮於我、卿為我殺之、貞道驚以為彼欲殺人、乃顯言於衆、粗妄甚矣、已而遇其人於途、駐馬談語、其人曰、聞子為賴信畜我、有諸、貞道曰、彼特妄人耳、其人喜曰、吾無憂矣、且子縱欲殺我、我無備乎、命乃去、貞道惡其傲、旋彎射殺之、斬首獻賴信、賴信賞以鞍馬、日向守某任終待新司、令一書生寫簿書、改竄舊文、書生知其欺、新司大懼將逃去、某令壯士晝夜監護、不得間、二旬而簿書成、某賞以絹四匹、命家士擁書生而去、書生驚怖密問之、家士曰、吾受命殺子、書生知不免、乃曰、死不敢辭、願得過家見母、家士

許之、乃過其家、見老母妻子、具告以故、皆悲慟、家士遂以書生入林中、射殺之、聞者歎曰、前司殘虐、何異盜賊、（今昔物語）右衛門尉某父有惡疾、某厭之、從伊豫還京師、遂擠父於海、聞者惡之、某尋設盂蘭盆會、僧道命賦和歌、誚之、（抛草子）

長保元年夏六月乙丑、禁內火、（日本紀略）冬十二月丙子、先是散位平致賴與前下野守平維衡構兵而戰、死者甚衆、召而推問、因之左右衛門府弓場、藤原致忠殺前相摸守橘輔政子及家人於美濃、輔政訴之、遣撿非違使藤原忠親等勘問、（今昔物語）是日流致賴於隱岐、徙維衡於淡路、流致忠於佐渡、（日本紀略　小右記）

三年冬十一月乙酉、禁內火、（日本紀略　百錬抄）

四年冬十月乙亥、右兵衛府火、（仝上）

五年春二月、下總守義行言、平佐良火府舘、掠官物、（百錬抄）

寬弘元年春二月庚辰、住吉神人五十餘人詣闕、訴為攝津守藤原說孝所毆傷、（日本紀略　說孝上姓據尊卑分脈）三月戊申、宇佐宮命婦神人五百餘人守闕、訴太宰權帥平惟仲封閉神宮、（日本紀略　五百餘人據百錬抄）秋閏九月丙辰、廷議宇佐大宮司邦利殺門司別當兼方之罪、冬十二月丁未、奪太宰

權帥平惟仲官、以藤原高遠為太宰大貳、（日本紀略）

二年春二月丙戌、大歌所大藏省西倉火、（日本紀略　權記）丙午、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秋八月己丑、肥後守爲隆為家人所殺、冬十一月己未、禁內火、（日本紀略）神鏡再罹災、（小右記）十二月壬寅、流長岑忠義於佐渡、以黨平惟仲也、（日本紀略）

三年夏四月、淡路國司請以高安為正為押領使、備盜賊、許之、（朝野群載）五月壬子、藏人藤原定佐坐傷右少辨藤原廣業除籍、（日本紀略）六月丙戌、左衛門尉文行帶刀正輔等會於法住寺、論門地忿詬、正輔擲盃中文行、文行將拔佩刀、為一壯士所抱持、正輔族人欲擒之、文行脫身

下堂、從者注箭來救、正輔族人不肯進、撿非違使別當執文行、囚之引場三日、文行既出、嘆曰、坂東壯士必不辱人至此、吾不欲居京師、遂走東國、（續古事談參取日本紀畧）秋九月丙寅、盜入鴨院、（權記）冬十月甲戌、冷泉院火、（日本紀畧）

四年秋七月乙丑朔、筑前人大藏滿高射殺大隅守菅野重忠於太宰府、滿高、太宰大監種材子也、（全上）

六年秋八月丙申、以筑後守菅野久信訴、奪太宰大戴藤原高遠官、冬十月丙戌、一條院火、延喜天曆御記累朝寶器多焚、（日本紀畧百錬抄）

七年秋七月辛丑、盜掠明法助教清原善澄家、善澄匿於林下、盜奪物而去、善澄呼曰、吾識汝面、明日告撿非違使縛汝、盜乃還殺之而逃、（今昔物語參取日本紀畧）

三條天皇長和二年春正月戊申、東三條院火、（日本紀畧）二月己丑、盜三十許人入故內大臣藤原伊周第掠物、使撿非違使索捕之、（法成寺攝政記）冬十一月丁巳晦、釆女町火、延及內膳司、十二月庚辰、中宮侍藤原惟兼殺小進藤原惟信、左大臣藤原道長捕惟兼繫之廐、（日本紀畧）

三年春二月乙丑、夜禁內火、（日本紀畧小右記）三月丁酉、內藏寮掃部寮火、累代寶器藥物多亾、（小右記百錬抄）是歲帝將韋春日社、右中辨藤原定賴為行事、會定賴從者與敦明親王奴鬪爭、定賴怒、令從者毆之幾死、親王訴之帝、帝震怒、勅藏人藤原永信下宣、遣撿非違使收定賴從者及用事者中務丞源光成、進士橘為通、藤原道長奏曰、捕諸司官人、於事不細、永信當傳勅於臣、而今直下其宣、請先論永信罪、於是帝暫停宣、收定賴從者、停其行事、（小右記）

四年秋八月庚寅、勅令月以後、諸衞官人闕怠直衞、三日以上、嚴加督察、解其見任、九月甲寅、盜入西殿、（小右記）冬十一月癸亥、禁內火、（日本紀畧小右記）

五年春三月甲子、令外衞舍人帶弓箭警衞陣中、（小右記）

秋九月己巳、盜入穀倉院、冬十月甲戌、論諸衞官人闕直者停釐務、（日本紀畧）

後一條天皇寬仁元年春正月壬戌、盜入禁中、瀧口內舍人藤原長輔等射中之、捕下獄、二月乙亥、盜殺瀧口大藏忠親、（全上）秋七月丁酉朔、盜入齋院、（左經記）先是盜入前攝政道長第、掠沙金一千三百餘兩、丙辰播磨捕盜送之、（日本紀畧）

三年春三月辛未、盜行火凝華舍、撲滅之、甲戌穀倉院火、（日本紀畧）丁亥晦、盜火常陸介惟通宅、燒殺其女子、（小右記）是月女真寇對馬、（事見女真之寇）夏四月丁酉夜盜露刄刼主

殿司女於後涼殿、奪其衣、己亥盜火飆芳舍及藍園、撲滅之、時盜賊日熾、前太政大臣道長憂之而不能禁也、勅立賞格、購索捕之、（小右記）辨源某赴藥師寺最勝會事畢而還、從者擔衣櫃前行、至奈良坂乍為盜所逐、左右請捕之、某曰、吾非滿仲貞盛之孫、失一櫃不足為耻、與盜鬪而被創耻也、乃令左右詐呼曰、吾奉詔行佛事者也、汝獨不畏天子之使耶、何為掠吾櫃、盜聞之皆逃走、盜魁方跨馬指麾、乍墜崖下、傷腰不能行、左右縛之而至、某謂盜曰、吾不忍送汝撿非違使、汝自今毀折弓箭、勿復為惡、乃棄之而還、（今昔物語）丙午右兵衛佐經輔牛童

衣服華靡、撿非違使令看督長捕之、右衛門尉為親從者奪之、乃捕從者、（日本紀略）夏五月戊申、中務省監物局火、（小右記）六月甲辰、丹波氷上郡民相率詣陽明門、訴國守不法二十四事、乙巳丹波守藤原賴任差吏卒捕之、（日本紀略小右記）命撿非違使逮其魁首十餘人、（小右記）秋八月乙未、有人私鬪、露刃入禁中、太皇太后宮大進源賴國佐渡守有孝捕獲之、（小右記左經記）賴國、賴光子也、（尊卑分脉）四年冬閏十二月、太宰府言、南蠻賊掠薩摩人、詔討之、（左經記）

治安元年夏四月庚戌、高松殿火、（日本紀略）

三年春二月己未、盜火麗景殿、撲滅之、（仝上）

萬壽元年春三月丁酉、京師有盜為人所逐、入散位顯長母家、執母為質、撿非違使捕而梟之、冬十一月丁未、勢多橋火、（仝上）

二年秋七月壬寅、大炊寮廳火、（小右記）

三年夏四月己巳、伊勢在廳及百姓訴國守秕政、令左中辨經賴問之、（日本紀略）

四年春正月己酉、撿非違使捕罪人、內大臣隨身安武等奪之、下令搜捕、庚戌捕罪人下獄、（仝上）二月戊戌、右近衛府圖書寮火、累代寶器罹災、（日本紀略百錬抄）是月盜數刼

路人、（小右記）又入禁中、褫奪女官衣服、秋七月戊午、從三位藤原道雅遊帶刀長高階順業家、樗蒲大獲而還、順業令家人追截道雅、輹索以辱之、觀者如堵、（日本紀略）冬十一月乙丑、盜入勸學院、（小右記）

長元元年夏五月丁巳、糾察非武官帶弓箭往來街路者、（左經記）六月平忠常反、（事見源氏平東國）冬十月甲戌、金峯山僧百餘詣陽明門、訴大和守藤原保昌苛政、壬午京師火、延燒五百餘家、十一月己亥、京師火、（日本紀略）己未夜盜刼女子於殿上、奪衣、（小右記）瀧口藤原忠道射殺之、（日本紀略）

二年春二月壬午、盜入禁中曹司、取女子衣物、（小右記）

三年春正月辛未、盜殺女子於豐樂院壇上、冬十月丁未、流伊賀守源光清於伊豆、以殺伊勢神民也、（日本紀略）
四年春正月乙丑、先是大藏滿高以怨殺大隅守菅野重忠亡命、變姓名稱良國王、用式部卿敦平親王薦敍四位、至是事覺、遣外記至親王家質問、毀其位記、三月辛酉、停親王釐務、（仝上）敎捕滿高、（小右記）是日命法官論安房守平正輔前右衛門尉平致經私鬪罪、（日本紀略、小右記）致經、致賴子、勇敢善射、箭尤長大、世呼曰大箭左衛門尉、致賴嘗以私鬪配流、（今昔物語）致經亦犯法、父子恃勇好鬪如此、夏四月己酉、賀茂祭、有人飛礫中齋王輿、令撿非

違使索捕、是月平忠常降、秋八月癸未、以齋宮頭藤原相通妻作大神宮寶殿於私室、誑惑庶民、流相通於佐渡、妻於隱岐、（日本紀略）
五年夏六月辛丑、盜殺安藝守紀宣明、傷其妻、秋八月庚子、因前武藏守平致方於左衛門弓場、以其子傷人也、（仝上）九月乙未、以出雲守橘俊孝造爲杵築社神託授人官位、流之佐渡、（百錬抄）冬十二月乙巳、九條御廐火、（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六年春正月癸丑、盜入東宮及御息所、竊衣物、丙午以盜入禁中、奪左衛門官人闕宿直者職、秋八月甲寅、以豐後守藤原棟隆訴、權守藤原有道於左衛門弓場、（日本紀略）冬十二月癸丑、藏人藤原經衡坐凌辱左近衛少將藤原資房、除籍、（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七年冬十月丁丑、刑部少輔藤原經平坐與侍從良貞私鬪、除籍、（左經記）
八年秋七月己亥、前壹岐守藤原行範以私怨、叔縛式部少輔大江公資、因下行範於左衛門弓場、（日本紀略）冬十二月乙亥、遣右少史高橋文俊推問但馬守源則理射石清水神民、（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九年春正月壬午、藏人頭左近衛中將藤原俊家坐使

人毆藏人頭藤原經輔、除籍、（仝上）
後朱雀天皇長曆元年夏五月丙辰、以安樂寺訴、遣左衛門權佐藤原隆佐於太宰府、推問權帥藤原實成、辛酉、流但馬守源則理於土佐、（扶桑略記、實成揚百錬抄）
二年夏五月、藤原實成除名、（公卿補任）
三年夏六月丙戌、禁內火、（扶桑略記）
長久元年夏四月甲午、盜殺前肥後守藤原定任、勅閇關搜索、下符諸國購之、五月丙辰、京師盜賊執弓箭往來、連夜行火、又有群僧殺掠行人、設賞捕之、丙子盜入宮中竊御衣、（春記）秋九月辛酉、皇居京極院火、（百錬抄）冬十

月甲辰、徙御內大臣藤原教通二條第、守佐神人犯蹕上、許、十一月己巳、左兵衛定長坐凌辱藏人典藥助信房削籍、（春記）十二月丙午、幸平野、（扶桑略記）及還宮、和泉民闕訴於路、己酉左近衛陣火、瀧口清原定清撲滅之、（春記）

三年春正月己巳、圖書寮火、冬十月壬寅、盜殺左近衛少將源定季、十二月丁未、禁內火、（百練抄）

四年冬十二月甲午朔、皇居一條院火、（仝上）

寬德二年秋八月癸亥、廷議但馬守源章任奪宋人張守隆貨物、冬十月戊午、以太宰府管國訴、遣右衛門權佐藤原實綱推問權帥藤原重尹罪狀、（百練抄、太宰管國訴據公卿補任、）

後冷泉天皇永承元年春二月辛未、奪藤原重尹官、己卯、皇居太政官朝所火、（扶桑略記）

二年冬十二月甲子、流筑前人清原守武於佐渡、以私往宋也、（仝上）

三年冬十二月丙申、禁內火、（扶桑略記　百練抄）

四年秋九月丁未、奉幣賀茂、謝神主成貞前年遭害社中、（百練抄）

五年秋七月戊子、冷泉院火、撲滅之、（百練抄）是歲參議源經成兼檢非違使別當、（公卿補任）為人剛直嫉惡、嘗捕盜魁濱人丸殺之、僧惟尊為訴報應、經成正言折之、惟尊懼而退、上東門院慶東北院、且赦、經成命吏取獄中海賊三人、斷其手足、時人聞之曰、朝廷赦之、乃所以殺之也、此後世呼經成曰荒別當、（續古事談）時朝廷不行死刑、惟檢非違使或以意殺戮、而朝廷不問也、

七年春三月甲子、藏人玄蕃助藤原隆成坐傷藏人右衛門少尉藤原定俊削籍、（扶桑略記）

天喜二年春正月癸酉、皇居賀陽院火、冬十二月丁酉、皇居京極院火、（扶桑略記　百練抄）

三年春三月丙子、左近衛少將藤原忠俊雜色入禁中、

挺刃逼御座、藏人源齊頼捕獲之、以功為檢非違使、（百練抄）

四年秋八月、陸奧俘囚安倍頼時作亂、（事見源氏平東國）

康平元年春二月丁卯、禁內火、延及大極殿中院朝集堂、（扶桑略記　百練抄）是後京師數火、（百練抄）

二年春正月癸卯、一條院火、（扶桑略記　百練抄、）是歲盜累行火皇居、（百練抄）

三年夏六月己未、河內言、盜發推古帝陵、（扶桑略記）秋八月戊午、伊勢守藤原義孝坐燒大神宮御廚流土佐、（百練抄、土佐櫞、扶桑略記、）

五年秋九月、鎮守府將軍源賴義平陸奥賊、（扶桑畧記）
六年春三月甲子、豐樂院火、是月興福寺僧靜憲發成務帝陵、盜寶物、夏五月甲寅、遣使捡之、冬十月甲申、流靜憲於伊豆、其黨十六人於諸國、（扶桑畧記、百錬抄）十二月壬午、修成務帝陵、還藏寶物、癈朝三日、（百錬抄、三日據東大寺要錄、）
七年秋九月戊寅、前下野守源賴資坐與上野介橘惟行私闘燒宅殺人、流佐渡、（扶桑畧記）源義家士在美濃不禮源國房、國房怒砍其弓、義家未之知也、一日父賴義脩佛事、義家在坐、從者耳語告其事、義家怒形於色、遽起還家、賴義令左右伺之、報曰方擐甲取鞍被馬、賴義曰、果然、吾向見其眉毛植立、乃令左右告之曰、佛事僅一二日、汝待其畢、然後逞意、因鎖其門、義家破鎖而出、帥兩騎馳去、家士稍稍追及、比至美濃、得二十五騎、遂火國房家、國房不敢拒、紅衣臂鷹、馳入山中、從騎望見、欲窮追、義家曰、吾洩吾忿足矣、乃還、（古事談）朝廷不問、蓋以其父子有武功也、
治暦四年冬十二月己酉、皇居二條第火、累代内印多亾、（扶桑畧記、百錬抄）
後三條天皇延久元年秋八月乙未朔、遣前駿河守平維盛等於大和、捕釜𡾓多山賊致親、（扶桑畧記）帝勵精圖治、

紀綱大張、（事見後三條剛明）左衛門權佐大江匡房令京師嚴禁夜行、終此帝世、盜賊鮮少、路人無剽掠之患、（江談抄）
白河天皇承保二年秋七月庚子、少内記藤原為定坐忿發播磨官倉、炮殺百姓、除名流常陸、（扶桑畧記）
承暦二年夏六月庚申、以流人源基宗藤原為定逃還京師、再流基宗於下野、為定於常陸、（仝上）
三年秋八月、先是右兵衛尉重宗與散位源國房搆兵戰於美濃、壬子勅前下野守源義家討之、（仝上）重宗聞之遁逃、（水左記）已而重宗與國宗合兵拒義家、義家擊斬重宗、（尊卑分脈）是月相撲人權大夫為季與押領使景平搆兵破殺之、景平族人攻為季、（水左記）
四年春二月庚子、皇居賀陽院火、（扶桑畧記、百錬抄）癸卯高倉殿火、（水左記）戊申三條宮火、是春京師數火、（扶桑畧記）冬十月辛巳、閑院火、（百錬抄）
永保元年冬十二月丙辰、行幸春日社、以僧徒屢作亂、令源義家率家兵衛朱雀門、特詔被甲冑執弓矢、（水左記）義家常設防備而不令人見、一日過藤原賴宗、一小豎執刀從之、乍有盜為衆所逐、持刀突入、過南庭、義家呼曰、止、義家在斯、不聽而去、小豎呼曰、八幡殿在、何不止、盜投刀就縛、俄而有兵士四五十人、從旁近至、捕而去、

人始知其有備、（古事談）

二年秋七月戊申、大内火、（扶桑畧記）

堀河天皇寛治二年冬十一月、先是宇佐神人訴太宰大貳藤原實政射宇佐神輿、遣使推問實政、（百錬抄）壬寅晦、流實政於伊豆、前肥後守時綱於安房、大貳廳官等八人於土佐、（中右記）

五年夏六月、藤原實清與清原則清争河内采地、前陸奥守源義家及弟義綱各左右之、将構兵、都下騒然、廷議謂恐生天下之變、下詔五畿七道、禁義家兵士入京師、及諸國百姓以私田公驗附義家、事遂寝、（百錬抄）義家弟刑部卿義光嘗弁修理大夫源顯季争地相訴、久之不決、顯季怨恚、一日白河法皇謂之曰、訴之曲直、朕非不知、顧卿采地甚多、一莊不必争、義光武人、采地甚少、争而不勝、安知其不逞暴怒、朕之所以不決者、乃所以愛卿也、卿其撥地義光、顯季感泣而退、招義光謂之曰、吾別有田園、請讓地於子、義光大悦、留名簿而去、其後不復来謝、顯季嘗夜自鳥羽殿還、從者僅數人、乍有甲士五六人在車前後、顯季大懼、令從者問之、甲士曰、臣刑部卿家人也、公夜無防備、故命臣等護送之、顯季益感法皇恩意、（古事談）法皇剛斷、裁抑權貴、而不能制武人

也、

七年、出羽賊平師妙・平師季等火守信明館、剽掠資財、敕陸奥守源義綱討之、（中右記）

嘉保元年春三月己卯、源義綱誅平師妙・師季、函其首入京師、梟之西獄門樹、以功叙從四位上、（中右記）夏五月乙丑、前太宰權帥權中納言藤原伊房坐私遣僧契丹交關、貶位奪官、（百錬抄・中右記）冬十二月乙未、從四位下大江公仲坐火散位資俊家殺人竊財、流隱岐、（中右記）

康和三年秋七月、對馬守源義親劫剽鎮西、敕討之、（百錬抄）父義家遣家士召之、不至、（中右記）

四年冬十月己卯、捕源義親、流之隱岐、（百錬抄）義親不至流所、留居出雲、殺目代、鹵人民、掠官物、（百錬抄・參取古事談）

嘉承二年冬十二月、勅因幡守平正盛討源義親、（中右記）賜驛鈴而不授節刀、（百錬抄）正盛、貞盛玄孫也、（平氏系圖）

鳥羽天皇天仁元年春正月、平正盛誅源義親、函其頭入京師、梟之右獄門樹、（中右記・百錬抄・古事談）義親子曰為義、義家収養之、（尊卑分脉）義家既以病薙髪、（尊卑分脉）尋卒、（閲中抄）子河内守義忠與叔父義光有隙、（尊卑分脉）夏四月、盗掠二條冨小路人家、殺其主人、少内記光遠往救之、捡非違使誤射殺之、五月、皇后宮大進源仲政以私怨傷尾張權守

佐實、廷議遣撿非違使藤原盛重捕之、盛重以功叙従五位下、（中右記）仲政、頼光曽孫也、（尊卑分脉）

二年春二月、源義光誘源義忠家士鹿島三郎、殺義忠、（尊卑分脉）廷議疑美濃守源義綱男義明及瀧口藤原季方為之、勅撿非違使源重時討之、義明季方拒闘不利、皆自殺、（百錬抄、歴代皇紀、尊卑分脉、）義綱寃之、走據近江甲賀山、勅使源爲義討之、義綱薙髮出降、（百錬抄、尊卑分脉）子義弘義俊等愧之、皆自殺、（尊卑分脉）為義以義綱入京師、詔減死流佐渡、（百錬抄、尊卑分脉）為義以功為左兵衛尉、（保元物語）義綱後再獲、讁自殺、（尊卑分脉）

天永二年冬十一月、下野守源明國以事往美濃、途遇信濃守廣房左衛門尉源為義家士、士不礼明國、明國怒斬三人、廷議流之佐渡、（中右記）

三年夏五月己巳、皇居賀陽院火、（百錬抄）

永久元年春二月、盗奪常陸貢調於參河、越中守俊親在京、陋以車迎婦、羣盗要之二條京極奪之、（中右記）三月乙卯、以武蔵人横山隆兼殺源為義代官愛甲某、敕常陸相摸上野下総上總國司討其黨二十餘人、（長秋記、參取小野系圖）夏五月、盗掠備前貢調於途、（中右記）

二年春二月庚申、禁京師服摺衣及博奕、癸酉以盗賊横行、修仁王講於左右獄、夏五月辛卯、重勅撿非違使逮捕服摺衣者及盗賊博徒、是歳京師多盗、南海道海賊剽掠貢調、都鄙騷擾、（仝上）

四年春三月丁酉、大學助源高行坐傷人流安藝、秋八月戊寅、皇居大炊殿火、（百錬鈔）

五年夏五月、有僧詐稱源義親、依越後人平永基、壬辰勅永基捕送之、（朝野群載）

元永二年春、天下飢饉、京師盗起、行火殺人、夏五月辛亥、令備前守平正盛索捕盗賊、（中右記）正盛子忠盛為白河法皇眄、親愛、賜以寵姫祇園女御、（平家物語）

保安四年冬十一月庚戌朔、前下野守源仲政捕常陸男子詐稱源義親者、入京師、（百錬抄）仲政在常陸、縦兵士剽掠、國人大困、（中右記）仲政子頼政為白河法皇判官代、（公卿補任）

崇德天皇大治二年、申禁天下殺生、（百錬抄）有加藤成家者、放鷹捕鳥、白河法皇聞之、敕撿非違使召之、成家即時臂鷹而至、撿非違使讓曰、殺生有禁、何乃犯法、成家曰、臣平忠盛家人也、忠盛日課雙禽、以充女御食、臣若廢其職、立廢重科、凡源平家法所謂重科者、謂斬頭也、夫放鷹捕鳥、有獲有不獲、一日不獲則死、臣畜鷹數隻

縦獄終日、猶恐不免、今朝廷召臣、臣聞朝廷之刑不過禁獄流罪、臣始知免死、所以聞命輒應也、法皇聞而釋之、古事談 於是生殺之權歸源平二家、而朝廷不能制也、鳥羽帝嘗屢禁諸國武士屬二家、然二家屢經征戰、驅策諸國武士、武士爭為二家用、故天子有禁、而不行、武人之秉權柄基於此、神皇正統記

大治二年春二月甲戌、大內醬司火、延及陰陽寮、勘解由使廳宮內省園韓神社、神祇官八神殿、郁芳門、大炊寮南門、主水司、累代古器多亾、參取中右記百錬抄

四年春三月、山陽南海二道海賊起、勅備前守平忠盛

捕之、朝野群載

五年夏四月庚戌、遣權大納言源能俊於山科陵、謝平忠盛奴伐陵樹、中右記 冬十一月、有男子稱源義親入京、鳥羽上皇處之前太政大臣忠實鴨院、辛亥、檢非違使源光信以私怨發兵擊殺之、并其從者、壬戌、流光信及其黨、中右記長秋記百錬抄

保延元年夏四月、西國海賊大起、海路不通、敕諸國司逐捕不獲、公卿憂之、內大臣藤原宗忠曰、命之源平二家、必能辦之、鳥羽法皇曰、命之為義、徵發不便、諸國必困、今忠盛方為備前守、命之便、乃令忠盛捕之、中右記 秋八月庚申、忠盛獲賊三十餘人入京師、子清盛以功敘從四位下、長秋記百錬抄

四年冬十一月丙午、土御門殿火、百錬抄

五年夏四月、先是左馬助藤原敦頼為馬寮使、舊例事竣、給手振裝束於馬部等、敦頼不與曰、吾借之人、當給其直、馬部屢請不得、皆怒、一日入敦頼厩取馬、敦頼大驚乞救隣人、隣人遣衆毆擊馬部、縛二人送檢非違使、馬部益怒、是月敦頼為齋王次第使、過一條大宮、馬部數十人突出、搏敦頼墜車下、敦頼起乘馬、部圍守、訴右兵衛督藤原家成、請取其衣服、家成知衆怒難犯、謂之

曰、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勿取、馬部大悅、復搏敦頼褫奪衣冠襪帶、并取其車、敦頼赤體逃竄、時人呼曰裸馬助、古事談

近衛天皇康治二年春正月壬寅、右近衛少將源成雅坐傷前山城守藤原頼輔於鳥羽宮中削籍、台記

久安五年秋七月、興福寺僧發聖武帝山陵、百錬抄

仁平元年夏六月丙子、四條東洞院宮火、歷代皇記 冬十月甲申、小六條殿火、十一月戊戌、八條殿火、百錬抄

三年夏六月甲子、左大臣藤原頼長遣兵賀茂捕奈良僧玄忠、血濺社中門、仝上

久壽二年夏四月、敕太宰府捕源為朝、事見保元之亂後白河天皇保元元年秋七月、藤原頼長勸崇德上皇起兵、事見保元之亂是月藤原信西建議行死刑、斬法皇將士源為義等七十餘人、保元物語二條天皇平治元年冬十二月、藤原信頼源義朝反、事見平治之亂於是平氏得志源氏衰矣、後二十七年源頼朝滅平氏、遣兵士鎮京師、每擒獲群盜輙斬之、不復報撿非違使、奸猾莫不畏伏、而天下兵權遂歸武人矣、

弟延之　延壽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東京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出羽之亂

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日、出羽國言、渡島荒狄反、殺略秋田飽海二郡百姓二十一人、勅牧宰討平之、

陽成天皇元慶二年春三月十五日、出羽俘囚作亂、縱火攻秋田城、守藤原興世發鎮兵、拒守、徵發諸郡軍、飛驛奏變、先是秋田城司良岑近貪婪黷貨、侵漁夷俘、夷俘怨怒、遂相率而反、（先是以下三善清行撰藤原保則傳）十七日、興世遣權掾小野春泉文室有房帥精兵援秋田城、賊黨日熾、悉焚城北郡南公私舍宅、乘勢肆掠、殺虜無算、官軍不能禦、賊遂進火城、一國器仗多在城中、俄頃蕩盡、時前歲凶歉、百姓饑窘、興世徵兵不至、乃奏請隣國援兵、二十九日、朝議勅符出羽曰、夷虜悖逆、攻燒城邑、犬羊狂心、暴惡為性、不加追討、何有懲艾、須量發精兵扼其咽喉、但時在農要、人事耕種、若多動衆、恐妨民務、夫上兵伐謀、良將不戰、巧設方略、以安邊民、若國兵不足、早告陸奧、令其赴救、凡蠻貊之心、候時而動、雖云醜類之可責、抑亦國宰之不良、宜施慰撫之化、以遏風塵之亂、又

勅符陸奧應援、夏四月四日、再勅符陸奧、發兵二千、急救出羽、賊益盛、興世遣兵六百於野代營扼隘口、比至燒山、賊千餘繞出其後、殺略五百餘人、逃還者僅五十人、村邑多被焚掠、十九日、春泉有房遣最上郡擬大領伴貞道、俘魁玉作宇奈麻呂帥兵五百餘偵探、路遇賊三百餘、貞道中箭而死、二十日、賊益來集、官軍禦戰、會日暮、乃引還、二十一日、賊乘勢來進、官軍邀擊斬五十餘人、生擒七人、戰疲箭盡、乃還、二十二日、以散位坂上好蔭為陸奧權介、二十八日、勅符上野下野、各發兵一千、星夜赴救、腹背夾攻、又勅陸奧責其緩救、五月、右大臣藤原基經密召右中辨藤原保則、命招討之任、保則曰、非敢愛惜微軀、恐貽朝廷之耻、基經曰、自天智天皇時、藤氏世立勳績、朝廷倚頼、今忝攝冢宰、遭此寇亂、且慚且懼、願盡智謀、勿為餝讓、保則曰、必不得已、愚有一計、恐殿下不能用耳、基經固問、保則曰、蝦夷內附以來、漸二百年、畏服朝威、無有寇逆、如聞秋田城司良岑近者、聚歛無厭、徵求萬端、疊怨積怒、激成禍亂、窮寇死戰、難與爭鋒、今日之事、雖坂將軍再生、不能蕩定、若敎以義方、示以威信、播我德音、變彼野心、不用尺兵、大寇自平、基經曰、善、保則曰、今欲以恩信服夷狄、群醜未易馴

服、非臨以兵威不可、前左近衛少監小野春風累世將種、驍勇絶人、前年頻遭讒譖免官家居、請先令春風帥精兵而發示以朝廷之威信、然後以德招撫、不歷數月自應消散、基經大悦、（五月以下保則傳）四日詔授保則正五位下、拜出羽權守、右中辨如故、左衛門權少尉清原令望為權掾、右近衛將曹茨田真額為權大目、並赴出羽討賊、敎出羽國司曰、近日夷虜凶逆、殘害不止、仍以右中辨正五位下藤原保則任本國權守、宜從其指麾、勿失警備、五日陸奧守源泰飛驛奏言、既發兵二千救出羽、出羽復来請、乃更發兵五百、恐本國之夷聞鄰賊之警、

動狼心、掉蠆尾、請發兵二千以扼要害、許之、七日春泉等遣守奈麻呂登高覘伺、俄而遇賊、拔劔奮戰、手斬雙首、遂戰死、賊伏艸中、使俘囚三人来、詐請曰、願得秋田河以北地、罷兵、官軍乃遣輕兵掩撃、射殺三賊、權介藤原紡行與春泉有房等進至秋田舊城、聚兵糧、與陸奧押領大掾藤原梶長等以兵五千守城、賊出其不意、四面奄至、舉城惶撓失措、望風奔竄、紡行等逃還、獨有房奮身苦戰、斬賊數人、箭中左脚、神氣益厲、然軍無後繼、乃潰圍脱還、紡行子及權弩師神服直雄皆戰死、甲冑三百領、米糒七百斛、衾一千條、馬一千五百匹、盡為賊所奪、八日以散位小野春風為鎮守將軍、詔與陸奧權介坂上好蔭俱發、各帥精兵五百、從陸奧赴援、賜甲冑各一具、春風父石雄弘仁中在陸奧討賊有功、春風少遊邊塞、能曉夷語、故保則推轂之、（春風少遊以下保則傳）公卿召驛使丸部瀧麻呂、問軍曲折、瀧麻呂曰、官軍善戰者唯有房耳、乃授有房從五位下、大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源多上表、請解按察使、不省、九日勑前鎮守將軍安部比高、暫行府政、以春風不得留府也、時賊益猖獗、陸奧押領掾藤原梶長帥陸奧兵二千從山路逃還、十六日勑符陸奧曰、逆虜獷暴日甚、彼國軍士二千人顧望

避敵、亾歸本國、料勢制勝、自有方略、而今各重身軀、無意戰鬬、粮資醜虜、力屈凶威、豈宜田王者之師、自貽敗軍之恥乎、宜更選國司主典已上精強了事者、領彼逬兵、再赴出羽、若重亾歸者、處以軍法、二十一日勑東海東山諸國簡擇精鋭、待出羽請往救、伊勢二十人、參河二十人、遠江十人、駿河三十人、甲斐二十人、相摸二十人、武藏三十人、下總三十人、常陸五十人、美濃三十人、令相摸送綿一千屯於出羽、以供造襖、保則既發、晝夜兼行、敗問累至、從騎莫不褫魄、而保則意氣自若、殊無懼容、賊聞王師来討、帥衆萬餘遮守要害、（保則既發以下保則傳）

秋七月保則至出羽遣有房令望及上野押領使南淵秋郷等帥上野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拒賊河北時秋田城下陷賊者有上津野火内榲淵野代河北腋本方口大河提姉刀方上焼岡十二村俘囚屬官軍者有添河霜別助川三村乃令三村俘囚及良民三百人拒賊於添河雄勝城最為衝阨賊欲先攻之保則令左馬大允藤原滋實左近衛將曹茨田觀額等以雄勝平鹿山本三郡不動穀給郡内及三村俘囚慰勉之俘囚深江禰加止玉作正月麻呂帥三村俘囚二百餘夜斫賊營斬八十人火其資糧舍宅土人流言津輕夷俘與出羽

賊通謀保則以為津輕夷俘驁悍慣戰若與賊合難可輙制乃奏請發常陸武藏兵二千以備非常十日勅符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今覧来奏以官米穀給俘囚藉其力破賊此計之上者也来奏以為津輕夷虜天性麤獷若與賊合實為難制今小野春風坂上好蔭各領精兵行當到著宜待其至振揚威武但豫勅諸國令簡勇敢若有危急馳傳上奏隨即差發赴救非晩務運奇策繫其狂心滋實者與世子也適往省父乃勅令從軍保則按兵待春風等至賊中稍有悔悟者疏宛枉十餘條陳悉叛之由詞旨甚切保則下令撫納父老謂

保則曰用兵之要在練士固壘然後出征入休莫不如意且本國地迫北陸秋天多雷嘗塹難恃不如選練士卒修造城柵以待春風至保則然之乃選士兵一千分配官人令其勞賜修築城柵役畢休衆遠近稍定春風好蔭尋取道陸奥入上津野村與保則約夾攻八月四日勅符曰重省来奏曲折具之事用奇正兵家所貴今募俘虜多殲醜類雖是夷人慕義之至切抑亦國宰撫馭之得宜臨機之略實當如此春風好蔭入上津野村夾攻首尾已得要略兵術雖多制勝為先隨機擒翦窮其巢窟勿令逋脱仍送綵帛一百三十匹於出羽班給

俘囚保則奏言本國大物忌小物忌月山三神自上古時每有征戰必標奇驗五月之戰雲霧晦冥咫尺不辨官軍擾亂為賊所破求之著龜神實作祟伏望進其爵級以荅神望是日進三神位階二十九日賊三百餘来秋田城下乞降保則不許然知賊氣衰沮不待苦攻乃遣春泉報春風好蔭曰駐軍鎮守府待後報未至春風單騎入賊營具宣朝命賊叩頭曰秋田城司貪暴奴等不堪苛虐所以作亂今將軍幸以天子恩命詔之願改迷塗歸幕府乃競以酒食犒官軍（春風單騎已下保則傳）九月十五日好蔭帥兵二千從流霞道至秋田城有房滋實亦

單騎出城、直至賊營、賊哀訴乞降、有房等許之、好鼛鼓譟而進、多建旗幟、以示威武、二十五日春風以夷首七人至秋田城、謂保則曰、嚮奉聖旨、必諭賊類降之、彼若不悛則進討、今賊徒歸順、出於至誠、何須進討、保則曰、彼已歸順、我猶進軍、是欺彼也、彼怒而拒、其鋒必鋭、不如暫罷兵、乃召見夷酋慰撫之、(八字保則傳)義從俘囚請曰、奴等歸欵國家、為賊所惡、若不殄滅、後必相報、且降者踈慢、不合舊例、保則具奏取決、冬十月十三日勅符曰、夫兵凶戰危、先喆炳戒、事不獲已、乃用兵耳、今逆虜悔過、請欲歸順、其於容許、有何不遺、但古之降者、去其甲兵、面縛待命、然後可謂降伏、歸降之法、若同舊制、可速容受、若懷兩端、言與事異、奮我兵威、一舉誅滅、義從俘囚之言、不可不反覆觀德、耀兵隨機、可施慎勿信其虛詭、貽哂於後、十二月十日降賊進所掠甲二十二領、曰、奴等掠甲固多、然悉皆截破、稱身約裁、一無全者、加之賊類或入奧地、或所居隔遠、尋當搜求進之、令望滋實等曰、降賊多而甲甚少、安知非詐、春風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逆類悔過之情、今彼冒霜雪來降、决非懷詐者、若疑而不納、非所以樂成、保則乃慰納之、時有渠帥二人、不肯歸順、保則語夷酋曰、二虜不來如何、夷酋曰、奴

自有謀、願暫賜寬假、後數日遂斬兩夷首以獻、保則乃遣使者撫循餘黨、自津輕至渡島、雜種夷人、前代未嘗歸附者、咸皆內屬、(時有已下保則傳)於是渡島夷酋百餘帥三千人詣秋田城、津輕俘囚百餘亦至、保則乃遣紗行有房等勞饗以安其意、是歲官軍所失亡、穀頴三十二萬五百餘束、糒七百五十斛、革短甲三百七十七領、冑五百三十二枚、鐵鉢一百五十七枚、革鉢五十枚、木鉢三百二十六枚、箭八千三百八十隻、大角六枚、小角八枚、鼓六十面、大刀五十五柄、弓七十一張、鐵鈎五十五柄、弩二十九具、手弩一百具、鉄一十三柄、鉞八柄、楯五十二枚、槍一百八十一竿、鑣槍七十三竿、鯰尾槍一百八竿、官舍一百六十一宇、城櫓二十八宇、城棚櫓二十七基、郭棚櫓六十一基、一國殘破極矣、保則復立秋田城、壘柵樓塹皆倍舊制、境內始安、(保則復立已下保則傳)
三年春正月十三日、授出羽俘囚深江三門外從五位下、大辟法作正月丸並外從五位下、三月、觧遣諸國兵士、上野下野兵所齎甲冑器仗、留付出羽、尋拜保則為真守、有勅暫留鎮撫之、出羽民夷襍居、田野膏腴多產珍異、豪吏兼并、私增租稅、恣加徭賦、權門子弟競求駿馬名鷹、逼民愚朴、唯隨其求、不知所訴、是奸猾冒濫、

小民日窮、保則嚴張憲法、犯者必捕而案之、百姓安堵、邊境肅然、陸奥夷俘有訴皆至出羽取決、初保則在兩備、專以仁惠化之、至是以嚴理之、亦治云、（尋拜以下保則傳）四年春正月保則奏言、雄勝平鹿山本三郡遠去國府、近接賊地、昔時叛夷之種、與民雜居、動乘間隙、成腹心病、頃年頻遭不登、憂在荒饑、若不優恤、民夷難和、望請復調庸二年、以息弊民、二十五日勅復一年、以不動穀六千二百九石餘、給三郡夷俘八百餘、三月十一日以出羽軍士白丁神服貞氏等十一人便習弓馬、屢從戎役、特勅預出身、夏四月帝召保則入京、在朝卿相皆稱

其勳績、保則謝曰、此皆朝威所致、愚何力之有、時人以為保則不勞士卒、平定大寇、朝廷必有殊賞、而以其辭讓、無優崇之制、良岑近貪婪階亂、而亦無懲惡之典、識是時論多譏、甚涇失刑賞、（夏四月已下保則傳）

新羅之變

仁明天皇承和二年春三月己未、太宰府言、壹岐島遥居海中、地勢狹隘、人民寡少、難支機急、頃年新羅商人來窺不絶、非置防人、何以備變、請令島徭人三百四十人帶兵伏守要害、許之、

清和天皇貞觀八年秋七月十五日、太宰府馳驛奏言、肥前基肆郡人川部豐稻告、同郡擬大領山春永與新羅人珍賓長俱赴新羅教造兵弩器械、將取對馬島、冬十一月十七日勅曰、廼者恠異頻見、求之著龜、新羅賊兵常窺間隙、災變之發、唯緣此事、夫攘災未兆、遏賊將來、唯是神明之冥助、豈云人力之所為、宜令能登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門太宰等國府班幣境內諸神、

十一年夏五月二十二日夜、新羅海賊以二船寇筑前博多津、掠豐前年貢絹綿逃去、太宰府發兵追擊不及、而還、六月十五日太宰府報至京師、秋七月二日敕譴責太宰府曰、諸國貢調使、宜一時齊發、不宜先後相離、

而令豐前獨先發、遂致新羅寇盜乘隙侵掠、非唯耗失官物、兼亦虧損國威、求之往古、未有前聞、雖云使人之可責、抑亦府官之有怠、或言、賊之逃去瀕海民五六人冒死追擊、射傷二人、事若非虛、府司何以不奏、冬十二月五日、先是有大鳥集太宰府廳樓兵庫、府司奏言、往者新羅賊來侵、遣紛領選司追擊、皆畏怖不肯進、於是調發俘囚、激以意氣、奮躍而進、今大鳥亦其恠異、龜筮告以兵寇、鴻臚館及津厨雖在別處、無備禦侮、若有非常、難以應猝、夷俘散處諸國、常事遊獵、徒免課役、多費官粮、請配置處分以備不虞、分為二番、番各百人、每月

相替、交相驅役、是日勅曰、俘夷之性、本異平民、制御之方、何用恒若、忽離舊居、新移他土、衣食無續、心事反常、則野心易驚、必致變亂、宜簡監典有謀略者、勾當以渉領選士幹事者為之長、勉加綏誘、能練武衛、但以百人為一番、居業難給、轉餉多煩、宜五十人為一番、十三日以右近衛少將兼阿波介坂上瀧守為太宰權少貳、阿波介如故、瀧守氏勝子、有武藝、十四日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祈曰、若賊謀已熟、兵舩必来、願使之漂没、以示我神威、二十八日遣瀧守於太宰府、鎮護警衛、賜隨身近衛、勅曰、鎮西者朕之外朝也、千里分符一方寄重、況復隣國接壤、非常叵期、今聞大馬示恠、龜筮告寇、機急之備、豈可暫輟、宜令瀧守勾當警固之事、瀧守奏言、所以置選士、設甲冑者、本為備警急護不虞也、謹撿博多是隣國輻湊之津、警固武衛之要、而郭與鴻臚相去二驛、若兵出不意、倉卒難備、請移置渉領一人、選士四十人、甲冑四十具於鴻臚、又謹撿承前選士百人、毎月番上、令以尋常之貞備不虞之變、恐機急之事、實難支濟、請例番之外、更加佗番渉領二人、選士百人、並許之、十二年春正月十三日、勅以冑及平纒各二百具給壹岐島、十五日勅太宰府置甲冑百十具於鴻臚、二十五

日以從五位下小野春風為對馬守、二月十二日、先是太宰府奏、對馬島下縣人卜部乙屎麻呂赴新羅捕鸕鷀、為新羅所執、乙屎麻呂適見新羅運材木、造巨舩、撃鼓吹角、簡士習兵、竊問守者、答曰、將取對馬島、乙屎麻呂脱禁出獄、纔得逃歸、是日勅新羅凶賊、心懷覬覦、不収蠆尾、將行毒螫、須令縁海諸郡特愼警固、又勅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脩守備、十五日遣使奉幣八幡官及香椎廟宗像大神甘南備神、祈弭外寇、二十日勅太宰府、令新羅人潤清宣堅等三十人、及居管内者水陸兩道給食馬入京、先是太宰府奏、新羅賊掠奪貢綿、以潤清等處嫌疑、禁其身奏之、太政官處分給粮放還、潤清等候風未發、對馬島司進新羅消息日記及漂来者七人、府須依例給粮放還、但蕞爾新羅、凶毒狼戾、近習兵覘、我乙屎麻呂既報之、所謂漂来者、安知非間諜、凡垂仁放還、尋常之事、狡奸往来、當加誅戮、加之潤清等久事交關、僑寄此地、知我無備、今放還之、恐示弱於敵、其佗久居管内者、外示歸化、内懷逆謀、賊若来侵、必為内應、請准天長元年八月二十日格旨、不論新舊、併遷之陸奥空地、以絶其覬覦、許之、二十三日太宰大貳藤原冬緒奏請、軍旅之儲、烽燧為急、而數十年来、國無機

警、雖有其備、未知調用、若有非常、何以相報、令須令管内國島試擧烽燹燧彼此、相通以備不虞、若不言其由、恐驚動遠近、望請下知事旨、依件調練、三月十六日對馬守小野春風奏請二事、其一曰、軍旅之儲、唯在甲冑、甲冑或薄、助以保侶、請以調布縫造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其二曰、軍興不虞、倍日兼行、轉餉易絕、輜重難給、請以調布縫造納糒帶袋千枚、令士卒帶之腰間、以為急速之備、詔許之、以太宰府庫布造之、二十七日春風兼肥前權守、二十九日春風奏言、臣故父從五位上石雄家蓄羊革牛革兩甲、弘仁四年石雄在陸奥、會賊魁

作亂、乃擐是甲、討平夷賊、厥後凡春枝進之官、願賜羊革甲以備警急、歸京之日、當納之官、許之、五月十九日勑出雲國廢史生一員、置弩師一員、六月七日勑太宰府置對馬島選士五十人、十三日先是太宰府言、肥前杵島郡兵庫震動、鼓鳴二聲、決之蓍龜、宜備隣冦、是日勑筑前肥前壹岐對馬設防備、秋八月二十八日、先是對馬島言、境近新羅、動恐侵掠、既無其師、弩機何用、絕域孤島誰救警急、廼者聞彼國冦賊學習戰、若不豫備、恐難應卒、請置弩師一員、勅太宰府擇其人置之、九月十五日、遣新羅人潤清等二十人配置諸國、冬十月

十三日、筑前權史生佐伯直繼進新羅國牒、告太宰少貳藤原元利萬侶與新羅通謀、乃禁直繼付撿非違使、十七日勑太宰府禁元利萬侶及浪人清原崇繼等、以大内記安倍興行為推問密告使、赴太宰府、二十六日送直繼於太宰府、

十五年冬十二月十七日、太宰府奏請置警固田、

十八年春三月九日、太宰權帥在原行平奏言、肥前松浦郡庇羅値嘉二鄉、地勢曠遠、戶口殷阜、土產所出、物多奇異、而徒委郡司、任其聚斂、土人厭苦、切欲貢輸於公家、且地居海中、境隣異俗、唐國新羅來者、莫不經歷

嚮新羅海賊冦筑前、亦經此島、以此觀之、真本國樞轄之地、宜擇令長以慎防禦、臣又聞唐人必先至此島、多採香藥、又其海濱多奇石、或鍛鍊得銀、或琢磨似玉、唐人常採之、以此言之、舊弊可知、望請併二鄉為植嘉島、更建上近下近二郡、新置島司郡領、任土貢、許之、

陽成天皇元慶二年秋七月十三日、詔太宰權少貳藤原仲直攝行警固事、先是權少貳坂上瀧守任滿還京、警備停廢、適卜筮告隣敵窺隙、故有是命、冬十二月十一日、太宰少貳島田忠臣奏言、櫑日神憑人曰、新羅虜船將來冦、宜為之備、即日遣刑部大輔弘道王於伊勢、

禱大神宮、二十日以民部大輔藤原房雄為太宰權少貳、無左近衛權少將、俗外冦、二十四日遣伊勢權介平季長於太宰府、奉幣櫃日八幡及姬神住吉宗形大神、是歲出羽俘囚叛、東陲大亂、藤原保則小野春風討之有功、（事見出羽之亂）

三年春正月十五日、藤原房雄赴任、准坂上瀧守例、令左近衛五人右近衛三人、隨身並乘傳而發、

四年夏五月十三日、以藤原房雄為肥後守、罷少將、先是房雄御下寬緩、隨身近衛驕驁尤甚、房雄捕其魁首殺之、物議洶駭、境內不安、乃有是命、

光孝天皇仁和三年秋八月二十二日、以伊豫守藤原保則為太宰大貳、時奸猾多聚、鎮西、殺略冨豪、剽掠行旅、鄉閭騷擾、道路梗澁、筑前筑後肥前悉為盜藪、府官國司發兵捕斬、凶黨益熾、帝聞而憂之、以保則平出羽亂、威名冠世、命鎮撫之、保則稱病不就職、帝累詔趣之、及赴任、衆請發兵誅賊、保則曰、吾聞賊魁率皆羈寓之徒、非良家子弟、則舊吏僕從寓居邊地、不異桒梓、而比歲凶歉、生產失利、遂相率為盜、驅略國民、今悉捕而殺之、則村里空虛、無復居人、萬一隣冦來侵、誰與拒守、且此輩不困饑寒、何敢至此、若施以恩賑、自應悔悟耳、即遍振賑三國、深加慰撫、於是賊徒大悅、相謂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豈可背乎、遂相率來降、保則專以清靜化之、境內感悅、政化大行、（時奸猾已下保則傳）

宇多天皇寬平三年夏四月、以藤原保則為左大辨、（保則傳）

五年夏五月新羅賊船冦筑紫、閏月三日勑太宰府曰、當今要務在農、勿令失時、且征旦田、良將之術、勑到奉行、又勑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諸道嚴警備、（小右記）

六年秋九月五日新羅賊船四十五艘至對馬島、九日太宰府飛驛奏變、十七日賊乘曉登島、守文室善友集

郡司士卒、勵之曰、箭中額者賞、中背者斬、吾既奏之矣、乃分衆為二十隊、令前守田村高良副大領今主等將之、潛斷賊蹊要、令豐圓春竹以羸兵誘賊、賊悉銳薄善友營、善友令衆蔽楯大喊發弩、賊亦大喊發箭、官軍飛矢雨注、賊潰走、善友縱兵追擊、賊窘蹙或投海或登山、官軍夾擊射殺大將三人副將十一人士卒三百餘人、奪船十一艘大刀五十柄桙一千基弓一百一十張胡籙一百一十房楯三百一十二枚、生禽一人、名賢春、即鞫問之、對曰、本國年穀不登、倉廩空虛、人民饑困、境內騷擾、國王發船一百艘兵二千五百、欲掠奪穀絹耳、（扶桑）

略記十八日太宰府飛驛奏捷、十九日至京師、即日召前後驛使、賜白衾各一條、賞其迅捷也、北山抄朝議賞善友等戰功、小右記給勅符位記於驛使遣之、北山抄先是善友為上野大掾、會國中俘囚作亂、善友擊之有功云、三代實錄二十三日、奉幣山陵、告破賊、西宮記是月出雲隱岐奏言、撿令條、諸國置烽燧、有急則遠近相應、直達京師、至延曆中、內外無事、永從停廢、而今寇賊屢來、侵掠邊陲、隱岐孤立海中、風波危險、往還不易、一旦有急、何得通告、請依舊置烽燧於兩國境、許之、扶桑略記時新羅女主淫昏、嬖竪竊柄、紀綱紊弛、加以飢饉、百姓流移、盜賊並起、甄萱弓裔跡據郡邑、東國通鑑來寇者蓋萱裔等為之也、

醍醐天皇延喜六年秋七月十三日、隱岐國司言、是日西南風大作、天健金草神憑人曰、新羅賊將來寇、吾驅攘以大風、忽有帆檣漂蕩而至、果如神教、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東京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平將門之亂（藤原純友之亂）

清和天皇貞觀三年冬十一月、置撿非違使於武藏、每郡各一人、以群盜滿山也、

宇多天皇寬平七年、東國羣盜橫行、（扶桑略記）

醍醐天皇延喜元年春二月、以頻年東國盜起、民庶被害、奉幣諸社禳之、（扶桑略記）時歷朝治安、紀綱寬弛、諸國稍梗王化、而東國最甚、

六年秋八月、配流下野人藤原秀鄉等十八人、（日本紀略）秀鄉下野大掾村雄之子也、（尊卑分脉）

朱雀天皇承平三年冬十二月、南海道海賊起、（扶桑略紀）

五年春二月、下総人平將門作亂東國、（將門記、二月據歷代皇紀）將門上総介高望之孫、鎮守府將軍良持子也、（扶桑略記）稱相馬小二郎、（平氏系圖）鷙勇絶倫、最工騎射、少事攝政忠平、求因其薦為撿非違使、忠平不之省、將門觖望、一日登比叡山下瞰京師、有窺窬之心、（神皇正統記）與藤原純友約曰、他日我據天位、以子為關白、（大鏡）純友權中納言長良曾孫、太宰少貳良範子也、（尊卑分脉）將門去赴東國、居下総豐田郡、（扶桑略記）恃勇兇暴、招集無賴、所在焚掠、百姓患之、（今昔物語）至是攻伯父常陸大掾國香、殺之、國人源扶出兵禦戰、將門從上風叢射、扶等不利、將門急擊、殺扶及二弟隆、繁、火筑波新治真壁五百家、扶前掾護之子也、護聞而憤怒、國香子貞盛方在京師、亦聞變悲駭、急還關東、謀報父仇、然衆寡不敵、遲疑未決、將門叔父下総介良兼及弟良正皆護女婿、良正以良兼適在上総、獨赴常陸、欲為護報仇、冬十月二十一日、將門聞之來攻、戰於新治川曲村、良正不利、死者六十餘人、將門引還、良正乞援良兼、（將門記）

六年夏六月、良兼帥兵赴常陸、上総下総二國吏皆遏之、乃從間道抵常陸水守、良正來會、貞盛亦會之、與俱帥數千人而發、秋七月將門帥百餘騎偵邏、適遇良兼等於下総界、將門累經攻戰、人馬疲羸、良兼等望見侮之、蒙楯堵進、將門先麾步兵、射殺人馬八十餘、良兼兵驚潰、將門進而圍之、良兼等窘甚、將門解圍一角、良兼等及從兵千餘脫走、先是護奏將門罪狀於京師、九月朝廷徵將門、將抵罪、將門馳詣京師、陳狀自辯、（將門記）是歲南海道賊以千餘船剽掠貢調、海路不通、勅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為伊豫介捕海賊、賊徒聞其寬仁、降者二千餘人、魁首小野氏寬、紀秋茂等亦來歸、淑人悉釋之、

與衣食給田疇令之就業南海乃安（扶桑略記）時藤原純友為伊豫掾潛蓄異圖任滿不還（日本紀略外記日記）居日振島（日本紀略）

七年夏五月將門遭赦還下總秋八月六日良兼將兵往攻至子飼渡設高望良持像於陣以為厭勝將門出拒以軍中有神異收兵而退良兼進火豐田郡栗栖院常羽御厨及民家乘烟引還將門怒十七日引兵至堀越渡結陣以待良兼復進將門俄患脚疾良兼擊破之復縱火殺人馬而還九月十九日將門聞良兼留常陸真壁師兵一千八百餘而進縱火急攻良兼不能禦逃

匿筑波山二十三日將門轉攻之良兼據弓袋山不敢出將門引還冬十一月朝廷下官符於武藏安房上總常陸下野諸國捕將門諸國遷延不發良兼潛誘將門奴子春丸許以重賞遣人從之至將門石井營偽擔炭出入悉得要害十二月十四日良兼乘夜進兵逼明圍石井舉營驚譟將門兵不滿十人瞋目大呼聯轡出戰馳驟如飛射殺多治良利良兼應時潰走（將門記）

天慶元年春二月貞盛赴京師將門聞之曰彼將訴我帥百餘騎急追之及於信濃少縣貞盛苦戰賊兵池田真樹中箭死貞盛走匿山中將門索之不獲乃還貞盛至京訴太政官請推問將門朝廷許之夏六月貞盛還東國將門勢日彊盛貞盛不敢發（將門記）

二年春三月先是武藏權守興世王赴任足立郡司武藏武芝曰權守赴任吾未之聞也興世大怒擁兵入府武芝避去興世襲武芝家掠奪資財將門聞之赴武藏請興世與武芝講和俄而武芝兵襲介源經基經基逃走謂將門使武芝襲己乃赴京師奏之是月帝詔詰責將門將門逼常陸下總下野武藏上野取解文證無異志夏六月良兼病卒東國無復抗將門者興世與新司百濟貞連有隙走下總依將門協心計畫常陸人藤原

玄明凶猾無行陵轢長官介藤原維幾欲抵之罪玄明懼掠行方河內二郡不動穀降將門維幾移牒下總捕送之將門匿而不出維幾怒欲以計擒斬之玄明聞之遂勸將門取常陸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將門帥千餘人赴常陸遣人謂維幾曰釋玄明則我便罷兵維幾不聽設備以待將門擊殺三千人執維幾奪印鎰剽掠府中火三百餘家而還興世說將門曰取一國亦死取坂東亦死何不取坂東將門曰善吾皇孫也先取八國然後直指王城十二月十一日帥精騎攻下野守藤原弘雅等望風迎降跪奉印鎰乃轉入上野逐介藤原尚範入

府廳易置官吏、適有人稱八幡使者、揚言於衆曰、朕將讓位於蔭子將門、宜奏樂來迎、將門再拜受命、一軍忻躍、將門自稱新皇、弟將平等諫曰、天位之尊、不可以智力爭也、請熟慮焉、將門曰、今世以戰勝者為君、吾於弓箭稟之於天、每戰必克、威震坂東、何所畏憚、且官軍來攻、吾扼足柄碓冰二關、孰敢進者、伊和貞經亦諫、不聽、尋還下總、造僞宮於猿島郡石井鄕、（郡鄕名據扶桑略記）以礒橋擬京師、山崎大井津擬大津、置大臣以下文武百司、唯曆博士不得其人、以弟將賴為下野守、將文相摸守、將武伊豆守、將為下總守、多治經明上野守、與世上總介、藤原玄茂常陸介、文屋好立安房守、諸國長吏相率遯逃、世呼曰外都鬼王、（世呼已下平氏系圖）將門遺書攝政忠平曰、往年以源護訴被責問、晨夜上途、幸被恩赦、再還舊里、而良兼帥兵來攻、將門不能逃亡、乃與之戰、而資財奴婢皆為良兼所掠奪、事具下總所上解文、公家既下官符、追捕良兼、而更召將門、將門心不自安、不敢上道、今年夏貞盛奉召問將門之官符至常陸、國司牒送彼貞盛、乃脫追捕奔京師者、公家不加糺彈、而反給官符、矯誣甚矣、朝廷又以武藏介經基訴臣下、詔推問、會常陸介藤原維幾子為憲恃勢暴橫、下多冤枉、將門從士玄

明屢訴之、將門欲驗問之、往至其國、為憲與貞盛同心邀擊、將門擊而破之、維幾縱其子、搆干戈、固已伏罪、但將門既取一國、雖復取百縣、其罪則一、此將門之所以取坂東諸國也、將門柏原帝五世孫、取天下半、誰謂不可、且以兵力取天下、自古有之、將門武藝、天之所授、而公家不加褒賞、反遣譴責、將門深恨之、顧少年之日、嘗奉名簿於殿下、不意舉大事於殿下攝政之日、雖志在天下、豈敢忘舊主、唯諒察焉、（將門記）純友聞將門叛應之、潛圖犯京師、密遣兵行火都下、都人驚擾、備前介藤原子高諜知之、欲請京師奏之、攜妻子上途、二十六日、純友追及於攝津須岐驛、殺子高父子、截耳割鼻、奪妻而去、又殺播磨介島田惟幹、（殺惟幹據日本紀略）朝廷大驚、遣固關使於諸國、又招諭純友、授從五位下、純友不悛、泛大筏於海面、填之以土、倒樹木以備官軍、（泛大筏以下大鏡）讚岐介藤原國風往討之、不利、死者數百、乃走河波、純友進掠讚岐國府、縱火而去、國風赴淡路、飛驛上變、聚兵還讚岐、（扶桑略記）於是東南皆為賊藪矣、是月、勅符信濃發兵備賊、又發東西警固使、戒諸衞固三關、以右衞門權介源俊等為推問東國使、（日本紀略）

三年春正月朔、以從四位上藤原忠舒為東海道追捕

使、從五位下小野惟幹、東山道追捕使、右近衛少將小野好古、山陽道追捕使、（日本紀略）六日、進天下名神位一階、禳東西賊、（園太暦貞和三年）七日、遣使大神宮、祈平賊、九日、武藏介源經基敘從五位下、以告將門反也、源俊等坐逗留奪官、（日本紀略）十一日、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募勇士、其殺魁師者、賜朱紫田地、傳之子孫、斬次將以下者、隨勳賞之、（扶桑略記）官符使卜部松見至駿河、賊奪其官符、遂破岫崎關、圍國分寺、殺掠人民、（日本紀略）是月、將門巡武藏相摸、置留守而還、帥五千人、至常陸那珂久慈二郡、藤氏迎於橋上、犒之、將門問曰、貞盛為寇焉在、皆曰、彼聚散如

雲、迄無定處、乃捜捕不獲、獲貞盛及源扶妻、命放之、（將門記）先是藤原秀郷欲屬將門、往見之、將門方理髮、且驚且喜、被髮出迎、及進饌、將門飯落汚袴、輒自拂拭、秀郷大失望、以為輕躁無量、不足濟大事、遂去屬貞盛、（源平盛衰記）貞盛潛匿不出、將門駐軍數日、不知其所在、乃還下總、散遣兵士、從兵不滿一千、貞盛秀郷偵知之、帥兵四千而進、將門大驚、二月朔、帥兵出拒、貞盛進薄賊營、而將門不知、賊將玄茂等登山望見之、倉皇下戰、秀郷擊走之、進至川口村、將門奮劍自戰、貞盛督衆曰、賊兵雖銳、安能抗天威、汝等勿返顧、將門遂敗走、貞盛秀郷議曰、彼天下之大盜也、今不乘勢擒滅、天下無息肩之日矣、乃追躡、十三日、至下總、將門有精兵八千、未暇聚衆、僅四百、乃伏之辛島、欲誘貞盛圍擊、而貞盛潛遣人火將門營、煙塵張天、賊大擾、十四日、貞盛進攻、會暴風起、楯皆傾倒、賊從上風突擊、官軍潰散、餘衆僅三百餘、俄而風變、官軍又振、將門躍馬衝盪、貞盛射中之、將門墜秀郷馳進斬之、（將門記射中已下扶桑略記）是日射殺賊百九十七人、獲盾三百枚、弓胡簶各九十九具、大刀五十一柄、（扶桑略記）索捕餘黨、斬將賴玄茂於相摸、興世於上總、玄明於常陸、（將門記）先是廷議、欲以左大辨藤原元方為將軍討

將門、元方聞之曰、將軍所請、一事以上必行、吾若任之、必請擢子一人為副、議乃格、（江談抄）尋以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日本紀略）忠文弟忠舒及源經基為副將軍、（神皇正統記）詔下、忠文方食、擲箸入朝、賜節刀、不還家而發、（東鑑）進至駿河、陣清見關、軍監藤原滋藤夜望海朗吟曰、漁舟火影寒燒浪、驛路鈴聲夜過山、聞者歎賞、（江談抄）未至、將門伏誅、乃引還、（神皇正統記）三月九日、賞諸將功、秀郷敘從四位下、任下野武藏二國守、兼賜功田、永傳子孫、貞盛敘從五位上、任右馬介、經基補太宰少貳、（扶桑略記）衆議以為忠文亦宜在褒典、大納言藤原實賴曰、忠文

無功、不宜賞之、中納言藤原師輔曰、不然、罪疑從輕、賞疑惟重、彼既銜命出京、不為無勞、奈何不賞、實頼不從、議遂寢、（十訓抄 古事談）二十五日諸將獻將門頭、（扶桑略記）初東國有黄蝶群飛、國人以為兵徵、已而果然、（東鑑）秋八月二十日奉幣石清水以下十二社、祈平南海賊、二十二日徵近江兵士討海賊、二十六日純友寇讃岐伊豫、火備後舟、進犯山陽道、九月追捕使左衛門尉在原相安敗走、純友火周防鑄錢司土佐八多郡、（日本紀略）

四年夏五月先是朝廷以左近衛少將小野好古為追捕使長官、太宰少貳源經基為次官、右衛門尉藤原慶

幸為判官、右衛門志大藏春實為主典、分赴播磨讃岐、造戰艦二百餘、進討純友、艤一千五百餘艘、逆之官軍未至、賊將藤原恒利就藤原國風降、恒利具知海陸夷險及賊巢窟、國風命為前導、簡精鋭掩擊賊船潰散、國風令兵斷陸路、遣輕舟索其泊處、風濤暴起、失賊所在、是月純友遁至太宰府、府兵禦戰不利、賊進入府、掠累代財物、放火焚府、聲勢又熾、（扶桑略記、月攙日本紀略）朝廷以參議右衛門督藤原忠文為征西將軍、總諸軍討之、未發、（日本紀略）好古由陸路、慶幸春實由海路、赴筑前博多津、賊悉鋭禦戰、戰酣、春實袒而被髮、持短兵奮呼擣陣、恒利等繼之、斬馘無算、賊更上船苦戰、官軍縱火焚船、賊驚潰、官軍乘勢鏖戰、奪八百餘船、賊男女焚溺甚衆、純友單舸逃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擒之、尋死獄中、（扶桑略記）純友子重太九年十三、驍敢善戰、官軍斬之、秋七月遠保携純友父子頭還京師、奏捷、右近馬埸、觀者如堵、帝褒賞遠保、命畫工圖寫賊頭觀之、（今昔物語、月攙日本紀略）八月賊餘黨犯日向、官軍擊破之、擒賊將佐伯是基、九月賊又寇豐後、經基擊破之、獲賊魁桑原生行、賊藤原文元、三好文公寇備前、尋皆伏誅、餘黨悉平、（外記日記）初將門在京師、候敦實親王第、還貞盛亦往候、遇之門、入見親王曰、恨今

日不具從兵、不能殺將門、異日為天下患者、必將門也、後果如其言、（古事談）

五年夏四月、奉幣帛神寶大神宮、又奉幣宇佐香推、（日本紀略、神寶攙外記日記）始修石清水臨時祭、（扶桑略記）行幸賀茂社、奉神寶走馬、賽賊平、（日本紀略）賀茂行幸始於此、（歷代皇記）

村上天皇天德四年冬十月、民間訛言、平將門子匿在京師、命撿非違使及源滿仲源義忠等捜索之、（扶桑略記）

女真之亂

三條天皇長和三年、中納言藤原隆家聞太宰大貳闕、請補其闕、隆家素不得意、又患目疾、時宋國醫來筑紫、

因託言、欲就治療、逓任權帥、隆家為政公平、境内歸心、（大鏡、參取公卿補任、朝野群載）

後一條天皇寬仁三年春三月、女真賊五十餘船寇對馬島、船長十餘尋、每船設檝三四十、迅駛如飛、登岸則二三十人奮刃奔騰、執弓矢負楯者、七八十人、從其後、（朝野群載）箭長尺餘、能洞盾、（小右記）驅掠壯丁、老弱皆殺、食牛馬、盜米穀、（朝野群載）守遠晴（姓闕）報之太宰府、（小右記）夏四月七日報至太宰府、（朝野群載）隆家具兵船、徵戰士、防扼要害、飛驛奏變、是日賊寇壹岐島、守藤原理忠死之、僧常覺走太宰府告急、賊進至筑前怡土郡、時府兵未集、文室忠光等禦戰、射殺數十人、賊扶傷上船、追擊斬數級、八日賊寇那珂郡能古島、島去府不遠、隆家令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明範、散位平為賢、平為忠、前監藤原助高、傔伏大藏光弘、藤原友近等守警固所、九日賊來襲警固所、欲火之、府兵奮呼禦戰、（參取朝野群載小右記）二島民被掠在賊船者、遙呼我軍曰、馳馬射之、府兵以鳴鏑射之、賊驚潰、爭舟而逃、二島民多得脫還、府兵以無舟不能追擊、沿岸尾之、賊又上岍、欲火莒前社、府兵射殺前驅一人、賊潰走、（小右記）還能古島、十日北風暴急、海濤騰湧、賊不敢動、十一日風未止、隆家造兵船三十餘艘、將進擊、十

二日賊寇志摩郡船越津、權撿非違使財部弘延等射殺三十餘人、生禽二人、少貳平致行、大監藤原致孝及種材、為賢、為忠等、以三十餘船追擊走之、十三日賊轉寇肥前松浦郡、前介源知帥士兵奮戰、殺數十人、生禽一人、賊悉潰、隆家發兵船四十餘艘、援松浦、（參取朝野群載小右記）令曰、追擊必限二島、勿進近新羅境、將士泊博多津不敢進、隆家遣少貳無筑前守源道濟督趣之、將士皆謂賊兵頗多、請益戰艦、一時齊進、種材奮曰、我功臣之後、齡適七十、死不足惜、請單身進擊、奈何緩議縱寇、道濟壯之、乃勒兵解纜、賊已逃潰、不及而還、（小右記）初賊之來、人皆謂隆家搢紳、不曉武事、已而隆家奮厲督衆、區畫得宜、遂能有功、人服其材武、（大鏡）十七日飛驛使至京師、馳入左衛門陣、朝廷大駭、（日本紀略、大鏡裏書）十八日勅符太宰府、嚴防備、募戰士、又勅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四道也兵備變、五月三日官符太宰府曰、今農務方急、攻戰之際、勿廢耒耜、皆寬平禦新羅故事也、（小右記）二十一日奉幣十社、（日本紀略）賊既平、疫癘流行、人民大困、隆家懼賊復來、益繕脩器械船艦、扼守津要、會賊歸路侵高麗、大敗而還、鎮西始安、我民前後被殺略者千餘人、牛馬數百、對馬銀壙燒毀、邊寇之慘、自古未有也、隆家奏諸將戰

功請行賞、權大納言藤原公任、中納言藤原行成曰、勅符固有賞募之文、而戰功在勅符之先、不賞爲是、大納言藤原實資駁曰、邊境禦賊、何待勅符、戰而有功、何得不賞、昔寬平中新羅寇對馬、島司文屋善友不待勅符、擊賊走之、朝議加賞、今疆寇驟至、遠近被害、太宰府應時驅攘、其功大矣、此而不賞、誰復効忠者、權大納言藤原齊信然其議、遂從之、（小右記）於是種材任壹岐守、子光弘任少監、（大鏡）光弘及隆家子政則皆賜錦旗、遵天慶討純友故事也、種材即對馬守春實孫、春實嘗討純友有功云、（秋月系圖）賊之来寇我兵所擒多係高麗人、乃推問之、皆曰、賊初寇吾國、吾輩禦戰、反爲所獲、衆疑其詐、錮之、對馬判官代長岑諸近擧家爲賊所虜掠、諸近單身逃還、已而歎曰、吾棄母獨還、不可以爲人、寧赴賊地求母、乃潜航海赴高麗、適遣高麗通事仁禮、禮曰、賊初寇我國、國人拒擊、賊逃赴貴國、乃具戰艦千餘以備賊、賊果復来寇、我軍擊破之、賊船多載貴國人、盡収之、得三百餘、今將送還之、卿速還報、諸近乃至金海府、問母存亾、母已没海、唯伯母僅存、諸近悲駭、將奉伯母而還、然以犯禁濟海、恐獲罪、乃請婦女被掠者十人、携還、訴之島司、島司乃召女子問之、中有聰慧者二人、對曰、妾等被

掠在賊船、賊屢與官軍戰、多中箭斃、乃逃赴高麗、毎夜登岸、剽掠人物、壯者留之、老弱投海、已而高麗戰艦數百艘来擊、艦皆高大、艦面以鐵造角、衝破賊船、又擲鉅石、摧賊船、賊船多覆、賊窘蹙、投妾等於海逃去、高麗船来救、妾等得不死、尋送妾等於金海府、路給驛馬、毎驛供給豐厚、有司語曰、我國敬重日本、所以善遇汝輩也、既至府、給衣服美食、三旬而諸近至、解纜之日、有司告曰、我國將發使盡送還日本人、汝等還報、妾等遂得從諸近而還、島司乃送諸近及女子於太宰府、府具録請朝命、議未決、高麗遣鄭子良来對馬、還我男女二百七十人、太宰府留子良待朝命、朝議命太宰府召子良推問、子良應答詳悉、於是諸近及向所拘高麗人皆得釋、時朝廷議所以待子良、或曰使人淹留、必知我虛實、不如速放還之、或曰彼護送我民、宜賜物授位、或曰留彼無益、欲探賊情、宜問我民被掠者、久之不決、（小右記）四年春正月、還鄭子良於高麗、特賜黄金三百兩、且給資糧、悉還所拘留高麗人、（參取日本紀略、左經記、大鏡、）初筑紫人呼賊曰刀伊、不詳其名號、及得高麗牒状、始知其爲女真也、（小右記、女真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見宋史紀事本末、後建國號曰金、）隆家既建功鎮西、子孫居肥後菊池、稱菊池氏、遂爲鎮西豪族、（菊池系圖）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東京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源氏平東國（平忠常　安部頼時　貞任　清原家衡　武衡）

後一條天皇長元元年、前上総介平忠常反於下総、陥上総國府、（小右記）侵安房、燒殺守惟忠、（編年殘篇）夏六月、朝廷遣撿非違使平直方少志中原成道討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同討、（扶桑略記　日本紀略）秋八月、直方等發京師、（日本紀略）忠常、上総介高望曾孫、鎮守府將軍良文孫也、（平氏系圖）忠常世居東國、族衆彊盛、恃勢暴横、（陸奥話記　今昔物語）跨擁二總、陵蔑國司、（今昔物語）至是遂反、

二年春二月、官符北陸、與東海東山二道同討忠常、夏六月、遣撿非違使捜索忠常家僮在京師者、冬十二月、中原成道坐在軍不奏状奪官、（日本紀略）

三年春三月、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忠常、棄印鎰還京師、（日本紀略）秋九月、以直方等無功召還之、敕甲斐守源頼信帥坂東諸國兵討忠常、（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頼信帥兵抵常陸、左衛門尉平惟基謂頼信曰、賊兵甚盛、請集兵進攻、頼信不聽、與子頼義帥兵二千赴下総、惟基帥兵三千會於鹿島、忠常臨湖築壘、悉収船舸、頼信陣湖濱、遣大中臣成平單舸往諭忠常、約曰、賊若不降、汝從下流回舟、惟基下馬攬頼信轡以待、衆應時下馬、聲如疾風、頃之成平船從下流來、致忠常言曰、君名將也、僕豈不欲降、但惟基累世仇敵、僕不忍屈膝仇人、且湖面無船、不可得濟、所以不降也、頼信以為環湖而進、必曠時日、不如襲其不備、乃問之衆、衆皆曰、湖不易濟、頼信曰、吾始至此地、地勢固所不知、然吾聞此湖有淺處、廣丈許、僅沒馬腹、軍中豈無知之者耶、有真髪高文者、進曰、臣知之、請前導、乃與從者入湖、樹葦為標、頼信乃麾衆進濟、忠常恃險不設備、俄而賊報曰、大兵至矣、忠常惶惑不知所出、（今昔物語）乃薙髪、與子常昌常近出降、（左經記　編年殘篇）衆相謂曰、吾等生長此地、猶不知津、而將軍如此、非常人也、（今昔物語）

四年夏六月、頼信以忠常還京師、忠常途病死、乃斬首入京、廷議將討常昌等、以忠常既降、且東國耗弊、不煩窮討而止、（左經記）帝嘉頼信功、將賞之、頼信請曰、臣奉敕討賊、賊束手迎降、兵不血刃、實是天威、臣何力之有、臣謬蒙國恩、忝任四國、而臣已衰老、不能赴遠地、願得改任丹波、尋又請任美濃守、（小右記）帝許之、（編年殘篇）是役也、坂東將士服頼信父子雄武、多樂屬之、頼義尤善射、每獵以弱弓射猛獸、皆應弦斃、平直方歎曰、吾以將種好武

藝、未見絕技如卿者、乃以女妻之、後爲相模守、國俗好
武、賴義愛士好施、威風大行、坂東兵士多爲門客、相摸
人佐伯經範尤見親信、任滿還京師、(陸奥話記)
後朱雀天皇長久二年、賴義長子義家年二歲、帝以名
將子召見之、賴義造鎧、令義家坐鎧袖謁見、名其鎧曰
産衣、(平治物語) 初賴義夢八幡神賜劒、覺而異之、已而妻平
氏有身生義家、(尊卑分脉) 小字源太、(平治物語) 後加元服於石淸
水宮、稱八幡太郎、(尊卑分脉) 及長英猛善射、有父風、(陸奥話記)
後冷泉天皇永承三年、賴信卒、(尊卑分脉)
六年、初陸奥酋長安部賴良自其祖忠賴盤據六郡、不

供賦役、勢甚強梁、(陸奥話記) 西界自河關、東抵卒土濱、衣川
形勝當其中央、據險設關、名曰衣關、跨有海陸、(東鑑文治五年)
國守藤原登任發兵討之、秋田城介平重成爲前鋒、賴
良女婿平永衡叛屬賴良、賴良帥諸部俘囚、大戰於鬼
切部、登任不利、死者甚衆、至是朝議擇將帥勝其任者、
以賴義威名素著於東國、拜陸奥守、討賴良、賴義赴任、
會有大赦、賴良大喜、更名賴時、服事賴義、闔境晏然、(陸奥
話記、年據本朝續文粹、)
天喜元年、賴義兼鎮守府將軍、(本朝續文粹) 及任終、入鎮守
府視事、留數十日、賴時來謁、獻駿馬金寶、賴義還國府、

路宿阿久利河、賊夜襲藤原光貞營、殺傷人馬、賴義召
光貞問曰、卿有仇否、光貞曰、賴時長子貞任嘗聘光貞
妹、光貞賤而不許、彼深愧之、疑彼爲之耳、賴義怒召貞
任、欲罪之、賴時謂子姪曰、人孰不愛妻子、貞任雖愚、吾
不忍坐視其死、吾當閉關拒戰、戰不克則死、吾何恨焉、
衆皆曰、吾一閉關、誰敢破者、賴時遂反、賴義聞之益怒、
乃集兵、坂東兵士爭先來會、人馬蔽野、國中震懼、平永
衡、藤原經清皆來會、經清亦賴時女婿也、賴義進赴衣
川、永衡戴銀冑、或說賴義曰、永衡受前守重恩、而前守
之討賴時、彼以妻故背舊主、黨賴時、不義甚矣、今雖外

示降服、內實挾奸謀、恐陰通使報我動靜、彼戴銀冑以
自標顯、是必欲使敵不射己也、不如早斬之以斷內應、
賴義然之、召永衡及其腹心四人、讓而斬之、經清等不
自安、謂人曰、吾亦不知死所、衆曰、君以誠事將軍、將軍
猶將疑之、不如走安倍氏、經清曰善、乃流言賴時遣輕
騎從間道襲國府、賴義麾下妻子皆在國府、兵士皆驚、
勸賴義還府、賴義從之、遣氣仙郡司金爲時等攻賴時、
賴時令弟僧良昭拒之、爲時擊破之、然軍無後援、不能
進而還、經清以兵八百走歸賴時、朝廷以賴義任終、改
補國守、國守聞賴義攻戰方急、辭不赴任、會國中大饑、

粮食不給、賴義不能再進、（陸奧話記）
四年秋八月、勑賴義討賴時、（帝王編年記）
五年秋八月、彗星見東方、官符東山東海二道、送糧賴
義、（扶桑略記）先是賴義令金爲時下毛野興良誘諭國中俘
囚、酋長安部冨忠應之、賴時聞之、自往陳利害、冨忠設
伏邀擊、大戰二日、射中賴時、賴時還鳥海柵而死、餘黨
猶盛、九月賴義奏請徵發諸國兵、幷輸糧食、冬十一月
賴義帥兵一千八百餘討貞任、貞任帥精兵四千、據河
崎柵拒戰、會風雪嚴凝、官軍乏食、人馬皆疲、貞任縱兵
衝突、官軍大敗、死者數百、義家血戰潰圍、左馳右突、以

巨鏃箭射賊、箭不虛發、賊皆摧靡、已而賴義從兵皆殲、
僅有義家及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清原貞廣・藤原範季・
藤原則明六人、賊兵二百張左右翼圍逼、飛矢雨下、賴
義馬中矢斃、景通得馬授之、義家亦失馬、則明奪賊馬
授之、賊圍擊益急、而義家神氣不撓、頻射殺魁帥、光任
等亦皆殊死戰、賊解圍而去、佐伯經範不之知、問敗卒
曰、將軍焉在、卒曰將軍陷重圍中、必不得脫、經範曰、吾
事將軍三十年、齒及耳順、而將軍亦逼懸車、今日吾當
從將軍於地下、乃進、從騎亦相謂曰、我公爲將軍死、吾
等豈得獨生、相與擣陣、殺十餘人而死、景通子景季年

二十餘、馳入賊中、斬一將出入數回、馬蹶見殺、和氣致
輔、紀爲清皆冒陣而死、藤原茂賴不知賴義所在、謂已
沒賊、泣曰、吾求其尸、乃薙髮赴之、路遇賴義、俱還、十二
月賴義上書曰、國人悉避兵隣國、出羽守源兼長逗撓
不發、諸國兵糧則徵發有名無實、不蒙天裁、何以成功、
（陸奧話記）廷議罷陸奧守藤原良經、詔賴義再任、（扶桑略記）罷兼
長、以源齊賴代之、同討貞任、而齊賴不肯發兵、諸國糧
運亦不至、繇此賴義不能進、貞任益橫行諸郡、刼略人
民、經清帥兵出衣川關、奪諸郡官物、曰、用我白符、勿用
赤符、赤符指國符、白符謂私符也、賴義遣人誘諭出羽

山北俘囚長清原光賴及弟武則等、二人猶豫未決、賴
義贈以奇珍、光賴等乃應之、（陸奧話記）
康平五年春、朝廷以賴義任又滿、敕高階經重代之、而
國人皆受賴義指麾、不從經重、經重乃還京師、（扶桑略記　陸奧
話記）賴義乞兵於光賴兄弟、秋七月武則帥兵一萬至陸
奧、八月賴義帥兵三千餘、會武則於栗原郡營岡、分兵
爲七隊、武則子武貞爲第一隊、武則甥橘貞賴爲第二
隊、武則甥吉彥秀武爲第三隊、貞賴弟賴貞爲第四隊、
賴義爲第五隊、吉美侯武忠爲第六隊、清原武道爲第
七隊、賴義自分兵爲三隊、一隊賴義將之、二隊爲武則、

三隊爲國中官人、於是武則遙拜皇城誓曰、臣既屬將
軍、志在必死、唯神降鑒、戰若不力、神必殛之、一軍皆奮、
適有鳩翔其上、衆羅拜以爲瑞、進至磐井郡萩馬場、薄
小松柵、僧良昭守焉、賴義以凶日不進攻、武貞賴貞進
而覘伺、縱火柵外、柵中呼譟、矢石亂下、賴義謂武則曰、
戰在乘機、何待明日、武則曰、官軍之怒如水火、及今用
之、孰能當者、乃進圍柵、柵東南臨水、西北崖壁斗絕、深
江是則大伴員季引死士二十四人、以劒鑿崖、杖鉾而
登、柵中驚擾、貞任弟宗任帥兵八百出戰、官軍不能支、
賴義令壯士平眞平菅原行基源眞清等援之、遂敗之、

武道進據險要、宗任精兵三十餘騎爭之、武道擊殲之、
賊棄柵而逃、賴義乃火柵、駐軍不追、會霖雨、官軍飢困、
磐井以南皆爲宗任所據、官軍輜重悉沒賊、賴義分兵
千餘屯栗原郡、又遣兵三千於仲村刈稻爲糧、留者六
千五百餘、貞任聞之曰、官軍四出求糧、其虛可襲也、九
月五日、帥精兵八千來襲、刀槊耀日、武則謂賴義曰、貞
任失策、一戰可梟也、賴義曰、官軍方寡、賊乘之來襲、何
謂失策、武則曰、官軍爲客、糧食常乏、利在速戰、假令賊
據險不出、則客兵疲頓、不能久駐、是臣所憂、而彼今送
死、是天祐將軍也、且賊陣有黑氣如樓、敗亡之兆也、賴

義曰、善、今日之戰、唯卿是賴、武則曰、臣寧向賊而死、不
背賊而生、於是賴義爲長蛇陣邀戰、呼聲震天、兩軍大
戰、自午至酉、義家與弟義綱等戰甚厲、貞任遂敗、官軍
乘勢追躡、比至磐井川、賊多漂溺、殺獲百餘、奪馬三百
餘、賴義謂武則曰、今日縱賊、明日必振、武則乃以精兵
八百窮追、賴義還營饗士卒、親巡軍問傷夷、衆咸感激、
武則追及賊、分死士五十人、潛從西山入貞任軍舉火、
乃三面薄戰、賊衆駭亂、自相殺傷、遂棄高梨石坂二柵、
逃入衣川關、步騎失路、投墮崖谷、僵尸相枕、六日賴義
進入高梨、欲攻衣川關、路極險隘、會霖雨水漲、乃使武

貞賴良武則分道進攻、川上有樹、枝柯縈蟠蔽水、武則
令兵士久清攀樹濟水、壯士從者三十餘人、潛入賊帥
藤原業近營縱火、貞任等望見大駭、棄關而走、保鳥海
柵、七日官軍進至白鳥村、攻大麻生野及瀨原二柵屠
之、生虜曰、賊中梟將如平孝忠金師道安部時任等、皆
已爲官軍所獲、十一日官軍乘曉襲鳥海柵、賊已逃保
廚川柵、賴義入鳥海柵休兵、柵中有酒數十甕、衆欲飲、
賴義疑有毒止之、一人潛飲無害、衆乃爭飲、皆呼萬歲、
賴義謂武則曰、鳥海柵吾嚮聞其名、今藉卿力取之、卿
視我顏色如何、武則曰、將軍暴師十餘歲、天地助其忠、

士卒感其志、是以有今日之捷、愚臣何力之有、但見將軍白髮今乃半黑、若破厨川、髮皆鬒然、形容豐滿矣、賴義曰、摧堅挫鋭、功實在卿、卿勿多讓、顧吾髮還黑、固當然耳、武則乃進攻黑澤鶴脛比與鳥三柵、破之、十五日官軍進圍厨川嫗戸二柵、柵兩面阻河、河岸巉絶三丈餘、柵踞其上、構樓櫓、鑿塹植刄、布鐵蒺藜、官軍進逼、賊發矢石、灌熱湯、官軍莫能近、賊招官軍曰、欲戰者来、賊婦數十人登樓唱歌、賴義惡之、十六日冐曉進攻、苦戰一晝夜、官軍死者數百、柵固不拔、十七日賴義令衆壞民家塡塹、刈草積之河岍、賴義下馬、遥拜皇城、禱八幡

神、乃自取火、稱神火、擲之、時矢集樓櫓、如蝟毛、火燒箭羽、暴風適起、煙燄鬱勃、柵中大擾、官軍急進攻、賊兵突出鋭甚、武則命衆闕圍一角、賊乃遁走、官軍擊殲之、生擒經清、賴義面責曰、今日猶能用白符否、命以鈍刀斬之、貞任揮劍苦戰、官軍以鉾刺之、載以大盾、舁之而至、賴義讓而斬之、并斬其弟重任、宗任逸去、貞任子千代童年十三、美貌善戰、官軍擒之、賴義憫而欲宥之、武則進曰、勿以小仁致大害、乃斬之、柵中美女數十人、皆衣綾羅金翠、賴義悉賜之將士、貞任伯父爲元、弟家任出降、居數日、宗任則任、金爲行、藤原業近等亦降、獨則任

妻抱三歲兒、赴水而死、僧良昭走出羽、爲守源齊賴所擒、正任亦走出羽、聞宗任降亦降、陸奥悉平、陸奥話記 一日賴義與武則射獵、武則一矢獲雙鳥、賴義賞以鞍馬、東鑑建久四年 武則尤服義家威猛、欲試其弓力、疊堅甲三領、掛之樹枝、請射之、義家一發洞貫、武則驚歎曰、君神人也、衆之懾伏亦宜矣、陸奥話記 義家善遇降虜、尤親愛宗任、一日射獵、獨令宗任從、見一狐、曰、吾不忍殺、乃射箭汰耳間著地、狐斃、義家曰、是怖死也、宗任進其箭、義家命揷之背後胡籙、其推誠不疑如此、古今著聞集

六年春二月、賴義遣藤原季俊獻貞任重任經清頭於

京師、撿非違使受而貫之鉾、揭絳帛書名、水左記 敎梟之西獄門、貴賤聚觀如堵、尋論功行賞、賴義敘正四位下、任伊豫守、義家敘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弟義綱任左衛門少尉、敘從五位下、清原武則敘從五位上、任鎭守府將軍、季俊任左馬允、扶桑略記 陸奥話記 秋八月賴義私創八幡神宮於鎌倉鶴岡、報賽焉、東鑑治承四年

七年春三月、賴義以諸降虜旋師、廷議不許諸降虜入京師、百錬抄 宗任正任眞任家任、并家屬安置伊豫、朝野群載 良昭太宰府、百錬抄 賴義建堂於六條坊門北、塞陸奥役所獲馘一萬五千名、曰耳納堂、尊卑分脈 義家嘗過關白賴

通談陸奥之戰、大江匡房潛聽之曰、彼材武絶倫、惜不
知兵、義家從者怒告義家、義家曰、理或然矣、遂就匡房
問兵法、(後三年記 古今著聞集)
治暦三年、宗任等謀逃還陸奥、廷議徙之太宰府、(百錬抄)
初藤原經清有子曰清衡、經清既伏誅、清原武貞納其
寡婦、生子家衡、武則卒、武貞嗣、武貞卒、長子真衡嗣、資
父祖餘業、勢益雄疆、(後三年記)武貞又有子曰武衡、(東鑑養和元年)
白河天皇承保二年、賴義卒、(水左記)
永保元年春二月、義家脩鎌倉八幡宮、(東鑑治承四年)
三年秋、義家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先是賴義東征、

納常陸人多氣宗基女、生二一女、真衡爲養子成衡娶之、
國中臣族餽遺相屬、吉彥秀武從出羽来、堆金於盤、捧
之而進、將餽真衡、真衡方與一僧圍碁、不顧、秀武、秀武
長跪良久、乃大怒、擲金走出、取所齎酒饌、悉與從者食
之、食畢、皆擐甲、馳還出羽、真衡聞之大怒、發兵往攻、國
中繹騷、秀武度衆寡不敵、遣使説清衡家衡曰、卿等役
屬真衡、寧不之愧、彼已陵侮我、又將来攻、卿等何不燒
屠彼家、擒彼妻子衆黨、滅彼正在今日、清衡家衡大悅、
發兵火伊澤郡白鳥村民家四百餘區、真衡聞之、驚而
回軍、將擊二人、二人引去、會義家赴任、真衡脩饗禮、設

宴三日、日贈馬五十匹、禮畢、留兵守其宅、又往攻秀武、
清衡家衡又攻真衡宅、會義家兵士藤原正經伴助兼
撿察本郡、真衡妻遣使謂曰、敵兵来襲、我軍足以拒之、
但婦人不知軍事、請幸来援、二人應之、往與清衡等戰、
清衡等引還、義家乃赴出羽、攻家衡沼柵、不利而還、武
衡聞之、帥兵至沼柵、謂家衡曰、義家海内名將、子破走
之、勇名無雙、吾門之榮也、請同死生、家衡大悅、武衡曰、
金澤柵地勢甚便、請往據之、乃徙焉、已而秀武清衡皆
降義家、唯家衡武衡不降、(後三年記)
堀河天皇寛治元年秋九月、義家帥兵數萬擊家衡武

衡、將發、大宅光任年八十、留守國府、攬義家轡泣曰、臣
不復能觀將軍之馳逐矣、生亦何益、見者憫壯士衰暮、
義家將至金澤、忽望見飛雁亂行、度有伏兵、遣兵搜之、
果獲伏三十餘人、義家嘆曰、吾若不從江帥學、今日敗
矣、前鋒進薄柵、柵中呼譟、矢石雨注、官軍死傷者衆、相
模人鎌倉景政年十六、挺身奮戰、矢中其眼、不拔而進、
射殺敵兵、乃還營、三浦爲繼欲爲拔矢、以足履其面、景
政挺刀欲刺爲繼、爲繼驚問、景政曰、寧死鋒鏑、不忍面
受人足、爲繼乃膝壓而拔之、伴助兼毎戰先驅、義家賞
以名甲薄金、又進薄柵、敵發弩、助兼側身避之、冑墮地

麋碎、義家弟義光為左兵衛尉、宿衛京師、聞義家戰不利、請往援、不許、乃辭官、帥壯士腰瀧口李方等而發、（後三年記）伶人豊原時秋追及於途、請與倶、義光辭不可、時秋父曰時元、義光嘗從學笙、受秘曲、時秋幼孤、不及受、義光至足柄山、將砍關而去、乃下馬坐地、吹笙授秘曲、別去、（古今著聞集）遂至金澤、義家驚喜隕涕曰、今日見卿、猶故將軍再生、二豎在吾掌握矣、（後三年記）義家義光皆好音、每臨戰必奏陪臚、世傳軍中奏是曲者必捷、故二將好為之、（體源抄）義家設勇怯二座、定戰士優劣、每戰罷、輒有與奪、獨李方每戰必勇、有五人就怯者座、衆作歌嘲之曰、

軍中有五勇士、聞鳴鏑而掩耳、有李割惟弘者、即其一也、深愧之、義家苦攻累日、柵堅不拔、秀武說義家曰、柵中堅守、吾兵頗沮、不如合長圍以困、敵糧食一竭、不戰而潰矣、義家從之、自圍其二面、義光圍其一面、清衡等圍其一面、頃之、武衡遣使曰、兩軍罷戰、無以銷日、我有驍兵曰龜次、願君出一壯士試之、義家乃令壯士鬼武應之、交鬭數刻、遂斬龜次、官軍讙譟、敵怒而突出、官軍殺獲殆盡、是日惟弘先登而死、家衡兵千任登樓罵義家曰、汝父賴義攻貞任不克、奉名簿於故清將軍乞兵、藉其力以克之、汝等實我臣僕、乃背恩來攻、寧免天譴、

官軍將應之、義家固止之、已而柵中糧乏、武衡就義光乞降、義家不許、武衡乃乞哀義光曰、君幸來入柵、我束手歸君、義家聞之、呼義光曰、古今豈有將帥輕入敵壘者耶、若墮其計、噬臍何及、義光乃止、武衡又請曰、君若不來、幸使親臣一人來、義光問衆曰、孰能往者、衆咸推李方、乃遣之、李方綫服入柵、敵露刃擁路、李方側身而進、武衡迎見大喜曰、願為我乞命、乃贈以黄金、李方不受曰、吾他日取柵、此金焉往、將出、顧曰、欲擒則擒、按刀微笑而出、衆益服其勇、時攻圍自秋至冬、官軍皆憂曰、大雪將至、吾輩凍死矣、潛送鎧馬於國府、令妻子竄以

還京、柵中糧益乏、婦女多逃、官軍為之開路、逃者益多、秀武謂義家曰、官軍畏寒、唯恐柵不速陷、將軍何不殺逃者、柵中不復出、而糧速竭矣、義家從之、柵中果困、十一月十四日、義家夜謂親臣藤原資道曰、柵今夜必潰、吾軍宜火營驅寒、衆驚怪、遅明敵果火柵、乘烟而遁、官軍競進奮擊、武衡匿池水中、以草蔽面、衆遂擒之、并獲千任、家衡有愛馬花柑子、繫而射殺之、變服逃去、縣次任遮斷蹊要、悉斬逃兵、遂獲家衡、義家責武衡曰、汝教千任罵我、所謂名簿焉在、汝父俘囚而為鎮守府將軍、非故將軍之力耶、汝何乃抗我、武衡伏地乞命、義家命

斬之、武衛目義光乞哀、義光進曰、殺降不祥、義家彈指罵曰、所謂降者、束手來歸、如宗任等是也、今彼力窮就擒、何謂降人、遂斬之、呂千任曰、汝猶能罵我否、命截其舌、或欲以手探舌、義家叱曰、奈何以手探虎口、衆乃取鐵箸毀齒斷舌、命縛之樹、蹈武衛頭、千任縮足不肯蹈、久之力竭、遂蹈之、義家曰、吾恥既雪、獨恨不見家衡首耳、俄而次任兵揭首於鉾来獻、義家大悦、賞以鞍馬、乃梟其黨四十八人首、奥羽悉平、遣使京師、奏曰、武衛家衡擧兵、罪浮貞任宗任、臣既以手兵平之、請速賜追討官符、臣將獻首闕下、廷議以爲武衛等私仇也、官符一

下不得不行賞、奈何賞私鬬、遂不許、義家乃棄首於途、還京師、（後三年記）世謂之後三年之役、（後三年記序）自頼信平忠常至是五十九年、源氏定東國之亂者三、威益震東國矣、白河法皇聞藤原則明猶存、一日召之、命談天喜之役、則明曰、大將已發鎮守府、時方凝寒、途遇微雪、將說士卒凍飢之狀、法皇止之曰、事大慘烈、其餘不必聞、乃賜衣而罷、（十訓抄、士卒凍飢據扶桑略記）法皇又嘗患夢魘、敕義家獻兵器、獻之、義家上黒漆弓一、法皇置之側、魘遂弭、乃問曰、得非陸奥之戰所用耶、對曰、臣不復記憶、法皇嘉歎、（古事談）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終

弟延之　延壽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後三條剛明

後朱雀天皇寬德二年春正月、帝不豫、欲禪位皇太子而令皇子尊仁親王居東宮、顧命關白賴通、賴通以親王非藤氏出、不欲立之、對曰、立東宮尚未晚也、賴通退、弟能信進近御床、詭言白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帝曰、是何言、朕將置之東宮、前謀之關白、關白不欲、故止、能信曰、聖慮已然、宜早決定、不可過今日也、卽日立尊仁親王爲皇太弟、能信爲東宮大夫、（今鏡、愚管抄、）尚方有劒名壺切、必傳東宮、賴通不肯上、曰、縱正位青闈、自非藤氏出則不可得、皇太弟聞之曰、一劒何用、我不欲焉、（江談抄）劒本藤原長良寶器、基經獻之宇多帝云、（扶桑略記）帝崩、皇太子立、是爲後冷泉天皇、皇太弟以非藤氏出、孤立無援、一日有罪人逃匿宮側、別當源經成率撿非違使逮捕、恐其逸入宮中、合圍及宮、經成執兵在中門廊、宮臣驚愕、太弟起更衣、少時事定、撤圍而去、世疑儲位有變、太弟亦不自安、時有行親者善相人、嘗曰、皇太弟必踐大位、誰得動搖、（今鏡）僧成尊問曰、殿下常拜北斗乎、太弟曰、月必一拜、非敢祈踐阼也、有時或念卽位則欲

云云、自省此念崩於不忠、因拜之以悔過、成尊感泣而退、（古事談）藤原實政以宿儒爲東宮學士、情意款密、相懽如朋友、後出爲甲斐守、太弟賦詩餞之曰、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十訓抄、甲斐守據公卿補任、）後冷泉天皇治曆四年夏四月、帝崩、皇太弟立、是爲後三條天皇、（扶桑略記）御府藏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卽位必冠之、而其制不適、唯帝冠之、宛如自制者、（古事談、卽位據東齋隨筆、）帝在儲位二十餘年、見藤氏擅權、心甚不平、又數緣事積怨賴通、而含忍不發、及卽位、痛抑其權、奪之政柄、賴通退居宇治、憚帝威嚴、斂藏蹤跡、教通雖居台輔、備員而已、（參取榮華物語、愚管抄、）一條帝以後、政歸相門、朝憲稍弛、（續往生傳）帝剛健嚴明、不受牽制、（榮華物語）躬親機務、規摸大定、（續往生傳）公道是從、請託不行、理苟不句、則雖太后所言猶不肯從、自是皇綱再張、羣下肅然、（榮華物語）大江匡房嘗以學士侍帝於東宮、日夜講論、及卽位、卽日補藏人、（今鏡）帝嘗惡權大納言源隆國恃寵無禮、至是欲洩忿於其子權中納言隆俊、一日帝竊窺之、隆俊正笏端坐、行事於陣、營辨敏給、嘆曰、如此人才未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古事談）弟隆綱任參議、帝又惡之、會藤原仲冬、射狐於齋宮、廷議定其罪、隆綱抽筆書讞曰、雖有

飮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之曰、才藻可嘉、乃親任之、（參取公卿補任、愚管抄、古事談、續古事談、）帝妹娟子內親王嘗奔左大臣源俊房、（榮華物語）後冷泉帝憚賴通、置而弗問、帝大怒、既卽位、讓俊房屛居、終世不名見、（古事談）

後三條天皇延久元年春二月二十三日、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一切罷之、雖在二年前、券契不明、妨國務者、宜停止焉、（扶桑略記、百鍊抄）三月十五日謁石清水宮、（扶桑略記）時風俗華侈、雖下吏車飾以金、帝欲革其弊、（古事談）是日都人士女出觀鹵簿、車有金飾者、帝爲駐鑾輿、命盡剔去、唯乳母所乘得請而僅免、（今鏡）秋七月二十二日始

令御廚子所進菜蔬、八月朔、遣前駿河守平維盛、檢非違使源家宗等於大和、捕釜摩多山賊、致親、九月幸賀茂、（扶桑略記）都人出觀者、絶無金裝車、（今鏡）冬閏十月四日致親伏誅、（扶桑略記）十一日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所、（百鍊抄）時權貴多占莊園、爲民蠹害、帝命其家各上契券、檢覈虛實、（愚管抄、神皇正統記、）

二年春正月、遣檢非違使逮捕狩獵翦伐於盾列南北陵域者、（扶桑略記、百鍊抄、）二月七日定絹布制、十二日禁中火、（扶桑略記）帝出避、衆驚亂、殆觸乘輿、侍從源俊明後至、自執弓矢、叱而退之、帝大悅、（古事談）俊明亦隆國子、（公卿補任）帝素惡之、是後善遇之、（古事談）

三年秋七月十三日、親試侍臣詩、（百鍊抄）冬十月二十九日、行幸日吉社、日吉行幸始此、（百鍊抄、一代要記、）是歲宮人源基子生實仁親王、帝大喜、進爲女御、基子參議基平女、時宮中私相謂、基子不過爲更衣、及命下、聞者皆駭、或謂基子小一條院孫、賴宗外孫、故帝特貴重之、而不問父之官爵、如後冷泉憚賴通、則必不爲此擧也、（榮華物語）

四年春二月二十日、帝下東庭、遙拜大神宮、三日而止、（百鍊抄）帝最尊神、其在東宮、嘗使藤原實政於春日社、至木津遇藤原隆方、隆方自負門地、陵辱實政、實政歸泣

訴之、其後隆方爲權左中辨、而實政求左中辨、帝曰、凡事不容毫有背理、初任辨官、豈宜直爲正官哉、藏人頭藤原資仲在側曰、實政欲解木津之憾耳、帝沈思良久、迺曰、朕將請之天照大神矣、遂越隆方任左中辨、帝一日奉幣伊勢、親草宣命、示大江匡房、有朕卽位以來不敢爲私之語、匡房曰、神不可欺、請垂叡念、帝作色曰、朕有何私、曰前以藤原實政爲左中辨、豈不超隆方邪、帝默而止、（今鏡、參取續古事談、）三月二十六日、行幸稻荷祇園、稻荷祇園行幸始此、夏四月大極殿成、十五日臨御設宴作樂、王公以下賜物有差、（扶桑略記）秋八月十日、定沽價法、（百鍊

抄九月二十九日、定斗升法、用長保例、扶桑略記帝欲審量制、命新作器、使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之、帝自抽蕉竹、截爲之準、及成、資仲等率藏人出納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而取穀倉院米量之、東齋隨筆後世遵用、謂之延久宣旨升、愚管抄冬十一月九日、官符、畿内禁私養鷹鷂、縱獵近郊、朝野群載十二月八日、帝不豫、榮華物語讓位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白河天皇、扶桑略記、百錬抄

白河天皇延久五年夏四月、太上天皇不豫、尋薙髮、五月七日、法皇崩、年四十、扶桑略記、百錬抄賴通嘆曰、帝而早崩、邦家不幸、孰甚於斯、古事談、續往生傳大江匡房謂、教化被世、

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續往生傳

白河鳥羽好佛　聽政院中

白河天皇承保二年秋七月、慶金字大般若經於石清水、扶桑略記帝好佛法、受法華經於僧增譽、元亨釋書玄義文句止觀於僧良眞、今鏡八月、創法勝寺於白河、古事談、扶桑略記故關白賴通別莊也、百錬抄賴通又有別莊在宇治、嘗捨爲寺、名平等院、扶桑略記後三條帝聞其多付近地田里、大怒、遣使撿察、賴通聞之、設錦幄於寺門、供張甚盛、官使大懼而還、古事談賴通問民部卿泰賢曰、吾造此寺、功德幾何、曰、是餓鬼道業耳、續古事談

三年夏六月、慶金剛壽院、扶桑略記、百錬抄秋七月、造六條宮、八月、宮成、車駕臨幸、圓太曆貞和二年冬十月、行幸大井河、獵於嵯峨野、公卿侍臣皆從、參取扶桑略記、今鏡十二月、自賀陽院徙御六條宮、是月、關白師實慶平等院阿彌陀堂、百錬抄

承曆元年冬十二月、慶法勝寺、車駕臨幸、扶桑略記、水左記是日、又慶講堂阿彌陀堂五大堂法華堂、百錬抄尋給封一千五百戶於法勝寺、水左記帝問僧永觀曰、朕功德何如、對曰、未可謂罪耳、續古事談

二年冬十月三日、始修大乘會於法勝寺、六日、行幸法勝寺、授僧官位有差、扶桑略記

四年秋八月、以内大臣藤原信長爲太政大臣、公卿補任不歷左右大臣而直拜相國、自古未有也、源平盛衰記帝剛斷果決、政出宸衷、相門斂手、有後三條帝之風、而愛憎任意、授官任職、率不遵舊典、中右記

永保二年春二月、修最勝會於圓宗寺、以爲永式、年中行事冬十一月、行幸仁和寺、慶喜多院、後拾遺往生傳是歲大旱、天下饑饉、停營造宮室、參取扶桑略記、百錬抄

三年冬十月、行幸法勝寺、慶九層浮圖藥師堂八角堂、參取扶桑略記、百錬抄

應德元年夏四月、造園城寺金堂、扶桑略記五月、慶總持院

（百錬抄）秋九月、藤原中宮病篤、帝不許出宮、尋崩於宮中、帝抱尸哀慟、權中納言源俊明奏曰、王者不近凶穢、帝曰、爲之自朕、（古事談）此後不復視諸節會、（百錬抄）廢務期年、每月作佛像、（扶桑略記）建圓德院勝樂院常行堂、（一代要記）

二年春二月、慶勝樂院、秋八月慶園光院及法勝寺常行堂、（百錬抄）冬十一月皇太弟薨、初後三條帝禪位於帝、立皇子實仁親王爲皇太弟、臨崩遺詔曰、異日太弟踐作、宜立輔仁爲太弟、（源平盛衰記）輔仁親王有才能、善詩歌、聲名殆亞兼明具平兩中書王、（今鏡、參取中右記）至是帝背約、欲立皇子善仁親王、輔仁鞅鞅、退居仁和寺花園、琴歌自遣、（源平盛衰記）十二月慶園城寺常行堂、（扶桑略記）

三年春正月、規九條以南鳥羽山莊百餘町造離宮、近臣以下至庶人、賜宅地、課五畿七道徭役、穿池築山、宏敞鉅麗、營構極巧、冬十月慶園城寺金堂及東寺五層浮圖、十一月立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卽日讓位、皇太子立、是爲堀河天皇、時年八歲、（扶桑略記）上皇決政院中、（中右記）始置院別當、以權中納言源俊明等爲之、執政大臣皆憚之、（愚管抄）俊明嘗造丈六佛像、陸奧押領使藤原清衡遺金以資之、俊明不受、或問其故、俊明曰、彼盤據邊陲、安知異日不叛朝廷、有征討之議、吾將與聞、所以不受

也、（十訓抄）

堀河天皇寬治元年春二月、鳥羽宮成、上皇遷御、儀衛如在位時、（中右記、百錬抄）初關白賴通造高陽院、（榮華物語）賴通子修理大夫俊綱居伏見里、皆以勝槩聞、民部卿泰憲石田別莊尤得名、後投賴通子僧覺圓、上皇一日問俊綱以近京勝境、對曰、石田第一、問其次、曰高陽院、上皇曰、第三得非鳥羽乎、曰鳥羽本非勝地、然皇宮在焉、故名過其實、其實則臣之伏見是爲第三、聞者稱其眞率、（今鏡）夏五月上皇幸平等院、留三日、攝政以下公卿從焉、（扶桑略記）

二年春二月、上皇幸高野山、路經奈良、供張甚盛、徧禮佛塔寺院、遂至高野、觀僧空海像、使僧講經、敕置阿闍梨、營造大塔、賜僧粟帛有差、（扶桑略記）冬十一月上皇幸延曆寺、留三日、（中右記）

三年夏五月、上皇幸延曆寺、留七日、使一千僧讀經、冬十二月上皇幸近江彥根西寺、民間浮言、西寺觀音靈驗限於是年、都鄙人士羣集、（中右記、百錬抄）

四年春正月、上皇幸熊野、付近郡田園百餘町、（百錬抄）冬十月上皇幸清水寺、留十五日、（中右記）

五年春二月、上皇幸熊野、（中右記）

六年秋七月、上皇幸金峯山、藏法華經一百部金字五部大乘經宸筆金字法華經等、賜袈裟於一百僧、置阿闍梨。扶桑略記

嘉保二年、上皇造閑院、中右記 閑院本左大臣藤原冬嗣第、巨勢金岡布置泉石、拾芥抄 夏六月宮成、上皇與皇女郁芳門院徙居之。中右記 門院爲帝準母、一代要記 上皇最愛之、榮華物語

永長元年秋七月、上皇觀田樂、古事談 時京師田樂盛行、貴賤男女被服錦繡鏤飾金銀、歌舞呼譟晝夜不絕、郁芳門院最好之、屢召之院中、人以爲妖、朝野群載 八月門院

崩、上皇哀悼、遂落髮。中右記

承德元年秋八月、法皇慶圓光院、修郁芳門院冥福、冬十月、捨門院故宮爲佛閣。百錬抄

二年秋九月、法皇毀閑院、運其材於鳥羽、營構焉。百錬抄

康和元年春正月、以法皇皇子僧覺行爲親王、法親王始於此。仁和寺御傳 法皇有八皇子、爲僧者六人、而三人爲法親王、後世皇子多爲僧、自此時始也。參取諸書大意 夏六月關白内大臣師通薨、公卿補任 師通嘗見百司塡法皇宮門、嘆曰、豈有禪位之君而立車於門者乎、自師通亡、法皇益無所憚、時人嗟惜焉。今鏡 是夏法皇慶尊勝陀羅尼於鳥羽南殿。一代要記

三年春三月、法皇慶鳥羽證金剛院。百錬抄

四年春三月、帝詣鳥羽宮、賀法皇五十算、設宴舞樂。中右記

五年春正月、皇子宗仁生、法皇迎入宮、本朝世記 先是帝有病而未有皇子、人皆屬望輔仁親王、法皇聞之曰、朕雖出家、未嘗受戒、制法名、主上若有不諱、朕當再踐位、至是其志遂寢。台記 夏六月立宗仁親王爲皇太子。百錬抄 冬十二月、初關白師道薨、弟家忠序齒應爲關白、然父師實以孫忠實爲己子、意欲使爲攝籙、帝乃使忠實視太

政官事、至是右近衞大將闕、家忠欲補之、法皇欲以寵臣藤原宗通任之、家忠私與忠實謀、忠實曰、無復它計、憑中宮爲内援耳、家忠從其言、密請中宮、中宮知法皇之意不可奪、不敢爲先容、法皇遣右大辨藤原宗忠言旨於帝、帝吹笛不應、宗忠恐法皇之譴、請速得報、帝曰、以宗通補大將、敢不奉命、然朕有所惑、昔有教敕、政之大者莫過於官人、上自大臣大將、下至靫負尉、妙簡器用、一從輿論、朕深服膺、今權大納言家忠位次才望、非宗通之比、才果可用則固當超擢、不必論官位高下、而未聞宗通才過人、卿以是還奏、宗忠復命、法皇愧服、乃

以家忠任之、（今鏡）

嘉承二年秋七月、帝崩、法皇詔皇太子嗣位、是爲鳥羽天皇、時年五歲、（中右記）

鳥羽天皇天仁元年秋九月、法皇脩百座仁王講於法勝寺金堂、冬十月法皇幸法勝寺、使一千僧讀經、（中右記）

二年春二月、法皇慶法勝寺曼陀羅堂、（百鍊抄）夏四月法皇藏金字佛經於賀茂、石清水、春日、稻荷、日吉、祇園、北野、住吉八社、（帝王編年記）秋八月法皇慶鳥羽塔、（百鍊抄）

天永元年春正月、法皇幸法勝寺、慶金字大藏經、（永昌記）

數値雨、不果、法皇震怒、盛雨於器而下獄、時人謂之雨禁獄、（源平盛衰記）

二年春正月、法皇使一千僧讀經法勝寺、夏五月法皇修三十講於法勝寺、（中右記）

三年春三月、帝詣六條殿、賀法皇壽六十、（中右記）二月帝從法皇幸鳥羽、慶多寶塔、（中右記）

永久二年冬十一月、帝從法皇幸白河、慶蓮華藏院、安大像九軀、（中右記、百鍊抄）是歲法皇皇子覺法法親王補法勝尊勝二寺撿挍、（仁和寺御傳）尊勝寺堀河帝所刱也、此後帝刱最勝寺、待賢門院刱圓勝寺、崇德帝刱成勝寺、近衞帝刱延勝寺、謂之六勝寺、（拾芥抄）

五年夏五月、法皇幸熊野、（一代要記）冬十月法皇幸熊野、（中右記）

元永元年秋閏九月法皇幸熊野、慶大藏經於本宮、留至十月、（中右記）

二年秋九月、法皇幸熊野、留至十月、冬十一月輔仁親王薨、（中右記）輔仁嘗以醍醐僧仁寬爲護持僧、適有飛書告仁寬與其徒勝覺謀不軌、欲使童千手丸犯乘輿、遣檢非違使盛重捕之鞫問、童曰、仁寬每爲三宮禱登帝位、遣我伺狙至尊、朝議減死一等、流仁寬及千手丸、（源平盛衰記）輔仁不自安、杜門不出、法皇因出幸過其第、詔令

開門、（百鍊抄）及薨聞者悼惜、（中右記）子有仁幼有才能、（今鏡）美姿貌、法皇愛之、（今鏡、台記）且欲慰藉輔仁、命加冠於御前、（源平盛衰記）養爲子、每出幸令陪乘、（今鏡）帝未有皇嗣、屬意有仁、已而崇德帝生、乃賜姓源朝臣、敍從三位、任右近衞權中將、（公卿補任）有仁好修儀容、（台記）衣裳製度、莫不精緻、帝亦喜華飾、用有仁家人任藏人、以掌供御服、（今鏡）凡朝服有稜、烏帽有額、皆自此時始、（神皇正統記）

保安元年冬十月、法皇幸熊野、留二旬、（中右記）

四年春正月、帝禪位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崇德天皇、時年五歲、（一代要記）夏四月法皇造小塔三十萬、大各五寸、

置法勝寺、舞樂慶之、百錬抄、一代要記、
崇德天皇天治元年春二月、上皇從法皇幸白河觀雪、内大臣源有仁以下騎馬扈從、百錬抄 上皇烏帽直衣御馬前行、嵯峨上皇遷於嵯峨院、御馬而出、爾後始有此擧、神皇正統記 閏月上皇從法皇幸法勝寺觀花、後宮皆以金銀飾車、攝政忠通太政大臣雅實以下公卿扈從、前驅後乘衣服窮極靡麗、寺僧聚遠近落花鋪地、車騎如行雪中、還過白河南殿飲宴、命羣臣作和歌、盡歡而罷、今鏡、百錬抄、 冬十月上皇幸熊野、是月覺法法親王慶仁和寺多寶塔、爲法皇祈福、百錬抄

二年法皇嚴禁天下殺生、百錬抄 保安以後、法皇寵臣權中納言藤原顯隆專參預機務、勢傾一時、中右記 夜常入侍、所言多聽、時人稱曰夜關白、今鏡、 法皇命羣臣營殿宇堂塔、於是顯隆造室町泉殿、播磨守家保造三條烏丸新宮、紀伊守顯長造白河三層塔、伊豫守基隆造春日殿及白河三層塔、但馬守敦兼造白河五層塔、越中守公能造高野塔、伊豆守盛雅造白河佛堂及愛染像百軀、百錬抄
大治元年春正月、法皇上皇待賢門院幸白河、慶五層塔、二月法皇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留二十餘日、三月法皇上皇幸法勝寺、慶愛染像百餘軀七寶塔及小塔一萬基、是月再幸法勝寺金堂、慶三層塔及大威德像百餘軀、三層塔據百錬抄 夏四月法皇上皇幸法勝寺、慶觀音像百餘軀、中右記 六月法皇收諸國漁網數千、或焚或棄放鷹犬鸕鷀、百錬抄 秋七月法皇上皇待賢門院御東殿慶不動像一百軀畫像一千鋪、中右記 八月釋奠用素饌、百錬抄 九月法皇上皇幸高野、留四日、中右記、
三年秋七月法皇慶鴨御祖社東塔、百錬抄
四年秋七月法皇幸二條東洞院第、慶佛像三十軀、還宮不豫、七日法皇崩於三條烏丸第、年七十七、法皇以

院宣號令天下者四十餘年、前後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餘基、國用窮匱、國司遷替、頗乖舊典、定任者三十餘國、上萬石萬匹者、輒得爲國司、中右記 造堂塔者許重任、百錬抄 至有父子三四人同時竝任、童稚者亦得任焉、中右記 及崩、石見守盛重造丈六佛像三軀、脩冥福、施車二十兩於僧徒、施車始於此、續古事談 此後上皇專理萬機、一效法皇、今鏡、保元物語、命羣臣以土木、甲斐守範經造尊勝寺佛堂、備前守平

忠盛造白河塔及得長壽院、越中守顯長造土御門宮、伊豫守家信造阿彌陀堂塔及丈六像九軀於白河、播磨守基隆造法金剛院、紀伊守公重造最勝寺五大堂、播磨守家成造寶莊嚴院、周防守憲方造法金剛院新宮、越中守顯長造熊野五層塔、（百鍊抄）

五年冬十月、上皇幸法勝寺、慶愛染像一百軀、十二月上皇幸熊野、（中右記）

天承元年春二月、上皇幸熊野、（兩院熊野御詣記）夏六月上皇使五百僧讀金字大藏經於法勝寺、薦白河帝冥福、秋七月上皇始置法華八講於法勝寺、尋慶鳥羽堂、（長秋記）

長承元年春二月、得長壽院成、置觀音像一千軀、上皇將慶之、會大風雨不果、上皇憂之、或曰、昔近江有佛事、遇大雨不果、乃決雨水於深谷、擬之流刑、雨果歇、請祈禳之、上皇令諸寺祈晴、三月上皇幸得長壽院慶之、賜導師天台座主忠尋穀一千石、錢一千貫、沙金一千兩、施物無算、觀者雲集、上皇悅曰、不有忠盛、孰能使朕成佛者、乃除但馬守、尋擢刑部卿、聽內昇殿、（源平盛衰記）冬十月上皇幸高野、留七日、（中右記）

三年春正月、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留二旬餘、三月帝從上皇幸法勝寺、慶金字大藏經、冬十月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留二旬、（中右記）

保延元年春三月、上皇待賢門院幸仁和寺、慶北斗堂、夏四月上皇修百座如法仁王會於法勝寺、（中右記）

二年春二月、上皇幸熊野、留二旬餘、三月上皇慶勝光明院、（中右記）秋九月上皇慶金字五部大藏經於石清水、冬十月帝從上皇幸法金剛院、觀待賢門院慶三層塔及金字大藏經、（百鍊抄）

三年冬十月、上皇慶鳥羽安樂壽院、（中右記、百鍊抄）是月上皇幸熊野、（中右記）

四年春正月、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中右記）

五年春二月、上皇慶鳥羽三層塔、（百鍊抄）

六年冬十月、上皇慶春日社五層塔、儀準御齋會、（百鍊抄）

永治元年春三月、上皇薙髮、法名空覺、修佛事五十日、羣臣爭獻物、綾錦成堆、皆嚫僧徒、施食鳥獸、（今鏡）冬十二月帝禪位皇太弟、是爲近衞天皇、時年三歲、（百鍊抄、一代要記）

近衞天皇康治元年夏五月、法皇受戒於東大寺、留三日、尋受戒於延曆寺、留九日、（台記）

二年春閏二月、法皇上皇幸熊野、留至三月、（台記）

天養元年春三月、法皇幸熊野、（台記）冬十月法皇上皇幸仁和寺、慶孔雀明王堂、（台記、百鍊抄）是月法皇幸延曆寺、令

一千僧讀經、台記
久安元年秋八月、待賢門院崩、法皇爲造佛像三軀、寫金字五部大乘經法華經、上皇亦畫佛像、書佛經、冬閏十月法皇幸四天王寺、台記
二年夏五月、法皇幸延暦寺、留二旬、秋九月法皇幸四天王寺、修舍利會、台記
三年春三月、法皇幸熊野、夏六月法皇上皇幸延暦寺、留八日、秋八月帝從法皇慶鳥羽佛堂、九月法皇幸四天王寺、修萬燈會、台記
四年春二月、法皇幸熊野、留至三月、秋九月法皇幸四

天王寺、念阿彌陀佛名一百萬遍、台記 歳以爲常、續教訓抄
五年冬十二月、法皇幸四天王寺、慶念佛堂、百練抄
六年春三月、法皇美福門院幸熊野、留至四月、夏五月帝從法皇幸法勝寺、觀美福門院慶金字大藏經、台記
仁平元年春三月、法皇美福門院幸熊野、台記
二年春三月、帝詣鳥羽宮、賀法皇五十壽、造等身佛像、寫金字壽命經一百卷、使六千僧慶之、歌舞宴樂、公卿悉陪、今鏡 秋九月法皇高陽院美福門院幸四天王寺、山槐記 時陸奥押領使藤原基衡亦好佛、令京師佛工雲慶造佛像、贈以黄金百兩、駿馬五十匹、鷲羽百尾、水豹皮

六十餘枚、安達絹千匹、希婦細布二千端、白布三千端、信夫毛地摺千端、更贈生絹三船、雲慶大悦、戲曰、練絹尤佳、使者還報、基衡更贈練絹三船、法皇聞之、取其佛像觀之、愛其精巧、欲留之、基衡聞之、七日不食、因關白忠通哀訴、法皇敕與基衡、基衡子秀衡亦建佛寺、寫放平等院、云、東鑑
三年春二月、法皇幸熊野、慶金字大藏經、百練鈔
久壽元年秋八月、法皇慶鳥羽金剛心院、儀準御齋會、九月法皇高陽院美福門院幸四天王寺、台記
二年秋七月、帝崩、法皇與美福門院、關白忠通議、立皇

子雅仁親王、是爲後白河天皇、參取今鏡、愚管抄、保元物語
後白河天皇保元元年夏六月、法皇不豫、美福門院薙髮於鳥羽成菩提院、保元物語 秋七月法皇崩於鳥羽安樂壽院、年五十四、即夜葬於安樂壽院塔、以擬山陵、百練鈔、一代要記、即夜據皇代記 崩後十日、京師大亂、事見保元之亂 法皇決政院中二十八年、保元物語、今鏡 後世舉仙院典章、稱白河鳥羽二帝、神皇正統記
二條天皇永暦元年冬十一月、美福門院崩、鳥羽法皇嘗爲門院造塔鳥羽東殿、爲藏骨之所、百練鈔 而門院竊營堂於高野山、遺令藏骨云、今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僧徒之亂

醍醐天皇延喜十四年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其略曰、欽明天皇之代、佛法初傳本朝、推古天皇以後、此教盛行、上自羣公卿士、下至諸國黎民、不建寺塔者、不列人數、故傾盡資產、興造浮圖、競捨田園、以爲佛地、多買良人、以爲寺奴、降及天平、遂傾田園、多建大寺、其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莊嚴之奇、有如鬼神之製、似非人力之爲、又令七道諸國建國分二

寺、造作之費、各用其國正稅、於是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近歲官符禁權貴兼并、人民得安、而猶可患者、惡僧也、諸寺年分及臨時得度者、一歲或至二三百人、邪濫之徒過半、又諸國百姓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猥著法服、天下人民禿首過其半、皆家蓄妻子、口啖腥膻、形似沙門、心如屠兒、其最甚者、聚爲羣盜、竊鑄錢貨、不畏天刑、不顧佛律、若國司依法勘糾、則霧合雲集、競爲暴逆、前年攻圍安藝守藤原時善、刼略紀伊守橘公廉者、皆惡僧爲之魁、若使官符遲發、朝使緩行、則時善公廉皆已爲魚肉、伏望僧徒凶濫者、登時追捕、令返進度緣戒牒、即著俗服、返附本役、私度沙彌黨之者、即著鉗鈦、驅役其身、本朝文粹

冷泉天皇安和元年、東大寺與興福寺爭田搆兵、興福寺僧徒多死傷、帝遣使究問其事、日本紀略、元亨釋書畿內近國佛寺尤大者、有七大寺十大寺十五大寺之目、而其最大者、爲園城、興福、延曆、延曆寺延曆中僧最澄所剏、興福寺和銅中藤原不比等所剏、園城寺大津皇子所剏也、拾芥抄當時之俗、稱祖先所剏曰氏寺、源平盛衰記故藤原氏最重興福寺、而子孫所建亦多、初最澄往唐學法、名聞一時、其後圓仁圓珍皆往唐、後皆爲延曆寺座主、其

徒甚衆、

圓融天皇天元四年冬十二月、以權大僧都餘慶爲法性寺座主、圓仁之徒不平之、詣闕奏曰、太政大臣貞信公剏法性寺、以圓仁弟子日辨爲座主、爾後未嘗以佗門人爲之、而今相國以圓珍之徒爲之、非舊例也、敕曰、告相家、僧徒百六十人至太政大臣賴忠第訴之、忿爭無禮、帝聞之大怒、詔削百六十人封職、餘慶亦不自安、尋辭職、自是圓仁圓珍之徒始有隙矣、圓珍之徒出延曆寺、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算穆算等百餘人猶留延曆寺千手院、元亨釋書

一條天皇永延二年夏六月、禁僧徒從者踰制、著奇服、挾短兵、朝野群載

永祚元年秋九月、以大僧都餘慶為延曆寺座主、僧徒不奉命、拒敕使、壞宣命、冬十月敕賜前延曆寺座主尋禪封百戶、遣使延曆寺、宥僧徒罪、日本紀略餘慶尋辭職、乃以前僧都陽生代之、元亨釋書

正曆元年秋八月、觀音院成算弟子與禪院僧忿爭、圓仁之徒大怒、火千手院、毀千光院房舍四十餘宇、盡逐勝算穆算等一千餘人出延曆寺、自是圓珍之徒不復住延曆寺、延曆園城二寺始搆隙矣、扶桑略記

長保二年夏五月、大和言、興福寺僧擾添下郡、敕令興福寺別當禁僧徒濫行、權記

寬弘三年秋七月、大和守源賴親劾興福寺僧不法、僧徒二千餘人入京訴之、左大臣藤原道長諭還之、法成寺攝政記

後朱雀天皇長曆三年春二月、延曆寺僧徒聞朝廷將以園城寺僧明尊為座主、上疏沮之、不可、乃會議於法成寺南門、會者三千餘人、詣關白賴通第訴之、賴通諭曰、今日暫還待後命、僧徒退、明日會祇陀林寺、賴通遣使告曰、天台座主古今所重、故簡智行兼備者補之、不必局圓仁一門也、圓珍之徒亦多補之、今明尊不愧其職、慎勿妄訴、於是僧徒大怒、馳至賴通第、第門闔、僧徒且扣且呼、或鑿地欲倒門、賴通大怒、命能登守平直方帥兵禦之、僧定清等力戰、執大僧都教圓而逃、廷議遣檢非違使捕定清下獄、以教圓為座主、三月僧徒行火高陽院、詔大索天下、兩黨益有隙、參取扶桑略記、元亨釋書賴通嘗命左衞門尉平致經夜送明尊於園城寺、致經徒行送之、從者僅一人、行里許、路旁有二壯士、牽馬而進、卽致經家兵、致經跨馬、率壯士而進、須臾又遇二壯士挾弓矢、亦從致經、所在皆然、比至河原、至三十餘人、明尊服其有備、今昔物語

後冷泉天皇永承四年、興福寺僧徒攻大和守源賴親第、賴親子賴房拒戰、僧徒多被創、乃詣闕訴賴親父子、

五年春正月、流賴親於土佐、賴房於隱岐、扶桑略記

康平六年春三月、興福寺僧靜範發成務帝山陵、盜寶物、冬十月流靜範於伊豆、扶桑略記、百鍊抄、

白河天皇承保元年夏六月、延曆寺僧徒率衆火園城寺堂宇、帝王編年記

二年春二月延曆寺僧與園城寺僧爭建戒壇相鬭、帝王編年記

承曆三年夏六月、延曆寺僧數百人擐甲執兵入感神院、將訴祇園別當事、敕諸衛檢非違使拒之京極大路、薄暮僧徒引還、寺僧數千明炬出迎、京師望見駭擾。扶桑略記

永保元年春三月五日、先是多武峯僧陵辱山階寺僧、興福寺僧大怒、是日帥數千人攻多武峯、火民家三百餘區、多武峯僧負大織冠像而逃、乃奏變、敕罷興福寺別當公範、捕首謀下獄、夏四月十五日、先是日吉社踏歌、大津民往役、爲僧徒所辱、乃訴之延曆寺、寺僧不省、民告情園城寺、寺僧曰、汝宜去日吉屬新宮、吾能爲汝

報怨、是日帥數百人、抑留日吉祭使、延曆寺大怒、二十八日發兵數千攻園城寺、寺僧出拒、未戰日暮、延曆寺僧引還、六月五日、遣使修日吉祭、園城寺僧復出逐祭使、敕捕其黨、寺僧多逃、九日延曆寺僧數千人攻園城寺、火堂宇、佛像經卷焚蕩無遺、十八日遣右大辨大江重俊檢寺塔罹災者、凡神社四所、御願寺十五所、業院七十九所、塔三基、鐘樓六所、經藏十五所、僧房六百二十一所、舍宅一千四百九十三宇。扶桑略記 秋八月乙卯朔、園城寺僧數千將火延曆寺、敕檢非違使禁之。水左記 六日遣使奉幣日吉社、告僧徒鬭爭、延曆寺方鑿塹斷路、

爲守禦備、見敕使以爲敵、至乃出拒、飛矢雨下、敕使狼狽逃還、時人笑之、九月十三日園城寺僧三百人乘夜攻延曆寺、寺僧擊殲之、十四日遣檢非違使及前下野守源義家於園城寺、逮捕凶徒、十五日延曆寺僧數百人再攻園城寺、火所餘堂宇、凡神社九所、堂院二十所、經藏五所、僧房一百三十八區。扶桑略記 僧徒悉掠其財物、運以船馬、船十三隻、以沈爲度、馬六十匹、以斃爲限、其貪虐如此。盛衰抄 二十日奉幣九社、告僧徒擾亂、先是園城寺兇魁保牛尾山、二十四日遣前陸奧守源賴俊捕之。水左記 冬十月謁石清水宮、敕源義家義綱扈從乘輿

以備僧徒。經信記 百鍊抄

二年冬十月、熊野僧三百餘奉神輿入京、訴尾張人殺其徒。扶桑略記

堀河天皇寬治二年冬十一月、白河上皇幸延曆寺、留三日。中右記 時僧徒兇暴不畏朝廷、而上皇屈意優容如此。

六年春三月、先是山城賀茂邑民辱興福寺學生、至是僧徒縱火賀茂、焚二百餘家。扶桑略記 秋九月以延曆寺訴、貶加賀守藤原爲房爲阿波權守。百鍊抄 流宮內少輔高階仲實於安藝。扶桑略記

七年秋八月、先是、以延暦寺座主良眞兼勝蓮華院、院本屬西塔、西塔僧怒、（中右記）至是僧徒數千毀良眞房舍、十八日良眞帥數百人攻東塔、毀房舍、十九日乘曉攻西塔、西塔横川僧徒擊走之、遂入西谷、毀良眞弟子房舍六十餘區、火坂下民家八十餘戸、二十六日興福寺僧徒數千奉神木入京、訴近江守高階爲家侵掠蒲生郡市莊神人、二十七日流爲家於土佐、停子爲遠阿波守、（扶桑略記）二十九日奉幣二十二社、告南北僧徒凶暴、冬十月興福寺僧與金峯山僧搆隙、廷議以權少僧都貞禪爲金峯山檢校、僧徒拒而不納、十一月三日興福寺僧與金峯山僧鬪、（中右記）二十一日又鬪、（百錬抄）

嘉保二年冬十月、延暦寺僧徒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源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賴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棄神輿而逃、十一月僧徒修五壇法、呪詛國家、敕奉神輿還山、（源平盛衰記、百錬抄）是後僧徒奉神輿入京、天子爲之下殿、公卿警衞、一如皇宮罹災之時、（禁祕抄）

康和二年夏六月、園城寺僧火長吏隆明及弟子坊舍、（百錬抄）

四年延暦寺僧奉神輿詣右大臣藤原忠實枇杷第、訴法勝寺檢校事、闌入第中、忠實諭還之、（百錬抄）

長治元年、延暦寺僧與座主慶朝鬪、毀其房、（百錬抄）

二年春正月朔、延暦寺僧數千人奉祇園神輿詣闕、訴園城寺僧證觀探題事、二日敕從其請、僧徒乃還、秋八月延暦寺僧日吉神人詣陽明門、訴太宰權帥藤原李仲及石清水別當光清殺日吉神人、冬十月神人僧徒奉神輿、再詣陽明門、請速斷李仲光清等、（百錬抄）十一月朔奪李仲官、（公卿補任）罷光清職、諭僧徒還山、（百錬抄）

嘉承元年春二月、改流李仲於常陸、連坐者皆奪職、（百錬抄）冬十月法眼證仁帥延暦寺惡僧入故太政大臣信長妻家、掠其財物、又奪其莊園、證仁信長子也、初信長

建一堂於九條、令證仁居之、信長薨、證仁無行、妻惡而逐之、證仁遂帥衆報怨、妻訴之、白河法皇敕褫證仁法眼和尚位、惡僧賢豪等皆得罪、時延暦寺僧横暴、法皇未嘗加罪、獨證仁以非山徒獲罪、時人識之、（中右記）

二年前少僧都貞尋殺法皇使、捕付檢非違使、貞尋延暦寺兇魁、戰鬪數十次、遂得罪誅死、（中右記）

鳥羽天皇天仁元年春三月、以東寺僧禪譽爲尊勝寺灌頂阿闍梨、先是、灌頂先取東寺、次延暦寺、次園城寺、是歲屬園城寺、而法皇取之東寺、延暦寺聞之不平、將奉神輿詣闕、廷議遣武士禦之、園城寺僧又將踰如意

峯入京、左大辨源重資曰、僧徒暴横既極、此而不禁、皇威得無墜乎、衆從之、又敕延暦寺僧綱禁止亂魁、是夜二寺僧徒往來絡繹、炬火燭天、武士嚴備以待、僧徒大喊不進、四月朔延暦寺僧數千人擐甲奉日吉神輿入京、敕檢非違使及源平武士數萬屯法成寺東河原拒之、數里閒人馬塡咽、刀槊耀日、僧徒不敢進、日暮山上火光益盛、京師震動、兩陣相持九日、遠近田苗、兵士蹂躪殆盡、廷議遣使諭僧徒、許後年灌頂如舊、僧徒大悅引還、（中右記）白河法皇為治剛斷、務裁抑相門、然至僧徒力不能制、嘗嘆曰、天下無不用朕命者、惟鴨河水雙陸

采山法師不如朕意耳、（今鏡、中右記、源平盛衰記）夏六月震延暦寺僧行算房、行算凶悍好亂、人以為天譴、會日吉神憑人曰、惡僧敢為厲階、亡無日矣、僧徒大懼、寫大般若經以謝之、秋九月興福寺僧與多武峯僧相惡、發兵攻之、火其堂宇僧房、攝政忠實捕兩寺首惡逐之、興福寺令權僧正詰忠實曰、放逐僧徒、甚不得體、法華維摩二會宜從停廢、且請多武峯永屬本寺、若不見許、將奉神輿入京、忠實曰、多武峯久屬無動寺、不可得奪、而兩寺亂魁皆已放逐、一寺何得獨訴、如欲入京、唯衆所欲、吾當邀之宇治、不使之攖轂下、至火於多武峯者、若赦而不罪、祖先之靈得無怒乎、權僧正不得復請而還、乃命捕寺中魁首、尋皆原之、（中右記）

天永二年夏六月法皇問忠實曰、頃延暦寺横行日甚、聞行家朝臣子仁譽實為首惡、宜為之所、忠實曰、然請先施莊園以行講說、又奉官幣祈禱、然後捕其凶惡、法皇曰朕將思之、秋九月興福寺僧觀東大寺御靈會忿爭搆兵、明日火東寺僧房民戶、冬十月延暦寺僧綱連署奏十條、皆言禁暴惡興佛法之意、法皇大悅、許其所請、明日僧徒與西塔院主弟子鬪、被創者甚衆、其詐僞易變如此、（中右記）

永久元年春三月興福寺僧五千人、奉春日神木、詣勸學院、訴佛匠圓勢補清水寺別當、敕以僧永緣為別當、諭僧徒還之、（長秋記、外記日記、）夏四月朔延暦寺僧二千餘人毀清水寺堂宇、奉祇園北野神輿入京、訴興福寺僧凌辱神人、請流興福寺權少僧都實覺、敕問攝政忠實、以下公卿、衆皆曰、實覺無罪、奈何流之、僧徒已至大炊殿南門喊聲震地、武士禦之不能制、敕急召座主仁豪禁止、僧徒不用命、公卿惶怖失措、不敢一言、大藏卿藤原為房曰、今日之策、但當從僧徒意耳、衆從之、乃諭僧徒曰所奏一依請、但是後興福寺請罪延暦寺僧綱愼勿

格詔命、僧徒悅而引還、公卿蘇息、如脫虎口、興福寺僧聞之奏請三事、一曰、清水寺隸本寺、今為山徒所毀、請處座主仁豪大僧都寬慶流、二曰、請免權少僧都實覺流、三曰、祇園本隸本寺、頃為山僧所據、請遷神體於本寺、廷議未決、二寺將相攻、京師騷然、十二日敕二寺講解、僧徒不奉詔、十五日奉幣伊勢以下七社、二十五日奉幣春日大原吉田、二十七日奉幣石清水、並禱弭僧徒鬭變、晦興福寺僧數千將攻延曆寺、遣撿非違使平正盛正盛子忠盛源重時於宇治、邀擊破走之、又遣撿非違使源光國左衛門尉平盛重於西坂本、邀延曆寺

僧徒、僧徒既入京屯祇園、中右記 五月朔延曆寺僧引還、一代要記 是後兩寺之訴紛紛不息、撿非違使罷於奔命矣、中右記

二年秋七月、下院宣延曆寺、禁僧徒帶兵仗、中右記

保安元年秋八月、興福寺僧春日神人奉神木入京師、訴和泉國司雅隆凌辱神人、請流之、敕僧綱諭之、不可、廷議曰、雅隆事在赦前、不當處流、乃停雅隆職、諭僧徒還之、中右記

二年夏五月、延曆寺僧火觀音院一乘寺房舍、閏月又火園城寺、堂宇蕩盡、百錬抄、今鏡、

崇德天皇保安四年秋七月、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訴越前守平忠盛殺神人、遣兵士禦之、僧徒棄神輿據祇園、忠盛及左衛門尉源為義擊走之、送神輿於赤山、百錬抄、源平盛衰記、

大治四年冬十一月、鳥羽上皇以佛匠長圓為興福寺大佛司、興福寺僧惠曉等毆長圓於奈良坂傷之、上皇遣撿非違使源光信平盛道源為義等捕惡僧、惠曉既逃、乃捕其徒、尋放惡僧於諸國、中右記

長承二年秋七月、延曆寺西塔學徒與中堂僧鬭、中右記、長秋記、遣撿非違使於坂下、捕僧徒首惡、長秋記

保延元年夏五月、大和守重時到任、欲詣春日社、興福寺僧聞其將釐革國政、心不利之、將刼之路、重時不敢往、關白忠通乃遣使禁止僧徒為暴者、中右記

三年春二月、興福寺僧七千餘奉春日神木入勸學院、訴僧定海超權僧正玄覺任僧正、使兵士警衛禁內院中、中右記、百錬抄、廷議罷定海、以玄覺為僧正、僧徒悅而還、中右記

四年夏四月、延曆寺僧奉神輿詣鳥羽法皇宮、訴賀茂社下司、卽日許之、僧徒毀賀茂神人宅而還、百錬抄、源平盛衰記、

六月園城寺僧火別當禪仁房、禪仁發兵鬭爭、百錬抄

五年春三月、興福寺僧火別當隆覺坊、百錬抄冬十一月隆覺與僧徒鬭、古今著聞集十二月遣檢非違使捕隆覺黨與、百錬抄

六年夏五月、延暦寺僧徒與園城寺僧鬭、火園城寺、百錬抄

近衞天皇康治元年春三月、園城寺僧火延暦寺、寺僧擊卻之、台記明日延暦寺僧火大津民家園城寺僧拒之、殺傷頗多、百錬抄秋八月鞫問興福寺惡僧十五人於勸學院、命源爲義逐之陸奥、台記

久安元年春三月、興福寺僧與東大寺僧鬭、火坊舍、秋

七月興福寺僧攻金峯山、山僧拒而破之、九月又攻金峯山、台記

二年春三月、園城寺僧火延暦寺僧房、百錬抄

三年夏四月七日、延暦寺僧綱詣鳥羽法皇宮、請頒加賀白山、不許、十四日法皇耀兵東河備僧徒、五月以白山屬延暦寺、六月十五日播磨守平忠盛、中務大輔平清盛從者與祇園神人鬭、矢注神殿、二十八日延暦寺僧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訴忠盛父子、法皇諭還之、秋七月法皇又耀兵東河備僧徒、八月十二日僧徒欲以忠盛處流、怒座主行玄不能力請、逐之、遂毀其房、九月十七日法皇命延暦寺所司、帥兵捕首惡僧徒、拒之、焚其器仗、毀所司坊、晦法皇敕延暦寺僧綱諭僧徒迎行玄、僧徒奉命、台記

四年秋八月二十六日、興福寺僧將入京師訴事、鳥羽法皇發兵禦之宇治川、二十七日使前太政大臣忠實諭還之、台記

五年秋七月、興福寺僧發聖武帝山陵、百錬抄

六年秋八月五日、興福寺僧數千人春日神人二百餘人奉神木入京師、抵勸學院、訴別當久闕、敕檢非違使源光保帥兵警衞禁門左衞門尉源賴賢護法皇宮、檢

非違使平家弘護崇德上皇宮、十日僧徒棄神木而還十六日以僧隆覺爲興福寺別當、台記

二條天皇永暦元年冬十月、延暦寺僧徒以訴事奉神輿入京、尋以僧徒訴、流菅原資成、奪治部權少輔菅原貞衡官、百錬抄

應保元年春、後白河上皇將慶平等院、延暦寺疑其建戒壇、僧徒騷擾、遂不果、夏四月諭僧徒臨慶之、僧徒猶疑、戎服陣東坂下、山槐記、百錬抄

長寛元年夏六月、延暦寺僧攻園城寺、火堂塔坊舍、百錬抄

永萬元年秋七月、帝崩。八月、諸寺僧徒會葬、揭牓為班、延暦寺班興福寺上。興福寺僧怒、斫延暦寺牓、高歌劒舞以辱之。延暦寺僧怒、攻清水寺、火堂宇以報之。京師訛言、後白河上皇敕僧徒誅平清盛。清盛子弟皆會六波羅。廷議遣將士陣郊外。上皇幸清盛第慰諭之。事見平氏專横 尋幸六條烏丸第、避僧徒擾亂、遣使興福寺、諭僧徒、僧徒不奉命。顯廣王記 九月、遣兵栗子山、備興福寺。冬十月、興福寺僧奉神木神輿入京師、請流延暦寺座主俊圓、許之。僧徒引還京師。解嚴。百錬抄

六條天皇仁安二年夏六月、延暦寺所司日吉社司等詣上皇宮、訴座主快修火山上房舍。百錬抄

高倉天皇嘉應元年冬十二月、延暦寺僧奉日吉神輿鼓譟入宮城、安神輿於建禮門壇上、訴權中納言藤原成親目代政友辱平野莊祠官。後白河法皇慰諭之、不聽。明日、流成親、下政友於獄。僧徒乃還。尋以奏成親罪狀不實、流權中納言平時忠等、召還成親。玉海、百錬抄

二年春二月、以延暦寺再訴奪藤原成親官、召還平時忠等。玉海、百錬抄

承安二年冬十二月、興福寺僧奉神木入京訴事。遣使御之。百錬抄

三年夏六月、興福寺僧徒火多武峰堂舍。敕罷興福寺別當尋範。冬十月、流興福寺惡僧放火者覺興。十一月四日、興福寺僧奉春日神輿至古津、將入京、請召還覺興、流延暦寺座主、下首乞沒七大寺莊園者於獄。遣兵宇治備之。七日、後白河法皇遣使諭之、不聽。十一日、敕從其請。僧徒引還。參取玉海、百錬抄

治承元年春正月、先是、加賀守藤原師高令子師經代己赴任。從者遊涌泉寺、浴馬。寺僧呵止之。從者曰、一國之事在國司、誰敢呵者。寺僧怒逐從者、截馬尾、折其脚。師經大怒、帥兵火寺。度僧徒激變、潛還京師。寺僧不知、

以諸寺僧攻國廳。廳無人、僧徒益怒、訴之延暦寺。延暦寺以涌泉小寺不省。至是、加賀僧徒數千奉白山神輿赴延暦寺。廷議命延暦寺座主明雲止之。明雲遣使齎院宣往諭之。僧徒乃留敦賀、請流師高・師經。三月、法皇敕延暦寺曰、師經固有罪。然涌泉寺初非屬白山門者、而兩寺援之何也。速進首謀者。僧徒不奉命、競赴敦賀、奉神輿至延暦寺。法皇流師經於備後。夏四月十三日、延暦寺僧奉日吉白山神輿入京師、請流師高、喊聲震天。廷議令源平將士守宮城諸門。僧徒指達智門。守將源賴政望見神輿、下馬拜伏。僧徒怪而不進。賴政令

渡邊唱傳命曰、賴政平生崇信山王、今日不忍發一矢、
且吾家衰弱、非復往日之源氏、兵力固不足禦公等、而
公等從此門入、京師將謂公等無勇、竊爲公等不取也、
平內府以兵三萬守陽明門、公等轉而衝突以示神威、
何許而不獲、若侮吾弱、必從此門、吾有一死耳、僧豪雲
顧衆曰、賴政善射、善和歌、號爲名將、名將乞降、奈何擊
之、僧徒乃轉赴陽明門、重盛麾衆禦之、射殺數人、僧徒
棄神輿道逃、敕安神輿於祇園、十四日京師訛言、僧徒
再至、帝避之法住寺殿、二十日流師高於尾張、遣權中
納言平時忠於延暦寺諭僧徒、僧徒聞之曰、吾當截其

髻投湖、時忠至寺、僧徒皆有怒色、從者股慄不能進、時
忠從容至講堂、徐取筆紙作書示僧徒、辭理愜當、僧徒
嗟伏、乃出敕書告師高處流、僧徒大悅、時人服時忠膽
勇、二十八日重盛兵士成田爲成坐射神輿流伊賀、僚
友餞之樋口富小路、酒酣一人斷髻投之曰、請以此爲
下物、一人割耳、一人遂刳腹、爲成亦自殺、主人恐獲罪、
縱火殉之、火延及禁中、燒邸第坊市二萬餘家、藤原西
光方獲寵法皇、師高卽其子也、五月西光讒明雲於法
皇、法皇大怒、罷明雲座主、十一日以覺快法親王爲座
主、十五日延暦寺僧徒聞明雲將處流、議曰、平相國嘗

受菩薩戒於前座主、宜因此人詐之、遣使請清盛、二十
日廷議流明雲於伊豆、清盛詣法皇宮、將諫止之、法皇
稱病不見、僧徒聞之大怒、呪詛西光父子、遂謀奪明雲
於途、明雲既至粟津、僧徒水陸追躡、勢甚猛、監送者皆
逃去、明雲諭僧徒還之、惡僧祐慶瞋目曰、貫首旣代衆
受罪、衆亦將爲貫首授命、乃扶明雲上輿、舁之而還、法
皇聞之大怒、西光進曰、山徒兇暴至此、此而不討、何以
示天下、法皇命清盛等擊之、清盛不奉命、乃命大納言
藤原成親、成親方謀滅清盛、謀泄、清盛捕成親西光、尋
皆殺之、遣兵尾張殺師高、師高母馳使告師高、師高方

聚羣妓遊宴、聞報大駭、與弟師中師親逃據蚊野、拒戰、
而死、明雲遂得免、源平盛衰記
二年秋八月六日、先是僧叡俊者掠僧義慶釆地、爲義
慶所敺辱、逃至延暦寺、告學生、學生怒、義慶亦乞援堂
衆、堂衆許之、堂衆本學生僮僕爲僧者、其黨衆盛、遂恃
勢貪暴、輕侮學生、是日學生以叡俊爲將、掠堂衆房舍、
奪其資財、城大納言岡、八日堂衆以數百人攻之、叡俊
邀戰、堂衆擊斬之、九月堂衆招集羣盜、城早尾坂、學生
屢攻之不利、奏請討堂衆、法皇命平清盛援之、清盛令
紀伊人湯淺宗重帥畿內兵三千往援、冬十月四日學

生導官軍攻早尾坂、堂衆據險發弩、殺二千餘人、官軍不利而退、十一月五日學生以上座寬賢等爲將進攻、又不利、源平盛衰記

三年夏五月、祇園僧與清水寺僧鬪、火八坂塔、秋七月二十五日敕遣兵討延曆寺堂衆據山谷者、其逃入京師者、使撿非違使搜索、竄於諸國者、宰吏捕之、玉海 冬十月五日敕參議平教盛遣兵討堂衆、堂衆走保横川、二十五日遣藏人頭平經房於延曆寺、宣諭堂衆與學生講和、十一月二日堂衆火西塔房舍、山槐記 五日令諸社寺祈請僧徒鬪亂、七日奉幣七社祈之、百鍊抄

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夏四月、平清盛患延曆興福諸寺僧徒屢擾京師、建議遷都福原避之、平家物語 清盛惡諸寺應源氏、遣淡路守清房等火園城寺、藏人頭重衡將兵攻興福東大二寺火之、事見諸源平氏滅 佛寺始困於武人、而延曆寺獨盤據近畿矣、

壽永二年冬十一月、源義仲叛、攻法住寺殿、延曆寺座主明雲遭害、聞者嘆曰、此人嘗與快修爭座主、構兵斬四十餘人、其及也宜矣、愚管抄

後鳥羽天皇文治三年冬十月、源賴朝聞勢多橋壞、命佐佐木定綱以船濟人、延曆寺僧與衆爭渡慢罵、定綱從者呵之、僧怒與從者鬪、頗有死傷、僧徒大怒、將訴之京師、抵定綱罪、廷議令近江守雅長諭止之、敕座主全玄曰、定綱關東兵士、不得輒決、僧徒遂與定綱有隙、東鑑

建久二年春三月、先是近江佐佐木莊租入充延曆寺千僧供料、會大水傷稼、民多欠租、是月延曆寺遣日吉宮仕奉神鏡至定綱家責之、排門墻而入、凌辱奴婢、火旁近民家、定綱適在京師、子定重不勝忿怒、令從士禦之、傷宮仕、毀神鏡、僧徒誣奏定重放火、斲橋縱騎扼歸路、多所殺傷、請得定綱父子兄弟甘心、參取玉海、東鑑 夏四月賴朝遣梶原景時於京師、請抵定綱罪、且諭僧徒、欲以

定綱采地之半贖之、僧徒不聽、遣使鎌倉、欲必得定綱父子、賴朝諭之曰、此事既已奏聞、不得私決、宜待朝廷處分、乃厚賜遣之、未至、僧徒奉日吉神輿詣閑院訴之、法皇敕大内守護安田義定帥衆遏之、僧徒擊傷數人、法皇諭以流定綱父子、東鑑 僧徒不服、棄神輿而去、百鍊抄 五月賴朝上書曰、延曆寺遣使訴定綱無狀、欲必獲父子、臣諭以待敕裁、令使者還報、僧徒不待報、乃奉神輿駭動轂下、彼欲逞暴怒、何必遣使、既已遣使、何不待其報、聞廷議已處遠流、而彼猶欲殺之、凶頑甚矣、嚮義仲害座主明雲、重衡火興福寺堂宇、而賴朝滅義仲、擒重

衡此爲兩寺報仇也興福寺旣嘗謝恩延暦寺未致一言㑹定綱傷一二宮仕暴怒乃爾座主與宮仕孰重彼於宮仕猶如此卽明雲遇害之日何爲不舉兵擊義仲彼遇凶徒則畏縮不發遇恭順者則反凌侮之抑又甚矣且彼有所訴但當奉狀陳請何必擾動況今年當三合之厄彼當專務祈禳今乃以私忿激衆煽亂非凶徒而何大内守護義定奉敕遏僧徒不敢抗鬬而僧徒乘勢傷數人義定非不能戰但有命禁戰故束手不戰而其下被創鄉使義定忿怒拒戰僧徒孰能生還者蓋僧徒凶惡者頑如瓦石善良者寧不辨是非曲直邪菴擇其人諭之不許其請是臣之願也僧徒累請斬定重朝廷不能拒賴朝無奈之何遂命景時斬定重於辛崎定綱流薩摩子廣綱隱岐定高土佐僧徒驚褰不畏武人如此東鑑

土御門天皇建仁三年秋八月延暦寺西塔釋迦堂學生與堂衆不協城大納言岡逐堂衆堂衆帥莊官攻學生死傷者衆後鳥羽上皇賜院宣諭之堂衆解去冬十月堂衆據金子山廷議遣佐佐木經高盛綱援學生將發盛綱弟高綱見子重綱戎裝曰善戰者蚤鎧必輕弓箭必小彼重甲大弓冒險歩鬭必敗死矣已而經高等

攻堂衆堂衆支之官軍死者三百人重綱果戰死東鑑

元久元年秋八月流延暦寺堂衆明月記

建永元年秋九月延暦寺堂衆聚大津圖作亂遣兵捕斬之明月記

順德天皇建暦元年延暦寺僧將火園城寺源實朝命京畿兵士警衛園城寺東鑑

建保元年秋八月淸水寺僧與延暦寺僧爭地築城將戰廷議遣使毀城罷兵延暦寺僧不奉命據長樂寺慢罵使者使者馳還奏狀敕遣兵捕之近江守源賴茂度僧徒據險拒鬭潛遣士卒從山後登植旗嶺上僧徒顧而駭愕官軍進攻斬十餘人擒二十人餘皆逃潰於是僧徒釘中堂滅三昧堂燈破七社叢鏡鎖諸門逐祠官朝廷患之罪行事西面解之不聽乃約以日吉祭準賀茂祭給六月會貴學頭一人歲任律師僧徒乃定參取明月記東鑑百錬抄一代要記冬十月興福寺僧徒怒淸水寺割地入延暦寺帥二萬人奉春日神木至宇治燒小倉將火延暦寺遣撿非違使遏之明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光親於宇治諭之罷延暦寺座主公圓罪僧綱參取明月記一代要記歷代皇紀

二年夏四月延暦寺僧怒園城寺僧將奪日吉社日御供神田屬新羅社火大津民家興福寺僧拒戰明日延

曆寺僧縱火園城寺、堂宇蕩盡。（參取一代要記、百錬抄、東鑑）園城寺長吏公胤遣使鎌倉告變、源實朝命營堂宇、令諸將督役、源氏累世助園城寺云。（東鑑）五月、遣使延曆寺、脩六月會、準御齋會。興福寺應園城寺、將遏之、乃令檢非違使及兵士護送。（百錬抄）秋八月、興福寺僧將援園城寺、攻延曆寺、奉神木至木津、遣兵於宇治勢多遏之。（百錬抄、一代要記、皇帝紀抄、東鑑）

三年春正月、園城寺僧火東坂下民家。（百錬抄）

六年秋九月、先是、筥崎宮留守坐殺大山寺神人下獄、延曆寺僧徒不服、奉日吉祇園北野神輿入京師、請流

管主石清水別當僧宗清、及以筥崎宮屬本寺、敕北面遏之、兵衞尉加藤光資擊斷駕輿丁腕、血濺神輿、僧徒棄輿逃去。（東鑑）

後堀河天皇嘉祿元年春正月、園城寺僧分黨將戰、遣兵禁之。（百錬抄）

安貞元年夏六月、延曆寺僧請禁專脩念佛僧、廷議未決、僧徒怒、將毀僧法然墓、法然徒諜知、潛取其骨而逃。秋七月、流專脩念佛僧。（百錬抄）

二年夏四月、多武峯僧殺興福寺奴、興福寺僧怒、火多武峯坊舍六十餘宇。五月、罷興福寺別當實尊、延曆寺僧奪興福寺近江莊園、興福寺僧鎖春日社、釘諸堂、散去。六月、延曆寺僧遷日吉神輿於中堂、將入京、令兵士備之。已而事解、興福寺僧皆還。（百錬抄）

寬喜二年秋八月、園城寺僧放火相鬭、遣兵止之。（明月記）

四條天皇天福元年夏四月、興福寺僧火多武峯坊舍。延曆寺僧將火清水寺、敕禁遏之。（歷代皇紀）

嘉禎元年夏六月、石清水神領薪莊民與春日神領大住莊民爭水、殺之。興福寺僧火薪莊、殺神人、敕遣兵拒之。閏月、遣使石清水、數問鬭爭之狀、神人逐使者、尋移神輿於宿院、將入京訴興福寺事狀、遣使諭之、奉伊賀

大内莊於石清水宮、再遣使諭神人、神人不奉命、改奉因幡於石清水宮。（百錬抄、明月記）秋七月、先是、左衞門尉佐佐木高信監修勢多橋、發高島郡民丁、郡有日吉神人六十餘家、會延曆寺以郡民補神人、高信父定綱請僧徒欲復舊、議未成、高信遣使促新補神人充役、神人怒、與使者鬭。是月、延曆寺僧奉日吉神輿入京、訴高信事、敕使右衞門尉遠政等拒之、近衞河原、僧徒棄神輿而走。（百錬抄、一代要記、東鑑）八月、流高信於豐後、遠政於備後。（百錬抄）冬十二月、興福寺僧與春日神人奉神木、將入京、請賜新莊、流石清水別當宗清、誅神人交野宗成、遣兵宇治、徼

橋拒之、遣使諭僧徒、下宗成於獄、石清水神人斫獄奪宗成、再遣使諭僧徒、僧徒不奉命、（明月記）

二年春二月、北條泰時遣後藤基綱諭興福寺僧徒、僧徒屈服、以神木還、（東鑑）秋七月興福寺僧以所請不允、移春日神木於金堂、（百錬抄）八月以北條泰時請、敕延曆寺名前年入京首惡者、僧徒不奉命、移日吉神輿於中堂、泰時惡僧徒橫暴、欲摧折之、以爲高信遠政、吾既從僧徒請處流、彼亦宜從吾請捕送首惡者、屢奏請之、然竟不能得、九月興福寺僧築城脩戰具、六波羅遣使諭之、不聽、冬十月泰時收僧徒莊園、權置大和守護補地頭、

命畿內近國兵士斷僧徒糧道、選鎌倉壯士印東八郎佐原七郎等遣之、命曰、彼若拒鬭、必殲滅之、僧徒糧盡毀城逃去、十一月泰時罷大和守護地頭、（東鑑）

三年夏六月、下敕五畿七道國司及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捕延曆寺兇徒、（百錬抄）

仁治三年秋七月、金剛峯寺與院僧與傳法院僧爭鬭、遣使止之、與院僧火傳法院、遣兵防遏之、（百錬抄）

後深草天皇正嘉二年夏四月、延曆寺僧奉日吉神輿詣閑院、許園城寺建戒壇、棄神輿而去、五月罷園城寺建戒壇、（百錬抄）

龜山天皇文應元年春正月、太政官下符園城寺、許建戒壇、延曆寺僧奉日吉神輿入京訴之、棄輿而去、乃追奪戒壇官符、（一代要記、天台座主記、）

文永元年春三月、先是前權大納言藤原實藤殺延曆寺宮仕法師、僧徒請流實藤、又訴四天王寺別當職永屬園城寺、朝議不決、是月僧徒自火講堂四天王院戒壇院等、奉日吉神輿入皇居二條東洞院及後嵯峨後深草二上皇宮、官兵拒之、僧徒棄神輿而走、乃流實藤於淡路、四天王寺別當職改屬延曆寺、（參取一代要記、歷代皇紀、）夏五月延曆寺僧火園城寺戒壇堂塔盡焚、（一代要記、歷代皇紀、）

後宇多天皇弘安元年夏五月、延曆寺僧奉日吉神輿詣闕訴慶園城寺金堂準御齋會、棄神輿於省中而去、乃收園城寺宣旨、（參取一代要記、歷代皇紀、帝王編年記、）

三年夏六月、延曆寺僧聞慶園城寺金堂將準御齋會、帥衆攻之、與衛兵戰、（一代要記）

四年冬十月、興福寺僧奉春日神木入京、訴石清水神人傷春日神人、使兵士禦之、僧徒棄神木而去、（參取歷代皇紀、帝王編年記、）

五年冬十二月、以興福寺訴、流權中納言源具房於安藝、前權中納言源資平於越前、因幡守賴重於越後、彈

正忠職直於土佐、一代要記

六年春正月、延暦寺僧以不聽祇園赤山京極寺訴、奉祇園京極寺等神輿入京、参取帝王編年記、公卿補任、歷代皇紀、皇代略記、園太暦遣六波羅兵禦之、增鏡僧徒闌入禁闕、納諸神輿於紫宸清涼諸殿、截御簾、破年中行事障子、一代要記帝避之小御所、園太暦御腰輿、幸内大臣藤原家基近衛第、歷代皇紀僧徒之暴亂極矣、此後諸寺奉神輿神木訴事者、累世不絶、及僧師錬著元亨釋書、深愧諸寺闘爭、有黜爭志云、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保元之亂

鳥羽天皇永久五年冬十二月、以藤原璋子爲女御。(女院小傳)璋子大納言公實女也。初白河法皇爲帝擇配、敕關白忠實納女泰子、忠實聞帝幼時輕躁、固辭。法皇方養璋子、將嫁忠實子忠通、遂變約納之帝宮、是爲待賢門院。帝既長、行稍易良、忠實悔不納泰子。(愚管抄)忠實攝政道長玄孫也。(尊卑分脈)

元永元年春正月、立女御璋子爲中宮。(中右記)

二年夏五月、中宮生皇子顯仁、是爲崇德帝。(中右記)白河法皇嘗私中宮、故帝視崇德帝甚薄。(古事談)

保安元年冬十月、法皇幸熊野。(中右記)帝敕忠實納泰子、裝奩已備、法皇聞之大怒曰、彼嘗拒朕命、今迺不報朕而納之耶。十一月法皇遂罷忠實內覽文書、欲以忠通爲關白、召諭之曰、鄙語曰、父自父、子自子、父之罪於子何有。卿爲執政。忠通曰、父獲罪廢黜、子不爲請而代其位、非孝也。且臣家世忝此職、故授受之間、亦有儀而存顧宥忠實、然後得襲職。法皇許之。(愚管抄)

二年春正月、復忠實內覽、尋上表辭職、敕內大臣忠通內覽。三月忠通爲關白。(公卿補任)忠通異母弟曰賴長(尊卑分脈)博涉羣書。(台記)時人稱爲無雙學生。(愚管抄)常笑忠通工詩歌曰、此小技耳、何益國家。(保元物語)一日與其師藤原通憲論卜筮、通憲言屈、乃戒之曰、公才太高、我竊爲公危焉。請勿復學。賴長大悅。(台記、保元物語)

崇德天皇大治四年秋七月、白河法皇崩。(中右記)

長承元年、鳥羽上皇復忠實內覽、時人怪之。(歷代皇紀)無幾遂納泰子、是爲賀陽院。(愚管抄、一代要記)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大寵之。(今鏡)是爲美福門院。(女院小傳)

保延五年夏五月、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上皇大悅、帝

有皇子重仁親王、而上皇欲立體仁、秋八月遂立爲皇太子。(保元物語、參取異本)

永治元年冬十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帝雅無去位之意。鳥羽法皇欲立太子、故速內禪。(今鏡、保元物語)命書詔者改爲皇太弟。帝見而驚曰、何遽如此也、須明日審議。(愚管抄、今鏡)是日百官就班、待詔書出、帝奉書法皇、中使相繼、法皇不從。及昏始傳劒璽。(今鏡)以故二宮不協。(保元物語)

近衛天皇久安五年秋七月、內大臣賴長爲左大臣。(公卿補任)請行大饗於皇宮、帝幸佗處避之。(徒然草)

六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先是賴長養妻兄藤原公能女

多子。至是入内為女御。時忠通亦子養藤原伊通女呈子。納之宮。欲其為后。呈子本美福門院養女也。頼長欲使多子為后。託忠通請之法皇。法皇依違不決。頼長謂忠通沮之。密上書請旨。法皇報曰。朕固無抑多子之意。嚮忠通奏。朱雀以後。非執政女不得立為后。卿宜使忠實請之。忠實所請。忠通豈得而拒之。頼長乃因忠實嬖妾請忠實上書曰。願今日冊多子為皇后。頼長亦奏。若冷泉圓融堀河母后。皆非執政女。又與忠實謀奉書美福門院請之。法皇報曰。朕當趣攝政。乃諭忠通曰。冊立一依故事。無立多子之語。頼長謂忠實曰。多子不得為后。則小子遁世。忠實憂焉。既而呈子敘從三位。頼長又因法皇近臣藤原季頼奏曰。呈子先冊立。則臣遁世。忠實亦復上書請之甚切。法皇未決。忠實自詣法皇宮。涕泣曰。頼長性急。事若不成。則出家。臣齡過七十。将失一子。願陛下以臣故許之。不必問先例。況近有堀河母后例乎。三月法皇遂立多子為皇后。頼長大悦。自是忠實疎忠通。（台記）忠通方攝政。頼長恃父寵。欲奪忠通内覽。屢請之忠實。忠實謂忠通曰。汝傳内覽於頼長。頼長授之汝子。忠通不對。忠實請法皇曰。願召忠通。探其意。法皇為言之。忠通曰。頼長狠愎儳居相位。必亂天下。臣以此

告父。父必大怒。所以不對也。法皇告之忠實。忠實益怒。（愚管抄）秋九月。忠實召左衛門尉源為義。屯兵御倉町。守東三條第。謂頼長曰。攝政不孝於我。我蓄怒不發。故為甘言。欲使汝得内覽。彼非惟不聽。又有忿言。我将絶父子之親。顧攝政天子所授。我不得奪。氏長者我之所讓與。奪在我。我授之汝。乃遣源仲行源頼賢源仲賢等。於忠通第。奪朱器臺盤。朱器臺盤藤氏寶器。氏長者必傳之。頼賢曰。安所獲庫鑰。忠實作色曰。何不破鎖。頼賢適獲一鑰於庫側。奪朱器臺盤。忠實悦授之頼長曰。天授之汝。乃奏法皇曰。攝政不孝。臣與之絶。氏長者則授之頼長矣。尋奪忠通宅地莊園。獻法皇。（台記）忠通不以為意。朝參如故。（參取台記愚管抄）頼長嘲曰。失氏長者而舉止猶然。忠通欲加冠長子基實。使郡國辨其供給。以奪氏長者。事遂寢。已而基實元服。次子基房著袴。公卿無來會者。崇德上皇特臨其第。（台記）上皇中宮皇嘉門院忠通女。無子。法皇命鞠養帝。謂忠通曰。卿視之如孫。（愚管抄）繇此忠通傾心輔帝。帝亦親信之。聞頼長奪氏長者。深惡之。（今鏡）仁平元年春正月。元日節會。頼長為内辨。帝入御帳不出。（台記愚管抄）法皇促之。忠通亦諫曰。臣将獲罪。不聽。（愚管抄）帝使人奏法皇曰。明日頼長復至。則不得而朝覲。及覲

忠通從焉、法皇不與之言、台記以爲帝惡賴長、忠通爲之執筆、台記、愚管抄是月敘位、忠通使左少辨平範家奏、法皇曰、誰執筆、曰左大臣、帝召範家曰、宜令右大臣執筆、範家對以法皇詔、帝怒曰、卿以朕言告法皇、範家奏之、法皇大怒曰、唯召左大臣、豈有上臈無故而用其次乎、迺賜書忠實、促賴長尋詔賴長內覽、從忠實之請也、法皇使藤原公教謂忠通曰、賴長內覽、實出於朕意、非因忠實之言爲之、且卿教帝以不孝、朕深惡之、台記忠通方爲關白、而更命內覽、時人驚怪、帝益惡賴長、然憚法皇不能如意、居常鬱鬱、積久成疾、愚管抄

三年帝欲禪位於雅仁親王長子守仁、忠通承旨奏法皇、法皇不聽、一日謂忠實曰、忠通欲立幼主以專威福、勸帝禪讓、又恐朕不聽、使帝稱疾也、忠實退謂賴長曰、甚哉忠通之愚也、若使親王子即位、威權乃歸親王、彼將束手矣、忠通奏請再三、法皇曰、朕將與忠實議之、忠通乃止、台記賴長驕縱日甚、嘗遇中納言藤原實衡於塗、破其車而去、忠實聞之怒曰、如遇寵臣家成將奈之何、賴長乃遣人辱家成、時人呼曰惡左府、法皇稍惡之、始信忠通之言、愚管抄

久壽元年冬十一月、左衛門尉源爲義坐子爲朝橫暴奪官、台記初爲朝年十三、爲義惡其桀驁、逐之鎮西、爲朝居豐後、稱鎮西八郎、稍長容貌魁偉、最善射、自稱九國總追捕使、將徇筑紫、菊池原田諸族聚兵禦之、爲朝以婦翁平忠國爲軍導、屢夜斫敵營、所向皆捷、連拔數十壘、暴掠遠近、擧國訴之、廷議使爲義召之、不至、爲義遂獲罪、保元物語、參取異本、

二年夏四月、敕太宰府捕爲朝、百錬抄爲朝聞父解官曰、大人以我故獲罪、冤亦甚矣、吾當往而乞罪、衆請從、爲朝不許、僅率壯士二十八人至京師、保元物語秋七月帝崩、台記無嗣、上皇謂重仁親王當承紹、輿議亦歸親王、美福門院忌之、密奏法皇曰、主上晏駕、得非上皇呪詛之乎、法皇信之、門院乃欲立雅仁親王、親王上皇同母弟也、保元物語法皇謂、雅仁雖年長而資性輕躁、不宜踐大位、欲擇皇女八條院及雅仁子守仁、立之、召忠通議之、忠通固辭、法皇曰、朕聽公言、當如稟命大神宮、忠通乃曰、聖諭及此、臣敢不盡愚、四宮方爲親王、春秋已二十有九、臣以爲宜立、法皇從之、於是皇嗣定、四宮即雅仁親王、是爲後白河帝、上皇大失望、法皇不復與賴長議、賴長亦怨望、上表辭內覽、法皇許之、愚管抄九月後白河帝立守仁親王爲皇太子、忠實請使賴長爲傅、法皇曰、太子

女院所育也、賴長於女院多所簡忽、顧朕卽世之後、賴長必不盡忠於太子、豈可使之爲傳乎、賴長懼、上書陳情、法皇慰諭之、賴長欲復內覽、祈之諸社、忠實亦請之法皇、竟不能得焉、（台記）賴長遂阿附上皇、忠通奏曰、天下之政、宜委一相、陛下欲委賴長則罷臣職、不則氏長者宜屬臣、（保元物語）帝然之、然憚忠實不決、（異本保元物語）

後白河天皇保元元年秋七月、法皇不豫、內大臣藤原實能密奏曰、陛下一旦晏駕、天下必亂、請善處分後事、法皇使北面士十人奉誓書於美福門院、二日法皇崩、（愚管抄）上皇入臨、及門右衞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

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古事談）謂賴長曰、天智舒明皇子也、孝德舍其子而立之、仁明嵯峨皇子也、淳和舍其子而立之、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不肖、先帝首子、躬踐大位、皇紗所係、實在重仁、而先帝舍之立匪文匪武之四宮、朕不得無憂憤、然先帝在焉、故濡忍至今、今先帝崩、朕何憚而不舉大事、賴長贊成之、謀頗泄、（保元物語）是夜葬法皇、（帝王編年記）三日京師流言、上皇集兵東三條殿、窺高松殿、帝使下野守源義朝收東三條殿留守少監物藤原光定等鞫之、時上皇密徵兵、兵士絡繹入京師、都下恟擾、搬財竄避、五日帝召義朝等、使少納言藤原信西傳詔曰、先帝崩後、諸國兵士競入京師、駭動都下、卿等悉捕之、乃留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衞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於宇治、源季實於淀、平雅繁於粟田口、平實俊於苦集滅道、藤原資經於大江山、彗星見東方、將軍家鳴、（彗星已下、日據異本、）六日基盛遣甲士數十騎於法性寺側、問曰、吾奉詔過兵士入京者、卿等爲誰、一甲士進曰、吾大和守源賴親四世孫宇野親治也、基盛曰、卿應院宣與將勤王與、曰左府以院宣徵我、我既應之、基盛曰、卿往無益、不如速還、若欲勤王、但當屬我、曰是何言也、武夫不當變約、吾奉院宣、不知其佗、

乃聯轡馳突、基盛不利、會援兵至、乃據高謂衆曰、彼單寡無援、搏而縛之、衆遂競進擒親治、幷其兵十餘人、基盛還獻、帝詔繫之西獄、授基盛正四位下、（問曰已下、參取異本、）八日帝聞賴長召僧勝尊於東三條殿呪詛、遣義朝捕之、獲賴長手書、又聞右馬助平忠正藏人源賴憲黨賴長、召之不至、廷議處賴長於流、是日去法皇崩七日、修佛事於田中殿、上皇方御田中殿而不親臨、將出宮、參議藤原教長諫之、不聽、教長退告內大臣藤原實能、實能驚曰、左府果誤上皇、上皇必悔、及今薙髮遯世、禱重仁親王得位亦可矣、何不再諫、教長又諫、上皇曰、重仁母

告變、謂朕不宜留此、朕將避難、非有佗意也、九日夜、佯爲齋院行啓、潛幸白河前齋院第、教長及右馬權頭藤原實清前山城守藤原賴輔左衛門尉平家弘家弘子光弘從焉、保元物語帝使左衛門尉平信兼要賴長於櫃河、愚管抄賴長從間道入白河、別使前山城守源重綱等駕車詐稱賴長、經基盛陣、兵士過之、以聞信西、曰、此非眞左府也、命放之、兵士過之已下據異本、帝遣使告急美福門院、門院召武夫奉誓書者十人、義朝及兵庫頭源賴政式部丞源重成檢非違使源義康源光信源季實平維繁平實俊平資經平信兼皆奉命、初鳥羽法皇之徵誓書於

武士、安藝守平清盛不與焉、以清盛父忠盛嘗鞠養重仁親王也、至是門院矯遺詔召清盛、清盛亦應之、帝又召義朝父爲義、未至、上皇亦遣教長召之、爲義辭曰、上以臣將種、欲倚賴臣歟、臣嘗討義綱於近江、破僧兵於栗栖、其他小敵遣兒曹驅逐耳、臣之武功初無足稱者、況衰老如今日乎、故天子屢召而未應、臣頃夢家藏八鎧、遺風飄去、意甚惡之、請命佗人、教長曰、焉有武人而畏凶夢者耶、吾不敢奏、爲義曰、臣子義朝生長關東、習於戰鬭、從兵亦銳、今既屬禁旅、餘子皆奴才、惟八郎爲朝驁猛善射、請命此兒、教長曰、卿宜至宮親奏、奈何坐

報院宣、爲義乃以子賴賢賴仲爲成爲朝爲仲至上皇宮、上皇大悅、補判官代、給采地、賜寶劍、爲義須八鎧於諸子、遣使送其一於義朝、時左近衛中將源成雅少納言藤原成隆能登守藤原家長及將士一千餘人會上皇宮、左近衛大將藤原公教參議藤原光賴等留田中殿不至、賴長令曰、公卿不至者死、公教等懼、光賴曰、神國之尊、非亂賊之所能覬覦、故將門純友之猛焉而滅、賴時貞任之彊焉而滅、惡左府何能爲、上皇自齋院第入北殿、令忠正守東門、爲義守西門、爲朝守西河原門、家弘守春日河原門、賴長議戰略、爲朝進曰、臣在鎭西、

大小數十戰、大抵利在夜戰、請今夜襲高松殿、縱火三面、要之一面、出者死於箭、入者死於火、臣兄雖猛、臣斃以一矢、清盛弱箭、臣撥以鎧袖、覘乘輿出避、奪而徙於此、卽奉陛下還闕、天未明而雌雄決矣、賴長曰、卿少年銳氣乃爾、卿等以寡私鬭、固當如此、今兩帝爭國、各擁天下精銳、何用夜戰、興福寺僧徒亦應我、明日必至、宜待其至而戰、爲朝退曰、戰鬭異於朝儀、當委吾輩、吾兄曉兵機、今夜必將來攻、吾輩今敗矣、何暇待僧兵哉、保元物語賴長又召爲義問計、爲義曰、兵士悉屬義朝、臣軍寡弱、拒敵於此非計也、請幸宇治、撤橋拒守、不則幸近江

背甲賀山、待關東兵、兵經日不至、則牽關東扼足柄關東、自臣父祖時、悉屬臣家、誰不奉命、賴長不能用、爲義歎曰、噫公誤矣、義朝果促公卿、曰、戰尚迅速、請急進攻、關白忠通不能決、信西亦促之、愚管抄帝召義朝、令信西問戰略、義朝對曰、戰固多術、然挫敵項刻、莫如夜戰、臣聞興福寺僧徒、驅吉野十津河兵、今夜已次宇治、請及其未至、速進攻、帝從之、敕曰、今日命汝大將、他日許汝昇殿、義朝曰、赴敵者不期生還、請及今昇殿、以爲身後之榮、進至階下、信西曰、義朝曾祖祖父嘗以功昇殿、而爲義猶未之許、奈何許其子、帝曰、亂世待將帥、不必拘

泥、義朝感喜、昇階而退、繫鞭於車、曰、吾將戰死、所以記殊賞也、敕曰已下據異本帝以皇宮湫隘、遷東三條殿、十一日黎明、諸軍皆發、賴長諜者還報曰、官軍至矣、爲朝怒曰、果如吾言、上皇遠以爲朝爲藏人、爲朝曰、大敵在前、除目何爲、吾稱鎮西八郎足矣、義朝從二條進、清盛懼向曉日彎弓、從三條北行、喊聲震天、爲義等開門拒戰、爲朝與賴賢爭先、賴賢曰、兄宜先、爲朝曰、勇者宜先、相爭不決、爲朝曰、然則兄宜先吾擊敵之彊者、賴賢乃進、射殺義朝兵二人、中矢而退、清盛壯士伊藤五、伊藤六先進、爲朝射洞伊藤六胸、及伊藤五袖、清盛大怖曰、吾何

必攻此門、乃退、子重盛曰、奉敕出兵、奈何避敵、衆遮擁止之、山田伊行曰、吾非畏一矢者、乃自呼其名、射中爲朝甲裳、爲朝射殺之、其馬逸入義朝軍、箭洞鞍、鏃大如鑿、鎌田政家示之義朝、曰、得非筑紫八郎君箭乎、義朝曰、彼年十八九、弓力未必至此、此必僞造以懼我也、汝往試之、政家帥百餘騎而進、爲朝叱曰、家奴避吾箭、政家曰、吾今日討賊、何謂君臣、射中爲朝胄、爲朝怒曰、吾擒汝、馳而出、政家退走、爲朝曰、吾父老矣、得無撓敗乎、乃還、政家見義朝曰、臣在坂東、屢經戰陣、未見鷙猛如八郎者、義朝曰、彼長鎮西、巧於船而拙於騎、騎則坂東

所長、何不接馬搏之、縱兵追躡、爲朝還鬬、義朝呼曰、吾奉敕來討、家族誰肯抗者、爲朝曰、爲朝奉父在斯、義朝曰、汝何敢抗兄、爲朝曰、父與兄孰尊、義朝不能答、爲朝退入門、義朝逐之、爲朝望見將射之、已而謂父子定約、危難相救、亦未可知也、乃止、謂首藤家季曰、敵甚衆、吾箭若盡、將何以戰、吾當奪敵將之膽、卻之、乃射義朝箭削其冑、著寶莊嚴院門楔、義朝罵曰、殊不類所聞、爲朝曰、兄有命、敢不再射、請命所中、乃注箭、深巢清國進蔽義朝、中箭而死、義朝兵金子家忠挺刀疾進、爲朝顧左右曰、擒彼來、高間三郎兄弟進搏之、皆見殺、衆將追家

忠、爲朝曰、毋、吾若得志、收之麾下、義朝兵奪門而入、爲朝精騎二十八人多死、源賴政督衆攻東門、忠正等力拒、兩軍酣戰未決、已而天曙、義朝馳使奏曰、臣非不苦攻、敵亦善拒、不得不縱火、獨柰法勝寺焚蕩何、信西報曰、一寺何足惜、義朝遂縱火、西風猛烈、煙塵漲天、上皇軍潰亂、家弘光弘馳奏曰、兵火四合、宜速出避、上皇蒼黃上馬、藏人平信實累騎抱持、賴長騎從、自東門逃、爲義令諸子留拒、爲朝等苦戰、度上皇去已遠乃逃、(爲朝令已下據異本、)賴長中流矢、血淋漓、衆扶之入民家、上皇至如意山、爲義家弘光弘季能等從焉、山路甚險、下馬徒步、從

兵翼扶而進、上皇謂之曰、卿等散去、追兵至、朕將乞降、衆請從、上皇曰、卿等不去、適爲朕累、衆涕泣散去、惟家弘光弘不肯去、扶掖下谷、待日暮、索輿奉之、投京師人家、皆無人、深夜入知足院僧坊、是日義朝旣火白河殿、追上皇不及、聞敗卒匿法性寺、就索之不得、請焚之不許、(追尾已下據異本、)帝敕撿非違使火上皇三條烏丸宮、賴長壬生第及黨與十二人家、遣源季實於宇治、備興福寺僧徒、義朝清盛還闕奏捷、帝褒賞、以義朝爲左馬頭、清盛播磨守、義康藏人、復關白忠通氏長者、忠實走柰良、誘興福寺僧徒、據禪定院、將殺忠通子興福寺別當

慧信、慧信逃還京師、十二日上皇薙髮赴仁和寺、覺性法親王不內、以狀聞帝、遣源重成防守、信西欲誅上皇羣臣、宣言曰、某配某國、某放某地、羣臣聞之以爲減死、多薙髮出降、帝遣源季實捕敎長成隆於廣隆寺、信西鞫問降人、備極辛楚、十三日賴長至木津、創益劇、遣人報忠實、忠實隕涕曰、氏長者而死於兵、何其窮也、吾不欲復見之、賴長憤恚、自齰舌而死、帝敕索重仁親王、十五日重仁乘婦人車而逃、平實俊過之乃入東洞院、薙髮、帝敕清盛索捕爲義、十六日清盛聞爲義匿延曆寺、帥兵往索不獲、又聞其在東坂下、至大和莊、無動寺僧

怒曰、敢擾吾地、乃出拒、清盛引退、僧徒乘勢火大津、爲義方匿木工神主家、聞官軍來、投三河尻近末家、將東走、適獲病、兵多逃亡、乃帥殘兵至箕浦、將上船、有衆追擊、乃奮戰走之、兵益逃散、復還近末家、十七日往黑谷薙髮、謂諸子曰、吾欲因義朝乞降、但吾罪大、恐不得免、萬一減死、當爲汝等乞命、汝等潛匿以待、爲朝曰、不可、上皇於天子爲兄、左府於關白爲弟、然今日未必能免、阿兄縱欲救大人、廷議安得獨許之、不如待病愈走關東、誘三浦畠山小山田、跨據八國、官軍若來、兒能禦戰、戰不克、然後死、亦未晩也、爲義曰、吾窮蹙至此、何以能

達關東、乃辭訣而去、至紀森、遣人告義朝、義朝夜遣人迎之、忠正匿淨土谷、聞為義降、以四子出降、平忠弘及子家弘孫安弘賴弘光弘皆見擒、二十一日帝用信西言、遣使發賴長墓驗其尸、（用信西言、據平治物語、）二十三日遷法皇於讚岐、使重成護送、途經田中殿、欲拜辭山陵、重成不奉命、帝遣人撿法皇東洞院書庫、有一匣、啓視乃盡記夢也、法皇屢夢重祚、每夢必禱云、是日都人訛言、清盛義朝將戰、朝野騷擾、二十五日流教長於常陸、成雅於越後、盛憲於佐渡、正弘於陸奧、二十九日（日據歷代皇紀）斬法皇將士七十餘人、忠正清盛叔父、而二人素有隙、清盛又欲使義朝殺父、乃與信西謀、請而斬忠正、（與信西謀已下、據異本、）帝命義朝斬為義、義朝固請減死、帝怒曰、清盛既斬叔父、汝何不殺父、義朝悲駭、謀之政家、政家曰、抗天子者固當死、聖旨不可得拒、不如速加害、然後脩冥福、義朝泣而從之、政家迺紿為義曰、今平氏貴寵、頭殿不得志、欲去赴東國、公先往、為義乃乘輿而去、秦延景謂政家曰、卿誤矣、何不告實而後進刃、政家曰、善、延景乃謂為義曰、赴東國詐也、實欲加害耳、頭殿非不力救、奈聖怒不解何、為義曰、何紿我至此、假令吾兒因我乞命、我將以死請、子之愛父、固不類父之愛子、速斬我、政家

不忍加害、使從者殺之、帝又敕義朝捕斬羣弟、義朝遣人捕賴賢賴仲為宗為成為仲、斬之船岡、獨為朝晦迹而去、賴仲臨死笑曰、阿兄不仁、異日得無悔乎、（賴仲臨死已下、據異本、）帝又敕義朝悉殺幼弟、時乙若年十三、龜若十一、鶴若九歲、天王七歲、命延景斬之、鶴若曰、今吾等不死、勝士卒百人、阿兄何乃殺之、吾當遣使問之、乙若曰、衰老如父、猶且加害、況吾等乎、但殺吾等、孤吾兄、此乃清盛之計、而吾兄不悟、亡無日矣、遂皆見殺、清盛將平家貞適還自鎮西、謂清盛曰、良將不妄殺戮、所以得衆、今義朝之害父、實由主君之殺叔父、酷忍如此、何以輔朝廷、清盛默然、（清盛將以下、據異本、）初信西將行刑、左大臣源雅定大納言藤原伊通等議曰、自嵯峨帝誅藤原仲成以後、久斷死刑、故狂悖如伊周、亦不過貶竄、況今去先帝之崩僅數旬、奈何行死刑、信西曰、不然、凶黨散處諸國、大亂之道也、今不悉殺、悔無及矣、自嵯峨帝至此凡三百四十七年、始行死刑、時人譏之、八月三日流賴長子兼長師長隆長已下黨與十三人、帝欲流忠實、忠通請曰、臣父處流、臣何顏立朝、信西為奏宥之、忠實歎曰、吾兒愛我、我惡之誤矣、帝敕曰、獲為朝者有重賞、為朝方匿近江輪田、將赴鎮西、或告之、左兵衛尉源重定、九月二

日重定帥衆襲爲朝、爲朝方浴、赤體搏鬭、遂見擒、帝御北陣觀之、惜其驍壯、減死處流、信西恐其爲害、鑿臂抽筋、流之伊豆大島、（保元物語、信西據異本、）

二條天皇平治元年冬十二月、源義朝反伏誅、（事見平治之亂）

長寬二年秋八月、崇德法皇崩於讚岐、初法皇刺血親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帝不許、法皇大恚曰、兄弟爭國、自古有之、朕欲謝罪、所以寫佛經也、而今不許藏京師、何用生爲、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剃髮、不翦爪、褐衣長巾、切齒瞋目、慘悴骨立、至是崩、崩後禍亂相繼、世以爲所祟、（保元物語、參取異本、）

高倉天皇嘉應二年夏四月、初爲朝至大島、臂創既愈、弓力稍減、而注矢加長、乃曰、朝廷以此島賜我、遂據大島、并奪旁近五島、島中不從己者、悉奪弓矢火之、一日望見海上飛鷺曰、得無絕島耶、乘舟逐之、果得一島、見島人問地名、曰鬼島、爲朝彎弓射殺飛鳥、島人震怖、獻布乞降、乃以一人還屢使之至伊豆國府、國人見其獰、懼曰、爲朝能驅使鬼物、爲朝聞婦翁忠重密輸租伊豆、怒截其指、伊豆介工藤茂光許之京師、後白河法皇敕討之、是月茂光與伊藤祐親北條時政等帥戰艦二十餘艘而進、爲朝望見曰、彼易與耳、然吾嘗横行鎭西、今又雄據此島十餘年、於我足矣、吾罪當死、何必多殺、乃令從兵散去、獨執弓箭立海濱、射中一艦、箭洞艦腹、艦漏而沒、擧軍大懼、不敢進、乃還家自殺、茂光傳首京師、（保元物語）爲朝次子爲家逃至琉球、後代天孫氏王其地云、（參取南浦文集、中山傳信錄、名據尊卑分脈、）

安德天皇治承元年秋七月、初崇德帝崩、未有謚號、至是追謚崇德天皇、贈賴長正一位太政大臣、（玉海）

壽永三年夏四月、後白河法皇祀崇德帝及賴長於春日河原、卽保元戰場也、（吉記）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平治之亂

近衞天皇天養元年、日向守藤原通憲任少納言、無何薙髮稱信西、（台記）信西加賀掾實兼子、（尊卑分脈）博覽強識、兼通天文、（今鏡、平治物語）又善相、一日自鑑梳水、見有劍貫頭之相、心惡之、後遇相者、亦告其凶、曰爲僧則免、信西信之、欲爲僧、竊請鳥羽法皇曰、臣欲爲僧、然臣官甚卑、不無遺憾、願爲少納言、法皇不允、（平治物語）後再請薙髮、法皇問之前中納言藤原顯頼、顯頼曰、彼天下才子、不宜許之、信西固請不已、遂如其志、藤原頼長見之歎曰、卿高才絕代、而世無識者、轗軻乃爾、我深爲朝廷恥之、卿而遁世、誰復自勵、此天亡我國也、信西曰、僕遁世、人將謂有才者天反不祉、必至廢學、願明公勉之、因相對而泣、（台記）時人呼曰少納言入道、（平治物語）信西最好法律、嘗著法曹類林七百餘卷、（仁和寺書籍目錄）

久壽二年秋八月、源義平與叔父義賢構兵、戰於武藏殺之、（百錬抄）義平義朝長子、時年十五、鷙勇絕人、世呼曰惡源太、（平治物語）

後白河天皇保元元年、頼長奉崇德上皇舉兵、帝遣源

義朝攻破之、信西之力居多、（保元物語）其妻藤原朝子亦嘗爲帝乳母、繇此帝專任信西、信西亦以天下爲己任、遵後三條故事、復置記錄所、參決庶務、（平治物語）白河以後、國用窮匱、大内荒廢、關白忠通嘗請繕治、鳥羽帝慮勞民不許、信西奏脩治之、命諸國助其費、晝夜計畫、布算外聞、（愚管抄）殿堂門廡、諸司八省、纔踰年而成、役無勞苦、（平治物語）於是廢典粗舉、始除道路、（神皇正統記）禁路人執兵仗、（百錬抄）京師新經兵亂、而上下讌遊酣嬉、外戶不閉、號爲治平、時人謂信西政績、雖藤原義懷惟成之輔華山、莫以過焉、（平治物語）信西權勢日熾、一門貴寵、子俊憲爲參議、成憲歷播磨守爲左近衞中將、貞憲爲權右中辨、脩憲爲近衞少將、是憲爲信濃守、（參取愚管抄、平治物語、）諸子皆以才學獲時譽、（平治物語）義朝欲以女妻是憲、信西傲然曰、吾兒學生、非卿所得而壻也、義朝銜之、（愚管抄）信西尋爲成憲娶平清盛女、清盛因緣信西、勢稍盛、（平治物語、神皇正統記、）義朝快快不樂、（平治物語）

三年春正月、復内宴、内宴長元以後廢而不行者、百二十二年、（百錬抄）信西奏復之、（平治物語）代舞妓以童子、尺八久廢、是日重奏之、關白忠通等獻詩、（今鏡）夏四月、忠通坐棚閣觀賀茂祭、帝嬖臣參議藤原信頼經其下、忠通家司

辱之、毀其車、家司坐除籍、忠通屏居、（百錬抄）信頼關白道隆八世孫、從三位忠隆子也、（尊卑分脈）美姿貌、而性甚庸鄙、（平治物語）夏六月復相撲節、保安以後以忌月廢者三十餘年、至是復之、（百錬抄）秋八月帝讓位皇太子、是爲二條天皇、關白忠通罷、子右大臣基實爲關白、（歷代皇紀）時年十六、（公卿補任）榮進之速、自古未有、（今鏡）信頼以女弟妻之、（愚管抄）是歳信頼任權中納言、尋爲撿非違使別當、兼右衛門督、（公卿補任）稍預政、信西深惡之、（神皇正統記）

二條天皇平治元年春正月、帝觀舞妓於清涼殿東庭、信西素好歌舞、自教舞曲、一時傳爲壯觀、（百錬抄、好歌舞據徒然草）

信頼益驕、請爲近衛大將、上皇以告信西、信西曰、彼敢望大將、何人不覬倖官爵、猥濫此、亂之所以生也、白河上皇欲以大納言宗通爲大將、而堀河帝不許、鳥羽上皇欲以中納言家成爲大納言、而公卿諫止之、大納言猶不可輕授、況大將乎、故躋三公者亦多不歷此職、而執柄之子、英才之士、亦皆以此職爲榮、若信頼補之、必將驕而取禍、陛下寵之、適所以害之也、上皇不懌、信西退圖唐安祿山事實三卷上之、信頼聞而銜之、稱疾不朝、與中納言源師仲相結、密就其家習武藝、知義朝懷觖望、屢請相見、謂之曰、信頼在焉、子何望而不獲、義朝感悅、信頼又引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藤原成親撿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等爲己黨、經宗帝之外舅、成親帝之寵臣、惟方帝之乳母夫也、冬十二月四日、清盛與重盛詣熊野、信頼乃招義朝謂之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夫貴幸用事、恣授官爵於其兒、視吾屬如仇、彼久專政、必覆國家、上皇非不覺其奸、特蓄而未發耳、清盛亦與彼聯姻、欲媒糵源氏子將奈之何、義朝曰、保元中吾闔門嬰禍、惟義朝僅存、清盛乘間毀害、必然之勢也、君欲舉大事、請與俱決死、信頼大悅、贈以寶刀良馬、義朝謝曰、戰陣所貴惟馬、吾騎此馬、何堅不摧、但小不

可以敵大、請召吾族賴政光基季實、信頼追贈鎧五十領、乃召頼政等告計、皆曰、宗家已應、公僕敢不奉命、義朝素愛第三子頼朝、乃授之產衣鎧鬚切刀、皆寶器也、頼朝時年十三、（平治物語）信頼與義朝議曰、信西父子常侍上皇、可襲而斬也、將以九日夜發、（愚管抄）九日白虹貫日、信西見之大驚、入奏、上皇方宴、乃不敢奏、告之宮人而出、還家謂其妻曰、天變太急、汝告之兒輩、乃騎愛馬走大和、藤原師光藤原成景等四人從焉、信頼義朝不之知、夜帥五百餘人圍上皇宮、信頼呼曰、臣久蒙殊眄、而今信西讒構、欲擠臣於死、臣將逃赴東國、上皇大驚、師

仲進車、賊連呼曰、縱火上皇遽登車、賊圍擁而去、入大内、幽之一本御書所、令源重成季實防衛、遷帝於黑戶御所、賊遂火上皇宮、索信西父子、煙燄漲天、平治物語俊憲貞憲在宮、冒烟而逃、愚管抄公卿宮人爭遁、賊曰、得無信西族人邪、殺傷甚衆、其餘多投井死、惟左兵衛尉大江家仲右衛門尉平康忠力戰死之、賊刀揭其首而去、轉襲信西西洞院第、火之、婢妾驚走、賊曰、得非信西變服而逃邪、又殺傷之、信賴遂入宮、自爲大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賴朝爲右兵衛權佐、賴朝官據公卿補任重成爲信濃守、源賴憲爲攝津守、鎌田政家爲右兵衛尉、削信西五子

官、聞成憲匿清盛六波羅第、矯宣旨召之、清盛家衆乃出之、義平聞變從武藏來、信賴悅曰、卿欲得何國補何官、義平曰、保元之難、叔父爲朝辭官不拜、搶攘之際、固當如是、請假我兵、吾要清盛於安部野、一擊殲之、回軍戮信西、然後受賞、今事未定、吾從東國人所呼、稱惡源太足矣、信賴曰、卿言太麤、吾待清盛入京掩擊耳、何必遠赴安部野、乃使出雲前司源光泰追索信西、信西走至石堂山、復見星變、歎曰、此忠臣代君之象、其在我乎、遣成景覘京師、十日成景還告變、信西窘蹙、不知所爲、平治物語師光曰、何不航海走宋、不聽、愚管抄穴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唱佛名、師光遂斷髮爲僧、信西授之名曰西光、西光泣而去、信西奴牽馬還路、遭光泰、光泰捕之、鞫問得實、乃就掘其地、信西未死、遂斬之、六波羅馳使告變清盛及於切部、清盛謂衆曰、今馳還討賊歟、將往拜神歟、重盛曰、方今天子幽辱、武臣唯當赴難、何暇拜神、衆然之、清盛曰、衆無鎧仗奈之何、筑後守家貞命啓所齎長櫃五十具、出鎧五十聯及戰具進之、衆曰、安所獲弓、家貞從竹筒中出弓五十曰、事將家者當如是、衆激賞、清盛遣使告熊野別當堪增、堪增遣二十騎來援、湯淺宗重亦帥三十騎來會、或報曰、惡源太以三千人要

於安部野、清盛懼曰、衆寡不敵、吾赴南海徵兵、重盛曰、我若遲疑、彼將矯詔討我、我獲賊名、悔無及矣、以寡敵衆、武夫之常、吾速還一戰、即不克而死、義名不朽矣、家貞曰、一門引領以待、請速往、乃進、比至鬼中山、遇一人馳而來、衆以爲義平使、皆失色、至則六波羅使也、清盛問六波羅奈何、使者曰、賊未敢來攻、但播磨中將避兵來投、召使累至、不得已而出之、重盛怒曰、人恃我來投、而我送之敵、孰屬我者、乃問曰、安部野有敵乎、曰否、伊勢伊藤氏擁兵三百、將屬公、衆迺奮而進、十四日信賴與惟方同車、就光泰家、驗視信西首級、狗而梟之、信賴、

居朝餉所、冠服一如天子、人目曰惡右衞門督、平治物語義朝以東國軍未至、不攻六波羅、愚管抄每夜六波羅驚曰、賊來矣、賊亦驚曰、平氏來矣、兩軍終夜奔馳、然竟不一戰、十九日信頼矯詔召公卿、舅左衞門督藤原光頼盛服而至、信頼方在第一座、光頼直坐其上、信頼懼甚、光頼端笏整容曰、聞今日之會、不至者死、所議何事、信頼不對、光頼乃起而出、兵士歎曰、此人勇甚、恨不得此人爲大將、一人曰、古之名將有頼光、光頼髣髴之、一人曰、頼信亦勇將、信頼何不類之、軍中輕侮信頼如此、光頼呼弟惟方謂曰、吾聞當時才望皆將見戮、我名亦在其

中、何其榮也、汝嚮與信頼同車、撿信西首、豈有撿非違使別當而乘人車後者邪、何屈辱乃爾、惟方赧然曰、柰聖旨何、光頼曰、縱有旨、何不爭之、吾家累世名臣、未嘗失臣節、今汝黨賊汙蠛祖先、吾深惜之、聞清盛以大兵來討、賊滅不旋踵、汝何不潛奉帝避難、帝今焉在、曰在黑戸御所、上皇焉在、曰在一本御書所、神鏡劒璽焉在、曰在溫明殿、及夜御殿、朝餉所有人聲、擲形竇有人影、何也、曰信頼居之、光頼憤然曰、嗚呼賊乃敢據宮禁、祖宗有靈、何使皇室至此極、揮淚而出、清盛父子至和泉、祈捷大鳥社、獻鞍馬、遂至京師、先詣稻荷社、令衆折杉

枝插鎧袖、還六波羅第、信頼義朝不敢攻、二十日賊欲殺信西諸子、左大臣藤原伊通請減死、乃流俊憲於阿波、貞憲於土佐、是憲於佐渡、脩憲於隱岐、僧靜賢於安房、澄憲於下野、寬敏於上野、憲曜於陸奧、覺憲於伊豆、明遍於越後、勝憲於安藝、平治物語、國名據尊卑分脈、惟方經宗聞清盛還、潛謀奉帝幸其第、遣非藏人藤原尹明諭清盛、清盛與之約曰、深夜縱火二條大宮、賊不得不馳救、乘輿宜乘間出避、清盛慮賊有備、陽爲輸款、送名簿於賊、賊懈不設備、二十五日夜二條火起、賊果驚擾、愚管抄藏人藤原成頼奉上皇幸仁和寺、惟方經宗奉帝潛出、賊

奪神鏡櫃、師仲紿而取之、將出藻壁門、金子家忠守焉、怪詰之、惟方答以宮人、家忠疑之、以弓撥車簾、見帝容貌端麗、以爲宮人、乃得出、重盛等帥兵三百奉迎、遂幸六波羅、平治物語關白基實尋至、衆以信頼妹夫疑之、清盛曰、攝籙之臣、不來則召、未召而來、甚善、衆乃安、卽夜令京師曰、乘輿既幸六波羅矣、愚管抄於是公卿將士競集六波羅、車馬塡塞、鐙鎧相摩、而信頼酣醉不之知也、二十六日成親馳報曰、鑾輿外幸、公卿皆逃、信頼不信曰、吾委之經宗惟方、成親曰、二人實爲之、乃至御書所、上皇不在、至黑戸御所、帝亦不在、索惟方經宗皆既亡、信

賴大怒跳身曰、吾爲此輩所賣、義平適詣賀茂、途聞之馳還、義朝急撿籍見兵、猶有二千餘、乃分守諸門、賴朝謂義朝曰、請先平氏未至、急攻六波羅、衆壯之、義朝見賴政光泰等懷向背、欲擊之、懼爲平氏所乘而止、乃謂衆曰、戰若不捷、徑赴東國、帥八國精銳而來、平氏不足平也、衆竊相謂曰、此人弑父殺弟、積惡之報、亡無日矣、皆有離心、帝詔清盛討賊、使藏人頭藤原實國諭曰、大內新成、萬一罹災、締搆不易、卿僞退誘賊、待其來進乘虛入守、清盛拜謝而出、遣重盛賴盛帥兵三千討賊、進屯西河原、重盛謂衆曰、年是平治、地是平安、我爲平氏

平賊必矣、乃分兵爲三、攻陽明待賢郁芳三門、喊聲震天、信賴戰懼、衆擁之上馬、墜而傷面、義朝見之忿怒、重盛駐兵五百於大宮、帥五百薄待賢門、信賴不戰而退、重盛進至大庭樹下、義朝呼義平、義平應聲突出、與鎌田政家佐佐木秀義三浦義澄齋藤實盛熊谷直實平廣常等十六騎、聯轡邀擊、義平曰、騎黃馬者重盛也、卿等擒之、環樹馳逐七八匝、重盛退至大宮、家貞曰、曩祖平將軍再生矣、重盛帥生兵復進、至大庭、義平呼曰、吾與子同是將家嫡子、請相搏決死、戰數合、重盛復退、義朝使義平擊大宮、重盛與衆相失、帥壯士景安家泰退走、義平政家追躡比至堀河、將及、義平墮馬、政家射中重盛甲、不入、義平曰、此名甲唐皮也、何不射馬、射馬、馬仆、重盛立積材上、兜鍪墜地、政家進逼之、重盛橫弓撞其胄、乘間戴兜鍪、景安從旁搏政家、義平刺殺之、重盛欲還鬪、家泰進搏義平、政家刺殺之、重盛脫去、賴盛攻郁芳門、義朝挺身禦戰、賴盛引退、復進入門、一戰而出、義平政家援義朝、政家兵八町追賴盛、舉鐵搭鉤其胄、賴盛抽刀斫斷之、八町仆地、賴盛逸去、義朝悉衆追擊、顧則官軍乘虛、既入皇城矣、賊不能還、乃進逼六波羅、六波羅撤五條橋爲楯以待、信賴途逃、賴政以三百人

陣六條河原、義平望見謂政家曰、彼觀望成敗、吾蹴蹈之、乃擊破之、首藤俊綱中矢將墮馬、義平曰、壯士可惜、勿使敵獲、實盛馳告故、俊綱笑曰、郎君愛士乃爾、延頸受刃而死、賴政遂走六波羅、義平大喊進攻、清盛驚愕、倒戴兜鍪、乃曰、吾不欲背天子、重盛出拒、義平曰、吾不入門恥也、督衆奪門而入、賴政拒戰、義朝呼曰、卿黨平氏、吾愧之、賴政曰、卿黨賊、吾亦愧之、清盛登北臺麾衆、飛矢雨集、怒曰、吾兵無勇、乃跨馬而出、兩軍血戰、賊皆疲、不利而退、義朝怒將進、政家叩馬曰、源平以勇齊譽、而源氏最顯、今日之戰、人馬疲、矢刃盡、而傷夷過半、戰

亦何功、與其徒投首卒伍、不如竄身山林以圖後舉、公而死於此、諸國源氏皆奮氣、而平氏益張矣、萬一運窮就死、亦不可使東國將士知、義朝不聽、政家苦諫、乃退走官軍尾擊、平賀義信還鬪、義朝顧曰、吾家之兵、執鞭亦勇、衆救義信、首藤俊通戰沒、義朝脫走、官軍火義朝信賴及黨與家、延曆寺僧兵數百要義朝於千束崖、義朝窘迫、實盛下馬脫冑、紿僧徒曰、此是諸國募兵、不足勞公等、若欲獲鎧仗、吾固當獻之、乃投冑於地、僧徒爭之、義朝衝突而去、僧兵追擊、實盛射却之、至八瀨松原、有人從後呼、顧視則信賴也、義朝罵曰、懦夫何顏見我、

舉鞭扶其頰而去、會橫河僧徒柵斷龍華越、乃破柵而進、飛矢雨下、義朝叔祖父義隆中矢死、命收其首、子朝長亦被重創、義朝怒曰僧徒乃敢困人、吾鏖汝矣、乃奮擊斬數十人而去、信賴轉轡還京、從兵皆逃、唯助吉扶之、夜遇僧徒、僧徒曰、得非逃兵乎、舉炬驗之、信賴驚怖授鎧仗而去、至仁和寺、乞哀上皇、師仲成親亦至、上皇贈書於帝、請宥信賴、帝不報、上皇再遣人乞之、使者未還、帝遣賴盛等帥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師仲成親等五十餘人、成親平生善遇重盛、重盛爲請減死、乃宥之、師仲自陳曰、嚮賊取神璽、欲送之東國、臣奪而藏之、臣非

黨賊者、廷議減死、平治物語清盛入禁內、收名簿曰、昨日予馬、今日取馬、大笑而出、愚管抄使重盛鞫問信賴、信賴悲泣不能答、但云天魔所爲也、願公垂憐以乞吾生、重盛憫其輭弱、請宥之、清盛曰、上皇請之、而猶不能得、奈何私宥之、二十七日、日據公卿補任斬信賴於六條河原、信賴臨刑泣曰、重盛仁人、何不救我、宛轉號呼、刑者不能斬、捽抑刎之、帝論功行賞、賴盛任尾張守、重盛伊豫守、弟基盛大和守、宗盛遠江守、褫奪信賴義朝等七十三人官爵、流信賴兄基通於陸奧、弟信俊於越後、朝廷未暇追索義朝、義朝逃至堅田浦、視義隆首歎曰、八幡殿遺體

僅有斯人、而今乃永訣、自沈之湖水、將濟、遭風不能進、乃轉取路勢多、遣還義澄實盛、家忠直實廣常等二十餘人於諸國曰、必會東國、乃與義平朝長賴朝、政家義信及源重成金王丸俱去、賴朝後、土兵將擒之、賴朝挺寶刀鬚切、殺二人而逃、義朝使政家還索獲之、歎曰、汝勇過老成、至鏡驛、聞官軍守不破關、更自小關抵小野、會大雪、馬不能進、乃棄鎧馬徒行、至美濃青墓驛、投富媼大炊家、義朝嘗嬖大炊女延壽生一女、以故大炊供給甚厚、賴朝竟後而不至、義朝分遣義平於飛驒、朝長於信濃曰、義平集北國兵、朝長驅甲信諸源、吾帥東國

兵三道並進、滅平氏必矣、二子既去、朝長病創不能進
而還、義朝怒曰、頼朝雖幼勝汝、汝留、朝長曰、兒獨留、必
不免、願死於大人之手、義朝曰、善、將斬之、操刀不忍下、
歎曰、昔吾殺羣弟、彼言異日必悔、殆謂今日歟、遂刺殺
之、（義朝今遣以下、參取異本、）將發、村民數百來攻、重成曰、吾能脫公、
馳突入林中、射殺十餘人、詐稱義朝、皮面自殺、村民散
去、義朝夜發、令義信還國聚兵、義信曰、公欲焉往、義朝
曰、吾欲往尾張野間、就長田莊司平忠致乞鎧馬而東、
義信曰、富人惟利是視、心術難測、義朝曰、彼鎌田婦翁、
卿勿過慮、義信辭去、大炊兄鷲棲源光以豪俠聞、（兄及名據）

（東鑑）義朝託以鄉導、源光大悅、匿義朝等於薪船、下株瀨
川、津吏過而搜之、源光曰、左馬頭雖奔竄、必擁數十騎、
寧匿小舟耶、縱在亦已自殺、義朝聞之、欲自刃、政家止
之、津吏亦不深究而去、（匿義朝以下據異本、）二十九日至野間內
海、忠致厚客之、義朝曰、汝給我馬、吾將發、忠致曰、明日
新歲、請過三日而發、義朝不能違其意、遂信宿、忠致欲
殺之、密謀之子景致、景致曰、彼縱至東國、孰復屬者、終
必伏誅、以成人名、請今殺之、求賞、忠致從之、（平治物語）
永曆元年春正月三日、忠致爲義朝具浴、伏三壯士於
浴室、將刺之、金王丸執刀侍浴、壯士不得發、義朝求浴

衣、久之不進、金王出取之、伏發、交刺義朝、義朝呼金王
而死、金王走還、立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聞變而起、
行酒者抽刀斫之、政家奪其刀還刺之、景致從後斬之、
源光聞變曰、此必政家所爲也、提刀索政家、政家既死、
乃與金王奮擊殺數人、尾張之俗、嚴設防備、構屋牢密、
繇是不能獲忠致、二人奪廏馬馳去、政家妻伏刃而死、
七日忠致景致以義朝首至京師、詔梟之、二十三日以
忠致爲壹岐守、景致兵衞尉、忠致辭曰、義朝梟雄、若至
東國、安知其不爲將門貞任、今臣不勞兵力而誅之、不
可謂小功、願賜義朝領國播磨、不則請得美濃尾張矣、

家貞勸清盛殺之、清盛曰、固也、然賊黨猶多、殺彼則誰
復效力者、重盛亦深惡之、忠致懼而逃還、先是義平至
飛驒、衆多附之、聞義朝死皆散、乃單身還京師、遭舊臣
志內景澄、景澄方委質平氏、見義平大悅、詐呼爲己奴、
出入六波羅、景澄僦舍三條烏丸、（三條烏丸據異本）主人視義
平容止異之、景澄又每食不令人視、主人疑而潛窺之、
則易饌而食、即報之六波羅、清盛遣難波經房帥三百
人圍之、義平突出斬數人、騰身登屋逃去、景澄遂見捕、
斬、義平晝伏夜出、屢覘清盛、不獲、欲往東近江、依故舊、
途過逢坂、困臥山中、經房以五十人詣關明神、見而欲

捕之、義平起鬭、經房射中其腕、義平不能揮刀、遂見擒、經房以還六波羅、坐之廡下、怒曰、我非坐廡下者、自起入座、清盛出見之曰、卿前日能破三百騎、而今日爲五十騎所擒、何也、義平笑曰、是命也、卿異日運窮、猶吾今日、吾是勍敵、第速斬、景澄遂已下據異本即斬之六條河原、時年二十、臨死罵曰、保元之亂、多誅源平將士、晝則於西山東山、若於河原則以夜、今白晝斬我於此、平奴何無狀也、嚮使信賴用吾策、平奴無噍類矣、經房曰、卿何言、義平瞋目曰、善斬我、不者吾爲雷蹴殺汝矣、二月賴盛士平宗清捕賴朝獻清盛、初賴朝與父相失、適逢土豪太

夫屬定康、扶匿佛寺、適逢已下據東鑑尋赴美濃、投大炊家、又去往東國、路遇宗清於關原、遂見擒、宗清過大炊家、發朝長墓、傳首京師、清盛命拘賴朝於宗清家、宗清憫其年少、因清盛繼母池尼請宥之、清盛曰、如師仲成親赦數十輩亦可、武人之子、決不可赦、況彼義朝愛子、官爵踰兄、身傳寶器、得非英物乎、吾必殺之、池尼哀救清盛不得已而宥之、又索義朝諸子、義朝妾常磐攜三兒、今若乙若牛若而逃、徒跣履氷、兒皆泣、路經清盛第、迺曰、此讐人家也、勿敢號、義朝妾已下據異本去匿大和龍門、清盛捕常磐母、常磐乃至六波羅請就刑、清盛悅其容色、遂宥三兒、衆咸諫之、清盛曰、已釋其兄、奈何殺其弟、三月流賴朝於伊豆、士庶聚觀曰、此兒瞻視異常、流之東國、何異放虎、平治物語士庶已下據異本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平氏專横

二條天皇永曆元年春正月、源義朝伏誅、後白河上皇還自仁和寺、御參議藤原顯長八條第、時登棚閣眺望、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參議藤原惟方矯詔、以板蔽之、上皇不悅、經宗惟方謂帝當親政事、不宜使上皇知焉、上皇聞之大怒、召太宰大貳平清盛曰、朕之抑鬱由此二人、朕將甘心焉、清盛捕之、將處死、前關白忠通請減死一等流之、（愚管鈔、參取平治物語）三月流經宗於阿波、惟方於長

門、（公卿補任）自是清盛威權漸熾、顯官美職咸出其門、（神皇正統記）夏四月先是日向通良反於肥前、帝敕清盛討之、清盛令平家貞往攻、是月擊破通良、斬三百三十餘人、奏捷京師、五月帝御鳥羽殿、覲通良等首級、六月清盛以功敘正三位、尋任參議、（源平盛衰記）

應保元年、清盛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任權中納言、（源平盛衰記）

永萬元年、清盛進權大納言、子右兵衛督重盛任參議、夏六月帝讓位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六條天皇、秋七月二條上皇崩、諸寺僧徒會葬、揭榜爲班、延曆寺班於興福寺上、興福寺僧怒斫延曆寺榜、遠近騷然、京師訛言、後白河上皇敕僧徒誅清盛、清盛子弟會六波羅、爲守禦備、廷議使兵庫頭源賴政等陣郊外、內藏頭平教盛等警衛大內、已而延曆寺僧徒攻清水寺、火之、六波羅益驚擾、重盛曰、此訛言耳、吾當謁上皇、乃赴法住寺殿、上皇適幸六波羅、遇重盛於途、重盛扈從還家、上皇欲見清盛、寬譬清盛、稱疾不出、上皇乃還、重盛送之至宮、還見父曰、乘輿臨幸、不亦榮乎、清盛曰、聞有密計、所以不謁也、重盛曰、保平以降、敵愾勤王、功在吾家、吾苟奉公無貳、上皇何緣疑我、我苟猜懼、則浮言益起矣、顧

大人敬上卹下、勿生疑阻、清盛歎曰、卿量何大也、上皇既還宮、謂近臣曰、誰爲浮言者、衆不敢對、嬖臣藤原西光進曰、天不言、令民言之、驕而無禮、天之所惡、今平氏汰侈日甚、得非亡徵耶、一座愕然、（源平盛衰記）

六條天皇仁安元年冬十月、立皇叔憲仁親王爲皇太子、太子所生平氏卽清盛妻時子妹、故清盛擁立之、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長幼失序、朝野譏焉、（源平盛衰記）十一月清盛任內大臣、敘正二位、（公卿補任）

二年春二月、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出入宮中、不歷左右大臣、直爲太政大臣者、前此

僅有藤原信長而已、夏五月上表辭職、許之、公卿補任

三年春二月、以清盛疾、詔行非常赦、百錬抄 清盛薙髮稱淨海、世呼曰太政入道、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是月帝讓位皇太子、稱新院、未冠之上皇、自古未有、愚昧記、源平盛衰記 皇太子立、是爲高倉天皇、尊所生女御平氏曰皇太后、百錬抄 自是清盛益擅威福、權中納言平時忠以太后弟預政、時人呼曰平關白、源平盛衰記

高倉天皇嘉應元年夏六月、後白河上皇惡清盛專橫、而不能制、遂薙髮專歸佛乘、源平盛衰記

二年秋七月、重盛子資盛路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基房

從者怒斫車簾辱之、重盛讓資盛曰、汝既十餘歲、猶不知敬攝政、宜其受辱也、基房縛送從者謝過、重盛不敢受、清盛聞之大怒曰、攝政雖尊、何得陵侮吾孫、吾必報怨、重盛進曰、我若受辱武夫、恥也、至於攝政之尊、奈何不敬、且資盛失禮、罪在從者、而大人不問、必欲報怨、執政是啓厲階也、請幸忍之、清盛不聽、命難波經遠等覘基房出、捕從者、截髻以辱之、重盛聞之隕涕曰、我門之榮盡矣、源平盛衰記 逐資盛於伊勢、平家物語

承安元年冬十月、後白河法皇建春門院幸清盛福原第、玉海 第中多營亭宇、以極遊矚之勝、源平盛衰記

二年春二月、立女御平德子爲中宮、德子清盛女也、是爲建禮門院、玉海 三月法皇又幸福原第、百錬抄

四年秋七月、源雅通以病辭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 諸卿多望補其闕、重盛奏曰、大臣之子必任大將、臣本將種、願補此職、許之、源平盛衰記

安元元年春三月、帝壽法皇五十、宴法住寺殿、玉海 重盛子左近衛權少將維盛頭揷櫻花、舞青海波、觀者呼曰櫻梅少將、平氏子弟皆生長富貴、風流嫺雅、耽歌詠、好音樂、勇武之風衰矣、源平盛衰記

治承元年春正月、重盛轉左近衛大將、弟權中納言宗

盛兼右近衛大將、三月重盛拜内大臣、公卿補任 法皇寵臣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欲補大將、而清盛超授宗盛、成親憤怒、潛謀滅平氏、一日招藏人多田行綱設宴、授以金裝刀、密謂之曰、平氏暴蔑天子、驕縱日甚、法皇密敕我討之、而我不知武事、欲以卿爲將帥、事成必授以大將、行綱許諾、成親曰、東山鹿谷後接如意山、俯瞰京師、形勝可據、請築城聚兵、行綱然之、鹿谷屬法勝寺執行俊寬、俊寬與行綱善、成親因行綱招俊寬、誘以美妾、遂引爲同謀、與行綱及藤原西光、檢非違使平康頼等屢會議於俊寬鹿谷別莊、一日宴酣、馬驚逸、一座皆起誤倒

酒瓶、成親悅曰、平氏倒矣、康賴曰、請梟其頭、乃縛瓶於柱、衆大笑、法皇將臨之、僧靜賢諫止之、靜賢藤原信西子也、會西光讒延暦寺座主明雲處流、延暦寺僧徒擾動、法皇敕成親聚兵、行綱見成親兵寡、恐事不濟、夏五月二十七日往見清盛於福原、悉告成親密計、二十九日清盛還京師、分遣將士捕成親黨與、京師騷擾、清盛子弟皆帥兵來會、六月朔遣檢非違使安部資成詣法皇宮、因近臣奏曰、陛下左右謀作亂、臣將索捕之、法皇曰、此朕所未聞也、資成還報清盛、曰、果如行綱言、法皇預謀明矣、乃召西光讓曰、汝本微賤、位過其分、乃肆讒

毒、敢誣座主、今又謀滅我、得無神譴耶、西光瞋目曰、士仕而至檢非違使、何謂過分、卿父忠盛不得列搢紳、故卿年十四五、未得敘爵、事中納言家成、執鞭侍衛、時或著高屐往來、人呼曰高平太、卿父捕近江盜賊獻之、卿始爲兵衛佐、其微賤如此、今乃位極人臣、此之謂過分、清盛怒甚、乃起蹴其面、西光極口肆罵、清盛謂兵士曰、宜速鞫問、然後劃其口、衆乃考問之、西光索紙筆具錄黨與名及其謀授之、衆劃其口吻繫之、清盛遣使請成親、成親不知謀泄、至清盛第、則兵士闐溢、成親大驚、及入門、兵士捽而倒之、清盛命囚之一室、重盛聞之、來見

清盛曰、大人欲殺大納言歟、納言祖顯季始事白河帝、子孫世受恩眷、今縱有罪、流之都外足矣、何必殺之、但重盛納言妹夫、維盛亦其女婿、大人將謂兒黨姻戚、然重盛所憂不在此、自嵯峨帝誅仲成、斷死刑者二十五世、保元之亂、信西始行死刑、至發宇治左府墓、無幾信西亦死人手、得非嚮殺之報耶、今吾門榮顯已極、所慮者子孫耳、大人幸爲子孫忍之、必欲殺納言、請先斬重盛、清盛意少解、重盛乃召難波經遠瀨尾兼康等曰、田舍人何乃陵辱大納言、大人縱欲加害、汝等愼勿從之、若違吾言、汝等必悔矣、乃還、清盛命斬西光於朱雀大

路、遣兵殺西光子師高師平師親於尾張、獨不殺成親、意欲窘辱之、乃召見讓曰、平治之亂、君罪當死、而得不死者、吾子內府之力也、吾又給以國郡、爵位亦貴、何所不足、而欲滅吾門、成親謝曰、吾實無他、讒人搆成之耳、清盛大怒、取西光手書讀之曰、君猶能論辯否、乃以書批其頰、呼兵士曰、速拷掠之、兵士曳去、將撻之、恐重盛聞而怒、耳語成親曰、君第號呼、乃擊地作聲、成親詐呼曰、吾不勝痛楚、清盛聞之、以爲被捶、乃命幽之、清盛怒未解、擐甲提矛、呼平貞能曰、孰謂我官爵踰分、將帥受厚賞者、古今固多、田村麻呂苅田麻呂子、建功東陲、官

至大將、法皇何獨惡我、且我功可謂多矣、保元之亂、吾族應新院者過半、新院皇子卽吾先人之所嘗養、吾非不憫之、然奉故院遺詔、前驅破敵、平治之亂、賊甚猛銳、非吾死戰、朝廷殆危、然則再平禍亂、以安王室者我也、法皇迺信細說、欲滅吾家、非行綱來告、禍殆不測、法皇輕躁如此、異日讒說復進、院宣一下、吾獲賊名、悔無及矣、今日非遷法皇於鳥羽殿、則必從之吾第、近臣必有禦之者、汝等速爲之備、乃急召重盛、兵士往報曰、入道旣擐甲矣、諸公子皆來會、聲言遷法皇於鳥羽殿、實欲流之西海也、重盛烏帽直衣而行、比至中門、甲士滿庭、

宗盛牽重盛袂曰、有大事、大人旣甲、兄何獨緩服、重盛曰、此吾家私事、何謂大事、吾忝大將之任、不可輒擐甲、若凶徒犯闕、王師失利、雖丞相之尊、亦不得不戰、今所謂敵者爲誰、不見敵而擐甲、將誰與戰、清盛望見愧服、不暇解甲、披素絹衣自蔽、迎見曰、今日首事者法皇也、吾將徙之佗處、卿來何緩、重盛默思久之、乃流涕曰、相國而戎服、兒所未聞、況薙髮歸佛者乎、佛說四恩、國恩最重、我家雖桓武之裔、中葉衰替、未嘗躋膴仕、平將軍翦誅將門、賞不過受領、先大父刑部卿造長壽院、始得昇殿、當時猶謗之、而大人遭逢盛際、榮踰祖先、不肖如

兒亦居樞要、一門釆邑殆半天下、國恩之大如此、而一旦背恩犯上、祖宗震怒、亡無日矣、且大人之功非不大、然闔門受賞、未必無濫、法皇惡我、亦不爲無由、幸而其謀漏露、大納言就擒、法皇獨誰與圖我、我速罪其黨、奉公無貳、不以往事爲纖芥、神必祐我矣、大人縱欲抗法皇、兒決不能從、何則兒受國厚恩、不忍背之、但當帥手兵二百護衛法皇耳、雖然悖逆如義朝、亦兒所不忍、兒進退維谷、大人必欲犯上、請先斬兒頭、清盛愀然曰、我餘齡無幾、所慮者子孫耳、卿善爲之、乃起、重盛顧諸弟曰、大人老悖、卿等何不一諫、起誡兵士曰、大人縱欲出

兵、卿等不見吾頭、愼勿從之、乃還、恐清盛猶逞怒、遣使令兵士曰、吾有所聞、欲來者來、衆驚曰、內府愼重、此必有故也、乃爭先赴之、清盛第無復隻兵、清盛大驚、二日重盛召平家貞貞能曰、卿爲我告大人、法皇聞大人舉事、命重盛討大人、重盛不得違命、然亦不敢背大人、將以身固請、但恐大人聞之、驚怖失措、故遣二人護衞、二人往告、清盛懼曰、吾過矣、卿爲我往謝、二人還報、重盛嘆曰、子而刼父、吾罪大矣、乃泣下、左右皆隕涕、重盛令衆曰、吾有所聞而召卿等、尋知其妄、卿等速還、異日或有所召、愼勿遲回、法皇聞之流涕曰、以德報怨、重盛之

謂也、清盛尋流成親於備前、成親子右近衛少將成經及平康賴僧俊寬於鬼界島、秋七月、清盛密命難波經遠殺成親、成親適病、乃撒鐵菱於崖下、擠而殺之、源平盛衰記

二年冬十一月、先是中宮有身、清盛冀其生男、禱嚴島社、月一造焉、一夕夢神賜后寶劍、清盛大悅、世疾其貪榮、揭門謗之、清盛以爲有文才者所爲、錄差涉形迹者一千三百餘人、按問北野社前、竟不獲主名、長門本平家物語至是產難、時人謂成親西光爲祟、清盛憂懼、法皇親爲之誦經曰、成親等皆朕臣、何敢爲祟、適皇子生、清盛驚

喜而泣、人以爲不祥、源平盛衰記 十二月、立皇子言仁親王爲皇太子、玉海

三年春三月、重盛夢詣伊豆三島社、見梟一僧頭、問之、曰、神令源賴朝誅平太政入道、重盛覺而懼、會瀨尾兼康來告夢、亦與重盛合、重盛益懼、夏五月、重盛攜諸子詣熊野社、自祈死、歸路經岩田川、諸子浴戲、衣服沾濕如著喪服、從者請更衣、重盛不許、六月、重盛寢病、病日篤、清盛遣使曰、宋國醫適來、宜速召之、重盛辭曰、兒聞死生有命、保平之戰、冒鋒鏑而不死、今病而死、命也、何以治療爲、且重盛天朝公卿、不宜私見外國遊客、清盛不能強、源平盛衰記 法皇聞之臨視、山槐記 秋八月朔、內大臣重盛薨、年四十二、公卿補任 聞者莫不悼惜、冬十一月七日地大震、陰陽頭安部泰親奏法皇曰、不出旬日、必有大變、十四日、清盛帥兵數千、至自福原、京師恟駭、關白基房奏法皇曰、臣嘗與平氏生隙、賴重盛苦諫、乃得無患、今重盛逝矣、清盛將逞意於臣、臣不得復拜謁、法皇隕涕曰、雖朕亦不能自安也、十五日、法皇遣靜賢諭清盛曰、近歲國家不安、人心危懼、朕將賴卿鎮定之、卿何乃擾動都下、聞卿有憾於朕、得非信讒邪、今卿兵士滿京師、不知卿欲何爲、卿果無佗心、宜速戢之、清盛不出

拜命、使子知盛謝曰、臣老矣、不能復侍院中、靜賢將出、呼曰、賢明踾踏今日之謂也、清盛呼還之曰、成親之謀舉兵、卿能止法皇臨幸、此吾之所以見卿也、保平之亂吾建大功、天下所知、而法皇棄我忠勳、動欲除我、重盛亦嘗有戰功、敕傳越前於子孫、而今乃見收、重盛何罪、夫不孝之子、父母猶悲其死、況重盛克孝克忠、一旦永訣、吾不得不悲慟、而法皇不察、吾固不能入朝言訖泣下、靜賢曰、內府之薨、法皇嘆曰、此非朕一人之不幸、實天下之不幸也、爲之誦經七日、其悼惜如此、而公不之知、信浮言、背厚恩、非所以事君、請熟慮焉、清盛怒稍解、

靜賢還報、上下大悅。源平盛衰記 十五日、清盛奪關白基房職、以右近衛中將藤原基通爲內大臣關白。十七日、清盛奪太政大臣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已下至北面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十八日、貶基房爲太宰權帥、流師長於尾張。玉海 二十日、清盛遣宗盛帥兵圍法住寺殿。宮人驚泣曰、是欲傚信賴縱火也。宗盛入謁法皇。曰、卿欲遷朕於邊裔乎。宗盛曰、非敢然也。請暫徙鳥羽殿。乃奉乘輿幸鳥羽殿、防衛甚嚴。僅令一老尼入侍。靜賢請往給事。清盛許之。法皇見靜賢至悲泣。靜賢進曰、陛下勿憂。平氏秉權二十餘歲、橫暴日甚。天將亡之。陛下

再臨天下必矣。法皇乃始食。帝聞之憂懼。清盛遣宗盛奏曰、天下機務、惟陛下所斷。帝曰、卿謀之關白。源平盛衰記

四年春二月、帝憂清盛跋扈、決意去位。二十日、日據玉海 遂讓位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安德天皇。年僅三歲。時人謂是太政入道欲擁外孫益專權也。大納言平時忠聞之曰、近衛、六條皆二三歲天子。孰謂無故事也。三月、上皇以清盛崇信嚴島神、欲臨幸以慰其意。延曆寺僧徒怒曰、天子遜位、必先謁八幡、賀茂、近世或謁熊野、日吉。奈何先幸嚴島。上皇乃止。十八日、上皇臨清盛第、召宗盛曰、吾欲觀法皇。奈何。宗盛曰、何不可之有。十九日、上皇過鳥羽殿、覲法皇、相對悲泣。遂幸嚴島。清盛大悅。自是清盛益無所顧憚。時忠謂人曰、天下無貴賤、非平氏者非人也。一時服飾皆摸擬平氏、呼曰六波羅樣。清盛知時人有議己者、選童子三百人、執梅枝、臂小鳥、周遊閭里、伺察隱伏。凡所見聞皆還報之。清盛悉用其言、淫刑濫罰、無所不至。道路以目、呼曰惡童。源平盛衰記 初藤原信西好歌舞、撰詞曲中佳者、教妓磯禪師舞之、名曰白拍子。徒然草 清盛既極富貴、耽嗜聲伎、最好白拍子。白拍子益盛。源平盛衰記 藤原師長嘗曰、白拍子曲多商音。亡國之音也。舞容不端、仰天而立。似憂思者。不祥甚矣。人以爲知言。續古事談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諸源滅平氏 義仲之叛

二條天皇永曆元年春三月、流源義朝子賴朝於伊豆、帝王編年記 平清盛使伊東祐親北條時政監之、異本平治物語 時政平直方之後、直方卽義家外祖也、尊卑分脈 初源氏屢建功東國、東國將士皆服其威信、傾心役屬、自稱家人、保元之亂、爲義爲朝皆欲走東國而不果、義朝義平皆嘗居相模鎌倉、及賴朝處流、時人比之放虎、斟酌諸書大意 義朝弟義廣逃居常陸信太、稱信太三郎、東鑑 上總人平廣常、

相模人三浦義澄皆義朝爪牙、退居鄉里、參取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

高倉天皇承安四年春三月、初清盛宥義朝庶子今若、乙若牛若、今若爲僧、曰全成、平治物語 乙若亦爲僧、曰義圓、平家物語 牛若爲鞍馬寺僧覺日弟子、改名遮那王、年十一、適閱諸家譜牒、慨然有復讐之志、於是晝讀書策、夜演武藝、覺日勸之披剃、不聽曰、二兄爲僧、我深恥之、師若強我、我刺殺師矣、聞藤原秀衡雄彊、欲往依之、會陸奧金商吉次者抵鞍馬、乃密語之曰、汝能攜我往陸奧、我厚報汝、吉次曰、是無難也、奈僧徒之怒何、曰僧徒厭我、猶暑月死人、有偸去者、誰復追索、吉次曰、請謀之同行、同行爲下總人深栖光重、乃就問其姓、曰姓源、曰誰與卿善、對曰、有同宗賴政、於是告以其意、光重許諾、是月遮那王與吉次光重潛發鞍馬、至近江鏡宿、自加首服、稱九郎義經、平治物語 伊勢壯士伊勢義盛方居上野、義經過其家、器異之、約爲君臣、源平盛衰記 遂往陸奧依秀衡、秀衡厚遇之、東鑑 吉次遂事義經、稱堀彌太郎景光、平治物語、名據東鑑、

安元元年秋九月、伊東祐親聞其女私賴朝生男、大怒曰、毒蟲須碎其頭、乃奪男殺之、以女嫁江間小二郎、將

殺賴朝、祐親子祐清密告賴朝、賴朝遁依北條時政、時政長女曰政子、賴朝私之、時政聞之、以謂吾祖固嘗與賴義婚、安知非福、然旣與平兼隆約婚、乃佯爲不知、妻兼隆、政子夜逃歸賴朝、曾我物語、年月據東鑑 兼隆和泉守關信兼子、坐事配伊豆山木、及清盛擅權、兼隆以同族依附之、陵暴國人、嘗爲撿非違使、因號山木判官、東鑑

治承二年冬十二月、右京大夫源賴政敘從三位、公卿補任 自義朝伏誅、源氏多流落諸國、獨賴政以屬清盛在官、清盛憐其衰老、爲奏敘三位、玉海 賴政最善射、嘗夜射鵼宮中獲之、繇此名益著、十訓抄 子伊豆守仲綱嘗爲藏人、

平重盛一日詣中宮、有蛇至膝下、重盛恐驚中宮、徐捉其頭尾、呼藏人仲綱至、袖蛇而出、重盛賞以鞍馬、戲曰、此吾愛馬、君其跨之遊倡門、仲綱荅曰、公之舉止、一何似還城樂舞、時傳爲佳話、（平家物語）

三年秋七月、前内大臣平重盛薨、（玉海）冬十一月、平清盛幽後白河法皇、天下莫不惡其暴、時僧文覺坐事配流伊豆、自稱善相人、頼朝往見、文覺熟視曰、吾多見源氏子孫、皆無將才、才器卓犖能濟大業者、唯有君耳、頼朝驚異、後屢往見、文覺密說之曰、清盛久握政柄、驕逆日甚、又喪重盛、餘子庸才、莫能幹蠱、君速起兵滅之、以雪父恥、頼朝疑其狡獪賣己、謝曰、吾受池尼厚恩、何敢抗平氏、文覺探懷出一枯髏、詐稱義朝首曰、我在獄日、盜而藏之、今乃贈之君、不亦奇乎、因泣下、頼朝亦爲之感激、潛謀起兵、源仲綱有駿馬名木下、平宗盛請觀之、仲綱靳而不與、頼政聞之、命仲綱送之、仲綱不得已而與之、既而請還、宗盛怒之、一日賓客來集、請觀木下、宗盛呼曰、牽仲綱來、仲綱聞之憤怒、頼政亦不平之、潛謀滅平氏、時源義仲亦往來京師、伺察平氏、（源平盛衰記）義仲爲義孫也、父義賢居武藏、爲姪義平所殺、時義仲僅二歲、義平謂畠山重能曰、卿必索而殺之、不則貽患矣、重能

憫其孤弱、託之齋藤實盛、實盛匿之三日、以爲東國皆源氏家人、事必泄露、乃送之信濃、託其乳母夫權守中原兼遠、兼遠喜曰、吾當以此人爲北陸道大將軍、遂傾意鞠養、處之木曾山下、義仲幼而雋異、深慨宗族之衰微、嬉戲常習馳射、（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及長容貌瓌偉、膂力絶倫、尤善騎射、（長門本平家物語）義賢弟十郎行家潛匿熊野、亦有勇略、諸源皆謀復讐、留意武事、而平氏狃習宴安、耽詩歌管絃、一如搢紳、法皇第二子以仁王頗有美名、然以母賤、年長不冊親王、鞅鞅不得志、居三條高倉、時人呼曰高倉宮、（源平盛衰記）

四年夏四月九日、源頼政夜潛往以仁王第、說曰、王親法皇子、踐大位亦可、今齡既三十、未冊親王、王得無憂憤耶、平清盛位極人臣、擅權專勢、暴蔑天子、陵轢宰輔、刑賞紊亂、怨讟紛起、天將滅之、王何不乘此時起兵翦誅以慰天下之望、臣雖衰憊、子弟宗族足以捍禦一方、況今源氏分布諸國、京師有光基光重、熊野有行家、攝津有多田、大和有宇野、近江有山本柏木錦織、美濃尾張有山田河邊、甲斐有逸見武田小笠原、常陸有信太佐竹、信濃有義仲、伊豆有頼朝、陸奥有義經、王一令之、孰不響應、昔者源平比肩衛護王家、今也貴賤異等、禮

如君臣屈首賤吏供其驅役憤鬱日久一旦相率而起滅平氏如反掌也時不可失王熟思之王慨然許之將移檄諸國源氏問曰誰可使者賴政薦行家行家適在京王召而命之欣然許諾王即命爲藏人行家變服爲脩驗者赴海道臨發謂熊野僧徒曰平氏積惡已稔以仁王將與東國諸源俱滅之卿等待吾還起兵僧徒相告語謀遂泄大江法眼以兵三千來攻僧徒擊破之法眼報清盛曰高倉宮既檄東國諸源矣清盛大驚五月十五日將流以仁王於土佐不知賴政爲主謀令其子檢非違使兼綱等收王兼綱急告賴政賴政乃勸王夜

走園城寺遲明兼綱等圍王第右兵衛尉長谷部信連挺刀拒鬬刀折衆擒之搜索第中不見王乃以信連還宗盛見而詰讓信連不屈流之伯耆以仁王既至園城寺僧慶秀定海等帥衆擁衛二十日賴政火其第帥子仲綱兼綱賴兼及渡邊黨走園城寺渡邊競居宗盛第側衆欲告競賴政曰毋吾雖不告彼將自來宗盛使人偵競競獨留在家宗盛召見問故競紿曰臣主疑臣臣故不從宗盛曰汝能事我乎競曰固所願也宗盛大悅賜以駿馬競還家俄跨其馬經宗盛第呼曰吾將往歸吾主宗盛兵駭懼不敢遏競馳至園城寺見賴政父子

獻馬仲綱大悅乃截馬鬣火印平宗盛入道五字放之六波羅宗盛始知見賣賴政令寺僧移牒延曆興福二寺乞援二寺應之清盛聞之會將士謀議上總介藤原忠清進曰園城寺塞二關延曆寺扼東西坂徵兵海道北陸興福寺帥吉野十津川羣盜來援則吾腹背受敵不易輒克而諸國源氏亦至矣顧僧徒貪猾請以利誘之清盛曰善乃請法皇降院宣諭延曆寺又輸近江米一萬石美濃絹三千匹於僧坊誘之僧徒果應平氏賴政聞之曰延曆寺負約園城寺未至吾以寡戰非計也不如夜遣羸弱數千持炬登如意嶽以張聲勢輕兵數

百潛赴三條河原火氏家誘敵敵必來擊我兵佯退別遣精兵四五百乘虛火六波羅克之必矣僧徒然之鳴鐘聚衆部署既定僧眞海獨黨平氏謂衆曰平氏強盛未易當也不如徵兵諸國徐議攻戰乃遲回不發僧慶秀曰利在速戰吾當先驅衆迺分路而發仲綱帥兵赴六波羅途聞鷄鳴知計不濟而退呼還僧徒僧徒怒曰誤事者眞海也乃攻之眞海走六波羅二十六日賴政奉以仁王走奈良王困睡墜馬者六乃入宇治平等院而憩焉衆撤宇治橋備平氏清盛果遣左兵衛督知盛藏人頭重衡等帥兵二萬餘追躡會大霧前軍至橋墜

者二百餘僧兵筒井浄妙進立橋架、射殺十餘人、矢盡、提眉尖刀進戰、疾走橋架、如履平地、其徒一來繼進、騰身踰浄妙頭上、縱横奮戰、殺傷甚衆、賴政令渡邊黨援之、競等皆下馬渡橋架、擊藤原忠清、卻之、平氏軍復進、墜水者七十餘人、僧慶秀明禪提刀遝進、平氏軍雨射、二僧舞刀禦之、矢皆迎刃而墜、平氏不敢進、僧徒罵曰、射鵄將軍弓力無雙、公等畏縮亦宜矣、知盛謂衆曰、我兵爭橋所以取笑、何不濟河、白兒黨呼譟而進、渡邊黨射卻之、忠清曰、河流湍駛不易濟也、請分兵從淀河内進攻、足利忠綱曰、東國大河爲利根、吾家嘗與秩父戰

乞援上野新田、新田舉鞭亂流而來、武夫當如此、今不速濟、奈良吉野僧徒將至矣、乃令衆曰、健馬上流、羸馬下流、馬縱疲勿援、旁人倶溺、敵箭縱及我、我不宜射、射者溺、勿逆水、逆者溺、遂以三百餘騎濟、後軍乘勢皆濟、賴政退陣平等院、忠綱先衆突戰、兼綱等力拒、士卒多死、賴政仲綱發矢禦戰、使王先逃、忠綱追擊、兼綱轉馬苦戰而死、賴政被創、乃白王曰、老臣不復能從、請辭訣、王流涕而去、賴政急射追兵、筈不虚彀、矢盡、入平等院釣殿、剸腹而死、仲綱亦自殺、渡邊黨皆戰死、宗盛豫令衆曰、必生擒競、來競苦戰而死、王逃至光明山、中流矢

墜馬、爲追兵所殺、興福寺僧兵三萬將迎王、先鋒至木津川、聞王敗死乃還、知盛重衡凱旋、清盛賞忠綱功、授上野介、族人爭訟、乃奪之、六月二日、清盛遷都攝津福原、幽法皇於板屋、防衛益嚴、人呼曰牢御所、(源平盛衰記) 十九日、先是行家賚以仁王令旨、歷說近江美濃尾張信濃甲斐諸源、(源平盛衰記) 至伊豆告賴朝、賴朝大悦、遙拜男山神、召時政告之、遂約起兵、(東鑑) 行家乃赴常陸、賴朝謂時政曰、吾今起兵、奈單寡何、時政曰、東國皆源氏家人、今屬平氏者、不得已也、君一旦倡義、誰敢不從、嚮藤原忠清坐事流上總、介平廣常善遇之、忠清遭赦還京、反

讒搆廣常謀奪其職、廣常爭之不獲、積忿日久、是可誘而降也、千葉常胤三浦義明素重信義、必舉族來會、此輩已服、東國誰敢抗君者、但相模大庭景親媚附平氏、威震中國、武藏畠山重忠父重能、小山田重成父有重、皆在京師、必不來降、而兵力不減景親、宜速擊之、東國果服、西北不攻自降也、賴朝然之、(源平盛衰記) 是日京師人三善康信遣子康清報賴朝曰、前月高倉宮敗死、平氏謀擊東國諸源、君源氏胄胤、平氏最忌之、請速避難陸奥、康信母賴朝乳母妹、故歸心賴朝、賴朝乃遣安達盛長移檄東國豪族、相模人多從之、獨波多野義常不從、

東鑑首藤經俊亦罵曰、一流人敢抗平氏、無乃喪心乎、大庭景能告之弟景親、景親曰、源氏固舊君也、然景親嘗坐事當死、平氏活我、此恩不可忘也、景能曰、善、汝去屬平氏、吾將屬源氏、三浦義明得檄大喜、集子義澄義連、孫和田義盛義茂等告曰、吾老矣、今受此命、何榮也、平氏據天下二十餘年、窮凶極惡、覆滅已兆、源氏必興、汝等速往屬之、武夫爲舊君死、榮孰大焉、源平盛衰記 義明賴光壯士平貞道之後、祖爲繼從義家於陸奧、有勇名、參取三浦系圖、後三年軍記 八月四日、賴朝謀擊平兼隆、遣人覘兼隆家、圖寫之、六日賴朝召工藤茂光土井實平岡崎義實、

宇佐美助茂天野遠景佐佐木盛綱加藤景廉議攻戰方略、各延之密室、議曰、此事獨謀之卿、卿爲我效力、人人感喜、以爲賴朝親己、而機密之計、獨與時政謀、九日大庭景親謂佐佐木秀義曰、平氏既克高倉宮、謀擊諸國源氏、卿勿使諸子事賴朝、秀義密令子定綱報賴朝、秀義近江人、嘗事義朝、義朝死、不欲屬平氏、欲往陸奧依藤原秀衡、途經相模、國人澀谷重國愛其勇、留之、子定綱經高盛綱高綱皆驍壯、十七日賴朝將擊兼隆、令盛長祈捷三島社、定綱兄弟皆來會、令時政乘夜進擊、謂之曰、吾事濟否、以此戰卜之、捷則縱火、留盛綱景廉

自衞、時政進至肥田原、謂定綱曰、兼隆腹心堤信遠居山木北、彼亦勇兵、卿往擊之、定綱經高乃擊信遠斬之、時政進攻山木、兼隆兵苦拒、東鑑 關屋八郎善射、時政兵多中矢死、源平盛衰記 賴朝望烟久之不舉、命盛綱景廉等往援、東鑑 取眉尖刀授景廉曰、夜戰利用長、汝速斬兼隆來、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 景廉等馳至山木、時政方退休兵、景廉乃縛盾爲筏、渡塹而入、關屋注矢以待、景廉令從兵洲崎先驅、矢洞胷而死、景廉急進斬關屋、及兼隆寢室、戶開、景廉知有伏、脫胄揭鋒端試之、兼隆果擊之、刀中楣不拔、景廉揮眉尖刀斬之、遂放火、賴朝望烟大悅、須臾

景廉刀揭兼隆頭還報、源平盛衰記 兼隆族人知親爲蒲屋御廚吏、多行不法、十九日賴朝矯以仁王令曰、速褫知親職、以除民害、東國吏務一委賴朝、賴朝號令關東始於此、二十日賴朝待三浦族不至、乃帥伊豆相模兵陣相模土肥、二十二日三浦義明遣義澄義連和田義盛義茂等發三浦、二十三日賴朝帥兵三百陣石橋山、揭以仁王令旨於旗、大庭景親帥弟股野景久及河村義秀澀谷重國首藤經俊熊谷直實梶原景時等三千餘人來攻、伊東祐親以兵三百陣山上、欲襲賴朝軍後、東鑑 畠山重忠應景親、以兵五百陣金江河、源平盛衰記 義澄等

進至丸子河、遣兵火景親部下廬舍、會日將暮、景親望烟謂衆曰、此必三浦也、彼明日必至、吾不得不急戰、乃進、（東鑑）兩軍相罵未戰、賴朝謂衆曰、孰能搏大庭股野者、岡崎義實進曰、請命賤息眞田義忠、乃召義忠、義忠錦襖金甲、牽白馬而進、賴朝曰、大庭兄弟名士也、汝爲我先驅搏之、義忠拜而退、呼其士文三家安曰、吾受命先驅、決不生還、妻子託之汝、家安曰、君少而臣老、少者死、老者何得不從、乃令僮三郎丸還家、將進、賴朝曰、汝甲甚麗、何不易之、義忠曰、武夫赴敵、不得不盛服、乃帥十餘騎、呼名而進、遇一敵兵斬之、馬驚逸深入、景親謂景

久曰、眞田金甲白馬、幕夜可辨、汝搏之、景久乃進、適遇義忠、相搏墜馬、輾轉數次、義忠直踞景久頂、長尾爲宗來救、問曰、孰爲景久、義忠紿曰、上者景久也、景久呼曰、下者景久也、爲宗闇中摸索其鎧、義忠蹴倒之、挺刀急刺、刀不脫鞘、遂爲爲宗弟定景所殺、家安不知、大呼索之、稲毛重成曰、汝主死矣、汝速去、家安曰、喪主而逃、臣子之義安在、乃奮戰斬八人而死、（源平盛衰記）兩軍苦戰、衆寡不敵、賴朝兵敗卻、景親追擊、其士飯田家義素歸心賴朝、乃倒兵拒戰、賴朝乘間走杉山、二十四日賴朝陣杉山堀口、景親乘勝而進、賴朝且鬬且引、加藤景員光

員景廉大見實光實政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光家、堀親家助政等聯轡還鬬、馬多中矢斃、追騎益急、賴朝旋轡射之、矢不虛發、多所殺傷、矢盡、景廉攬轡卻走、追兵垂及、高綱遠景景廉還戰數次、時政亦與子宗時義時迴擊、遂與賴朝相失、景廉等欲留而戰、時政曰、毋速蹤跡主君、景廉乃與景員光員祐茂親家實政冒險而登、遇賴朝、唯實平從、賴朝立僵木上、見六人大悅、實平曰、卿等來固善、然從兵衆多、何由潛匿、卿等去、衆固請從、實平曰、身苟不全、何以雪恥、今日分離、安知不爲他日之福、衆乃泣而散去、家義亦至、又諭之令去、宗時逃至

平井、爲祐親所殺、（東鑑）工藤茂光肥大不能走、謂子親光曰、汝善事佐殿、乃刳腹、孫田代信綱爲絕之、親光泣而逃、（源平盛衰記）景親帥衆窮搜、梶原景時知賴朝所在、意憫之、紿曰、此山無復人蹤、執景親手、登傍峯而去、賴朝遂獲免、適與時政會、箱根別當行實與爲義義朝有舊、遣弟永實餉糧、時政疑其有謀、紿曰、大將死矣、永實曰、卿疑我與、大將果死、吾且殉之、時政笑告實、賴朝乃赴箱根、匿永實家、（東鑑）是日三浦義澄等陣丸子河、以水漲未濟、適遇大沼三郎、三郎曰、佐殿已敗死矣、衆驚曰、大場在前、畠山在後、與其敗死、寧自刃、義澄問大沼曰、子面

視佐殿之死耶、曰否、徒傳聞耳、義澄曰、佐殿英邁、未必一敗輒死、子之所聞、安知非敵詐謀、石橋瀕海、輕舸東馳、房總可達、不則山谷深阻、潛匿亦易、吾當全軍而還、見親臣北條佐佐木審問虛實、但畠山斷我歸路、奈何、義連曰、重忠小豎子耳、吾衝其陣、奪馬而去、義澄曰、彼逸我勞、欲奪彼馬、適失我馬、不如取道海濱、令波濤亂軍聲、義盛奮曰、吾必過敵營、何以間道爲、乃與義連俱發、徑過重忠陣、呼曰、我和田義盛也、得佐殿敗問、回軍、欲過者過、重忠曰、吾父在京、今日不戰、恐累吾父、乃追躡、至由比濱、義盛等已登小坪嶺、望見下嶺、重忠壯士

榛澤成清謂義盛曰、三浦秩父素相善、請講解待時、源氏克則我降、平氏克則君來、義盛許諾引去、義茂適得義盛報、從別路來救、不知和成、義盛兵搖手止之、義茂不覺、遂進擊、義盛兵乃舉傘招之、義茂以爲促戰、戰益急、義盛不得已而援之、問從兵曰、吾未學騎戰、其法如何、從兵曰、古未聞射馬、近世必先射馬、義盛乃進戰、重忠兵多死、重忠怒、欲搏義茂、義茂射殺其馬、成清以己馬授之、復議和、義盛許之、兩軍解去、義盛等還三浦、義明大悅、賞義茂以佩刀、謂衆曰、重忠明日必來攻、汝等據衣笠拒之、義盛曰、衣笠地勢不如奴田、奴田險要、守以數百人、孰能拔者、義明曰、奴田小壘、衣笠名城、等死則死於衣笠、義盛曰、二城皆在境內、要當據險、義明怒曰、今天下皆敵、奈何惜死、吾輩守衣笠效死、異日佐殿得志、賜之子孫、以表父祖戰亡之地、不亦善乎、衆不得已而入衣笠、義明命嚴守備、令步兵提挺伏城外叢薄、令曰、城兵唯射敵馬、伏齊起挺之、源平盛衰記　二十五日景親分兵斷諸路、令景久帥駿河目代橘遠茂兵往攻甲斐源氏、路宿富士北麓、有羣鼠齧斷弓弦、甲斐人安田義定工藤景光等往援賴朝、遇景久於途、乃戰、景久等不能執弓、遂敗走、行實弟良暹與兼隆有舊謀、襲賴朝、

賴朝乃與實平永實走土肥、遣時政於甲斐、招諭諸源、時政以爲我兵未振、不足聳動諸源、乃還、二十六日畠山重忠與族人河越重賴江戶重長帥兵數千攻衣笠、東鑑　城兵爭射其馬、重忠兵擾動、伏乃發、白挺亂下、殺傷頗衆、獨金子家忠苦戰奪門而入、被矢如棘、義明遣使勞之以酒、曰、子戰何壯、請一飲復戰、家忠杖弓引滿、謝曰、吾氣益壯、捷在頃刻、揖使者而進、義明曰、孰能射之者、義盛即一發中之、家忠仆、弟近範扶之而退、三浦與一追之、近範還戰斬之、義澄曰、與一離城窮追、所以死也、我唯當叢射、勿輒出城、義明聞之曰、汝等之戰、猶京

童石戰、不足觀已、坂東之兵、步則奮怒衝突、父不顧子、騎則聯鑣馳逐、蹙敵於隘、是爲壯觀、吾雖老猶能戰、乃跨馬將出、義澄手轡止之、義明擊之以鞭、義澄竟牽之而還、（源平盛衰記）日既暮、義明謂義澄等曰、吾源氏累世家人、齡踰八十、幸遇佐殿起兵、吾當效死於此、爲汝等求賞、汝等速棄我去、義澄等不得已泣而去、二十七日、衣笠陷、義明戰死、年八十九、義澄等航海赴安房、適遇北條時政岡崎義實等於海上、與俱索賴朝、景親帥兵數千追至三浦、已不及矣、加藤景員與二子匿箱根、饑困數日、乃謂二子曰、吾老矣、死不足惜、汝等少壯、與我俱

死無爲也、速棄我索佐殿、光員景廉乃送父走湯山、散去、二十八日、賴朝與土肥實平、從土肥眞鶴崎航海、至安房獵崎、適與時政義澄等相遇、（東鑑）君臣驚喜、義澄告父死且泣、義盛曰、此豈滂泣時耶、今既遇主君、要當建戰功享茅土、鄙語曰、欲食者先器、嚮上總介忠清事平氏、補東國侍奉行、國人趨附、見者豔羨、臣異日願補此職、賴朝笑而許之、九月朔、景親遣使報清盛曰、源賴朝起兵、襲殺平兼隆、據石橋山、景親擊走之、或曰赴水、或曰自瘞死、巷說多端、未獲其實、然死問蓋非謬也、清盛大悅行賞、（源平盛衰記）是日、賴朝將赴上總、依平廣常、遣使

徵安房人安西景益、三日、賴朝謂衆曰、屬景親者僅武藏相模將士、而三浦中村已屬我、彼何能爲、乃移檄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河西清重等曰、速從海路來、勿以敵地阻隔懷顧慮、遂赴上總、路宿民家、土人長狹常伴將掩襲、義澄遮擊走之、四日、安西景益來屬、謂曰、土豪梗路者猶多、何不徵廣常、賴朝從之、轉次景益家、遣和田義盛徵廣常、安達盛長徵千葉常胤、盛長往告常胤、常胤默然、二子胤正胤賴進曰、佐殿有命、奈何遲疑、常胤曰、吾何曾遲疑、但感喜之極、不能速答耳、乃飲盛長以酒曰、安房地非險要、又非祖宗舊地、不如據相模

鎌倉、吾當奉迎、義盛往告廣常、廣常曰、請與千葉議、然後迎之、七日、源義仲奉以仁王令旨、起兵信濃、應賴朝、（東鑑）先是平氏聞義仲聚兵、驚曰、信濃逼近京畿、不可緩也、乃召中原兼遠讓曰、汝何爲擁護義仲、欲啓亂階、能縛送義仲則生、不則斬矣、兼遠佯許之、進誓書、平氏乃放還之、兼遠謂土豪根井幸親曰、卿代我奉木曾殿、幸親許諾、乃移檄遠近募兵、上野足利及其餘豪族多歸之、兼遠令二子樋口兼光今井兼平事之、女鞆繪美而勇、亦爲義仲所嬖、（源平盛衰記）平氏黨笠原賴直聚衆將攻義仲、義仲部下村山義直邀戰於市原、不利、告急義仲、

義仲即往援、賴直望風潰走、八日賴朝遣時政於甲斐、
帥諸源狗信濃、十日甲斐源氏武田信義及子一條忠
賴入信濃、攻平氏黨菅冠者於伊那郡、斬之、賴朝既得
精兵三百餘人、而廣常未至、十三日遂赴上總、常胤將
帥衆迎之、胤賴曰、吾國目代黨平氏、今我舉族出境、得
無後患乎、常胤乃命攻之、目代以兵數千力拒、胤賴縱
火苦戰、遂斬之、十四日千田親政欲襲常胤、常胤遣孫
成胤攻擒之、十七日賴朝入上總、常胤以兵三百餘迎
之國府、賴朝召見曰、吾以卿爲父、進至隅田川、十九日
廣常以兵二萬餘來會、賴朝讓其遲緩、不即召見、廣常

退而歎曰、佐殿流人、從兵單寡、吾以大兵來會、此常人
所深喜、而責讓乃爾、眞有人君之量也、遂傾心款附、二
十日賴朝遣土屋宗遠於甲斐、諭諸源曰、我既收房總
兵、欲更徵武藏上野下野兵、邀平氏於駿河、卿等速以
時政爲軍導來會黃瀨河、二十八日遣使諭江戶重長
曰、卿武藏望族、吾將倚賴、石橋之戰、不復介意、何不速
來、東鑑 是月平氏將士在東國者報清盛曰、賴朝死石橋
者妄也、彼狗房總、所向降附、豆駿甲信莫不風靡、今不
速擊、不易制也、京師駭愕、清盛嘆曰、東國將士固嘗隸
屬源氏、吾誤放賴朝於其地、譬猶授盜鑰而放虎野、彼

固將相率滅我門也、乃請上皇下討賴朝敕、上皇曰、請
之法皇、清盛恚曰、今天子幼冲、政在陛下、何待法皇、聖
意無乃庇源氏與、上皇笑而許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
討賴朝、以右近衞權少將平維盛爲追討使、遵高祖正
盛討源義親故事、賜驛鈴、薩摩守平忠度參河守平知
盛副之、上皇尋幸嚴島、清盛扈從、屛人請曰、願賜誓書
以明不與源氏、不則放陛下於此、上皇曰、朕於公言初
無所不從、何則疑朕、朕豈拒公請邪、乃親書賜之、清盛
大悅、維盛等帥兵五千餘發京師、兵數據玉海、 時齋藤實盛
事平氏、清盛命以軍導、上總介藤原忠清等從焉、源平盛衰

記 冬十月朔、僧全成聞賴朝起兵、從京師來歸、石橋散
兵亦來集、東鑑 賴朝召廣常問曰、吾欲停駐數日、徵兵上
野下野、然後進、奈何、廣常曰、臣聞平氏以實盛爲軍導、
彼審東國形勢、吾不急進、武藏相模豪族得無屬平氏
乎、不如直踰足柄臨富士河、我先得武相、此搤天下之
吭也、賴朝從之、源平盛衰記 二日帥兵三萬餘濟隅田河、赴
武藏、葛西清重足立遠元等來迎、三日賴朝命常胤遣
兵於上總、攻伊北常仲斬之、常仲長狹常伴外甥也、四
日賴朝次長井渡、畠山重忠河越重賴江戶重長來降、
東鑑 賴朝讓重忠曰、汝父在京、汝亦擊我兵於小坪、今何

為來降、汝又用我家白旗、降者固如此乎、重忠曰、小坪
之戰、初非所以抗君、君其問之三浦、白旗卽八幡殿東
征之日、賜之臣四世祖武綱、命以先鋒者也、近時惡源
太殿攻義賢、臣父揭此先登、名曰吉例、今君將定天下、
故臣亦揭此而來、賴朝問之實平常胤、皆曰、重忠端厚、
方面之器也、彼降而不納、則武藏相摸將士皆懷顧望
矣、賴朝乃謂重忠曰、吾命汝先驅、掃平海內、授藍皮為
旗號、（源平盛衰記）　謂義澄等曰、彼嘗抗我、我置而不問、所以
招撫豪傑、卿等亦勿以父仇視之、（東鑑）於是武藏相摸兵
爭先來降、（源平盛衰記）　六日賴朝入相摸、重忠先驅、常胤後

拒、兵相連絡不絕、遂奠居鎌倉、十二日遷鶴岡八幡祠
於小林鄉、卽賴義所嘗創也、十三日平維盛等至駿河、
（東鑑）欲踰足柄山就平行待敵、藤原忠清曰、方今伊豆駿
河兵猶未來附、帥烏合踰險阻、非計也、不如臨富士河
張軍、維盛從之、（平家物語）　時政與甲斐諸源武田安田逸見
等赴駿河、加藤光員景廉方匿甲斐、皆來會、檎遠茂用
長田入道計、繞富士野向甲斐、十四日兩軍適遇於鉢
田、山路嶮險、進退甚艱、武田信光與景廉等先登、斬長
田父子、擒遠茂、長田佚其名、蓋忠致也、十六日賴朝聞
平氏至駿河、帥兵二十萬而發、十七日遣兵攻波多野

義常、未至、義常自殺、（東鑑）武田信義遣使致書維盛曰、僕
久欲謁公而未得、今奉敕東下、僕欲往謁於途、而已
後、且弊邑不足勞公、請相見於浮島原、藤原忠清怒殺
使者、（玉海）　十八日大庭景親帥兵一千、欲往會平氏、賴朝
旣踰足柄、景親窘迫、走河村山、賴朝進次黃瀨河、時政
以甲斐諸源兵二萬來會、景廉等獻捷、十九日祐親將
航海而逃、天野遠景擒之以獻、賴朝思祐清舊恩、欲行
賞、祐清辭曰、焉有父為囚虜而子獲褒賞者邪、臣願往
屬平氏、賴朝不許、二十日進陣賀島、維盛等壓富士河
西岸而陣、刻日約戰、（東鑑）維盛問齋藤實盛曰、東兵善射

如汝者有幾、實盛曰、將軍善臣射邪、東國善射者、勁弓
長箭、中必疊雙、日夕馳逐射獸、故馬皆健逸、戰必有進
無卻、故父攅尸於前、而子不旋踵、將軍部下皆募兵、父
兄纔傷、子弟扶還、馬飽而豨行、數里輒疲、將何以抗東
兵、臣嘗勸將軍先招諭武藏相摸豪傑、然後東征、正為
此也、乃請曰、臣荷大臣厚恩、願暫還辭訣、卽以兵千餘
引還、維盛恚曰、軍導何必實盛、以忠清為先鋒、平氏素
耽遊宴、迎驛妓酣飲、（源平盛衰記）　武田信義夜潛兵襲維盛
後軍、（東鑑）會水鳥驚噪、平氏聞之驚曰、敵至矣、全軍崩潰、
人馬相蹈藉、棄器械輜重而走、（源平盛衰記）　維盛獨欲留忠

清曰、今東國悉屬賴朝、我懸軍深入、恐腹背受敵、請速引去、維盛乃逃還、飯田家義濟河追躡、斬伊藤武者次郎、二十一日賴朝將逐北西上、常胤義澄廣常等曰、方今佐竹義政秀義雄據常陸、而秀義父隆義屬平氏在京、彼非輒降者、其佗勁敵猶多、請先蕩平東國、然後西征、賴朝然之、令安田義定鎭遠江、武田信義鎭駿河、是日有一少年來請見賴朝、實平等怪而不爲通、賴朝聞之曰、奥州九郎耶、卽召見、果義經也、賴朝流涕曰、昔者奥州之役、新羅三郎棄官援兄、遂滅凶徒、卿今日來見、又何相似也、先是義經聞賴朝起兵、欲往從之、秀衡不

許、乃潛發、秀衡令壯士佐藤繼信忠信追從之、二十三日賴朝旋師至相模國府、始行賞、時政信義等二十餘人各有差、大庭景親來降、二十六日斬景親於固瀨河、餘黨釋而不問、股野景久走京師、二十七日賴朝自將赴常陸、十一月四日、至常陸國府、謂諸將曰、佐竹族盛兵多、宜以計取之、乃令廣常誘諭義政秀義、秀義不肯降、據金砂城、義政獨出降、比至大矢橋、賴朝命屏其從兵、令廣常斬之、從兵逃去、乃遣下河邊行平土肥實平、和田義盛等攻金砂、金砂崖壁斗絶、城據絶巓、諸將仰攻城上、飛矢雨下、人馬多死、五日實平等遣使請賴朝

曰、金砂絶險、守兵亦銳、願受方略、賴朝問之諸將、廣常曰、秀義叔父藏人智而貪婪、若啗以利、彼必降矣、賴朝迺遣廣常、藏人喜而出見、廣常說曰、今東國莫不歸鎌倉、而秀義以一城抗之、何不自量之甚也、卿速出降、秀義之地可獲矣、藏人大悅、導廣常兵、繞出城後大喊、城兵惶駭、廣常乘勢進攻、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先登、秀義棄城逃、八日賴朝分秀義采地太田糟田酒出、賞將士、俄而義政從兵十餘人來進、賴朝令廣常等擒之、疑其有計、召見之、有岩瀨與一太郎者獨泣、賴朝怪問、岩瀨曰、臣哀舊主冤死耳、賴朝曰、何不殉之、岩瀨曰、將軍誅

臣主、臣等不得從、故一旦遯逃、而今敢來者、欲有所言也、將軍欲滅平氏、宜與天下共擊之、而今迺先滅同族、將誰與滅仇敵乎、又使何人捍衞子孫也、今諸國之所以從將軍者、徒畏其威耳、非心服也、無乃貽譏後世與、賴朝默然、廣常請殺之、不聽、召爲家人、十七日還鎌倉、以和田義盛爲侍所別當、踐舊約也、二十六日將斬首藤經俊、其母請曰、父俊通死於平治之戰、願以此贖、乃宥之、東鑑是月維盛等還至勢多、遣使報敗、清盛大怒曰、將帥出征、不克則死、汝不戰而還、何顏入京、維盛潛入京師、玉海清盛欲流維盛、斬忠清、不果、源平盛衰記自維盛敗

還諸源兵、盛日振、近江源氏山本義經及弟栢木義兼起兵應賴朝、十二月朔、清盛令知盛帥兵數千攻義經、縱火燒其家、義經兄弟逃走、十日至鎌倉見賴朝請先驅、賴朝壯之、（東鑑）延曆寺僧徒與園城寺連和應義經、據園城寺、十一日清盛遣淡路守平清房攻園城寺、縱火燒之、堂宇蕩盡、（玉海、山槐記、百錬抄）初以仁王之敗、攝政基通聞興福寺應之、遣有官別當藤原忠成諭之、僧徒凌辱忠成、褫奪衣服、截從者髻逐之、再遣左衛門權佐藤原親雅詰問、僧徒要之木津川、親雅惶惑逃還、其後僧徒鵯張日甚、朝廷遣使詰之、僧徒曰、欲擊清盛法師耳、清盛

乃以瀨尾兼康補大和撿非違所、帥兵數百赴之、僧徒邀擊、斬二十餘人、兼康逌還、興福寺復園城寺牒、嘲清盛曰、平氏糟糠、武家塵芥、西乘房信救筆也、清盛大怒索捕、信救漆身逃亡、事源義仲爲書史、號大夫坊覺明、僧徒益惡清盛、造木偶髡首、且擊且蹴、呼爲太政入道頭、清盛聞之怒甚、二十六日令重衡攻興福東大二寺、僧徒徵兵吉野十津川、設栅斷道、二十八日重衡進攻、僧徒禦戰大敗、重衡乘風縱火、二寺焚蕩無遺、僧徒死者甚衆、（源平盛衰記）是月上野人新田義重來鎌倉、義重義家孫、義國子、據寺尾城、不欲屬賴朝、賴朝屢徵之不至、

乃遣安達盛長諭之、始來歸焉、義重孫里見義成從京師逃還、梶原景時因土肥實平降、景時驍猾有口辯、賴朝召見大悅、義仲入上野、上野多胡郎義賢舊邑、故義仲取之、適聞賴朝兵日強、乃還信濃、（東鑑）

安德天皇養和元年春正月五日、京師訛言賴朝兵從南海來、清盛分兵扼守海口、令伊豆江四郎守志摩、熊野僧徒擊走之、遂略志摩伊勢、平氏黨皆敗走、（東鑑）十四日高倉上皇崩、初清盛幽法皇、上皇憂憤得病、及聞重衡火興福東大二寺大駭、遂崩、（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十一日熊野僧徒進火二見浦民家、關信兼逆戰、僧徒引還、先

是清盛課兵粮於大神宮境內、聞者驚曰、自祖宗祀天祖千有餘歲、未聞凶惡如此者、平氏必亡矣、（東鑑）是月以前權大納言平宗盛爲畿內伊賀伊勢近江丹波總管、（百錬抄）源行家帥兵數千徇尾張、聲言從美濃近江入京師、京師繹騷、二月朔、清盛遣左兵衛督知盛、中宮亮通盛、左近衛少將清經、薩摩守忠度等擊行家、行家進入美濃、據板倉城、知盛等從城後縱火攻之、行家走中原、賴朝聞之、遣弟義圓帥兵千餘往援、九日知盛斬前武藏權守源義基、傳首京師、十三日宇佐大宮司公通遣使報清盛曰、鎮西人菊池隆直、緒方惟能、臼杵戶次松

浦黨皆起兵應賴朝、清盛驚曰、東國既叛、所恃惟西國、西國亦抗我、與前筑前守平貞能曰、是未可信、東北固屬賴朝、義仲至西海、將士無非平氏恩舊、何敢背叛、臣請鎮壓之、衆壯之、十七日伊豫遣使報清盛曰、國人河野通清起兵據高繩城、備後人額西寂以兵船數千來攻、斬通清、通清子通信走安藝、四國未定、西寂駐軍未還、通信以三十船來、僞爲捕魚、覘西寂遊燕、掩襲擒之、殺以祭父、國人皆應、南海大亂、清盛益驚懼、二十七日清盛令宗盛大擧擊賴朝、未發、會清盛得疾、身熱如火、貯水石槽、澡浴取冷、水涌作湯、疾日劇、聞者竊相謂曰、

恨不見其死於兵耳、妻時子見其不可起、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平治以來、吾把握政柄二十三年、身極榮貴、爲帝外祖、何所不足、獨恨不見賴朝頭而死爾、吾死勿脩堂塔、勿誦佛經、速斬賴朝、祭我、閏月四日、前太政大臣清盛薨、年六十四、（源平盛衰記）賴朝竊奏法皇曰、臣非敢叛、欲除平氏耳、聖意若眷眷平氏、則源平兩氏相並奉仕如往日、冀試其忠否、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奏曰、講和實爲美事、然先臣既有遺言、義不可不伐也、（玉海）十五日重衡維盛帥兵一萬三千、齎院旨諭東國討賴朝、平貞能赴西國、擊菊池緖方、（源平盛衰記、一萬三千據玉海、）十七日賴朝

遣和田義盛等於遠江、援安田義定、義定出屯濱松橋本、分兵扼守駿河、信太義廣乘虛謀襲賴朝、潛發常陸入下野、二十三日帥兵三萬餘赴鎌倉、誘足利忠綱、忠綱嘗屬平氏、攻賴政、又與小山朝政有隙、遂應義廣、義廣又遣使誘朝政、朝政父政光方在京師、從兵單寡、乃詐應之、義廣大喜、往過朝政、朝政引兵據野木宮、覘義廣至、令衆登樹呼譟、聲震山谷、義廣駭懼、朝政乘勢奮擊、中矢墮馬、弟宗政適從鎌倉來救、義廣引卻、會暴風揚塵、朝政兄弟從上風追擊、義廣潰走、下河邊行平要之古我渡、足利有綱等擊之小手差原、賴朝弟範賴亦

來援、義廣單身脫去、走信濃、依義仲、忠綱走西國、二十八日朝政等獻捷、賴朝賞功有差、（東鑑）是月以越後人城資長爲越後守、討義仲、資長帥兵五千赴信濃、途暴病卒、弟長茂悲悼、謀成兄志、（長門本平家物語）三月十日、重衡維盛進至尾張、陣墨股川西、行家義圓臨東岸相持、將以明日戰、義圓欲先行家、單騎夜濟、按轡西岸水中、平氏採騎怪見詰之、義圓乃登岸苦戰而死、行家疑義圓先濟、遣人見之、果不在、乃以精兵二百濟、重衡等見其寡縱擊、行家兵悉死、以兩騎脫還、收餘衆屯小熊、重衡維盛分兵七千爲五而進、行家兵叢射卻其四隊、重衡維

盛合勢齊進、行家不能支、走折戸、追兵至、又敗走、熱田宮、壞民家爲盾、苦戰又敗、走參河、據矢矯川、額田郡兵士來援、衆稍振、平氏追至西岸、行家命老兵二人變服、佯爲役夫、經平氏陣、平氏軍問曰、源氏餘衆有幾、曰、但見殘兵四五百擁一將而逃耳、又問東國兵無來者否、曰、先鋒已至菊河、後軍塡咽山野、不見其際、平氏大驚、乃引還、行家遣人令所在曰、不追射平氏者、源氏擊之、於是美濃尾張兵追躡且射、重衡等倉皇潰走、二十五日入京師、時賴朝義仲跨據東北、行家略定參河美濃尾張、平氏日蹙、行家欲進入京師、奉告文於伊勢大神

宮、祈滅平氏、祠官拒而不受、又牒延曆寺乞援、不應、牒延曆寺據東鑑行家駐軍不進、夏六月二十五日、長茂徵兵越後出羽、來會者六萬餘、乃分兵爲三、令濱小平太帥一萬餘從苑摩越津波田宗親帥一萬餘從上田越、自帥四萬餘至信濃筑摩河、陣橫田川原、義仲帥信濃上野兵二千餘陣白鳥川原、楯親忠往探、長茂方縱火爲戰備、親忠望見報義仲、義仲急進、親忠以百騎濟、縱橫馳突長茂兵、屢卻、親忠引還、長茂謂笠原賴直曰、吾遭寡兵而卻恥也、卿爲我戰、賴直以精兵八十騎濟、擊高山黨、血戰而退、高山黨多死、上野人西廣助見而怒、以五

十騎濟信濃人富部家俊在長茂部下、以十三騎邀擊、廣助搏家俊斬之、家俊士杵淵重光方獲罪不從、後而至、聞家俊死、卽進搏廣助斬之、呼曰、重光復君仇、廣助兵迴擊、重光斬十餘人、口啣刀鋒、墜馬而死、義仲召井上光基曰、衆寡懸絕、不可以力克、卿詐揭赤旗赴敵陣、敵以爲降兵、必不設備、卿急易旗衝陣、吾濟河夾擊克之必矣、光基帥兵三百從下流濟、揭赤旗而進、長茂果使人迎問、光基易旗急進、義仲麾衆而濟、表裏合擊、長茂兵遂崩敗、死者無算、長茂逃還越後國府、國人皆應義仲、長茂走出羽、義仲進入國府、聲勢大振、源平盛衰記秋

七月二十日、賴朝更造鶴岡祠、賜馬匠人、命義經牽之、義經曰、九郎牽之、孰爲之副、賴朝怒曰、重忠等在、何謂無人、義經懼而起、適有一人混從兵、賴朝怪而未問、下河邊行平進擒之、髻繫小簡、書曰、安房長狹常伴從士左仲太常澄、行平詰問、曰、吾欲復主仇耳、乃斬之、固瀬河、東鑑八月三日、以前筑前守平貞能爲肥後守、討鎭西反者、源平盛衰記十四日、詔中宮亮平通盛但馬守平經正討義仲、十五日、以藤原秀衡爲陸奥守、討賴朝、城長茂爲越後守、討義仲、玉海、百錬抄、十六日、遣伊勢守平清綱、上總介藤原忠淸討賴朝、九月四日、通盛進至越前水津、

遇義仲先鋒根井幸親、東鑑不利而退保敦賀城、奏請援兵、十四日遣使伊勢、奉金甲於大神宮、玉海二十八日遣左馬頭平行盛、薩摩守平忠度、帥兵數千援通盛、先是義仲聞平氏來攻、回軍至越中國府、越前平泉寺僧齊明越中野尻河上石黒加賀林富樫會議曰、東國既歸兵衛佐、北國新屬木曾殿、東北無復平氏、今平氏來攻、木曾殿必徵吾輩、徵而不往、兵必至矣、不如先往屬之、於是三國將士皆降義仲、遂據北陸道矣、源平盛衰記是月賴朝召足利俊綱於下野、俊綱以子忠綱黨義廣不至、賴朝令和田義茂往擊、未至、俊綱壯士桐生六郎叛殺

俊綱、持首出降、賴朝惡其悖逆誅之、冬十月三日、宗盛令維盛擊賴朝、進次近江、十一月五日、賴朝欲遣義經等於遠江禦平氏、佐佐木秀義曰、十郎藏人駐軍尾張、足以禦之、何必發兵、乃止、維盛亦不果進、二十一日通盛行盛無功而還、東鑑

壽永元年春二月十四日、賴朝命宥伊東祐親、將召見、祐親自殺、乃召祐清諭之、祐清固請屬平氏、賴朝許之、乃赴京師、東鑑夏四月十一日、貞能攻菊池隆直於肥後、城固不拔、乃合長圍、遣使遠近收兵糧、催督苛急、百姓大苦、隆直糧盡而降、時東北不復輸租賦、西國饑餉悉爲貞能所收斂、此京師大飢、道殣相望、羣盜橫行、參取源平盛衰記、東鑑十四日法皇幸延曆寺、京師訛言僧徒擁法皇擊平氏、平氏將士皆聚六波羅、分兵衛皇宮、遣重衡帥兵迎法皇、適又訛言重衡擊僧徒、僧徒騷擾、鳴鐘聚兵、法皇從臣皆失色、已而知其妄、乃還、五月十九日、延曆寺僧永雲顯眞坐送以仁王子及源仲綱子於義仲處流、義仲迎以仁王子、造宮越中宮崎奉之、號北陸宮、源平盛衰記秋九月二十五日、宗盛遣蓮池家綱於土佐殺賴朝弟希義、希義嘗流土佐、聞賴朝起兵、未及往而死、賴朝尋遣右衛門尉源有綱擊家綱、有綱賴政子也、冬十

月九日、長茂帥兵擊義仲、義仲邀戰於筑摩河、走之、東鑑是月大納言宗盛拜內大臣、行拜賀禮、導從甚盛、衣服侈靡、觀者歎曰、大敵將至、優逸猶爾、時近畿諸國亦多背平氏、每降院宣遣救使諸國侮之曰、是平氏命令耳、朝廷何與焉、源平盛衰記

二年春二月二十七日、內大臣宗盛罷、公卿補任三月武田信光欲以女妻義仲子志水冠者義高、義仲曰、欲使女事吾兒則可、欲妻之則不可、信光怒曰、吾甲斐源氏門閥豈在彼下邪、遂讒之賴朝曰、義仲既破長茂、威震北陸、聲言討平氏、其實通謀宗盛、欲娶重盛孤女、賴朝大

驚會行家失利還鎌倉謂頼朝曰吾與平氏八戰多亡士卒僅獲一國修其冥福頼朝曰吾取十國義仲取五國皆以兵力君亦當自強何必請我行家不懌往信濃依義仲頼朝曰藏人與義仲合送款平氏此勍敵也乃帥兵十餘萬而發至臼井坂義仲會將士問計皆曰城富部太井以戰耳義仲沈思久之曰源氏骨肉相殘世人固嘗譏之吾不忍蹴其覆轍乃避之越後頼朝聞之旋師次武藏遣天野遠景岡崎義眞於越後謂義仲曰藏人謀擊頼朝子何爲容匿之子若無異圖速送藏人不者送志水殿吾將子養之二者不聽吾旗將北指矣

義仲謀之將佐小室忠兼曰平氏未滅一門鬩鬪非計也請速送郎君今井兼平曰先君爲惡源太所害怨隙成矣奈何送郎君請速與之絶義仲遂用忠兼言送義高爲質報曰藏人來投僕初不知其與君有隙特憫而納之耳今仇敵未滅何由懷貳讒人無乃構僕與今從命送幼息義高幸善視之至於方面之寄則義仲在焉請勿過慮義高時年十一海野幸氏從之義仲召諸將妻三十餘人謂之曰吾若與頼朝絶是驅汝夫於死地也吾深憫之故令吾兒代之衆婦泣而退（源平盛衰記）頼朝以女妻義高（東鑑）夏四月十七日遣右近衛中將平維盛中宮亮平通盛左馬頭平行盛參河守平知度但馬守平經正淡路守平清房等帥兵十萬討義仲（百錬抄、源平盛衰記）畿內山陰山陽西海諸國悉來會齋藤實盛請宗盛曰北國是臣鄕里臣將死於是役願賜錦襖以比晝錦之榮宗盛憫之授以錦襖諸將將發往辭宗盛鎧仗窮極綺靡及發軍無紀律行且縱掠百姓愁苦義仲遣仁科守弘林光明倉光成澄匹田俊平於越前守燧城僧齊明帥僧兵千餘助之燧城地勢巉峻臨日野川守弘等倒大樹纍鉅石以壅蓄河流瀰漫如海維盛等進陣岩神山阻水不能進對壘經日齊明聞平氏軍甚盛遂懷

貳密射書平氏營曰吾爲木曾所驅迫不得屬公等公等欲拔此城夜遣人城東壞堤決流水立涸矣平氏大喜夜發步兵決堤水果涸二十七日維盛等麾衆進攻齊明迎降城兵不能禦退保河上城平氏追尾令齊明前驅義仲兵又敗退屯三條野又不利走加賀篠原維盛等進入長畝城五月二日維盛等進入加賀義仲兵退扼安宅渡撤橋拒守平盛俊先濟義仲兵射殺三百餘人後軍繼濟義仲兵卻走平氏追擊國人井家範方還戰而死餘衆脱去維盛等進入林富據壘報捷京師加賀悉屬平氏義仲兵告急義仲義仲大驚遣今井兼

平帥兵六千赴越中齊明謂維盛曰木曾方在越後國府聞急必來救越中越後之間有寒原之險令敵踰之不易克也請速發兵扼險維盛乃遣平盛俊帥兵五千赴之比至般若野兼平已踰寒原入越中矣九日兩軍戰於般若野自卯至未盛俊不利夜還加賀維盛將攻越中遣通盛知度帥兵三萬赴志雄山自帥七萬赴礪波山義仲聞之發越後入越中屯國府聚兵得五萬餘命大夫坊覺明作文祈捷白山社進至般若野謂將士曰彼衆我寡彼若踰礪波之險擊我平地非我利也吾當進據山北麓彼必陣猿馬場以待我分兵南北並進

擠敵於南崖蔑不克矣乃先遣保科黨據北麓平氏望見其旗曰我軍既據志雄斷能登路彼僅扼東面吾將使彼費矢鏃乃進陣猿馬場義仲謂兼平曰橫田川原之戰我以三千破四萬戰固不在衆寡今彼雖衆遠來疲弊吾擊以生兵克可必矣乃分兵爲七遣行家帥一隊攻志雄山諸隊分道齊進自帥三萬人進陣埴生望見祠宇問之曰是爲埴生新八幡義仲悅又令覺明作文祈捷適有白鳩翔旗上乃下馬拜之遂進陣北麓時出數十騎發矢以待日暮夜半南麓諸隊皆繞山而至擊鼓吹螺呼譟如雷山谷皆應義仲聚牛四五百縛炬

於角縱之平氏陣平氏駭亂相騰蹋而逃北面絕壁無走路乃皆赴南崖前後相擠而墜死者一萬八千餘積屍塡谷遲明知度帥殘兵苦戰而死右兵衛佐平爲盛亦戰死義仲獻鞍馬二十隻於白山社適聞行家戰不利馳赴志雄山平盛俊聞之逃去平氏植旗佐良嶽收散卒盛俊會之義仲不復窮追轉入加賀陣平岳野與平氏相持二十五日平氏擒義仲芻夫夫紿曰義仲毀古祠爲炬將以今夜來襲維盛懼曰吾當扼安宅乃夜引去適大雨如注衆多墜水死二十六日至安宅撤橋而陣六月朔義仲進至安宅河流張溢義仲放鞍馬試

深淺馬截流而去水不及鞍平氏軍見之曰彼得無逃耶畠山重能曰是試水深淺也敵今至矣乃與小山田有重先進義仲已濟望重能旗曰彼爲誰兼光曰是武藏畠山也臣嘗遊武藏識之義仲命擊之兼光進擊殺傷相當乃退兩軍遞進血戰最後兩將交戰維盛遂敗走義仲追至成合維盛還戰股野景久斬十餘人刳腹而死倉光成澄追瀨尾兼康擒之僧齊明以五僧馳突義仲兵生縛之伊東祐清力戰而死（祐清死據曾我物語）齋藤實盛與信濃人手塚光盛相搏光盛斬之維盛壯士高橋長綱等戰死維盛逃至篠原義仲追蹙大敗之斬級一

千七百餘、維盛從間道逃還、平氏精鋭殲焉、光盛以實盛頭示義仲曰、是何人也、身被錦襖、而後無從騎、問名不告、第曰、示木曾殿、義仲熟視曰、噫此齋藤別當乎、問之兼光、兼光流涕曰、此實盛也、義仲曰、實盛老人、髮何以黑、兼光曰、彼常謂、老夫異日臨陣、必染鬚髮、與壯者伍、今果然、乃洗之、鬚髮皤然、義仲泣曰、此翁嘗脫我於厄、命葬之、義仲與行家分兵並進、義仲從北陸道、行家從東山道、秋七月、義仲進陣越前國府、謂將士曰、聞延曆寺應平氏、扼坂本之險、何以破之、覺明進曰、臣嘗居京師、熟知僧徒情僞、平氏縱以利誘之、未必能收衆心、僧徒三千、安知無歸心於我者、請移牒試之、義仲然之、十日移牒延曆寺誘之、乃發越前入近江、陣蒲生、待僧徒報、適糧乏、乞之百濟寺、寺僧送米五百石、十二日近江報平氏曰、義仲至矣、京師大駭、十八日肥後守平貞能平西國、凱旋、宗盛謂將士曰、吾兵既殲、敵兵將至、唯西國可以避亂、吾將奉院天子赴之、權中納言平知盛奮曰、今日西走、果能不死邪、吾家累世武將、死則死於京耳、奈何去京、十九日宗盛祈捷日吉社曰、藤氏以春日興福爲氏社氏寺、宗盛願以日吉延曆爲氏社氏寺、舉族崇奉、罔敢失墜、乃納佐佐木莊、僧徒方得義仲牒、

猶豫未決、會僧幸明來義仲營、幸明覺明舊友也、義仲召見曰、山僧黨平氏拒我、我牒之未報、卿爲我往誘諭之、彼若應我、速舉火山上、幸明往諭僧徒、僧徒皆應、舉火總持院、義仲望見大悅、二十一日宗盛遣資盛帥兵二千赴近江、從宇治、二十二日遣知盛重衡帥兵三千赴近江、從勢多、義仲既濟湖、登比叡山、據總持院、資盛知盛重衡聞之、皆引還、知盛遇加賀人太田兼定等於勢多、進擊不利、乃逃還、平氏喪膽、京師莫不駭怖、宗盛窘甚、決意西走、二十四日法皇近臣密報曰、平氏將以陛下西走、法皇大驚、夜潛與近侍數人幸延曆寺、人莫之知、已而姬妾知法皇不在、皆驚泣、或報之宗盛、宗盛驚悔、二十五日遂擁帝及建禮門院西走、大納言平時忠呼曰、天子寶器愼勿遺失、衆皆恇擾、僅收神器、而諸寶器多不及收、晝御座劍亦遺之、平氏舉族扈從、悉火其第、唯大納言賴盛通好賴朝、不敢從、攝政基通從至七條、從者進藤高範曰、法皇既留、主君何必從、乃迴車、平盛嗣追之、宗盛曰、逃者何必追、盛嗣怒賴盛不來、欲還擊、宗盛曰、忘國恩者、不足責、時維盛等未至、宗盛怪問盛嗣曰、恐亦如池殿、知盛怒曰、今纔出京、而離叛如此、悔不死於京耳、宗盛召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曰、汝

子皆在東國汝還事賴朝二人固請從不許涕泣辭去維盛資盛清經追及宗盛於關戶宗盛喜曰何後也曰不能忘情於妻兒耳平經正齎琵琶詣仁和寺謁守覺法親王曰此器昔日所賜愼奉還之乃彈數曲流涕辭去忠度還自淀訪藤原俊成出和歌一卷曰公異日奉敕撰和歌若採忠度一首吾願畢矣俊成許之忠度喜謝而去先是宗盛聞多田行綱起兵斷河尻令貞能往擊至則妄矣急引還途遇車駕乃下馬謂宗盛曰公欲安之一旦去京所在皆敵死有餘辱請速還宗盛曰敵已在比叡山吾不忍委幼主女院於鋒鏑貞能曰臣獨還京乃還夜拜重盛墓曰君之祈死知有今日與乃追及宗盛宗盛至福原拜清盛墓終夜奏樂誦經二十六日義仲又濟湖師篠原野洲屯兵從勢多入京師行家從宇治入二十七日法皇還自延曆寺錦織義廣先驅御法住寺殿二十八日召見義仲行家敕討平氏令行家居法住寺南殿賜義仲第晦法皇將行賞令公卿議之權中納言藤原長方曰漢誅諸呂立文帝陳平爲謀主而周勃以戰功受上賞以此言之義仲第一賴朝次之然稽之天朝故事承平誅將門戡定之功在秀鄉汗馬之勞在貞盛朝議以秀鄉爲第一據此則賴朝宜受

上賞也八月朔敕義仲分兵巡警京師時法皇憂京師無主敕平時忠諭宗盛還帝及神器宗盛不奉命皇弟守貞尊成皆留京師法皇欲擇二皇孫立之（源平盛衰記）乃卜待帝還與別立新主孰吉卜者奏待帝還吉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至今民心無所維繫此群盜之所以滋起宜早立主一也平氏挾帝號令諸國吾苟無主何以討之宜早立主二也祖宗之法無劍璽則不得卽位按國史繼體帝卽位已前稱天皇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卽大位此今日之所當準據宜早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今不早決何以撥亂法皇嘉納（玉海）議者謂亂世宜立長以仁王子北陸宮年長當立法皇意在二皇孫五日召見之三宮五歲見法皇怖而啼四宮四歲進據法皇膝法皇悅撫其頭曰眞朕孫也因泣下寵姬從旁稱贊之法皇欲遂立之義仲盛稱以仁王功請立北陸宮法皇使人諭之義仲奏曰天位之重臣何敢輕議之然高倉宮憤陛下幽閉倡義敵愾不顧其身雖志業不遂義聲震天下矣臣等得驅逐凶徒亦由王之首倡也立北陸宮以慰王靈正在今日而陛下更欲立四宮今天子爲平氏所擁奈何立皇弟此非臣一人之言實三軍之意也（源平盛衰記）法皇重違其議再

卜之、四宮吉、三宮吉凶相半、北陸宮凶、議乃定、義仲憤怒、(玉海)六日法皇敕削平氏族百八十人官爵、獨不褫時忠父子官、欲使之諭宗盛還神器也、(源平盛衰記)法皇第諸將功、頼朝第一、義仲第二、然欲賞義仲則恐頼朝怨望、欲待其入朝同賞之、則恐義仲激怒、朝議皆欲同賞之、(玉海)十日法皇以義仲為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為備後守、二人不悦、乃以義仲為伊豫守、行家為備前守、(源平盛衰記)十七日宗盛等奉帝至太宰府、御太宰權少貳原田種直家、以種直為筑前守、菊池隆直為肥後守、(玉海、百錬抄)十八日法皇籍平氏舊地五百餘所、賜義仲百四十所、

行家九十所、並聽院昇殿、行家奏曰、戰士屬臣者皆非臣家衆、臣私賞之、彼必不樂、請分臣邑賜之、義仲奏曰、戰功大小、唯將帥知之、第功行賞、宜在臣等、(源平盛衰記)二十日法皇立四宮為皇太子、即日踐祚、是為後鳥羽天皇、(玉海)時人驚曰、吾國始有兩天皇矣、平氏聞之、悔不以二皇弟來、時刑部卿頼輔兼豐後守、令子頼經往鎮、九月頼輔遣使謂之曰、法皇敕討平氏、汝速與國人擊之、頼經告之國人緒方惟能、惟能乃移檄西海將士、於是臼杵戸次松浦黨皆應、獨原田種直菊池隆直屬平氏、惟能遣子野尻惟村謂平氏曰、法皇有敕、臣不敢不從、

請勿留西國、時忠怒謂之曰、主上正紹天子、身傳神器、我家累世武將、藩屏王家、而頼朝義仲招聚凶徒、敢抗天子、何悖也、西國將士孰不荷我家重恩、今乃為一頼輔所誑誘、敢抗我家、又何愚也、汝獨不聞天武走吉野而濟大業邪、主上必有反正之日、汝等熟慮焉、惟村還報、惟能乃帥兵襲太宰府、種直隆直禦戰於博多不利、宗盛奉帝走箱崎、公卿宮人徒步從焉、轉入藤原秀遠山鹿城、令隆直擊大津山關、隆直逃去、種直恥屬秀遠、亦逃、或報惟能兵至、宗盛奉帝航海走豐前柳浦、又聞惟能來犯、乘船避之、左近衞中將平清經不勝憂憤、赴

水而死、舉族悼惜、會長門目代紀光李獻材木百餘船、乃赴讚岐屋島、光李曰、此地可以拒守矣、乃築壘駐蹕、菊池胤益取材阿波、造行宮及第宅、阿波人田口成能以兵一千餘來屬、南海將士皆應、以成能為阿波守、宗盛令教盛成良等帥兵船五百、奪諸國海舶、屢攻山陽道、聲勢日震、義仲久留京師、糧食稍乏、乃縱兵暴掠、無復人理、都人憤曰、源氏殘虐十倍平氏、(源平盛衰記)法皇將召頼朝義仲不悦、欲邀拒之、頼朝遣使訴義仲欲拒己、且謂臣一旦入朝、東國空虛、藤原秀衡佐竹義家必將乘隙、況臣兵數萬、恐擾都下、遂不朝、於是法皇欲賜義

仲上野信濃二國、以弭其暴、乃諭其意於賴朝、賴朝亦請下宣旨於東海北陸東山三道、還平氏所侵奪國領、及莊園於本主、敕從其請、然憚義仲、不許北陸道、（玉海）十五日、行家聞平氏入備前、請往擊、法皇許之、義仲奏曰、行家非不勇、奈數奇何、請命佗將、法皇乃命義仲、冬十月（據一代要記）四日、義仲發京師、懼僧齊明復叛、臨發斬之、以瀨尾兼康嘗食備中瀨尾、命為軍導、進至備中舟坂山、兼康給曰、臣請先入國具芻糧、義仲許之、兼康與子兼通先進、途呼倉光成澄、給曰、吾嘗為君所擒、而君能活我、我今得還瀨尾、君之惠也、顧瀨尾膏腴、君何不以

功請之、成澄請而得之、與兼康俱進、至和氣渡、兼康又給曰、請先入瀨尾告衆、乃留成澄於佛寺而去、潛聚兵十餘人、夜襲成澄殺之、令國中曰、兼康還國、何不從我禦義仲、國人來會者三百、乃設寨福輪寺、留兵守之、自據板藏城、成澄兵逃還告變、義仲大驚、即夜發船坂遲明至三石、遂入可眞鄉、敵已斷道、乃召土人令鄉導、從間道進襲福輪寺、敵驚潰、乃進攻板藏、兼康棄城逃、兼通肥大不能走、兼康還救、義仲悉斬之、退陣萬壽莊、令足利義清海野幸廣擊平氏、義清等進陣備中水島、平氏出兵船三百相持、閏月朔、義清以百餘船進、登岸而

戰、平氏舟師從旁奪其舟、前後兩矢、義清等逃而登舟、西風暴急、舟皆漂蕩、東北軍不習水戰、皆仆舟中、平氏乘之殺溺甚衆、會日食、義清等大驚潰走、平氏追擊、義清等皆戰死、備中悉屬平氏、（源平盛衰記）義仲欲進擊平氏、聞賴朝遣義經西上、引兵而還、法皇遣使止之、義仲不奉詔、十五日還京師、奏曰、水島之戰、平氏非不克、然其勢不長、山陰道兵多在備中、足以禦之、勿勞聖慮、乃潛與行家謀、欲奉法皇還北國、行家不從、密奏之、法皇大驚、遣法印靜賢諭義仲曰、聞卿欲挾朕有所往、又聞欲舉兵東下、不知卿欲何為、義仲奏曰、陛下曩召賴朝、臣

以為不可、而陛下不納、又向下東海東山北陸諸道宣旨曰、若有違此宣旨者、追討一從賴朝之命、臣安得無怨於陛下、欲赴關東者、將釋怨於賴朝耳、至如奉乘輿臨行陣、殊屬誕妄、此等浮言、陛下從何得之、臣甚懼、願賜討賴朝院宣、以示東國將士、是臣之願也、靜賢還、義仲以為行家泄之、乃造法皇宮、奏曰、讒人必臣同族、願得而甘心焉、法皇慰諭曰、道路之言、初非出於卿族、朕既不之信、卿亦勿以介意、義仲又奏、向下賴朝宣旨、若非出聖意、請推按奉行之人、不聽、義仲兵鈔掠滋甚、都下騷然、十一月法皇遣使讓曰、卿果無異圖、何以不擊

平氏、義仲曰、臣之所以未發、備賴朝兵也、彼果不來、臣將速發、法皇又敕曰、賴朝將有所獻、遣人送之、衆亦不多、卿勿疑懼、（玉海）義仲竟不發、遣兵攻剽都外神祠佛寺、法皇遣檢非違使平知康諭以戢部下、知康善擊鼓、人呼曰鼓判官、義仲傲然曰、卿豈爲人所撾乎、何以有鼓判官之目、知康忿恚還奏、遂請討義仲、法皇乃詔延曆寺座主明雲及園城寺長吏徵僧兵守法住寺殿、其佗來會者、皆凶猾無賴、令知康將之、知康掛浮圖畫像於墻壁以祈捷、自撚箭曰、吾能一發洞賊頸矣、義仲聞之怒、謂將佐曰、吾攘除凶黨以安王室、功亦大矣、今何罪而

被討、方今糧道梗塞、將士饑困、吾不得不取糧於富民、且衡堅挫銳、非健馬不能、馬若疲羸、將何以戰、吾不得不刈麥禾於近地、要皆爲國、法皇何爲怒我、顧媒櫱我者鼓也、吾一擊破之、乃起擐甲、叱左右急進、兼光兼平諫曰、天威決不可抗、唯當乞降耳、至報怨豎子、何難之有、義仲曰、吾寧抗天子、不忍爲降虜、今不急發、無乃爲鼓所擊與、吾意決矣、遂舉兵叛、分衆爲七、進圍法住寺殿、自攻西門、知康持鈴登垣、罵曰、汝等至賤、敢抗至尊、今自斃矣、義仲望見大笑、麾衆射之、知康乃逃、義仲乘風縱火、官軍潰亂、爭南門而逃、知康猶持鈴走、義仲兵

呼曰、持鈴者首謀也、乃棄鈴逃、義仲乘勢鏖擊、死者無算、座主明雲長吏圓慧法親王皆遇害、法皇御腰輿從南門出、輿夫中矢死、近臣呼曰、此法皇也、賊乃徙之攝政基通五條第、先是帝潛幸法住寺殿、（潛幸據百鍊抄）是日御船避兵宮池、賊爭射之、近臣呼曰、此國王也、乃徙之皇母七條第、（七條第據百鍊抄）公卿宮人皆爲亂兵所裸剝、刑部卿賴輔等赤體逃去、義仲乃集將佐謂之曰、吾今得逞吾意、卿等亦何求而不得、吾爲帝耶、帝乃稺孺、爲院耶、院老法師、皆非我所宜、吾欲爲攝政、兼平曰、攝政非藤氏不可、主君爲之、恐獲罪春日神、義仲默思久之曰、吾

爲院廄別當、縱意馳逐、遂自補別當、聞關白基房女有姿色、逼娶之、二十一日請法皇罷攝政基通內大臣藤原實定、以妻兄權大納言師家爲攝政、二十八日義仲褫文武諸臣四十九人官職、先是行家往擊平氏、二十九日進至播磨、平敎盛平重衡以兵一萬陣室山、行家適與之遇、平氏佯北誘之、行家突進、平氏乃前後夾擊、行家大敗、走和泉、備前播磨悉屬平氏、自賴朝起兵、東國不輸正税者三年、賴朝令範賴義經護送、適聞義仲叛、駐兵尾張、北面橘公朝往鎌倉告變、賴朝驚曰、義仲果叛、何不敕賴朝討之、彼亦驍將、非朝官之所能制也、

且知康不激變彼、亦何以至此、法皇親信此輩、不明甚矣、知康欲見頼朝謝罪、亦至鎌倉、頼朝惡之、命將士勿爲通、知康大愧、頼朝遂命範頼義經擊義仲、義仲聞之大驚、欲與平氏講和以禦之、遣使屋島議和、宗盛大悅、欲許之、知盛曰、義仲讐敵、何謂講和、請報之曰、天子在斯、速脫冑來降、宗盛從之、義仲曰、源平匹也、奈何出降、時義仲令衆防衛法皇、過絶內外、信西季子參議脩憲變服爲僧、紿守者入謁法皇、始知圓慧明雲之死、基房諭義仲曰、天朝之尊、神祇所祐、生靈所仰、故人臣蔑上、未嘗不滅、平清盛非不尊神敬佛、唯其悖驁方上、所以

貽患子孫、卿其戒之、義仲感悟、十二月十日、徙法皇於左馬權頭大江業忠六條西洞院第、（源平盛衰記）請賜討頼朝院宣、法皇不得已而許之、十五日義仲請敕藤原秀衡討頼朝、法皇又許之、（百鍊抄）是月義仲辭左馬頭、敘從五位上、（東鑑）

三年（後鳥羽帝元曆元年）春正月六日、源義仲敘從四位下、（東鑑）九日平氏乞和、法皇問之義仲、義仲以爲不可、（源平盛衰記）十日法皇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東鑑）意在弭義仲凶暴以待東國兵、而義仲不悟、以爲法皇寵任己、遂欲往擊平氏、適聞範頼義經已至美濃、乃止、十七日行家據河內石川城、與義仲絶、義仲遣樋口兼光往攻、十九日擊行家走之、二十日兼光未還、義仲兵甚寡、而東兵六萬已至宇治勢多矣、先是東國流言、法皇畏義仲避之西國、頼朝大驚曰、義仲若與平氏連和、不易制也、乃悉發精兵西上、將士議曰、近江有勢多、山城有宇治、敵必撤橋扼守、不有駿馬、何以能濟、乃爭求名馬、頼朝有二良馬、生唼最精駿、磨墨次之、範頼及梶原景季皆乞生唼、不與、與景季以磨墨、佐佐木高綱自近江至謁頼朝、頼朝勞之、高綱曰、臣欲一謁將軍、然後戰死、日夜馳驅而來、馬力既竭、不可復用、今欲赴軍、奈無馬何、頼朝曰、敵扼

宇治勢多、卿能先登乎、對曰、臣生長近江、實知河津、先登非臣而誰也、頼朝乃賜生唼曰、此範頼景季之所欲得、卿以此爲意、高綱拜謝曰、將軍聞臣未死則先登必臣也、乃倍道而進、令從卒牽生唼前行、景季見之大怒曰、不圖將軍待士之偏至此、欲刺高綱、問曰、子得生唼乎、高綱紿曰、此諸君之所不得、吾縱乞之必不得、不得則無馬、不可以戰、故吾誘廄卒竊之耳、異日有譴將君是頼、景季意解曰、有是哉子之巧也、乃止、是日範頼帥兵三萬餘從勢多、義經帥二萬五千餘從宇治、義仲遣根井幸親楯親忠帥兵三百餘守宇治、今井兼平信太

義廣帥五百餘守勢多、自帥勇兵二十人衞法皇、義經進臨宇治河、橋已徹、河流暴漲、乃火河上民家、搆望樓令衆曰、今日有功者、吾自錄送之鎌倉、諸隊喧囂、號令不相及、義經取平等院鼓擊之、衆乃定、義經令曰、軍中必有習於水者、宜試深淺、敵將叢射、我兵從橋上射之、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爭渡橋架、叢鏑雨射、高綱部下麼島與一潛行水中、撒椿斷絚而還、衆未濟、畠山重忠曰、今春水日盛、不得待其衰、且此河雖大、足利忠綱嘗濟矣、彼何人也、請爲諸君試之、言未畢、有兩騎截流即景季高綱也、高綱在後、呼景季曰、子馬肚帶甚緩、恐有

覆墮、景季駐纏約帶、高綱揮鞭先之、水中猶有絚、乃挺刀砍之、遂登岸、景季繼登、於是秩父足利三浦諸族皆濟、幸親拒戰不利、搏人以投衆、莫敢近、乃逃還、義經曰、大將不宜與士卒爭先、乃轉至橘小島、亂流而濟、分路入京、義仲聞報大駭、奏法皇曰、東兵已濟宇治、請避之醍醐寺、法皇不從、義仲馳至階下、按刀瞋目、進腰輿促之、左右震怖、俄而兵士報曰、敵至木幡伏見矣、義仲倉皇跨馬而出、過妻藤原氏訣別、越後能景津波田三郎呼曰、敵來薄、何乃眷戀婦女、皆自殺、義仲乃發、從騎僅百餘、途遇幸親、親忠以二百人還、義仲望見白旗、敵空

曰、吾今日死矣、惜死者去、進遇畠山重忠、潰圍而出、東兵三四隊繼進、義仲皆破之、幸親親忠等精兵百餘悉戰死、義經以三百餘騎奮擊、義仲兵斷爲二、東兵乘之叢射、義仲大敗、以殘兵七八十騎還、至法皇宮、門已閉、叩之不應、義經追蹙、義仲乃逃走、義經分兵追之、進至宮門、大江業忠登垣望之、以爲義仲、義經駐馬呼曰、源賴朝弟九郎義經破賊而來、業忠驚喜入奏、法皇命開門召見、義經與重忠及澀谷重助河越重房梶原景季佐佐木高綱進謁、皆戎裝鮮麗、神彩英發、法皇敕問姓名年齒、嘆曰壯士也、又問其所以來、義經對曰、賴朝聞

義仲叛、遣臣範賴義經帥兵六萬分道來討、臣既破賊於宇治、而範賴未至、然臣遣兵追賊、義仲度已伏誅矣、法皇曰、餘黨侵軼、亦未可知、宜留警衞、義仲逃至三條河原、東兵追及、義仲苦戰且走、重忠恐逸義仲、率衆追躡、有一騎兵還戰甚疾、重忠問彼爲誰、從者曰、爲義仲妾鞆繪、重忠曰、吾恥與婦人爭鋒、然彼亦尤物、吾生擒之、進擘其鎧袖、鞆繪急著鞭馬騰袖斷乃逸去、重忠不復追、鞆繪脫冑戴笠、被髮從義仲、遠江人内田家吉以膂力聞、望見鞆繪問曰、女邪童邪、從者曰、女子也、家吉曰、吾聞義仲有二妾、皆勇健、其一曰葵、戰死礪波、今日

獨有鞆繪、吾當斬之、乃進搏之、抉刀將刺、鞆繪奮臂毆之、刀墜、乃馘之、提首示義仲、義仲曰、壯夫猶死、汝手、吾亦未知授首何人、今日汝在軍中、吾恐天下笑我、汝速去、鞆繪固請從、不聽、乃鯁咽而去、範賴至瀨多、水深不可濟、轉濟供御瀨、今井兼平等迎戰不利、以三百餘人北走、遇義仲於粟津、義仲曰、吾之所以不死者、欲一見汝耳、吾兵殲力竭、唯當就死、兼平曰、死中求生、將家之常、今脫身北歸、猶足建三分之業、臣請留禦追兵、乃揭旗聚散卒、得四五百人、追兵奄至、義仲旋轉血戰數合、從兵多死、範賴麾衆合圍、義仲馳突而去、手塚光盛等

戰死、獨兼平從焉、義仲嘆曰、吾平日不覺甲之在身、今始覺重、兼平曰、將軍何憊也、顧兼平猶在、勝弱兵千萬、何不從容自裁、顧指粟津松林曰、將軍往而引決、臣留而戰死、義仲欲同死、兼平曰、天下名將死人手恥也、義仲乃馳、截水田、深淖沒馬、馬不得動、義仲窘蹙顧兼平、有矢中其面、眩而伏、遂見殺、兼平望見曰、臣當下從、乃大呼突擊、追兵辟易、箙尚餘八矢、射殺八人、呼曰、天下勇士殉其主、汝等視之、遂銜刀墮馬而死、兼光適還自河內、聞義仲死、令從兵散去、留者僅五十餘人、進入京師、兒玉黨掩擊擒之、源平盛衰記 二十二日攝政內大臣師家罷、復基通攝政、藤原實定內大臣、公卿補任 師家在職僅一旬、時人比之七日關白、源平盛衰記 二十六日法皇敕賴朝討平氏、玉海 梟義仲頭、繫赤帛於髻、書曰賊首源義仲、揭之劒鋒、令兼光從、觀者笑其無恥、兒玉黨就義經請宥兼光、法皇宮人訴曰、彼實陵辱妾等、彼而不死、妾等何以生、公卿亦曰、猛敵不殺、是養虎也、二十七日斬兼光於朱雀、源平盛衰記 範賴義經捷書至鎌倉、將士亦多致書、獨梶原景時錄斬獲姓名甚詳、賴朝嗟賞、二十九日範賴義經帥兵發京師、將擊平氏、東鑑 法皇面敕義經曰、三神器天朝大寶、鎮卿慎奉還、義經對曰、敢不奉命、是

月、平氏聞義仲敗死、奉帝發屋島、城攝津一谷、以生田森為東門、一谷為西門、南瀕海、兵船鱗次海面、北負山、崖壁墻立、人馬不能過、曰鵯越、山陽山陰南海西海諸國豪傑、望風來降、唯豐後緒方、伊豫河野二族不來、二月、讚岐在廳應源氏、攻教盛於備中、教盛遣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迎戰、走之、淡路源氏起兵、通盛教經往攻之、斬其將源義嗣、虜源義久、分路入伊豫、河野通信走奴田城、教經攻之、虜奴田太郎、走通信、淡路人安摩宗益、以兵船赴京師、教經追擊走之、聞紀伊人園部重茂應源氏、轉入紀伊、火其家、斬數十級、乃引還、宗盛

褒賞、四日範賴帥兵五萬經播磨入攝津、陣昆陽野、將攻一谷東門、以是日清盛小祥、按兵不進、義經帥兵一萬餘入丹波、陣三草山東、向西門、約以七日夾攻、初賴朝令土肥實平屬範賴、梶原景時屬義經、是日實平請而屬義經、景時迺往屬範賴、畠山重忠方在範賴部下、惡景時恃寵凌人、又屬義經、義經悅曰、重忠驍武十倍景時、宗盛遣資盛及左近衞少將有盛、備中守師盛、帥兵七千陣三草山西、備義經、義經問實平曰、乘夜進攻邪、將待明日邪、實平未答、田代信綱進曰、兵在襲不備、請乘闇蹴踏、實平贊成之、乃發、山路闇黑、衆不知所向、

義經召僧辨慶曰、舉汝大炬、辨慶應時火旁近民家、義經乘火光進攻、平氏驚潰、資盛航海走屋島、獨平盛俊守三草山、五日師盛逃還一谷、謂宗盛曰、三草山吾城咽喉、請速援之、宗盛命諸將往援、皆不應、乃命教經、教經奮曰、臨戰辭難、何以武夫爲、佗人所畏避、必命之教經、乃赴三草山、六日義經謂信綱曰、卿與實平攻西門、吾踰鵯越、襲其城後、迺簡精銳三千、從間道進、日旣暮、義經曰、誰諳知地形者、平山季重曰、臣知之、請前導衆、笑曰、卿始至此地、何繇知險易、季重曰、獵夫知山、漁夫知水、土地險易武夫知之、何謂不知、乃進、義經呼辨慶

曰、汝求鄉導來、辨慶認谷中火光、赴之、攜一少年而至、義經燒炬照見、其人魁岸、持弓矢、義經問曰、汝居何地、年齒幾何、對曰、年十七、所居山形似鷲、名鷲尾、義經授姓名曰鷲尾三郎經春、賜之刀鎧鞍馬、乃問曰、鵯越之險如何、經春曰、此山中第一絕險、非人馬所能過、義經曰、鹿能過否、曰、丹波之鹿避寒往來、義經曰、西國則吾不知也、東國則鹿之所行、馬亦能行、又問崖下鑿塹布蒺藜否、曰、彼恃險不設備、乃令經春前導、遲明至鵯越、俯瞰一谷、則兩軍方戰於東西門矣、西門先登、卽義經部下平山季重、熊谷直實也、直實夜謂子直家曰、宇治

河之戰、吾非不爭先、而高綱馬如龍、吾不及也、明日從衆踰險、不得挺戰、吾將從間道向西門、直家曰、平山呼諜前導、今則寂然、得非先我邪、使人視其陣、則已去矣、父子乃發、季重方憩於路、父子乘闇潛行先之、遂至西門、大呼挑戰、城兵不出、飛矢雨射、直家以身蔽父、季重亦至、會城中奏樂、直實嘆曰、都人風流乃爾、吾等鄙人、徒事金革、乃敢與此輩戰、何不幸也、言訖泣下、遲曙城兵二十餘騎開門馳出、季重從旁奪門而入、城兵還戰、直實父子追之入門、三人前後縈攪城兵、莫能當、乃奪門而出、季重旗卒中矢死、乃復入斬敵而出、後軍繼至、

範頼縱兵攻東門河原高直盛直藤田行安先登皆死梶原景時帥五百餘人毀栅而入知盛督衆拒戰景時引卻景季後景時轉轡復入以景季還兩軍之戰方酣義經曰時可矣乃令衆曰騎有四法心爲先卿等視我騎法進下絕壁衆繼之中路巉巖峻絕衆下瞰危懼佐原義連曰吾平生遊獵一兎一鳥猶不欲授人今日豈敢後人乃先下義經顧衆繼之乃皆下大喊而進三草山軍潰走城兵方戰於東西門忽見白旗在後大駭義經乘勢奮擊城兵大亂義經呼曰多殺無益何不縱火驅逐辨慶迺進縱火適西風暴急烟炎熛天城兵狼狽

棄城走宗盛奉帝航海亂兵爭舟相殺傷重衡方以兵三千守東門其兵望烟皆潰乃沿海西走莊家長追而射馬馬斃呼從騎後藤守長守長不顧而遁家長遂擒重衡岡部忠澄追平忠度忠度紿曰我東兵也忠澄曰東兵無烏帽黑齒者必敵將也追及搏之忠度抽刀連刺中鎧不入忠澄從兵擊斷其臂忠度度不免端坐受刃而死兒玉黨追通盛通盛墮馬佐佐木成綱搏之通盛倒之抽刀不拔成綱刺殺之兒玉黨又追平知盛將及子知章搏一人斬之一人從旁刺殺知章從兵賴賢斬其人中箭不能騎乃自殺知盛乘間登船謂宗盛曰

吾見子死而脫走果何心與乃泣下平敦盛單騎尾其船熊谷直實追而呼之乃旋轡相搏直實倒之將斬見其婉麗憫之曰猶吾兒也將釋之追騎在後乃泣而斬之獲橫笛於鎧縫嘆曰向作樂者此人耶敦盛兄經正走大藏谷莊高家追斬之師盛小舟逃走一人跳而登舟覆伊勢義盛以鐵搭鉤而斬之是日義經斬級一千二百溺死無算宗盛奉帝走屋島源平盛衰記　九日範頼義經還京師十一日請梟平氏諸將首東鑑公卿議曰奈何梟卿相範頼義經奏曰臣等之所以奮身不顧者將上揚皇威下雪先恥也平治之亂先臣蓋嘗被梟今平氏

獲罪陛下而陛下不梟臣等將何以殲朝敵十三日法皇敕梟之十四日召重衡使近臣問曰汝果能諭宗盛奉還神器朕將釋汝重衡曰焉有鑾輿未還而獨送神器者耶且一谷之敗族人多死臣何顏生還然陛下有命臣請試之乃遣平重國召次花方齎院宣及重衡書往諭宗盛宗盛不奉命時忠捕花方火印其面作波方二字劓而還之源平盛衰記　十八日頼朝命梶原景時土肥實平等鎮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五國二十五日頼朝遣使奏請四事一曰東北諸國自經兵革村里空虛今流民稍還所在案堵請待至秋成簡擇國司任以吏

務、二曰、近畿諸國武夫不論源平、凡堪戰闘者、請令義經將之、三曰、我朝神國也、地屬神祠者、古今無變、頃東國傳言、鹿島神西上、已而平氏摧衂、似非偶然、神祠有壞毀者、請速加葺修、令祭祀無闕、四曰、近歲僧徒好武事、廢佛法、臣請收僧徒戎器、授之官軍、三月朔、賴朝移撽鎭西將士討平氏、十日、義經令梶原景時押重衡赴鎌倉、二十七日至伊豆、賴朝適在伊豆、二十八日見重衡曰、賴朝爲法皇起兵、將平海內、今日迺與君相見、屋島內府亦尋來見矣、重衡曰、源平藩屛王家、自古而然、至近世、我家秉朝政者二十餘年、一門躋膴仕者八十

餘人、寵榮極矣、今日之事天也、武夫戰敗就擒、不足以爲恥、請速斬、一座嘆異、賴朝令工藤宗茂拘之、是月、法皇賞賴朝功、授正四位下、時法皇欲授以征夷將軍、公卿議曰、征夷之職、必賜節刀、任軍監軍曹、然後授之、數者不備而授之、自古未有也、請待他日、乃止、夏四月二十日、賴朝令藤原邦通、工藤祐經及侍女千手宴重衡、重衡取笛吹五常樂曰、是爲後生樂、又吹皇麞急曰、是往生急也、夜闌宴罷、重衡留千手勸酒、朗詠曰、燈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聞之歎曰、平氏風流迺爾、二十一日、賴朝以義仲既伏誅、欲殺義高、侍婢伺

知、告其妻源氏、義高乃變服逃亡、海野幸氏欲綴追兵、僞爲義高、擁衾露髻、衆莫之知、已而事覺、賴朝大怒、遣堀親家追索、及於入間河原殺之、源氏悲憤成疾、政子詰賴朝、賴朝斬親家從兵以謝、五月朔、賴朝聞義高從兵匿甲斐信濃、遣兵搜捕、四日、賴朝兵士擊信太義廣於伊勢羽取山、斬之、六月朔、賴朝饗平賴盛、贈遺甚盛、初賴朝以池尼言獲免、而賴盛即池尼所生、及賴朝擊平氏、諭賴盛留京師、尋致書招賴盛及平宗清、宗清亦有舊恩、賴盛欲俱往、宗清曰、君若出兵、臣當先驅、若赴東國、臣何敢從、當闔族流離之日、恃舊東行、受報敵將、

臣深愧之、乃辭、赴屋島、賴盛獨至鎌倉、賴朝厚遇之、二十日、法皇復平賴盛光盛官爵、以範賴爲參河守、從賴朝之請也、時義經就賴朝求官、賴朝忌其功、不許、獨爲範賴奏請、兄弟始有隙、秋七月三日、賴朝請法皇遣義經討平氏、（東鑑）十九日、先是、平氏餘黨富田家助、家能、家清、平田家繼出羽前司關信兼、藤原忠清等起兵伊賀、擊守護大內惟義、破之、是日進攻近江、佐佐木秀義方在近江、（東鑑　玉海）帥兵逆擊、謂衆曰、平氏既走西海、彼小寇何能爲、乃督衆先驅、中箭而死、（源平盛衰記）惟義來援、家繼等戰死、信兼、忠清脫走、（東鑑）人呼曰三日平氏、（源平盛衰記）二

十八日後鳥羽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五歲、先是法皇問之右大臣藤原兼實、兼實對曰、神祖之約、以傳劒璽者爲國主、無劒璽而即大位、自古未有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故立主則可、劒璽未還、故即位則不可、今劒璽方在敵手、存亡不可得知、而謂必待其還、臣自知不爲時論所容、然神器在外、此天地大變、宜禱之皇天后土、差追討使以迎之、國祚未衰、則神器必有還都之日、儻屬厄運、一旦毀滅不還、則必審其實、然後徐議即位、未爲晩也、今徒憂平氏猖狂、輒行即位、是負神祖之約也、何以防僭亂、攝政基通左大臣藤原經宗亦諫、法皇

不聽、玉海八月六日、法皇以義經爲左衛門少尉、兼檢非違使、賴朝聞而益忌之、八日範賴帥兵發鎌倉赴西國、二十七日入京師、二十九日法皇敕範賴討平氏、東鑑是月關信兼起兵據伊勢瀧野、源平盛衰記三子兼衡信衡兼時匿在京師、義經召而殺之、東鑑山槐記遣兵攻信兼、信兼與百餘人脱甲、袒裼雨射、義經兵多死、信兼矢盡、火城自殺、源平盛衰記九月朔範賴發京師、冬十月十一日、法皇聽義經院內昇殿、義經駕八葉車、衛府從者三人、騎士二十、舞蹈於庭、撤劒笏昇殿、東鑑二十五日帝行御禊儀、義經扈從、觀者相謂曰、義經美姿顏、習於威儀、非義仲

粗野之比、然比之平氏、則曾不能及其最下者矣、十二月平行盛以船二千據備前兒島、範賴進陣藤戶、平氏擧扇招範賴軍、範賴以無船不能進、源平盛衰記會賴朝聞佐佐木盛綱喪馬、遣使賜馬、盛綱感激、東鑑夜誘土人問津、明日以六騎濟、範賴令衆止之、不聽、遂登島、於是諸軍繼進、行盛不能支、航海還屋島、源平盛衰記六騎據東鑑賴朝賜書盛綱曰、騎而濟河者有之、未聞濟海、眞希世之勇矣、東鑑是冬平知盛攻取安藝周防、帥舟師狗隣國、舟皆聯巨楯自蔽、陸軍進擊、輒射其馬、陸軍每敗、知盛城長門彥島據焉、範賴患糧乏、遣使告賴朝、賴朝報曰、帝王之

尊、不可不畏、清盛義仲皆害皇子、所以取禍、先帝太后、卿必保全之、以此令衆、安知二位尼之不以帝來哉、卿務撫綏筑紫兵士、攻屋島、必藉其力、愼勿呫囁耳語、以啓嫌隙、人謂敵弱、決不可侮、但宗盛懦劣、卿生致之、至於糧船則吾待二月送之、東鑑

四年四月以後、後鳥羽天皇文治元年、春正月十日、法皇遣源義經討平氏、義經奏曰、平氏跨陵西國者已三年、臣不殄滅之、決不還京、彼縱走三韓、臣必窮追、出謂將士曰、畏死者還、源平盛衰記十二日範賴進至赤間關、糧運不繼、將士大困、往往謀逃還、乃檄豐後人臼杵惟隆緒方惟能求船、

二十六日惟隆惟能送兵船八十艘、周防人木上遠隆輸兵粮、範頼將進入豐後、下河邊行平資糧悉竭、遂鬻兜鎧、乘小舟而濟、衆曰、何不登大將船、行平曰、吾雖身無甲冑、志在先登、範頼謂將佐曰、周防西隣宰府、東近京師、馳驛報事、必從此地、吾欲留一勇將鎭之、誰可者、千葉常胤曰、三浦義澄雄鷙多兵、請命之、乃命義澄、義澄曰、臣鋭意先登、何敢停駐、範頼諭之、乃駐軍、二月朔、範頼遇菊池種直於葦屋浦、行平等擊走之、十六日義經發京師、高階泰經往觀其軍裝、因謂義經曰、吾固不知兵、然以愚揣之、大將不宜在前隊、義經曰、然、但先驅

效死、是吾素願也、於是義經赴南海、範頼攻西海、宗盛奉帝據屋島、知盛以西海兵據彥島、守門司關、十七日義經進至渡邊、東鑑將航海、會將佐議軍事、梶原景時進曰、請設逆艣、義經曰、逆艣如何、景時曰、陸戰用馬、進退兩便、水戰則不然、飛舸直馳、非不迅駛、獨苦難退耳、故設艣於舳、以備之、謂之逆艣、義經曰、督衆赴敵、猶患易退、奈何爲敗走之備、景時曰、謀出萬全、謂之良將、有進無退、謂之豕武、義經作色曰、戰在樂死、戰而畏死、不如不臨戰、卿若爲將、逆艣千百、唯卿所欲、吾則不敢、景時由此深怨義經、適南風猛暴、船舸多壞、至夜風變而北、

益暴、義經曰、風既順、宜速發、水手畏縮、請待風定、義經曰、若待風定、敵已設備、利在急進、不用命者斬、水手大懼、迺發、惟畠山重忠、土肥實平、和田義盛、佐佐木高綱四船從之、駛如飛、其餘畏景時、不敢發、十八日義經至阿波尼子浦、水路三日程、三時而至、櫻間良連以兵三百陣岸上、義經帥百五十人、登岸奮擊、良連潰走、追而擒之、問生虜曰、近地有敵否、曰、櫻間良遠營距此五十餘町、迺進攻走之、召土人問地名、曰勝浦、義經喜曰、吾勝必矣、會國人臼井親家來降、命爲前導、親家曰、田口成直往攻河野於伊豫、留兵守勝宮、距此三十町、迺攻

走之、直赴屋島、比過中山、望見一卒齎書疾行、義經追及、問曰、卿何人也、吾阿波人、應募赴屋島耳、卒信之曰、六條攝政夫人平内府女弟、吾卽夫人使者也、義經曰、書何言、卒曰、此非吾所知、但囑云、木曾梟猛、天下所畏、九郎一戰滅之、眞英將也、彼將攻屋島、請善備之、書所言亦必此意也、義經曰、子嘗至屋島否、屋島形勢如何、卒遙指松林曰、是爲牟禮高松、敵若縱火高松民家、乘潮退而進、則水僅及馬腹、恐不能禦耳、義經卽奪書棄之、縛卒於樹而去、十九日至牟禮高松、乘曉火民家、平氏望見大驚、奉帝航海、留有盛教經等守城、義經急攻

之教經發矢力拒中者皆斃義經迺縱火旁近民家風猛火熾延及行宮舉城逃潰登船義經追擊水陸交戰義經退待後軍後軍稍至復戰平氏忽使美人乘船揭畫日扇爲標的以試東兵義經迺命畠山重忠射之重忠曰摧鋒陷陣惟公所命射則不能也請命下野人那須與一迺召而命之與一脫胄徐進按轡水中一發中之兩軍呼譟如雷義經賞以鞍馬平氏以十餘船進宗盛令備後力士鞆六郎覘義經六郎輕舸往返伊勢義盛壯士大胡潛行水底騰身搏六郎沒水斬首獻之義經賞以佩刀於是東兵叢射平氏船退義經追擊平盛

嗣舞鐵搭欲鉤義經義經挺刀扞之適墮弓義經欲收之鐵搭亂下衆呼曰將軍捨弓捨弓義經遂舉鞭收弓衆進曰奈何輕身義經曰吾弓不勁所以不捨也宗盛謂教經曰我兵皆注目九郎而不能獲彼我裝易辨卿試登岸覘之教經曰諾乃與飛驒景經景俊平盛嗣藤原忠光平景清等三十餘人登岸義經曰此皆名士也欲進戰土肥實平止之曰大將不宜屢自戰請委之壯士乃與子遠平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熊谷直實平山季重佐佐木高綱金子家忠澀谷重國重助渡邊眤伊勢義盛鎌田光政佐藤繼信忠信片岡爲春等五十餘騎

聯轡突進教經發矢甚疾死傷相屬繼信中矢墜馬教經從者將斬之忠信射殺之扶繼信而退義經謂之曰卿欲何言繼信曰恨不見將軍成功耳言訖而死義經流涕命葬之旁近佛寺賻以愛馬大夫驪義經部下鎌田盛政光政及繼信兄弟最勇號四天王是日光政亦戰死日既暮義經退陣牟禮高松平氏陣行宮址欲乘夜砍源氏營將士爭先不決而天既曉矣二十日義經復進攻教經射而禦之衆畏避不進辨慶等舞眉尖刀殺十餘人教經航海而逃宗盛奉帝走志度義經駐軍招諭四國先是田口成直攻河野通信於伊豫走之二

十一日通信以三十船屬義經義經聞成直旋師命伊勢義盛誘降之義盛迺令一卒旅裝先發途遇成直成直問曰屋島如何曰已爲九郎所破大臣父子就擒民部大輔降能登守溺死九郎方駐軍窮搜餘黨成直心動而未信比至讚岐三木郡義盛以十餘騎進呼曰公田內左衛門邪吾兵已破屋島擒大臣父子降公父民部大輔公欲見父則降欲戰則戰成直乃降義盛諭之散遣從兵以成直還報義經大悅劫成直作書招成能成能始懷貳義經以精兵八十騎攻志度（兵數據東鑑）宗盛奉帝走彥島（源平盛衰記）二十二日梶原景時帥兵船百四

十餘艘至屋島、（東鑑）將士竊笑曰、是鄙諺所謂鬭罷進挺者也、（源平盛衰記）三月二十一日、周防人船所正利獻數十船於義經、二十二日義經將航海擊平氏、三浦義澄來會、義經命之前導、乃進、平氏聞之、奉帝發彥島、駐船壇浦、二十四日義經進攻壇浦、（東鑑）景時請爲先鋒、義經曰、吾豈後卿乎、景時曰、公是大將軍、何必先驅、義經曰、吾是軍奉行、何謂大將、大將卽鎌倉殿、吾固當爲大將先驅、且前日之戰、陵山谷、衝風濤、吾常先衆、今日亦然、景時恚曰、此人不能將將、義經大怒、欲手刃之、景時亦按刀、將士苦諫乃止、（平家物語、參取長門本、）範賴以兵三萬陣長門海岸、斷平氏走路、兩軍大戰、平知盛謂衆曰、戰惟有今日、勿隕勇名、平景清曰、東兵所長惟騎戰、至於水戰、猶魚緣木、悉搏而投海耳、平盛嗣曰、吾聞義經面長軀短、白皙反齒、日夕易裝、不著鮮甲、吾將搏之、衆皆曰、彼雖猛銳、小男子耳、可挾而投也、伊賀家長獨嘆曰、吾今日迺爲金商僕所困、天也、知盛退謂宗盛曰、吾軍皆奮、而田口成良獨不然、得無懷貳邪、請斬之、宗盛乃召成良曰、今日之戰卿勉之、成良曰、敢不竭力、知盛按刀欲斬之、宗盛不許、迺止、會菊池隆直原田種直以三百餘艘射東兵、義經不利而退、平氏鼓譟乘之、義經乃漱而拜

八幡神、適空中有物如白旗、兵士羅拜、乃復振、平氏載兵士於唐船、詐爲宗盛、宗盛更乘兵船、欲待義經攻唐船四面掩擊、會成良送款義經、告平氏計、遂以三百餘船射平氏軍、宗盛大悔、義經乘之急攻、平氏遂敗、知盛往謁建禮門院、糞除舟中、宮人問曰、事果如何、知盛笑曰、君等今見東男子耳、宮人號泣、平時子乃挾寶劒神璽、抱帝投海、帝時年八歲、建禮門院亦投水、兵士鉤而救之、送於義經船、兵士入御船、將開一函、目忽眩、平時忠曰、是爲內侍所、兵士懼而止、神璽浮出、片岡經春收之、平行盛平有盛皆苦戰而死、教經搏戰甚厲、（源平盛衰記）義經望見嘆曰、敗軍之將孰能奮厲如能州者、平氏得至今日、能州之力也、吾恨不獲此人爲將耳、（長門本平家物語）知盛謂之曰、多殺無益、何不自殺、教經曰、善、吾搏九郎足矣、適義經船摩教經船而過、教經躍而入、脫冑撤鎧袖、欲搏義經、左右捍衞教經、悉蹴倒投海、義經迺跳身登別舸、教經不能跳而止、安藝時家以二壯士進搏教經、蹴倒一人、挾二人投水而死、宗盛與子清宗猶彷徨舟中、兵士詐爲失手擠之海、宗盛父子素善泅、不得死、伊勢義盛擒之、平經盛登岸入山中自殺、教盛知盛猶在一船、召伊賀家長曰、帝既崩、吾將就死、大臣如何、曰

既就擒矣知盛迺與敎盛俱自殺家長有國等八人殉之餘衆殺溺殆盡（源平盛衰記）夏四月四日義經捷書至京師五日後鳥羽帝遣使勞義經十二日賴朝遣使令範賴留鎭西國義經以生虜還京二十一日梶原景時致書鎌倉曰判官戰功莫非關東兵力而判官驕驁自負意氣太盛部下戰懼如履春冰景時規諫反遭譴怒願早還關東賴朝益惡義經二十四日義經奉鏡璽入京師帝遣權中納言藤原經房等迎之二十六日義經兵以宗盛清宗等入京師二十九日賴朝密令西國將士曰卿等若歸心關東勿受義經號令（東鑑）是月賴朝以功

超敍從二位（玉海）五月義經遣龜井六郎於鎌倉致誓書申理賴朝益怒七日義經押宗盛清宗赴鎌倉十日加藤光員擒藤原忠清於志摩十五日義經至相模酒匂賴朝不許入鎌倉遣北條時政以宗盛清宗來十六日斬忠清於六條河原十七日伊勢義盛部下與後藤基清部下鬭爭賴朝聞之怒義經不戢下二十四日義經作狀因大江廣元陳情賴朝竟不見是月流平時忠於能登時忠子信基於備後時實於周防藤原尹明於出雲（東鑑）先是時忠有文書一筐爲義經所收皆軍中密畫時忠謂時實曰義經若送文書於鎌倉獲罪者必多而吾亦不得保首領如何時實曰大人何不以女妻義經誘而取之時忠從之遂得文書燒之（源平盛衰記）賴朝嘗爲義經聘河越重賴女（東鑑）及娶時忠女賴朝怒曰彼迺與仇家婚（源平盛衰記）六月七日賴朝欲見宗盛大江廣元曰主君已定海內爵躋二品不宜見囚虜乃延之別室隔簾見之令比企能員慰問宗盛苦祈宥死觀者彈指九日命義經押宗盛清宗還京師義經憤邑又命源賴兼押重衡赴奈良從僧徒之請也十三日賴朝奪義經采地二十四所謂左右曰不籍吾兵力彼安能成功顧乃恃功傲物臨發稱言有憾於關東者皆歸我是何言與

二十一日義經至近江篠原斬宗盛清宗二十三日梟宗盛父子斬重衡於奈良與首僧徒秋七月七日平貞能因宇都宮朝綱乞降賴朝不許朝綱曰重能有重得還蓋貞能之力也彼若懷異圖請誅臣一門賴朝迺命朝綱囚之家八月十六日義經任伊豫守是月賴朝奏請造義朝廟法皇許之敕索義朝髑髏獲之東獄門側遣使送之鎌倉賴朝素服迎之稻瀨川創勝長壽院葬之冬十一月三日義經行家避賴朝出走（事見源氏開府鎌倉）京師無復鎭將矣十九日賴朝遣土肥實平於京師二十五日遣北條時政於京師十二月十七日時政捜捕平

氏餘黨獲宗盛次子通盛子通衡維盛子六代重盛子宗實為藤原經宗所養亦就擒僧文覺請宥六代時政曰子請之鎌倉吾且緩其死文覺遣使鎌倉請宥六代經宗亦遣使請宥宗實賴朝念重盛舊德皆許之命斬其餘（東鑑）是歲賴朝使北陸宮入京師（玉海）居嵯峨稱孫王（明月記）

後鳥羽天皇文治二年夏四月四日長谷部信連至鎌倉賴朝念以仁王功賞以采地秋七月二十五日先是賴朝捕平盛國因之岡崎義實家是日不食而死（東鑑）資盛子亦有盛國者賴朝特宥之附北條時政子孫事北

條氏關長崎二氏其裔也（平氏系圖）

三年春二月義經走陸奧依藤原秀衡（東鑑）是歲藤原俊成奉敕撰千歲集念忠度遺詠採其一首然憚時議不書姓名人為惜之（源平盛衰記）

四年秋九月十四日熊野僧定任來鎌倉請宥城長茂時長茂以平氏黨被擒在梶原景時家賴朝適召見長茂直進背賴朝而坐神色傲然景時怒曰二品在彼長茂曰吾不知也乃起出定任大愧（東鑑）

建久三年春三月賴朝刱永福寺於鎌倉藤原忠光欲左目以魚鱗詐為眇者挾匕首溷入役徒謀刺賴朝賴朝見而怪之命左右捕之探懷獲匕首廼詰問忠光曰我平宗盛士上總五郎兵衛尉也欲為舊主報仇耳乃囚之和田義盛家問其黨與曰同謀唯有平盛嗣聞前匿丹波不知今何在也自就擒不復飲食賴朝命斬之（東鑑）

七年夏六月平知盛子知忠匿於京師集兵將襲藤原能保（明月記）平盛嗣往屬之能保遣後藤基清等攻之知忠自殺盛嗣逃投但馬人氣比道廣家為養馬卒每浴馬為馳射勢道廣心知為盛嗣而不問頃之道廣番直京師盛嗣亦往來京師事泄賴朝命道廣捕之道廣遣

妹夫朝倉高清於但馬覘其浴將捕之盛嗣突出曰吾欲逃即逃顧不忍累主人乃就擒曰吾不欲受縲紲與腰帶縛馬道廣送之鎌倉賴朝見而讓曰汝何不死於西海盛嗣曰僕欲更奉一主以復先業耳賴朝曰聞汝嘗屬吾弟九郎有諸曰嚮在京師欲狙擊判官而防備周密竟不獲發爾後潛蓄兵器欲試利鈍於將軍之身賴朝斬之由比濱（長門本平家物語）平氏餘黨殲焉及賴朝薨僧文覺圖不軌事發覺處流源賴家恐僧妙覺為變捕而斬之妙覺即六代也（源平盛衰記）初平氏之亡維盛佯為赴水潛匿紀伊那智（源平盛衰記一說）而世莫知其詳也後百

四十餘年、護良親王避亂十津河、土人戸野兵衛者自謂、吾祖先嘗保護維盛於此、（太平記）世始知維盛嘗匿十津河矣、維盛從子親實亦匿近江、轉入越前、以織田爲氏云、（平氏系圖、○世傳對馬守宗氏、知盛之後也、）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東京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源氏開府鎌倉　頼朝猜忌　伐鬼界島　平陸奥　朝京師

高倉天皇治承四年冬十月、源頼朝奠居鎌倉、造新第於大蔵郷、從居焉、諸將士皆營第宅、初鎌倉居民鮮少、村里荒穢、僅有漁家、至是遠近來聚、屋宇櫛比、衢巷洞達、人物駢闐、遂為東國一都會、東鑑

後鳥羽天皇文治元年、伊豫守源義經既滅平氏、鎮衞京師、敬上撫下、政無偏私、朝野歸心、法皇倚頼焉、源頼朝益惡之、梶原景時讒之曰、今平氏既滅、海内莫不風

靡、可患者惟判官耳、判官用兵如神、陵絶谿、衝驚濤、倏忽變幻、敵莫能禦、真天下名將矣、將軍不早為之所、必貽大患、頼朝然之、源平盛衰記　秋九月頼朝聞義經與行家密相往來、益疑其有謀、遣梶原景茂於京師、命義經捕行家、且伺察其狀、景茂至京、義經適病不見、數日輙見、景茂傳頼朝命、義經曰、都下縱有小盗、吾猶將自往捕之、況行家乎、行家驍猛、非兵士所能捕、吾待病愈、徐畫之、冬十月三日景茂還報曰、臣始至京、判官以病不見、數日召見、倚几而坐、形容顦瘁、有灸痕數處、頼朝曰、彼黨行家、故詐病耳、景時從旁搆之曰、人一日不食、一夜不眠、其容必瘁、灸痕雖多、俄頃可辨、判官不速見景茂、正為此耳、九日頼朝會將佐、東鑑　謂之曰、吾嚮擊平氏、將擇諸弟命之、臨盟使之執熱、皆失聲而退、獨九郎神色不變、從容歃盟、吾知其可用、廼命之為將、彼果滅木曽、鏖平氏、功冠天下、今乃恃法皇寵、補五位尉、曽不謀之我、傲慢甚矣、今不速擊、後必為患、卿等為我往擊、一座不敢應、頼朝不懌曰、惟景時可以任之、汝速發景時辭曰、臣素與判官有隙、臣而西上、判官必設備、請命之他人、襲其不備、頼朝廼召惡僧昌俊、命之、昌俊本奈良僧、嘗與針莊代官小河遠忠及興福寺僧快尊有怨、夜襲

遠忠殺之、快尊師衆將訴之、昌俊遮擊走之、廷議捕昌俊、會土肥實平番直京師、廼付實平囚之、實平携還、遂薦之頼朝、源平盛衰記　十一日義經詣法皇宮奏曰、兄頼朝命臣殺行家、行家於臣為叔父、又非有罪惡、臣奈何殺之、且臣殄滅平氏、以定禍亂、功不為不大、而頼朝不賞、反奪臣邑、又謀除臣、臣將與行家協謀禦之、請賜討頼朝宣旨、不則臣將自殺矣、法皇令義經曉譬行家、東鑑　十七日義經聞昌俊至京師、召見讓曰、卿已西上、何以不相聞、昌俊謝曰、臣本奈良僧、近將詣七大寺賽宿禱、期在明日、欲待事畢來謝耳、義經笑曰、卿之來欲襲我也、

若命之他将佐、吾将設備、故命之卿、夫平氏之亂、諸國鼎沸、吾二年而平定之、卿何人也、廼欲襲我、我今捕卿人、其謂我何、且吾兄使者、安得無禮、昌俊曰、非敢然也、請獻誓書、乃造誓書、焚灰呑之而出、義経夜謂妾静曰、吾心動、得非昌俊来襲耶、静曰、街路騒且塵上、必有故也、廼令豎二人往覘、久之不還、又遣一婢、婢急還報曰、二豎已斃於門、門中鞍馬數十匹、衆皆擐甲将發、言未畢、昌俊師六十餘騎大喊来襲、義経左右僅六人、義経曰、僧徒何能爲、静曰小寇未可侮也、乃取鎧進之、義経呼曰、開門、門開、跨馬而出、縱横馳突、所向披靡、退而入門、與佐藤忠信源八廣綱熊井太郎等、雨矢禦之、忠信據東鑑　昌俊亦麾衆叢射、廣綱被矢死、太郎被重創、事急、兵士稍々来聚、行家亦聞之来援、昌俊兵敗、走鞍馬山、十八日、義経奏變法皇、全鎧被箭、箭在箙者僅三、見者指曰、真猛将矣、先是頼朝令安達清経事義経、清経逃還告變、頼朝喜曰、吾兵始有名矣、源平盛衰記　是日法皇令公卿議義経所請、左大臣藤原経宗曰、令武夫警衛京師者、惟有義経、彼一旦肆其暴怒、将使何人禦之、請姑許彼請、徐告之頼朝、頼朝何必深怨、法皇使高階泰経咨右大臣藤原兼實、兼實曰、追討宣旨安可輕下、今頼朝

非有罪惡、奈何討之、清盛義仲之爲暴、使之討頼朝、頼朝兵強、輙使之討二族、王命之重焉在、亂之不熄、職是之由、不宜践覆轍、泰経曰、法皇固知頼朝不反、今日之事、不過避義経暴怒耳、頼朝知前日之勅出於清盛義仲、則今日之事、彼亦何必深怨、如公所論、得無黨頼朝之嫌耶、兼實曰、此天下大事、兼實何敢挾私心、但彼前日不怨、安保其不怒於今日、今日之事、宜諭義経緩其謀、遣使問頼朝曰、義経爲汝使者、故朝廷倚伏、近聞汝将誅之、彼果當誅耶、汝致之鎌倉處之、顯戮、彼果為讒人所誣耶、汝宜釋怨全好、何必差兵擾都下、夫如此、彼猶啓兵端、則處之違勅、聲罪征討、名正而事順矣、法皇不聽、遂賜宣旨、玉海　二十日、範頼從西海還京師、初義経在西海、恃才自專、而範頼能遵約束、毎事諮稟鎌倉、頼朝以此親愛之、東鑑　及其功成凱旋、稍懷猜忌、源平盛衰記　二十二日、京師警報累至鎌倉、頼朝神氣自若、適創勝長壽院方成、議臨而慶之、二十四日、頼朝慶勝長壽院、東鑑　命範頼撃義経、範頼辭曰、西國之戰、範頼兄弟共事、而義経功最多、今以兄討弟、範頼不忍爲也、頼朝不聽、八坂本平家物語　範頼将發、頼朝曰、卿亦不可信、恐效九郎所爲、範頼大懼、進誓書以謝、源平盛衰記　頼朝召和田義盛梶原

景時曰、吾将以明日發、誰能先驅者、乃急徵將士、来會者二千九十六人、請前驅者五十八人、二十五日使將士先發、令曰、比至尾張美濃、徵兩國兵、守足近洲股、而後進、先我未至、擊行家義經、慎勿遲疑、儻二人既遁逃、且駐軍待我、二十六日義經兵士獲昌俊於鞍馬山、獻之、（東鑑）義經讓曰、汝既進誓書、又敢来襲、得無神譴耶、昌俊曰、襲公者二位家之命、誓書者昌俊之私也、義經怒、命左右打其面、昌俊曰、此非吾面、二位家之面也、二位家令打公面、兵義經壯之、曰、汝欲活則吾放還汝、昌俊請就死、乃斬之六條河原、（源平盛衰記）二十九日頼朝帥東

國兵發鎌倉、令東山北陸曰、從山道會於近江美濃、十一月頼朝進至黄瀬河、令曰、吾駐軍於此、待京師聲問、二日義經聞頼朝来擊、将走西海、令兵士友實具舟、路遇莊四郎、四郎嘗屬義經者、迺詐来屬、義經覺而斬之、三日義經行家遣使辭法皇、遂出走、藤原時實藤原良成源有綱堀景光佐藤忠信伊勢義盛片岡弘經僧辨慶等二百人從焉、（東鑑）京師人聞義經走、莫不歎惜、義盛途辭曰、主君行矣、臣將追及、乃還伊勢、起兵、襲守護首藤經俊、不克、走鈴鹿山自殺、（源平盛衰記）五日義經至河尻、多田行綱遮擊、義經馳突而去、六日至大物濱、航海、會

暴風作、不能進、從兵散走、遂與行家相失、七日頼朝聞法皇降討己宣旨、大怒曰、何乃忘我忠勲、反庇叛人、適聞兼實議頗助己、迺大喜、是日法皇奪義經官爵、八日頼朝遣使京師自訟、十日頼朝還鎌倉、十一日法皇聞頼朝怨怒大驚、下院宣於諸國、捕義經行家、十二日頼朝奪義經妻父河越重頼采邑、尋殺之、大江廣元謂頼朝曰、将軍鎮東國、東國固無憂矣、諸國則判官蔵人所在逋竄、安保不亂、亂起輙遣兵攻擊、人人疲於奔命、民力竭矣、不如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以備之則郡國皆有兵備、何叛亂之足患、頼朝然之、十五日高階泰經

遣使謝曰、義經等因僕有所請、僕恐其逼、所以奏之也、而世或謂僕實黨之、且二人所爲、恐天魔使之、法皇若不之許、適足以階亂、是不得不許、而其事初非出於聖意、不過避禍耳、頼朝報曰、二人所請、托之天魔、甚無謂也、頼朝殄殲朝敵、以除宸憂、何乃比之罪人、下追討宣旨、今二人未死、發兵搜捕諸國、衰弊民何以堪、所謂天魔者、恐非他人、其悖慢如此、義經匿吉野山數日、以金寶與妾靜、令從者送還之、從者奪金寶而去、十七日吉野僧徒帥衆窮搜義經、途遇靜、迺捕而詰問、靜曰、判官變服爲山臥、逃去、十八日僧徒復搜索義經、（東鑑）義經窘

迫將自殺、佐藤忠信曰、臣兄繼信已爲公死、臣効死在今日、請速去、不聽、忠信固請、乃分從者授之、遂逃去、忠信詐稱源判官、與從士發矢禦僧徒、多所殺傷、僧徒駭怖曰、判官夙以劍法聞、不啻射亦至此、已而矢盡、挺刀血戰、從士皆死、廼呼曰、汝等以我爲判官乎、判官已逸去矣、我佐藤忠信也、汝等視我死、乃佯爲自殺、超谷而逃、（八坂本平家物語）十九日賴朝遣土肥實平於京師、二十五日賴朝遣北條時政於京師、二十八日時政因藤原經房請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捜捕義經行家、且常賦之外、計畝課兵糧、（東鑑）又請爲總地頭、法皇心難之、公卿皆重違賴朝意、遂許之、（保暦間記）賴朝已爲總地頭、諸國地頭皆以家臣爲之、（參取承久記增鏡）國司之權、移於守護、而朝廷愈衰矣、（神皇正統記）是月義經走多武峯、惡僧十字坊善遇之、已而十字坊謂義經曰、此地狹隘、僧徒亦寡、事必彰露、惟十津河絶險、便於潛匿、公宜往焉、廼令惡僧道德行德、拾悟拾禪、樂達樂圓文、妙文實送之、十二月十七日大藏卿高階泰經右馬頭經仲越前守隆經侍從藤原能成少内記中原信康坐黨義經行家奪官、二十八日勅右大臣藤原兼實内覽、特令兼實及藤原實定大納言藤原實房權大納言藤原宗家藤原忠親權中納

言藤原實家源通親藤原經房參議藤原兼光藤原雅長十人議奏政事、參議平親宗刑部卿藤原賴經左衛門少尉平知康左馬權頭平業忠等坐黨義經奪官、流泰經於伊豆、賴經於安房、皆賴朝所建議也、（東鑑）

二年春二月朔北條時政捕盜八人、斬之六條河原、不復報檢非違使、奸猾屏息、七日賴朝賞廣元、以肥後山本莊、三月朔始置諸國地頭、以時政功大、特補七國地頭、十三日賴朝鎭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九國、通貞奏請行之諸國、是月時政還鎌倉、留傔仗北條時定等警衛京師、夏四月八日、先是賴朝召義經妾靜至鎌倉、問義經所在、對以不知、賴朝知其有身留之、靜本白拍子、政子曰、彼天下名妓、請試其技、乃召之、辭以疾、是日賴朝與政子謁鶴岡社、召靜歌舞、固辭、政子強之、靜不得已起舞、其歌詞無非思慕義經者、聲調悽惋、觀者悚動、賴朝怒曰、今神官奏樂、何爲不祝關東萬歲、而反慕叛人、政子曰、昔石橋之戰、妾獨留伊豆山中、日夜愁苦、靜之今日、猶妾之往日也、若忘舊恩而不思、何以爲靜女、賴朝乃賜衣而罷、初賴朝既定諸國、而藤原秀衡獨跨有陸奥、賴朝以秀衡老將憚之、遺之書曰、君與六郡主、我東海道總管、請修隣好以相

親睦、如君貢馬貢金、宜託之我、是月秀衡託賴朝送貢馬貢金於京師、五月十二日北條時定聞源行家匿和泉廳衆清實家、師悪僧昌明等往襲之、行家逃匿民家、令從士禦戰、昌明擒之、時定遂擊行家斬之、十三日時定殺行家子光家、六月朔賴朝以相摸疲弊振贍之、十六日時政攻源有綱於大和宇多郡斬之、二十一日賴朝聞諸國守護地頭托言兵粮侵暴百姓、遣大江廣元於京師、奏法皇降勅禁之、秋閏七月靜生男、政子請育之、賴朝不聽、遣使奪而殺之、九月二十二日賴朝兵士糟屋有季聞佐藤忠信匿京師往襲之、忠信奮戰而死、

堀景光亦匿京師、有季生擒之、問義經所在曰、在奈良僧聖佛許、比企朝宗帥兵五百赴奈良索義經、義經既逃、冬十一月二日木工頭範季坐黨義經奪官、十二月十日賴朝以天野遠景爲鎮西奉行、東鑑

三年春正月、賴朝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祈獲義經、二月義經與妻河越氏等經伊勢美濃走陸奥、依藤原秀衡、三月八日賴朝召奈良僧聖佛面責之曰、義經罪人也、汝何爲黨之、聖佛對曰、豫州西伐、嘗命僕祈捷、及其獲罪、窘蹙来投、僕念舊好、諭以暫避威怒、徐謝其罪、延令僧徒送之伊賀、意實欲爲公全骨肉耳、何謂黨之、且使關東之威被天下者、非豫州耶、奈何輕信讒口、遽啓釁端、請速召還豫州親睦如初、則天下無患矣、賴朝嘉其忠、授以勝長壽院供僧職、秋九月四日法皇遣使陸奥責秀衡容匿義經、秀衡謝以無異圖、自北條時政還鎌倉、羣盜橫行京師、賴朝聞之、遣下河邊行平千葉常胤索捕、十一日行平至京師、即夜捕盜八人斬之、餘黨慴伏、冬十月二十九日陸奥守藤原秀衡卒、遺言子泰衡曰、奉義經爲主師、國事一以委之、十一月十五日、先是畠山重忠坐事屏居、梶原景時讒之曰、重忠怨望、據武藏菅谷第、聚族人將叛、是日賴朝會將佐問曰、遣使

驗問歟、將遣兵擊之歟、小山朝光曰、重忠正直、不宜有此、請驗問之、衆然之、賴朝謂下河邊行平曰、卿重忠舊友、宜往問焉、彼果無貳、速以彼来、十七日行平往訪重忠、重忠忿然曰、吾何所怨而叛、且將軍知吾素心、而一旦疑我、非信讒耶、子之来、欲殺我耳、將自殺、行平執其手曰、子以誠慤自負、何延逆詐至此、吾與子門閥相當、何不交戰而欲自殺、且將軍使我来者、欲攜子来也、重忠大喜、呼酒樂飲、二十一日行平以重忠至鎌倉、因景時自訴、景時曰、子果無異圖、宜進誓書、重忠曰、吾事君無貳、一旦罹此禍者天也、吾若進誓書、是自欺也、請

告之將軍景時告之賴朝賴朝廼召行平亘忠譚詰移時竟不及其事而罷賞行平以佩刀景時之讒構忠良率此類也嘗誣土佐人夜須行宗行宗辨之甚詳景時之詐悉露賴朝命景時脩鎌倉道路贖之然寵任如初（東鑑）

四年春二月二十一日初薩摩人阿多忠景獲罪走鬼界島平氏遣筑後守家貞擊之風濤險惡不能進而還及義經出走賴朝疑其黨走鬼界遣宇津宮信房於西海與天野遠景協謀擊鬼界是日遠景遣使鎌倉曰去年遣使揁探鬼界知其可取因徵鎮西兵士兵士不肯應請下令發之時信房欲以寡兵往擊遠景止之攝政兼實聞之遣使諭賴朝曰昔者朝廷固嘗撻伐三韓矣及至後世我兵不復外征況鬼界絕域取之不易發兵濟海安保萬全宜罷是役賴朝廼諭遠景罷役三月五日信房獻鬼界海路圖於賴朝請擊之賴朝覽圖曰此易取也不必費兵力遂命遠景信房擊之夏五月遠景信房帥兵擊鬼界以鎮西人小物資政爲先鋒島人悉降廼獻捷鎌倉賴朝大悅行賞（東鑑）初賴朝在伊豆安達盛長嘗夢賴朝踞足柄矢倉嶽足蹈鬼界島覺而異之告賴朝賴朝心竊自負（源平盛衰記）至是銳意取之云是歲

法皇優勅藤原泰衡捕進義經從賴朝請也（東鑑）

五年春二月二十二日賴朝遣使京師奏法皇曰義經既逃索捕稽緩恐致禍亂今泰衡容匿義經罪在不赦臣請討之前刑部卿賴經黨義經臣嚮請奪官逐之而彼猶在京大納言朝方左近衛少將宗長侍從朝經兵衛尉政綱前兵衛尉爲孝皆黨義經請奪其官山僧黨義經弄兵臣嘗請奪之兵器陛下許之而彼猶自若陛下感夢兆欲召還平氏流人時實信基何不可之有請速召還之二十六日法皇使者還自陸奧過鎌倉致泰衡報曰臣既知義經所在尋當捕送賴朝曰彼前日不奉勅而今爲此言者詐也三月二十三日賴朝遣法橋昌寬於京師請討泰衡夏閏四月晦泰衡帥兵數百襲義經於衣河義經從士悉戰死義經殺妻河越氏及女子遂自殺時年三十一（東鑑）國人惡泰衡不仁（愚管抄）六月十三日泰衡遣新田高平送義經首於鎌倉天方盛暑盛以漆函漬以美酒賴朝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受之見者咸泣其寃二十四日賴朝謂將佐曰泰衡容匿叛人日久罪均叛逆吾將討之會藤原能保致書曰朝議謂義經已死泰衡不必討可矣二十五日賴朝又請討泰衡二十六日泰衡聞弟泉忠衡黨義經殺之二十七

日頼朝徴兵士、即日來會者殆一千、令曰、武藏下野大兵所經、國人宜迎會焉、晦頼朝召大庭景能曰、吾請討泰衡、朝廷未許、而將士既聚、奈何、景能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公既已奏之、足矣、何必待命、況泰衡累世家人、欲擊則擊、奈何聚兵費日、請速發、頼朝大悅、賞以鞍馬、秋七月十七日、頼朝部署諸軍、命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帥東海道兵、經常陸、會於遇隈河、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等帥北陸道兵、從越後攻出羽念種關、頼朝以畠山重忠爲先鋒、從中路、加藤景廉・葛西清重帥武藏下野兵從之、十九日頼朝發鎌倉、梶原景時請

曰、城長茂勇將也、請使之從軍、頼朝許之、二十五日頼朝進至下野、奉幣宇都宮祈曰、此役戰捷、以生虜一人爲神官、小山政光來獻糧、指近臣着紺直垂者曰、何人也、頼朝曰、無雙勇士熊谷直家、政光曰、何以獲無雙之名、頼朝曰、一谷之戰、隨父先登、政光笑曰、此輩無從兵、單騎奮戰、所以獲名也、臣等每遣從兵先驅、故不得與此輩爭功、不然、武夫善戰、人人皆然、豈獨直家哉、迺顧子朝政・宗政・朝光曰、汝等必效力此役、獲無雙之名、頼朝大笑、二十六日佐竹秀義從常陸來會、頼朝見其旗與己無異、授畫月扇、爲旗號、二十八日至新渡戶驛、命

諸將錄進其兵數、城長茂兵二百餘、頼朝怪其多、景時曰、此地鄰接越後、故散兵來聚耳、頼朝大喜、八月至陸奧伊達郡阿津賀志山、會雷震其營、軍中大懼、泰衡城阿津賀志山、堰遇隈河爲塹、令弟國衡及金剛別當秀綱・秀綱子秀方等以兵二萬守之、又城刈田郡、扼名取廣瀨兩河、植樁引絙、又使若九郎太夫・余平七等守栗原三迫黒岩口一野邊田河行文・秋田致文守出羽、自陣國分原鞭楯、頼朝令衆以明日進攻、重忠命步卒運土石塡塹、初重忠發鎌倉、使卒三十人執鍬鍤、至是人服其智、小山朝光夜潛先衆而進、八日秀綱帥兵數千

出城而陣、重忠・朝光等進擊却之、泰衡將佐藤元治陣石那坂、據險設弩、伊達爲宗・爲重等擊破之、斬元治、元治即義經壯士繼信・忠信父也、九日頼朝夜令衆以明日踰嶺、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工藤行光・狩野親光・藤澤清近・河村千鶴潛過重忠營而進、榛谷成清謂重忠曰、彼欲先我、請遏之、重忠曰、先鋒我也、假令他人先我、功將歸我、何必遏之、七人遂踰嶺薄城門、大呼挑戰、泰衡壯士伴藤八等出拒、親光戰死、行光搏藤八斬之、提頭而進、闇中有兩騎相搏、迺回轡問之、曰藤澤清近搏敵、即助清近斬之、頼朝寵臣大友能直亦密與宮六國平

踰嶺、斬佐藤秀貞父子、十日遲明頼朝踰嶺、重忠及小山朝政朝光和田義盛下河邊行平三浦義澄佐原義連加藤景廉等進攻甚急、聲震山谷、城堅不拔、小山朝光宇都宮朝經等從間道趣會津、踰土湯嶽、繞出城後山上、大喊發箭、城兵駭亂不能禦、乘曉霧逃走、國衡棄城遁、頼朝追擊、金剛秀方年十三、還戰甚疾、工藤行光將搏之、從士藤五從旁進搏之、怪其少年多力、問名不答、搏鬭良久、遂斬之、朝光追秀綱斬之、國衡馳赴出羽、義盛追而呼之、國衡轉馬注矢、未發、義盛射中其髆、國衡遁逃、重忠麾衆尾擊、國衡馬陷深淖、大串次郎追及

斬之、潰兵往報泰衡、泰衡大驚逃還、安藤四郎等進攻根無藤敵壘拔之、斬其將金十郎、十一日重忠獻國衡頭、頼朝大悅、義盛進曰、臣實射中之、𢌞取其鎧驗之、箭孔大如鑿、重忠不敢爭、十二日頼朝聞河村千鶴少年善戰異之、召見問父名、曰山城權守秀高、乃命加首服、賜名秀清、秀清兄義秀嘗從大場景親擊頼朝者也、頼朝進至多賀國府、海道諸將濟遇隈河來會、十三日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進入出羽、擊田河行文秋田致文斬之、十四日國人言泰衡在玉造郡、或言保物見岡、頼朝謂彼必在玉造、經黒河而進、遣下河邊行平小山朝

政宗政朝光等圍物見岡、殘兵僅四五十人、掩擊悉獲之、二十日頼朝進入玉造郡、圍多加波波城、泰衡已逃、餘衆悉降、乃經葛岡郡赴平泉、賜書先鋒將士曰、我兵追躡比至津久毛橋、敵必遁逃、泰衡拒我、必於平泉、卿等勿以寡兵浪戰、必待後軍、一戰殲之、勿妄損一人、二十一日頼朝兵乘風雨追泰衡、遇敵於栗原三迫、擊破之、斬若九郎大夫、頼朝經松山道至津久毛橋、泰衡逃還平泉、不入而去、留從兵火其第、二十二日頼朝進至平泉、屋宇皆已焚蕩、僅存一庫、命葛西清重等檢視、奇珎不可勝計、乃以牙笛蜀錦帷賜清重、其餘悉頒之諸

將、二十五日頼朝遣千葉胤頼於衣河、召泰衡外祖前民部少輔藤原基成、基成乃降、二十六日有一卒至頼朝營、投書而逃、視之則泰衡書也、書曰伊豫守先父之所擁護、非泰衡所知也、父已歿、泰衡受公命殺之、有功無罪、何故被討、泰衡失國竄匿山林、心甚悲焉、今兩國已歸公、泰衡願爲家人、不則減死處流矣、請幸置答書於比内郡、土肥實平請置答書、擒其人、不聽、分兵捜比内、九月二日頼朝發平泉赴厨川、謂衆曰、祖先討貞任、克之厨河、吾獲泰衡亦必於其地也、三日泰衡將走蝦夷、至贄柵、從兵河田次郎叛、圍而殺之、四日頼朝至志

波郡、泰衡從父俊衡火比爪第而逃、頼朝進陣陣岡峰
社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從出羽来會於是三道兵悉
聚、兵凡二十八萬旗旌蔽空、六日河田次郎持泰衡頭
来獻、頼朝執而誚之曰泰衡在吾掌握豈假汝手、汝背
舊恩、敢行弑逆、吾所不赦也、命斬之、乃梟泰衡頭、七日
實政擒泰衡勇将由利維平来獻、天野則景爭之、頼朝
乃問二人鎧馬、令梶原景時往問維平、景時謂之曰、汝
泰衡驍将、必不矯飾、擒汝者擐何甲、汝告之我、維平怒
曰、汝佐殿家人、何驕傲乃爾、我君鎮守府将軍嫡泒、汝
主猶不宜為此稱呼、況汝乎、吾不欲答汝問、景時大愧、

乃還報曰、彼徒惡言、無復佗語、頼朝知其無禮、更命畠
山重忠、重忠親為之設席、問曰武夫戰敗就擒、古今之
常、何足以為耻、我二品亦嘗受辱平氏、然一旦崛起、遂
平天下、吾子亦豈終於囚虜者哉、我兵素聞子勇名、爭
獲不決、此吾所以来問、擒子者鎧馬如何、維平曰、子畠
山殿耶、果能知禮、不似前人倨傲、我當告實、擒我者其
甲黒、其馬糜毛、後騎攢集、無所記憶、重忠還報、乃知為
實政、頼朝曰、維平真壯士矣、乃召見、問曰、汝主跨據兩
國、擁兵十七萬、何滅之速也、維平曰、故左馬頭殿管領
東海道十五國、兵非不多、平治之戰、一敗不支、授首長

田臣主僅有兩國、拒守數旬、孰優孰劣、頼朝黙然、乃令
重忠善遇之、尋釋為家人、八日遣使奏捷京師、九日實
政兵士入高水寺、毀壁板、僧徒訴之、乃命捕兵士、截其
左右手、是日院宣至、許討泰衡、十二日頼朝進至廚河、
十三日令曰、兩國被兵、百姓離散、今宜速還郷里、因召
其耆宿、各賜綿衣一馬一、十四日頼朝令求田圃簿、而
平泉之災、皆已蕩盡、聞陸奥人豐前介實俊實俊弟橘
藤五實昌諳練舊典、命作兩國圖、圖成山海形勢田園
廣狹、戸口多少、纖悉無遺、頼朝嗟賞、十五日俊衡以諸
子降、十八日泰衡弟高衡降、於是餘黨悉降、二十日頼

朝第功行賞、授重忠葛岡郡、重忠曰諸士先我而我不
過所以分賞儕輩令我受小郡、正合吾意、葛西清重功
最多、授伊澤磐井牡鹿數郡、二十一日頼朝入伊澤郡
鎮守府、奉幣八幡祠坂上田村麻呂所剏也、二十四日
命清重兼平泉撿非違使所事、聽斷訟獄、陸奥将士皆
受其節制、二十七日頼朝周覧安部頼時貞任衣河遺
址、二十八日旋師、置留守所於出羽、冬十月入國府、令
地頭曰、政事一遵秀衡泰衡規畫、勿恃勢擅權侵暴百
姓、是役令上野下野輸軍糧、繇此大兵深進、而不擾國
人、國人歸心、十九日至宇都宮、以俊衡族人為神官、二

十四日還鎌倉、先是頼朝命留守所撿出羽地、留守欲廢閒田地頭許之、是日令曰、奥羽夷地不宜廢古制、閒田宜依舊、頼朝尋謂左右曰、義經泰衡初非朝敵、吾特以私怨滅之耳、吾當修佛事以慰寃魂、乃建佛堂於永福寺、摸平泉精舍以薦義經泰衡冥福、頼朝尋以下本書寶治二年

十一月三日法皇勅賞頼朝功、八日頼朝遣大江廣元於京師、獻駿河綿千両於法皇、是日頼朝命清重振贍陸奥窮民、運山北穀於岩井伊澤江刺三郡、秋田穀於和賀部貫両郡、十二月二十五日、法皇敕頼朝傳伊豆相摸於子孫、且呂之入朝、頼朝奏曰、臣蕩平陸奥宿志

既遂、請以明年入朝、是冬泰衡将大河兼任起兵出羽、詐稱義經、或稱義仲子朝日冠者、衆七千餘、聲勢日熾、頼朝遣工藤行光由利維平宮六國平等於陸奥禦之、

東鑑

建久元年春正月六日、兼任帥兵赴陸奥、至志賀渡、乗氷而濟、氷忽解、溺死者五千餘、兼任遣使告維平曰、報六親讐者、古今多矣、未有報君讐者、報君讐自我始也、維平邀撃於小鹿島、不利而死、橘公成逃走、兼任進攻津輕、宇佐美實政禦戰敗死、陸奥告急、八日頼朝令千葉常胤胤正帥海道兵、比企能員帥山道兵、討兼任、十三日以上總介足利義兼為追討使、令上野信濃兵助之、千葉胤正請曰、葛西清重勇将也、今方在陸奥、請命之援、臣、頼朝許之、十八日清重健歩来報曰、公成戰死、維平遁逃、頼朝曰、健歩錯誤、死者必維平、逃者必公成也、吾以其生平知之、後報尋至、果如頼朝言、二十九日頼朝謂左右曰、維平之死非不烈、顧大敵在前、突戰而死、可謂無策矣、乃令陸奥諸将曰、敵縱来進、勿貪功獨進以取敗、要當齊心一力以成其功耳、二月四日令諸國将士曰、吾将以十月朝京師、五日遣使於陸奥、諭諸将曰、敵若強盛、卿等不能克之、吾當親發、今日之戰、宜

先窮捜支黨魁首、果有可襲之機、即進奮戰、潰兵不論歩騎、悉縛進之、六日陸奥再告急、乃遣使令曰、渠魁不可得赦、處分當待朝命、至於脅從之徒、降者皆赦、宜布告國中、不然窮寇死戰、不易速克也、以留守所黨兼任、命清重擒之、納甲二百領贖死、十二日足利義兼與清重等進至泉田、問兼任所在、曰彼已以兵一萬發平泉、諸将乃追躡至栗原一迫、會日暮阻隘不能進、兼任既踰險矣、千葉胤正等冒險追撃、大破之、兼任以殘兵五百餘走衣河、臨水而陣、諸将濟河奮撃、兼任走保多宇末井城、義兼等進攻走之、多所斬獲、三月十日兼任逃

至粟原寺、樵夫怪其美服獨行、圍而殺之、獻首僞正、十五日以左近將監伊澤家景為陸奧留守、秋九月賴朝將朝京師、遣使營第宅於六波羅平賴盛宅址、冬十月三日賴朝發鎌倉、以重忠為前驅、十一月七日入京師、從騎皆戎裝、觀者如堵、法皇亦容觀馬、賴朝入六波羅第、九日朝法皇、然後朝帝、勅任權大納言、二十四日兼右近衛大將、十二月朔賴朝行拜賀禮、三日上表辭兩職、許之、十一日法皇敕賴朝舉功臣二十人、將行賞、固辭不許、廼舉十人、於是千葉常胤梶原景時八田知家任左兵衛尉、三浦義澄葛西清重右兵衛尉和田義盛、佐原義連安達遠元左衛門尉小山朝政比企能員右衛門尉常胤景時知家義澄皆請而授之子及孫、（東鑑）初朝綱日弛、諸國多盜、屢遣追捕使討之、（朝野群載）賴朝亦嘗以家臣為近畿總追捕使、（東鑑）至是請為天下總追捕、廷議許之、（參取平家物語增鏡保曆間記）於是兵馬之權悉歸鎌倉矣、

二年春正月十五日、賴朝置政所、以大江廣元為別當、冬十一月源有綱兵士平康盛欲為有綱復仇、潛赴鎌倉覘北條時定、梶原景時怪而捕之、康盛告實、十二月斬之腰越、（東鑑）

三年秋七月十二日、賴朝任征夷大將軍、（東鑑）初鎮守府置將軍、至是朝廷為罷鎮守府將軍、（職原抄）冬十一月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界、賴朝親聽訟、直實知梶原景時援直光、不勝忿怒、斷髮走京師、遂為僧、（東鑑）佐佐木高綱既為七國守護、尋薙髮入高野山、宇治河之戰高綱紿景季先之、知景時惡己、遂遯世云、（源平盛衰記）

四年夏五月、賴朝大獵於富士野、將士雲集馳逐連日、工藤景光素善射、射鹿不中、投弓嘆曰、吾命窮矣、俄而獲病、賴朝以為不祥、欲罷獵而還、將士止之、明日曾我祐成與弟時宗乘夜殺工藤祐經於獵場、復父仇、適雷雨闇黑、衆皆駭擾、二人奮擊、多所殺傷、仁田忠常進斬

祐成、時宗直入賴朝營、賴朝提刀將出、大友能直止之、五郎丸生禽時宗、廼斬之、（東鑑）鎌倉訛言賴朝遭害、政子聞之驚悲、範賴慰諭曰、範賴在、勿以為憂、賴朝聞而深惡之、（保曆間記）秋八月二日鎌倉流言、範賴懷異圖、賴朝詰問範賴、大懼、獻誓書自訟、賴朝閱之怒曰、彼何以妄稱源氏、命詰使者、使者重能對曰、參州實將軍貴介弟、將軍嘗奏之朝廷、非源氏而何、乃還報範賴、益懼、十日賴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令小山朝光等搜之、果獲一人、廼範賴壯士當麻太郎也、命推問之、太郎曰、參州既獻誓書、未有後命、參州憂懼、臣欲探聽幕議耳、非有他心、

也、頼朝詰問範頼、範頼對以不知、十七日逐範頼於伊豆、（東鑑）拘之修禪寺、（八坂本平家物語）流當麻太郎於薩摩、十八日範頼家人橘太左衛門尉江瀧口梓刑部丞等據濱宿館、擧兵、頼朝令小山朝光、梶原景時等擊走之、（東鑑）景時勸頼朝殺範頼、乃令景時及子景季等帥兵五百攻之、範頼奮戰而死、（八坂本平家物語）於是頼朝諸弟僅有僧全成、將府孤立、無復彊援、遂啓北條氏簒弑之漸矣、

五年秋八月、頼朝聞安田義定以子義資事怨望、殺之、先是平廣常・一條忠頼皆以嫌疑見殺、（東鑑）

六年春三月、初平氏火東大寺、堂宇蕩盡、後白河法皇

勅僧重源營之、頼朝令僧文覺督役、給播磨租税、又命佐々木高綱採材於周防、畠山重忠・梶原景時等造諸佛像、至是頼朝將徃慶之、適流言行家義經餘黨謀狙擊頼朝、廼遣比企能員等先發、頼朝尋發、路經勢多、延暦寺僧徒擁路縱觀、頼朝遣橘公業諭之曰、武將無下馬之禮、公等無怪、僧徒未答、頼朝直進、横弓揖之、僧徒拜伏、遂入京師、赴東大寺、衷甲備變、僧徒塡咽、與衛兵相觸怒爭、梶原景時徃止之、甚傲、僧徒益怒肆詈、頼朝命之小山朝光、朝光進跪曰、我前右大將使者也、僧徒貿然、朝光徐曰、平相國焚毀本寺、凶暴極矣、今源氏傾力營構、不遠數百里、而來慶、公等奈何不思所以謝之、而妄啓爭端、僕竊爲公等不取也、僧徒愧服曰、勇士哉、貌美言辯、又能知禮、請問其名、朝光曰我結城七郎也、事乃解、景時銜此惡朝光、頼朝施馬一千匹、米一萬石、黄金一千兩、絹一千匹、以示得意、尋朝帝、獻馬二十匹、夏六月、還鎌倉、畿内西海將士皆從、（東鑑）

九年冬十二月、稲毛重成造橋於相摸川、落之、頼朝臨會、歸路墮馬疾作、（東鑑・建暦二年）

土御門天皇正治元年春正月、頼朝薨、子頼家嗣、頼朝愛次子千幡、嘗囑小山朝光等輔之、冬十月、朝光謂人

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我受故將軍殊眄、欲爲僧資其福、但遺囑在耳、遷延至今、今日我殆不免矣、梶原景時讒之頼家曰、彼譏切當世、請誅之以懲後、頼家將從之、或密告之朝光、朝光驚懼、謀之三浦義村、義村曰、事急矣、不得無一奇策、文治以來、彼肆讒毒、多殺無辜、衆人冤憤痛入骨髓、若不早畬、禍必及主君矣、然吾等擅動干戈、安知不招禍難、請謀之宿老、乃招和田義盛・安達盛長告之、二人曰、不如與衆連署訴之、顧誰能草之者、義村曰源仲業有文筆、又與彼相惡、請命之、廼招而告之、仲業抵掌曰、敢不奮筆、遂招諸將士、會於鶴岡社、於

是千葉常胤三浦義澄畠山重忠小山朝政比企能員葛西清重佐佐木盛綱岡崎義實天野遠景工藤行光等來會者六十六人、誓神除景時項之仲業訴狀成有養雛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之語、義村嗟賞、乃請衆連署、與義盛俱因大江廣元呈頼家、廣元欲講觧之、猶豫不決、十一月義盛問廣元曰、訴狀已呈否、廣元曰猶在我許、義盛瞋目曰、卿關東耳目、奈何畏憚景時不顧衆怒、廣元曰、吾憫彼覆滅耳、非畏彼也、義盛叱曰、卿遲疑曠日、非畏彼而何、聲色俱厲、廣元謝曰、請速呈之、遂呈之頼家、頼家廼示之景時、命令辨晰、景時不能答、舉

族去相摸一宮、惟子景茂獨留、頼家宴比企能員家、景茂仲業皆從、頼家謂景茂曰、汝父驕蹇、爲衆所訴、仲業實草之、景茂曰、故將軍既薨、臣父何敢驕人、顧仲業筆端、利過箭鋒、衆稱善、十二月景時還鎌倉、頼家令義盛義村逐之、毀其第、景時走一宮、築壘爲戰備、東鑑

二年春正月、景時乘夜西去、將赴京師、檄西海立武田有義爲將軍、頼家令義村等追躡、景時至駿河清見關、國人怪而尾擊、景時還戰、國人聞之來集、遂斬景時及子景季景高景茂等三十三人、梟之、有義在甲斐聞之逃亡、二月頼家命波多野盛通捕景時黨勝木則宗、盛通從後抱持之、則宗多力、拔刀欲刺盛通、重忠在座、急握其腕、骨碎氣絕、遂擒之、頼家欲賞盛通、眞壁紀内曰、捕則宗者重忠也、非盛通也、頼家問之重忠、重忠曰盛通實捕之、臣何與焉、退讓、紀内曰、武夫以正直爲本、子何誣妄至此、澁谷高重謂衆曰、景時何不撤橋拒戰、而遽爾就戮、重忠曰、倉卒何暇撤橋、安藤右宗曰、畠山殿將帥也、不知細務、壞民家燒之橋上、俄頃而辨耳、初景時讒義經、將士皆憤嫉之、然畏其桀猾、不敢營救、東鑑 及敗死、聞者快之、謂義經爲祟、保暦間記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北條滅源氏

安德天皇壽永元年冬十一月、源賴朝寵愛妾龜於伏見廣綱家、北條時政妻牧氏密告賴朝妻政子、政子怒令牧宗親毀廣綱第、廣綱携龜避之大多和義久家、賴朝聞之、潛往義久家召宗親詰問、宗親欵服、賴朝截其髻、曰、何不密告我、時政聞之走伊豆、賴朝召梶原景季曰、義時必不從汝往視之、景茂詣其家、義時果在、賴朝召見曰、汝必能輔吾子孫、尋流廣綱於遠江、其憚政子如此、牧氏、時政繼妻、奸而黠、時政尤畏之、（東鑑）

後鳥羽天皇建久四年冬十二月、常陸人下妻弘幹謀殺時政事覺、賴朝捕而殺之、（東鑑）

土御門天皇正治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百錬抄）子賴家嗣、畠山重忠受遺命輔衛焉、帝以賴家爲左近衛中將、總領諸國守護、夏四月十二日政子令時政義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遠元梶原景時藤原行政等綜理庶務、不許賴家親聽訟、時政以外祖執權、權勢翕然、將士畏怖、賴家日與小人遊處最寵小笠原長經比企三郎和田朝盛中野能成細野四郎、二十日令曰、五人家屬縱陵侮佗人、佗人決不得抗、抗者抵罪、除五人之外、不得輙進謁、秋七月十日參河飛驛報曰、室平重廣帥羣盜作亂、時賴家聞安達景盛妾美、欲奪之、十六日命景盛往擊重廣、景盛不欲往、賴家讓曰、參河屬汝父、何不速發、景盛乃發、二十日賴家密遣中野能成奪景盛妾、寘之小笠原長經家、八月十八日景盛平重廣還報、十九日梶原景時讒景盛於賴家曰、彼以妾故怨望、賴家乃與長經能成等謀欲召景盛殺之、將士聞之皆來聚、政子大驚、自往景盛父盛長家、遣使誚賴家曰、故將軍薨、僅踰半歲、輙謀動兵、是階亂也、景盛故將軍親臣、未聞有罪、彼果有罪、我固將誅之、今無罪而殺之、吾當先受箭、賴家懼而止、將士皆歎賴家狂暴、廣元謂衆曰、昔鳥羽帝奪源仲宗妻、流仲宗於隱岐、安在其無故事也、二十日政子命景盛作誓書、持示賴家曰、疇昔之事、一何躁妄也、況近日逸遊廢政、耽嗜聲伎、民愁苦而不知、人怨讟而不顧、所親信皆枉邪小人、未聞禮一賢士、且諸源親族、北條外戚將軍之所以待之者厚矣、今廼不加禮、直呼其名、彼安得不怨、若此而不悛、將何以鎭海內、冬十月賴家信景時讒、將殺

小山朝光朝光遂與諸將連署訴之景時敗死東鑑
二年秋九月賴家遊海濱聞朝比名義秀善泅命試其技義秀游泳數回乍深沒不見衆驚怪須臾捕三鮫魚而出賴家大悅賞以駿馬馬極駿駛義秀兄常盛嘗請之不得乃進曰義秀固習於水臣不及也至膂力則義秀不如臣請試角力然後賜馬勝者賴家笑而許之兄弟解衣相搏常盛殆不能支北條義時進救解之常盛裸體跨馬揮鞭馳去賴家大笑先是賴家遣使陸奧召芝田次郎不至遣宮城四郎討之是月與次郎戰破走之冬十月賴家任左衞門督敍從三位十一月帝敕賴家討近江賊栢原彌三郎賴家遣澁谷高重等往擊未至栢原敗走十二月賴家聞僧源性善數術召之將檢將士采地限五百町悉奪其餘給之新進聞者駭愕三善康信諫止之東鑑

建仁元年春二月三日城長茂聞賴家昏暴失衆作亂京師圍小山朝政東洞院第朝政適扈從行幸守兵禦却之長茂詣後鳥羽上皇宮請討賴家宣旨不許乃走吉野薙髮二十二日賴家兵獲長茂於吉野斬之是月長茂甥資盛作亂越後城鳥坂北國兵攻之不利夏四月賴家命佐佐木盛綱擊之盛綱方在上野使者至遇盛綱於門盛綱即跨馬而發兵士皆追及曰主君亦太躁率盛綱曰天慶中藤原忠文賜節刀討將門不還家而發武夫當如是馳至越後急攻鳥坂資盛力拒姑坂額驍勇善射盛綱兵多死信濃人藤澤清親繞出城後射中其股坂額僵仆擒之城兵驚潰資盛棄城遁時諸國稍多事而賴家盤樂無度最嗜蹴鞠憂無良師請之上皇東鑑上皇亦工蹴鞠刑部卿藤原宗長等上號曰蹴鞠長者雲井春秋八月十二日鎌倉大風鶴岡社廻廊八脚門皆倒遠近廬舍摧倒甚衆二十三日又大風禾稼悉損九月上皇遣善鞠者行景於鎌倉賴家大悅賜以

銀裝刀是後蹴鞠連日不復聽政將士亦競演習北條泰時憂之密謂中野能成曰蹴鞠韻事爲之固善顧今災異疊至人民饑困恐非遊嬉之時建久中先將軍嘗將遊海濱適有天變廼懼而不出命禱之神今日警懼當如此子寵臣也何不以此諷之能成不能從賴家聞之大怒冬十月僧觀清密報泰時曰主君怒甚宜稱病避之國泰時曰吾適欲往北條祠非所以避怒怒若不解縱在國亦必獲罪矣廼示以旅裝遂赴北條先是伊豆大飢泰時貸穀窮民已而大風傷禾民不能償泰時憫之乃聚其民悉焚券與以酒及米民皆感泣時賴家

驕急、不恤百姓、而泰時留意民事、人心益歸北條氏、（東鑑）
二年春正月十四日、大炊介新田義重卒、二十九日賴
家將蹴鞠、政子使人謂之曰、新田入道源氏遺老、卒未
踰三旬、不宜遊戲、乃止、初賴朝惡平知康躁妄、遠之、及
賴家嗣、以滑稽被寵、夏六月政子觀蹴鞠於賴家第、天
新雨潦水未涸、知康脫直垂、漬而取之、衆驚賞、蹴鞠畢
設宴、知康乘醉侮弄將士、政子惡之、明日使人讓賴家
曰、法住寺之亂、啓兵端者知康也、彼又黨義經謀滅關
東、故先君奏奪其官、今親寵之非、所以體先志也、賴家
不從、（東鑑）

三年春正月二日、賴家長子一幡詣鶴岡社、神托人曰
今歲關東有變、嗣君不得襲職、猶岸上之樹根既枯而
人猶攀其枝也、夏五月十九日、賴家聞叔父僧全成懷
異圖、令武田信光擒之、二十五日流之常陸、六月朔賴
家獵伊豆、聞伊東崎山中有洞窟、令和田胤長探其深
淺、胤長執炬而入、遇一巨蛇、殺之、乃還、三日賴家獵駿
河富士山麓、有洞穴、世呼曰人穴、賴家令仁田忠常探
其深淺、忠常率壯士四人、執炬深入、遇河流不能進、一
晝夜而還、從士皆死、宿老曰、人穴號爲有靈、人不敢入、
今乃如此、得無神譴乎、是月殺全成於下野、秋七月殺

全成子賴全於京師、賴家病甚、卜之云神作祟、八月政
子度賴家不可起、令之辭職、授關西三十八國地頭於
弟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及總守護於一幡、一幡年
六歲、千幡十歲、一幡外祖比企能員聞而憤怒、九月朔
賴家病劇、鎌倉洶擾、人竊相謂曰、叔姪之爭將起矣、二
日能員密使其女若狹局謂賴家曰、地頭之職不宜分
而爲二、令叔姪並立、安保無釁、釁端一啓、其禍叵測、異
日奪國家者必北條也、賴家大驚、召能員密議、謀滅時
政、政子從障外聽之、急報時政、時政方還家、使者追及
告之、時政駐馬沉思久之、乃轉過大江廣元、密謂之曰、

能員驕驁、凌轢將士、世之所知也、今乘將軍病、欲矯命
作亂、爲之奈何、廣元曰、僕之所諳者吏務耳、安能知兵、
是在君矣、時政乃還、途謂天野遠景仁田忠常曰、能員
叛矣、卿等往擊、遠景曰、殺一老翁、何以兵爲、召而斬之
耳、時政還家、召廣元、廣元疑懼、謂近臣曰、今日若有急、
汝速斬我、及至時政復密議、遂托佛會招能員、能員將
往、子弟諫曰、彼不可信、安知我密謀之不漏露、請勿輙
往、縱往非設兵衛不可、能員曰、我而具兵、適足駭衆人、
彼將待我而議事、何必疑之、遂往、時政令遠景忠常伏
戶內、覘能員至突出、執其兩手、曳去斬之、從者逃還告

變於是舉族擾、一幡第、政子乃遣義時及小山朝政畠山重忠榛谷重朝三浦義村、和田義盛加藤景廉等攻之、能員子三郎及四郎與能員女壻笠原親景中山爲重糟屋有季等拒戰甚苦、景廉等不利而退、重忠麾衆急進、親景等不能支、遂縱火自殺、一幡亦死、三日時政索捕能員餘黨、多殺之、流其妻妾幼兒於安房、僧源性収一幡骨於灰中、赴高野山、四日時政捕小笠原長經中野能成細野兵衛等、奪島津忠久大隅薩摩日向守護、皆能員黨也、五日賴家病少愈、聞一幡死、不勝悲憤、密遣堀親家賜書義盛忠常、令滅時政、義盛以書示

時政、時政令工藤行光殺親家、賴家聞之益憤怒、六日時政招忠常賞殺能員功、從者恠其久不出、以為事泄遇害、還報第五郎六郎、二人廼攻義時於政子第、不克、縱火自殺、忠常適還家、途聞變赴之、爲加藤景廉所殺、七日政子令賴家削髮、十日政子與時政謀、奉千幡請命於朝、是爲實朝、實朝遷時政家、時政慮衆心危疑、令將士曰、采地一皆依舊、十二日政子逐平知康及善鞠者行景、十五日或告政子曰、嗣君在遠州第、牧氏詞色有異、恐有他心、何不迎而養之、政子廼欲迎實朝、時政不聽、是月帝以實朝為征夷大將軍、叙從五位下、時政幽賴家於伊豆修禪寺、冬十月三日政子遣武藏守平賀朝雅、警衛京師、朝雅時政女壻也、二十七日時政令和田義盛諭武藏將士曰、愼勿貳於北條氏、十一月六日賴家遺書政子曰、兒幽閉深山、抑鬱無聊、願淂一二親臣復侍左右、景盛兒所最惡、願得而甘心焉、政子不許、遣三浦義村謂之曰、爾後勿復通書、義村還見政子、具告幽囚之状、政子憫然、（東鑑）

元久元年夏五月、先是平基度等起兵據伊賀伊勢、是月平賀朝雅擊平之、實朝命西國家人遍番到京師、隷朝雅、（東鑑）朝雅權勢甚熾、（尊卑分脉）秋七月時政將弑賴家、賴

家踰捷不可近、乃伺其浴刺殺之、（愚管抄　保暦間記）詐言病死、從士潛謀復讐、義時令金窪行親等捕殺之、冬十月政子爲實朝娶前大納言藤原信清女、遣畠山重保等迎之、重保、重忠子也、十一月重保與平賀朝雅飲、忿爭相詈、一座救解之、朝雅妻北條氏、即牧氏所生、恃外家勢頗驕恣、遂譖重忠父子於牧氏、重忠亦娶時政女、然非牧氏所生、牧氏遂勸時政除重忠、重忠雄猛、爲衆所畏服、時政素憚之、遂謀殺之、（東鑑）

二年夏四月時政呂稲毛重成於武藏、重成、重忠族人、方坐事屏居、鎌倉聞之驚恠、近地將士皆来會、時政誘

重成謀殺重忠、重成許之、重成亦時政女壻也、五月三日實朝諭將士散還、六月二十日重成詐招重保、重保至鎌倉、二十一日時政召義時時房議殺重忠、義時曰、重忠事故右大將、以忠直見重、實受遺命保護嗣君、然能員之亂、屬我攻彼、豈非重大人耶、彼今何所怨而背我、我棄其舊功、一旦殺之、得無悔乎、請驗問其虛實、然後徐圖之、時政默然、牧氏使人讓義時曰、吾知重忠異圖、勸遠州殺之、不得已也、而汝乃欲宥之、豈以吾繼母輕之、比我讒黨耶、義時懼而從之、二十九日時政遣兵擊重保、重保奮戰而死、適聞重忠來鎌倉、遣義時及葛

西清重、足利義氏、小山朝政、三浦義村、宇都宮賴綱、八田知重、安達景盛、和田義盛等逆拒、分道而進、遇重忠於武藏二股川、重忠兵僅百三十四騎、望見諸將兵陣鶴峰麓、始聞重保死、榛澤成清曰、大兵奄至、不知其幾千萬也、請馳還據菅屋、重忠曰、吾兒既死、何所顧慮、我不欲效梶原景時之遯逃敗死也、景盛挺身進擊重忠望見曰、此吾舊友也、顧子重秀迎戰、自午至申、苦戰未解、重忠殺傷甚衆、愛甲季隆射中重忠、重忠遂見殺、重秀及從兵悉自殺、二十三日義時等還鎌倉、時政問戰狀、義時曰、重忠族人皆不來會、兵僅百餘、此豈欲叛者

哉、一旦遭讒而死、冤酷極矣、兒不忍見其頭、時政默然、三浦義村紿榛谷重朝父子殺之、時政恐重成爲後患使人殺之、(東鑑)以重忠寡婦妻足利義純、悉授重忠食邑、義純遂冒畠山氏、(畠山系圖)秋閏七月牧氏謀廢實朝、以朝雅爲將軍、謀泄、十九日政子遣小山宗政三浦義村等迎實朝於時政第、入義時第、兵士皆去屬實朝、時政窘蹙削髮、二十日政子幽時政於北條、令義時代之執權、遣使命京師兵士誅朝雅、二十六日朝雅侍上皇圍棋從者來告變、朝雅從容畢局、奏曰、關東兵來擊臣無所逃死、請辭乃還東洞院第、後藤基清等進攻、朝雅戰敗

逃去、追兵射殺之、八月七日鎌倉流言、宇都宮賴綱叛、義時命小山朝政擊之、朝政曰、僕與彼有姻、不欲往擊、請命他人、彼若來犯、敢不力拒、十一日朝政諭賴綱遣書義時、自明無他、事乃解、十二月政子以賴家子善哉爲鶴岡別當尊曉弟子、是爲僧公曉、(東鑑)

順德天皇建保元年春二月、信濃人泉親衡謀奉賴家次子千壽丸、滅北條氏、事覺、十六日義時悉捕其黨與、和田義盛子義直義重姪胤長亦與焉、親衡逃亡、三月二日義時聞親衡匿建橋、遣工藤十郎往捕之、親衡斬十郎逸去、八日義盛敘己戰功、請宥二子、實朝許之、義

盛大悦、九日義盛帥同族九十餘人詣幕府、請宥胤長、義時以義盛宿將、欲沮激之、令廣元謂之曰、胤長首謀也、奈何宥之、乃縛胤長過義盛等座而出、義盛憤愧、稱疾不出、潛謀滅北條氏、十七日政子流胤長於陸奧、十九日實朝聚衆守庚申、會義盛妻黨橫山時兼帥甲士五十餘人至義盛第、（妻黨據橫山系圖）實朝聞之驚而罷、胤長第隣接幕府、將士多欲得之、二十五日義盛因寵姬五條局請曰、故將軍時沒收之地、必賜之族人、臣願得胤長第、實朝許之、義盛大悦、遣衆守之、夏四月二日義時奪胤長第、使人逐義盛家衆、義盛益不能堪、子朝盛驍

壯好和歌、為實朝所親寵、及義盛謀舉兵、意甚憂懼、欲為僧避世、廼往謁實朝、實朝方會衆賦和歌、朝盛獻一篇、實朝稱善、賞以地頭職、十五日朝盛薙髮出奔、留書於家曰、大人之謀、不得中止、兒既不忍背主君、又不忍抗大人、所以逃也、義盛大駭、令義直追之、及於駿河乃攜之還、二十四日義盛逐僧尊道、時人謂逐之詐也、實祈捷大神宮、二十七日實朝遣兵衛尉公氏驗問、義盛曰、臣事先將軍、受其重恩、薨後未歷二十歲、而恩禮頓衰、所請不獲、所以愧而不出也、豈有他心哉、時古郡保忠等在座、點撿兵器、公氏還報、義時會將士謂之曰、義

盛果叛、特未擐甲耳、廼令刑部丞忠季往諭曰、卿慎勿生事、義盛曰、臣豈敢怨上哉、但義時驕橫凌人、子弟輩不能堪、欲起兵問罪、臣屢止之、而彼不從、臣不得不從也、義盛諸子皆有勇、而朝比奈義秀最鷙猛有異力、二十八日實朝祈弭亂於鶴岡社、義時子朝時獲罪實朝、屛居駿河、義時召還之、五月二日義盛將舉兵或報之廣元、廣元方與客飲、乃起赴幕府、三浦義村及弟胤義初黨義盛、已而相議曰、自最祖為繼屬八幡殿征陸奧、世世受源氏厚恩、今日奈何抗君、乃往報義時、義時方圍棋、徐起更衣赴幕府、初義時慮義盛衆未聚、不設防

備、謂此幕府守兵甚寡、乃令政子及實朝妻避於鶴岡、義盛遂與七子常盛朝盛義秀義直義重義信秀盛及土屋義清古郡保忠澁谷高重中山行重土肥惟平岡崎實忠梶原朝景景衡景盛景氏大庭景兼等、分兵為三、攻幕府南門及義時第、義時兵拒戰多死、廣元客未散、乃出拒、衆知二人不在、齊進圍幕府、會日暮、波多野忠綱先衆拒戰、泰時朝時與足利義氏等俱出拒、義秀排門直入、守兵驚靡、適幕府失火、實朝避之法華堂、義時廣元從焉、兩軍大戰、義秀挺身衝突、猛氣咆勃、殺傷無算、府兵望見皆竄避、義盛甥重茂獨屬實朝、搏

義盛墜馬、遂被殺、朝時盤刀進擊、被創而退、義氏遇義秀於政所橋、義秀進捉其鎧袖、義氏躍馬踰塹、袖斷而馬不僵、義秀馬疲、轉彎渡橋、一人遮擊義秀殺之、義氏脫去、義秀進至若宮巷、遇武田信光、將戰、子信忠馳進蔽父、義秀感而棄去、義盛等終夜力攻、勢甚銳、士卒無不一以當十、呼聲震天、府兵奪氣、泰時獨奮厲不撓、督衆血戰、天將曉、義盛兵稍疲、退陣前濱、泰時乃進守下馬橋、分兵斷義盛糧道、義盛大困、三日橫山時兼帥衆來援、義盛兵復振、府兵追擊不利而退、曾我中村二宮河村諸族聞變來聚、陣稻村崎、實朝召之未應、乃遣波

多野朝定齎書往諭、諸族悉至、千葉成胤亦帥衆來會、實朝遣使召近國將士、義盛再進薄幕府、府兵扼守諸巷、拒戰移時、鎮西人小物資政衛義盛陣、爲義秀所殺、日光山別當辨覺帥弟子與中山行重戰却之、長尾江九年十三、從兄景茂拒義清、義清愛其勇、不敢發矢、義秀遂與保忠、義清、聯轡突擊府兵屢却、泰時告急實朝、實朝大驚、令廣元作文祈捷鶴岡社、義清適中流矢而死、義直亦戰死、義盛聞之悲慟不自勝、江戶能範兵擊斬之、義重、義信、秀盛、皆戰死、義秀帥殘兵五百、航海走安房、常盛、朝盛、惟平、實忠、保忠、時兼、皆脫走、餘黨悉潰、

四日追兵斬常盛保忠來獻、實朝從法華堂還政子第、召將士論功、波多野忠綱與義村爭先登不決、乃問之衆、衆曰、擐赤甲、騎葦毛馬者、實先登矣、即忠綱也、六日擒岡崎實忠斬之、七日第功行賞、實朝惡忠綱無禮不賞、賞其子經朝、泰時辭賞曰、義盛非敢怨上、徒欲滅臣父耳、臣自救父、何以賞爲、九日遣使斬胤長於陸奥、畠山和田二族既滅、將士益畏義時、義時威權日熾、秋九月十九日日光山別當辨覺報曰、畠山重忠季子重慶匿山麓、謀舉兵、適長沼宗政在座、實朝令宗政往捕、宗政不還家而發、二十六日宗政斬重慶來獻、實朝怒使

人讓曰、重忠冤死、吾所深憫、孤兒爲僧、彼何能爲、吾之遣汝、欲捕而詰問耳、何乃殺之、宗政瞋目曰、重慶反形既露、何須擒之、擒之固易、顧臣以之來、將軍必用婦言宥之、此臣之所以斬首來獻也、先將軍嘗欲賞臣功、臣請賜蟇目箭備海道十五國奸民、先將軍許之、其重武備如此、今則不然、所嗜者和歌蹴鞠、所親寵者婦人、廢武事而疏將士、沒收之地、不授之功臣、而賜之嬖寵、榛谷成朝邑賜之五條局、中山重政邑賜之下總局、臣不知其可也、實朝讓之屏居、初賴朝好和歌、至實朝尤好之、以藤原定家爲師、定家奉勅撰新古今集、採賴朝和

歌、實朝聞之大悦、托京師人寫之、（東鑑）京師歌人好聽子規、夏月或往郊外待之、（桃艸子）實朝慕之、嘗夏月遲明至永福寺、傾耳移時、其優柔如此、（東鑑）

二年冬十一月、義盛餘黨聚京師、謀奉僧榮實舉兵、事覺、實朝兵士攻之一條、榮實自殺、餘黨散走、榮實即千壽丸也、（東鑑、榮實名擲尊卑分脈、）

四年夏六月、實朝任中納言、秋七月兼左近衛中將、時實朝憂義時專恣而不能制、九月義時令廣元諫實朝曰、先將軍每進官爵必固辭之、其為子孫慮亦深矣、今將軍年少、輒躋顯官、得無盛滿之懼耶、實朝曰、誠然、但源氏危盛極於今日、子孫豈復有承繼者乎、吾當身極榮顯、以為我家光華耳、其姑息如此、（東鑑）

五年夏四月、初宋佛工陳和卿在京師、賴朝營東大寺、令和卿造佛像、及朝京師、欲召見之、和卿辭而不見、其後和卿來鎌倉、請曰、昔辭先將軍召者、以其多殺也、今將軍名僧後身、願得拜謁、實朝召見之、和卿泣曰、將軍前身為宋育王山長老、和卿嘗列門弟、所以來謁也、實朝嘗夢一僧告其前身、與和卿言相符、實朝大悦、欲往宋見其地、令和卿造巨船、定從行六十餘人、義時等諫之不聽、是月船成、試之由比浦、以船膠沙不可撼而止、

六月、實朝以甥公曉為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之廢黜遇害、欲殺實朝義時復讐、既補別當、不肯祝髮、稱有宿願、限一千日祈鶴岡社、（東鑑）

六年春正月二十一日、實朝任權大納言、二月四日政子遊京師、時房從焉、十日實朝遣使京師、請任左大將、三月帝欲用賴朝故事、以實朝為右大將、使者固請左大將、帝許之、六日實朝任左近衛大將、夏四月政子敍從三位、上皇欲召見政子、辭曰、邊鄙老尼何敢咫尺龍顏、乃促駕東歸、六月上皇遣使鎌倉、賜實朝檳榔車半蔀車、九錫彤弓、衣服及隨身衣服馬鞍、冬十月十日實朝任內大臣、十三日政子敍從二位、十二月二日實朝任右大臣、五日公曉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聞者怪之、（東鑑）

承久元年春正月、實朝將行拜賀禮於鶴岡社、以二十七日戌刻為期、廣元曰、暮夜非無虞、宜用白日、源仲章曰、故事必用昏夜、（承久記）將出、廣元進曰、臣生平未嘗隕涕、而今日進謁、不覺淚下、不祥甚矣、故將軍慶東大寺、衷甲備變、宜襲其故事、仲章曰、安有大臣大將而衷甲者、實朝從之、武田信光等十人擐甲扈衛、既至南門下車、誤折劍欄、人以為凶徵、義時執劍而從、稱疾作、授劍

仲章而退、實朝禮畢、將下、階側有人從闇中斬實朝、并殺仲章逃去、衛從聞變馳進、信光挺身先衆而莫知賊所在、上宮有人呼曰、別當公曉復父讐、衆始知其所為、追圍雪下坊舍、僧徒拒鬪、衆擊走之、公曉不在、衆相視失色、時公曉提實朝頭走、備中阿闍梨家、飢而食、頭猶在手、三浦義村子駒若、公曉弟子也、公曉遣使謂義村曰、今闔職有闕、吾當補之、卿為我善計、義村聞變驚悲、紿曰、請先入我家、當遣兵迎之、乃急報義時、義時命義村往擊、衆憚公曉驍捷、義村令長尾定景帥壯士赴之、公曉待義村不至、乃踰鶴岡赴其家、遇定景於途、定景

遂殺之、賴朝之胤絕矣、二十八日葬實朝於勝長壽院、將士悲慕薙髮者百餘人、初實朝臨出令旁人梳髮、自拔鬢毛授之曰、此吾遺物也、及葬求其頭不獲、乃以其髮代之、二月義時以政子意與諸將連名、請擇皇子為將軍、後鳥羽上皇不許、左大臣藤原道家賴朝姻親、義時乃請迎其子賴經為主帥、秋七月賴經至鎌倉、年僅二歲、政子聽斷將府庶務、（東鑑）天下稱曰尼將軍、（公武榮枯物語）自賴朝奠居鎌倉四十一年、而權柄悉歸北條氏矣、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承久之變

後鳥羽天皇建久九年春正月、帝立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即日傳位、是爲土御門天皇、(玉海)上皇素惡征夷大將軍源賴朝秉兵權、制朝廷、然力不能制、(保曆間記)賴朝妹夫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子道家、道家女適內大臣藤原實宗子公經、繇此搢紳多爲賴朝耳目、後白河宮人高階榮子亦婿附賴朝、上皇益惡之、欲遜位、(愚管抄)諮之賴朝、賴朝屢陳不可、上皇不聽、遂傳位皇太子、然機務一如在位、(增鏡)是秋賴朝欲納女於上皇宮、女病死、又欲攜季女朝京師、納之宮、(愚管抄)

土御門天皇正治元年春正月、賴朝薨、子賴家嗣、(東鑑)

建仁三年賴家以病辭職、弟實朝嗣、(東鑑)

承元四年冬十一月、帝讓位皇太弟、是爲順德天皇、(百錬抄)

順德天皇承久元年春正月、征夷大將軍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實朝爲從子公曉所殺、報至京師、都下駭擾、兵士競聚、後鳥羽上皇敕禁之、(東鑑)先是上皇謀滅源氏、建最勝四天王院於三條白河、咒詛實朝、又累授顯

官、欲驕而斃之、至是實朝遇害、公曉亦被殺、賴朝之胤絕矣、(承久記)二月實朝母北條政子遣使京師、(東鑑)請曰鎌倉將士數百、一旦無主、安保其不攜離、願擇上皇皇子雅成賴仁兩親王、爲主帥以鎮之、上皇以爲兄踐大位、弟補關職、是啓爭端也、不許、乃敕曰苟非皇胤、則關白攝政之子、亦唯汝所請、(愚管抄、參取承久記、東鏡)政子及北條義時與權大納言藤原公經謀、請以左大臣藤原道家子賴經爲主帥、上皇許之、(東鑑)先是上皇許公經近衛大將、已而大將闕、太政大臣賴實擧子師經、上皇不得已遣使諭旨公經、公經怨望曰、臣不欲復立朝、臣姻戚有源實朝、臣當薙染謝世、往而依之、中使還報、上皇怒、停朝參、實朝救之、獲解、至是以外孫襲實朝後、(愚管抄)義時遣妻兄伊賀光季、警衛京師、賴朝弟全成子阿野時元聞實朝死、起兵駿河、矯宣旨管領東國、義時遣金窪行親攻殺之、夏六月義時遣時房帥兵一千、迎賴經、秋七月至鎌倉、年僅二歲、政出政子、(東鑑)大內守護源賴茂聞實朝死、謀擧兵事覺、上皇遣兵攻之昭陽舍、賴茂逃入仁壽殿、縱火自殺、於是源氏略盡、(東鑑、承久記)上皇謂威權當復歸王室、而義時擁異姓幼穉、驅駕將士、(承久記)又與公經相結、竊弄朝政、上皇惡之、(參取增鏡、保曆間記)一日幸熊野、信濃

人仁科盛遠携兒拜神、上皇見其兒愛之、擢爲西面、盛遠感喜、竟留京師、義時聞之曰、彼關東家人、安得恣侍上皇、乃収其食邑、上皇諭義時復邑、義時不奉詔、上皇又嬖白拍子龜菊、自製歌曲教之、（自製已下、徒然草、）賜以攝津長江倉橋二莊、地頭侮慢之、上皇敕義時停地頭、義時曰、地頭之職、古所未有、朝廷以此賞故右大將、右大將以此賞百戰之士、臣何敢奪之、（承久記）上皇忿然以爲今源氏既滅、義時何爲者、跋扈乃爾、遂欲誅之、（保曆間記）日夜講習武事、（增鏡）親焠刀劍、賜之武人、（承久記）上皇素有膂力、嘗聞今津有盜、遣西面捕之、盜多力不能捕、上皇駕舩往觀、擧櫂指麾、盜乃就縛、上皇恠問盜曰、囚見大家執櫂如揮扇、殆非人力、所以服也、上皇頗自負、（古今著聞集）西面上皇之所置、以配北面也、嘗命鎌倉貢勇士十人、又好相撲、徵力士於鎌倉、鎌倉貢大竹家任、上皇擢爲西面、時人驚恠、（承久記）

九條廢帝承久三年夏四月、上皇與帝專議東征、使帝讓位皇太子、是爲九條廢帝、（神皇正統記）時年四歲、（百鍊抄）左大臣藤原道家攝政、（公卿補任）於是有三上皇、稱後鳥羽曰一院、土御門曰中院、順德曰新院、土御門上皇獨以爲關東未可伐、乃以時未至諫之、（保曆間記）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諫之、書數十上、皆不聽、（東鑑）時撿非違使三浦胤義番直京師、過期不還、後鳥羽上皇命能登守藤原秀康探其情、秀康夜密招胤義、置酒從容問曰、卿何爲淹滯不還、胤義曰、僕妻故右大將親臣一品坊昌寛女也、嘗侍故左衛門督生千壽丸、而爲義時所害、妻常切齒於義時、故僕留而不還耳、秀康曰、義時上皇之所甚惡、彼可誅乎、胤義奮曰、天子欲誅之、何所不可、詔旨一下、海内皆應、僕兄義村膽略絶人、若許以總追捕使、則必不肯辭、僕亦當遣書勸誘、秀康入奏、上皇之意遂決、五月託鳥羽城南寺流鏑馬、徵大和山城近江丹波美濃尾張伊賀伊勢攝津河内和泉紀伊丹後但馬十四國兵、來會者一千七百人、上皇大悦、公卿亦皆奮躍、（公卿以下、保曆間記、）上皇欲先殺公經、内大臣藤原公繼諫曰、彼非武人、何必殺之、且今日之擧、臣未見其可也、後白河上皇之討義仲、不命之賴朝、而命輕佻麤妄之知康、故王師一敗不能支、此輕擧之禍也、大抵海内地勢、東國幅員最廣、故海内之兵、亦東國最盛、陛下欲伐之、奈衆寡不敵何、上皇乃召公經及子實氏、令其妻弟僧尊長幽之馬場殿、公經潛遣人報伊賀光季曰、禍亂將起、卿勿應上皇、上皇召胤義曰、伊賀光季大江親廣在京、如之何、胤

義曰、親廣召輙来、光季與義時連姻、必不来矣、請併召而誅、不来者、上皇從之、十四日遣使召二人、親廣即以五十騎至、上皇問曰、汝屬義時乎、屬官軍乎、速決去就、親廣惶遽、請屬官軍、即命獻誓書、光季報曰、都下繹騷、臣未知何故、且臣關東代官、陛下宜具告臣、而今徒召臣、臣何敢往、上皇再召之、不聽、乃命秀康胤義親廣及佐佐木廣綱佐佐木高重等誅之、會暮未發、光季從士勸光季東走、光季曰、上皇欲滅鎌倉、寧不斷道路乎、吾必死於此、衆皆逃亾、留者僅二十七人、光季命子光綱逃去、不聽、乃夜招白拍子歌舞、悉散財貨與之、十五日

諸將攻光季、光季開門拒戰、彎弓射胤義、不中、中其弓、光綱望見高重曰、前日約為父子、賜我以箭、請今還之、乃射中鎧、不入、高重憫之而退、光季左右盡死、乃縱火刺殺光綱、剖腹而死、諸將還奏、上皇大悅、將行賞、胤義曰、殲一小敵、何以賞爲、請待賊平、上皇問曰、關東武夫從義時者有幾、胤義曰不過一千人、兒玉家定曰、判官誤矣、壽永以降將士多受義時恩、欲同死生者、不下一萬、如家定者若在關東、固將從之、上皇不懌、乃召諸寺僧徒、興福寺僧議曰、本寺嘗爲平氏所焚、而鎌倉右大將實營造之、此恩不可忘、故源平而交戰、本寺所援在白旗、然今日之事、天子之命也、奈何不應、乃使寡兵勤王、延暦寺及熊野僧徒亦至、(承久記) 上皇遣使但馬、召法橋昌明、昌明以勇聞、嘗獲源行家者也、詔使至、昌明即殺之、但馬將士欲勤王者進攻之、昌明敗走、上皇敕光親下院宣於五畿七道聲義時罪、(東鑑) 遣善走者推松於鎌倉、賜院宣於義村及武田小笠原千葉小山宇都宮、葛西諸族、募以厚賞、胤義亦遣使誘諭義村、(承久記) 十九日推松至鎌倉、義村逐胤義使、以其書示義時、(承久記、東鑑、) 義時曰、吾命在卿手、義村曰、僕若有貳、群神必殛之、義時曰、卿能然乎、吾夙知有此事、殊怍其遲緩耳、推松度

已在鎌倉矣、乃索之、獲於葛西谷、奪院宣燒之、(承久記) 見政子告故、政子乃召諸將、使安達景盛傳命曰、故右大將掃滅平氏、鎮撫關東、關東將士孰不被其澤、昔者海内武夫番直京師、以三年爲期、方其往也、傾貲營辦、及其還也、資財匱乏、簑笠徒跣、右大將憫之、以六月爲期、武夫賴以蘇息、其優恤如此、卿等今日何不斬秀康胤義以報舊恩、如有欲應院宣者、決之今日、諸將咸曰、必以死報、(參取承久記、東鑑、) 義時乃會議於家、義村景盛請據足柄箱根待官軍、大江廣元曰、衆心不一、則據險曠日、適足以取敗、今日之策、委成敗於天、鼓行而西耳、義村告

之政子、政子曰、令不發兵、何以能克、宜待武藏兵上途、乃徵兵諸國、二十一日義時以異論紛起再議之、廣元曰、令待武藏兵故異論復起、若遲疑不決、雖武藏兵安保不叛、今夜武州宜單騎上途、衆必爭奮如雲從龍也、政子召三善康信問之、康信曰、關東安危在此一舉、經日不發何爲也、請速發、義時曰、二老之議暗合、吾意決矣、遂燬鎌倉反(東鑑)泰時諫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雖無罪、豈可抗天子、請束手乞降、萬一免死則晦迹山林、義時曰、汝言是也、藉令明君在上、國家治安、固當如是、今則不然、朝政不綱、諸國憂苦、號爲無事者、惟關東耳、

朝廷果滅關東、關東亦從而亂、故吾之舉兵、不過欲爲天下除患耳、外國固有故事、周武漢高是也、然彼皆取天下、我則不然、誅一二讒臣、別立皇孫以安天下耳、(明忠傳)遂部署諸將、遣時房泰時義村帥十萬餘人、自東海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小山朝長等帥五萬餘人、自東山道、北條朝時結城朝光佐佐木信實等帥四萬餘人、自北陸道、並進犯京師、二十二日泰時以親兵十八騎先發、諸將繼發、廣元康信等以耆宿留守鎌倉、(東鑑)泰時單騎馳還、義時驚問、泰時曰、號令部署既聞命矣、萬一六軍親征、將柰之何、義時默思久之曰、天威不可抗、宜脫冑斷弦委身下吏、如遇諸將、鏖戮無遺矣、(増鏡)二十六日泰時至遠江手越、信濃人春日貞幸會之、撿非違使藤原秀澄自美濃告急、二十七日義時放還推松、(東鑑)令還奏曰、臣有功無罪、以讒見討、臣將何言、聞陛下好戰、臣令子弟帥十九萬人西上、陛下試觀其戰、意猶未饜、則臣請以二十萬人繼之、(承久記)二十九日參議藤原信成將河勾家賢以六十餘人據越後願文山、與佐佐木信實戰而敗、家賢腰瀧口季方之後也、(東鑑)晦時房至遠江橋本、候騎報曰、有兵士十九人入高志山、時房令內田四郎追之、及於音羽河、遣人問名、兵士曰、吾下

總前司盛綱族人筑井高重也、適在關東、聞變還京耳、請與決死、乃馳入民家、蔽牆雨矢、賊多死傷、矢盡乃相刺而死、(承久記　東鑑)六月朔推松還京師、謁上皇於賀陽院、公卿問曰、誰斬送義時頭者、推松鯁咽不能言、公卿皆笑、推松涙曰、臣爲義時所捕、僅脫虎口而還、比發鎌倉、東兵既發山陸二道、則臣不知、海道則彌望皆人馬旗旌、蓋不下百萬也、一坐失色、上皇徐曰、寧無誅義時者乎、乃議守戰、諸將或欲守宇治勢多、或欲扼尾張河、上皇曰、尾張河不守、然後扼宇治勢多、未暮也、乃分兵赴尾張河、河有九津、撿非違使大內惟信左衛門尉筑

後有長糟屋久季等帥二千餘人守大炊渡、藏人神地賴經等帥一千餘人守鵜沼、判官代朝日賴時海泉太郎等帥一千餘人守板橋、判官代土岐次郎左衛門尉關某等帥一千餘人守池瀨、秀康胤義及前下總守中條盛綱等帥一萬餘人守大豆渡、阿波太郎左衛門尉山田某等帥五百餘人守食渡、判官代長瀨某等帥五百餘人守稗島秀澄及山田重忠等帥一千餘人守洲股、前伊勢守加藤光貞帥五百餘人守市河、別遣宮崎定範糟屋有久仁科盛遠等於越中、扼北陸道、(承久記)五日時房泰時至尾張一宮、時房進犯洲股、泰時義村犯

大豆渡、遣毛利季光犯鵜沼、足利義氏犯池瀨、狩野入道犯板橋山道、賊亦至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逼大炊渡、(東鑑)上皇賜院宣於信光長清諭降之、信光殺詔使、初信光發信濃、方遇凶日、衆止之、信光曰戰以死爲期、十死一生、吾以爲吉、乃發是日、呼子信政命以先登、信政督衆而濟、官軍雨射、賊多死、信光厲信政曰、汝若旋轡、吾斬汝矣、信政既濟長清繼進、後軍雲擁而濟、惟信等遂敗、諸將在下流者、見西岸流屍以爲官軍破、賊俄而敗問至、鵜沼官軍往援亦敗、美濃蜂屋冠者死之、八田知尚却走、爲武田信隆所追蹙、知尚轉馬挺賜刀、斷武

光馬首、得間逸去、大竹家任還戰而死、大妻太郎被重創、謂旁人曰、吾創重、將入林中自殺、請報敗大豆渡、旁人馳報之、胤義盛綱將往援、秀康曰、吾今不退、歸路無乃斷乎、上皇有命、尾張河失利則退守宇治、勢多、吾不敢違、乃先逃、胤義憤怒不得已而退、六日泰時濟大豆渡、官軍皆已逃、乃縱兵窮追、及於美濃筵田、參河人足助重成等戰死、(參河已下、尊卑分脉)山田重忠奮曰、吾等不發一矢而退、歸路亦不一血戰、上皇有問將何以答、乃以殘兵九十餘騎陣株瀨河西、賊來擊重忠兵多善射、箭不虛發、賊後軍奄至、重忠却走、伊佐行政急追之、重忠馬

蹟墜溝中、行政搏之、重忠兵扶重忠上馬、行政擘其胄纓乍斷、乃得逸去、至小關縛旗於樹爲疑兵而去、(承久記)右衛門尉鏡久綱書姓名於旗、留而奮戰、歎曰、吾悔從懦夫秀康遂自殺、洲股市河官軍皆潰、七日時房泰時陣野上垂井二驛議軍事、義村曰、北陸兵未至、請分兵自東路於是時房自勢多泰時自宇治景盛信光自手上、季光自芋洗、朝光義村自淀、(東鑑)義村子泰村謂父曰、兒嚮與京兆約、軍中必與武州同死生、請踐其言、乃屬泰時、(承久記)八日秀康等還京奏狀、舉朝駭愕、上皇戎衣與土御門順德二上皇御馬幸延曆寺、雅成賴仁兩親

王皆從、路過法印尊長宅、議戰守、帝駕婦人輿、奉神器出宮、輿三上皇留西坂本梶井御所、（東鑑）北條朝時至越中、宮崎定範屯市降淨土、扼蒲原之險、植柵斷路、列弩山上以待、朝時夜縛炬牛角、驅之而進、官軍以為賊、弩發牛斃、賊從後破柵而進、官軍不能遏、定範走、會仁科盛遠、守礪波山、糟屋有久、帥加賀越中豪族林富樫野尻、守志雄、皆為賊所破、（承久記）盛遠有久死之、（盛遠死、據仁科系圖、）林石黑降北陸道陷矣、是日雷震義時家、有死者、義時大懼、召廣元曰、兒輩方犯京師、而有此災異、得非命窮乎、廣元曰、成敗在天、何必畏縮、右大將陸奧之役、雷震

其營而軍有功、以此推之、安知非吉兆、義時乃安、九日上皇欲御延曆寺、僧徒辭曰、東兵猛鋭、非緇徒之所能禦也、（東鑑）尊長以公經父子至行在、屢目公經、欲殺之、實氏以身蔽之乃止、（承久記）十日上皇與帝及二上皇還賀陽院、釋公經父子、（東鑑）公卿建議、分遣諸將、控扼衝要、十二日遣山田重忠及延曆寺僧兵二千餘人於勢多、秀康、胤義親廣高重盛綱等一萬餘人於食渡、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右衛門佐藤原朝俊佐佐木廣綱及熊野奈良僧兵一萬餘人於宇治橋、長瀬其左衛門足立親長五百餘人於牧島、參議藤原信能僧尊

長一千餘人於芋洗、大納言藤原忠信一千餘人於淀河野通信五百餘人於廣瀬、（承久記、據東鑑、）十三日賊分路入寇、時房至勢多、官軍撤橋叢射、（承久記、東鑑、）賊不能進、驍賊數人緣架而進、僧兵退、重忠怒讓之、僧徒曰、非敢退也、誘之也、乃還戰殲之、官軍飛矢雨下、賊兵熊谷直家謂衆曰、戰未可克、何不憩息、乃臥地避矢、天方雨、重忠擁傘麾衆、賊將宇都宮賴業射之殆中、乃撤傘、延曆寺僧觀源方守水尾坂、乘舟來救、中流射賊軍、時房收衆而退、（承久記、雨據東鑑、）泰時進陣栗子山、足利義氏三浦泰村不告而發、逼宇治橋、官軍矢石亂發、賊多死、乃退屯平

等院、遣使報泰時曰、僕欲待明日而進、會壯士競進挑戰、死傷甚衆、泰時大驚、將進、（東鑑）適暴雨如注、鎧馬濡濕、賊皆沮縮、相謂曰、以臣抗君、天譴乃爾、泰時冒雨徑進、賊不得已而從之、（承久記）夜逼宇治橋、官軍奮擊破之、泰時退據平等院、賊壞其寶庫、盜藤原氏攝籙寶器、（賊壞已下、百錬抄、）十四日泰時召芝田兼義曰、吾不濟河、何以能克、卿為我探淺處、兼義沒水試之、還報曰、牧島可濟、於是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與兼義爭先而濟、官軍叢鏑射之、河流暴漲、水勢驟急、賊中矢溺沒者八百餘、貞幸亦溺、從兵救之、泰時手炙之得蘇、信綱達中島、顧後軍

皆溺、使子重綱還乞援泰時、泰時呼子時氏曰、吾兵将挫、此大将致命之秋也、汝速濟、時氏以六騎濟、泰村繼之、泰時進馬、將濟、貞幸攬轡止之曰、甲者皆溺、何不釋甲、泰時從之、貞幸牽馬而去、泰時不得濟、信綱兼義與時氏俱濟、官軍引絙水底、信綱拔刀斷之、義氏以筏濟、泰時亦壞民家縛筏而濟、賊遂登岸、勢甚鋭、官軍敗績、有雅範茂等逭逃、獨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荻野成時等奉朝俊苦拒、(東鑑)朝俊錦袍白馬、自呼其名曰、吾嚮奏上皇、戰捷則被矢還奏、不捷則死、吾將踐言、乃擣陣而死、(承久記)知尚氏綱成時亦皆戰死、賊繞出官軍後、縱火

宇治民家、烟燄熛怒、官軍狼狽潰走、(東鑑)死者無算、食渡廣瀨牧島諸營、望烟皆潰、無復隻騎矣、(承久記)淀芋洗諸將與季光義村戰敗走、秀康胤義拒時房於勢多、苦戰終日、至夜敗走、佐佐木高重拒追兵於關寺、死之、泰時陣深草河原、公經遣使迎之、泰時遣人護其家、(東鑑)十五日秀康胤義重忠還京師、上皇命闔宮門、使人謂衆曰、卿等自此去、重忠怒敲門呼曰、懦主使我徒死、乃走嵯峨山、爲賊所追、及子重綱與戰、重忠自殺、重綱被捕、胤義走據東寺、族人佐原氏來攻、胤義避而不擊、佐原景吉以二十騎急進、胤義怒曰、汝同族也、何乃無禮、命太

郎及胤連迎擊破之、安房人安西金鞠兵繼進、胤義潰圍而逃、胤連與父相失、惟高井時義從、乃交刺而死、胤義從騎盡死、獨與太郎走東山、其妻子在太秦、欲往見之、前路既梗、乃潛匿叢祠中、待日暮、家衆爲僧者適至、謂之曰、前後皆敵、如之何、太郎自殺、胤義謂僧曰、汝持吾父子頭、視吾妻、然後致之吾兄、謂親屬殲亾、家兄獨存、真可慶也、言畢自及、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承久記)泰時長驅入京師、至樋口河原、(東鑑)上皇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爵、奪還追討院宣、(百錬抄)遣使賜院宣於泰時曰、啓兵端者謀臣也、非朕也、卿有所請、朕當從之、卿亦嚴

戢兵士、勿肆掠輦下、泰時下拜不答、入六波羅第、賊兵塡咽都下、縱火數處、都人皆遯逃、賊捜索殘兵、所在擒殺、僵尸塞路、遂剽掠神祠佛寺、(七字據百錬抄)土御門順德二上皇遷賀茂貴布禰、十六日泰時聞佐佐木經高匿鷲尾、遣使曰、卿勿死、吾當力救、經高自殺、(東鑑)攝政道家遣使泰時請還寶器、十九日上皇自賀陽院遷四辻殿、二上皇還京師、(土御門上皇據東鑑)下院宣討藤原秀康等、(百錬抄)判官代錦織義継覘六波羅、爲賊所擒、(東鑑)二十日帝還閑院、北條朝時入京師、(百錬抄)神地賴經爲賊所獲、藏人多田基綱被殺、二十三日賊捷問至鎌倉、大江廣元援文

治中平氏黨與、例當公卿以下死、二十四日上皇收前權中納言藤原光親源有雅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茂送於六波羅、二十五日收權大納言藤原忠信參議藤原信能送之泰時、二十八日泰時命伊豫將士擊河野通信、尋擒之、流於陸奥、（尋以下、豫章記）義時令泰時殺諸公卿於京師、秋七月朔泰時不欲殺三位已上於京師、使將士送之關東、二日泰時殺後藤基清平有範佐佐木廣綱大江能範、皆上皇西面也、五日殺藤原信能於美濃（東鑑）六日時氏圍四辻殿、遷上皇於鳥羽殿、上皇使姬妾先出、時氏疑之、以弓撥車簾驗視、八日泰時逼上皇薙

髮受戒、（承久記）九日帝遜位於九條院、（百錬抄、東鑑、）委棄神器於閑院、在位僅七十餘日、（神皇正紗紀）高倉皇子守貞親王子二宮踐阼於閑院、是為後堀河天皇、（百錬抄、東鑑、）十二日泰時殺藤原光親於駿河、尋得其諫書於法皇宮、大悔之、十三日泰時遷上皇於隱岐、縱侍女數人及施藥院使長成左衛門尉能茂從之、十四日殺藤原宗行於駿河、十八日殺藤原範茂於相摸、二十日遷順德上皇於佐渡、二十四日流雅成親王於但馬、令僧昌明監之、二十五日流賴仁親王於備前、二十九日殺源有雅於甲斐、八月朔政子遣使宥藤原忠信、忠信還自遠江、以女

弟嘗適實朝也、（東鑑）義時令泰時時房留居六波羅、警衛京師、泰時居北方、時房居南方、而六波羅始於此、（將軍執權次第）初時房聞秀康秀澄匿奈良、遣人索捕、興福寺僧以為盜、圍而殲之、時房怒、遣兵往攻、僧徒謝曰、願捕二人自贖、時房許之、冬十月二日僧徒捕秀康家宰送之、六日捕秀康秀澄於河內、秀康自殺、僧尊長亦被捕自殺、（東鑑、二人自殺據尊卑分脈、）義時以土御門上皇不預軍事、不敢議遷幸、上皇不忍獨留、使攝政道家諭旨義時、（增鏡、承久記、）閏月十日義時請上皇遷土佐、尋遷阿波、（東鑑）泰時一日見栂尾僧高辨、高辨謂曰、吾國百代一姓、皇祚尊嚴、四海

孰敢背者、今君乃以一家之故、破官軍、陷皇城、廢天子、遷上皇、流親王、殺公卿、上下惶駭、哭聲滿巷、古云、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君將何以償悖逆之罪、泰時為之悚然、（明惠傳）

後堀河天皇元仁元年夏六月、義時為近侍所刺殺、世以為悖逆之報、（保曆間記）藤原公經與義時相為唇齒、位極人臣、權勢薰灼、嘗構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寺、壯麗宏敞、為天下壯觀、（增鏡）其他近地名區、多營別莊、（五代帝王物語）義時常言、我子孫慎勿背西園寺家、繇此公經子孫亦皆極貴盛、至六世孫公宗、以悖逆伏誅云、（太平記）

寛喜三年冬十月、土御門上皇崩於阿波、年三十七、百錬抄

貞永元年泰時作貞永式目、其一曰、承久之亂屬官軍者、皆没其地、授之有功者、若有寃者、證驗明白、當還舊地於其人、而別授有功者以他邑、至關東將士屬官軍者、其罪最大、既殺其人、而收其地、然幸而獲免、至近日其情始露者、事屬既往、當收其邑五分之一、除家人外下司莊官、不必追究、關東將士父子各異所屬者、不相連及、至西國將士屬官軍者、親屬在國亦同罪、以同心也、但道途遼遠、不及相聞者宥之、貞永式目

四條天皇文暦元年夏五月、廢帝崩於九條院、年十七、百錬抄

延應元年春二月、後鳥羽法皇崩於隱岐、年六十、夏五月右衛門尉能茂收御骨還京師、百錬抄

後嵯峨天皇仁治三年秋九月、順德上皇崩於佐渡、年四十六、帝召明法博士問服錫紵否、對曰崇德安德之崩未聞行是禮、乃止、百錬抄

後深草天皇寶治元年夏四月、北條時頼建後鳥羽帝廟於鶴岡、以僧重尊爲別當、東鑑蓋有所懼也、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陪臣專權

後堀河天皇元仁元年夏六月十三日、鎌倉執權北條義時暴死、初承久之變、義時沒勤王公卿將士采地三千餘所、悉頒之有功將士、一無所自取、時人歎異、然武夫采地益徧諸國、而諸國武夫莫不受義時私恩、自是義時盤據鎌倉、以鎭東北、泰時時房留六波羅、以鎭西南、威震天下、朝廷畏憚、義時殆過賴朝矣、二十六日泰時時房還鎌倉、時義時後妻伊賀氏與弟光宗謀、欲廢

藤原賴經、立女壻藤原實雅爲將軍、以所生子政村爲執權、二十八日政子以泰時爲執權、泰時以遭喪未經月、不欲就職、謀之大江廣元、廣元曰、危疑之際、安得稽緩、泰時廼起視事、鎌倉流言武州還自京師、將殺諸弟、人人駭懼、諸將分爲二黨、或聞光宗謀告泰時、泰時曰、是何足信、然懼衆乘隙生事、乃令曰用事者某某之外、勿輒來見、門庭寂然、二十九日遣子時氏及從弟時盛於京師、二人曰、今物議喧駭、奈何離鎌倉、泰時與時房議曰、京畿人心易搖、警衛何可少也、二人乃發、秋七月五日光宗兄弟會三浦義村家、義村嘗受義時托、加冠

政村、爲與政村親善、光宗等夜至、伊賀氏許、互作誓約、侍者微聞其語、告泰時、泰時曰、彼兄弟結好大善、十七日鎌倉騷擾、近國將士皆來聚、政子夜往義村家、諭曰、自奧州卒、人心洶洶、如聞政村光宗屢來卿家密議、所議果何事也、豈欲除武州專威福、興承久之亂、東兵克捷、雖曰天命、武州之功居多、夫鎭關東定禍亂者、奧州也、能繼其志者武州也、不有武州、卿等何以得有今日、政村於卿、親如父子、吾不能無疑、卿速諭止之、義村謝以不知、政子曰、何謂不知、卿果黨彼與、抑諭止之與、明告之我、義村謝曰、政村實無異圖、光宗等爲之耳、請

諭止之、十八日義村謂泰時曰、奧州嘗親信僕、命加冠四郎、又以僕子泰村爲義兒、僕豈敢懷異圖哉、光宗近有所密議、僕已諭止之、泰時曰、吾待政村以誠、彼亦豈懷貳乎、晦鎌倉又夜驚、衆皆擐甲植旗、終夜奔馳、至曉乃定、閏月朔政子奉賴經至泰時家、召義村及葛西清重等、謂之曰、今將軍幼穉、人不能無攜貳、顧卿等不忘故將軍恩、齊心一力、何亂之足患、八日政子召廣元等議曰、光宗異圖已露、而實雅朝貴、安得濫罰、之宜請之京師、奧州妻及光宗等皆當流、餘黨不問可也、二十三日逐實雅於京師、二十九日罷光宗政所執事、奪采地

五十二所、八月二十七日鎌倉又夜驚、二十九日政子幽義時妻於北條、流光宗於信濃、弟朝行光重皆處流、鎌倉乃定、九月五日政子命泰時分義時采地給諸子、泰時自取甚少、政子恠問、泰時曰、臣既為執權、何以采地為、但當存恤諸弟耳、政子歎異、冬十月十日廷議流實雅於越前、（東鑑）

嘉祿元年秋七月、政子薨、泰時以修冥福召還光宗等、授光宗舊邑八所、（東鑑脫漏）

二年春正月、右近衛少將藤原頼經為征夷大將軍、（東鑑）

寬喜三年秋九月二十七日、泰時聞盜襲弟朝時家、即馳赴之、衆皆從之、會朝時不在、家衆禦盜破殺之、泰時途聞之廼還、平盛綱曰、君任太重、縱有大寇、猶當遣使偵探、然後命僕等禦之、今何自輕至此、泰時曰、人之在世、所恃惟親族、弟若為賊所殺、而兄不暇救、恥孰大焉、故賊攻吾弟、在他人則為小事、在我則一家大變、不減建保承久、朝時聞之感喜、贈誓書曰、吾子孫世世事兄子孫、無敢有貳、（東鑑）

貞永元年秋八月、泰時與玄蕃允三善康連議定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東鑑）

四條天皇暦仁元年春正月、頼經將朝京師、二十八日

發鎌倉、泰時從焉、二月六日至天龍河、將士爭欲先濟、吏憂浮橋或壞止之、不聽、泰時聞之馳至河上、坐地、衆望見不肯濟、頼經既濟、泰時乃起、七日至橋本驛、將士皆已宿民家、北條實時後而至、無所投宿、乃露宿舞澤、泰時聞之曰、實時小侍別當、宜親近將軍、今廼露宿、吾不忍安枕、乃至舞澤、於是足利泰氏、三浦義村等繼至、遠山景朝請以客舍授實時、泰時乃還、十七日頼經入京師、二十三日朝、帝是日任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二十六日補撿非違使別當、三月七日任權大納言、尋辭之、冬十月還鎌倉、（東鑑）時前攝政道家天子外祖、將軍之父、勢傾朝野、（五代帝王物語）是歲六波羅遣兵士守要害之處、設篝火以備羣盜、（百錬抄）是謂篝衆、（太平記）

仁治元年春三月、頼經令家人禁奢侈、（東鑑）泰時節儉刻苦、以身先人、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造、（太平記　明惠傳）

三年春正月帝崩無儲貳、順德皇母修明門院及前攝政道家欲立順德皇子忠成王、（神皇正統記）赴至鎌倉、泰時驚曰、吾運窮矣、今日定策、果出搢紳則事未可知也、沈思不寢食者三晝夜、意在立土御門皇子、乃謁鶴岡社探籌、土御門皇子吉、悅曰、果如吾意、遂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於京師立之、義景自途還、泰時大驚、義景曰、佐

渡院皇子既立則如之何、泰時曰、善、吾適忘之、非卿不能慮及此、若然則廢之耳、公卿聞泰時使者至、皆聚修明門院、許、獨前内大臣源定通至土御門皇母承明門院許、義景入京師、兩門院皆使人迎問、義景曰、承明門院焉在、聞者愕然、至則門庭蕪穢、闃無人聲、乃排門而入、定通大驚出見、義景曰、土御門宮宜嗣大統、門院侍者至、驚喜仆地、義景乃張傘警衛、公卿聞之、絡繹来聚、塡咽門庭、土御門皇子邦仁立、是爲後嵯峨天皇、參取增鏡、保暦間記、五代帝王物語、夏六月泰時卒、年六十、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泰時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神皇正統記及卒都鄙無貴賤、皆悼惜焉、百錬抄子時氏先卒、東鑑孫經時嗣爲執權、關東評定傳

後嵯峨天皇寛元二年夏四月賴經請傳職子賴嗣、帝許之、以賴嗣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少將、叙從五位上、秋八月進正五位下、東鑑

後深草天皇寛元四年春三月、經時以疾讓職弟時賴、夏閏四月朔經時卒、年三十三、十八日鎌倉夜驚甲士塡巷、至曉乃定、二十日鎌倉又驚擾、近國家人競至、時時賴從父光時潛謀奪時賴職、賴經亦預其謀、謀泄、二十四日鎌倉又驚、民爭運資財逃避、時賴發兵守中下

馬橋、遏將士入幕府者、二十五日甲士爭集時賴第、警衛四面、光時知事不濟、斷髮請罪、六月十三日時賴流光時於伊豆、聞千葉秀胤黨之、逐之上總、秋七月十一日時賴逐前將軍賴經於京師、令三浦光村等護送、光村近侍賴經二十餘歳、甚被親愛、及至京師、歔欷而別、密有迎復之志、冬十一月賴嗣叙從四位下、東鑑

寶治元年春三月鎌倉黄蝶羣飛、老人曰、聞承平有此怪而將門叛、天喜亦有此恠而貞任叛、今日恐有兵革也、夏四月十一日先是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匿高野山、是日景盛至鎌倉見時賴、密議久之、退見子義景孫泰盛、讓曰、今三浦泰村擧族驕汰、淩折將士、汝等屈首受辱、柔懦甚矣、五月六日時賴以泰村子駒石丸爲義兒、十三日賴嗣妻北條氏死、即時賴女弟、時賴出居泰時家、時泰村弟光村益謀、納賴經、賴經父道家亦有所密囑、光村素驁敢、欲遂殺時賴、泰村性緩、猶豫不決、或投匿名書於鶴岡曰、泰村驕横方命、將處顯戮、何不戒愼、二十七日時賴猶在泰村家、泰村族人、悉聚託治具、不敢出見、時賴恠之、夜聞鎧聲鏘然、益疑之、潛與近臣一人還家、泰村大驚謝罪、二十八日鎌倉驚擾、時賴夜遣人覘泰村家、光村等方取兵器於安房上總采地、

海船競至時頼知其有謀、六月朔遣佐佐木氏信諷諭泰村、泰村曰、吾兄弟叙正五位下、爲數國守護、食莊園數萬町、一門盛滿極矣、物議沸騰、亦不爲無由、讒黨得無乘之耶、氏信還報曰、弓箭塡室、鎧櫃滿廡、時頼密爲之備、二日近國將士競至鎌倉、守時頼第、時頼閉門不納、泰村族遠江守盛連帥諸子屬時頼、先入在第中、左衛門尉盛時後而至、踰墻直入、蹻捷如飛、時頼賞以鐵甲、三日或投匿名書於泰村家曰、頃物議紛起、卿知其故乎、禍將及卿、卿其備之、泰村毀之曰、惡我者爲之耳、乃遣使謝時頼曰、僕非敢有異圖、但家兵來聚、所以招

物議也、請速放還之、若別有所討、請以衆從、時頼慰諭之、四日諸國將士益聚鎌倉、毛利季光、泰村妹夫也、甲士環其家、如堵墻、時頼令將士散還、關政泰亦泰村妹夫也、將還常陸、途聞泰村見殺、又至鎌倉、季光妻夜至泰村家、謂泰村曰、幕議將殺兄、兄速爲之備、妾夫妾必諭之援兄、五日鎌倉益騷擾、時頼遣使諭泰村斂戢兵士、又送誓書曰、幕議初非疑卿、卿愼勿生釁、吾視卿一如往日、泰村驚喜謝之、妻進食、泰村食之不下咽、景盛謂義景泰盛曰、和議果成、彼益侮我、我欲抗之、適足取禍、汝等急擊勿失、泰盛廼帥衆大喊進攻、泰村倉黃禦

戰、時頼聞之、令北條實時警衛幕府、遣北條時定擊泰村、季光帥衆將赴幕府、妻攬其鎧袖曰、棄姻親而助執權、武夫固如是乎、季光乃援泰村、萬年某馳報時頼曰、毛利入道叛矣、時頼廼令衆縱火泰村隣家、適南風暴急、泰村不能支、舉族走法華堂、光村帥兵八十餘陣永福寺、遣使謂泰村曰、此地要害、請速來守、泰村報曰、吾今縱擁鐵城、決無生理、等死則死於故將軍影像前耳、光村乃皆戰入法華堂、與泰村季光修法事讃、時頼兵急攻之、戰數刻泰村兵遂敗、光村忿然曰、前將軍時受禪定殿下密囑、決意舉事、則大權將歸我家、顧吾兄狐

疑、所以取今日之禍、悔無及矣、欲縱火自焚、泰村止之、乃以刀剺面、謂傍人曰、吾面貌猶存否、遂自殺、泰村歎曰、吾家自大介以來、世有忠勳北條、信讒一旦翦滅、寃亦甚矣、然先人執事、寃殺頗多、安知無餘殃乎、於北條何怨也、乃踊哭與駒石丸及季光等俱自殺、其黨死者五百餘人、七日時頼遣兵上總、擊千葉秀胤、秀胤亦泰村妹夫、聞時頼兵至、積薪炭環其家、縱火自殺、二十九日結城朝光至鎌倉、謂時頼曰、令僕在鎌倉、泰村安有此禍、時頼嗟歎、及行賞授邑朝光、曰、不有遺老、安得聞此樸實之語、東鑑

建長四年春二月、前攝政道家暴薨、(東鑑)前將軍賴經謀滅時賴、聚兵京師、應者頗衆、(保曆間記)事未發、會佐佐木氏信遠長久連、僧了行等、時賴命鞫之、悉得其情、誅竄久連等、廢賴嗣、送還之、奏請以後嵯峨皇子宗尊親王爲主師、上皇許之、夏四月宗尊至鎌倉、任征夷大將軍、時賴政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東鑑)

康元元年冬十一月、時賴以病薙髮、以子時宗幼冲、令武藏守北條長時代己攝職、(東鑑)

龜山天皇弘長元年夏六月、三浦泰村弟良賢謀滅時賴、時賴捕斬之、(東鑑)

三年冬十一月時賴卒、年三十七、時宗嗣、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賴朝父子舊制、(東鑑)士庶翕然悅服、天下稱治矣、(增鏡)及卒將士悲慕、薙髮者甚衆、至下令諸國守護禁薙髮者、其得士心如此、(東鑑)時賴嘗委任上總人青砥藤綱、(上總人據弘長記)藤綱傾心佐佑、多所裨助、(太平記)

文永元年秋七月、北條長時罷、八月相摸守北條政村攝執權、時宗連署、(將軍執權次第)

三年夏六月、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素親近宗尊、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宗尊不之知、至是謀漏、(參取東鑑、增鏡、關東評定傳、保曆間記、)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保曆間記、關東評定傳、)嚴慧亾命、(東鑑、關東評定傳、)時宗與政村議廢宗尊、送之京師、立其子惟康、惟康時年三歲、(東鑑、增鏡、五代帝王物語、)秋七月惟康敘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公卿補任)

五年春三月時宗爲執權、(將軍執權次第)

九年春二月、時宗庶兄時輔謀擧兵京師、時宗遣兵殺之、(帝王編年記、五代帝王物語、)

後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冬十月、蒙古寇西陲、鎭西將士擊却之、(事見元寇之變)

弘安四年夏五月、元兵入寇、我兵擊平之、(事見元寇之變)

七年夏四月、時宗卒、年三十四、子貞時襲爲執權、(將軍執權次第)

八年冬十一月、貞時外家安達泰盛恃勢驕縱、與內管領平賴綱相軋、泰盛子宗景狂妄自言、曾祖景盛實右大將子也、廼稱源氏、賴綱譖之貞時曰、彼潛圖簒奪、所以更其姓也、貞時信之、遂殺泰盛父子、賴綱自是日擅威福、(保曆間記)初景盛以讒滅三浦氏、子孫亦遭讒而死云、

十年夏六月、惟康任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冬十月爲親王、敘二品、(公卿補任)

伏見天皇正應二年秋九月、貞時廢惟康親王、送之京師、及將出、倒舁綱代輿、時人相謂曰將軍流於京師、(增鏡、

月擬保曆間記、貞時奏請以皇弟久明親王為主帥、冬十月叙三品、任征夷大將軍、帝王編年記 久明憂鎌倉僻陋、至則屋宇壯麗、帷帳華鮮、過於京師、增鏡

三年冬十一月、北條時輔子某與三浦賴盛謀舉兵、貞時捕斬之、保曆間記

永仁元年夏四月、平賴綱專橫日甚、權勢過貞時、遂謀廢貞時、以己子安房守為將軍、長子宗綱憂之、密告貞時、貞時乃殺賴綱父子、流宗綱於佐渡、尋召還之、保曆間記

四年春三月、吉見義春謀滅貞時、貞時捕殺之、義春源範賴曾孫也、尊卑分脉 冬十一月貞時殺義春子義世、保曆間記

後二條天皇正安三年秋八月、貞時罷執權、北條師時代之、將軍執權次第

德治三年秋八月、貞時廢久明親王、送還之、奉親王子守邦王為主帥、歷代皇紀、將軍執權次第、於是北條氏逐四將軍矣、

貞時頗有賢名、然嘗建兩宗迭立之議、以劫制朝廷、竟啓元弘之亂云、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元冦之變

龜山天皇文永五年春正月、高麗遣其臣潘阜持國書及蒙古主忽必烈書、來太宰府、（關東評定傳）蒙古書略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已來、時通斯土、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八幡愚童訓、元史、）高麗書畧曰、我國臣事蒙古國、皇帝仁明、欲通好於貴國、寡人奉詔、其旨嚴切、茲不獲已、使某官奉皇帝書前去、貴國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何如也、貴國商量、（五代帝王物語、關東評定傳、參取東國通鑑、）太宰府報之鎌倉、鎌倉奏之京師、（帝王編年記）朝野大駭、（八幡愚童訓）夏四月帝遣右近衛大將藤原通雅奉宸筆

宣命於大神宮、令參議藤原長成草答書、（五代帝王物語）時衆議紛紜、或欲斬其使以絶之、（八幡愚童訓）鎌倉執權北條時宗以為書辭無禮、不宜報命、太宰府却還、（五代帝王物語）使者探視西海地形而去、議者謂使彼生還、是放虎也、（八幡愚童訓）高麗遣使於蒙古、報中國却使者之狀、忽必烈遣其臣黒的・殷弘於高麗、讓曰、卿言不足信、所謂日本不納者、安知其非託言風濤中道而還哉、今再遣使、期於必達、卿令重臣導達、毋致稽阻、高麗乃遣其臣申思佺與黒的・殷弘倶來、（東國通鑑）六年春三月、高麗導蒙古使至對馬島、請前歲報牒、（帝王編年記）使者適與島人鬪爭、遂執島人塔次郎・彌次郎而去、（五代帝王物語、關東評定傳、元史、）夏四月高麗遣使送黒的往蒙古、忽必烈見之喜曰、爾等衝冒風濤、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謂對馬人曰、汝國通好斯土、其來尚矣、今吾欲汝國之來聘、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東國通鑑）秋九月忽必烈命高麗金有成・高柔持國書及高麗書使中國、併送還塔次郎・彌次郎、（關東評定傳、元史、東國通鑑、）不報、高柔感異夢、奉毛冠於安樂寺而去、（關東評定傳）七年春二月、忽必烈以其臣趙良弼為秘書監、充國信使、使中國、（元史）發兵送之高麗、屯駐金州以待良弼還、令

高麗給糧食。（元史、東國通鑑）

八年夏六月、忽必烈臣曹介升謂忽必烈曰、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別有捷徑、倘得順風、半日可至、臣不欲與使人俱往、若大兵進攻、願為鄉導、忽必烈曰、吾當思之、秋九月、高麗令其臣徐稱導良弼來中國、（元史）至筑前今津、使者凡百餘人、太宰府大駭以為賊、已而知其非賊、索其書牒、良弼盛書以櫃、外施金鎖、指曰、此書非自致之帝都、則必呈之將府、不者持歸耳、不得付之他人、（五代帝王物語）太宰府欲奪之、良弼不與、錄本進之、其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嘗馳信

脩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命有司慰撫、俾賚牒以還、遂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搆亂、坐是弗果、豈王亦緣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未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祕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元史）太宰府送之鎌倉、鎌倉遣使奏之闕、白以下會議、遂不報、（吉續記、關東評定傳）時人傳聞蒙古疆盛、稍懷危懼、（五代帝王物語）冬十二月、遣權中納言藤原公守告蒙古難於大神宮、（吉續記）趙良弼來還、遣使者張鐸於本國、（關東評定傳）是歲忽必烈改國號曰元、（元史）

九年春二月、高麗世子諶久留蒙古、思歸、近臣勸諶請忽必烈曰、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委臣、臣請竭力辨之、忽必烈乃還之、命具舟糧助役、（東國通鑑）夏五月、張鐸再來、高麗又附書、亦不報、（關東評定傳、元史）

十年夏五月、趙良弼還蒙古、忽必烈召見問狀、良弼盛述逼脅不屈之狀、忽必烈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良弼具以中國君臣爵號國郡名數土宜告忽必烈、忽必烈積怒日久、遂決意來寇、（元史）自元年至是歲彗星屢見、（參取五代帝王物語、歷代皇紀）

後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秋、忽必烈發舟師一萬五千來寇、（元史）令高麗發兵五千六百助役、（東國通鑑）冬十一月五日、對馬八幡祠有赤氣如火、見者驚怪、晡時賊艦奄至、島人告急、地頭地頭右馬允宗助國帥兵八十餘騎而發、六日遣使問來寇之意、賊不答、縱兵登島、助國叢鏃雨射、斃一賊將、賊競進、助國父子苦戰死之、餘衆告急太宰府、十四日賊寇壹岐島、張赤幟而進、守護代平內左衛門經高帥百餘騎禦戰不利、退入城、十五日城陷、經高死之、（八幡愚童訓）賊遂取二島、獲男子皆殺、女子以繩

貫掌繫之舩、（日蓮注畫讚）乃進犯筑前今津、筑紫豪族少貳大友、松浦菊池原田小玉諸氏皆發兵會於博多、人馬蔽野、旌旗翳空、人人恃衆奮躍、唯恐賊之不多、二十日賊競登陸、少貳某年僅十二三、先衆發小箭、賊大笑、擊鼓鳴鑼、喊聲撼地、我馬皆駭、賊乘之、飛矢雨注、鏃皆塗毒、中者悉死、我兵進擊、賊輒開避、圍而殺之、見善戰者死、屠腹食肝、射殺牛馬亦食之、賊將據高指麾、進退有法、每退發火器、聲如震霆、我兵不敢追、俄頃鳴鼓復齊進、我兵素習搏戰、多離隊而進、皆被圍殺、我兵始悔不知外夷戰法、松浦兵死傷殆盡、原田兵陷深淖中、皆被殺、青屋某馬逸入賊陣、賊殺之、其兵望見突進、皆死、賊追、山田兵不及、褰衣露臂而還、山田兵相謂曰、吾爲賊所追、恥也、乃彎弓曰、八幡神助我、一發洞賊臂斃之、乃大笑、賊陣赤坂、菊池重基帥百餘騎進擊、從兵皆殲、重基單騎脫還、少貳景資等繼進、亦不利、賊乘勝犯佐原百道原、蹂躪閭里、婦兒皆見鹵掠、我兵戰疲皆退、一賊將躍馬追尾、勢甚銳、適有鳩翔景資旗上、景資喜曰、神助我矣、迴顧射賊將、賊將應弦墜馬、賊擁之而逃、景資奪其馬、後問之生虜、賊將即劉復亨也、景資退入水木城、緣海民家失火、（八幡愚童訓、劉復亨據東國通鑑、）延及筥崎社、（歷代皇記）

賊將金方慶謂忽敦洪茶丘曰、我兵雖寡、已入敵地、人自爲戰、請復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驅疲兵擊大敵、非計也、不若回軍、復亨病創先登舟、夜遂逃還、會大風雨、舟多觸岩礁摧破、高麗賊將金侁溺死、（東國通鑑）二十一日遲明我兵望海、無復隻船、衆咸驚喜以爲神助、忽見一艦泊志賀島、我兵不敢擊、賊擧手乞降、衆猶遲疑、賊皆登陸乞降、我兵悉擒而斬之、我民被擒者逃還曰、賊夜望海岸民家火光晃耀、如從海中湧出、皆褫魄逃還、聞者異之、是後禦賊必多設燎炬云、（八幡愚童訓）諸軍奏捷京師、勅奉幣十六社、（帝王編年記）賊將既還、詐言矢盡而退、（元史）

建治元年春、忽必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來、（元史）夏四月至長門室津、秋八月押送世忠等於鎌倉、九月北條時宗斬之龍口、（關東評定傳、保曆間記、）以北條實政爲筑紫探題、節制軍務、（帝王編年記）於是命太宰府及沿海國郡、嚴警備、省冗費、務儉約、以助軍興、（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

二年春三月、時宗令西海諸國具戰艦、簡精銳、將征高麗、（薩摩文書、野上文書、）先是伊豫人河野通有往戍鎭西、臨發禱三島神曰、臣往戍十年、賊若不來寇則臣請往攻、（八幡愚童

訓

弘安元年秋七月、高麗王朝忽必烈、請再寇中國、（東國通鑑）

二年春二月忽必烈命造戰艦六百艘、將來寇、宋降將范文虎謂忽必烈曰、臣遣周福欒忠諭日本、期以明年四月還報、請待之、忽必烈從之、（元史）夏六月周福欒忠至太宰府、復說通和、乃斬之博多、（關東評定傳、保曆間記、）冬十月北條時宗遣關東兵於鎭西以備外寇、（帝王編年記）是歲忽必烈滅宋、（元史）勢益彊大、蠻夷致貢者千餘國、益有覬覦中國之志、（五雜組）

四年夏五月忽必烈遣范文虎等大舉來寇、以高麗爲

缺

月晦夜西北風大作、海濤崩駭、賊艦摧碎、溺死無算、浮屍積聚、望之如洲、閏月朔殘兵數千猶在鷹島、（八幡愚童訓）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逃還、（元史）少貳景資帥鎭西兵、乘勢掩擊、殺溺殆盡、餘衆乞降、悉斬之、（八幡愚童訓）賊兵十萬、生還者僅三人、（元史）皇威震殊域矣、而京師未知、二日遣大納言藤原經任奉幣大神宮、（伊勢公卿敕使例）北條時宗聞賊甚熾、令宇都宮貞綱將兵禦之、（宇都宮系圖）未至而賊平、十四日鎭西捷問至京師、（歷代皇紀）朝野相慶、（八幡愚童訓）九月十六日、時宗令鎭西將士曰、賊船雖逃、將士勿輒離鄕里往來京師、有所往必請賊之

缺

降者、付之將士、未斷其罪、津泊舟船往來、必嚴檢察、我船勿輕出境、蕃人有來者、愼勿納之、凡守備一如前日、勿有懈弛、野上文書尋論功行賞、河野通有等皆賜采地、豫章記一時喧傳忽必烈憂憤而死、增鏡忽必烈聞敗大怒、謀再舉、其臣相威諫曰、前車既覆、奈何蹴其轍、請修舟練兵、伺釁徐發、忽必烈從之、其後屢造戰艦、具糧食、欲雪前恥、羣臣畏中國威猛、皆諫止之、趙良弼亦諫曰、臣在日本歲餘、熟知其風俗、勇猛殊甚、不擊便繇、此其令屢下屢罷、元史

七年春正月、忽必烈遣其臣王積翁齎書而來、途爲舟人所殺、元史

伏見天皇正應五年秋九月、先是、或謂忽必烈曰、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再擊日本可取也、至是忽必烈遣其臣洪君祥於高麗、送還中國民被擒者、因命高麗求通好、高麗乃使大僕金有成書狀官郭麟來、東國通鑑曰、若不通好、必復用兵、公卿敕使參宮次第北條貞時拘留有成等不還、東國通鑑

六年秋七月、奉幣大神宮、告高麗使來、公卿敕使參宮次第

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忽必烈子鐵木兒聞中國信佛、遣僧一山來議和、元史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宋元通鑑北條貞時放之伊豆、元亨釋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後醍醐平鎌倉

四條天皇延應元年春二月、後鳥羽法皇崩於隱岐行宮、法皇在隱岐十九年、依巖穴為宮、茅茨松椽、僅蔽風雨、(增鏡)及崩、聞者莫不悲痛、(百錬抄)

仁治三年帝崩、鎌倉執權北條泰時遣使擁立後嵯峨帝、(事見倍臣專權)自義時流後鳥羽帝、鎌倉常恐朝廷繼其遺志、防備尤至、置兩鎮將於六波羅、天子一言一動、鎌倉無不知者、(斟酌諸書大意)

後嵯峨天皇寛元四年春正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爲後深草天皇、(百錬抄)

後深草天皇正嘉二年秋八月、立皇弟恒仁親王為皇太弟、(百錬抄)太弟最為後嵯峨法皇所鍾愛、故得立、(神皇正統記)

正元元年冬十一月、帝傳位皇太弟、是為龜山天皇、(百錬抄)

龜山天皇文永五年秋八月、立皇子世仁親王為皇太子、(百錬抄)

九年春二月、後嵯峨法皇崩、(五代帝王物語)法皇素屬意於帝、臨崩密勅曰、大統必傳之當主子孫、新院子孫不得有覬倖、但長講堂領百八十所、永給之新院子孫、(梅松論)朝廷舊藏坂上田村麻呂劍、傳為寶鎮、法皇屬之大宮院、竊授之帝、繇此後深草上皇與帝不相能、大宮院二帝生母也、(增鏡)

十一年春正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為後宇多天皇、(歴代皇紀)

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冬十一月、立後深草皇子熙仁親王為皇太子、(一代要記)先是鎌倉執權北條時宗以為本院身居正嫡、非有失德、宜使其胤踐天位、遂議立熙仁親王、(增鏡)鎌倉始違後嵯峨遺勅矣、龜山上皇憤邑、(梅松論)

弘安十年冬十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為伏見天皇、(歴代皇紀)

伏見天皇正應三年春三月、賊數人闌入禁中、問女孺曰、帝焉在、曰在寢殿、寢殿焉在、曰在南殿東北隅、女孺急報帝避之、賊犯寢殿、帝已不在、衛兵聞變進擊、賊皆自殺、(增鏡)其所發箭書曰太政大臣源為頼、人始知其名(保暦間記)賊佩刀乃前參議藤原實盛寶器、遂捕實盛、時人流言、武人違遺勅立帝、故龜山上皇密命之也、或欲遷上皇於六波羅、後深草上皇不許、龜山上皇乃賜告文於鎌倉、事始解、上皇繇此益惡鎌倉、(增鏡)

永仁六年春二月、權中納言藤原爲兼謀滅北條氏、貞

時流之佐渡、保曆間記秋七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爲後伏見
天皇、增鏡先是帝遣使鎌倉曰、龜山帝憤後鳥羽帝之播
遷、誓將攘滅鎌倉、顧時未至耳、令其子孫襲位、必有繼
其志者、而朝廷所令、安知諸國武人之不響應、鎌倉得
無危乎、若朕子孫、唯卿家是賴、必當與鎌倉相終始耳、
執權北條貞時信之、不欲使龜山皇胤嗣位、遂立帝、後
宇多上皇不悅、遣左中辨藤原定房於鎌倉、讓其違遺
詔、貞時遂定後深草龜山兩宗迭立之策、限以十年、梅松
論乃立後宇多皇子邦治親王爲皇太子、增鏡
後伏見天皇正安三年春正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爲後

二條天皇、秋八月立伏見皇子富仁親王爲皇太子、增鏡
後二條天皇德治三年秋八月帝崩、皇太子立、是爲花
園天皇、增鏡
花園天皇延慶元年秋九月、立後宇多皇子三品太宰
帥中務卿尊治親王爲皇太子、增鏡親王英敏、龜山法皇
深愛之、嘗禱八幡、欲其獲位、時帝欲立後二條皇子邦
良爲太子、後宇多上皇不可曰、宜先立尊治、次及邦良、
帝從之、神皇正統記
文保二年春二月、帝傳位皇太子、是爲後醍醐天皇、後
宇多法皇聽政院中、三月立邦良親王爲皇太子、增鏡

後醍醐天皇元亨元年冬十二月、後宇多法皇欲還政
於帝、遣使諭鎌倉執權北條高時、議者謂天子之父欲
還政天子、有何不可、而告之武人、衰替極矣、羣臣欲帝
獲政、或祈之神、已而高時奉詔、增鏡帝夙夜兢勵、銳意畱
治、復記錄所、親自聽訟、神皇正統記廢諸新關、太平記而高時
驕縱酣肆、政刑失當、士民離心、太平記保曆間記時論翕然以
謂、朝廷之盛、必復於古、神皇正統記保曆間記
二年夏大旱、穀價騰踊、道殣相望、帝詔減膳、使撿非違
使別當諭都下富戶發糶、置場二條、定價監賣、時人感
悅、太平記二年據諸異本

正中元年春正月、宴羣臣於紫宸殿、賦詩奏樂、晴御會部類記
帝好學、常與儒臣討論經史、增鏡法印玄慧才學冠世、太平
記帝召侍讀玄慧、尊信宋人程顥程頤朱熹之學、經筵
用宋儒之說、自玄慧始也、尺素往來帝嘗欲閱論語惡紫奪
朱章、使人撿索不獲、吉田兼好進曰、是在其卷第幾頁、
一時君臣好學如此、徒然草夏六月後宇多法皇崩、增鏡秋
九月、初帝深憤高時專橫、慨然有蕩平之志、太平記權大
納言藤原爲兼之被執、中納言藤原資朝遇諸塗、歎曰
丈夫得如此足矣、徒然草帝知其有氣概、引參謀議、藏人
頭藤原俊基亦與焉、藏人頭據公卿補任帝密徵四方武士、錦織

俊政足助重範應之、俊基憂職務繁劇不暇熟計、欲託事屏居、一日讀僧徒訴狀、佯為誤讀、衆大笑、俊基故為愧容而退、乃閉門不出者半歲、變服潛遊諸國、伺察民俗形勢、(太平記)資朝亦詭服遊東國、(增鏡)二人既還、美濃人土岐頼貞多治見國長適在京師、二人素有勇名、資朝欲引為同謀、乃與俊基及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隆資僧遊雅玄基等數引二人宴飲、每會皆露頂散髮、婦女著單紗衣行酒、縱飲酣歌、無酬酢禮、名曰無禮講、情好既密、乃告以計、二人協心規畫、然恐為人所疑招玄慧講唐人韓愈集、至潮州詩、衆悔曰、今日之急在

韜略、何以此不祥之語為、會頼貞族頼員告計於妻齋藤氏、齋藤氏告之父利行、利行大驚、招頼員讓曰、卿等狂妄、猶抱石入淵、萬一他人發之、吾等無噍類矣、不如先告之、頼員懼曰、同族頼貞及多治見國長實為主謀、利行乃告之六波羅、時攝津葛葉民與代官搆兵、六波羅託擊葛葉徵兵、十九日令小串範行山本時綱攻頼貞國長、時綱悉留其兵、僅帥二壯士襲頼貞、頼貞方梳髮、驚起格鬭、時綱欲生擒之、佯退誘之、從兵奄至、頼貞乃退而自殺、範行往攻國長、國長適醉臥、聞喊聲驚起倡妓在側、取鎧被之、小笠原孫六望見旌旗、曰、六波羅兵至矣、得非密計覺露耶、乃登門樓射殺二十餘人、留一箭揷腰曰、丈夫赴死、不得無備、遂大呼、啣刀鋒墜地而死、國長帥從兵二十餘人閉門固守、敵不敢進、獨伊藤彥次郎父子從門隙入、國長兵斬之、乃開門罵曰、卿等怯甚、請以吾頭相贈、敵競進、國長血戰卻之數次、佐佐木時信繞出其後、壞民家而入、國長不能支、與從兵相刺而死、(太平記)二十三日六波羅兵拘資朝俊基送於鎌倉、(歷代皇紀)高時使人詰俊基曰、君聚衆為無禮講、得非謀滅我耶、俊基曰兵革之事、吾所不知、暇日招玄慧為文禮講、無乃傳聞之謬乎、(島津家本太平記)高時怒甚、將行廢

立、一日帝召中納言藤原冬房曰、何以紓高時之怒、冬房曰、聞資朝等不敢款服、彼未必逞怒、然彼本麤獷難制、請賜告文以慰解之、帝乃令冬房草之、遣中納言藤原宣房於鎌倉賜之、高時二階堂貞藤諫高時曰、天子賜誓書於人臣、未之前聞、不宜披閱以瀆天威、請速奉還之、高時不聽、令齋藤利行讀之、利行瞑眩不能讀而止、見者震懼、高時乃奉還告文、報宣房曰、朝廷之事、臣何議焉、宣房還奏、事乃解、(太平記)

二年北條高時流藤原資朝於佐渡、(公卿補任)釋藤原俊基還京師、俊基閉門不出、人心始安、而帝獨不能平、(增鏡)

嘉曆元年春三月、皇太子薨、（歷代皇紀）初後宇多法皇以皇太子有脚疾、詔曰、若邦良病甚、宜傳位當王子、（神皇正統記）至是帝欲擇諸皇子立之、北條高時固執兩宗迭立之議不可、（增鏡）帝遣權中納言藤原定房於鎌倉諭之、後伏見上皇亦遣權大納言藤原俊光對辨其事、定房曰、今後深草子孫世襲長講堂領、是遵後嵯峨遺詔也、至今上子孫襲位、獨不當遵遺詔邪、高時不可、帝怒曰、神武以降豈有人臣而議皇統者邪、遺詔之重、人臣之所當遵奉、彼乃敢廢格之、妄執兩宗迭立之議、綦慢極矣、後深草子孫既襲長講堂領、又纘天位、固爲豐厚、而朕子

孫則一旦去位、不獲尺地、何以自給、宜以長講堂領屬朕子孫也、乃復遣使諭高時、高時遂不奉詔、帝益憤怒、（梅松論）秋七月、高時遣使奏請立後伏見皇子量仁親王爲皇太子、（歷代皇紀、增鏡）車馬輻湊上皇宮、自兩宗迭立、每有冊立禪代、人心炎涼頓變、天子之位如傳舍、（增鏡）是歲高時以疾罷執權、薙髮稱崇鑑、初高時委政妻父秋田時顯及內管領長崎圓喜、二人協心遵奉時約束、衆頗倚賴、及圓喜告老、使子高資代之、高資兼主昏闇竊弄威柄、驕蹇日甚、將士怨嗟、高時病甚、高資勸之罷職、使金澤貞顯代之、高時弟泰家憤恚、其母勸令薙髮、一時競相倣傚、將士無老少皆圓顱、時人以爲不祥、高時病愈、怒欲殺貞顯、貞顯大懼薙髮、高資又以己意推赤橋守時北條維貞爲執權、衆益不服、（參取保曆間記、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

二年夏六月、陸奧人安藤季長與其族五郞爭事相訴、長崎高資兩納其賂、久而不決、二人乃起兵相攻、高時遣兵擊之不克、鎌倉兵威始衰、（保曆間記、年據結城文書）冬十二月帝以皇子尊雲法親王爲延曆寺座主、（天台座主記）親王幼而慧敏、帝鍾愛之、皇太子邦良薨、帝意在親王、而高時不可、乃爲僧、（太平記）是歲召僧圓觀文觀於宮中、祈中宮產安、實呪詛高時也、（參取增鏡、島津家本今川家本太平記）

元德二年春三月、帝幸春日社及東大興福二寺、（參取增鏡、太平記）尋幸日吉社、臨幸延曆寺大講堂、（太平記、園太曆）以尊雲法親王爲祝願師、帝惡諸國武夫皆屬鎌倉、欲藉僧徒之力以滅之、屢幸諸寺以收其心、親王遂廢講讀、專習武藝、拳捷如飛、親王居大塔、世呼曰大塔宮、（太平記）播磨人赤松則祐以律師給事親王、（赤松系圖）秋九月、皇子太宰帥世良親王薨、親王幼而警悟、帝甚愛之、常携之臨記錄所、（增鏡）及薨、大納言兼親王傳源親房不勝悲悼、薙髮稱宗玄、（增鏡、公卿補任）親房具平親王之後、（尊卑分脉）諳練典故、與藤原宣房藤原定房齊名、（臥雲日件錄）從僧玄慧學、好讀宋

人司馬光資治通鑑、（尺素往来）學識超邁、冠絕當世、（據神皇正統記）及其退居、時人嘆曰、帝非唯喪皇子、又失賢臣矣、（增鏡）冬十二月、以皇子尊澄法親王、爲座主、（天台座主記）皇子相繼爲座主、僧徒益歸心、（增鏡）是歲北條時益北條仲時來居兩六波羅、（將軍執權次第）

元弘元年春三月、帝幸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北山莊、觀花張樂、帝親吹笛、參議源顯家作蘭陵王舞、姿容嫺雅、俯仰中節、帝賞以衣服、（增鏡）顯家親房子也、（尊卑分脉）夏五月北條高時聞帝謀東伐、驚曰、不行廢立、天下不安矣、十一日遣兵捕僧圓觀文觀忠圓、聞左近衛中將藤原爲

明以和歌見親近、疑其預謀、命六波羅鞫問、乃橫竹於熾炭上、欲使爲明踐之、爲明顏色不變、徐索紙賦和歌、衆感歎而止、六月八日六波羅送圓觀文觀等於鎌倉、鞫問得實、（本書係前年、今考前後文訂之、）秋七月七日、諸國地大震、富士山崩數十丈、（太平記）十一日六波羅遣兵執右中辨藤原俊基、俊基逃入宮、兵士追躡捕之而去、宮中駭愕、（日據太平記）帝益憤高時凶橫、欲先滅六波羅、命中納言源具行徵兵、延曆寺僧徒應之、（增鏡）十三日高時流文觀於硫黃島、忠圓於越後、令結城宗廣錮圓觀於陸奧、祐高時之殺土岐賴貞、後伏見上皇左右咸喜曰、大位必歸吾君之胤、已而事解、衆大失望、是月上皇遣使鎌倉告帝謀、曰、卿不早決、天下必亂矣、高時益驚、會衆議之、衆相視不敢言、長崎高資進曰、今日之患、由往日之不斷、請速遷帝海島、害大塔宮、殺俊基資朝、耳他何議焉、二階堂貞藤曰、武家秉權已百五十餘年、四海畏服、不敢叛者、由我翊戴天子、撫恤人民、而近日所爲、已涉不臣、況廢天子、害座主、神人共憤、禍不旋踵、苟使我兵威疆盛、天子誰與敵我、我亦不失臣子之禮、則聖怒亦從而解矣、高資作色曰、子獨不聞承久之事乎、今遲疑不斷、征討之詔一下、悔無及矣、高時從之、八月高時遣貞藤等

帥兵三千西上、（太平記、貞藤據毛利家天正本）帝預與尊雲法親王約曰、異日攻六波羅、潛幸延曆寺、聚僧徒自衛、以爲諸軍應援、未發而賊來犯、（增鏡）尊雲諜知之、二十四日夜潛遣使奏曰、賊兵西上、將流陛下、殺尊雲、今城壘未完、官軍未聚、何以禦賊、請速避之奈良、遣近臣一人詭稱行幸至本寺、聲言車駕避賊、賊聞之、必來攻、僧徒不得不力拒、待賊鋒稍挫、徵兵伊賀伊勢大和河內、鼓行入京、賊可殲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請速決、帝大驚、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藤房藤房弟季房適宿直、帝召與議、藤房曰、人主避難、自古有之、請速發、帝乃奉神器御

車、如婦人所乘、出陽明門、武士怪問紿曰、中宮如北山第、(太平記)皇子尊良親王疾馳及於途、至九條下車御馬、唯藤房及大納言藤原公敏、中納言藤原具行、中納言藤原隆資羸服步從、季房奉中宮逃於野宮、(增鏡)帝用尊雲謀、令師賢乘御輿赴延曆寺、(太平記)賊聞帝出避、闌入宮中、持炬搜索、宮人皆已逃、(增鏡)二十五日帝幸南都、御東南院、(太平記、增鏡)賊縱兵鹵掠都下、大納言藤原宣房中納言藤原公明左衛門督藤原實世前參議平成輔皆見執、(增鏡)延曆寺僧豪譽密報六波羅曰、天子潛幸本寺聚兵、請速來攻、吾將爲內應、賊乃謀進攻、二十六日帝

聞西室僧顯實黨賊、幸鷲峰山、二十七日帝以鷲峰僻陋、幸笠置寺、(太平記)笠置巉峻、便於守戰、乃造行宮、(增鏡)賊未知也、以為駕在延曆寺、奉後伏見上皇及皇太子從六波羅、藤原公宗、藤原資名等從焉、(太平記)遂發兵攻延曆寺、佐佐木時信海東仲家攻東坂本、長井宗衡等攻西坂本、小田時知攻勢多、(光明寺藏書殘編取太平記及異本參)尊雲法親王尊澄法親王帥僧徒陣八王子、(太平記)二十八日仲家帥部兵先驅、(光明寺藏書殘編)僧徒進戰於辛崎、仲家見其寡侮之、挺身衝突、僧快實舞刀斬之、并斬其子幸若、賊聯轡擊快實、快實笑曰、汝等不爭敵首、而爭汝主之首、

吾還之汝、乃擲仲家首奮戰、戰酣土兵從三百餘船於湖、斷賊軍後、賊遂驚潰、僧徒追擊、時信僅以身免、(太平記)僧徒悅曰、一戰斬海東、東海可定矣、(增鏡)時師賢在西塔、僧徒議曰、昔後白河院避兵本寺、實御東塔、請襲其故事、乃往迎、適風颺簾、見師賢著袞衣而坐、驚曰、得非天狗魅我耶、遂皆散去、師賢與藤原隆資藤原爲明夜走行在、僧豪譽執尊澄執事澄俊送之六波羅、僧獻全兵最多、以衆叛、逃者益多、二十九日尊雲尊澄夜多設燎火於陣爲疑兵、乘小舟而逃、尊雲走奈良、尊澄走行在、(太平記)時大和河內伊賀伊勢兵稍聚行在、(增鏡)而未有

一巨族來應者、帝憂之、適夢紫宸殿前有一鉅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座、帝怪問故、有二童答曰、今天下無地可駐蹕、獨此座爲陛下設耳、帝覺而異之、以爲木南於字爲楠、輔朕平天下者其楠氏歟、乃召寺僧成就房問曰、此地有楠氏乎、僧答曰、否、河內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左大臣橘諸兄之裔、其母禱志貴毗沙門、有所夢生之、故小字曰多聞、實有勇名、帝乃遣藤房徵正成、正成拜曰、是武夫至榮也、即詣行在、帝大悅、令藤房傳旨曰、卿應徵即至、朕深嘉卿、今日之事、一委之卿、卿何策能克、正成曰、賊恃逆焰天、天威所加、何所不克、戰在智與勇、

以勇則武藏相摸、天下勁兵、以智則彼徒豕突、無足畏者、然兵不能無勝敗、敗亦不足勞聖慮、臣而不死、必爲陛下滅此賊、辭還城赤坂、六波羅聞行在兵日盛、懼延曆寺應之、來攻、遣佐佐木時信帥近江兵陣大津備之、九月朔、六波羅撿斷糟谷宗秋、隅田次郎帥兵五百餘出屯宇治、諸國兵多來會、將以明日犯行在、高橋又四郎先期獨進、官軍邀戰於木津河破之、殺溺殆盡、二日賊來圍行在、三日賊大喊而進、官軍寂然、賊侮之、緣崖攀葛而登、仰見則錦旗耀日、甲士闐溢、賊駭懼不敢進、足助重範登城樓呼曰、吾奉天子在此、知公等必來、命

大和鍛工造箭鏃、請試其利鈍、乃射無不洞鎧、摧胄、官軍乘勢下擊、僧本性有異力、連投鉅石、人馬摧碎、賊乃退、相持不戰、（太平記）五日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足利高氏帥兵西上、（光明寺藏書殘編）十一日河内報六波羅曰、楠正成城赤坂起兵、十三日備後報曰、櫻山茲俊據一宮起兵、六波羅大驚、告急鎌倉、（太平記）二十日高時遣使京師、與藤原公宗議、奉皇太子稱帝於京師、是爲光嚴院、（參取皇年代畧記・歷代皇紀・增鏡）二十七日貞直・貞冬・高氏犯笠置、（元弘日記裏書）二十八日賊陶山義高・小宮山氏眞夜乘風雨從山後登、縱火呼譟、官軍驚亂、賊乘之急攻、錦織俊政

奮曰、死則死耳、奈何避逃、乃袒裼奮戰、與子某死之、（太平記、日據光明寺藏書殘編）飛驒守石川義純及子義右亦戰死、（尊卑分脈）行在遂陷、尊澄執帝手、冒烟而出、須臾相失、唯師賢・藤房具行從焉、（增鏡）將赴赤坂、步履甚艱、晦至山城有王山、君臣飢困、憩樹下、賊深須三郎・松井藏人追及、帝叱曰、汝果有人心、何不戴天恩、深須懼、欲救帝、憚松井在後、遂擁帝而去、幽之奈良内山、親王以下文武官僚多見執、白晝入京、（據光明寺藏書殘編）冬十月二日、賊常葉範貞奉帝幸平等院、貞直・貞冬來謁、請傳神器於新主、帝使藤房傳旨曰、神器授受之嚴、實爲天位之信、未聞付之賊

臣、傳之新主、且神璽棄之笠置、神鏡遺之山中、獨携寶劍者、萬一賊徒觸近、朕將伏之、賊畏而止、其實則三神器咸全矣、賊請帝幸六波羅、帝曰、必備鹵簿儀仗、然後發、乃具袞衣儀仗如儀、逗留三日、遂幸六波羅、御南方、（據增鏡、皇年代畧記）賊復請傳神器、六日帝授新器於新主、神器始有眞僞矣、（六日據皇年代畧記、神明記）八日賊付親王及群臣於諸將分拘之、獨縱藤房及左近衛少將源忠顯侍帝、帝淨席擬石炭壇、日拜大神宮、如在位時、賊益嚴憚之、（太平記）先是楠正成城赤坂、慮行在不守、欲迎駕拒戰、（增鏡）版築方畢、而行在陷、正成勵衆固守、十五日大佛貞

直帥兵圍赤坂、（日據光明寺藏書殘編、）城方可二町、隍池淺狹、樓櫓僅完、賊侮之曰、此不足勞我隻手、彼能一日拒守、吾獲厚賞、乃急進攻、城中善射者二百餘、乗高雨射、殺傷千餘、賊驚沮而退、正成豫使弟正季及和田正遠帥兵三百伏山中、賊方觧鞍脱甲、忽望見菊水旗於山間、㤠曰、敵耶我耶、伏兵突起、大喊而進、城兵開門夾擊、賊悉崩潰、走石川河原、獲其器械鞍馬、不可勝筭、賊咸褫氣、欲伐山木火民家、然後進攻、本間澁谷勵衆復進、踰塹毀柵、城中寂然、賊懼曰、得無伏乎、乃分兵備之、遂四面蟻附攀陴、正成豫造懸陴、應時斷繩、賊從而墜、乃投大木鉅石、殺七百餘人、居數日、賊怒曰、安有擧八國攻孤城而不能拔者、乃蒙楯齊進、擧鐵搭鈎陴、陴將壞、正成令衆以長柯杓灌沸湯、賊皆焦爛、棄楯搭而退、每賊來攻、正成隨機捍禦、賊益沮、乃退植柵圍守、欲持久困之、正成守戰二旬、糧食將罄、乃謂衆曰、我殺獲非不多、奈賊兵甚衆何、況今糧盡援絶、將何以守、吾先天下唱義死不足惜、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武夫所尚、吾今佯死以誑賊、賊必引去、賊去則來、賊來則去、彼必困矣、衆稱善、乃穿大坑、塡以賊屍、留一卒誡曰、候我去遠、火城、會夜風雨、正成分衆散去、比過賊營、賊覺而誰何、給曰、大

將士卒失道耳、適火起、賊爭登城、見灰中亂尸、以爲正成眞死、引兵東歸、令湯淺定佛守赤坂、櫻山茲俊既定備後、將徇備中、會赤坂敗問至、衆皆潰散、乃知事不成詣吉備津祠、刺殺妻子、火祠自殺、備前人兒島高德聚衆將起兵、適聞赤坂陷而止、（太平記）正成與衆議、以爲金剛山高峻峭拔、人懼其神、不敢登、登者僅有修驗、吾爲天子擧義、宜憑仗神威、乃入金剛山、（島津家本毛利家本太平記）

二年（光嚴院正慶元年）春正月、帝在六波羅、三月高時欲帝薙髮獻僧衣、帝却之、高時請帝幸隱岐、使左近衛中將藤原行房左近衛少將源忠顯及寵姬藤原廉子從之、七日駕發京師、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帥兵五百餘護送、觀者皆悲泣曰、以臣流君、武家今滅矣、兒島高德聞駕已發、慨然謂衆曰、殺身成仁、正在今日、吾當奪駕於途、大擧討賊、不克則横屍戰場耳、衆皆奮勵、乃伏舟坂山絶巓候之、久之不至、遣人探諜、則向山陰道、高德曰、美作杉坂山谷深阻、吾要於彼、乃緣山截嶺徑至杉坂、已不及矣、衆皆散去、高德微服夜潛至御館、欲見帝密奏、不得、削櫻樹書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明日兵士怪而奏之、帝知義士所爲、喜見顔色、既踰杉坂、望見雪山、㤠問兵士曰、是伯耆大山也、乃駐駕黙禱、

（太平記）諸國素服、帝賢明、道路供張甚謹、衆歎曰天子播遷、未聞有此事也、（増鏡）是月高時遷尊良親王於土佐、尊澄法親王於讃岐、恒良親王於但馬、搢紳華族莫不趨附新主、高時以爲海内無憂、益耽嗜聲伎、昏狂日甚、聞京師人好爲田樂之戲、多召伶人、付之諸將、每張宴觀之、裝飾侈靡、一座競解衣纏頭、頃刻成堆、其費不貲、高時適見狗群鬪大喜、令諸國貢狗、積至數千頭、闐溢鎌倉、每月分朋鬪之、群吠狺狺如爭尸者、人以爲凶徵、一夕高時醉臥、有恠物來舞歌曰何不見天王寺妖靈星、聞者驚異、刑部少輔仲範聞之曰、兵革之起、必在天王

寺矣、當此時、海内未有勤王之師、而竄匿山谷、潛畜恢復者、親王有尊雲武人、有楠正成、初親王之奈良、匿於般若寺、及笠置陷、賊兵來襲、親王窘甚、乃匿於經函、引經卷自蔽、撤其蓋、賊至見函開不疑、搜他函而去、親王急匿於他函、賊果復至、搜前函笑曰、不見大塔宮、惟見大唐玄弉三藏乃去、親王與光林房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摸・岡本三河房・武藏房・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彦七・平賀三郎、變裝爲修驗者、將赴熊野、路禱切目祠、夢神誨曰熊野不可往、往十津河、待時、乃赴十津河、山路巉絕、足皆流血、旬餘至十津河、使從者乞食民家、豪

族戸野兵衛家有病婦、請禳之、親王往爲之禳、輒愈、兵衛大喜、留之十餘日、一日兵衛謂衆曰、我聞大塔宮走熊野、熊野別當定遍素黨賊、恐不得留此地、雖隘、四面斗絕、騰猿飛鳥不能踰也、人皆樸實習於弓箭、昔平維盛嘗逃於此、吾祖先實保護之、宮何不來此、親王曰宮果來、卿能效力耶、兵衛曰、吾雖不敏、一旦唱義、吉野十八鄕孰敢禦者、親王目木寺相摸、相摸指曰、此即大塔宮也、兵衛未信、片岡・矢田脫巾露月額、兵衛始知非真修驗者、大驚避席拜伏、乃造宮奉之、扼守蹊要、兵衛舅竹原八郎聞之、迎而館其家、親王蓄髮更名護良、（更名據梅松論）

鄰近爭歸之、（太平記）親王時或往來熊野・吉野・高野之間、人服其雄猛、皆奉爲主帥、（増鏡）親王遣使河内、與正成約起兵、（保曆間記）夏四月二日、駕至隱岐、（太平記）問後鳥羽帝行宮之地、遺址不復存、乃慨然曰、帝終此地、得無積憤乎、朕欲成其遺志、所以有今日之行也、因以國分寺爲行宮、（増鏡）高時令佐佐木清高護衛、三日正成帥兵五百餘攻赤坂、守將湯淺定佛適取糧紀伊、正成諜知、要而奪之、乃苞裹鎧仗、如運糧者、衆從後僞追之、城兵以爲敵掠糧饟、急開門納之、兵皆擐甲大喊、外兵應聲奪門而入、定佛窮蹙遂降、正成幷其衆、徇和泉河内、聲勢日

振、六波羅大驚、五月三日高時殺足助重範、(月日據天正本)十七日正成帥兵二千餘進陣天王寺、揚聲攻六波羅、京師震駭、六波羅徵兵近畿備之、已而正成不進、六波羅議曰、敵必單弱、不如逆擊、乃使隅田高橋帥兵五千餘而發、二十一日至渡邉橋、正成分兵伏天王寺側、令弱兵三百守橋、皆羸馬繩轡、賊望見曰、敵果弱、乃濟河而進、正成兵佯北、賊追擊、比至寺、伏發、賊驚潰、爭橋、人馬溺死無算、隅田高橋逃還、(太平記)高時懼、有搢紳通謀行在者、二十二日殺參議平成輔、(公卿補任)尋遷大納言藤原師賢於下總、前權大納言藤原公敏參議藤原季房於

下野、中納言藤原藤房於常陸、(增鏡)東南院僧聖尋於下總、僧俊雅於長門、(太平記)六月二日高時殺中納言藤原資朝於佐渡、(公卿補任)資朝子邦光年十三、往佐渡請見父、守護本間山城不許、令本間三郎斬之、邦光悲憤、夜伺山城不得、乃殺三郎脫還、(太平記)三日高時殺右中辨藤原俊基於相模、(常樂記)十九日殺權中納言源具行於近江、(公卿補任)高時憂六波羅無備、遣宇都宮公綱西上、秋七月十九日、北條仲時謂公綱曰、我將士無人、所以取敗、卿爲我攻天王寺、一戰攘敵、公綱許諾、不還舍而發、衆咸追及、僅五百餘、途逢騎者、皆奪而疾馳、和田孫三郎

謂正成曰、我向以寡破衆、今乃以衆待寡、公綱雖猛、一鼓可走也、正成曰、兵在和不在衆、公綱驍銳冠坂東、紀清兩黨亦皆精鷙、今賊兵既挫、而彼獨來、銳不可當、我縱善拒、失亡必多、不如引去以驕賊、徐設計以走之、乃夜潛引去、二十日公綱縱火民家、進至天王寺、則無人矣、大悅駐軍、報捷六波羅、後數日正成發土兵數千、夜設燎所在、彌滿山澤、每夜益多、公綱晝夜按兵以待、衆皆疲、兩黨懼曰、敵益多、不可當也、二十八日公綱宵遁、二十九日正成又進陣天王寺、號令整肅、秋毫無犯、遠近歸心、八月三日正成閲寺藏上宮太子讖文、請寺僧

觀之、文曰、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正成曰、九十五代實爲今上、東魚即高時、而西鳥食之、是必有滅高時者也、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上之回鑾必在明春也、乃以金裝刀授僧、(太平記)謂衆曰、吾且全軍待時、遂還金剛山、令平野將監守赤坂、(天正本太平記)冬十月正成城金剛山千劔破、(梅松論)護良親王在十津河半歲、熊野別當定遍聞之懼曰、十津河絕險、雖有十萬兵、不易取也、乃揭榜於道曰、獲大塔宮者、賞以伊勢車間莊、獲從臣者賞錢五百貫、熊野八莊司皆貪猾無行、

稍稍懷貳、竹原八郎子亦欲應之、親王與從士潛遁赴吉野、(吉野據毛利家本)芋瀨莊司、玉置莊司、皆據險斷路、親王進至芋瀨莊司家、告情借路、莊司曰、臣豈敢遏皇子、但定遍搜索太急、幸賜從士一兩人、臣縛送之、以為說、不則賜臣錦旗、臣詐言力戰奪之、亦可以塞責矣、親王未對、赤松則祐進曰、臣請致命、平賀三郎曰、股肱不可失、錦旗不足惜、親王迺授旗而去、村上義光後至、遭莊司、見錦旗、怪問、莊司告實、義光怒曰、奴輩何敢抗皇子、乃搏旗卒、授之奪旗、而至、親王悅曰、吾有三傑、天下不足平也、遣片岡八郎矢田彥七、諭玉置莊司、莊司不答、而

起、令衆擐甲、二人走還、追兵甚急、二人還戰、斬其前驅、賊射之、片岡中二矢、謂矢田曰、吾死矣、子疾還報、矢田乃去、顧則片岡頭已在賊刀鋒、親王謂矢田曰、運窮力竭、何須迴避、乃進、望見賊兵擁嶺笑、謂左右曰、卿等叢射待、吾自刃、為吾皮面、不然、賊梟吾頭、天下之義旅沮矣、挺刀而進、乍有赤旗從北嶺進、其兵數百、呼曰、紀伊人野長瀨六郎來迎、大塔宮、賊乃敢抗拒吾鑾、汝矣、犬喊進擊、賊不戰而潰、野長瀨脫冑進謁、親王悅曰、卿何以知吾意而來、答曰、疇昔有一童子來告急、是以來迎耳、親王以為神助、進入槙野城、尋赴吉野、衆僧徒據寺

為城、以兵三千守之、遣則祐齎令旨還播磨、囑其父則村起兵、則村具平親王之後、驍敢有籌略、得令旨大悅、城苔縄山、起兵來屬者一千餘、設關杉坂山里、塞山陽山陰二道、威振鄰境、(太平記)正成出陣上宮太子墓下、屢與賊戰、(增鏡)高時大驚、遣阿曾時治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等大舉西上、(太平記)移檄諸國將士並會其軍、(天正本太平記)七道之兵悉聚京師、(太平記)

三年(光嚴院正慶二年)春正月、帝在隱岐、賊分諸國兵為三、攻吉野赤坂金剛山、二月二日、阿曾時治圍赤坂、平野將監固守、每戰射殺數百人、賊攻之十餘日、城兵力拒、吉

河八郎謂時治曰、正成撫定和泉河內、此城儲峙必不乏、但地形磽峻、所乏者水也、而我放火箭、輒潑水如雨、得無造匿溝以引水南山乎、請鑿山奪之、時治從之、果有匿溝、城中始困、會連日不雨、衆飲墜露、止渴、賊發火箭燒樓櫓、衆欲戰死、將監曰、吉野金剛未拔、請姑降待時、乃出降、賊送之六波羅、悉斬之、吉野金剛義旅聞而切齒、銳氣百倍、十八日、貞藤帥兵六萬攻吉野、吉野執行岩菊丸叛降之、官軍苦戰七晝夜、僵尸層積、岩菊丸謂衆曰、聞赤坂已陷、而此城未拔、我軍導也、請從城後襲之、閏月朔、(月日據吉野吉水院真遍言上狀)岩菊丸以手兵潛從城

後登、官軍方與賊戰、俄而火起於後、驚顧皆潰、護良親王錦袍緋甲、提鎗尖刀衝突、體被七矢、流血淋漓、乃退張飲木寺相撲、貫賊首於刀鋒而舞、村上義光来告曰、城將陷、請速潰圍、臣賜袍鎧、誑賊而死、親王曰、吾與卿同死、義光厲聲曰、大王輕死、何以濟大業、乃進解親王袍鎧、親王流涕辭決而去、義光登城樓、見其已遠、將自殺、子義隆来欲俱死、義光叱曰、汝往護親王、義隆不得已而去、義光呼曰、今上第三子護良自殺、汝等異日伏誅、以我為法、乃脫鎧刳腹、抉腸而死、賊皆聚觀、親王脫去、岩菊丸覺而追躡、將及、義隆還鬪亂斫、馬足身被十

餘創、乃入林中自殺、親王乗間走高野、貞藤聞之往索、僧徒協心蔽匿、貞藤轉攻千劒破城、城南北接金剛山、東西巉絕不可登、然城方不滿里、而赤坂吉野賊悉来會、乗勢仰攻、城兵連投大石、殺數千人、賊乃令曰、妄薄城者罰、金澤右馬助謂大佛高直曰、向拔赤坂、不以兵力、奪其水道耳、此城在山巓、安得消滴、所汲必溪流也、何不斷汲路、高直迺令名越高家守山麓溪流、初正成築城、求泉山巓得之、凡五穴、雖旱不涸、又造木槽數百、每雨承檐溜蓄之、繇此水常有餘、而賊不知、晝夜防守、數日稍懈、正成乗曉霧擊走之、奪其旗幕、明日陳之城

上、呼曰、此名越殿所贈、然微嘶存焉、他人不能用、請遣人来取、因大笑、賊皆誚高家、高家憤愧、毀柵薄城、城兵乃下鉅木摧壓、從而雨矢、殺傷大半、賊謀持久困之、退築長圍、晝夜遊戲、城兵困之、正成曰、吾將出奇警賊、乃縛藁為人、被以甲冑、夜羅之城下、壯士數百在後、乗曉大喊、賊聞之皆進、壯士退入城、賊競赴藁人、鉅石亂下、死者三百餘、賊益震懼、不敢逼、宴遊經日、賊將名越某與甥某摴蒲忿爭、相刺而死、從兵亦相殺傷、死者三百餘、城兵望見笑曰、悖逆之報、乃爾、賊聲勢日衰、而諸國勤王之師益振矣、赤松則村出陣山里梨原間、會山陽

諸國兵入援六波羅、則村遣子貞範要之舟坂山、擒其將校二十餘人、釋而善遇之、備前人伊東惟群為之感激、城三石起兵、進據熊山、擊守護加地某走之、京師西路斷矣、則村既使惟群當西面、迺攻高田兵庫助、拔其城、引兵東上、長驅至兵庫、獲兵七千餘、城摩耶山、將進攻六波羅、六波羅欲徵兵南海禦之、會伊豫飛驛報曰、前月國人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起兵應官軍、直指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帥兵船三百餘而来、戰於星岡、時直敗走、四國悉屬土居得能、衆已六千餘、具船令張港、將入京師、六波羅大驚懼、有奪駕者、命佐々木清高嚴

防衛、（太平記）帝屢夢後守多法皇、意異之、讒良親王亦潜遣漁舟密奏、帝始知諸國義旅並起、衛士亦稍稍歸心、（增鏡）冨士名義綱適守中門、潜謀奪駕、欲密奏未得、帝夜使侍姬賜酒、義綱乃密奏曰、陛下未聞乎、方今楠正成守金剛山城、東兵百萬環攻、不克、諸國將士應之者、播磨有赤松、備前有伊東、南海有土居得能、而赤松既入攝津、土居得能既定四國、將航海迎駕、又聞其窺京畿、天將開陛下、陛下宜以臣直日潜出航海幸出雲伯耆徵集豪傑、臣詐為追尾至行在矣、帝大喜、欲試其誠偽、賜以侍姬、義綱益感奮、帝乃遣義綱於出雲、招豪族鹽

冶高貞、留而不還、（太平記）帝召成田小三郎問曰、衛士誰可託大事者、成田以土屋又四郎對、乃使源忠顯傳旨、土屋曰、是非臣謀所能及也、伯耆名和地頭名和長年驍猛絶倫、家冨族盛、近國可託大事者、唯長年耳、乃遍問衛士、皆如土屋言、長年弟行氏亦在行在、乃使行氏還國諭長年、行氏至智振島、遭風不能發、適聞賊謀弑逆、（伯耆卷）二十四日、帝與忠顯謀、佯為宮人月滿出宮者、夜潜御腰輿出宮、道舍輿徒歩、將赴千波港、路暗不能進、叩民家問津、民見而憫之、負帝至港、索商船御焉、舟子知帝非常人、跪請所往、忠顯附耳告曰、此即日本國

之主、潜出行宮、將幸出雲伯耆、異日事濟、必厚賞汝、舟子大悦、（太平記、日據增鏡、伯耆卷）適海霧冥濛、咫尺不辨、帝默禱風起霧霽、乃揚帆而發、（增鏡）天已明、追船相屬、而不採御船、二十八日、御船東馳、駛如飛、遭漁舟問名和莊、則去既遠矣、帝命匿船、衆皆曰、賊船在後、奈何、帝不聽、衆乃匿帝及忠顯於船底、上積乾魚、忠顯曰、何不摩賊船而馳、舟人從之、賊問曰、遭貴人船否、紿曰、已至因幡矣、乃去、御船遂至伯耆大坂湊、帝遣成田召長年、成田至其家傳帝旨曰、朕從隱岐來、將倚賴卿、卿若不許、速報鎌倉、長年流涕曰、天子有命、奈何辭之、臣必以死報、乃聚子

弟告之、子弟皆奮曰、吾屬之勇、鄰國所知、賊縱蒙鐵盾来攻、吾能射洞之、數日之間、吾族悉聚、賊縱舉天下来攻、吾何畏焉、請速擁船上山、長年長子義高方從軍千劍破、乃帥子基長高光、弟助高二十餘騎、奉迎帝、推蓬而起、御衣盡濕、長年扶之上馬、赴船上、途顧基長曰、汝速還家處分家事、基長曰、賊將至、兒何敢離左右、家事委之家衆、長年曰、吾愧使賊徒蹂躪我家、汝往矣、家衆不能也、基長乃去、帝疲甚、欲以明日幸船上、長年曰、此地密邇賊境、若遷延不進、則臣等今為賊騎所蹴踏矣、陛下亦不自奮、何以汛掃海內、帝乃進、及至山麓、衆縛

木爲御輿從西坂登、俄而有衆從後至、帝驚以爲追兵、乃長年弟僧源盛及大山僧徒也、遂御山上佛寺、長年募邑民運我倉穀於船上者、人給錢五百、即日致五千餘石、基長還家、悉散金寶給邑民、乃火其家、以毋至船上、（伯耆卷、散金寶據太平記）船上北接大山、山勢峻絶、長年倒鉅木爲柵、（太平記）繫葦馬於樹、每一嘶聲震山谷、弟氏高取白布四五百端、悉畫近國將士旗號、以爲疑兵、二十九日佐佐木清高帥兵二千犯東坂、弟清秋帥一千犯西坂、（伯耆卷）賊望見旌旗大懼、長年令衆隱樹發箭殺西坂一賊將、（太平記）助高源盛等乃擊清秋却之、基長高光等方

禦清高兵士、報長年曰、東坂賊甚強、帝憂之、長年曰、兇輩令破之、然臣亦試發一矢、乃往、一矢洞盾斃二人、賊駭怖、（伯耆卷）會迅雷猛雨、賊皆奔避、衆乘勢衝盪、賊不能支、（太平記）衆追擊多所殺傷、基長呼曰、彼尋皆降、何須窮追、乃止、帝召長年褒賞、寸斷御衣賜族人、高光年十四亦善戰、帝手賜御櫛、乃問長年世系、長年對曰、臣具平親王之裔也、臣祖先皆在京師、會山僧奉神輿犯闕、臣祖射而卻之、承久之役屬官軍、竟失舊邑、帝益歎美、長年初名長高、是日賜名長年、（伯耆卷）時大山僧徒亦應護良親王、發兵援赤松則村、（大山寺注進狀）出雲伯耆告急六波

羅、六波羅大驚曰、不定畿內、何以禦官軍、乃遣佐々木時信帥兵五千攻則村於摩耶山、則村使輕兵誘賊々尾而登、乃乘高下擊、賊人馬蹈藉、死者相枕、時信逃還、（太平記）三月二日長年族人悉會行在、官軍累捷、清高走還小波、三日帝詔討清高、官軍乘夜進攻、清高力拒、忠顯命長年發援兵、長年厲聲曰、戰鬪委之吾輩、官軍果破走清高、轉攻守護糟屋、走之、屠傍近賊壘而還、伯耆平矣、（伯耆卷）帝下詔諸國討高時、（增鏡）於是山陽山陰西海南海兵並起勤王、近國將士爭先至行在、人馬塡咽山麓、聲威日震、兒島高德與父範長俱至、（太平記）鹽冶高貞

遲疑未至、長年命基長往擊、高貞聞之大懼、（伯耆卷）與義綱俱至、四日高時遣使促千劍破賊兵力攻賊、乃召匠人於京師、造雲梯架城、賊爭渡、正成令衆亂擲炬火、連筒灌油、橋俄頃燒斷、焚死無算、已而吉野十津河兵應護良親王、斷賊糧道、賊大困、逃亡日多、士兵遮擊、褫奪衣甲、賊赤體散走、六波羅聞之、遣宇都宮公綱攻之、公綱苦攻連日不能拔、乃曰、吾能鑿金剛山倒之、令士卒具鍫鍤、前者戰、後者鑿掘、三晝夜而門樓陷、衆壯之、咸從而鑿之、然力竭而止、（太平記）九日名和義高從千劔破逃還行在、（伯耆卷）六波羅發兵一萬攻則村、則村聞之、出

陣酒部、十日賊至瀬河、則村適以寡兵遇賊、不利而退、十一日則村帥兵三千逆擊賊潰走、則村逐北斬級三百、則祐曰、賊悉銳来攻、一敗奪氣、我乘勝長驅、六波羅可一戰而拔也、衆然之、夜火沿路民家、乘火光而進、十二日縱火淀赤井山崎三十餘處、六波羅望見震恐、鳴鐘聚兵、兵士恇擾、皆無闘心、北條仲時曰、坐而待敵非計也、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帥兵二萬餘扼桂河、則村分兵為二、一軍從西七條進、自將一軍至桂河、賊壓東岸而陣、乃夾水相射、適雪水漲溢、衆未濟、則祐曰、弓箭不足決雌雄、躍馬將濟、則村止之曰、古人濟河、皆豫試

深淺、今雪融水盛、決不可濟、縱能濟決不可克、則祐曰賊百陪於我、利在急擊、乃截流而進、將士從者僅五人、木寺相摸失馬而沒、纔露胄尖、猶進登岸、則祐等繼登、賊不敢擊、則村兵咸濟、賊不戰而潰、則村追躡入京師、西七條軍亦入京、縱火新主與後伏見花園二上皇入六波羅、六波羅見則村兵寡、使通治宗康及河野通治、陶山高通禦之、高通等繞出則村軍後、大呼馳突、則村不利而退、西七條軍既破宗康等、會高通等來救、亦不利而退、則祐與兄貞範帥數騎深入、欲襲六波羅、而諸軍皆敗、乃撤徽識雜賊中、賊覺曰、鎧馬濡濕者敵也、則

祐等血戰脫還、則村兵復聚、乃復進與賊戰於七條河野陶山欲斷軍後、則村引還、新主召河野陶山賞獎、十三日賊梟首級於六條河原、題赤松則村者五、時傳以為笑、肥後人菊池武時與豐後人大友貞宗筑前人少貳貞經俱遣使船上歸順、帝賜以錦旗、未發謀泄、探題北條英時召武時、武時欲急起兵、遣使告貞宗貞經、貞經聞六波羅兵有利中悔、遂斬其使送首英時、武時怒曰、吾誤與此狡兒共事、是日帥兵百五十騎襲英時、奪門而入、英時窘迫將自刃、貞宗貞經帥兵六千来援、武時乃謂子武重曰、吾死矣、汝還國起兵、為我復仇、武重

固請從、武時曰、吾為天下留汝、武重流涕而去、武時與子賴隆等奮戰死之、西海無復抗賊者矣、則村收合散卒、以左近衛中將源定平詐稱聖護院宮、屯男山山崎、塞河尻、斷西海漕運、京師大困、十五日六波羅遣兵五千攻則村、則村設伏三處、以待賊、火民家来薄伏發圍之、賊擾亂多陷田澤、敗卒還京、塗泥滿鎧、見者笑曰、遣陶山河野、必不至此、太平記　帝聞則村兵屢不利、與長年謀、將發兵援之、是日謂長年曰、朕之發隱岐、無舟何以濟海、無卿何以破賊、而地又名船上、卿其以舟為徽號、乃親畫舟帆賜之、又製文及和歌、具述風波漂蕩之艱

以稱長年功曰、朕將垂示卿功於朕子孫、卿子孫其勿急報國、長年感泣、十七日帝遣忠顯帥諸軍援則村、長年弟高重源盛及兒島高德等從焉、伯耆卷、高德據太平記、兵發船上、僅千餘騎、諸國兵爭會於途、至二萬七千餘、二萬七千、據今川家本、北條家本、護良親王亦聞則村兵屢敗、遣使誘延曆寺僧徒、僧徒應之、二十八日進陣法勝寺、六波羅聞之曰、彼雖多皆步兵、我縱騎擾之、彼何能為、乃遣兵逆擊、僧徒敗還、復聚兵謀再舉、賊啗以食邑、廼止、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起兵、會忠顯於丹波、忠顯大悅、奉親王為主帥、揭錦旗而進、夏四月二日陣西山峯堂、

三日則村與源定平僧良忠復攻六波羅、二道並進、一軍為陶山河野所破、則村亦不利、頓宮又次郎頓宮孫三郎由中盛兼由中盛泰奮戰衝陣、呼曰、我羣盜也、令為天子戰、雖敗不復退、賊將島津曰、此西國驍兵也、以兩騎進射殺盛兼、三人戰甚疾、島津盤馬亂射、矢盡後軍奄至、三人被數十矢而死、猶杖刀植立不仆、妻鹿長宗進至大宮、從騎皆死、單身引還、賊追及、乃搏而投之、則村多亡精銳、退屯山崎、良忠屯男山、諸軍將尅日並進、八日忠顯恃衆獨進、徽識皆用風字、賊喜曰、搢紳徒弄風月、安知戰鬪、忠顯陣神祇官址、麾衆進攻、殺傷相

當、但馬丹波兵潛入京、縱火、風猛火熾、賊驚而退、六波羅發兵拒之、太田守延戰死、丹波人荻野朝忠敗於四條、金持三郎擒於七條、丹波神池僧兵殲於五條、唯兒島高德、名和行村行村據伯耆卷擊陶山河野於一條、交戰不解、忠顯遣使呼還之、二將乃退、忠顯還峯堂、謂高德曰、官軍摧衄、不可復戰、吾將退而集兵、高德曰、勝敗天也、敗不足愧、惟退怯失機、恥莫大焉、赤松兵僅千餘、三攻六波羅、不克而退、猶不棄山崎、今官軍雖敗、餘衆倍六波羅、況此地負山襟水、便於守戰、柰何棄之、防備委之僕、足矣、賊縱來襲、僕能辦之、乃帥三百餘人扼七條橋、

忠顯夜奉親王走男山、高德望見炬光稍微、怪之、徑赴峯堂、路遇朝忠、朝忠曰、主帥遁矣、吾將還國、請俱去、高德怒曰、吾誤屬此懦將、至則錦旗鎧仗、委棄狼藉、高德曰、此輩何不墜溝壑而死、乃收錦旗、與朝忠走丹波、保高山寺城、九日賊入峯堂、縱掠放火而去、高時聞官軍攻六波羅、益懼、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大舉西上、令曰、分其半衛京師、從犯行在、太平記高氏以源義家之裔、恃其勳閥、愧受制高時、梅松論笠置之役、高氏適喪父、高時強起之、不得已赴之、城陷而還、至是高氏適疾、高時屢促之、高氏怒其凌虐、北條家本南都本天正本太平記欲濟宿志、遂聚

兵将挈家而發、長崎圓喜聞之、謂高時曰、方今同族猶不易信、況源氏乎、源氏失意日久、安保無異圖、今足利欲舉族西上、其意叵測、夫徵誓書、収任子、亂世之常、木曾殿嘗送清水冠者於鎌倉、請遵其故事、高時然之、使人謂高氏曰、方今東國無事、君宜留妻子而發、君家世與我家婚、吾豈疑君、君幸致誓書、以固衆意、高氏憤恚謀之弟直義、直義曰、要盟神所不享、家人托之赤橋氏、留兵護衛可矣、舉大事者不宜旅疑、高氏乃送誓書、託妻子於妻兄赤橋守時、高時大悦、設宴招高氏、贈白旗曰、此八幡殿遺物、二位尼傳之我家者也、副以鞍馬十

隻、鎧十領、金装刀一、高氏遂發、十六日至京師、十七日密遣使行在、歸順、帝大悦、賜綸旨討賊、而六波羅不之知也、先是六波羅兵屢有利、而士卒逃亡、日衆、結城親光亦歸順、會官軍於山崎、親光宗廣子、以驍健聞、賊大沮、及高氏高家来援、衆心稍安、太平記 後伏見上皇敕高氏犯行在、增鏡 由山陰道、高家亦受命犯行在、由山陰道、梅松論 六波羅以官軍斷西路、命高氏高家夾擊開路、二十七日高氏高家分路而發、忠顯聞之曰、吾當據險邀擊、乃出陣赤井河原、使親光陣狐河、則村陣桂古河久我畷、時高氏密輸款忠顯、忠顯疑其有詐、使左近衛少

将藤原雅忠陣岩藏備之、高家進至久我畷、鮮甲肥馬、挺身奮戰、所向披靡、乃按轡揮扇、則村部下佐用範家伏叢中射殺之、敲簸大呼、賊悉奔潰、官軍躡擊、伏尸數里、高氏方駐軍桂河張宴、高家敗問至、乃引兵踰山、至丹波篠村、太平記 植旗八幡祠側、始以綸旨令衆、梅松論 國人久下時重以二百餘人来屬、旗號用一番字、高氏怪之、問執事高師直、師直曰、彼祖重光武藏人、源右将之起兵杉山、先衆屬之、右将大悦、賜以此號、高氏悦曰、此吾吉兆也、近國兵聞之来集、太平記 京師兵亦陸續来附、梅松論 至二萬三千餘、六波羅震駭議曰、戰若不利、遷都

鎌倉、徐發大兵、太平記 五月三日、帝下條制源忠顯曰、兩院新主雖在賊中、不宜以敵讎視之、賊平之後、必謹護衛、勿有侵陵、犯者處以重科、長講堂領已下奉邑、慎勿侵犯、執柄已下諸家、雖有罪不宜絶其祀、采邑慎勿掠奪、戰在齊心一力、前者戰而後者不進、死傷之多由此、必罰奪三勲、縱有私怨、臨敵必和、分糧必均、勿有偏私、在路侵暴者、士必付之将帥、賤卒立誅、營壘必據便地、勿為賊所襲、死傷必録進其名、死事之家、必擇其子孫支庶、随才録用、授以舊邑、公卿将士、祠官僧徒、凡有官職者歸順、完其采地、別有褒賞、或不能来歸、而輸糧饟、

或密使獻策者、亦賞格准之、臨陣降者宥其罪、待其有功而賞之、聞賊之行軍、濫殺百姓、奪財放火、毒虐最甚、此而不誅、民何以安、官軍上下同心、必務寬仁、所討唯賊、勿擾黎庶、縱火止於賊壘、勿於神祠佛寺、入京之日纖毫勿犯、庶幾神祇眷佑、祖宗擁衛、以成一紡之功矣、（光明寺藏書殘編）官軍將大舉攻六波羅、六波羅聞之曰、我舉天下攻千劒破、根本空虛、悔不及矣、乃穿壍激鴨河盛設樓櫓、爲守戰備、七日、諸將尅期並進、高氏祈捷八幡祠、自獻隻矢、衆皆效之、矢積成丘、乃發降者甚衆、兒島高德、荻野朝忠不欲屬高氏、從若狹進、忠顯從伏見、竹田進、六波羅分兵出拒、一屯神祇官址、一屯伏見、一屯東寺、高氏踰大江山、適有飛鳩、高氏曰、是神導我也、但當從其所之、鳩至神祇官址而止、高氏進與賊遇、設樂資綱先驅挑戰、（資綱名據系圖）賊齋藤玄基搏之、墮馬相刺皆死、大高重成呼曰、陶山河野安在、陶山適往援東寺、河野進欲搏之、子通遠從旁進、重成搏斬之、兩軍齊進、血戰七八合、賊遂敗走、則村帥兵三千攻東寺、賊固守、妻鹿長宗踰塹倒牌、塹爲之平、賊兵出拒、則村急擊走之、忠顯與戰於竹田破之、賊咸逃入六波羅、官軍乘勢進圍之、（太平記）細川和氏謂高氏曰、圍而不闕、賊將死守、何

不開走路、乃闕東一角、（梅松論）忠顯令曰、今若緩攻則千劒破賊必來援矣、何不急攻、衆聯數百車、壞人家載之、縱火城門、賊不能禦、會日暮、賊爭踰柵遁逃、留者不滿千、糟谷宗秋謂仲時時益曰、敵闕東面、請速奉車駕幸關東、佐佐木時信方守勢多、近江無憂、而濃尾參遠未聞有敵、孰敢梗道、仲時時益乃奉新主二上皇東走、土兵夾路亂射、時益中矢死、矢及新主左肱、陶山高通下馬吮創、從官多逃、官軍火六波羅、六波羅平矣、（太平記）八日仲時所在苦戰、死傷無算、僅而至近江觀音寺、（梅松論）是日上野人新田義貞奉護良親王令旨起兵上野、義貞源義家十世孫、（太平記、十世據尊卑分脈）新田足利皆出自義家孫義重、而足利世與北條氏連姻、門族貴顯、（尊卑分脈）時人或以新田爲足利支庶、（增鏡）然新田世食上野新田世良田、支族蕃衍越後、義貞好士、畜養驍雄、高田義遠栗生顯友篠塚伊賀守長濱顯寬等十六人最鷙勇善射、世呼曰十六騎、千劍破之役、義貞在軍數月、竊有歸順之志、一日謂執事船田義昌曰、源平世仕王家、迭秉兵柄、吾雖不肖源氏冑裔、今高時悖逆、覆滅已兆、吾將還國起兵爲天子討賊、然無所受命、何以令衆、願得大塔宮令旨亦足矣、何由請之、義昌曰臣聞宮匿近地山中、設

計請之、令旨可得矣、乃令其兵數十人變裝擬土兵登
葛峯山、已僞爲逃兵、夜佯鬪於路、土兵來援、義昌悉擒
之、謂曰、新田殿欲請大塔宮令旨、汝能導我、我釋汝矣、
土兵許諾、遂請令旨得之、義貞大悅、明日稱病還國、聚
族人計議、未發、會高時聞高氏子義詮逃亾、疑京師有
變、遣使西上、路遇六波羅飛驛告高氏歸順、使者急還、
遇高氏庶長子竹若於途、遂殺之、還報、高時大驚、謀使
泰家大舉西上、徵糧近國、以新田世良田多豪富、課錢
六萬貫、限以五日、催督甚急、義貞斬使者梟之、高時大
怒曰、不畐近地乃爾侮我、命武藏上野擊之、義貞會衆

議之、衆或曰臨利根河待敵、或曰吾族布滿越後、宜往
恊力、弟脇屋義助進曰、北條累世執權、威震四海、我欲
討之、成敗當委之天、天若不佑、則利根之險不足憑、人
亦不服、則越後之族不足恃、未戰而潰、所在擒斬、天下
將謂新田坐斬鎌倉使受戮、夫死一也、要當爲天子死
以傳勇名於子孫耳、請令旨者、正爲今日、請以寡兵進、
衆附則滅賊、不則戰死矣、衆咸然之、義貞乃至生品祠、
倡義、取令旨三拜、進陣笠懸野、族人大舘宗氏宗氏三
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貞滿弟行義等會之、兵僅
百五十騎、薄暮望見兵數千馳而來、衆疑爲敵、至則越

後族人里見烏山田中大井田諸氏也、義貞悅曰、倉卒
擧事、不暇相報、公等何由知之、大井田經隆對曰、前日
有人傳命國中、故陪日而來、遠地族人尋至矣、須臾望
見旌旗、越後甲斐信濃源氏以兵五千餘來、義貞悅曰、
是神助也、不宜停駐、九日進至武藏野、高氏兵二百餘
人奉義詮來會、東國豪傑皆不期而至、人馬蔽野、諸國
告急鎌倉、鎌倉大震、是日仲時奉新主二上皇至番馬、
令糟屋宗秋前驅、佐佐木時信殿、會國人奉龜山皇子
守良親王起兵、扼番馬嶺、宗秋將踰嶺、遇其前軍、破之
而進、望見錦旗一隊擁嶺、駭愕不敢進、駐軍憩道旁佛

舍、仲時聞有敵馳而至、宗秋謂曰、沿路敵兵不止此地、
帝之擧事、首謀即美濃土岐、土岐族必禦我於美濃、請
待時信至、引還據近江、待關東兵、仲時從之、時信謬聞
仲時敗死、自途歸順、仲時待之不至、（太平記）衆謂仲時曰、
請進刃兩院、然後自殺、仲時曰、吾等未死、而車駕陷敵、
恥也、吾先就死、何問後事、（梅松論）乃謂衆曰、吾感卿等節
義、死不敢忘、卿等携吾首求賞、遂剖腹而死、宗秋及佐
佐木清高等四百餘人悉自殺、官軍擁新主二上皇入
長光寺、新主以劍璽及諸寶器附守良親王、十日千劍
破賊解圍走南都、土兵遮擊正成亦縱兵追尾、死者無

箕、高時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各帥兵數萬分路攻義貞、將士猶以修鬣相高、盛飾鎧仗而發、十一日至小手差原、望見義貞陣、駭沮不進、義貞麾衆濟入間川、賊迎戰、土地平曠、兩軍皆東國精銳、縱橫酣戰三十餘合、會日暮、乃交綏、義貞陣入間川、賊陣久米川、十二日義貞乘曉進擊、多所殺獲、賊退陣分陪、義貞以兵疲不追擊、淡河時治方鎮北國、越前平泉寺僧徒應官軍攻之、時治自殺、是日京師諸將奏捷行在、帝召羣臣議還幸、勘解由次官藤原光守曰、六波羅雖滅、而千劍破之圍未解、諺曰東八國敵天下、一鎌倉敵八國、故承久之役能

誅伊賀光季、而不能破東兵、請暫駐蹕待東國聲問、帝親占之、遇師上六、曰、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乃決意回蹕、高時聞貞國等敗、遣泰家帥諸將往援、十四日至分陪、十五日義貞進擊、賊出生兵禦之、義貞不利、退陣堀金、泰家易之、不窮追、以為武藏上野兵必有斬義貞獻首者也、相模人三浦義勝帥國人松田河村等六千餘人屬義貞、義貞延見問方略、義勝曰、方今天下兩分、雌雄未決、而天命有歸、公必克矣、義貞曰奈我兵疲困何、義勝曰戰勝而驕、遒武之所以滅、僕遣人覘賊、其將驕怠、明日之戰、僕請為公破之、十六日義勝

乘曉卷旗而進、賊皆酣寢不設警備、前軍俄報曰、敵至矣、泰家曰、是三浦族來屬耳、俄頃義貞義勝三面進攻、泰家驚起、而鋒刃既交、賊悉潰、泰家脫身遁還、獨長崎高重血戰斬十餘級、白甲盡赤、徐步還鎌倉、祖圓喜大喜、為吮創血、會六波羅敗問至、將士惶擾失措、官軍聞之益振、十七日越中守護名越時有陣二塚、禦北國官軍、適聞六波羅滅、從兵逃散、乃殺妻子自殺、北陸道平矣、義貞駐軍關戶、八國將士悉來屬、號六十萬、十八日義貞分兵為三、三道並進、大館宗氏江田行義將一軍、從極樂寺坂、堀口貞滿將一軍、從巨福呂坂、義貞義助

自將一軍、從假粧坂、縱火五十餘處、高時使金澤忠時守假粧坂、大佛貞直守極樂寺坂、赤橋守時守巨福呂坂、大戰終日、聲震天地、守時兵多死、乃謂左右曰、吾與足利連姻、人不能無疑、今吾不利、何面目而引還、遂自殺、從兵九十餘人皆殉之、貞滿乘勝進至山內、貞直兵士本間山城左衛門適坐事屏居、十九日聞極樂寺坂急、帥死士百餘赴之、徑衝宗氏陣、勢甚銳、宗氏引退、本間追躡、宗氏轉馬戰死、本間刀揭其頭還見貞直曰、請以此謝罪、乃自殺、宗氏兵退屯腰越、兩軍連日苦戰、二十一日義貞聞宗氏死、夜轉經腰越至極樂寺坂、賊據

險固守、列兵船於海、備旁射、義貞下馬脫冑、臨海禱曰、臣將掃兇逆、以寧皇室、願海神鑒臣忠赤、却潮水以開道路、延解佩刀投海、二十二日遲明潮退二十餘町、賊船皆漂去、義貞大悅、徑經稻村崎入鎌倉、守坂兵駭顧、不能禦、行家貞滿繼進、所在縱火、風適怒甚、煙塵四合、延及高時第、官軍乘烟鏖擊、死者相枕、高時帥殘兵千餘逃入東勝寺、寺乃其先塋之地、貞直從極樂寺坂還救、火已熾、乃衝義助陣而死、貞將被七創還見高時、高時感賞、授相摸守、貞將謝曰、真身後之榮矣、出戰而死、安東聖秀、義貞妻伯父也、戰敗將自殺、義貞妻致書誘

諭、聖秀怒曰、彼婦人固不知義、義貞何為不止、乃以書握刀攔剄腹而死、泰家謂諏訪盛高曰、家兄昏狂、所以取今日之禍、顧數世餘慶未必盡於今日、卿為我以姪時行逃、邦時我屬之五大院宗繁矣、盛高乃以時行逃、泰家謂左右曰、吾將之陸奧謀興復、卿等為吾放火自刃以誑敵、左右許諾、泰家乃乘篗輿以血衣自蔽、令兵士舁之、詐為官軍被創者脫去、左右大呼曰、吾將殉主君、乃縱火自殺、賊兵悉敗、唯長崎高重禦戰甚厲、馬斃刀折者數次、還見高時、流涕曰、臣戰非不力、奈諸將皆敗何、臣將一快戰而後殉主君、主君待之、乃撤徽識混

官軍、狙擊義貞、由良具滋覺曰、此長崎次郎也、帥衆圍之、高重苦戰潰圍、復逼義貞、橫山重真蔽捍而死、莊為久繼進、高重搏而投之、馳突益疾、從騎曰、何不殉主君、高重曰、吾殆忘前言、乃還東勝寺、箭被體如蝟、圓喜曰、何遲也、高重曰、欲搏敵將不獲、斬其兵數百耳、高時方與將士訣飲、高重引觴三飲、屬攝津道準曰、請獻下物、乃剄腹抉腸而死、道準笑曰、有此好下物、不嗜酒者亦能飲、滿酌盡其半、傳之諏訪直性、而自殺、直性三飲勸高時曰、少年輩皆已奏技、老臣亦獻佳肴、乃屠腹抽刃、傳高時而死、圓喜曰、老臣為主君先引、自刃不殊、（圓喜已下、據興本）

高重弟新左衛門為絕之、亦自殺、高時遂自殺、將士八百餘人縱火殉之、鎌倉平矣、義貞遣使奏捷行在、二十三日車駕發船上、左近衛中將藤原行房勘解由次官藤原光守衣冠扈從、其餘百官皆戎衣、伯耆守名和長年帶劍侍衛、鹽谷高貞以千餘騎前驅、步騎連絡三十餘里、（太平記）二十五日詔廢新主、（歷代皇紀）少貳貞經聞六波羅平大懼、欲滅探題北條英時自贖、遣使告菊池武重、大友貞宗、貞宗應之、武重斬其使者以報父怨曰、若能誅探題、請相見於戰場、（斬使者以下、據天正本、）英時聞其計、遣長岡六郎詣貞經覘伺、衆果造肩礪鏃、六郎乃進刺

貞經子賴尚、賴尚拳捷、扞以棋局搏而殺之、是日貞經
貞宗帥兵七千餘、攻英時破斬之、西海道平矣、二十七
日車駕幸書寫山、二十八日五大院宗繁既降義貞、匿
北條邦時、聞義貞窮捜餘黨、懼事泄、紿邦時令西走、密
報船田義昌曰、僕知高時子邦時所在、請薄君兵擒之
君幸薦我、義昌詐許之、使兵士從宗繁、遂擒邦時於途
斬之、義貞惡宗繁不義、欲誅之、宗繁大懼逃亾、途饑死、
晦駕次兵庫、赤松則村以兵五百餘迎謁、帝曰、中興之
功、實在卿等、詔令警衛、時鎌倉捷問未至、上下猶懷危
懼、六月朔有使者持書馳至、衆驚奏之、乃義貞捷書也、

衆咸歡呼、敕授使者官、（授官、據天正本）二日駕發兵庫、楠正成
以兵七千來迎、帝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正成謝
曰、不藉陛下威靈、臣豈能展尺寸以出重圍乎、詔令前
驅、四日還京師、御東寺、百官絡繹奉迎、車騎雲合、（太平記、日據正紗記、）
議者或謂宜用重祚之禮、左大臣藤原道平奏言、
陛下雖久播越、躬奉神器、臣以為宜用巡狩還宮之儀、
帝從之、（增鏡）五日還宮、足利高氏直義以騎兵五千後拒、
楠名和赤松諸將皆從、儀衛嚴肅、觀者莫不相慶、（太平記）
詔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官爵、（正紗記）廢關白、特詔左
大臣藤原道平右大臣藤原經忠參輔庶政、（參取增鏡、天正本太平記、）時西海捷報未至、帝以大納言藤原師基為大宰帥、
討九國探題北條英時、未發、七日西海捷報至、十三日
以護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日據增鏡）是月中務卿尊良親
王、尊澄法親王、中納言藤原藤房、僧文觀忠圓等至自
遷所、結城宗廣以圓觀至、賜宗廣舊邑、大納言藤原師
賢既薨於下野、（太平記）帝悼惜、贈太政大臣、謚曰文貞、（新葉和歌集）
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就僧俊雅乞降、俊雅引見、時
直膝行而前、俊雅隕涕曰、武人流、我卿遇我甚倨、今何
畀屈至此、時直大愧、俊雅遣使請宥之、帝許之、先是阿
曾時治、大佛高直等解千劒破圍、走奈良、至是猶擁兵

不降、帝詔源定平楠正成討之、二道並進、招宇都宮公
綱降之、降者相屬、時治高直及二階堂貞藤等薙髮出
降、定平以還、秋七月九日斬時治高直等十五人於阿
彌陀峯、特宥貞藤、於是海內盡平、初議者謂六波羅雖
亾、而鎌倉兵力猶強、私黨布列諸國者八百餘、根幹盤
錯、跨據東西、非費數歲之力、則未易剗除也、已而四旬
之間、盡就蕩平焉、自源賴朝執朝權、百七十餘年、而天
下之權始歸朝廷、海內靡然思治、（太平記）時論期以延喜
天曆、（梅松論）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尊氏之叛

後醍醐天皇元弘三年秋八月五日、賜左兵衛督足利高氏名尊氏、(公卿補任)九月二階堂貞藤圖不軌伏誅、(太平記)冬十月、帝以海內新定、欲鎮撫東陲、以參議源顯家為陸奧守、顯家辭曰、臣之所學、朝章國典、至於戎事吏務、非所請也、帝詔曰、古者文武不分、故皇子皇孫、執政子弟、多秉節鉞、今海內統一、將復之古、卿其鎮禦邊陲、藩屏國家、親書旗銘賜之、顯家請奉一皇子赴任、帝乃令

義良親王出鎮、召顯家賜衣馬遣之、自朝廷既衰、國司絕不赴任、至是始復舊制、令前大納言源親房輔親王、(神皇正統記)雜取武人之制、置評定衆引付衆、以掌國務、(建武二年記)東國將士競赴陸奧、(保曆間記)上野介結城宗廣傾心輔顯家、奧羽悉定、(元弘日記裏書)十二月、號廢主曰太上天皇、(皇年代略記)帝慮高時餘黨窺鎌倉、以皇子成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為相模守輔之、(神皇正統記)先是北條氏世補相模守、至是以直義為之、鎌倉既經兵火、殘破尤甚、直義招撫遠近、號令一沿賴朝舊制、(參取太平記、梅松論)初鎌倉之捷、義貞覲若宮神寶、有二引兩旗、義家東征所獻也、二引兩足利氏旗號、尊氏將士欲得之、義貞不與、將士忿恚、欲擊義貞、尋聞尊氏滅六波羅、受厚賞、東國兵多去義貞歸義詮、新田足利始構隙矣、(太平記)

建武元年春正月、羣臣奏、皇宮狹隘、朝儀不行、請增廣之、乃詔造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經費、徵諸國地頭租入二十分一、時天下新定、民力罷弊、而大役驟起、財用不給、始用楮鈔、帝尋造馬場殿於二條高倉、屢召武人試騎射、(太平記)細川賴春善射、賜以衣服、小笠原貞宗工騎射、就問其法、帝將矯累朝文弱之弊、故尤留意

武事、(參取細川家譜、小笠原家譜)一時搢紳競學武技、(太平記)是月、立恒良親王為皇太子、(皇年代略記)恒良宮人藤原廉子所生、帝諸皇子中、尊良最長、護良最有功、而廉子方獲寵、故皆不得立、廉子左近衛中將公廉女、美而巧慧、從帝隱岐、亂平而還、寵傾後宮、所請皆聽、緣此威權日熾、中外阿附焉、(太平記)三月九日、北條高時餘黨本間澀谷反、襲鎌倉、足利直義擊平之、(元弘日記裏書、梅松論)高時族規矩高政、絲田貞義作亂筑紫、僧憲法據河內飯盛山、赤橋重時據伊豆立烏帽子城、詔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討重時、楠正成討憲法、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討高政並平之、於是

諸國將士悉朝京師、帝論功行賞、以足利尊氏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弟直義遠江守護、新田義貞上野守護、子義顯越後守護、脇屋義助駿河守護、楠正成攝津河內和泉守護、（和泉據攝津廣嚴寺正成靈牌）名和長年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播磨守護、其餘國司守護多以搢紳爲之、左近衞少將源忠顯食三大國及郡邑數十、時人呼楠名和結城千種、曰三木一草、（太平記、○伯耆結城訓讀與木相近、種與草亦相近、）千種忠顯家號也、正成奏曰、元弘將士皆遭逢盛際、並受恩眷、獨菊池武時死於王事、不及見今日之盛、其忠寧可忘乎、（菊池武朝申狀）帝以菊池武重爲肥後守、（太平記）諸將皆

設第宅於京師、不復還國、（梅松論）四方輻湊、人物殷繁、京師之盛、近古未有也、（神皇正統記、太平記）都鄙雜錯、士女喧闐、遊蕩成風、酣嬉縱逸、聯句鬭茶、馳馬較射、服飾奇偉、僭越無度、臂鷹者相望於道、（建武二年記）搢紳往往驟得寵擢、以華靡相誇競、忠顯尤極豪侈、營構亭宇、擬河原書院、令家衆遞設盛饌、與狎客讌飲、日費萬錢、醉則著錦袍虎皮行縢、聯騎遊獵、僧文觀積財養兵、小人媚附者、皆奏請行賞、繇此黨與衆盛、驕騎塞路、護良親王亦頗耽嗜聲色、不戢其下、家衆驕蹇不法、夜屢殺傷路人、（太平記）而盜刼亦多、凶猾橫行、都下稍不安矣、（建武二年記）武夫往往失邑、給事搢紳、竊相謂曰、公家執權、吾輩悉爲賤隸矣、（太平記）帝寵足利尊氏族人皆獲殊賞、搢紳亦或失望、相謂曰、不圖天下復爲武家之有也、（神皇正統記）尊氏尋敍正三位、拜參議、（公卿補任）前大納言源親房歎曰、伏見朝賤淺原爲賴奉幣諸社、書太政大臣、時人笑之、然皇威衰而名器輕、亦可見矣、今天下一統、將舊弊是更、則名器最當愛惜、奈何尊寵武夫、濫授顯官、名器益輕、武人益驕、鄙諺所謂一戰之賞、吾求天下者、果非虛語、而天下必不安矣、（神皇正統記）初帝銳意於政事、置記錄所決斷所、論理雜訴、令權中納言藤原實世論恢復之賞、諸國將士

鬩之、爭獻功冊、眞僞雜糅、實世不能辨定、經旬月僅得銓定二十餘人、尋以所考錯謬罷之、詔權中納言藤原藤房代之、藤房驗覈虛實、擬授略備、而帝稍倦於憂勤、以聲色自娛、多用婦言、行賞濫雜、藤房稱病辭職、乃令民部卿藤原光經代之、已而帝特以北條高時邑充供御料、北條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大佛貞直邑給宮人廉子、其餘分賜衞府諸司及雜劇曲藝之流、北條氏食邑殆盡、有司適有所論定、內旨每多改易、至數人爭一邑、將士憤怨、皆還鄉里、中興施設、徒爲文具、而人心益不服矣、帝尋奪則村播磨守護、授佐用莊、（太平記）或投匿名

書誹謗朝政、至有妄綸旨之語、建武二年記會盬冶高貞獻駿馬、朝發出雲、暮到京師、帝大悅、令本間忠秀調馭、呼曰天馬、一日幸馬場殿觀之、因問內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其應如何、公賢盛贊時瑞、藤房後至、帝又問之、藤房對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御千里馬者、漢文光武是也、有駕八駿而巡狩者、周穆是也、然周衰而漢興、其應如此、今天馬之出、安知非災、何則爭亂初平、人民未安、此上下兢勵之秋也、而百辟酣縱、羣臣導諛、國之安危、置之度外、唯見記錄決斷二所訴牒日減、以爲無爲之化、殊不知天下將士效力於往日者、不過欲求賞於

今日、而朝廷不加甄錄、彼皆憤怨怏鬱、相率還國、訴牒之所以日減、乃人心之所以日離也、而朝廷不問、方議造大內、重朘削生民之膏血、諸國則國司專權而不知制、目代縱暴而不知抑、守護屈辱而不知察、如將軍家人、因襲既久、而一旦削奪其號、武夫觖望者、不知其幾、如赤松則村、其功不在尊氏義貞正成長年之下、而一旦奪其國、彼獨何罪、賞罰失當如此、非所以安海內、萬一奸雄乘釁而起、安知無土崩之患乎、且天下無事、何用此馬、一旦有事、警報必藉此馬、安在其爲祥瑞也、願陛下不愛異物、而留心仁政焉、帝不悅而止、太平記冬十月五日、藤房棄官而去、公卿補任藤房驟諫帝不納、一夕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之事、至曉而退、即放還車徒、徑入北山岩藏爲僧、帝大驚、命父宣房往索則已去矣、護良親王素惡足利尊氏、謀除之、尊氏依附廉子、誣以謀反、上其徵兵書、帝大怒、託中宮和歌會召親王、命武士執之、幽之馬場殿、誅其親臣三十餘人、親王憂憤、上書訴冤、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有司屏而不奏、太平記十一月流護良親王於鎌倉、元弘日記裏書、梅松論、足利直義鑿土牢於二階堂幽之、時人謂、以親王之功、帝乃付之他人、任其縶囚、亂起無日矣、太平記是歲以上野

太守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神皇正統記詔脩神泉苑以禳時災、苑承久以後、蕪廢不修、北條泰時嘗憂之、遣人設周垣、其後又廢、至是脩之、太平記

二年夏四月、以宮人藤原廉子准三宮、女院小傳六月二十二日、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反、初承久之難、公宗七世祖公經通謀北條義時、義時深德之、緣此子孫與鎌倉相爲脣齒、閣門貴顯、權勢薰熾、及高時滅、公宗不自安、潛謀復北條氏、匿泰家於家、家臣三善文衡說公宗曰、國之興亡、在賢臣用捨、今朝臣憂國者、惟一藤房、藤房去而朝廷無人、當是時、馳檄四方、收合鎌倉餘衆、天下可

圖矣、公宗然之、窃集近國兵、將作亂京師、約令北條時行應於東國、名越時兼應於北國、乃爲阱浴室、多植白刃、請帝幸其第、帝許之、適夢赤袴女子從神泉苑來曰、虎狼在前、熊羆在後、帝寤而怪之、及往過神泉苑默禱、水俄沸騰、帝益怪駐駕、會公宗弟公重馳上變、帝乃遣源定平結城親光名和長年捕公宗及弟俊季、俊季逃去、詔幽公宗於定平第、推鞫公衡、三日乃服、斬之、六條河原、黨與在京者皆走東國北國、秋七月北條時行反於信濃、兵五萬餘、名越時兼反於北國、兵六千餘、時行進逼鎌倉、足利直義遣澀川義季小山秀朝拒之、武藏

全軍覆沒、（太平記）直義逆戰於井出澤、又敗、（梅松論）二十三日（日據天正本太平記）直義奉成良親王出走、途謂淵邊義博曰、時行在吾掌握、顧吾家深讐、惟有護良、汝爲我殺之、義博馳至土牢、牢中幽闇、親王方照燭讀佛經、見義博蹶起曰、汝欲殺我乎、進奪其刀、義博乃斫膝踣之、將馘、親王縮頸嚼折刀鋒、義博更挺副刀害之、提首將去、眼猶炯炯、斷鋒在口、懼而棄去、侍姬索獲之、收屍火葬、還京師、（太平記）土寇競起擊直義、直義血戰潰圍北、至手越河原、窘急將自刃、義博救之戰死、直義脫身走駿河、（天正本太平記）時行進入鎌倉、八月二日、（月日據公卿補任）流藤原公宗於

出雲、令名和長年押送、將發、源定平促長年、長年謂密命行刑、乃捽公宗斬之、會直義敗問至、帝詔尊氏討時行、（太平記）尊氏請爲征夷將軍、兼諸國追捕使、（神皇正統記）帝不許、任征東將軍、（神皇正統記　吉野事書案）尊氏將發、謂赤松則村曰、此行吾家大事、願得卿子一人俱往、則村令子貞範從之、（應仁外記）尊氏乃發、武人失職者皆從而東、（梅松論）三日時行令名越某帥兵三萬餘西上、未發、大風發屋、賊避之大佛殿、俄而佛殿倒、壓死五百餘、賊惡之、更擇日而發、七日至遠江橋本、尊氏既至駿河、與直義合、八日進與賊戰破之、追至佐夜中山、又破之、賊退扼箱根、赤松

貞範冒險衝陣、賊不能支、走相摸河、阻水而陣、（太平記）十八日尊氏進至河上、（元弘日記裏書）會河水暴漲、佐佐木高氏奮曰、先驅濟河吾家故事、乃亂流而進、賊邀戰於中流、高氏揮刀斬二人、大呼登岸、高師泰赤松貞範繼濟、賊敗走、尊氏追及於腰越、又破之、（天正本太平記）十九日尊氏進入鎌倉、（梅松論）賊將諏訪祝等皆皮面自殺、時行逃亡、鎌倉平矣、時兼略北陸道、帥三萬餘人赴京師、至大聖寺、土人敷地上木山岸瓜生深町等破斬之、餘黨悉平、（太平記）時行據鎌倉僅二旬、時人呼曰二十日前代、尊氏賞戰士、宥賊黨、以悅人心、族人在京者皆遣使賀捷、帝遣

藏人頭源具光、敕尊氏曰、東國速平、卿功大矣、朕將行賞、卿速旋師、尊氏將奉詔、直義進曰、吾家威名太重、故諸將往往圖我、而竟不能發、蓋有天助、今已脫敵中、而就鄉里、安可復往、尊氏然之、乃因源賴朝舊址、大造府第、命諸將士悉營第宅、梅松論 初尊氏見朝綱不振、潛蓄異圖、至是盤據東國、決意舉兵、冬十月尊氏自署征夷將軍東國管領、據鎌倉叛、以討新田義貞為名、收義貞采邑在東國者、給將士、帝聞之大怒、將討之、公卿皆曰、虛實未可知也、乃令僧慧鎮往探、未發、尊氏遣細川和氏上疏曰、元弘之初、高時悖叛、區宇沸騰、臣倡率義旅、

掃平京畿、義貞徒以斬鎌倉使、懼死起兵、聞臣克敵、始以勤王為名、三戰不克、方謀退守、而臣男義詮以幼穉起兵下野、義衆雲合、於是義貞亦進破賊、是戰在義貞、功在義詮、而義貞冒功、驟得厚賞、是蠹國之奸也、臣今在外、苦於征役、而奸臣在內、譖毀日進、是大亂之基也、願誅義貞、以安海內、義貞聞之、收尊氏邑在其管內者、上疏曰、嚮海內擾亂、義旅並起、南有正成、西有則村、尊氏受賊命西上、首鼠兩端、觀望成敗、聞高時敗死、迺始歸順、向令賊兵不敗、彼豈敢倒戈、顧使尊氏成功者賊也、今又害臣忠義、敢肆讒毒、臣之起兵、以五月八日、而尊氏攻六波羅在七日、地之相去八百餘里、臣何由知之、尊氏誣臣、罪一矣、義詮帥百餘騎入鎌倉、以六月三日、而臣之平鎌倉、在五月二十二日、況義詮數歲小兒、非有寸功、而尊氏誣臣、罪二矣、六波羅之滅、尊氏無所受命、而妄誅親王卒伍、非司行法、罪三矣、陛下既使親王鎮東陲、而尊氏敢請征夷之號、僭侶不遜、罪四矣、自署東國管領、罪五矣、中興之業、雖由天助、而大業速濟、莫非護良親王之謀、尊氏構陷、流之東國、罪六矣、陛下之流親王、不過欲其自新、而尊氏幽囚之、以快私忿、罪七矣、直義避時行出走、使人害親王、罪八矣、此八者天

地所不容、此而不誅、四維絕而八柱傾、臣願奉詔翦誅尊氏直義、以宣皇威、帝下公卿議、參議藤原清忠曰、尊氏之罪大矣、至於害親王、其事果實邪、罪在必誅、請待東國聲問、會護良親王侍姬至自鎌倉、帝始知其實、震怒、西南諸國亦上尊氏徵兵書、十一月十九日、帝詔中務卿尊良親王管領東國、賜節刀於左兵衞督新田義貞、帥諸將討尊氏、兵六萬七千餘、由東海道、大智院宮將兵五千、由東山道、詔鎮守府將軍源顯家發陸奧出羽兵、與諸軍會、義貞戎裝入辭、廷議謂治承中平維盛東征、授以驛鈴、而不授節刀、有違累朝命將之儀、而兵

亦無功、不祥甚矣、乃更備禮遣之、義貞命舟田義昌圍尊氏高倉第、三喊發雙鏑矢、斫門柱、然後發遣、平正盛討源義親故事也、尊良親王以五百餘騎發比至三條河原、遇暴風、旗章金日月墜地、見者危懼、太平記 京師武人歸心尊氏者、皆東走、東國將士欲勤王者、皆西上、道路如織、梅松論 直義聞之、會諸將、謂尊氏曰、官軍分路來攻、請拒之矢矧薩陲山、尊氏默思久之、詐謂衆曰、承久以後、吾家受北條驅役、累世愧恨、今也位至三品、職忝閫寄、國恩厚矣、吾何敢背之、今天子怒我、以害親王、且徵兵也、而此皆吾所不知、吾當以此自訴、上猶不聽、則

薙髮逃去、卿等各自爲計、吾則終不敢抗王師也、作色而起、衆失色、居數日、上杉憲房細川和氏謂直義曰、搢紳秉政、永如今日、則天下武夫相率爲奴隸矣、彼非不怨怒、顧無首倡耳、公一麾而起、孰不響應、將軍縱不欲抗王師、王師一旦奄至、安得不自救、我緩議曠日、使彼踰險、悔無及矣、公速發、直義大喜、帥諸將而進、陣矢矧河、二十五日義貞進至矢矧、望見賊營、顧長濱顯寬曰、河可濟乎、汝視之、顯寬單騎往探、還報曰、河有三灘可濟、然東岸峭絕、賊兵叢鏑、我先濟必不利、請誘彼邀擊、義貞然之、出射手誘賊、賊競進、官軍擊卻之、仁木細川

繼濟、義貞命栗生顯友篠塚伊賀守擁大盾前驅、令曰、賊進勿輕擊、退勿妄逐、整隊聯轡、以遏奔衝、來薄者斬、乃進、賊不能馳突、前驅皆斃、賊大沮、義貞義助帥生兵徐進、賊濟河而退、至夜賊又退、陣鷺坂、會義貞後軍宇都宮公綱、熱田大宮司尾張昌能以兵三千餘至、聞戰罷、乃進攻鷺坂、賊又走、直義後軍二萬餘來援、賊復振、十二月五日、義貞進至手越河原、望見賊營曰、賊勢甚盛、此必生兵也、然敗卒過半、後軍必潰、義助等進擊、戰十七合、會日暮交綏、義貞夜潛遣精兵、從叢薄中雨射賊後軍、賊果驚潰逃還、義貞進入伊豆府、以山道軍未

至、駐兵不進、降者相屬、軍勢大震、直義還鎌倉、則府門閉矣、怪而扣門、一人答曰、將軍已逃入建長寺、欲爲僧、既斷髻、而衆固止之、顧未披剃耳、賊相顧驚沮、上杉重能默思曰、吾有一計、乃與直義謀、僞作綸旨曰、尊氏罪大、縱爲沙門、決不可赦、示之尊氏曰、獲之敵尸、尊氏乃曰、事既至此、披剃何爲、但當與義貞決死耳、脫道服、披錦袍而起、賊大悅、皆斷髻擬尊氏、賊將欲出降者皆來會、乃令直義扼箱根、太平記 謂衆曰、吾當繞出義貞軍後、乃從竹下進、梅松論 十二日義貞使義助奉尊良親王擊尊氏、自進攻箱根、菊池武重先驅陷陣、排盾山腹而憩、

公綱等呼譟繼之義貞據高指麾衆皆奮前直義殆不能支而竹下軍未戰親王兵五百餘揭錦旗先驅呼曰賊何不降賊望見曰此京軍也大喊來擊官軍不戰而退賊追擊官軍多死義助怒曰羸兵誤我乃以兵七千横衝賊陣殺傷相當子義治深入義助以為戰沒馳突而進義治被髮雜賊中偽為還戰入父軍賊騎從者二人乃目左右斬之義助大喜欲召後軍更戰大友貞載鹽冶高貞俄叛射官軍官軍遂挫左近衛中將藤原為冬死之義助以餘兵西走敗問至箱根箱根軍亦潰舟田義昌聞之巡視諸營唯旗幕耳往告義貞義貞曰吾

當退收散兵乃下箱根兵僅百騎昌能以百餘人迎之武重以三百餘及之路遇一僧告曰敵數十萬據伊豆府諸君何得過栗生篠塚顧衆曰一騎當千非公等而誰也乃馳而進賊將一條次郎遮擊屬目義貞將搏之篠塚從旁搏而投之一條躍立於數步外篠塚下馬蹴倒斬之賊爭進篠塚且蹴且斬手殺九人賊不敢過遂過伊豆府而西散卒稍聚得二千人至黄瀨川遇賊將小山擊走之比過浮島原又遇賊問之則甲斐源氏也將擊之皆降命為前導至今井賊二千據山間降兵曰武田小笠原也乃圍之高田義遠曰圍而不闕必損吾衆乃闕東一角賊逃去十四日至天龍河衆已七千餘太平記義貞召土人曰吾濟以馬則溺以船則緩吾不欲損一人汝速造浮橋不聽則斬土人懼而造橋梅松論衆悉濟義貞迺濟橋適斷者數間馬卒墜水栗生顯友全鎧入水援人馬登岸義貞義昌相挈一躍而濟未濟者二十餘人名張八郎投而濟之最後雙挾二人躍而濟衆歎曰有是將有是士不克者天也太平記欲撤橋義貞怒曰敗軍猶能造之況賊乘勝奄至咄嗟而辨我毀之何益夫以寡敵衆者固當壞橋焚舟以示必死今若為之彼將謂義貞駭懼毀橋而走吾深愧之乃使土人守

之而去梅松論屯矢矯兵復逃散公綱謂義貞曰駐軍積日寇盜必斷我歸路請退屯近畿義貞乃赴尾張太平記尊氏直義躡官軍西上至天龍河賊以河流湍悍豫憂之至則浮橋架焉怪問土人土人以義貞言答賊流涕曰眞名將也梅松論讃岐人舟木賴重飛驛奏曰前月細川定禪叛應尊氏臣發兵討之賊夜遮擊臣父死之於是舉國皆叛具舟宇多津將犯京師請備之兒島高德亦馳使奏曰前月國人飽浦信胤叛應定禪據備中福山目代往擊以兵寡引退賊追躡死者數百小坂河村諸族皆應賊備後守護淺山條就進攻福山臣帥兵援

之、奪門而入、國人俄有叛者、官軍不利、退守備前三石、守護松田盛朝來會、俱進討賊、盛朝亦叛、乃退保熊山、城兵有氍城者、臣僅脫走、竄匿山林、今不速討、西國皆亂矣、丹波人碓井盛景亦遣使奏曰、國人久下時重叛攻守護、官軍不利、退屯攝津、乞援赤松、則村則村不應、反、以尊氏令招誘國人、其佗但馬丹後丹波皆叛、將待備前備中賊分道犯京師、請備之、能登石動山僧亦遣使奏曰、越中守護普門利清叛應尊氏、國司源定清來保山上、賊來攻、縱火、定清死之、賊徒日盛、將犯京師、請爲之備、於是加賀富樫、越前足羽、伊豫河野、長門厚東、

安藝熊谷、周防大內等皆叛應尊氏、時新田義顯、楠正成、名和長年諸將警衛宮禁、兵備嚴固、人心頗安、已而警報疊至、京師駭擾、帝乃使人乘天馬召義貞、至近江馬鷲、義貞遂旋師、太平記 延曆寺僧祐覺帥僧兵千餘、城近江伊岐代社、欲待陸奧軍夾擊尊氏、晦尊氏遣師直攻之、至夜城陷、祐覺航湖而退、梅松論

延元元年光明院建武三年春正月、賊兵薄京畿、都下大擾、官軍多逃、帝敕決斷所懸購戰士、或題和歌於後諸之、七日義貞部署諸軍、名和長年帥出雲伯耆因幡兵二千守供御瀨、楠正成帥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兵五千餘守宇治、勝屋義助帥大納言藤原公泰、僧文觀等兵七千守山崎、義貞自帥兵一萬餘守大渡、八日久下時重攻峯堂、權大納言藤原師基敗走、賊進據大江山、九日義貞遣江田行義擊之、斬時重弟長重、賊潰去、已而尊氏至大渡、義貞預植樁水中、設櫓橋上、撤板三間、斷桁不殊、賊遲疑未進、官軍呼曰、吾旣殲丹波兵、公等非其渠魁邪、湍激如宇治、古人皆能濟、此水緩而淺、公等何不濟、賊怒曰、前者溺、後者踐之、是乃橋也、舉鞭將濟、高師直怒曰、卿等病狂邪、水面緩流、實深而駛、安得騎渡、乃毀民家、縛筏而濟、遇樁不進、官軍雨矢、俄而筏壞、賊五

百悉溺死、官軍大笑、乃復呼曰、橋架可濟、何用舟筏、賊渡橋架、將毀櫓、官軍佯北、賊爭進、橋架忽斷、溺死千餘、賊大沮、時諸將皆大設守備、正成火平等院、撤橋刻岸、壘鉅石、激流、水怒騰如瀑、長年多植樁中流、繫大木、引巨索以絕津渡、諸營皆固、唯山崎壘壁新脩、而鑿壕甚淺、守兵亦弱、時人危之、會細川定禪發讚岐援尊氏、路遭赤松範資從京師逃還、乃以範資爲先鋒、遣使報尊氏、請攻山崎、賊大悅、十日賊前軍薄山崎、官軍迎戰、戰酣、定禪等奄至、官軍退入壘、賊乘之、踰壕破柵、官軍力拒、僵尸塡壕、但馬人長九郎出降、文觀等兵亦爭降、義

助以餘兵走、欲與義貞合、義貞聞山崎陷、恐賊犯闕、亦引還、路遭義助俱走、大友氏泰宇都宮公綱皆叛、新田義顯以三千人斷後、定禪急追之、義顯回軍陣相撲街、雨射久之、度義貞到闕、縱兵擣陣、氏泰公綱注目義顯、督衆圍之、義顯苦戰潰圍、往返數四、身被數創、鎧袖皆斷、僅而引還、入見於紫震殿庭、帝親臨慰之、（入見以下、據毛利家本、）遂避賊於延暦寺、義貞以二萬餘人扈衛、名和長年欲一詣闕而後赴行在、乃引還、賊兵塡咽、認舟帆徽號遮擊、長年馳突戰十七合、從兵三百、存者僅百餘、到皇宮、則四門悉閉、長年流涕而去、賊縱火京師、宮闕蕩盡、

歷朝寶器多亡、（歷朝以下、據神皇正統記、）十一日尊氏入京師、結城親光詐乞降、欲刺尊氏、尊氏疑之、使大友貞載受降、貞載進曰、請解鎧伏、親光知其疑己、挺刀斫之、貞載墮馬死、賊急圍親光、親光奮戰而死、帝在延暦寺、寺僧未應、帝親作文奉之日吉社、僧定宗帥僧徒五百入衛、悉以坊舍授官軍、僧祐覺以千餘人來謁、移書勸王、於是擧寺悉應、獻錢六萬貫穀七千斛、以充資糧、官軍賴以安、尊氏欲籍園城寺以抗延暦寺、遣使誘之、僧徒遂黨尊氏、尊氏遣細川定禪據園城寺、欲先陸奧兵未至犯行在、先是源顯家發陸奧赴鎌倉、路遭土寇、轉戰而前、剋鎌倉則義貞既敗、賊亦蹋而西矣、顯家乃倍日蹋賊、新田宇都宮族來會、衆至五萬餘、十三日（日據神皇正統記）至近江、攻佐佐木氏賴觀音寺城拔之、斬級五百餘、報捷行在、官軍大悅、帝詔祐覺遣七百餘船迎之、志那濱船交馳如織、定禪望見乞援尊氏、尊氏曰、東國安得大兵、此必紀清兩黨也、尋當來屬、不遣隻騎、東兵悉濟湖至行在、唯紀清兩黨聞公綱降賊、轉入京師、顯家見義貞曰、秣馬一兩日、乃攻賊、大館氏明進曰、疲馬休則益病、不可得騎、且賊聞我至、未必遽設備、利在急擊、諸將然之、氏明乃帥兵六千、夜進陣辛崎、僧徒二萬陣如意嶽、土

兵航湖備旁射、十六日遲明顯家義貞進至辛崎、縱火大津民家、薄園城寺、僧徒出拒、千葉宗胤奪門而入、賊圍之、宗胤戰死、顯家繼進、一戰而退、結城宗廣繼之、不利引退、賊乘勢突出、大津火方熾、乃沿湖來追、舟軍雨射、賊不能進、官軍擊卻之、將奪門、僧徒苦戰、撤橋閉門、義助呼曰、破門破門、栗生篠塚拔鉅木塔婆、架濠畑時能渡里忠景曰、卿能造橋、我能戰、疾渡而進、賊從箭眼叢刺、忠景奪十六槍、時能蹋折門關、賊駭而退、官軍逕進、擧火、如意嶽僧兵應時而下、縱火堂宇、風飈扇熾、官軍乘煙奮擊、斬級七千三百餘、定禪走京師、顯家回軍、

舟田經政、叩義貞馬曰、賊既摧挫、我衆勢窮蹶、孰能禦者、義貞曰、善、乃帥兵三萬餘追之、及於山階、發箭徐進、賊遇隘、乃急擊、賊驚亂、人馬相騰蹋、伏尸塡谷、官軍踐而進、尊氏望見騰煙曰、園城寺破矣、乃出陣三條河原、義貞分軍爲三、一登將軍塚、一陣眞如堂、一負法勝寺而陣、自登華頂山望賊、賊綿亘數里、不見其際、乃謂衆曰、衆寡懸殊、不得無一奇策、卽選精兵二千、卷旗撤徽、佯爲定禪敗卒入賊中、賊不覺、尊氏曰、吾聞新田好馳突、今據山不進、是其兵不多耳、令高師泰擊將軍塚、義助在塚上、選射手兩射、賊多死、乃下擊走之、義貞尊氏

大戰、自午至酉六十餘合、賊多而亂、官軍寡而整、每戰皆捷、官軍在賊中者、突起衝陣、賊驚見其旗號皆中黑、遂大亂相殺、尊氏狼狽逃走、官軍追尾、比至桂河、尊氏欲刳腹者三、會日暮、官軍引還、定禪夜謂衆曰、今日先敗者我也、我不復戰、何以解嘲、今新田既疲、餘皆散而剽掠、其虛可襲、乃與赤松貞範合、縱火入京、官軍不利、舟田義昌等死之、義貞義助還行在、尊氏復入京師、二十日大智院宮帥兵二萬、還自東山道、至行在、官軍欲再進討、適遇凶日、馬亦悉疲、乃期以二十七日、至期正成宗廣、長年陣下松、顯家陣山科、權中納言藤原實世

陣赤山、僧徒陣鹿谷、義貞陣北白河、暹明僧祐覺攻公綱於神樂岡、賊投巨石力拒、僧全村手巨鏃箭登城、從箭眼鑽賊、洞鎧斃之、賊大懼、僧徒急攻拔之、公綱走二條、正成等縱火出雲路、尊氏遣足利高經拒之、正成施鈕於楯、聯接兩射、賊將退、乃縱騎突擊、賊敗走、顯家從粟田口縱火而進、尊氏望見曰、此北畠殿也、帥衆迎戰、戰酣、義貞義助以三萬餘人來、橫衝賊陣、將斷其後、賊驚曰、中黑來矣、遂皆崩敗、義貞易服、單騎深入、索尊氏不獲、乃分道追擊、(太平記) 尊氏窘蹙欲戰死、上杉憲房等苦戰而死、尊氏逸去、(梅松論) 會日暮、正成謂義貞曰、官軍

非不捷、然殺獲不多、賊魁遁逃、我駐軍京師、衆四出剽鹵、勢不可禁、賊又還戰、何以禦之、請引還養銳、一擧而驅攘之、義貞從之、尊氏復入京師、賊相謂曰、我屢爲寡兵所困、豈非天威難犯邪、二十八日正成遣僧三十人、僞爲索尸、往來戰場、賊怪問、乃泣曰、疇昔之戰、新田北畠楠諸將皆沒、尊氏悅曰、此乃官軍之所以棄京師也、使人索之、取面貌略肖者梟之、(太平記) 江刺三郎貌酷肖義貞、擐赤甲戰死、甲亦相類、賊以爲義貞、皆大悅、(梅松論) 正成夜遣卒持炬火、赴鞍馬、絡繹相屬、賊望見以爲官軍喪將逃亡、分兵斷前路、京師守備甚懈、晦官軍縱火

進攻、賊惶駭潰走、顧後賊、以爲追兵、自殺者衆、尊氏走丹波、官軍收復京師、（太平記）車駕還御、成就護國院、（神皇正統記）二月二日、還御華山院、賊散卒集湊河、遣使報尊氏、請犯京師、尊氏往會之、軍復振、居數日、宇都宮公綱以五百餘人歸順、其餘多降義貞、（太平記）赤松則村謂尊氏曰、地形不利、請據臣摩耶城、或曰、兩陣勝敗未決、大將一旦入城、是示弱也、諸國聞之、得無離心耶、尊氏從之、（梅松論）五日、顯家義貞進入攝津、尊氏遣直義逆拒、六日兩軍遇於豐島河原、乃戰殺傷相當、正成後至、繞出賊後、直義懼而卻走、義貞追至西宮、與賊相持、七日土居

得能帥戰艦三百艘、至自伊豫、屬官軍、大友厚東帥二百艘、至自筑紫、屬尊氏、乃復戰、土居得能衝盪陷陣、急擊直義、直義走兵庫、（太平記）十一日、細川和氏以周防長門兵至、義貞迎擊破之瀨河、則村夜說尊氏曰、兩軍之間唯旗旌是視、官軍以錦旗先驅、而我迺無之、故天下以爲賊、今請持明院上皇院宣、得錦旗以抗官軍、蔑不捷矣、然而衆勞卒罷、縱能進取京師、將何以守、不如暫趣鎭西、鎭西將士屬我者、筑前有少貳、豐前有大友、而南海委之細川、中國委之則村、將軍徐狥諸國、大擧而東、此萬全之策也、尊氏然之、（梅松論）時熊野別當道有在

尊氏軍、尊氏謂之曰、吾軍屢敗、由吾抗天子、吾將請持明院上皇宣旨、使兩帝爭天下、然後吾兵有名矣、卿與藤原資名有舊、爲吾還京請之、乃遣之、大友貞宗亦謂尊氏曰、少貳貞經旣屬將軍、鎭西必有應者、請乘臣船而西、以爲後圖、尊氏從之、十二日、（日據梅松論）尊氏航海、賊驚曰、大將走矣、蒼黃爭舟、俄而巨艦沈沒、溺死二千餘船懼而解纜、賊游泳尾之、亂刀交下、死者無算、官軍凱旋、帝詔行賞、以義貞爲左近衛中將、義助爲右衛門佐、京師聞尊氏西走、人人相慶、無復戒備、識者憂之、（太平記）尊氏至播磨室津、或曰、官軍必將躡我、請分遣諸將以

備之、尊氏曰、善、（梅松論）命石橋和氏曰、卿還備前、拒官軍於三石、命細川定禪細川頼春曰、卿還讚岐、聚兵冀京師、又遣上杉憲顯於石見、今川範國於備中、桃井小早川於安藝、大内弘世於周防、厚東宗西於長門、留赤松則村於播磨、又命佐竹義敦曰、東國恐有變、卿速還常陸、（參取諸異本太平記梅松論）楠正成已遣族人左近衛將監正家於常陸、狥郡邑、（常陸藥王院文書）與佐竹義冬戰於久慈西、斬之、（常陸清音寺文書）尊氏僅帥武藏相模兵四百餘而西、官軍無追躡者、（太平記）二十日、至長門赤間關、（梅松論）遣使召少貳貞經、（太平記）二十五日、貞經遣子頼尚帥五百餘迎尊

氏、（梅松論）菊池武敏聞之、帥兵三千餘馳至水木渡、賴尚既濟、從兵未濟者百餘、武敏掩擊殲之、斬其將時籠、賴尚望見忿怒、竟不能救、往屬尊氏、（太平記）武敏武重弟也、（菊池系圖）二十八日武敏攻貞經於太宰府、走之、貞經豫具器械鞍馬待尊氏、武敏悉火之、貞經望見曰、將軍嘗以手書招我、今又來臨、曠世之榮也、而我先挫敗、何以生爲、乃保內山、武敏進攻一晝夜、貞經不能支、囑一僧曰、治承中三浦義明應源氏效死、衣笠以勵子孫、是吾所慕、汝爲我告賴尚、吾旣爲將軍死、子孫善體吾意、二十九日貞經遂自殺、尊氏至蘆屋津聞之、乃問之賴尚、賴

尚懼衆心沮擾、乃曰、此妄說耳、（梅松論）時尊氏兵未集、而所遣諸將皆舉兵諸國、赤松則村據播磨白旗城、石橋和義據備前三石、甲斐河二城、仁木賴章據丹波高山寺城、菅家江見據美作奈義能仙菩提寺三城、遠近皆應、賊兵日振、帝懼東國應之、（太平記）以義良親王爲陸奧太守、源顯家爲鎮守府大將軍、奉親王還鎮、（參取神皇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以常陸下野隸鎮守府、（保曆間記）詔新田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討尊氏、義貞適病未能發、而鎮西勤王之師、僅有菊池武敏、武敏旣斬貞經、國人來會、乃進討尊氏、（太平記）三月朔、尊氏令賴尚前導、至宗像社、大宮司迎見、贈鎧馬、尊氏聞武敏來進、問計賴尚、賴尚曰、臣父兵寡、故戰不捷、然父諳熟地形、其潛竄不死必矣、明日之戰、國人必將應臣、臣一隊足以破菊池、將軍勿憂、二日尊氏直義發宗像、武敏進陣多多良濱、兵皆插竹枝爲徽、聲勢甚盛、（梅松論）尊氏望見大懼、直義曰、昔源右將敗於杉山、兵僅七騎、今我兵三百、可以一戰、請嘗敵、（太平記）賴尚進曰、敵兵雖多、鬬士不過三百、餘皆降耳、臣能一戰攘敵、請速進賊、勸尊氏直義齊進、尊氏曰、吾鎮西之戰、始於今日、而吾兄弟齊進、後無繼援、衆何以奮、乃使直義先進、武敏逆擊、喊聲震天、會北風揚沙、賊從

上風馳突、武敏不利而退、賊追至博多、武敏麾衆還戰、賊敗走、武敏尾擊直義、窘甚、馳使謂尊氏曰、直義死於此、請速赴長門周防以圖後舉、乃斷隻袖贈之、尊氏督衆急進、武敏苦戰、又不利而退、（梅松論）阿蘇大宮司宇治惟直備前守秋月種道死之、（太平記）尊氏進至太宰府、聞貞經死甚哀、三日鎮西兵多降尊氏、尊氏令降兵守門以示不疑、直義爲貞經持喪、禁兵士喧嘩、賴尚齎酒肉慰之曰、臣非不感公意、然軍機難緩、何不急攻菊池、直義乃出見將士、遣仁木義長等攻菊池、（梅松論）四日義貞使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帥兵二千先發、赤松則村邀擊

於室山、官軍破之、遣使報義貞曰、乘機電掃西國可平、
義貞尋發留賀古河數日、近國兵會者六萬餘、進次斑
鳩驛、將攻則村於白旗、則村遣使紿曰、元弘之亂、僕功
不減諸將、而賞則不及降人、故僕一旦背去、然僕蒙護
良親王殊顧、死不敢忘、朝廷若復僕守護職、請復效節
朝廷、義貞信之、遣使以聞、往返旬餘、則村密修其城、募
精銳、峙芻糧、報曰、守護既得之將軍、不復煩翻覆之綸
旨、義貞大怒、進圍之數重、則村固守、義貞慮兵士侵掠、
榜街路曰、敢刈一穗侵一屋者處法、由此遠近按堵、小
山田高家掠民田當死、義貞曰、彼豈輕犯法者、乃使人

視其營糧食已竭、而鎧仗燦然、義貞曰、此乃將之罪也、
以衣與田主、給糧高家、高家感激義貞、督衆晝夜力攻、
城固不拔、（太平記）而尊氏已鴟張鎮西、菊池武敏苦戰半
月、外無援兵、城遂陷、（梅松論）武敏逃匿山中、賊又陷八代
城、九國望風降附、脇屋義助聞之、謂義貞曰、嚮楠正成
據金剛山、賊傾天下之兵、頓之孤城之下、情見勢屈、而
天下亂、我今攻小城不能拔、曠日糧竭、則賊氣益振、而
尊氏亦以九國來矣、今不先其未至、略定備前備中、以
開西路、將何以挫過銳鋒、請留兵備此城、鼓行而西、直
指筑紫、義貞曰、善、使義助帥二萬餘人先發、進至船坂

山、山谷巉峭、中盤絕徑、賊設柵拒守、官軍不能前、仰攻
經日、夏四月、兒島高德遣使謂義貞曰、聞公攻船坂、船
坂不可攻、高德請以十八日起兵熊山、船坂賊不得不
來攻、公乘其虛、分兵爲二、一赴船坂、縻賊、一從間道出
三石城西、賊腹背受敵、不能復禦、船坂一破、西國皆應
矣、時播磨以西悉屬賊、輸款者唯高德一人、義貞大悅
許之、至期高德夜火其宅、帥二十餘人、而發衆稍來集、
僅二百餘、登熊山而陣、多設燎火爲疑兵、賊果大驚、遲
明來攻、高德終日力拒、賊夜從山後登、斫高德墜馬、松
崎範家從旁斬賊、高德悶絕、父範長厲聲曰、昔鎌倉景

政中矢不拔、馳逐三晝夜、遂殺射者、汝今無勇乃爾、何
以擧大事、高德蘇曰、扶我上馬、我能破賊、範家悅、乃與
範家擊賊卻之、已而義貞分兵、令江田行義帥二千餘
人赴杉坂、大井田氏經督菊池武重宇都宮公綱兵五
千攻船坂、畑時能等帥精兵三百餘、從間道出三石
城西、賊望見以爲熊山兵還、官軍俄揭中黑旗、縱火而
進、三石兵寡不敢出、船坂前後受敵、不戰而潰、官軍夾
擊殺獲殆盡、行義進入美作、圍奈義能仙菩提寺三城、
賊走保山上、氏經進入備中福山城、義助留攻三石、尊
氏方謀入寇、賊懲前日之敗、咸有難色、會則村遣則祐

謂尊氏曰官軍雖多所攻不下糧竭兵疲將軍及此時東上孰能禦之儻吾城一破山陽皆敵雖百萬不易克也太平記石橋和義亦遣使告急梅松論二十六日尊氏留仁木義長於太宰府遂帥舟師東上五月朔至安藝嚴島禱祀三日僧賢俊齎廢主院宣而至尊氏悅曰吾兵有名不復敗矣太平記始揭錦旗梅松論諸國兵爭先來降太平記五日至備後鞆議水陸之便賴尚曰山陽諸城受圍不有陸軍何以克之不如水陸齊進議乃定十日尊氏帥水軍直義帥陸軍二道並進日夜舉烽相報細川定禪帥五百船從讚岐迎之其幕畫足利氏徽號賊望

見驚譟曰得非楠正成設計來襲耶其畏正成如此梅松論福山官軍聞直義來謂氏經曰城壘未成殭寇奄至恐不可禦氏經曰吾爲禦賊來奈何聞賊多而逃十五日直義夜進薄福山燎火燭天遲明來攻城中寂然賊疑其遁大喊試之官軍乃鳴鼓發喊賊驚曰是不可侮遂四面齊登官軍蔽樹注射箭無虛鏃氏經曰吾當衝直義陣乃帥精騎千餘開門出盪賊多墜崖谷氏經望見二引兩旗以爲直義徑進縱擊不見直義顧則城中火作即潰圍走三石十八日義助報之義貞義貞使使者還報曰吾留拒陸軍水軍必指京師不如退軍攝津

以扼賊衝又遣使美作召行義義助夜解三石圍而退賊要之松坂會月黑官軍驚愕菊池氏兵士原源五源六殿而射賊賊不敢近乃得去十九日兒島範長要賊別將於西川尻適聞福山陷夜馳至三石義助既去乃從間道退高德病創不能騎託之一僧而去天已明赤松則村遣兵遮擊賊呼曰汝等惜死則降範長笑曰尊氏以書誘我我毀裂投火寧降汝乎徑前潰圍斬十餘人而去賊傳呼曰逃兵過矣土寇應聲羣起戰十八合從兵僅存六騎範長謂之曰吾舉族而來當蹂躪而過今不及矣入道旁佛舍遂自殺從兵皆殉之唯族人和

田範家佯死欲刺賊將賊將來即其族宇野重氏見擒尸驚曰吾早知之不使之死範家起曰吾在斯重氏悅而放還之義貞既解白旗圍退屯賀古河待義助行義會雨水漲溢將士恐賊躡擊勸義貞先濟義貞曰賊若至吾將背水死鬬此乃韓信之所以破趙也令羸弱先濟義助行義尋至乃縛筏而濟二十三日至兵庫士卒逃亡過半馳使奏狀舉朝惶駭二十四日詔楠正成往援正成奏曰賊驅率九國其衆如雲官軍寡且疲何以禦之請召還義貞再幸山門以避其銳臣還河內以截內兵斷水路待賊糧竭兵散前後夾攻一戰可滅也義

貞之意必與臣同、所以不退者、畏識耳、戰在收功萬全、惟陛下熟計之、公卿皆曰、武事宜委之武將、參議藤原清忠曰、正成言是也、然大將未戰於外、而鑾輿輕動於內、天威無乃挫邪、今九國之兵、必不過關東八國、八國之兵、官軍固嘗摧破之、蓋有天助、今日之策、決戰都外耳、何必再幸山門、帝從其言、正成不肯爭、帥衆五百餘而發、至櫻井驛、謂子正行曰、獅子生兒三日、投之絕壁以試跳騰、汝今十餘歲、愼勿忘吾言、吾之見汝、惟有今日、明日無我、天下必歸足利、汝勿惜一死、以墜家聲、必也糾合餘衆、保金剛山、闔族殉國、然後已、此汝之孝也、

乃流涕辭訣、授帝所賜菊作刀遺之、（菊作刀據天正本太平記）進至兵庫、義貞見而問帝旨、正成語以其事、義貞曰、賊固不可當、然去年東征不捷、賊追尾亦不能遏、今年西征、攻城未拔、賊來輒退避、天下其謂我何、我不得不決戰、正成曰、進退之機、惟良將知之、衆人固不知也、東滅高時、西走尊氏、皆公之英略、孰敢間然、義貞爲之解顏、終夜讌飲、二十五日、賊艦蔽海而來、須臾陸軍亦至、旗旌翳空、義貞使義助帥五千餘人陣經島、大館氏明帥三千人陣燈爐堂南、以禦水軍、正成帥七百餘人陣湊河驛西、以禦陸軍、義貞帥二萬五千餘人陣和田崎、督諸軍、

賊船鳴鼓大喊、官軍亦呼譟應之、聲震天地、本間忠秀絳鎧黃馬、按轡海岸、呼曰、舟中得無載妓置酒乎、請進佳肴、適海鳥捕魚而翔、乃一發中之、鳥墜賊船、賊呼而問名、忠秀曰、請觀此箭、乃復射、箭中船洞貫、賊取而觀之、笴彫其名、傳觀震恐、忠秀請返射、賊乃射、箭不達而墜、官軍大笑、賊憤愧、以二百人登岸、義助擊殲之、細川定禪望見曰、軍不能繼、徒損衆耳、吾將擇地而登、帥七百餘船、指紺邊、官軍悉棄營逐之、尊氏乘虛登岸、而和田崎皆賊陣、正成謂正季曰、前後皆賊、吾破前軍而後擊後軍、徑衝直義陣、賊見菊水旗曰、此勁敵也、將圍而

殲之、正成縱横奔擊、意在獲直義、直義退走、馬中箭不進、官軍追蹙殆獲之、賊將還救、直義易騎脫走、尊氏援兵至、正成迴擊、戰十六合、從騎僅餘七十二人、乃走入民家、解甲、身被十一創、衆皆被數創、謂正季曰、卿何願、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必滅此賊、正成欣然曰、正合吾意、相刺而死、族人橋本正員、宇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及其餘從兵皆自殺、菊池武重使弟武吉探視、至則正成將死、謂之曰、卿速告敗阿兄、武吉曰、諸君死矣、吾不忍生還、亦自殺、（菊池以下據諸異本）於是尊氏直義合兵擊義貞、義貞見定禪旗幟曰、是小敵耳、從湊川來者

眞賊魁矣、乃回軍背生田森而陣、分兵爲三、二隊遞進鏖戰、義貞曰、生兵盡矣、吾當決戰、以一隊進擊、衆寡不敵、竟不利而退、（太平記）定禪登岸遮擊、義貞馳突、賊敗走、定禪復至、義貞血戰且卻、（梅松論）尊氏急追之、義貞身自斷後、還鬭數四、馬中箭斃、乃登塚待副騎、賊爭圍之、一賊突進、義貞射殺之、（一賊已下據西源院本）賊爲之逡巡、注射如雨、義貞挺二寶刀、騰身盤舞、箭皆迎刃而斷、小山田高家馳至、下馬授義貞、止而戰死、義貞脫去、帥餘衆還京師、京師震駭、帝倉皇幸延曆寺、（太平記）欲以花園上皇及廢主往、遣太田全職促之、既發、廢主稱疾不進、全職望

見兵火、知賊既逼、謂侍臣曰、吾行矣、君等尋以駕來、馳赴行在、尊氏遣兵士迎廢主、比到宮已不在、乃追及於途、告尊氏意、廢主大悅、與藤原資名等入六條長講堂、（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南都本、太平記）二十七日、尊氏進陣男山、（梅松論）賊傳正成首、人猶不信曰、正成多智、安知非詐、（太平記）是月、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討相馬胤顯、相馬光胤斬之、（相馬文書）行在將士皆待顯家援兵、尊氏聞之、欲急犯行在、（太平記）六月三日、迎上皇廢主於男山、（皇年代略記）五日、令直義帥諸將而發、直義進陣赤山社、（梅松論）分兵爲三、遣吉良石塔、澀川等犯東坂、仁木、細川等犯無動寺、高師重等犯

西坂、義貞以千葉宇都宮族守東坂、設樓櫓、穿溝塹、旗幕彌滿山谷、西北水軍列船於湖、參議源忠顯、左近衞少將藤原雅忠帥僧徒守西坂、恃險不設備、師重督衆而登、會氛霧四合、賊不敢進、僧徒下擊、斬三百餘人、賊乃退、吉良石塔聞西坂戰聲、進至東坂、見守備嚴整不敢進、六日、遣人謂師重曰、官軍精銳悉在東坂、西則恃險、守兵不過搢紳緇徒、子速攻之、吾當夾攻、師重乃令曰、明日之戰、卻一步者必罰、七日、分道呼譟而登、忠顯雅忠拒戰、賊一隊斷其後、忠顯雅忠死之、僧徒且鬭且卻、賊追至大嶽、僧徒急鳴鐘乞援、義貞馳上四明、令紀

清兩黨下擊、賊崩潰而墜、人馬死者層積、義貞留陣四明、八日、師重遣使東坂曰、官軍悉聚大嶽、東坂空虛、公等急攻、縱火、吾應之夾擊、吉良石塔乃進、運草塡塹、將火樓櫓、官軍叢射、殺傷數千、義助開門突擊、水軍傍射之、賊敗走、是後賊不敢進、射戰經日、（太平記）十四日、尊氏奉上皇廢主、據東寺、（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南都本、太平記）十六日、熊野八莊司帥衆五百餘、至西坂、屬師重、師重大悅、引見湯河莊司、進曰、紀人生長山谷、履險峻如坦途、兜鎧撲而堅、勁箭不能洞、使之先驅、何畏新田、師重壯之、十七日、以熊野兵爲先鋒、從松尾坂登、本間忠秀、相馬忠重在義

貞側下瞰笑曰、吾能一射奪其魄、乃徐起注箭、一賊執
巨斧前導、忠秀一發洞其鎧、一賊繼登、忠重射貫其冑、
皆斃、賊愕眙莫敢前、二人遥呼官軍曰、獷敵來薄我將
試射、請設標的、官軍植畫月扇、二人射之、雙矢夾月而
中、乃大呼曰、卿等受吾箭驗鎧冑堅脆、賊益駭潰去、僧
光澄懷貳、遣今木隆賢謂師重曰、新田氏在四明、峭峻
不可攻、請以精兵付隆賢、吾將乘夜掩襲、師賢以精兵
五百付之、十八日夜潛登四明、隆賢鄕導失道、會天明、
紀清兩黨殲之、光澄尋爲其子所殺、二十日黎明羣
猿來東坂、鳴鐘、官軍以爲賊來、馳集東坂、賊望見驚擾、

官軍乘之、馳壓賊營、賊大潰、義助進火其壘數百處、賊
人馬蹂亂、投墮崖谷、死者無筭、師重刃挺貫股、官軍生
縛之、僧徒請而斬之、於是賊悉逃還、行且奔散、京師無
復守兵、而行在衆議不一、諸軍逗遛數日、賊復集矣、晦
義貞帥諸軍討尊氏、見者指名和長年曰、三木一草、僅
餘一木、長年慨然以爲今日不利、吾必死矣、賊誘諸軍
巷戰、斷我軍後、諸將不利、潰圍而退、長年自閉巷門絶
走路、奮戰而死、（太平記、長年死據名和系圖、○本書係七月十三日、）細川定禪屬
目義貞、交闘數四、壯士救之獲解、（梅松論、）秋七月五日、前
權大納言藤原師基、帥北國兵士數地、上木山岸瓜生、

河島深町諸族三千餘至行在、官軍又振、將再攻尊氏、
諸將議曰、經京師赴東寺、衢巷狹隘、前後受敵、所以敗
也、宜分兵爲二、西自内野、東自河原、縱火夾攻、有叛者
漏謀於賊、而官軍不之覺也、八日師基從河原、義貞從
内野、輕兵入京、縱火、尊氏分兵遮擊、官軍皆不利而還、
始知謀泄、八人危疑、帝懼僧徒攜離、詔延暦寺永領近
江國衙、增七社九院封戶、賜僧徒輸軍糧者八百餘人
食邑、僧徒感悅、十七日牒興福寺乞援、興福寺應之、於
是近畿兵士按兵觀望者相繼送款、密奏曰、賊陣斷路、
不得赴行在、願得統帥進討、帝遣權中納言藤原隆資

於男山、絶川尻路、遣左近衞中將源定平於宇治、絶大
和路、額田爲綱奉大覺寺宮屯長坂、絶丹波路、延暦寺
僧兵扼鞍馬路、愛智信樂兵扼勢多、賊糧食日乏、皆鬻
鎧馬自給、數日益困、乃四出縱掠、豪富衣糧皆被劫奪、
搢紳巨族崎嶇轉側、或竄匿佛寺、士女乞食於路、往往
餓臥牆壁閒、諸國聞之、爭至行在、步騎連絡不絶、義貞
勢、與隆資等諸路軍刻日、四面進攻、二十三日（日據毛利家本）
義貞將發、以宗族四十餘人入辭、帝從容慰勉、義貞拜
謝曰、成敗有命、非臣所逆料、但臣今日不向賊發一矢、

者決不生還帝親剪所御紅袴以須賜將士衆皆感激綴之笠號而出會北白河民家失火隆資望見以爲諸軍已進急從男山進至東寺南門尊氏兵皆出陣河合北白河留者皆羸弱高師直以五百餘人出拒官軍擊破之乘勝火樓櫓賊營大擾尊氏方誦佛經土岐賴氏在側嘆曰使吾兒在必能攘之子賴直適至賴氏曰南門急矣汝速出拒賴直諾而起尊氏呼還解佩刀授之賴直乃出戰師直援之官軍不利而退義貞不之知分兵爲三從大宮猪熊四條放火轉鬬而前所向摧靡遂至東寺北門駐轡杖弓呼曰天下大亂生靈塗炭雖由

兩帝之爭亦以吾二人與其苦衆寧單身決戰耳試受吾一矢乃射箭軼樓櫓中尊氏坐間柱没鏃矣尊氏將出戰上杉重能牽鎧袖止之曰義貞深入歸路斷絶故欲決戰耳何必輕出土岐賴遠望見五條大宮官軍曰敵將皆搢紳耳從後掩擊官軍敗還賴遠乘勝斷義貞軍後東寺賊亦叢鏑兩射義貞馳突而出與諸將相失比至三條賊復雲合圍之數重射中其顙血濺鎧腹衆皆被數創乃令衆馬首皆西意在必死俄而紅笠號兵八百餘苦戰潰圍入謂曰天下之事豈止於今日請速還擁義貞而去（射中巳下參取金勝院本）隆資棄男山還行在阿彌陀峯軍亦爲細川定禪所破諸路軍皆敗還賊復大振以利誘興福寺寺僧叛應之應官軍者僅備後櫻山備中那須備前兒島今木大富伊勢愛曾耳而其兵未至帝御延曆寺數月僧徒儲峙亦稍匱乏會賊將足利高經斷北國糧道小笠原貞宗屯野路篠原斷水路官軍大困（太平記）八月十五日尊氏擁立廢主弟豐仁親王是爲光明院仍用建武號（歷代皇紀公卿補任）時人爲之語曰君王多福未嘗一戰將軍賜之王位九月十七日僧祐覺帥僧徒五千餘航湖攻貞宗不利而退二十三日僧徒大擧再進攻貞宗兵聞之多逃僧徒易之急進又爲貞宗

所破（太平記）佐佐木高氏請尊氏曰近江素屬臣家而今賜之小笠原臣深愧之願再賜之臣臣略定境内斷行在糧道尊氏許之乃從若狹路入近江悉奪延曆寺食邑與部下逐僧徒親族（今川家本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南都本太平記）二十九日（日據金勝院本）脇屋義助帥舟師二千討高氏高氏邀擊於志那渡義助舟膠沙不進大敗而還自是行在粮餉益乏士卒多逃亡留者亦不能畜馬冬十月尊氏密遣使獻誓書曰臣遭讒獲罪欲披剝自明而義貞義助乘之謀報私怨臣不得已而爭一旦之命非敢背陛下也陛下幸鑒臣衷誠迴軫京師則公卿官爵臣不敢議朝廷

庶政、臣不敢預、帝遽許之、不告諸將、尊氏悅曰、人皆謂帝英主、何乃易欺如此、又遣使說誘諸將士、九日藤原實世遣人告義貞曰、和議既成、上將還京、子知之乎、義貞不信、堀口貞滿曰、嚮見江田大館侵晨往中堂、心甚怪之、請往覘伺、至則乘輿已駕、宮人奉神器矣、貞滿進攀轅泣曰、今日之舉、義貞未知、而儀衞已辨、陛下何爲擯棄義貞、而信大逆無道之尊氏、元弘之亂、義貞奉辭舉義、翦誅鯨鯢、以寧皇室、忠勳之大、曠古無儔、自尊氏叛、所在征戰、摧鋒陷陣、瀕死者數矣、宗族死者一百三十餘人、士卒八千餘人、戰如此其力、而賊如彼其熾者、

蓋聖德猶有所闕、而人心有所未服耳、非戰之罪也、陛下今日必欲棄新田族而西、則請召義貞等五十餘人、悉賜死駕前、然後發辭氣憤烈、聽者聳然、義貞義助帥三千人來謁、色慍而容肅、帝進義貞兄弟曰、尊氏背恩、謀危國家、而忠義如卿、出於同宗、朕深嘉之、海內屛翰、將卿是賴、然命屬屯難、兵勢沮屈、此朕之所以暫與彼講和以觀時變也、朕非不欲告卿、然一旦漏露、恐有他變、故欲臨發相報、而貞滿卒然來訴、未達朕意、然朕於其言、亦有所省、嚮遣河島維賴於越前、狥北國、氣比神宮城敦賀應之、卿速赴彼、鎭定北國、大擧入援、但朕在

京師、卿獲賊名、朕當使東宮同往、恢復之計、一以委卿、卿奉東宮、視之如朕、言畢潸然、將士莫不感泣、義貞夜潛拜日吉社、納一寶刀、祈曰、今日之役、臣願憑藉神威以滅凶徒、儻不幸殞斃、願使子孫克成臣志、十日帝還京師、內大臣藤原定房、大納言藤原宣房、參議藤原清忠、左馬助大館氏明、兵部少輔江田行義、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肥後守菊池武重、刑部大輔三條景繁、本間忠秀、僧祐覺等從焉、其餘不欲降尊氏者皆散去、尊澄法親王走遠江、式部卿懷良親王走吉野、中納言藤原隆資走紀伊、大納言藤原師基、中納言藤原光繼、左近

衞中將源定平走河內、前大納言源親房走伊勢、撿非違使名和義高走奈良、（師基、光繼、親房、義高、據金勝院本、）尊氏遣直義迎帝、幽之華山院、獨縱景繁近侍、奪公卿以下官職、捕忠秀殺之、分拘諸將士、將士皆悔不從義貞、義貞帥兵七千餘、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赴北國、權中納言藤原實世、左近衞中將藤原行房及義顯義助義治貞滿等從焉、十一日皇太子至近江鹽津、聞足利高經斷路、更道木目嶺、會風雪裂膚、衆皆露宿、攢弓箭爇之、人馬凍死無算、土居通繩得能通言以三百人殿、迷失道、俄而遇敵、衆凍不能戰、植刀於地、伏之而死、千葉貞胤亦失

道至敵營、窘迫、將自殺、高經使人招誘、乃以五百餘人降、十三日皇太子至越前敦賀、氣比神官氣比氏治奉迎入金崎城、十四日義貞遣義顯於越後、義助於杣山、聚諸國兵、杣山城將瓜生保與二弟重、照、迎二將於鯖並驛、獻酒肴軍糧、二將賞以鐵甲、保還家獻衣二十襲、憫衆衣單薄、取絹數千、爲之製衣、會尊氏逼帝降討義貞詔、使高經誘保、保信之、閉城自固、保弟僧義鑑夜見二將曰、臣兄不智、墮敵計中、臣而爲士、豈敢坐視、恨爲僧耳、然兄異日果知見欺、必能歸順、公幸留一公子付臣、臣將奉之舉義、言畢泣下、義助感其義烈、以義治付

之、十五日義顯欲赴越後、士卒多逃、乃與義助還金崎、國人今莊淨慶已栅斷歸路、義助曰、嚮我軍有今莊久經者、得非其族人乎、誰能往問者、由良光氏諾而起、單騎、進曰、脇屋公以事還金崎、卿等未之知乎、何爲梗路、淨慶下馬曰、僕父固嘗屬公、而僕今屬足利、父子分離、不得已而拒公耳、願賜從騎一兩人以爲說、光氏還報、義助曰、士卒從我不離、情過父子、我寧代衆、不忍令衆代我、卿再往諭彼、猶不聽則與衆同死、光氏再往諭之、不聽、乃下馬曰、大將猶欲以身代衆、我固當爲大將死、拔刀將刳腹、淨慶感激遽止之曰、吾寧獲罪、不忍殺公

等、乃毀栅開道、二將大悅、賞以金裝刀曰、吾等縱死、同族若有興者、以此證卿忠、官軍益亡、在者僅十六人、路遇樵夫、問金崎狀、曰敵二三萬、圍之數十重、於是衆或欲走越後、或欲自殺、栗生顯友曰、吾輩疲羸、敵一見能辨、雖往越後必不達、然徒死於此、亦爲無策、請設計擾敵、或得入城、不得入而後死、未暮也、二將從之、乃解幞帶、繋之樹顛、爲疑幟、遲明從山中呼曰、援兵二萬餘來矣、武田五郎被創不能執刀、縛木刀於腕、先進、顯友挾巨挺繼之、直擣敵陣、敵驚亂、城兵八百乘勢出盪、敵解圍潰去、近地無復敵營、二十日義貞奉皇太子泛海觀

雪、奏萬壽樂、義貞吹笛、有魚跳入舟、藤原實世曰、此周武克殷之祥也、割以祭天、太子受胙、衆盡歡而罷、尊氏聞金崎兵潰大怒、令足利高經、仁木賴章、高師泰、今川賴貞、小笠原貞宗等大舉攻之、金崎三面枕海、一面據山、敵塡溢水陸、晝夜苦攻、城兵投鉅石禦之、殺傷無算、貞宗帥精兵八百從山麓登、顯友揮巨挺而出、一擊踣數十人、敵敗走、賴貞以百餘船進、毀栅而登、城兵又擊走之、是後敵不敢逼、對壘相持、瓜生保在高經軍、義鑑留守杣山、潛謀奉義治起兵、保聞之將逃還、求同志者、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與保聯營、一日二人諭諸家旗

號及新田足利、泰藤曰、三鱗變爲兩畫、幷兩畫者必中黑也、保聞之、知其歸心義貞、屢饋酒茶、日夕往來、乃告以計、二人許諾、師泰方設關數處以遏逃兵、保給師泰曰、請遣卒百五十人取薪於杣山、師泰給符、保削符改書三百人、遂與泰藤政貞俱還杣山、義鑑等大悅、十一月八日、會於鮑和社、揭中黑旗、聚兵、散卒稍來會、得一千餘人、分其半塞北國道、築壘於燧城址東南、貯糧七千餘斛、師泰聞之曰、彼若與劒白山僧徒合、不易攻也、二十三日令兵六千餘攻之、保火遠近民家、留湯尾一驛、敵乘橇冒雪、夜至湯尾宿民家、保潛兵掩襲、敵棄橇

而逃、陷沒深雪、殺獲甚衆、高經懼國人應杣山、引軍而還、保諜知之、二十九日帥衆三千攻高經於新善光寺城、戰一晝夜、遂拔之、斬級三百、高經遁逃、（太平記）是月尊氏請帝傳神器於新主、帝授以新器、（皇年代略記）新主以成良親王爲太子、（神皇正統記）左近衞少將源顯信起兵伊勢、遣間使密奏、（保暦間記）顯信親房子也、（尊卑分脈）十二月三條景繁因勾當内侍奏曰、金崎之戰、義貞屢捷、加賀劒白山僧徒應之、拔那多城、從駕諸臣則菊池武重等還國起兵、與論謂天下再歸陛下、陛下宜潛幸吉野十津川、詔諸國勤王、賞奬義貞、震耀皇威也、二十一日夜帝奉神

器、作婦人裝、踰頽垣出、景繁扶帝御馬、擔神器徒步、（太平記、日據元弘日記裏書）夜闇不能進、帝望路旁隱然如有祠宇、顧問之、侍從忠房對曰、稻荷祠也、帝作和歌禱之、忽有赤氣起祠上、照路如晝、乃得進、（吉野拾遺）京師聞帝不在、大驚、尊氏將士皆集、尊氏曰、帝在京師、警衞實煩卿等、然遷之邊裔、亦所不敢、今帝自出、大好、就其所在、徐爲之計耳、（梅松論）帝將赴高野山、遣使諭僧徒、（帝賜高野山書）僧徒黨尊氏、不敢奉詔、（尊氏寄高野山書）乃遣景繁諭吉野僧徒、吉水院僧宗信會衆曰、天武嘗匿此地、不可謂無故事、帝有赤氣之祥、不可謂非神助、請速奉迎、乃遣僧徒三百餘奉

迎、於是楠正行、和田次郎、眞木定觀、三輪西阿等皆來迎、奉帝幸吉野、初楠正成之死、尊氏送其首於河内、正行見而嗚咽、執菊作刀、將自刃、母止之曰、汝父留汝、非欲使汝殉父、又非欲使汝薦冥福、遺言在耳、何遽忘之、正行號哭而止、是後嬉戲搏他兒曰、吾斬賊矣、策竹馬曰、吾逐賊矣、及迎帝、帝深恃賴、近畿之兵稍集吉野、（太平記）吉野往古天子離宮之地也、（日據本紀）帝尋造行宮於吉野、（神皇正統記）尊氏幽成良親王、懼僧祐覺應帝、捕而殺之、帝遣渡里忠景賜綸旨於義貞、令以北國兵復京師、時金崎受圍、內外斷絕、一日望見一人泅海向城、至則忠

景也、於髻中出綸旨、城中始知帝幸吉野、人人奮躍、而救援不至、糧食稍乏、瓜生保等既破高經、兵威日震、遠近來降、爭獻酒饌、犒飲連日、義治獨愴然不樂、義鑑進曰、郎君何爲不樂、義治曰、金崎危急、吾一家苦戰飲血、吾獨飲酒、何心能樂、義鑑曰、僕固將往援、奈風雪何、待天稍霽、遂發、掩淚而起、泰藤等聞之、奮曰、將門有將、果不虛矣、（太平記）

二年（光明院建武四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一日、瓜生保義鑑及弟源琳重照、以里見時成爲將、帥兵五千餘援金崎、高師泰令今川賴貞據山逆拒、宇都宮泰藤仰攻

走之、嶺上敵俯視兩射、泰藤引退、保等繼進、累破敵三隊、師泰兵奄至、保等退赴泰藤軍、時成獨以部兵馳突、敵識而圍之、保義鑑顧曰、吾等不死、何以脫衆、旋轡馳救、源琳等亦赴之、義鑑叱曰、兄弟皆死、奈郎君何、吾平日戒汝、正爲今日、言未畢、突圍而入、與時成同死、官軍皆潰、源琳重照以餘兵脫還、擧城號哭、保母神色自若、進謂義治曰、兒曹一敗喪將、令其皆生還、何顏見郎君、幸而兒殉里見公、三兒爲郎君生還、此妾所以破涕爲喜也、兒曹爲天子起兵、即闔門戰沒、又何悲焉、乃攬涕勸酒、一座奮然、保等既死、金崎無復外援、數日糧盡、捕魚採藻、義貞義助殺愛馬食衆、衆勸義貞赴杣山、聚援兵、義貞從之、二月五日、（二月據天正本）與義助實世等夜潛出城、以河島維賴爲鄉導、至杣山、源琳等大悅、聚兵會雪消道通、敵益集於金崎、而杣山兵僅五百餘、鎧馬不備、遷延二旬、金崎馬盡、城中不食數日、敵偵知之、謂師泰曰、城中不復浴馬、是必殺以充食耳、不攻何待、師泰曰、善、三月六日、悉衆薄城、城兵餓羸、不能戰、外壘遂陷、由良具滋長濱顯寬謂義顯曰、事不可爲、公先使東宮出避、然後引決、臣等當爲公戰、乃出割僵尸啖之、帥二十餘人拒戰、義顯命氣比齊晴脫皇太子、齊晴氏治子、以

多力聞、乃挐舟載太子、倉卒無櫓、揖泅而牽之、至蕪木浦、敵不之覺、杣山亦不甚遠、而齊晴欲殉父、託太子於土人曰、此異日爲日本國主者也、汝幸送之杣山、復泅而還、未至、義顯白尊良親王曰、臣武人固當死、殿下則否、敵縱至、孰敢加害、親王笑曰、上以卿爲吾股肱、安有股肱亡而元首獨全者乎、但不知自刃之法如何、義顯流涕曰、當如此、乃刳腹拔刀而死、親王取其刀、流血滿欛、滑不可握、捲以衣袖、遂自刃、藤原行房里見時義武田五郎氣比氏治大田賢覺皆殉之、城兵在側者悉相刺而死、齊晴至則積尸相枕、即求父屍、自頸於其旁、河

野通治戰於後門、被重創、與左右三十二人俱自殺、具滋顯寬戰於前門、渇甚、掬創血飲之、安間六郎來告曰、大將自殺、不死何爲、二人曰、等死則刺敵將而死、乃冒師泰陣而死、土岐賴勝・粟生顯友・矢島七郎坐石上將自刃、船田經政謂之曰、主將在杣山、吾等宜全身竭忠、奈何死以資敵、乃去匿海岸窟中獲免、城兵八百餘、（八百）（據諸異本）降者十二人、脫者僅四人而已、七日皇太子猶在蕪木、土人叛報敵、追騎馳至、遂被執、敵不知義貞兄弟在杣山、以爲戰死、問尸處於太子、太子懼敵急攻杣山、紿曰、兵士火其尸、敵信之、以爲杣山兵不足憂、乃送太

子於京師、尊氏幽之、於是諸國多降尊氏、尊氏獨患延曆寺、欲遂滅之、僧玄慧曰、窮鳥入懷、人猶憫之、況天子來投、孰不擁護、將軍何爲惡之、尊氏乃止、義貞聞金崎陷悲憤潸㴞、檄諸國、招集官軍、夏大館氏明從京師逃伊豫、與土居得能族起兵、江田行義逃丹波、與荻野朝忠等起兵、守高山寺城、（據朝忠天正本）金谷經氏起兵播磨、城丹生山、塞山陰道、遠江井伊介奉尊澄法親王起兵、守井伊城、宇都宮公綱帥衆五百餘朝行在、北條時行密遣使行在、奏曰、臣父高時以違敕伏誅、臣豈敢怨上、獨足利尊氏受臣家厚恩、既背臣家、又叛陛下、大逆無道、

天下所惡、臣願獲討之、以自贖、帝特詔許之、諸國官軍復振、先是金崎敗問至陸奧、國人皆叛、源顯家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太平記）會帝遣使顯家曰、朕嚮迴駕京師、而尊氏直義敢逞奸詐、負約違禮、朕深惡焉、今移蹕吉野、徵兵諸國、卿其帥官軍入援、東國若有不應者、速誅滅之、恢復之計、唯卿是賴、親房見在伊勢度已報卿、卿以朕意諭宗廣等、勵以忠義、顯家以敕示宗廣等、衆咸奮激、（結城文書）國人聞之、多應顯家、（太平記）左近衛將監楠正家從常陸會之、（今川記）秋八月十九日、顯家帥兵十餘萬發白川、進至下野、敵數萬扼利根河、河水方漲、齋藤實

永謂顯家曰、兩陣夾水、先濟者克、顯家曰、善、部井十郎、高木三郎先濟、呼曰、異日爭功者、問之河伯、實永怒、乃與其弟從上流濟、人馬皆沒、官軍遂濟、敵乘筏逆擊、筏壞皆溺、後軍潰走鎌倉、顯家乘勝入武藏府、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來會、芳賀禪可獨不欲屬顯家、擁公綱子加賀壽丸、據宇都宮城、顯家遣兵攻之、三日而降、北條時行起兵伊豆應顯家、以五千餘人陣足柄箱根、顯家威震東國、而北國亦稍應義貞、衆至三千餘、尊氏聞之大驚、遣足利高經帥北國兵六千餘攻之、高經以杣山險要不敢逼、對壘數月、畑時能誘加賀人上木家光

等降之、城細呂木、攻大聖寺城、拔之、平泉寺僧徒城三峯應義貞、遣使請紼帥、義貞乃遣義助、加賀人數地上木、山岸等奉細屋秀國入越前、築三壘薄府城、高經亦分兵築三十餘壘、備之、連戰不決、義貞庶子德壽丸起兵上野、應顯家、進屯入間川、欲先顯家攻鎌倉、鎌倉將士大懼、將走安房上總、足利義詮奮曰、我東國管領也、奈何不戰而逃、一戰不捷則走房總、待官軍西上而夾擊耳、衆從之、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顯家督諸將分道攻鎌倉、斬敵將足利家長、家長高經子也、（高經子據尊卑分脈）敵悉潰、義詮遯走、顯家進入鎌倉、東國望風降附、（太平記）

三年（光明院曆應元年）春正月八日、源顯家奉義良親王大擧西上、至尾張、熱田大宮司尾張昌能會之、堀口貞滿從美濃來會、會鎌倉敗軍亦聚、上杉憲顯、桃井直常等遂追躡顯家、東國又叛應之、諸國守護皆會於途、至美濃土岐賴遠會之、衆議曰、將軍必將徹宇治勢多橋待官軍、官軍必逗撓經日、我乘其弊夾擊、賴遠曰、敵過我前而不發一矢、何弊之待、吾當獨進、直常曰、是吾意也、乃進顯家先鋒已至垂井赤坂、聞敵追尾、乃回軍陣美濃尾張境、敵至青野原、分兵爲五遞進、官軍四戰皆捷、最後顯家與弟顯信進擊直常賴遠、斬級三百餘、敵收餘兵冒顯信陣、官軍擊殲之、直常賴遠被創脫走、敗問至京師、尊氏大駭、將士或欲撤宇治勢多橋、或欲走西國、高師泰曰、撤橋而戰者、古今皆敗、由攻者奮揚於外、守者迫蹙於內也、不如邀擊、尊氏乃遣師泰等帥兵一萬餘禦之、二月六日、至黑地川、背水而陣、官軍夾藤川相持、（太平記）適賴遠聚敗卒斷官軍後、顯家前後受敵、乃轉道伊勢、十四日師泰追及於雲津川、官軍擊走之、（難太平記）（日據三刀屋文書）進至奈良、將赴行在、問計將士、結城宗廣進曰、我轉戰破敵、已開西路、獨青野之敵不能攘、黑地之水不能濟、去詣行宮、勇名安在、請直指京師、決死一戰、

顯家從之、尊氏聞之益懼、欲發兵、人人畏避、高師直曰、彼去國遠鬭、其鋒已挫、一猛將足以辦之、請委之桃井、直常受命卽發、顯家陣般若坂拒之、官軍雖衆已疲、顯家竟不利、（太平記）走河內、義良親王詣行在、（元弘日記裏書）初顯家赴伊勢、議者惜其不赴北國與義貞合、義貞方與足利高經相持、義助以積雪稍盡、欲增築壘壁、以斷敵援路、自帥百餘騎觀地勢、敵偵知掩擊、義助突戰破之、敵渡水逃、衆欲逐北、義助曰、偏師破敵、幸也、進而遇隘、反爲所乘、不如縱火報諸軍、火已擧、諸壘皆赴援、宇都宮泰藤自鯖並藤原行實自飽和、瓜生重自沙法寺、河島

維頼自三峯、義貞自杣山、高經聞之、帥兵而出、兩陣夾水相持、會雪水漲溢、船田經政部下葛新左衛門先濟、衆繼之、兩軍血戰、戰酣、三峯官軍繞出敵背、縱火府中、高經引卻、官軍急追之、高經不能入府、逃還足羽、官軍遂拔府城、國中七十餘壘不戰而潰、三月（據元弘日記裏書）顯家收餘兵入和泉、遣顯信守男山、軍聲復震、京師繹騷、尊氏欲發兵、將士怒直常有功無賞、不之應、師直乃帥族人而發、衆不得已從之、遂圍男山、官軍力拒、屢捷、直常在京師、聞之、乃發孤軍來薄、戰一晝夜、積尸成丘、時人呼曰桃井塚、夏四月、尊氏直義聞義貞破走高經、大

怒曰、不圖東宮紿我乃爾、今不加害、必貽後患、乃使粟飯原氏光獻酖、紿曰、直義恐太子生病、使臣獻藥、太子方與成良親王同室幽閉、親王怒曰、彼既幽我、何憂我病、是欲酖我也、將投之地、太子止之曰、彼欲殺我、我飲藥亦死、不飲亦死、寧死於酖、與飲之而薨、太子時年十五、（年據元弘元年八歳文）時人聞之曰、往年害大塔宮、今春又害尊良、今又酖一太子一親王、直義必亡矣、五月、延曆寺僧徒應義貞、義貞欲拔足羽、然後復京師、二日、帥衆六千餘屯國府、遣諸將攻足羽、藤原行實船田經政皆不利而退、細屋秀國急攻勝虎城、敵援兵俄至、秀國敗還、

議者惜其侮敵喪軍、顯信與師直相持於男山、顯家出屯天王寺、師直聞之曰、和泉河內敵國也、北畠氏亦勍敵也、今不及其兵寡急攻之、和田楠必應矣、二十二日留兵圍男山、自攻天王寺、顯家拒戰不利、逃赴吉野、敵追及於安部野、顯家以二十餘騎突圍中、流矢而死、（太平記）時年二十一、（公卿補任）名和義高村上義重皆戰死、（伯耆卷）帝聞而悼惜焉、（太平記）二十八日、遣左近衛少將源持定源家房等援男山、六月、男山官軍屢與敵戰破之、（元弘日記裏書）彈正少弼大井田氏經等起兵越後、進入越中、普門利清出拒、破之而進、入加賀、遇富樫高家、又破之、遂至

越前、與義貞合、義貞兵威益振、乃大治攻具、命國中運草、將塡塹攻足羽、意在必取、會帝手詔義貞曰、男山受圍、糧援斷絕、聞卿來援、猶能死守、卿若遷延、陷在旦夕、天下安危、係此一舉、卿速發、義貞拜曰、源平二家、未聞賜手詔者、臣敢不效死、乃欲發兵、兒島高德適在軍中、進曰、往年車駕御延曆寺、諸軍非不力、但敵距塞北國、糧運不繼、所以敗也、公今出兵、宜留兵北國、以通糧運、然後進陣山門、根蔕固而形勢張、男山可救、京師可復也、然僧徒見我兵寡、安保不叛、請先移牒諭之、義貞曰、善、高德卽草之、揮筆立成、牒至延曆寺、僧徒大悅、答書

促義貞、義貞欲速發、懼高經乘虛斷北陸、遣義助帥兵二萬餘先發、尊氏聞之、急召還師直、師直懼顯信追躡、秋七月六日、（月日據石清水回祿記）夜潛遣死士乘風雨火石清水宮、官軍驚亂、敵毀柵急進、松山九郎多力而怯、股戰不能禦、高木十郎按刀叱曰、事急矣、卿今不戰、武力何爲、吾當殺卿、松山乃起投鉅石、十餘敵摧壓而墜死者山積、義助至敦賀、聞男山火、疑其陷、不進、而男山資糧蕩盡、不復能守、十一日、（日據元弘日記裏書）顯信棄城走河內、義助聞之、旋師、新田德壽丸從男山至行在、帝見而器之曰、卿必能與其家、賜名義興、授左兵衞佐、義貞義助帥

三萬餘人陣河合莊、圖取足羽、高經兵不滿三百、走路皆斷、乃設阱浚塹、築七寨相應援、激水淤田以沒馬足、平泉寺僧徒請高經曰、藤島一莊、我常與延曆寺爭之、君若授之我、我請使少者戰、老者祈捷、高經許之、於是僧兵五百餘據藤島應高經、義貞夜夢身化爲巨蛇臥地、高經驚走、及覺語將士、皆曰、龍能騰躍風雲、是吉夢也、一人竊語曰、龍陽物也、今失時而見、不祥、閏月二日、義貞帥諸軍攻足羽、途渡足羽川中流、旗仆、衆始危懼、進至燈明寺、分兵攻七寨、令曰、前者戰、後者築壘、壘成然後徐取之、藤島兵擾動、官軍乘勢急攻、踰塹攀界、不

復築壘、僧徒苦戰、日將暮、官軍幾卻、義貞望見危之、變裝易騎、以五十餘騎赴援、路遇高經援兵三百、敵蔽盾雨射、義貞兵無一楯、爭以身障蔽義貞、義貞將進、中野宗昌目之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義貞曰、失士獨免、非吾意也、揮鞭突進、將踰塹、馬中矢僵、義貞墜深淖中、將起、飛矢中額、乃自頸而死、年三十八、（年據清和源氏系圖）宗昌等下馬自殺、從兵皆殲、適陰霧四塞、官軍不知義貞死、望見數騎還河合、以爲義貞、皆棄營引還、敵獲義貞首級、未知其爲何人、高經熟視曰、何酷肖新田氏、果然則左眉上必有箭痕、乃洗血視之、果然、驗其尸得錦囊、

啓視則帝手詔也、雙刀亦皆源氏寶器、始知爲義貞、義助還石丸城、知義貞定死、謂衆曰、吾必死於家兄死所、衆情離駭、欲火城者三、逃亡相屬、在者不滿二千、乃留河島維賴守三峯、瓜生重守杣山、畑時能守湊、自帥七百餘人還府城、敵傳義貞首於京師、見者悲泣、有一婦人號慟不去、駭動路人、乃義貞妻藤原氏也、藤原氏行房女弟、入宮充掌侍、爲勾當、義貞嘗窺見悅之、帝聞之一日讌義貞、賜以藤原氏、繇此行房及子行實皆從軍北國、是夜藤原氏薙髮匿嵯峨、終身、顯家義貞既死、諸國官軍日衰、尊氏無所復懼、弁髦新主、陵轢搢紳、傲然

曰、天下既爲武家有、何以公家爲、將士驁橫、無所不至、雖上皇新主供邑、亦皆掠奪不畏、路遇搢紳、輒彈指罵詈、由此公卿華族皆媚附武人、至學坂東言語、太平記是冬新主建元曆應、諸國各殊年號、自古未有也、神皇正統記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諸國勤王

後醍醐天皇延元三年（光明院曆應元年）夏五月、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戰沒、帝聞之駭惋、秋七月左近衞少將源顯信棄男山、走河內、官軍益不振、左近衞中將新田義貞方在越前、威震北國、帝日望其入援、而未至、閏月義貞亦戰沒、帝大驚、公卿失色、前上野介結城宗廣入奏曰、顯家投袂萬里、入援京師者再矣、由奥羽服而鄰敵懼也、臣以天下之地圖按之、陸奥五十四郡、殆居海內之半、其兵可得四五十萬、請及國人未離、速遣一皇子往鎮、褒奬忠義、殲戮凶黨、境內孰敢抗者、宗廣雖老、猶能掃境西上、再復京師也、帝壯之、（太平記）以顯信爲左近衞中將、兼鎮守府將軍陸奥守、奉義良親王赴任、令東國官軍咸受其節制、潜約以親王爲儲貳、前大納言源親房輔之、（神皇正統記）敕左兵衞佐新田義興北條時行曰、汝速還武藏相模、略定東八國、夾輔親王、以陸路方梗、將航海、（太平記）親王帥諸軍至伊勢、拜辭大神宮、（神皇正統記、吉野拾遺）九月帥兵船五百餘發伊勢、（太平記）宗良懷良二親王從焉、（參取元弘日記裏書、李花集）十一日至伊豆崎、風濤暴駭、衆艦

四散、（元弘日記裏書）義良親王船殆覆、船上有光如日、俄而風變、（太平記）漂至伊勢篠島、顯信從焉、（參取新葉和歌集、元弘日記裏書）衆驚曰、安知非神意、請還行在、親王從之、（太平記）懷良親王漂至南海道、（元弘日記裏書）宗良親王及時行漂至遠江、今川範氏出拒、親王擊破之、入井伊城、義興漂至武藏石濱、（金勝院本太平記）乃匿上野、（太平記）親房漂至常陸內海、狥近地、（神皇正統記）阿波崎神宮寺二城應之、（烟田文書）宗廣漂至安濃津、將待風定而發、適嬰病危篤、僧謂之曰、君有所遺言、吾傳之郎君、宗廣笑曰、我齡七旬、死不足惜、但凶徒未滅、是吾遺恨、爲告吾兒曰、汝欲慰我、勿施僧誦經、速斬賊頭懸吾墓、乃拔刀噤齘而卒、衆感其義烈、馳使陸奥告子親朝、（太平記）是月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鎮撫筑紫、（阿蘇社文書）

四年（光明院曆應二年）春三月、源顯信奉義良親王還行宮、（神皇正統記）右衞門佐脇屋義助與足利高經相持於越前、壁壘交錯、攻戰不解、畑時能守湊城、北國敵環攻不克、威震境外、義助移牒諸將進討、秋七月三日、時能帥衆三百餘攻河合河口十二壘、拔之、男女八百餘、屠戮無噍類矣、五日由良光氏拔六壘、七日（日據西源院本）堀口氏政拔十一壘、降者千餘人、義助自帥瓜生重、河島維頼等兵

三千餘發國府、分兵攻織田田中十七壘、三晝夜而拔之、擒七將、斬五百餘級、進陣河合、十六日督諸軍薄足羽、河合種經降、時能、時能帥其衆夜登山臨城、終夜發喊且射、上木家光降在敵中、謂高經曰、君欲城守、無乃狃往年之勝與、往年敵未諳地勢、故陷沒淤田、顛墮溝塹、而新田氏遂殞於一箭、今我兵多降敵、敵皆熟知形勢、而時能鷙猛冠海内、誰能當其鋒者、況此城孤窮無援、君徒死於此無爲也、請走加賀待援兵、高經乃火城而逃、北國官軍大振、八月帝不豫、（太平記）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新葉和歌集）十五日讓位於皇太子、明日崩於吉野

行宮、年五十二、（神皇正統記）先是帝追念諸將死節者、贈楠正成正三位左近衞中將、（攝津廣巖寺正成靈牌）源顯家從一位右大臣、（高野金剛峯寺所藏親房願文）臨崩遺詔曰、朕之所望、唯在滅賊、太子卽位、褒顯義貞義助子孫、隨才任用、以圖恢復、尚背吾言、君爲不君、臣爲不臣、按劍而崩、（太平記）天子崩於行宮者、仲哀以後未之有也、（神皇正統記）衆情離沮、多欲逃亡、僧宗信入朝勵衆曰、公等面受遺詔、奈何沮喪至此、夫周文沒而有武王、漢高殂而有文帝、吾國獨不及乎、方今勳舊仗義者多、而海内忠義之士、上野則新田義興、武藏則新田義宗、越前則脇屋義助父子、其族江

田大館里見烏山、田中羽河山名桃井額田一井金谷堤青龍寺小守澤諸氏、分布諸國者、四百餘人、而筑紫則菊池、松浦、草野、山鹿、土肥、赤星、南海則土居得能江田、羽床、淡路則阿間志知安藝則有井、石見則三角、合出雲伯耆則名和、備後則櫻山、備前則今木大富和田、兒島、播磨則吉川、河内則和田楠橋本福塚、大和則三輪西阿眞木寶珠丸、紀伊則湯淺山本井遠加藤、遠江則井伊介、美濃則根尾、尾張則熱田大宮司、越前則小國池風間禰津太田山徒則圓宗院、皆效力王室、終始如一、行宮則宗信雖駑、亦能護衞、公等何憂、請速奉東

宮卽位、須遺詔於諸國也、公卿皆然之、會楠正行和田正遠帥衆二千餘入衞、衆心賴安、皇太子立、是爲後村上天皇、帝特敕脇屋義助曰、先帝遺敕眷卿殊渥、軍國之事、便宜施行、先決後奏、一如義貞故事、（太平記）義助使畑時能城鷹巢、（吉野拾遺）尊氏聞義助拔足羽大鸛、遣高師泰、土岐賴遠等大擧攻之、義助禦戰不利、走美濃保根尾、敵又攻杣山陷之、於是北國官軍、惟有鷹巢一城、賴遠轉攻根尾、根尾亦陷、義助帥親兵七十三人走尾張依熱田大宮司、冬十月三日、帝卽位於吉野行宮、時年十二、（年據元弘日記裏書）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

資並掌機務、時軍國多故、行宮湫隘、諸儀不行、唯拜神器而止、猶遣使奉幣大神宮、帝尋以皇姪陸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陸良護良親王子、幼有氣槩、（太平記、陸良名據細細要記、）後醍醐帝嘗子養之、册爲親王、（阿蘇社文書）蓋悼護良之冤也、勝屋義助間行至行在、帝召見曰、卿北征累歲、忠勳無比、今日相見、如魚得水、言畢泣下、詔加爵一級、從兵皆有賞、藤原實世曰、義助一敗而失越前、再敗而棄美濃、窘蹙來投、何以賞爲、今遽受賞、何以異於治承之賞維盛哉、藤原隆資曰、義助之敗、豈其罪哉、古之命將、推轂授鉞、委任至重、故事決於外、不從中擾、然後士卒

用命、所向必克、今北國之役、兵士擅來訴、則不問而決、北國之地、朝士濫請之、亦不問而授、將權輕而士心驕、此義助之所以敗、而天意昭鑒前失、此其所以慰勉義助也、君獨不聞秦穆之禮孟明視乎、何乃比之維盛、實世默然、十二月、宣遺詔於諸國勤王、（太平記）

後村上天皇興國元年（光明院曆應三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初杣山之陷、一井氏政走平泉寺、誘僧徒謀起兵、僧徒不應、（太平記）乃帥壯士十餘騎、白晝經敵壘、入鷹巢、（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太平記）足利尊氏聞之曰、時能驍銳、助以氏政、不易制也、令足利高經高師春大舉圍之、築三十餘壘、時能甥曰快舜、奴曰爲頼、皆驍健善戰、畜一狗、名犬獅子、時能每夜襲敵壘、使狗先入、敵有備則吠而出、無備則搖尾迎、時能、時能乃踰陴掩襲、所向輒克、敵咸縮氣、竊遺酒食曰、幸勿襲我、敵流言上木家光輸款時能、送軍糧數百石、家光憤恚、二月二十七日、帥族人攻城、敵望見曰、上木先驅、得非敵有釁邪、勿使彼專功、乃皆進冒險而登、爲頼衆高下鉅石、所觸摧碎、時能從後奮擊、敵皆敗走、入壘不敢出、三月、伊豫官軍遣使請紓帥、廷議將遣義助、慮道路梗澀、不果、會備前人飽浦信胤馳使奏、臣起兵小豆島、一戰挫敵、以斷京師漕路、請速遣大

將來援、公卿悅曰、南路始開、是天助也、乃令義助赴伊豫、督西南諸軍、夏四月、發行在、從兵不滿五百、兒島高德、篠塚伊賀守等從焉、熊野別當湛譽湯淺定佛等競獻資糧鎧仗、具三百餘船送之、安間志知小笠原迎於淡路、信胤迎於小豆島、犒饋相屬、二十三日至伊豫、國司藤原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氏等皆奮躍、聲勢日振、國中敵壘望風而潰、山陽西海大震、五月五日、義助暴病卒、官軍祕不發喪、敵將細川頼春方在南海、諜知之、悅曰、時不可失也、發兵七千攻土肥三郎於河江城、土居得能等以金谷經氏爲

將帥五百餘船往援、會山陽敵船千餘艘奄至、遇於海上、氏明驍將岡部出羽飛舸深入、躍登敵船、相搏投海、敵皆巨艦、下瞰注射、官軍以小舟旋繞苦戰、適風起、官軍漂而西、敵船悉達伊豫、至夜風息、官軍欲回舟、經氏曰、吾等既喪脇屋公、有一死耳、何必還國、請乘夜直襲備後、萬一中國降附、則西國可取也、遂襲鞆城拔之、以大可島爲牙城、乞援信胤、未至、鄰國敵奄至、經氏拒戰十餘日、會賴春陷河江、轉攻氏明於世田城、土居得能聞之曰、死則死於我國、乃棄城還伊豫、集散兵得二千餘人、聞敵甚衆曰、羸弱在軍、取敗之道也、我必以精騎

馳突、與賴春決、乃簡壯士三百、皆書曼多羅爲號、擇凶日而發、至千町原、賴春以衆七千餘逆拒、望見官軍曰、官軍雖寡、必不至此、此其意在必死、乃分兵爲三、自居第一隊、官軍馳突所向披靡、進至第三隊、以爲賴春在焉、相搏交刺、殺傷七百餘、官軍亦殲、唯經氏及河野通鄉得能彈正、日吉大藏、杉原與一、富田六郎、高市與三、土居備中守、淺海六郎等十七人未死、相謂曰、不獲敵將、死亦何益、乃旋轡潰圍、走備後、（太平記）東國敵攻源親房、陷阿波崎神宮寺二城、（畑田文書）親房走依小田治久於小田城、（結城文書）尊氏懼東國應親房、遣高師冬於常陸、師泰於遠江、（保暦間記）師泰攻井伊城陷之、宗良親王逃走、師冬陷常陸二城、親房遣近衛少將藤原實寬守下總駒城、二十七日師冬攻陷之、擒實寬、（鶴岡社務記）官軍死者僅三十餘人、（元弘日記裏書）親房卽夜攻復之、二十八日攻八丁目、垣本、鷲宮、壽光寺山四城拔之、二十九日拔飯沼寨、師冬夜火營而逃、（結城文書）是月鎭守府將軍源顯信赴任、（元弘日記裏書）關宗祐守關城、伊達行朝守伊佐城、正員守下妻城、法超守眞壁城、中郡西明寺二城亦皆固守、（關城書）東國官軍大振、（神皇正統記）秋八月宗良親王收散兵、攻井伊城復之、二十四日師泰攻陷之、（鶴岡社務記）親王走越後、

（李花集）細川賴春大擧圍世田城、城中精兵皆從經氏戰死、守備不完、糧餉亦竭、九月三日、氏明帥左右十六人開門出盪敵、退走、乃自殺、城兵縱火殉之、獨篠塚提巨挺突出、呼曰、汝不聞新田公部下有猛將篠塚伊賀守乎、我卽是也、何不殺我求賞、敵皆驚靡、篠塚徐去、尾騎數百不敢近、篠塚夜至今張浦、望見敵船、游泳數町、躍登舟、舟子驚問、乃曰、我官軍篠塚也、汝速送我隱岐、直擧大鐵錨、植鉅檣而寢、鼾息如雷、舟子大怖、送之隱岐、南海官軍衰矣、冬十月二十一日、畑時能欲以奇挫敵、留一井氏政於鷹巢、夜帥壯士十六人、登伊地山而陣、

二十二日足利高經聞之、以爲平泉寺應時能帥兵急攻、時能緋甲驪馬、提眉尖刀、呼曰、畑將軍來矣、高經馬在、乃縱横奔突、高經督衆圍之、時能馳擊如飛、敵皆散走、乃還營、亡兵五騎、餘皆被重創、快舜尋死、時能中矢、鏃不出、數日而死、北國官軍殲矣、太平記 是歲菊池武光迎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入肥後、西海官軍稍振、菊池武朝申狀 武光武重弟也、菊池系圖

二年光明院暦應四年 夏閏四月、僧西阿起兵大和、據三輪城、六日敵攻陷之、十三日西阿又起兵、又爲敵所破、二十三日西阿又據三輪、敵又攻陷之、六月越後人奉宗良

親王起兵、七日上杉某攻陷其城、鶴岡社務記 親王走越中、李花集 高師冬攻源親房及近衛少將源顯時於小田、築壘城後山上、親房出兵攻之、苦戰終日、多所殺傷、師冬棄壘而退、親房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背父遺命、不敢出兵、結城文書 是夏親房迎征夷大將軍陸良親王於京師、阿蘇社文書 親王母親房妹也、太平記 時中興諸名臣皆沒、親房以耆宿獨存、奮然以恢復自任、常謂東國一陷、天下之事不可爲矣、結城文書 屢通使西海將士、欲東西相應以張聲勢、阿蘇社文書 而東國官軍稍衰、佐倉剮馬二壘皆陷、冬十一月十日、小田治久叛降師冬、親房走關城、結城文書 顯時奉陸良親王走下妻城、關城書 十八日師冬兵陷志筑城、税所文書 師冬帥治久等陣關下妻之間、斷二城援路、將登下妻城南長峯、顯時擊走之、敵遂合長圍、親房屢乞援親朝、親朝狐疑不決、城中大困、師冬遣僧圓琳議和、親房逐之、結城文書

三年光明院康永元年 春二月、源親房與結城親朝書曰、去年六月賊將師冬來攻小田城、中所恃唯足下援兵、故羽檄連發、足下亦知其急、許以出兵、城兵引領以待、而援兵不至者五月、治久遂叛、自吾入關城、土壞日慼、士卒日散、守戰數月、無一蜉蝣蟻子之援、而近地官軍僅有

六城、吾城中晝夜奔馳、志操確然者、唯宗祐一人、其佗反覆難信、而賊兵四合、水陸斷絶、白晝不得出行、闔城饑窘、賣馬鬻甲、縱欲固守、非炊骨易子不可、下妻則正員幼穉、輔臣爭權、浮言沸騰、私鬭將起、賴親王在城輔以顯時朝臣、衆有所畏而未發、中郡則守兵鮮少、糧食亦乏、眞壁則法起雖有志節、奈闔族攜離何、西明寺則道途阻遠、聲問不通、此五城危如燕巣幕、獨伊佐則行朝朝臣忠義不撓、城壘亦固、然而關下妻一旦不守、則彼亦何以能守、足下辭以兵寡、不爲無謂、然賊方屯兵國府、安知後軍不來、今日若不來援、則吾輩在枯魚之

肆足下何不出兵境上爲我聲援嚮贈一位在鎭閫尊氏叛擾袂而起不待兵聚日夜西馳遂建大功及再舉勤王國府不守方保靈山道路梗塞人人觀望乃崎嶇轉闘掃平海道直指京師而中道殞斃者天也非戰罪也一時同死者亦僅僅無幾不得不謂之不幸而忠孝之道卽無憾矣繇此觀之兵之發不發在志之至不至足下果能奮勵留守兵而發伊達以西豈無應者顧足下無意耳今日之急間不容髮而吾餘齡無幾特欲以一死報先皇耳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後信難期吾將盡言夫吾國天祖經始之地日神紹

領之州聖聖相承授受不忒時雖衰季誓約儼乎如新凡圖不軌者滅不旋踵古今皆然尊氏何爲者窮凶極惡自古未有而盜據中原已經七年何幸也古之大奸巨猾皆有絕人之才故雖終歸殄滅亦能暫保首領彼尊氏者非有治國之才貽謀之美而家僕師直憑藉虎威陵轢世家舉族驕蹇不減高時昔者平將門六年而滅安倍貞任十二年而平則彼之伏誅天將有待而發也所謂世家者本皆王臣保平以降屬源平二家子孫遂爲陪臣不復仕皇家承久已後又降屬陪臣北條有志之士閱其家譜豈不心愧然彼泰時等尊奬皇室愛

恤將士累世相繼威震天下雖有世家無奈之何已今則不然遭逢聖代旣復舊邑親承綸言此誠千載一時何所狐疑顧乃軀命是惜土地是貪推戴尊氏役屬師直頑鈍無愧文武掃地矣復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哉足下曩祖秀鄕朝臣夙建勳東國累世顯著非佗族之可比論其門閥豈在源平之下邪其所以束手受制者雖勢不得已是豈其所樂是以先人宗廣朝臣效力王室有死無貳親光朝臣亦奮身死節忠義之美超世罕儔蓋亦祖先之遺烈矣足下身爲嫡派乃不思所以繼承先志而遲疑觀望欲背皇室祖先之靈得無怒乎近

者游說之徒所在橫議或曰堅守城壁戢鋒伺釁愼勿好戰若尊氏得捷及時降附門戶可保或曰賊縱陷坂東諸城我據陸奧拒守足以延歲月待賊師旣熸一舉而滅之或曰興廢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如贈一位其志雖烈勳業不遂可以鑒焉倡此說者此地猶多況貴境乎親房親舊猶執此議以諷我況於疎交之士乎苟厭一時發兵之勞信小人姑息之說尤非知大義者也予家出自皇族久列朝紳累世所習唯朝儀國典至於邊陲之任鈐韜之略未嘗講究卽規畫失宜衆心不服吾非不自知也顧身是前朝遺老今上輔臣實受顧命

忝膺重寄、方今朝廷所恃、實在親房一身、親房所最懼
者、方諸城危懼、觀望成敗之時、一旦殞命、四方瓦解、不
可復救、陸奥將士縱欲仗義守節、賊四面齊進、將何以
禦之、三位中將出鎮三年、未能建功、將略旣短、輔相亦
劣、今日之勢、何以異於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哉、親
房而死、誰復以恢復自任者、足下決意附賊則已、不然
何不留意於吾言、吾言實爲天下、非爲一身也、吾若爲
一身、天必罰我、祖先必棄我、嗚呼翦除元凶、統一宇内、
豈非丈夫至願哉、爲國立功、責在足下、第功行賞、責在
親房、唯足下熟圖焉、（關城書）親朝竟不應、親房又遣僧宣

宗往、命顯信來救、且諭親朝發其子弟從之、親朝擁之
不遣、（結城文書）夏六月、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討島津貞久
於薩摩、（島津文書、阿蘇社文書、）破之谷山、敵多降附、（阿蘇社文書）貞久
退保千臺、（島津文書、阿蘇社文書、）親王進據谷山、分兵攻諸城拔
之、與貞久相持、（阿蘇社文書）秋九月十九日、仁木義長陷伊
勢一城、（鶴岡社務記）
四年（光明院康永二年）夏四月十三日、高師冬攻關城、源親房
擊破之、斬其將結城直朝、（結城系圖、結城文書、）師冬令士卒運草
塡壕、又募礦夫鑿地道、俄而土崩、夫皆壓死、敵又樹重
柵於城下、官軍出爭之、悉拔其柵、敵不敢近、城中糧竭、

伊達行朝輸糧救之、然不能繼、親朝遂叛降尊氏、（結城文書）
親房顯時奉陸良親王走還行在、關下妻二城陷、（結城文書）
（税所文書）東國官軍遂衰、唯侍從源顯國潜匿小田、（鶴岡社務記）
五年（光明院康永三年）春二月、高師冬旋師、三月四日、源顯國
起兵小田、拔馴馬城、宍戸四郎來攻、顯國敗走、七日顯
國攻下妻城拔之、斬下妻政所某、八日結城族夜襲下
妻陷之、顯國逃走、甥兵衞佐爲村被擒、九日顯國爲追
兵所殺、常陸悉陷、（鶴岡社務記）
六年（光明院貞和元年）先是兒島高德還自伊豫、匿於兒島、迎
脇屋義治於上野、謀起兵、是歲聞荻野朝忠有憾於尊

氏、遣使誘諭、朝忠應之、刻日起兵、尊氏聞之、遣山名時
氏圍朝忠於高山寺城、朝忠力竭而降、高德聞敵來攻、
潜與義治從海上入京師、移檄諸國聚兵、會者千餘人、
潜匿數處、欲夜襲尊氏直義、未發謀泄、敵急攻其在四
條者、官軍登屋注射、矢盡皆刳腹死、餘衆聞之散走、高
德與義治走美濃、（太平記）時宗良親王亦往來信濃越中
之間、信濃人香坂高宗傾心輔衞、（李花集）諸國官軍日衰、
近畿無復勤王之師、惟河内守楠正行招聚父遺衆、撫
恤其孤、謀成父志、（太平記）
正平二年（光明院貞和三年）楠正行起兵、屢出屯住吉天王寺、

縱火誘敵京師繹騷尊氏聞之曰使小敵深入恥也宜速驅滅（太平記）秋九月遣細川顯氏攻之顯氏進陣天王寺令衆曰聞正行將攻矢尾矢尾距金剛山七里吾偵其出兵斷其歸路破之必矣正行諜知之十七日乘曉縱火爲攻矢尾狀引還至譽田薮林而陣敵望烟疾馳至譽田駐軍以待俄而正行從軍後掩擊敵大駭潰走顯氏保天王寺（興本太平記）冬十一月尊氏令山名時氏援顯氏時氏進陣住吉正行聞之曰先破住吉則天王寺自潰矣二十六日分衆爲五火石津民家進至瓜生野時氏望見分兵正行曰彼分則我合合衆進擊殺傷相

當兩軍交綏時氏被七創敵頗沮和田賢秀乘之挾長刀突進阿閒了願提槍繼之兩騎左馳右突殺三十餘人敵圍之正行進救斬時氏弟兼義敵擁時氏退走欲與顯氏合正行追躡比至安部野敵後軍遮擊又破之天王寺敵驚曰勁敵在前大河在後橋一斷則全軍殲馬何不守橋遂爭橋逃走時氏至橋馬斃將剚腹安田彈正負之而逃溺死甚衆正行命援溺者療護數日與鎧馬還之敵感恩多降尊氏直義聞之大懼曰此非募兵之所能辦也令高師直師泰帥衆六萬餘而發十二月二十七日正行與弟正時帥族人朝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奏曰嚮先臣正成奮身攘敵以解先帝之憂而海內再亂彊寇來犯於是決意殉國捐軀湊川臣時年十一命還河內訖以收合餘衆翦滅凶徒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病未得一力戰而死上無以報國家下無以報先人今師直大舉來寇是臣效命之秋也提賊頭乎授臣頭乎一戰而決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乃召見曰卿再戰再捷賊膽摧褫累世忠勳朕深嘉卿今賊悉衆來犯誠天下安危之機然進退從宜兵家之常汝乃朕之股肱愼勿自輕正行拜辭而出與親兵一百四十三人謁後醍醐帝廟告曰一戰不利臣必死

之乃書姓名於如意輪堂壁題和歌於後而發帝令隆資援之（太平記）

三年（光明院貞和四年）春正月三日高師直進至四條畷正行據險拒守不敢進分兵爲五陣飯盛山伊駒山外山四條畷自帥精兵陣其後五日黎明隆資帥和泉紀伊民兵陽爲向飯盛麾敵正行帥衆三千直進飯盛敵遮擊正行馳突走之四條敵擊我後軍後軍血戰數合伊駒敵奄至後軍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人進敵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迭進迎擊正行皆破之左右死者百餘馬皆被數矢乃下馬踞壟而食敵畏其銳不敢合圍正行

呼曰、吾不復退、必斬賊魁、乃復進、賢秀舞長刀斬五十餘人、敵驚潰、師直怒曰、官軍甚寡、孰敢逃者、俄而有一人詭稱師直戰死、其鎧鏤師直徽號、正行大喜、擲首於空、手承者數次、正時進曰、何不懸之旗示衆、乃以刀揭之、熟視曰、此上山高元也、正行怒投之地曰、汝上山邪、汝亦勁敵、吾豈以汝頭比佗賊、斷隻袖裹之、師直已逸去、鼻田彌次郎怒曰、老賊焉在、望見其旗、將追之、和田正朝止之曰、彼騎我步、追之不可及、我佯北誘彼、彼必追我、我迺還戰、先斫馬足、而後斷賊頭、乃與五十餘人蒙揗僞走、師直不敢動、令三百餘騎追尾、鋒刀垂及、正

行大呼迴擊、斬五十餘人、敵敗走、師直僅擁數十騎、正行望見復進、師直將逃、敵有善射者、正行遍體被箭、不復能戰、顧衆亦皆被數箭、乃呼曰、事畢矣、勿墜賊手、與正時相刺而死、左近將監楠正家、和田紀六、野田四郎、僧西阿、關地良圓、河邊石掬丸等皆殉之、瓜生野降兵亦皆戰死、賢秀獨雜敵中、欲刺師直、降兵湯淺太郎覺之、從後斷其脚、賢秀瞋目而死、湯淺發病、見賢秀奮怒遂死、大塚惟正與正行相失、獲馬脫走、適聞其死、旋轡戰死、正朝單身脫還、將奏狀、敵將阿保忠實呼曰、舉族戰亡、何爲獨還、正朝還擊、忠實輒走、相逐數次、敵稍至、

正朝遂戰死、時行宮孤立、天子所恃、尊氏所憚、惟一正行、是日全軍戰沒、獨弟正儀保石川城、六日隆資還奏曰、正行戰沒、賊將至矣、請避之賀名生、帝乃奉神器幸賀名生、途拜勝手祠、賦和歌而去、太平記帝所生藤原准后逃至吉野川、橋已壞、宮人伊賀局有異力、折鉅樹枝横之、負准后而濟、衆皆得濟、伊賀局藤塚伊賀守女也、後嫁正儀、吉野拾遺二十五日師直犯吉野、縱火行宮、神祠佛寺亦皆蕩盡、師泰進與正儀對壘、太平記日據園大曆初正行一日朝行宮、有衆擁輿避於樹下、正行聞輿中哭聲、怪而詰問、則宮人辨内侍、爲師直所誘奪也、正行悉擒其

衆、奪輿還奏、帝歎美、即賜内侍、正行上和歌辭之、人莫曉其意、及死、聞者悼惜、吉野拾遺二月八日、師直旋師、官軍遮擊、多所殺傷、佐佐木高氏被創而逃、房玄法印記夏五月紀伊人起兵、尊氏令子直冬攻之、官軍不利、園大曆太平記秋九月敵陷紀伊阿瀬河城、鶴岡社務記

六年崇光院觀應二年觀足利尊氏將擊直義於東國、屢乞降、帝許之、尊氏留義詮而發、義詮請帝還京師、事見足利闕闕

七年後光嚴院文和元年春二月、帝發賀名生、至住吉、遣由良信阿於上野、敕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右兵衛佐新田義興、式部大輔脇屋義治曰、南北講解、一時權宜、卿等速

起兵擊尊氏愼勿遲回失機閏月義宗等奉敵聚兵得八百人石塔義房素屬直義直義旣死怏怏不樂義宗移檄招之義房大悅與三浦高通等謀曰官軍來攻將軍必拒之武藏吾待戰酣從麾下突起將軍可獲矣密報義宗約夾擊太平記十五日義宗等起兵上野十六日擊國中敵破之進入武藏園大曆遠近響應來會者十萬餘武藏告急鎌倉敵懼曰我兵不過一千而諸國兵不可驟徵何以禦大兵請避之房總徐圖後舉尊氏曰吾一出走諸國孰屬我者但當以寡兵逆擊耳乃留子基氏守鎌倉帥五百餘人而發至武藏久米河將士會者

八萬餘十九日義房夜呼子賴房告計賴房作色曰懷貳事君武夫所恥兒寧抗大人不忍背將軍請從此辭往告尊氏義房駭懼潛與高通等帥衆赴義宗軍而義宗不知也二十日進陣金井原金井原據喜連川系圖鶴岡社務記尊氏逆拒前隊旗仗皆赤煥爛耀日第二隊皆白馬白旗以官軍用白旗斷而短之兩軍大戰敵將饗庭氏直兵皆插梅花於冑義宗望見曰摧花者風宜遣團扇旗旗卽兒玉黨應時突擊氏直敗走官軍乘勢大喊而進敵悉崩潰義宗進曰彼於國則賊於我則讐梟首軍門正在今日揮鞭追蹙比至隅田川尊氏窘迫欲刳腹從騎還

鬬於中流尊氏僅而登岸散卒還救者數萬臨水而陣會日暮義宗從騎僅五百餘顧曰後繼不至奈之何切齒而還義興義治望見白旗一隊以爲尊氏急追之降者相屬二將屢爲之駐轡其兵悉逐北而去從騎僅三百敵將仁木賴章帥衆三千從叢葦中起圍之望見二將曰彼磬控有法勿以兵寡侮之二將縱横血戰敵陣甚固乃東走死者百餘二將刀刃盡缺鎧冑如刻畫衆皆被數創乃議曰吾欲還不獲欲走無地等死則直襲鎌倉與基氏決死衆然之進至關戶遇衆數千驚問則義房高通來歸也二將大喜以其兵進問鎌倉虛實曰

基氏聞敵在三浦疇昔出兵至則妄矣今還鎌倉二將乃進攻敵未脫甲出陣若宮巷官軍大呼巷鬬義興手斬三人而進敵擊斷其轡索乃駐馬結之敵乘之亂刀交下義興不動敵驚呼曰猛士哉乃逃義興追及義治齊進衝突敵悉潰基氏走武藏二將居鎌倉號令八國義宗與二將相失問之則東去望見火光問之曰仁木也乃乘暗赴笛吹嶺待越後信濃兵大井田氏經上杉憲顯等帥衆二萬餘奉征東將軍宗良親王來救二十八日尊氏大舉來攻義宗愧據險而戰迎擊於小手差原原名據喜連川系圖苦戰終日衆寡不敵兵竟不利退而登嶺

憲顯壯士長尾彈正、根津小次郎被髮傷額、刀揭敵首、入尊氏軍、詐呼曰、我獲新田氏族、進逼尊氏、敵覺而遮擊、二人血戰脫還、義宗夜望敵營、炬火如繁星、而官軍火光稍熸、謂左右曰、一敗喪衆、未必至此、此必有逃亡者、乃設關斷走路、旣而曰、前臨大敵、後接鄉國、不示必死、衆何以安、自脫甲解鞍、以示無還心、軍中稍定、夜半憲顯望見炬火絡繹、赴敵營、大懼逃還、義宗不得獨留、乘曉還越後、東國將士懷顧望者、皆屬尊氏、尊氏乃赴鎌倉、義治義興聞之曰、我必死於此、松田河村曰、相模河上流有山、形勝可據、公等何不往保之、以與越後信

濃相應援、二將然之、三月四日、帥衆六千餘、入國府津山、保河村城、帝先是遣兒島高德於東國、召諸將入援、會義宗等皆敗、乃勵諸將曰、行在危急、援兵不至、萬一乘輿沒賊、天下之事不可爲矣、於是義興義治留而備尊氏、義宗帥桃井直常上杉憲顯等、發東國宗良親王發信濃、土居得能亦發伊豫、其佗諸國官軍皆赴援、未至而男山行在陷矣、諸軍引還、高德莫知所終云、太平記

是夏、名和氏族與敵戰於伯耆、名和高政與村行實及五郎等死之、名和系圖冬十月、敵陷下野西明寺城、烟田文書是歲赤松則祐幽陸良親王於京師、但馬人潛奪而奉之、入丹波高山寺城、本莊平太平三屬之、兵勢大振、但馬丹波悉應、將攻播磨、則祐帥衆三千、逆戰於甲山、平太平三死之、官軍遂敗、親王走河內、太平記

八年後光嚴院文和二年夏五月、北條時行匿於相模、爲敵所捕斬、鶴岡社務記夏敵陷陸奧宇津峯城、國魂文書先是鎭守府將軍源顯信守宇津峯城、與敵戰敗走、相馬家傳再起兵復城、至是又敗走、國魂文書

九年後光嚴院文和三年夏四月、準三宮源親房薨、常樂記

十年後光嚴院文和四年秋八月、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諏訪某仁科某應之、園太曆時親王出鎭者、東有宗良、西

有懷良、肥前守菊池武光擁衞懷良、兵勢頗強、遠近畏伏、諸國名族往往來依、太平記

十三年後光嚴院延文三年春、肥前守菊池武光擊敵將一色直氏破之、直氏逃還京師、少貳大友島津松浦阿蘇族皆降、西海風靡、獨畠山國久保日向六笠城、夏四月、足利尊氏死、義詮與諸將議曰、今西海未定、菊池日振、安知其不乘喪來攻也、宜速擊之、乃以細川繁氏爲伊豫守、往攻武光、繁氏赴讚岐、集兵船、未發、六月暴病死、少貳大友等皆欲待其至降之、聞其死、皆大沮、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攻取越後之半、築城居焉、武藏上野豪族

素服其恩信、聞尊氏死、遣使致盟書、請奉一將起兵、義宗義治疑而不許、義興獨奮然應之、帥百餘人赴武藏、義貞遺衆皆屬之、乃潛匿兩國間、將起兵未發、足利基氏聞之、以西海應官軍、懼東國亦應、遽命畠山國清擊義興、然義興轉徙無常處、乃使數百騎夜要之路、義興馳突而去、趫捷如飛、敵懼以爲神、國清憂之、密召竹澤良衡曰、武藏野之戰、卿嘗屬義興、義興必不忘卿、今日能爲我殺義興者、唯有卿耳、事成必有厚賞、良衡許諾、僞爲犯法奪邑、乞降義興、義興許而未見、良衡飾美女少將獻之、義興意解、乃召見良衡、獻鎧馬各三、退過從

士宴飲、各贈鎧馬、義興遂信任之、秋九月十三日、良衡請義興觀月於其家、伏兵欲殺之、會少將致書、告以凶夢止之、義興問之執事井伊直秀、直秀曰、奈何聞凶不慎、乃稱疾不往、良衡疑少將漏謀殺之、義興不知、屢通書問、良衡詐答以疾、 屢通書問已下、據西源院本、 遣人謂國清曰、吾兵寡、不能獲義興、願令江戶高重來援、 高重據江戶系圖 國清乃詐奪高重邑、高重佯怒聚兵、因良衡乞降曰、臣爲國清所逐、將起兵報怨、願公間行來鎌倉、臣族數千、一麾響應、東國不足定也、義興信之、徽兵武藏上野常陸下總、未至、冬十月十日、義興先發、從兵僅十三人、良衡等艤矢口渡以待、鑿舟納之、伏兵兩岸、義興舟至中流、舟子佯墜楫、納逃去、舟漏稍沒、伏咸發、大笑曰、愚人溺矣、義興怒罵曰、凶徒賣我、我必報汝、刳腹而死、直秀及世良田右馬介大島周防守由良兵庫介由良新左衞門、皆殉之、土肥三郎南瀨口六郎市河五郎、御刀潛行水底、登岸戰死、良衡高重撈漉、獲首級、往獻基氏於入間河營、基氏示之松田河村、皆泣曰、是兵衞佐也、基氏國清大悅、賞良衡高重以數邑、二十三日、高重還至矢口渡、舟子載酒出迎、俄而雷鳴濤涌、舟子溺死、高重惶駭逃走、雷益迅、迴顧見義興馳逐射己、墮馬歐血、數日而

死、國清夢義興擁鬼兵挽火車入基氏陣、適雷震入間河、火三百餘家、土人震慴、立祠祀之、 太平記 伯耆守名和顯興帥族人赴肥後、屬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顯興長年孫也、 名和系圖、年據菊池武朝申狀、月未詳、姑係於此、 十一月十七日、菊池武光帥兵五千餘、討畠山國久於日向、大友氏時宇都宮宏知、肥田正員待武光踰險、叛應國久、斷武光歸路、聞者謂武光前後受敵、猶魚在網也、武光不顧而進、 太平記

十四年 後光嚴院延文四年 春三月、菊池武光攻畠山重隆於三股城、苦戰十餘日、遂拔之、國久棄城逃、武光旋師、氏時等不敢遏、武光帥少貳賴尚阿蘇大宮司宇治其討氏

時於豐後、賴尚叛據太宰府、宇治叛據小國、連築九壘、斷其糧道、武光回軍攻九壘悉拔之、宇治遁逃、（本書係前年十一月、今據諸異本、）秋七月武光奉懷良親王討賴尚、新田名和族在西海者皆從、賴尚帥兵六萬陣味坂莊、親王分兵八千餘陣高良山、柳坂、水繩山、十九日武光以部兵五千濟筑後河、賴尚退陣大原、武光追躡敵、已阻大澤、鑿斷徑路、乃相持經日、先是賴尚爲一色直氏所攻、城將陷、武光救之得解、賴尚感喜、致誓書曰、子孫世世無抗菊池氏、是役也武光揭誓書於旗竿以辱之、八月十六日、武光夜遣子武政、姪武信、武明及赤星武貫等精兵

七千餘、分爲三隊、沿河乘水聲進、別遣死士三百從間道繞出敵後、大呼注射、敵驚擾、終夜自戰、遲明武政先登、斬賴尚子忠資、敵還戰、武明死之、武貫繼進、縱橫衝突、擒忠資弟賴泰、然衆寡不敵、武貫死之、於是親王帥武光等、大呼而進、敵分爲左右、叢射如雨、官軍不利、親王被三創、權大納言藤原親弘等苦戰死之、新田族見事急、以千餘人横衝敵陣、世良田大膳大夫、田中彈正大弼、岩松相模守、桃井右京亮、堀口三郎、江田丹後守、山名、播磨守死之、武光武信勵衆曰、吾與卿等約同死、正爲今日、挺身疾進、敵識武光、兩射甲堅不傷、馬斃易騎而進、血戰十七合、兜鍪墜地、面被二創、搏一敵將斬之、刀揭其首、奪馬復進、自卯至酉、斬級三千二百餘、賴尚大敗、走寶萬嶽、武光以軍多死傷不窮追、奉親王還肥後、自是西海敵將皆城守不敢出、（太平記）

十六年（後光嚴院康安元年）秋七月、菊池武光與新田族奉懷良親王帥兵五千餘軍博多、少貳賴尚、大友氏時等以二萬五千人來拒、陣香椎、松浦黨三千人登飯守山、斷武光軍後、武光將城越前遣僧敵營、間松浦黨曰、其約降、其約內應、何不備之、敵皆相疑、八月六日、武光乘曉呼譟薄飯守、敵不戰而潰、殺獲殆盡、武光喜曰、松浦既敗、

餘不足畏、七日進擊香椎、賴尚氏時聞松浦黨敗大懼、卽時崩敗、棄甲塞路、時四方官軍悉衰、惟菊池氏雄於西海、足利義詮深憚之、冬細川清氏歸順、與諸將復京師、尋又敗還、議者謂中興諸將、義貞兄弟爲之冠、今義宗、義治材武不減其父、聲威亦冠諸將、而帝不召之北國任以恢復、乃任用狡詐反覆之徒、王師何以振哉、時人之思新田氏如此、（太平記）

十七年（後光嚴院貞治元年）秋九月、足利義詮以足利氏經爲筑紫探題、及發每船皆載娼婦、見者知其必敗、進至豐後、菊池武光遣弟武義及城越前等帥兵五千攻之、氏經

使子松王丸督少貳賴尚大友氏時及宗像大宮司等七千人逆拒於長者原官軍不利武義被三創引卻越前奮戰斬敵將對馬賴資資俊等四百餘級（敵將名據少貳家譜）敵乃敗走武光繼至與武義合追至豐後府氏經氏時保高崎城賴尚保岡城大宮司保宗像城武光駐軍於府斷三城援路分兵攻之氏經尋棄城還京師（太平記）細川賴之攻河野通朝於伊豫通朝拒戰不利遂自殺子通直逃走（豫章記）

十八年（後光嚴院貞治二年）春正月河野通直起兵伊豫攻湯月山拔之進圍大空城細川賴之發兵來擊通直退守高繩城爲賴之所破秋八月走筑前屬懷良親王（豫章記）

二十二年（後光嚴院貞治六年）春二月初河野通直失國其兵今岡通任村上義弘漂泊海島時或襲敵國縱火而還以淡路小笠原氏素屬官軍乘舟赴之小笠原叛降義詮僅四十餘日乃還屋代島（豫章記）

二十三年（後光嚴院應安元年）春三月帝崩於住吉行宮（花營三代記）年四十一（鳩嶺雜事記）皇子寬成卽位於行宮是爲長慶天皇（皇胤紹運錄）秋七月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越後與敵將上杉憲將戰不克義宗死之義治走出羽（喜連川系圖）

長慶天皇正平二十四年（後光嚴院應安二年）春三月楠氏族聞正儀懷貳起兵討之（後愚昧記）夏四月正儀降足利義滿（花營三代記）播磨守桃井直常拔越中松倉城秋七月直常戰敗保松倉城冬十月彈正少弼赤松氏範與赤松則祐光範戰於攝津中島不利（花營三代記）先是河野族起兵伊豫據宇和義滿使仁木某攻之河野通直從西海赴之攻花見山拔之衆多來屬乃攻拔大空擊仁木破之是月屢與敵戰破之（豫章記）

建德元年（後光嚴院應安三年）春正月脇屋義治等出兵武藏上野與敵將上杉朝房等戰不克走信濃（喜連川系圖）三月桃井直和與敵將斯波義將戰於越中長澤死之餘衆走

松倉尋皆離叛桃井直常逃走冬十一月和田族攻楠正儀是冬肥後守菊池武政奉懷良親王起兵足利義滿遣少貳冬資等於西海攻之（花營三代記）

二年（後光嚴院應安四年）春二月足利義滿以今川貞世爲鎭西探題攻菊池氏（花營三代記吉川家傳）令大內義弘助之（應永記）秋七月桃井直常起兵越中與敵戰不利八月官軍討楠正儀攻瓜破城冬十一月官軍引還湯淺族百餘人死之（花營三代記）

文中元年（後圓融院應安五年）春二月敵陷筑前二城官軍與敵戰於肥前不利（花營三代記）

二年後圓融院應安六年春三月、細川氏春從淡路入寇、秋八月二日、帝讓位皇太弟熙成、遜吉野、十日大納言藤原隆俊也天野夜砍氏春營、不克死之、花營三代記天野行宮陷、帝僅從近臣幸吉野、嶋嶺雜事記是歲仁木義長犯伊勢、大館氏清逆擊於鈴鹿山破之、斬仁木義信、進戰於闕椋本、服部山田拓植荒木族來援、兵勢大振、義長不克而退、氏清築壘留兵、與國司源顯能進擊、義長走之、氏清氏明子也、關岡家始末

後龜山天皇文中三年後圓融院應安七年夏五月、肥後守菊池武政卒、花營三代記子武朝年僅十二、紹領部下以禦鄰敵、

爲懷良親王所倚賴、菊池武朝申狀冬征東將軍宗良親王朝行宮、見故舊淪謝、感愴不已、新葉和歌集

天授元年後圓融院永和元年春據春川記今川貞世犯肥後、菊池武朝出兵相持數月、進戰於水島破之、菊池武朝申狀斬敵將橫地奧山等、今川記乃奉將軍宮、○本書曰、將軍宮受正平敕裁、爲故大王代官、大王卽懷良親王、將軍宮未詳爲何人、疑懷良子良宗也、進陣肥前國府、今川仲秋帥松浦族犯筑前、武朝遣肥後守護代武國擊走之、菊池武朝申狀秋八月少貳冬資謀應官軍、爲貞世所殺、花營三代記

二年後圓融院永和二年官軍與今川貞世戰於鎮西、吉川家傳

三年後圓融院永和三年秋八月、大內義弘帥豐前豐後兵犯肥後、菊池武朝逆戰於蜷打、不利、植田宮及菊池武義武安等百餘人死之、參取後愚昧記、菊池武朝申狀、

四年後圓融院永和四年秋九月、今川貞世帥大友少貳大內兵數千犯肥後、菊池武朝不待兵聚、帥寡兵迎戰於托摩原、督衆衝陣、武朝被創、從兵略盡、會將軍宮聞急來救、貞世等敗走、菊池武朝申狀冬十一月民部大輔橋本正高起兵紀伊、討細川業秀、參取花營三代記、關岡家始末、正高據金剛寺文書、大館氏清起兵應正高、與赤松義則戰破之、關岡家始末正高與敵戰不利而退、敵旋師、又聚兵討業秀、十二月業秀走淡路、正高還和泉守土丸城、足利義滿將發兵出陣東寺、

花營三代記

五年後圓融院康曆元年春正月、足利義滿使山名義理氏清犯和泉、橋本正高拒戰不利、棄城逃、二月義理等犯紀伊、陷石垣藤波二城、又遣兵犯大和、花營三代記會足利氏滿謀擧兵東國、義滿遽召還諸將、參取喜連川系圖、花營三代記、冬十一月河野通直與細川賴之戰於伊豫死之、豫章記

六年後圓融院康曆二年夏五月、左馬助小山義政起兵下野、與宇都宮基綱戰於裳原斬之、鎌倉大草子、花營三代記、六月伊勢官軍與土岐族戰破之、秋七月民部大輔橋本正高與山名氏清戰於和泉死之、蓮池、井田荻野、上神下村毛穴、

礒部、櫻井、多胡、梶村族皆戰死、八月高野政所及隅田族與氏清戰於紀伊、不利、九月敵陷紀伊生地城、花營三代記 足利氏滿發關東十二國兵、出陣武藏府、使上杉憲方攻小山義政、義政拒擊不利、鎌倉大草子 乃遣使乞降、氏滿許之、花營三代記、鎌倉大草子、

弘和元年 後圓融院永德元年 春二月、小山義政再起兵、足利氏滿出陣武藏村岡、遣兵攻義政於鷲城、破其外郭、城兵苦拒、殺傷甚衆、敵多逃還、冬十一月、敵運草填壕、義政擊卻之、會糧竭、乃乞降、且乞傳食邑於子若犬丸、氏滿許之、義政以三百人入祇園城、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

二年 後圓融院永德二年 春閏正月、先是楠正儀歸順、是月與山名氏清戰於河內平尾、敗績、和漢合運曆、通法寺文書、三刀屋文書、宗族六人士卒一百四十人死之、和漢合運曆 三月、小山義政火祇園城、入糟尾、起兵、據險固守、分兵守長野寺窪諸壘、氏滿兵攻長野寺窪、陷之、進攻糟尾、夏四月、糟尾陷、義政父子遁逃、敵追及、義政自殺、若犬丸脫去、參取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是歲菊池族叛、據守山、武朝即日擊平之、菊池武朝申狀、畿內官軍日衰、河內和泉紀伊悉陷、天子僅保吉野、花營三代記

元中二年 後小松帝至德二年 春三月、先是相模守新田義則潛匿信濃、國人來攻、宮 宗良親王也 及族人戰沒於浪合、義則走陸奧、是月移檄上野武藏、招聚義舊、使者爲敵所捕、計遂不成、義則義宗子也、鎌倉大草子、義則名據喜連川系圖、

三年 後小松帝至德三年 夏六月、小山若犬丸、田村則義起兵、喜連川系圖 敵攻祇園城、若犬丸襲擊走之、鎌倉大草子 秋七月、若犬丸則義與足利氏滿戰於下總古河、不利、喜連川系圖 若犬丸棄城遁、鎌倉大草子 九月、赤松氏範與敵戰於播磨清水、敗績、氏範及子氏春、家則、祐春、秀則死之、赤松系圖

四年 後小松帝嘉慶元年 春三月、初小山若犬丸之敗、敵捕其兵士鞫問、兵士曰、小田孝朝父子黨之、足利義滿將攻孝

朝、是月孝朝與子五郎等起兵、據宍戶男體城、氏滿使上杉朝宗攻之、城極險峻、孝朝發矢石拒守、敵多被創、參取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五郎名據喜連川系圖、

五年 後小松帝嘉慶二年 足利氏滿誘孝朝降之、五郎不敢出、帥餘衆保男體、夏五月、敵乘曉霧急攻、五郎縱火自殺、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新田族二人在京師、爲足利義滿所殺、常樂記

九年 後小松帝明德三年 春、右馬頭楠正勝與畠山基國戰於千劒破、不克、奔歸吉野、渡邊系圖 正勝正儀子也、梶川系圖 冬十月、帝與北朝講和、南北始一紗矣、時中興名臣之後、惟北畠菊池二氏跨有郡邑、北朝亦優容之、參取諸書大意

後小松天皇應永三年春、足利氏滿窮捜新田族在陸奥出羽者、小山若犬丸田村莊司清包奉新田義則起兵白河、夏六月氏滿大擧攻白河、義則等敗走、鎌倉大草子

四年春正月、小山若犬丸二子爲會津人三浦左京大夫所捕、足利氏滿沈之海、鎌倉大草子

十年新田義則匿相模底倉山中、依木賀彥六、事泄、夏四月足利滿兼遣人襲之、義則戰死、鎌倉大草子

十七年秋七月、足利滿兼死、新田某移檄聚兵、爲千葉兼胤所擒、斬於七里濱、鎌倉大草子後二十年有楠光正者潛匿奈良、欲狙擊足利義教、事覺被捕斬、後崇光院御記蓋正儀之族也、至足利義政時、捕楠氏族在吉野者、悉殺之四塚、季瓊日録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足利闘鬩（武人驕横諸將反覆）

後醍醐天皇延元三年（光明院曆應元年）秋八月、光明院以足利尊氏為征夷大將軍、（公卿補任）直義為副將軍、（太平記）先是征帝以尊氏為征東將軍、討北條時行、尊氏尋叛、自署征夷將軍、海內皆呼曰將軍、然深惡自署之名、假主命以掩之、（斟酌諸書大意）尊氏素慕源頼朝之為人、謂直義及執事高師直曰、昔右大將起兵東國、殲滅平氏、威震海內、其功偉矣、惜其慘礉少恩、禍及骨肉耳、我則不然、讐敵一

降、采地悉完、況於功臣乎、卿等輔我、宜善體吾意、（梅松論）繇此紀綱寛弛、諸將驕汰、無所顧憚、而師直最甚、（太平記）

後村上天皇興國元年（光明院曆應三年）春三月、尊氏聞北國官軍大振、遣高師春鹽冶高貞等分道往攻、未發、師直聞高貞妻美、屢挑之、不從、妻本後醍醐宮人、賜之高貞者也、師直遂誣高貞謀叛、高貞聞而懼、二十七日、與從者二十餘人、臂鷹為獵裝、從播磨走出雲、付妻子於鹽冶宗村、八幡六郎、從丹波逃、高貞弟貞泰急報師直、師直驚曰、恨不早發、失此尤物也、乃告尊氏、令山名時氏、桃井直常追擊、時氏不還家、取師直從者鎧擐之、與子師義追高貞、直常追其妻、及於播磨室山、兵士呼曰、必生擒高貞婦、六郎乃以高貞妻入民家、託其幼子於一僧匿之、乃出拒、宗村刺殺高貞妻子、然後自殺、六郎縱火殉之、時氏進至山崎、有一人從後呼曰、吾執事使也、時氏駐轡以待、其人曰、吾疲矣、請來受命、時氏使數人往、其人笑曰、吾非執事使、實鹽冶家兵也、吾適在外、不能從吾主、故來決死耳、乃挺刀進擊、傷三人、遂自殺、高貞得脫去、時氏至湊河、會日暮、乃駐軍、師義獨帥十二騎窮追、明日及於賀古河、高貞弟六郎等還戰而死、高貞遂去、晦至出雲、夏四月朔、時氏父子入出雲、令曰、獲

高貞者有賞、國人皆應、高貞逃赴佐佐布山、丹波敗卒來報曰、夫人既死於途矣、高貞怒罵曰、吾必報師直、迺刲腹而死、傳首京師、冬十月、佐佐木高氏遊獵而還、遣奴折妙法院樹枝、院主亮仁法親王令人呵止、奴乃嘲罵、更折巨枝、衆僧怒奪枝撻而逐之、高氏怒曰、何物門主敢辱吾奴、即夜與子秀綱帥衆三百餘、縱火焚院、風怒火熾、亮仁從後門脫走、弟子亮性法親王匿床下、秀綱曳出撻之、僧徒悉逃去、京師聞之驚曰、山門今來訴矣、延曆寺僧徒果大怒、請得高氏父子甘心、光明院命尊氏議罪、尊氏直義素寵任高氏、置而不問、僧徒益怒、

記太平

二年光明院曆應四年夏四月、尊氏聞僧徒將奉日吉神輿來訴、不得已奏減高氏死一等、流之上總、僧徒乃止、高氏以日吉神愛猿、命家士三百餘人蔽腰負靫皆用猿皮、各提籠鶯、送至近江國分寺、每所止舍、聚倡妓張宴、見者惡之、未幾赦還、武夫益無所畏、記太平

三年光明院康永元年秋九月、光嚴院遇土岐賴遠二階堂行春於塗、前驅叱之、行春下馬、賴遠大醉、詈曰、院耶犬耶、馳而射之、從官震怖、促駕而逃、直義聞之驚曰、不誅此輩、何以懲後、二人大懼、皆逃還國、直義將發兵擊之、行春乃往京師謝罪、直義流之讚岐、賴遠急聚兵、直義命其族人擊之、賴遠竄匿潛入京、因僧疎石丐命、直義不聽、遂斬之、武人聞之、震駭喪氣、始知有上下之分、相謂曰、院猶然、況將軍乎、一日遇一搢紳、輒曰、得非所謂院者耶、相率下馬、時傳以爲笑、記太平

正平三年光明院貞和四年春、河內守楠正行與師直戰於四條畷死之、事見諸國勤王是後師直恃功益橫、掠護良親王生母故第居之、大營亭宇、窮極靡麗、多奪朝貴之女爲妾、師泰嘗欲營別莊於東山枝橋、其地屬菅原在登、乃遣使乞之、在登曰、此墳墓之地、請待吾改葬、師泰怒令役夫數百悉掘其墓、或作和歌譏之、師泰疑在登爲之、使力士刺殺之、兄弟橫虐如此、夏五月、紀伊官軍大振、尊氏令子直冬拒之、直冬庶長子也、尊氏以母賤不鞠養、留之東國、直冬竊至京師、求見尊氏、不得、因僧玄慧見直義、直義爲請尊氏、尊氏未之許、至是始許爲父子、請光明院任右兵衛佐、將兵赴紀伊、官軍不利、直冬凱旋、時人稍重之、而嫡母赤橋氏密讒之、故尊氏待之甚薄、直義遂子養之、太平記、子養據足利系圖、

四年崇光院貞和五年夏六月、京師田樂盛行、尊氏尤好之、時人謂、高時好田樂而鎌倉滅、今又好之不祥、一日尊氏觀之四條河原、棚閣數十間、帷帳華煥、車騎駢塡、俄而棚閣傾倒壓死無算、尊氏僅免、時直義代尊氏秉權勢、焰薰灼一時、時人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僧妙吉爲直義所崇信、時人奔附如市、獨師直兄弟陵侮之、妙吉啣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素與師直不協、勸妙吉構師直於直義曰、將軍之有師直、猶秦之有趙高也、以秦之彊一趙高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可畏如此、今師直師泰竊弄威柄、顛倒是非、無所不至、私黨獲邑而訴其小、乃曰、何不取之近地社寺、罪人失邑而訴其冤、乃曰、何不豪奪舊邑、輔臣如此、將何以安天下、且其言曰、國有天子、

不得不獻邑吾輩過闕不得不下馬勞費至此何以天子爲天子果不可少則木像銅軀以代之活天子則流之邊裔可矣其凶悖如此此而不誅亂何由熄請速誅二人以上杉畠山代之直義然之於是尊氏蕭牆之釁起矣直義以直冬爲中國探題出鎭備後鞆以備外援直冬處事頗公平師直兄弟之惡益著直義竊與重能直宗及大高重成粟飯原清胤等謀召師直欲殺之清胤中悔目師直師直覺而逃還清胤夜往告其謀師直乃聚兵自衞稱病不出師泰方與楠正儀相持於河内師直急召之師泰留畠山國清而還直義聞之遣使紿

曰阿兄闇劣吾將以卿代之師泰報曰斷枝及根臣知公意矣乃帥衆三千白晝戎裝入京秋八月十一日赤松則村以七百人訪師直師直悦曰三條殿欲殺我我潛訴之將軍將軍報曰直義躁妄吾當諭止之彼若不聽吾與汝討之將軍既有此命三條殿何能爲吾將往攻所患者兵衞佐在備後必以中國兵來卿爲我還播磨塞杉坂舟坂二道乃授以寶刀則村許諾即夜還國分兵斷道直冬不能入援師直將攻直義將士來會者五萬餘屬直義者僅七千尊氏大驚遣使謂直義曰師直兄弟悖驁激變卿速來會直義乃入尊氏第從兵途亡留者僅一千十三日師直師泰進圍尊氏第數重尊氏使人讓曰汝敢背主獨不畏天譴乎師直曰臣欲執讒人耳麾衆而進尊氏怒欲出戰直義止之曰大將與家僕戰恥也彼撼直義姑從其意尊氏乃諭師直以罷直義流重能直宗師直解圍而退使人捕妙喆妙喆已逃亡尋殺重能直宗於流所繇此上杉畠山二族皆惡師直九月師直遣兵攻直冬直冬走肥後冬十月尊氏召子義詮於鎌倉委以軍務太平記與直義議曰義詮不堪負荷恐墮吾業然使東國不叛則不至失天下矣難太平記令少子基氏鎭鎌倉以高師冬爲執事直義從居細

川顯氏錦小路第師直潛謀殺直義直義乃薙髮號慧源屛居不出門庭寂然自是威福益歸師直師直獨患直冬令西海諸國擊之諸國將士易之曰此師直命非將軍意也太平記

五年崇光院觀應元年夏少貳賴尚迎直冬奉之遠近爭應之於是天下三分呼官軍曰宮方尊氏曰將軍方直冬曰兵衞佐殿方石見人三角入道應直冬秋七月師泰自將往攻三角令佐和善四郎邀擊師泰擊破之佐和退入鼓崎城八月師泰兵夜潛登城後山上羣熊驚走城兵見之曰我以爲敵乃熊也爭出城追之師泰兵乘虛

急攻、斬佐和、國中三十餘壘皆降、唯三角固守、（太平記）土岐賴明叛、義詮、義詮與高師直擊之、美濃、虜之而還、（大園曆）九月、西國飛驛報尊氏曰、兵衛佐克宇都宮、園鹿子木、兵勢日彊、今不速擊、九國二島悉降矣、尊氏大驚、問師直曰、孰能往擊者、師直曰、敵乃公子、將軍不親往、孰敢攻滅之、請速發、冬十月十三日、尊氏將帥兵八千而發、師直慮直義爲後患、將殺之、直義夜與石塔賴房逃亡、（太平記）師直請留而索捕、尊氏不聽而發、（參取園大曆、祇園執行日記、）十二月至備前福岡、徵兵諸國、會風雪連日、海陸不通、乃駐軍、直義潛匿大和、大和河內和泉紀伊方屬行

在、直義不知所出、越智某勸之歸順、乃遣使乞降、帝下公卿議、大納言藤原實世曰、彼爲家僕所逐、窘迫乞降、欲借天威以報私怨、狡譎甚矣、況乘輿播蕩、百官流蹟者、二十餘年、彼實爲之、彼今乞降者天也、失今不誅、噬臍無及、請速發兵捕斬、懸首闕下、右大臣藤原師基曰、管仲釋而齊興、章邯降而秦亡、今直義歸順、亂必平矣、宜從其請、帝從之、於是行在將士皆屬直義、畠山國清棄石川園應之、將攻義詮、義詮告急尊氏、尊氏引還、召師泰於石見、師直慮道路梗澀、遣子師夏於備後、備之、（太平記）

六年（崇光院觀應二年）春正月七日、直義進陣男山、桃井直常應之、帥衆七千餘、乘橇冒雪、至自越中、陣延曆寺、義詮兵日散、設關遏之、關吏皆亡、十五日義詮以數百人西走、路遭尊氏俱還、直常既入京師、負東山而陣、尊氏進陣相持、直常兵秋山光政單騎挑戰、阿部忠實躍馬當之、不決而罷、兩軍大戰、佐佐木高氏繞出直常軍後、直常軍潰、直常下馬坐地曰、勝敗天也、何不戰死、會日暮、直義竟不來援、乃退保關山、尊氏入京師、是夜將士多降直義、十六日尊氏棄京師西走、留義詮於丹波、引軍至播磨、保書寫山、師泰還自石見、會高師夏於備後、將

赴播磨、上杉朝定聞之、自男山經水路至備後、將遏師泰、師泰既過、乃追尾擊其後軍、破之、宮蕪信還鬬、朝定潰走、美作人芳賀角田斷杉坂、師泰擊破之、進會尊氏、是月上杉憲顯子能憲起兵上野、應直義、憲顯僞稱追討、將兵至上野、遂與之合、進入武藏、高師冬徵東國兵不至、乃奉足利基氏往攻、兵士皆叛、奪基氏於途、師冬走甲斐、保洲澤城、諏訪祝攻之、三晝夜、師冬自殺、於是東北諸國咸屬直義、二月直義遣石塔賴房帥衆五千餘攻尊氏、賴房聞尊氏兵盛、駐軍光明寺、乞援直義、三日尊氏帥一萬餘人進圍光明寺、陣引尾、師直陣泣尾、

人以爲不祥、賴房屢擊敗之、赤松則祐見賴房兵寡、督衆進攻、不利、棄營還白旗城、尊氏兵大沮、直義遣石塔義房畠山國清援賴房、赤松範資遣使報尊氏曰、前有堅城、後有大敵、不易克也、不如解圍拒援兵於途、尊氏然之、十三日、解光明寺圍、陣湊川、國清進至東條聞之曰、師直兄弟所在、吾必擊焉、踰湯山而進、賴房棄光明寺會之、十七日、尊氏逆拒於御影濱、賴房國清進擊師直師泰、未戰而潰、獨藥師寺公義血戰十餘合、從兵皆殲、乃走尊氏狼狽入松岡城、城中狹隘、兵士塡咽、乃命出士卒閉門、衆怒師直不仁、皆逃去、尊氏召師直兄弟

問曰、一戰不利、何逃亡乃爾、饗庭氏直海老名六郎在乎、曰亡矣、長井治部佐竹加賀在乎、曰亦亡矣、又問殘兵有幾、曰不滿五百、尊氏歎曰、吾命盡於今夜、乃脫鎧會諸將訣飲、俄而聞扣門聲、問之則氏直也、呼曰和議既成、公等勿輕死、遽入見尊氏曰、臣入國清營議和、國清曰、錦小路殿屢賜書誡僕、兄猶父也、臣猶子也、吾固不忍抗兄、至於師直、懲其不臣足矣、不必誅之、因取其書示臣、將軍勿疑、尊氏大悅、師直師泰議曰、錦小路殿縱不欲抗將軍、豈能釋然於我、我非披剃乞降則送將軍於赤坂城、乘間走四國耳、藥師寺公義進曰、讐敵在前、披剃何益、四國亦敵、雖欲走必不達、請及衆未散一戰而死、師直師泰不能從、公義薙髮而逃、師直以師冬在東國、欲往依之、會師冬敗卒來告師冬死、師直窘蹙、二十六日、尊氏還京師、師直師泰薙髮從之、戴蓮葉笠舉袂蔽面、上杉顯能縱騎斷路、師直遂後尊氏數十町、三浦八郎從奴罵曰、遯世者何爲蔽面、乃奪其笠、三浦熟視曰、果吾仇也、挺眉尖刀斬之、師泰在後將逃、吉江小四郎揮槍鏦殺之、幷斬師夏等、顯能重能子也、於是直義自男山、義詮自丹波、皆還京師、相見張宴、然辭色不解、寡語而罷、太平記 帝命源親房作書讓直義奉觀應

號、擅補守護地頭、直義復書、請以庶政委武家、不報、參取吉野事書案房玄法院記 尊氏復任直義以軍政、直義素獲時譽、衆爭附之、權勢大熾、車騎塡門、石塔上杉桃井皆貴重用事、而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惡之、樹黨相軋、京師訛言每夜有勤兵郊外者、兩黨猜懼、少納言藤原有範爲直義所親近、常以太公望自比、說直義曰、義詮淫亂髣髴殷紂、公修仁伐之、是亦今日之西伯也、直義大悅、已而仁木賴章細川賴春佐佐木高氏赤松貞範土岐賴康等皆逃還國、赤松則祐歸順、請奉征夷將軍陸良親王討尊氏、帝許之、太平記 桃井直常夜訪直義而歸、暗中爲

人所刺、直常裹甲得不傷、乃擒刺客、圓大暦秋七月晦、義房直常說直義曰、諸將往往還國起兵、蓋將軍之意、而赤松奉吉野皇孫、託言歸順、實爲將軍、主君孤立無黨援、不宜留京師、北國諸將屬主君者、越前則足羽、加賀則富樫、能登則吉見、敵固不能窺北國、而信濃諏訪祝歸心主君、甲斐越中亦屬臣等、請乘夜走北國、扼木目荒血之險、東西可移檄而定也、直義卽夜北走、將士爭從之、義詮懼其還攻、請爲之備、尊氏曰、有命在天、吟嘯自若、直義至越前敦賀、得兵六萬、然衆議不一、駐軍經日、太平記尊氏遣細川顯氏、諭直義解兵、圓大暦直義留之

不遣、尊氏奉崇光院命、擊直義、帥衆二百餘、至近江、諸將來會、九月直義遣義房國清直常逆拒於八相山、不利、太平記顯氏國清勸直義與兄講和、還政義詮、直義然之、直常固執不聽、天正本太平記國清怒降尊氏、直義兵多叛、冬十月、直義走鎌倉、尊氏引兵還京師、謀往擊之、太平記懼官軍乘虛屢遣使行在、請廢崇光院迎車駕、不許、乃因赤松則祐請降、圓大暦公卿奏曰、嚮直義歸順、尋亦翻叛、尊氏所請、必詐謀也、然今佯許之、徐敕新田擊尊氏於東、徵兵近畿、討義詮於西、未必不克也、帝從之、尊氏乃留義詮守京師、帥諸軍而發、太平記十一月義詮廢崇光院及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續神皇正統記京師百官皆朝行宮、廢主所署官爵皆降一等、尊氏進至駿河、遠江以東方屬直義、尊氏不敢進、陣薩埵山、待宇都宮氏綱、氏綱用藥師寺元可言、以高師直族三戶師親爲將、將援尊氏、直義遣桃井直常於上野、擊氏綱、自將兵十萬、陣伊豆府、遣上杉憲顯石塔義房賴房圍尊氏、尊氏軍馬疲糧乏、據險自守、直義兵易之、未攻、十二月氏綱發兵一千五百、至天命驛、師親發狂自殺、衆懼而潰散、元可曰、是我宇都宮神欲使祭主爲將也、乃推氏綱爲將、進渡利根川、直常等從後奄至、氏綱迴擊大破之、

直義兵聞之、欲急攻尊氏、憲顯等不許、兒玉黨三千獨從櫻野進攻、尊氏兵設弩坂上、殲之、氏綱進至足柄、擊破直義一軍、陣竹下、小山氏政亦應氏綱、進至古宇津、夜大設燎火、直義軍望見悉潰、仁木義長追至伊豆府、直義倉皇走伊豆山、尊氏遣國清等議和、直義遂降、憲顯走信濃、太平記

七年後光嚴院文和元年春正月、足利義詮獻黃金三千兩、馬十匹、贈金帛鞍馬於後宮百僚有差、二月二十六日、車駕發賀名生、至東條、百僚戎衣、二十八日至住吉、楠正儀、和田正忠及眞木野三輪湯淺山本熊野八莊司、吉野

十八鄉兵悉從、是月尊氏幽直義於鎌倉、尋酖殺之、閏月十五日、駕至天王寺、伊勢國司源顯能帥兵三千餘至行在、十九日幸男山、設關赤井大渡、爲攻戰備、義詮怪之、使僧慧鎭來奏曰、陛下於臣既加寬赦、何所疑而纂嚴、帝詔曰、今和議始成、人猶疑懼、故嚴甲兵以備不虞耳、卿其勿疑、二十日官軍分路入京師、顯能自鳥羽、源顯經自唐櫃越、正儀正忠自桂川、縱火大喊、京師大驚曰、楠氏來矣、細川顯氏以百餘騎出拒、正儀擊走之、細川賴春來進、正儀兵以盾爲梯、登民家叢射、敵不能進、正儀縱騎乘之、賴春墮馬、官軍以槍鏦殺之、義詮出

走、官軍既火勢多橋、義詮窘迫坐地、欲刎腹、從兵適獲小舟、乃走近江、源親房顯能入京師、總決庶務、是日新田義宗等與尊氏戰於武藏、大破之、（事見諸國勤王）既而義宗等敗績、義詮方在近江、兵未聚、會尊氏捷問至、遠近爭降義詮、三月十一日、義詮發近江、屯伊岐洲、旗旌蔽空、鎧冑耀日、參議源具忠棄大津而退、十五日義詮至東山、顯能棄京師、陣淀河、撤橋拒守、十七日義詮據東寺、顯能又退陣男山下、官軍不戰三退、衆心危懼、然男山三面阻河、敵無船、不能進、會細川顯氏帥南海舟師而至、赤松則祐亦叛降義詮、義詮兵大振、遂濟木津河陣

洞嶺、斷行在餉道、楠正儀和田正忠帥衆三千拒之、公卿以其年少危之、正忠入奏曰、元弘以來、闔門殉國、臣等僅存、國恥家讐、誓將報雪、今日不斬一敵、將不復來謁、衆乃安、正儀正忠進陣荒坂山、二十七日、（日據園大曆）敵來攻、山路險峻、敵棄馬而登、官軍從崖上雨射、敵不能前、驍將土岐康貞提大刀、徑進、正忠邀戰斬之、乃還奏、帝悅曰、卿果踐其言、眞勇將也、正儀見敵益盛、宵潛引還、夏四月二十一日、（月日據園大曆）山名師義帥出雲因幡伯耆兵而至、從淀來薄、左兵衛督藤原康長撤橋拒守、敵截流而濟、康長挺戰斬三人、乃徐退、敵追而呼之、康長

還戰十七合、失馬被創、退扼守堂口、師義進據財園院、二十五日、敵聞行在糧乏、四面來犯、顯能禦之園殿口、正儀正忠禦之佐羅科、敵縱火民家、鬱餤四合、官軍不能戰、退登男山、敵遂圍行在數重、（二十五日以下、參取園大曆、）五月四日、康長帥精兵八百、夜斫顯氏營、敵人馬駭亂、墜深谷、死傷無算、然諸營堅守、重圍竟不解、帝遣正儀正忠於河內、聚兵、公卿日望其來援、而正忠適病死、遠近皆畏義詮、不敢應正儀、公卿罵曰、彼正成之子、正行之弟、何不類父兄、已而糧竭、矢野下野守湯河莊司皆叛、（太平記）十一日、帝擐黃絲鎧、苞裹神器、繫御鞍、夜與將士潰

圍敵、望見知爲帝、（園大暦）一宮有種呼曰、大將奈何遯逃、追躡甚急、康長顧曰、惡奴無禮、揮大刀踣之、帝得間馳去、權大納言藤原隆資死之、帝至木津川、敵又合圍、箭及御鎧、康長單騎從衛、戰甚力、俄有兵百餘來救、敵敗走、帝幸東條、從臣棄神璽於田間、名和長重負而逃、箭中其擐、如驟雨、一無穿者、會東南諸將皆入援、不及而還、光是崇光院遣使上神器、卽新器也、帝賜之近臣、尋迎光嚴光明崇光三主及直仁親王於男山行宮、六月幽之賀名生別宮、秋八月、義詮以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京師、是爲後光嚴院、公卿以無神器爭之、義詮不

聽、（太平記）後光嚴欲遣使伊勢告卽位於大神宮、以道梗不果、議取佗道奉幣、又不果、（園大暦）山名師義以男山之戰有功、欲獲若狹今積屢、就佐佐木高氏請之、高氏託燕飲不見、師義大怒曰、彼傲慢乃爾、吾有以報之、卽夜還伯耆、與父時氏謀、遂舉兵逐高氏出雲小目代吉田嚴覺、出雲伯耆隱岐因幡皆應、九月、遣使歸順、帝詔曰、卿速攻義詮、朕將發兵夾擊、（太平記）冬十一月四日、楠正儀吉良滿貞石塔義房擊攝津守護代、走之、十二日、足利直冬與敵戰大敗、走長門保豐田城、通謀菊池少貳、遂遣使因滿貞義房歸順、（園大暦）赤松氏範與兄則祐等不肆、遂歸順、（太平記）

八年（後光嚴院文和二年）春二月、足利直冬屢與敵戰破之、足利義詮聞之大懼、紀伊人亦起兵、推大納言藤原隆俊爲將、三月五日、義詮遣土岐賴康於攝津、拒吉良滿貞石塔義房、二十四日、滿貞義房擊賴康於吹田、不利、是月鎭西諸將應直冬、兵勢大振、備前官軍收美作、（園大暦）夏五月七日、山名時氏帥但馬丹波兵三千、發伯耆、帝詔大納言藤原教忠藤原隆俊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及楠正儀和田正武赤松氏範等、帥和泉河内大和紀伊兵三千餘、會時氏、進赴京師、（教忠據園大暦）尊氏方在東國、義詮

兵甚寡、將佐勸義詮走近江、義詮曰、不戰而遁、吾愧之、乃使後光嚴院避於東坂下、帥諸將陣神樂岡、六月九日、官軍縱火而進、正儀望見敵陣蔽林、欲知其衆寡、使步兵五百誘之、佐佐木氏詮出戰、師義將小林重長橫衝之、敵退登神樂岡、重長將擊土岐賴康、師義舉扇止之、帥生兵進戰、賴康敗走、細川清氏來拒、正儀等苦戰不解、會義詮軍擾動、清氏退保四明、赤松氏範單騎逐北、呼敵驍將長山、長山回顧、擊以巨斧、氏範側身執其柯、將奪之、柯忽斷、長山逃去、氏範提斧鏖鬬、殺傷甚衆、義詮走東坂下、清氏獨留陣四明、義詮召還之、阿保忠

實荻野朝忠奉高師詮入援、已不及矣、退陣西山、（阿保已下、參取園大曆、）師詮師直子也、十二日時氏急攻西山、敵悉潰、師詮自殺、（日據圓大曆）十三日義詮奉後光嚴院走東近江、堀口貞祐起兵遮擊於眞野浦、佐佐木秀綱殿而走、土兵指曰、是嘗火妙法院者也、乃夾路注射、獲秀綱、貞祐貞滿子也、後光嚴院夜至鹽津、土人呼譟鳴鐘逐之、與夫皆逃、細川清氏下馬、負後光嚴院而逃、義詮奉之走美濃、師義將進攻之、徵兵不至、士卒皆疲、往往逃亡、帝遣藤原隆俊綜理庶務、師義不樂、秋七月二十四日、義詮及赤松則祐進逼京師、時氏師義引軍還伯耆、諸軍

皆退、尊氏留畠山國清爲鎌倉執事、帥諸將西上、（太平記）九月會義詮於鏡驛、以後光嚴院入京師、（園大曆）遣義詮於播磨、將擊時氏、時氏聞之曰、不有主帥、何以聚兵、乃迎直冬奉之、奏請討尊氏、（太平記）帝詔以直冬爲總追捕使、遵承久已前故事、裁決守護以下事、（園大曆）有朴翁者聞之曰、命子討父、非所以示天下、功何以成哉、（太平記）

九年（後光嚴院文和三年）冬十二月十三日、足利直冬山名時氏、師義帥衆五千餘發伯耆山陰道、悉應、足利義詮方在播磨斑鳩驛、仁木賴章在丹波佐野城、直冬議道所由未決、桃井直常自越中、足利高經自越前、皆飛驛告曰、請速入京師、吾將以北國兵會之、直冬乃從丹波進、經佐野城、賴章不敢遏、尊氏以京師無備、奉後光嚴院走近江、（太平記、係今年、據歷代皇紀、）

十年（後光嚴院文和四年）春正月十日、桃井直常至京師、懼尊氏還攻、馳使迎足利直冬於丹波、二十二日直冬至京師、（園大曆）戎裝坐大極殿址、見者歎曰、此人何足鎭天下、（天正本太平記）尊氏與義詮刻日、東西齊進入京師、二月四日直冬帥直常等兵六千陣東寺、山名時氏師義帥五千餘人陣淀鳥羽赤井大渡、藤原隆俊藤原康長帥吉野兵三千餘陣男山、義詮進據神南山、師義見其兵不多、與

隆俊等急進攻之、山路迮狹、飛矢雨下、衆不能前、一宮有種等衆勢下擊、師義擊斬之、督衆而登、福間三郎舞大刀鏖戰、敵應鋒摧潰、諸營皆逃、義詮左右僅百人、窘急欲自刃、佐佐木高氏赤松則祐止之曰、請待臣等死、乃堅坐不動、師義望見高氏旗、謂衆曰、吾之舉兵、欲報怨高氏耳、提彼頭來、衆奮而進、則祐褰幕勵衆、衆死戰、師義不能支、小松重長留而戰、師義旋轡救之、中箭墮馬、將自殺、河村彈正來救、授以馬、招福間令牽去、還戰而死、師義困甚、連呼曰、河村河村、福間曰、河村死矣、（連呼已下、據西源院本、）師義曰、爲我轉馬、我死於河村死所、福間紿

曰馬首正嚮敵乃馳入其軍師義遣使乞彈正首厚葬之尊氏進據東寺仁木賴章從丹波進據嵐山官軍懼敵橫擊火京師諸巷敵欲使官軍暴露火白河民家八日兩軍戰於四條大宮十五日又戰三月十二日又戰日據園大曆官軍不利時尊氏斷東北二道義詮斷山陽道賴章斷山陰道官軍無復糧援十三日直冬帥諸軍走男山見兵猶五萬餘欲待近畿兵復戰衆議不決直冬祈之八幡宮巫言不吉諸將聞之曰斯人不足恃也皆逃還直冬亦還伯耆尊氏義詮入京師夏四月先是仁木義長食伊勢掠神戸三郡祭主訴之京師後光嚴院

命尊氏下書責還義長不聽激五十鈴川捕魚入神路山放鷹聞者惡之太平記秋八月帝聽光明院還京師園大曆

十一年後光嚴院延文元年春正月足利高經叛降尊氏初新田義貞之死高經獲其寶刀尊氏聞之遣使曰是源氏重器宜在嫡派卿速送之高經紿曰僕託刀長崎佛寺寺罹災刀亦被焚乃燒爛他刀送之尊氏怒不賞其功高經怨望遂應直冬至是又叛太平記高經叛據園大曆

十二年後光嚴院延文二年春二月聽光嚴崇光二主直仁親王還京師園大曆京師累經兵火屋宅蕩盡衢巷蕪穢僅有武人第宅耳搢紳貴族多避亂諸國流離轗軻或至餓死而尊氏將士驕侈日甚初北條氏秉兵權諸國守護不過斷大犯三條至尊氏務收人心不督以法事無大小一委之守護守護視地頭如奴隸寺社給邑皆奪充兵粮佐佐木高氏等每在京師日相會鬬茶張設侈靡肴饌豐備以衣服戎器相餽遺積如丘陵悉須與倡優而去其費不貲繇此賦斂暴急人民益困武人暴橫之禍極矣太平記

十三年後光嚴院延文三年春二月後光嚴院贈足利直義從二位夏四月足利尊氏死年五十四冬十月左兵衞佐新

田義興爲畠山國清所誘殺十二月後光嚴院以義詮爲征夷大將軍太平記

十四年後光嚴院延文四年新田義興既死東國皆屬鎌倉足利義詮稍忌之時人聞義詮兄弟不相能稍懷危懼畠山國清謂足利基氏曰自故將軍薨天下謂東西搆隙鬬爭必起臣願帥大兵西上徑攻吉野破和田楠混壹天下以解將軍之疑基氏從之冬十月八日國清帥衆二十萬七千餘發武藏十一月六日入京師日據園大曆軍裝侈麗馬或施彩飾爲豹文京師搆柵閣縱觀帝時在天野行宮左馬頭楠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入奏曰畠山

國清以兵二十萬入京師諸國兵皆會之帝大驚褰簾曰爲之奈何正儀對曰戰不在衆寡先臣正成固嘗以寡摧衆矣今日之戰臣知官軍之必克何則戰之所先者三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玆大將軍在西不利西伐而彼乃西上不可謂得天時我營負山阻河便於守戰賊將細川嘗來攻矣不克山名亦嘗來攻矣不克師直兄弟亦嘗來攻矣皆不克此由我獲形勝而彼又踐覆轍不可謂得地利彼外託公戰内貪私賞仁木細川忌之土岐佐佐木嫉之不可謂得人和三者皆失雖百萬何畏焉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蹕金剛山臣等據

千劒破日夜拒戰於龍山石川又遣兵紀伊扼龍門山最初峯誘敵挑戰起伏無時東兵輕慓必倦而還臣等乘勢窮追蔑不捷矣帝壯而許之乃幸金剛山御觀心寺（入奏已下參取天正本）十二月二十日（日據園大曆）義詮帥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等兵七萬餘與國清分路入寇義詮陣尼崎國清陣住吉天王寺初正儀以爲寡兵守城敵必合圍不如潛軍山谷屢襲擊以疲之已而敵駐軍不進正儀乃修赤坂城以三百人守使福塚川邊等五百餘守平石城眞木野酒邊等八百餘守八尾城大和河内兵千餘守龍泉峯大納言藤原隆俊以紀伊兵三千屯最初峯（太平記）二十五日國清犯河内官軍戰於四條村（園大曆）

十五年（後光嚴院延文五年）春二月十三日畠山國清進據津津山丹下股野等五百餘人叛降之敵咸悅然官軍日誘之注射屢挫其鋒敵稍困乃四出侵暴壞神祠佛寺奪其寶器國清不能禁夏四月三日國清遣弟義深犯紀伊據和佐山藤原隆俊使其將鹽谷中務退登龍門山以誘敵敵將遊佐果追尾山極巉峻敵至半腹而憩官軍乘高雨射中必疊傷鹽谷提眉尖刀下擊敵潰走鹽谷追擊馬中箭墜崖下遂被殺官軍斬級二百七十餘

獲器械鞍馬甚衆十一日畠山義熙等又犯紀伊會湯川莊司叛越智某亦出降敵急攻龍門陷之隆俊走阿瀨川城十二日住吉社鳴動社前楠樹折社司密奏之公卿相謂曰官軍所恃惟楠楠而折誰擁護行宮者僧忠雲曰不然神之示凶是乃天助繇此警懼修德安知朝敵之不爲官軍哉帝乃沐浴坐地祈者一百日征夷大將軍陸良親王奏曰紀伊戰敗官軍日沮臣請爲陛下一戰帝使赤松氏範及十八鄉兵從之陸良潛蓄異圖通謀義詮二十五日據銀嵩叛火賀名生行宮及公卿第宅二十六日帝詔前關白師基討之吉野兵驚曰

我不能事叛親王、乃皆散去、獨氏範苦戰三日夜、力竭而降、陸良走奈良、莫知其所終、時人歎曰、護良之子、乃有陸良、正儀召還龍泉兵、僅留百人設疑幟、已而敵覺曰、城上有鳥、得非逃去乎、閏月二十九日、土岐細川攻陷之、佐佐木今川亦攻平石陷之、八尾亦尋陷、唯赤坂僅完、五月三日、國清進而對壘、敵奮曰、吾能幽天子奪神器、正儀欲退保金剛山、正武曰、勝敗常事也、我以一城捍天下、不發一矢而退、奈天下之笑何、請乘夜斫營、刀折欄碎、而彼猶不退、則我當棄城耳、乃簡死士三百定暗號、八日夜出襲敵壘、挺身而入、衆從之、大呼衝突、

敵大擾、將卻走、會細川清氏來救、正武乃潰圍而退、敵四人潛尾入城、欲放火、正武覺悉搜而殺之、遂與正儀火城而退、保金剛山、行在危駭、然敵不復進攻、二十八日義詮旋師、國清等亦皆引去、而官軍亦疲、不能追擊云、初仁木義長事尊氏有戰功、食數國、性尤兇戾、時人惡之、及國清入寇、義長心惡其專、一日聞國清兵不利大笑曰、使諸營皆潰、赤體遁逃、亦一快也、國清聞而深惡之、已還京師、日與細川清氏土岐賴康佐佐木高氏會飲、竊謂之曰、吾之西上、意不在南侵、實欲除義長耳、彼本庸器、濫得重賞、跨有郡國、而暴橫侈肆、輕蔑將軍、

前日之役、將軍陣尼崎二百餘日、彼未嘗一謁、聞南軍克則喜躍、聞我軍捷則顰蹙、不臣甚矣、公等何不協力誅之以輔將軍、三人素與義長有隙、皆從之、未發、正儀正武出兵、撤渡邊橋、將攻譽田城、義詮聞之大驚曰、前日之功廢矣、於是國清清氏賴康高氏等三十餘人不待令而發、至天王寺、正儀正武引還、國清等駐軍謀攻義長、已而謀泄、義長大怒、入見義詮曰、國清等圖臣、是圖將軍也、請爲之備、義詮給曰、吾與卿齊心、誰敢抗者、義長悅還家、使子弟陣四條及東寺、火第側民家爲戰備、懼義詮通謀國清等、每夜入而防守、秋七月十六日、

國清等陣山崎、京師騷擾、高氏夜潛還京、從小門入、見義詮曰、衆怒不可犯、將軍安得庇義長、然欲誅君側之奸者、是亦無禮、將軍待臣與義長面議、速逃、臣既具鞍馬於北門矣、義詮稱疾作就寢、義長退、高氏就見議事、良久乃去、義詮已蒙婦人衣、與左右數人走西山、義長不知、就侍女請曰、明日敵必至、將軍何不出見兵士、侍女入告、驚呼曰、將軍不在、義長大驚、急閉四門索之、子賴夏怒甚、直入臥内、蹂躪屏障、罵曰、吾恃此庸人誤矣、明日義長兵聞義詮逃、皆散去、義長笑曰、羸弱逃亡大善、夜望見炬火絡繹來薄、大懼走伊勢、義詮入京師、大

和河內和泉紀伊官軍聞京師亂競起設燎於山聚船於海敵懼曰攻以天下而不可克者和田楠也吾輩不走無噍類矣和泉守護細川業氏先逃紀伊湯淺亦逃河內守護代杉原周防棄譽田保水速正儀急攻拔之根來僧徒據春日山恩池贄河攻居之湯河莊司陣鹿瀨將攻阿瀨河阿瀨河定佛等擊走之官軍大振京師震恐皆歸罪國清國清大懼八月四日夜逃還東國參河素屬義長義長守將與吉良滿貞合扼矢矧尾張人小河中務亦應義長國清僅免而還初山名時氏聞義詮南侵慮其或來攻爲守禦備適聞官軍復振帥衆三

千徇因幡略美作拔赤松貞範等六城太平記九月帝幸住吉社謀復京師詔征東將軍宗良親王勤王親王以北地早寒地凍不果李花集小河中務爲土岐氏所破斬吉良滿貞亦戰敗而降義長黨與日散乃使叔父義住先歸順叔父據尊卑分脈義住與石塔賴房帥伊賀伊勢兵攻佐佐木氏賴於近江爲氏賴所敗義住叛降之冬十一月義詮遣氏賴及土岐賴康攻義長於伊勢太平記

十六年後光嚴院康安元年春三月仁木義長糧盡兵散不知所出潛遣使行在乞降公卿皆曰彼一降則伊賀伊勢皆爲我有而伊勢國司源顯能亦獲強援矣帝乃許之行在將士竊相謂曰敵之來降皆詐謀耳直義欲除師直故降而復叛義詮欲滅直義故降而事敗其佗直冬賴房時氏皆不足恃彼若得志其患不細今義長受圍窮蹙乞降何爲許之彼兇驕貪欲已背其主何以竭忠於我我若多與地以飽其欲何以待我勳舊無乃養虎自遺患與秋七月七日義詮將遊細川清氏家佐佐木高氏威設供具請義詮義詮乃遊其家清氏憤恚繇此二人有隙加賀守護富樫死子尚幼高氏欲奪加賀授之女壻足利氏賴清氏不聽授之富樫子頓宮藤康食備前福岡坐事失邑赤松則祐請而得之藤康屬清氏有

功清氏爲請而授舊邑則祐亦高氏女壻恃勢不與高氏讒赤松光範奪攝津守護授之孫秀詮清氏屢爲光範請二人嫌隙滋甚清氏令二子冠於八幡祠名以八幡義詮聞而疑之高氏竊喜以爲得間會畠山國清使僧志一於京師志一以善禱聞高氏往見伊勢其曰吾詰問志一獲清氏所託願書即呪詛將軍者也速呈之將軍乃取其書授之伊勢疑而未呈義詮適疾高氏入見曰見清氏願書乎曰未也急召伊勢呈之義詮使人撿八幡祠又獲願書一如前書義詮謂清氏與國清合謀將叛乃欲先誅清氏獨與高氏謀未決高氏稱疾赴

湯山清氏適詣天龍寺從騎三百皆戎裝義詮聞之以爲謀泄九月二十一日夜走新熊野撤橋固守京師大駭太平記 二十三日後光嚴院亦逃赴新熊野西源院本太平記清氏遣使請義詮曰臣果有罪請速驗問義詮不答清氏乃與弟賴利將氏從弟氏春等整衆以待義詮兵不至乃走若狹衆追及止之曰將軍兵不滿五百何必遽逃清氏駐轡曰吾而攻新熊野孰敢當者但吾不欲背君所以逃亡而讒黨肆毒禍亂將起是吾所悲乃流涕顧將氏氏春曰汝等速還從將軍他日爲我申理遂走若狹保小濱城二十四日義詮奉後光嚴院入京師楠

正儀和田正武聞之曰釁不可失二十八日帥衆五百餘入攝津陣天神森佐佐木秀詮及弟氏詮將拒之神崎橋吉田嚴覺曰赤松屢爲彼所困獲罪將軍主君新有其國縱不能奪敵國敵入境而不之殲非唯取笑赤松將何以報將軍乃渡橋而前途問曰敵兵幾何土人曰不滿五百嚴覺笑曰吾能殲之正儀諜知遣卒數人呼曰南軍自西何不守橋秀詮以爲正儀繞出軍後乃回軍正儀發伏兵於路阻泥澤雨射敵擾亂官軍乘勢突擊大破之嚴覺先逃撤中津橋斷追兵敵多溺沒官軍追斬秀詮兄弟正儀命援溺卒給衣藥放還冬十月

義詮遣足利氏賴仁木義住擊清氏氏賴自越前義住自丹波清氏聞之笑曰令力士數人持挺禦之足矣乃遣死士八人於敦賀縱火呼譟氏賴先鋒朝倉潰走氏賴怒而進清氏留頓宮藤康守城帥衆五百逆拒俄而藤康叛從兵逃散清氏狼狽走近江投延曆寺寺僧不納八字據後愚昧記 乃走攝津因石塔賴房歸順清氏鷙猛從兵亦衆帝及羣臣皆悅十一月先是山名時氏帥兵三千入美作拔赤松貞範八城唯倉懸未降時氏進圍之遣小松重長於播磨美作境攻諸城貞範則祐帥二千餘人陣高倉山援倉懸阿保忠實長信綱起兵但馬應

時氏將攻播磨貞範分兵備之乞援細川賴之賴之發讃岐至備前待後軍未進倉懸糧盡四日時氏遂拔之幷山陰四國威震鄰境仁木賴夏從京師走伊勢應清氏細川氏春走淡路應清氏具戰艦將攻義詮攝津人松山據香下城應官軍塞播磨路京師大駭義詮欲徵兵東國以拒近畿官軍會鎌倉飛驛報曰畠山國清叛矣初國清犯行在東國將士多逃還國清旋師悉奪其邑於是將士千餘人連署請黜國清基氏乃逐國清國清走伊豆修禪寺叛基氏義深走信濃應之東國繹騷清氏因賴房奏曰臣旣歸順諸國響應而敵將細川赤

松與山名相持、土岐佐佐木與仁木相攻、京師既無守兵、又無援兵、陛下詔和田楠助臣、臣爲之先驅、京師可指日而定也、帝召楠正儀問之、正儀曰、元弘以還、官軍復京師者凡五次、然天下不敢來援、故能取而不能守、今欲復京師、委之臣一人足矣、何待清氏、然敵兵還攻、何國援我、我欲固守、四面受敵、大事去矣、帝不聽、公卿皆曰、明年不利北伐、宜以今年復京師、帝乃敕前關白師基、大納言藤原隆俊、中納言藤原邦光（邦光據天正本）及正儀、正武、頼房、清氏、大擧討義詮、赤松範實歸順、十二月三日、官軍陣住吉天王寺、細川氏春至自淡路、範實至

自兵庫、義詮陣東寺、令佐佐木高秀陣忍常寺、今川貞世陣山崎、清氏謂諸將曰、京師虛實、吾所熟知、彼二人何能爲、七日、諸將並進、高秀貞世果潰去、八日、義詮以後光嚴院走近江、官軍入京師、火義詮第、清氏意謂京師一復、諸國必有應者、已而敵無降附者、仁木義長與土岐頼康戰於伊勢、仁木頼夏攻仁木義住於丹波、皆不利、山名時氏從美作還伯耆、赤松範實叛還播磨、足利高經以衆三千會義詮、義詮兵至一萬餘、而諸國官軍以道梗不至、二十六日、義詮先鋒至勢多、赤松貞範則祐從播磨至兵庫、分兵將犯行在、師基帥諸將引還、果如正儀言、二十九日、義詮入京師、初佐佐木高氏將走、囑二僧守其家、陳器玩、具酒肴而去、正儀尋至、二僧迎見曰、高氏命某犒公等、正儀歎異、清氏欲火之、不聽、留刀鎧而去、時人聞之曰、高氏老博徒、一賭獲正儀刀鎧、（太平記）

十七年（後光嚴院貞治元年）春正月十四日、細川清氏從河內赴阿波、徇南海、二月、諸國官軍又起、夏六月三日、山名時氏帥衆五千入美作、分兵略備前備中、備前敵將皆城守不出、備中松山守將秋庭三郎輸城而降、守護高師秀走備前、保德倉、備中皆降、乃令富田直貞略備後、將

攻敵將宮兼信、足利直冬帥衆五百從石見進援之、陣備後宮內、遣一僧誘諭兼信、兼信答曰、佐殿若失勢來投、僕將應之、今近國皆應、何待兼信、且使者往來、聞命之武夫、未聞命僧徒、無乃變形偵諜乎、乃使人導僧巡視城中而逐之、急發兵襲直冬、直冬敗走、直貞亦引還、時氏遣師義略播磨、路經但馬、但馬諸城未降、乃令小林重長獨進、赤松直頼斷路、重長轉入丹波、仁木義尹出拒、重長駐軍相持、義詮以丹波近京師、令石橋和義等擊重長、重長奮曰、吾決不生還、諸將畏其銳不進、重長糧盡引還、桃井直常從信濃進徇越中、國人皆降、將

攻加賀、加賀能登越前兵來攻、直常逆擊走之、夜潛赴井口城、會敵數百來降、衆欲告之直常、直常不在、軍中驚呼曰、桃井殿亡矣、衆擾亂失火、烟燄漲天、降兵乃叛擊殺二百餘人、直常途顧火光、知有變、將還救、敗卒來報曰、事不可爲、請速逃、乃走井口城、清氏進入讚岐、氏春以淡路兵三百餘至、氏春弟信氏以讚岐兵五百餘至、小笠原宮內大輔以阿波兵三百餘至、清氏乃以衆五千屯白峯城、與楠正儀約將略定南海、然後夾攻義詮、細川賴之聞之、從備中赴讚岐、賴之清氏從弟也、令其母紿清氏曰、吾固知子之罹讒毒、無以自明、而至此

也、然仁木細川前將軍呼爲股肱、委任亦厚、而子獨降敵、奈不義之識何、若能幡然來歸、吾將爲請復舊邑、若不聽吾言、吾且避去、不忍相攻、使者往返數次、賴之得間修歌津城、徵兵山陽、不復通問、會飽浦信胤小笠原信濃守應清氏、斷海路、清氏兵日振、乃令中院少將守西長尾城、秋七月二十三日、賴之謂新開眞行曰、今敵兵日益、吾不速戰、勢不可支、吾遣汝僞攻西長尾、清氏必分兵往援、汝夜從間道潛還、吾與汝乘虛攻清氏破之必矣、眞行乃發、縱火薄西長尾、清氏果遣賴利信氏往援、眞行夜潛回軍至白峯、賴之亦帥兵至城後、乘曉

大喊、城極巉嶮、便於拒守、而清氏輕敵、單騎突出、騎能屬者三十餘人、所向摧靡、清氏刀揭雙首、縱橫馳突、斬獲甚衆、望見逃兵疾馳及之、敵刺其馬、清氏僞爲被創將奪敵馬、敵斫之、清氏搏而投之、敵從旁搏清氏亂刺遂被殺、白峯陷、賴利信氏比至西長尾、知見欺、轉轡馳還、路遭眞行、破之而去、遭逃兵問狀、泣曰、主君沒矣、望白峯皆敵旗、乃走淡路、西長尾亦潰、南海悉爲敵有、和田楠兵聞之皆沮、正儀正武奮曰、我不一戰挫敵、諸國皆叛矣、乃帥兵入攝津、佐佐木將箕浦俊定火神崎橋、叢鏑以待、八月十六日、正儀夜設燎於陣爲疑兵、潛從

上流濟、繞出敵軍後、遲明敵顧見其旗大駭、走淨光寺柵、官軍已奪柵大喊、敵皆奔散、官軍追擊、俊定僅以身逃、九月十六日、正儀正武與石塔賴房進至湊河、火民家、赤松光範保多田部城不敢出、正儀等引還、山名時氏方狥丹波、亦引還、時人惜清氏之輕率少謀以致敗衄、足利基氏攻畠山國清、經年、國清兵日散、義深從信濃來救、亦不克、國清窘蹙、火外壘保修禪寺、歎曰、吾早知有今日、不使新田義興横死也、基氏遣使誘諭、乃披僧衣出降、基氏詐以義深爲伊豆守護、將發兵掩殺之、或密告國清、國清走京師、因楠正儀乞降、正儀惡而不

爲通國清遂餓死、義深亦走京師乞降義詮、義詮許之、是歲義詮以清氏歸順、欲更置執事、足利氏賴佐佐木高氏女婿、而高氏方爲義詮所親寵、衆咸薦氏賴、氏賴父高經鍾愛第四子義將、第四子據尊卑分脈爲之請執事、義詮性素無斷、乃許之、氏賴憤恚爲僧、義將年尚弱、事皆斷於高經、時論謂、高經老將、諳練典故、必有善政、而高經刻暴少恩、人人失望、初後醍醐帝以國用不給、徵諸國地頭租入二十分一、其後尊氏減爲五十分一、高經又收二十分一、諸將咸怨、義詮營別館於萬里小路、命諸將助役、赤松則祐後期、高經卽奪其一莊、尋修五條橋、

令高氏董役、課京師每戶出錢、過期未成、高經故出私財速造之、高氏憤愧、自是高經與諸將有隙、太平記

十九年後光嚴院貞治三年春、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足利義詮、義詮悅曰、西國自是無憂矣、奪厚西宗西長門守護授之、宗西怒降菊池武光、將攻弘世、弘世帥兵攻武光、武光逆擊大破之、弘世窘迫出降、尋還周防、又叛懼義詮怒、多齎貨財珍玩往京師、遍賂遺義詮左右、左右皆悅、山名時氏父子請義詮曰、臣有憾於佐佐木高氏所以屬官軍也、若宥臣罪、賜以所取五國、則請復效力、義詮悅曰、彼一降、諸國官軍喪氣、而西國益無患矣、乃授以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守護、時氏師義遂叛、時人嘲之曰、欲闢封疆、不如反覆、仁木義長與佐佐木氏賴土岐賴康相持於伊勢五年、亦乞降義詮、曰、伊賀伊勢無患矣、義長遂叛、然兵力既衰、義詮不復授國郡、細川氏春石塔賴房亦皆叛、氏春賴房據毛利家本天正本上杉憲顯嘗從直義畔尊氏、自直義敗走信濃歸順、足利基氏思其舊功、遣使招諭憲顯、遂叛、乃奪芳賀禪可越後守護授之、禪可怒曰、何爲寵降虜奪吾國、乃發兵拒之、不克而逃、會基氏召憲顯爲執事、禪可出兵要之上野板鼻、基氏聞之大舉往擊、禪可遣子高貞高家逆拒於武藏、

夏六月十七日、兩軍戰於若林野、戰酣、各易地而陣、高貞顧衆曰、吾族死者誰也、衆曰、駿河殿沒矣、高貞曰、弟死、兄何以生、乃呼譟而進、基氏聞愛將木戶兵庫助死曰、吾與彼約同死、彼死、吾何以生、奮刀而進、馬被創仆、高家兵望見圍之、基氏血戰甚厲、大高重成下馬授之、基氏悅曰、卿賢於後藤守長遠矣、兩軍交綏、高貞曰、吾兒八郎焉在、衆指一鞍馬曰、此郎君所騎、高貞曰、鞍不濺血、吾兒不死、意被擒也、吾復戰、岡本富高曰、擐白絲鎧者基氏也、請搏之、岩松直國覺之、爲基氏解鎧易以己甲、富高不知、進搏直國、直國士金井從旁搏富高、相

刺而死、高貞帥餘衆走宇都宮、基氏憫八郎幼、釋放還之、進至小山、將攻宇都宮、宇都宮氏綱來謝曰、禪可之謀、臣實不與知、且禪可已逃亡、不煩窮討、基氏乃旋師、東國服基氏驍猛、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興福寺僧徒舁春日神木入京師、訴越前守護足利高經奪春日社封戶河口莊、後光嚴院命納神木於長講堂、而廷臣咸憚高經、無敢言者、其後長講堂屢有怪異、聞者大懼、高經家尋失火、資財蕩盡、廏馬悉斃、而高經不以爲意、更營大宅、宴飲自若、太平記

二十一年後光嚴院貞治五年春三月四日、足利高經張宴、義詮

家、請諸將、佐佐木高氏背約不往、悉率京師倡優、觀花大原野、張設綺靡、歌舞喧闐、時人豔稱、高經聞而銜之、欲中以法、時高氏不輸軍賦者二年、高經乃奪其攝津守護、削多田莊、高氏怒、與赤松則祐謀、除高經、潛謗諸將、譖之義詮、義詮信之、命佐佐木氏賴徵兵近江、秋八月四日、高經入見義詮曰、臣以庸愚處樞要、所以來讒口、若欲賜死、一使者足矣、不煩甲兵、言訖隕涕、義詮亦泣、良久曰、事不得如吾意、卿暫走越前以紓衆怒、高經乃還、氏賴以衆八百入義詮第、京師繹騷、高經爲戰備、義詮遣僧覺濟曉諭高經、乃欲北走、懼諸將追蹙、夜遣二宮貞家帥兵大喊、僞爲進攻狀、義詮兵驚擾、乃得間北走、貞家殿而去、遲明追騎及於長坂、貞家秣馬呼曰、吾不戰於京、非畏公等、憚將軍也、今已出京、何憚而不決死、追騎畏其勇引還、高經遂還越前、據杣山城、使義將據栗屋城、冬十月、義詮遣畠山義深等圍之、太平記

二十二年後光嚴院貞治六年夏四月、足利基氏死、年二十八、基氏於尊氏諸子中、頗爲傑出、尊氏之殺直義、苦救不獲、出奔安房、尊氏召還之、苦救已下、據喜連川系圖其後東國諸將多怨義詮、勸基氏背之、基氏峻拒不納、義詮諸將如佐佐木高氏等、以權詐擠陷僚輩、京師常苦兵、而足利氏竟

不失東國、基氏之力也、或曰、基氏知義詮忌己、祈死於神以沒、難太平記秋七月、足利高經死於圍城中、義將出降、

冬十二月、足利義詮死、年三十八、以子義滿尚幼、以細川賴之爲執事、太平記賴之亦基氏所嘗薦云、細川賴之記

長慶天皇文中二年、佐佐木高氏死、佐佐木系圖足利氏諸將最驕橫者、前有師直、後有高氏、然高氏狡猾多智、遂以壽終、太平記後足利直冬死于石見、和漢合符

門人草川重遠書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終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　編次

室町彊域（山名大内之亂）

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二年（後光嚴院貞治六年）、足利義詮疾病、使子義滿視政事、慮其尚幼不堪負荷、以細川賴之爲執事、當時賀其得人、（參取後愚昧記、細川家譜、太平記）冬十二月、義詮死、臨終謂賴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善輔之、謂義滿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其教、（細川家譜）賴之由是深思輔導、至廢寢食、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薦以充師友、日啓沃善道、至乃隱逸之士苟可以資其匡益者、必勤舉之、（參取細川賴之記、臥雲日件錄、空華集）又自著戒法五章以頒與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疎、好誣諂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内實險害、外澹泊而内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其進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無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則大有賞、書以授義滿師友、以爲標準、伺察人物、賴之猶憂奸邪之未息、乃使髡者六人著禮服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游狎、詼諧歌舞、名曰童坊、又曰姦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賴

之密憑所覩指爲士童坊、衆辱之、折節者頗多、諂諛之風大改、（細川賴之記）義滿改執事爲管領、（尊卑分脈）以斯波細川畠山補之、謂之三管領、（武家補任）斯波足利高經子孫也

二十三年（後光嚴院應安元年）冬十二月晦、後光嚴院以足利義滿爲征夷大將軍、（公卿補任）

長慶天皇正平二十四年（後光嚴院應仁二年）春正月、先是細川賴之間楠正儀懷貳、潜誘之、（豫章記）是月正儀遂送款足利義滿、義滿即馳檄和泉河内曰、楠正儀已降我、（花營三代記）三月、楠氏族人起兵討正儀、（後愚昧記）賴之與義滿議、遣赤松光範細川賴之援正儀、未至、正儀走天王寺、（後愚昧記）（花營三代記）夏四月、正儀至京師見義滿、尋還河内、秋七月、義滿遣赤松則祐等攻赤松氏範於攝津、氏範敗走、（花營三代記）

建德元年（後光嚴院應安三年）春正月、上杉朝房與脇屋義治等戰於武藏上野、義治敗走、（喜連川系圖）三月、斯波義將與桃井直和戰於越中、直和死之、冬十一月、和田族攻楠正儀、是冬、菊池武政起兵鎮西、（花營三代記）

二年（後光嚴院應安四年）春二月、足利義滿以今川貞世爲鎮西探題、（花營三代記、吉川家傳）令大内義弘助之、（應永記）足利氏諸將率皆貪暴驕悖、叛亂相踵、（太平記）唯貞世頗爲廉靜、父範

國欲以駿河與之、貞世讓之兄範氏、範氏死、復讓於兄子氏家、氏家無子、欲傳國貞世子貞臣、貞世不受、讓之氏家弟泰範、細川賴之深嘉歎之、（難太平記）遂委以西海軍事、於是義滿内有賴之、外有貞世、聲威大振、（斟酌諸書大意）三月、後光嚴院讓位子緒仁親王、是爲後圓融院、夏五月、義滿使楠正儀圖南侵、賴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將以爲正儀一降將、河内且不能保、安能南侵、義滿從之、賴之恥言不行、辭職、退居西山西芳寺、義滿親往起之、遣其養子賴元帥兵援正儀、（參取後深心院關白記、花營三代記）

文中元年（後圓融院應安五年）春二月、足利義滿兵陷筑前二城、

二年（後圓融院應安六年）春三月、足利義滿遣細川氏春入寇、（花營三代記）秋八月、陷天野行宮、（鳩嶺雜事記）

後龜山天皇天授元年（後圓融院永和元年）秋八月、少貳冬資謀應官軍、爲今川貞世所殺、（花營三代記）時諸島奸民乘鎮西之亂、屢侵擾高麗、高麗遣使請禁之、貞世遣僧信弘報曰、逋逃之徒、多不遵我令、未易遽禁也、高麗又遣大司成鄭夢周來、陳古今交鄰利害、貞世厚待之、乃命還島民所虜數百人、且禁其侵掠、夢周又贈書請贖國民沒爲人奴者、書辭懇惻、貞世又命還一百餘人、（東國通鑑）又策鎮西便宜、條列以進、義滿答書許施行、先是大内義弘密說貞世曰、我視今之爲政、弱者無罪、動而得咎、強者犯法、措而不問、貴盛如公者、固無所顧慮、然萬一蹉跌、取笑當世、不可不慮、方今大友鎮西豪族、而荷公之恩日久矣、公若欲有事、則彼必不辭、然後狗中國九州之地、連據盤結、將軍不得加兵問罪也、自全之計、莫踰於此、貞世不從、乃諭曰、我弟仲秋已與卿有姻好、如窮厄相救、則不必豫相要約也、至若私作朋黨、負公爲身、則非我之志也、卿能竭忠、何失食邑之憂、請勿過慮、義弘深恨之、遂謀陷害貞世、代爲探題、乃因義滿左右讒搆之、繇此鎮西事宜既施行者、義滿多更改之、鎮西將士

疑貞世私意行事、往往離沮、（難太平記）是秋、橋本正督以和泉土丸城叛降義滿、陷紀伊諸城、（花營三代記）

三年（後圓融院永和三年）秋八月、大内義弘犯肥後、植田宮及菊池武義等死之、（參取後愚昧記、菊池武朝申狀）

四年（後圓融院永和四年）春、足利義滿造第於室町、徙居焉、世稱花亭、（足利家傳）秋九月、今川貞世、大内義弘犯肥後、官軍擊破之、（菊池武朝申狀）冬十一月、民部大輔橋本正高起兵紀伊、討細川業秀、義滿遣兵援業秀、十二月、業秀敗走、正高還和泉、守土丸城、義滿將發兵、出陣東寺、（參取花營三代記、關岡家始末）

五年後圓融院康曆元年春正月、足利義滿遣山名義理氏清時義犯和泉、陷土丸城、二月犯紀伊、陷藤浪庖垣二城、又遣兵犯大和、花營三代記會足利氏滿謀舉兵東國、義滿遽召還諸將、氏滿悔而講和、氏滿基氏子也、參取喜連川系圖、花營三代記義滿賞山名氏功、授紀伊於義理、山名系圖和泉於氏清、但馬於時義、三人皆時氏子也、兄弟跨據諸國、恃勢彊橫、細川賴之惡之、明德記夏義滿忌賴之有權積成嫌隙、左右因離間之、義滿乃集兵自備、命罷賴之職、遣還讚岐、賴之深憾小人之難退而大功不終立、臨發剃髮、更名常久、賦詩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義滿遂命兵擊之、適意解而止、參取細川系圖、花營三代記、以斯波義將為管領、花營三代記冬十一月、賴之與河野通直戰於伊豫、通直死之、豫章記六年後圓融院康曆二年秋七月、山名氏清犯和泉、橋本正高死之、九月陷生地城、花營三代記弘和二年後圓融院永德二年春閏正月、先是楠正儀歸順、是月與山名氏清戰於河內、敗績、和漢合運曆、通法寺文書、三刀屋文書河內和泉紀伊悉陷、行在栽保吉野、花營三代記夏四月後圓融院讓位太子幹仁、是為後小松帝、歷代皇紀三年後小松帝永德三年冬、後小松帝幸足利義滿室町第、足利家傳

先是後圓融院以義滿為左大臣、是歲為淳和獎學院別當源氏長者、初久我氏世為源氏長者、至是屬足利氏、公卿補任、參取足利家傳、皇年代略記、尊卑分脈、義滿造相國寺、令諸國守護助役、規制宏麗、一時無比、後造七層塔、和漢合符、相國寺供養記六年後小松帝康應元年春、足利義滿如安藝謁嚴島祠、欲往鎮西巡察風俗、以諸國多降、深思細川賴之功、召之讚岐、進泊周防岩屋、適大風連日、漂義滿舟、乃乘小舸夜至田島浦、明日與賴之會、乃俱抵嚴島、嚴島詣記、和漢合符、七年後小松帝明德元年春、土岐康行叛、足利義滿、義滿遣兵擊之、康行出降、山名氏清聞而笑曰、康行何無勇也、將軍若以康行視吾家、得無悔乎、山名時義在但馬、縱恣益甚、義滿聞而將擊之、會時義病死、二子時熙氏之亦暴戾、氏清構之義滿、義滿命氏清滿幸擊之、滿幸氏清兄師義子也、氏清請曰、同族相攻、命之衰也、然將軍有命、臣不敢辭、但彼臨急哀訴、將軍從而宥之、則臣不必出兵、請諭降之、將軍果無意宥彼、則臣速往擊矣、義滿曰、彼既方命、吾決不宥、卿速發、氏清滿幸乃發、時熙氏之敗走、義滿乃授伯耆隱岐於氏清、但馬於滿幸、明德記八年後小松帝明德二年足利義滿召還細川賴之、適備中大亂、乃命賴之擊平之、軍還、以細川賴元為管領、令賴之參

決、親任如初、賴之恚山名氏專橫、常謀抑折之、繇此與氏清有隙、參取東寺長者補任、明德記、時熙氏之潛赴京師、哀訴曰、臣等非有罪、罹族人讒口耳、義滿憫之、冬十月氏清請義滿觀紅葉於宇治、義滿許之、因欲諭氏清宥時熙兄弟、氏清方在淀、滿幸夜來見曰、聞時熙兄弟入京哀訴、明日之遊、將軍必諭我宥彼、我安得不奉命、不如稱疾、氏清恚曰、去歲將軍許我以不宥彼、而今又如此、輕我甚矣、遂稱病、義滿不懌、滿幸時食四國、權勢甚熾、出雲有後圓融院給邑、滿幸乘勢掠奪、義滿與書諭之、不聽、家衆皆諫、乃曰、吾當納地於院使者耳、後圓融使者至、

滿幸使人逐之、義滿大怒、將奪守護、十一月逐之丹後、聞者稱快、滿幸憤怨、往和泉見氏清曰、觀將軍近日舉動、常欲滅吾家、前年命擊時熙、今年乃欲釋彼、彼必訴吾讒、吾等危矣、不如闔族舉兵、分道入京、當時諸將誰敢抗吾家者、吾收京師則佗族必多應者、而土岐富樫失意之徒、孰不響應、且我聲言報怨賴之、兵不爲無名矣、氏清許之、期以十二月二十七日、約曰、卿以西國兵從丹波來、滿幸乃還、義滿聞氏清怨望曰、吾今不宥時熙、是畏氏清也、乃命宥時熙氏之、將擊氏清、氏清聞之詐獻誓書謝罪、義滿未決、十二月十九日、古山滿藤吏

從丹後報曰、山名滿幸逐國中代官、聚近國兵、河內亦報曰、氏清聚兵和泉、義滿大驚、氏清密往紀伊勸義理舉兵、義理驚曰、汝何敢至此、吾不忍取賊名、氏清不悅而還、屢遣使勸之、義理歎曰、吾當同死耳、氏清大悅、二十三日氏清兄氏冬從京師逃亡、京師繹騷、已而滿幸師兵從丹波進、氏清發淀屯男山、義理發紀伊屯天王寺、將三面齊進、義滿以義理素馴良、與書慰諭、不聽、二十五日義滿夜會諸將於滿藤家問計、衆曰、彼若有所訴、將軍幸許之、義滿曰、彼欲得天下、果何所訴、今縱宥之、尋復叛矣、不如速誅滅之、吾當出陣東寺、令諸將陣

內野、氏清將謂敵不知扼險、必輕進衝突、吾夾擊殲之耳、衆稱善、一色詮範進曰、東寺內野相距頗遠、不便夾擊、請陣臣堀河第、令諸將陣內野、敵若循河岸來則內野軍要之諸巷、別遣一軍陣東寺、斷其軍後、破之必矣、議乃定、二十六日遣今川泰範等帥兵八百陣東寺、義滿出陣詮範第、諸將皆赴內野、細川賴之帥兵二千餘陣中御門西大宮、備滿幸、赤松義則帥兵七百餘陣雀森、備氏清丹波兵、畠山基國帥兵八百餘陣神祇官址北、備東面、大內義弘陣二條大宮、備氏清、詮範帥兵三百餘陣春日猪熊、備猪熊敵、斯波義重帥兵五百餘陣

油小路、備敵窺室町者、佐佐木高詮陣大嘗會畦、備滿幸長阪口別軍、二十八日滿幸至丹波篠原、議戰、大足次郎左衞門進曰、吾兵至此、京師必已知之、彼若濟桂河據大江山、非吾利也、吾宜今夜踰山陣峯堂下瞰京軍、與男山相應援、滿幸乃夜踰山至峯堂、將以二十七日戰、而遊佐河内據嵩山城、遏和泉紀伊兵、繇此男山兵未聚、氏清患之、欲待明年進攻、使人卜之、卜者曰、今歲吉、氏清悅、期以晦二十九日、氏清召小林脩理曰、嚮新田左中將翼衞南朝、聲震天下、吾乃其族也、秉天下權、孰云不可、吾嘗請錦旗於行宮、獲之、今揭此以令衆

耳、克則吾以卿爲執事矣、脩理曰、主君一家既食十一國、其餘采地不可勝計、門族之盛、天下豔羨、繇此家衆縱暴橫行郡國、都鄙怨嗟、而主君不思所以戢下、必欲抗將軍、神怒人怨、天下孰敢屬之、臣今日欲逃則傷勇、欲死則傷義、進退維谷、近日主君獨與宇屋蓮池謀議、而臣等不得與焉、此臣之所以不得諫、而事已至此、臣有一死耳、乃鯁咽而起、氏清呼弟義數曰、明日卿必與彼俱、勿令彼輕死、乃夜發男山至淀中島、分兵爲三、令氏冬帥因幡兵三百餘、從鳥羽、義數脩理帥兵七百餘從四條畷、自帥二千餘、指大宮、進至谷堂、滿幸夜下峯

堂而進、晦丹波人荻野重定等走京師降義滿、義滿始知氏清來薄、命諸軍嚴備、俄而義數脩理至四條大宮、大呼挑戰、大内義弘出戰、殺傷相當、義數謂脩理曰、等死則冒將軍陣而死、乃督衆馳突、義弘曰、令隻騎過而北、恥也、乃揮眉尖刀斬其馬、脩理望見下馬挺刀進擊、傷義弘臂、義弘斫斷其股、遂斬之、義數乘間進至中御門、遇義滿親兵戰死、滿幸兵方濟桂河上流陣梅津、聞大宮戰聲、欲進援、適失滿幸所在、衆大駭不敢進、會敗問至、衆失色、俄頃滿幸以五騎來、衆怪問、滿幸曰、吾運窮矣、闇中有騎兵導我、我爲之失路、天明始覺、乃馳還

耳、遂帥出雲伯耆隱岐丹後兵一千二百餘、指二條口、賴之等聞之、出扼二條口、義滿冑而不甲、帥親兵三千陣中御門、左右曰、將軍何不擐甲、義滿曰、吾誅吾家僕何以甲爲、義弘被創來見曰、大宮之敵甚猛、臣奮戰斬其將、而臣軍亦多死、適聞氏清繼進、臣戰疲、恐不能支臣而戰死麾下、無復善戰者矣、請命之他人、衆惡其傲義滿乃脫佩刀授之曰、卿再爲我戰、卿若有急、我將往援、命赤松義則援之、滿幸進至内野、賴之基國迎戰、戰七八合、兩軍交退、滿幸復進衝陣、基國兵稍退、義滿望見、乃挺刀督衆而進、滿幸不能支、僅以身逃、氏清進至

西七條、敗卒來告義數脩理之死、氏清流涕曰、吾必死於二人死所、乃進、赤松義則出拒不利、呼曰、吾必死矣、衆復振、山名時熙曰、今日之變由將軍宥我、我必搏氏清、氏清適退休兵、時熙進擊、氏清見其旗曰、是時熙也、麾衆圍之、時熙從士抪屋彈正、滑良兵庫苦戰而死、時熙逸還、義則義弘告急義滿、義滿方破滿幸、衆皆疲、一色詮範進曰、臣請往援、義滿悅、命義重俱往、氏清望見、謂子時清七郎曰、敵兵益盛、吾以疲兵戰、非計也、吾欲還丹波待紀伊兵復進、汝等分路而去、二子請從不許、乃去、獨養子熙氏從焉、詮範急擊氏清、氏清苦戰、義滿

聞之而進、喊聲震天、氏清兵潰、氏清將自殺、詮範以三十騎進、氏清被創目眩、詮範遂斬之、熙氏自殺、詮範以氏清頭獻、義滿謂左右曰、汝等視叛人罰殛、（明德記）九年（後小松帝明德二年）春正月朔、義滿還室町第、四日第功行賞、授山城於畠山基國、丹波於細川賴元、美作於赤松義則、和泉紀伊於大內義弘、但馬於山名時熙、隱岐出雲於佐佐木高範、以若狹今富莊租入最多、授之一色詮範、氏清妻藤原氏聞二子逃還、曰、熙氏猶能死、二子何不死、自刃而死、二月氏冬乞降、義滿許之、滿幸爲僧走鎮西、獨義理在紀伊、乞降不許、義弘航海往擊義理

令弟氏治以美作兵守兩山土丸二城、適聞義則略定美作、二城皆潰、義理不戰而遯、（明德記）初時氏每誡諸子曰、元弘以後、吾居上野山市、與農夫雜處、艱阻備嘗、今也身享富貴、將軍之恩深矣、然猶不能無侈心、至於子孫、驕逸縱恣、不復知君父之恩、必有激變取禍者矣、果如其言、（難太平記）三月細川賴之病死、臨終遣賴元白義滿曰、近歲山名驁蹇方命、臣常思所以摧折之、而今已覆滅、天下無復抗將軍者、臣可以死矣、（明德記）尋死、年六十四、（細川系圖）義滿悲悼、自往送喪、（明德記）冬閏十月義滿遣大內義弘於行宮請講和、帝許之、傳神器於後小松帝、南北始一統矣、（續神皇正統記應永記）

後小松天皇明德四年春、足利氏滿聞氏清舉兵將援之、聞氏清死而止、義滿遙授陸奧出羽、（喜連川系圖）冬義滿辭征夷大將軍、子義持襲職、義滿尋爲太政大臣、（公卿補任）天下稱曰公方、（難太平記尊卑分脈）應永二年夏四月、帝幸義滿室町第、義滿辭太政大臣、剔髮號天山道義、（足利家傳）三年秋、義滿如延曆寺、儀擬行幸、（足利家傳）四年少貳菊池起兵鎮西、義滿命大內義弘擊之、義弘令弟伊豫守往擊無功、乃自將平之、（應永記）義弘食六國、

彊盛冠天下時三管領頗張威福忌義弘功義弘亦恃功驕蹇不為之屈由是義弘所為管領每沮激之（文祿清談）義満搆別荘於北山令諸將助作曰宜使士卒充役義弘曰我卒可役於弓矢不可役於土木義満啣之義弘亦不自安（臥雲日件錄）

五年義満罷斯波義將以畠山基國為管領（尊卑分脈）足利氏満死子満兼襲為鎌倉管領（喜連川系圖）

六年冬十月義弘潛與鎌倉管領足利満兼通謀欲東西並舉攻義満十三日義弘帥兵至和泉界浦遣使報義満義満請尊道法親王遣使招諭不聽乃遣僧中津

往諭義弘議所以答之子弘茂進曰我祖先未嘗食一國而大人身有六國光榮極矣尚何所不足而欲背將軍將軍今又遣使慰諭何不謝罪入覲平井備前亦勸之杉豐後進曰聞將軍欲奪主君領國意在滅主君主君勿信甘言義弘然之乃見中津中津曰君惑浮言欲亂上下之分與請速入謁以解將軍之疑義弘曰將軍之恩固大然臣亦不為無功今川豫州之擊鎮西臣助之濟海累歲苦戰而鎮西平矣山名之亂臣衝堅陷陣斬其驍將而氏清滅矣神器天朝寶鎮非秦璽可比臣倡和議還之京師而兩統一矣此皆臣之功也往年少貳之亂臣助弟伊豫平之而將軍反命少貳圖臣臣果何罪伊豫戰死而賞不及其子反欲誅之和泉紀伊將軍已賜之臣以賞臣功而又欲奪之將軍惡臣如此臣安得入謁中津曰少貳之亂奸人矯將軍命集兵西國此非將軍所知至於奪兩國特閭巷浮言耳將軍何嘗有是命又未聞賜之佗人伊豫之子將軍屢召之不至故賞亦不及何謂誅之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君獨不聞范蠡之事耶義弘曰臣既與關東約欲待來月與倶入京師奈何負約振衣而起中津還報義満曰彼擅勇名三十餘年皆我力也一旦背我孰敢黨之氏清之彊頃

刻而平彼又蹈覆轍耳乃命細川頼元京極高詮赤松義則帥兵六千餘擊之八日義満帥兵三萬餘出陣東寺十四日進陣男山義弘聞義満出兵乃赴石津北向一拜而退會衆謀議弘茂曰吾夜襲河内嵩山取之據和泉紀伊以通中國船路此持久之計也杉豐後曰不如詐棄界而去從水路襲男山平井備前曰我一棄界紀泉皆屬京師京師益彊矣主君久有此地國人頗服要當城此地以為根本耳兵粮材木皆咄嗟而辦何必出兵境外義弘然之聚匠人數百城界盛設樓櫓義弘巡視曰吾守以精兵五千誰能拔者（應永記）乃祈捷於住

吉社巫發狂騰跳曰、義弘之計、猶雪著爐、義弘笑曰、吾以寡破衆、猶雪滅火、（文祿清談）二十九日義滿兵三萬乘曉進攻、兩軍鏖戰至夜半罷、山名時清起兵丹波、土岐詮直起兵美濃、京極高重起兵近江、皆應義弘、諸將欲再攻界、以淫雨不果、十二月二十一日、四面進攻、乘風縱火、煙燄張天、杉備中等戰死、富田尾張謂義弘曰、備中等死、何不航海還國、義弘曰、吾運窮力竭、何必逋逃、乃提大刀血戰、所向披靡、畠山滿家以二百人圍之、義弘左右皆死、唯森民部猶在、以身蔽捍、民部亦死、義弘被重創、呼曰、身是無雙驍將大內義弘也、以吾頭獻滿家

遂斬之、杉豐後聞之、大呼戰死、弘茂將自殺、平井備前勸之出降、餘黨悉潰、楠某菊池肥前等皆逃走、時清詮直等亦皆爲義滿兵所破、（應永記）時足利滿兼出陣武藏國府、聲言爲義弘聲援、義滿諜知之、間使約和、啗以足利莊、滿兼乃罷兵、（喜連川系圖）初足利氏滿謀舉兵、義弘遙應之、以氏滿書招今川貞世、貞世即封呈義滿、既而事解、及義弘叛、義滿急召貞世還京師、謂曰、吾固負卿、恥相見也、貞世意竊喜、以爲鎮西處置乖張之由、可得而自也、然義滿終不問而止、或讒之曰、貞世子弟從士在遠江者、多黨鎌倉、故雖蒙召、觀望趦趄、久而方至、義滿復信之、悉奪所與書、急命還鎮西、貞世知被疑、不復赴任、直還遠江、自是漸怨義滿、義滿怒、欲擊之、已而事解、久之義滿念其功、召至京師、宥其罪、（難太平記）

十二年義滿罷畠山基國、以斯波義重爲管領、（尊卑分脈）

十五年春三月八日、帝幸義滿北山別莊、義滿披衲衣、手念珠、攜幼子義嗣出迎、義嗣班關白經嗣上、帝留十日、（參取北山行幸記、足利家傳、椿葉記）初義滿造別莊、窮極土木、作三層閣、得板方一丈、爲承塵、床壁柱戶悉金塗、斯波義將謂義滿曰、眞是西方極樂界、既成徙居之、令義持居室町、（參取北山行幸記、足利家傳、臥雲日件錄、椿葉記、文祿清談）夏五月六日、前太政大

臣義滿薨、年五十一、（足利家傳）義滿嘗納帝準母藤原氏、及薨、敕贈號太上皇、（尊卑分脈）斯波義將以爲人臣贈位至上皇、自古未有也、遂勸義持辭之、（東寺修行日記）初義滿黜細川賴之、驕僭日甚、諸將亦多怨望、（斟酌諸書大意）然山名大內二族相繼誅滅、武人莫不懾伏、時人謂、義滿以戊戌生、字皆從戈、故能以干戈平諸國矣、（臥雲日件錄）

神器入京師

後醍醐天皇元弘二年春三月、帝奉三神器狩隱岐、初崇神帝遷神鏡寶劍於倭笠縫邑、祀天照大神、別摸造鏡劍以爲護身御璽、其後一千五十二年、神鏡罹災、實

村上帝天德四年也、一條帝寬弘二年再罹災、後朱雀帝長久元年三罹災、及安德帝崩於西海、劒璽亦沒、兵士獲神鏡於御船、會神璽浮出、常陸人片岡經春收之、源義經奉鏡璽入京師、後鳥羽帝屢奉幣諸社、祈得寶劒、而竟不能得、帝以晝御座劒代之、而上古神鏡則垂仁帝時又還之伊勢、寶劒則祀之尾張熱田、（參取諸書大意）

三年春二月、帝奉神器還伯耆、尋入京師、

延元三年冬十二月、帝奉神器狩吉野、

後村上天皇正平三年、（光明院貞和四年）伊勢國崎神戸有僧圓成、謁大神宮、獲一劒、齎造藤原資名、資名與足利直

義、平野神主卜部兼貞等謀奏之、其言曰、圓成將謁神宮、浴於海潮、有物炫燿而至、長十握許、柄如三鈷、持詣神宮、忽有一童、爲物所憑、指圓成謂曰、治承以來、王室多難、天下屢亂、實由無寶劒以護皇位也、今天祖敕海神上之、此僧所持者是也、何不速奏、祭主等具記其事授圓成、圓成將赴京師、途祈長谷寺、（長谷寺據天正本、○本書作春日社、）而宿、傍有人謂曰、今夜吾夢以法師言達天子、吾子豈是耶、問其人、卽資名門客也、光明院大喜、任圓成大僧都、賜攝津葛葉關稅、藤原經顯諫曰、寶劒沈沒已百六十年、以世言之、今日尤亂、何以能致神物、若謂之祥瑞則其應安在、無乃佞臣設詐熒惑陛下與、且葛葉關稅久已賜東大寺、奈何一旦奪之、以激僧徒之怒、請速追先旨、還與東大寺、如舊、光明院從之、還其劒、納之平野社、（太平記）

後龜山天皇弘和元年、（後圓融院永德元年）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歌集、以後村上帝躬傳三器之詞終篇、（新葉和歌集）蓋有所感也、

九年、（後小松帝明德三年）冬十月、帝與北朝講和、奉神器發行宮、還京師、閏月傳神器於後小松帝、（續神皇正統記）自後醍醐帝南狩至此、五十七年、而南北始一統矣、源親房嘗曰、世

或謂上古神鏡火於天德長久、草薙寶劒沒於西海、殊不知神鏡在伊勢宗廟、寶劒在熱田神宮、威靈顯赫、與日月爭光、寶祚之隆、果與天壤無窮矣、（神皇正統記）

男　勇
甥手塚谿雄　校

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終

後序

史之二體，曰紀傳，曰編年。共考一代之治亂興衰及人物之邪正，然不若紀傳能一事爲
或係事無或原數人，讀者殆不能得其提領。編
年能序事始終，或刑政，或吏事，文學，凡共殆不
能備其始終。於是又有紀事本末一體，能極
其備通之脈絡，事係無或原數人者，合爲
一篇，刑政文物雖殊，並陳共蹟，各統其終始
人名紀傳，編年首尾之[illegible]
[illegible]

紀事本末前後編，凡成七十四卷，上自
神武創業[illegible]
[illegible]

歷紀崇文及武政、分裁京極。紀政定爲法論書撰數百年之久、係之甚[illegible]通之[illegible]。際不条、且紀自舜從罷至史、其考之竟、是東以滙於爲於此也。

至宮中無可度理説、孔子人取法於代興、後世此史爲文、可以考治、以光緒[illegible]、初任於後藤芳政之館、理數後假、其史學中傳者、特貴之國分於國史之功、編修之難、比生而莫其數十有餘年、之採其宗子部、之叢為子、此編刻成、之家學授以於本、國史之偉業、待其序。

明治九年丙子八月中浣

東正堂[illegible]撰并書

明治二年八月廿三日官許
同　九年八月刻成

著者　茨城縣士族　青山延光

出版人　同　青山勇
東京第四大區四小區本郷弓町壹丁目拾三番地寄留

發行書肆　東京府平民　太田金右衛門
東京第一大區十三小區横山町三丁目七番地

日本紀年表

繩文文化時期

約10000年前～約前3世紀）

神武天皇（前660～前585）
綏靖天皇（前581～前550）
安寧天皇（前549～前511）
懿德天皇（前510～前476）
孝昭天皇（前475～前393）
孝安天皇（前392～前291）
孝靈天皇（前290～前215）

彌生文化時期

約前3世紀～約公元3世紀）

孝元天皇（前214～前158）
開化天皇（前157～前98）
崇神天皇（前97～前30）
垂仁天皇（前29～70）
景行天皇（71～130）
成務天皇（131～190）
仲哀天皇（192～200）

（攝）神功皇后（201～269）

古墳文化時期

約3世紀～約6世紀）

應神天皇（270～310）
仁德天皇（313～399）
履中天皇（400～405）
反正天皇（406～410）
允恭天皇（412～453）
安康天皇（454～456）
雄略天皇（457～479）
清寧天皇（480～484）
顯宗天皇（485～487）
仁賢天皇（488～497）
武烈天皇（498～506）
繼體天皇（507～533）
安閑天皇（534～535）
宣化天皇（536～539）

飛鳥文化時期（約6世紀～約645）

欽明天皇（540～571）
敏達天皇（571～584）
用明天皇（585～586）
崇峻天皇（587～592）
推古女皇（593～628）
舒明天皇（628～641）
皇極女皇（641～644）

白鳳文化時期（645～710）

孝德天皇（645～654）
　大化（645～649）
　白雉（650～654）
齊明女皇（655～661）
天智天皇（662～671）
弘文天皇（671～672）
　朱雀（672）
天武天皇（672～685）
　白鳳（673～685）

持統女皇（686～696）
　朱雀（686～696）
文武天皇（697～707）
　大寶（701～703）
　慶雲（704～707）

奈良文化時期（710～784）

元明天皇（707～714）
　和銅（708～714）
元正天皇（715～723）
　靈龜（715～716）
　養老（717～723）
聖武天皇（724～749）
　神龜（724～728）
　天平（729～748）
　天平感寶（749）
孝謙女皇（749～758）
　天平勝寶（749～756）
　天平寶字（757～758）
淳仁天皇（758～764）
　天平寶字（758～764）
稱德女皇（764～769）
　天平神户（765～766）
　神户景雲（767～769）
光仁天皇（770～780）
　寶龜（770～780）
　天應（781）

平安時期（794～1192）

桓武天皇（781～805）
　延曆（782～805）
平城天皇（806～809）
　大同（806～808）
　仁和（809）
嵯峨天皇（809～823）
　弘仁（810～823）
淳和天皇（823～833）
　天長（824～833）
仁明天皇（833～850）
　承和（834～847）
　嘉祥（848～850）
文德天皇（850～858）
　仁壽（851～853）
　齊衡（854～856）
　天安（857～858）
清和天皇（858～876）
　貞觀（859～876）
陽成天皇（876～884）
　元慶（877～884）
光孝天皇（884～887）
　仁和（885～887）
宇多天皇（887～897）
　仁和（888）
　寬平（889～897）
醍醐天皇（897～930）
　昌泰（898～900）
　延喜（901～922）
　延長（923～930）
朱雀天皇（930～946）
　承平（931～937）
　天慶（938～946）
村上天皇（947～967）
　天曆（947～956）
　天德（957～960）
　應和（961～963）
　康保（964～967）
冷泉天皇（967～969）
　安和（968～969）
圓融天皇（969～984）
　天祿（970～972）
　天延（973～975）
　貞元（976～977）
　天元（978～982）
　永觀（983～984）
花山天皇（984～986）
　寬和（985～986）
一條天皇（986～1011）
　永延（987～988）

永祚（989）
正暦（990～994）
長德（995～998）
長保（999～1003）
寛弘（1004～1011）
三條天皇（1011～1016）
長和（1012～1016）
後一條天皇（1016～1036）
寛仁（1017～1020）
治安（1021～1023）
萬壽（1024～1027）
長元（1028～1036）
後朱雀天皇（1036～1045）
長暦（1037～1039）
長久（1040～1043）
寛德（1044～1045）
後冷泉天皇（1045～1068）
永承（1046～1052）
天喜（1053～1057）
康平（1058～1064）
治暦（1065～1068）
後三條天皇（1068～1072）
延久（1069～1072）
白河天皇（1072～1086）
延久（1073）
承保（1074～1076）

承暦（1077～1080）
永保（1081～1083）
應德（1084～1086）
堀河天皇（1086～1107）
寛治（1087～1093）
嘉保（1094～1095）
永長（1096）
承德（1097～1098）
康和（1099～1103）
長治（1104～1105）
嘉承（1106～1107）
鳥羽天皇（1107～1123）
天仁（1108～1109）
天永（1110～1112）
永久（1113～1117）
元永（1118～1119）
保安（1120～1123）
崇德天皇（1123～1140）
天治（1124～1125）
大治（1126～1130）
天承（1131）
長承（1132～1134）
保延（1135～1140）
近衛天皇（1141～1155）
永治（1141）
康治（1142～1143）

天養（1144）
久安（1145～1150）
仁平（1151～1153）
久壽（1154～1155）
後白河天皇（1155～1158）
保元（1156～1158）
二條天皇（1158～1165）
平治（1159）
永暦（1160）
應保（1161～1162）
長寛（1163～1164）
永萬（1165）
六條天皇（1165～1168）
仁安（1166～1168）
高倉天皇（1168～1180）
嘉應（1169～1170）
承安（1171～1174）
安元（1175～1176）
治承（1177～1180）
安德天皇（1180～1184）
養和（1181）

鎌倉時期（1192～1333）

壽永（1182～1184）
後鳥羽天皇（1185～1198）
文治（1185～1189）

　建久（1190～1198）
土御門天皇（1198～1210）
　正治（1199～1200）
　建仁（1201～1203）
　元久（1204～1205）
　建永（1206）
　承元（1207～1210）
順德天皇（1210～1221）
　建曆（1211～1212）
　建保（1213～1218）
　承久（1219～1221）
仲恭天皇（1221）
後堀河天皇（1221～1232）
　貞應（1222～1223）
　元仁（1224）
　嘉祿（1225～1226）
　安貞（1227～1228）
　寬喜（1229～1231）
　貞永（1232）
四條天皇（1232～1242）
　天福（1233）
　文曆（1234）
　嘉禎（1235～1237）
　曆仁（1238）
　延應（1239）
　仁治（1240～1242）

後嵯峨天皇（1242～1246）
　寬元（1243～1246）
後深草天皇（1246～1259）
　寶治（1247～1248）
　建長（1249～1255）
　康元（1256）
　正嘉（1257～1258）
　正元（1259）
龜山天皇（1259～1274）
　文應（1260）
　弘長（1261～1263）
　文永（1264～1274）
後宇多天皇（1274～1287）
　建治（1275～1277）
　弘安（1278～1287）
伏見天皇（1287～1298）
　正應（1288～1292）
　永仁（1293～1298）
後伏見天皇（1298～1301）
　正安（1299～1301）
後二條天皇（1301～1307）
　乾元（1302）
　嘉元（1303～1305）
　德治（1306～1307）
花園天皇（1308～1318）
　延慶（1308～1310）

　應長（1311）
　正和（1312～1316）
　文保（1317～1318）
後醍醐天皇（1318～1331）
　元應（1319～1320）
　元亨（1321～1323）
　正中（1324～1325）
　嘉曆（1326～1328）
　元德（1329～1330）
　元弘（1331）

南朝（1332～1392）

後醍醐天皇（1332～1339）
　元弘（1332～1333）
　建武（1334～1335）
　延元（1336～1339）
後村上天皇（1339～1368）
　興國（1340～1345）
　正平（1346～1368）
長慶天皇（1368～1383）
　正平（1369）
　建德（1370～1371）
　文中（1372～1374）
　天授（1375～1380）
　弘和（1381～1383）
後龜山天皇（1383～1392）

元中（1384～1392）

北朝（1332～1392）

光嚴天皇（1332～1335）
正慶（1332～1333）
建武（1334～1335）
光明天皇（1336～1347）
建武（1336～1337）

室町時期（1338～1573）

曆應（1338～1341）
康永（1342～1344）
貞和（1345～1347）
崇光天皇（1348～1351）
貞和（1348～1349）
觀應（1350～1351）
後光嚴天皇（1352～1370）
文和（1352～1355）
延文（1356～1360）
康安（1361）
貞治（1362～1367）
應安（1368～1371）
後圓融天皇（1372～1382）
應安（1372～1374）
永和（1375～1378）
康曆（1379～1380）
永德（1381～1382）
後小松天皇（1383～1412）
永德（1383）
至德（1384～1386）
嘉慶（1387～1388）
康應（1389）
明德（1390～1393）
應永（1394～1412）
稱光天皇（1412～1427）
應永（1413～1427）
後花園天皇（1428～1464）
正長（1428）
永享（1429～1440）
嘉吉（1441～1443）
文安（1444～1448）
寶德（1449～1451）
享德（1452～1454）
康正（1455～1456）
長禄（1457～1459）
寬正（1460～1464）
後土御門天皇（1464～1500）
寬正（1465）
文正（1466）
應仁（1467～1468）
文明（1469～1486）
長享（1487～1488）
延德（1489～1491）
明應（1492～1500）
後柏原天皇（1500～1526）
文龜（1501～1503）
永正（1504～1520）
大永（1521～1526）
後奈良天皇（1526～1557）
大永（1527）
享禄（1528～1531）
天文（1532～1554）
弘治（1555～1557）
正親町天皇（1557～1586）
永禄（1558～1569）

安土桃山時期（1568～1598）

元龜（1570～1572）
天正（1573～1586）
後陽成天皇（1586～1611）
天正（1587～1591）
文禄（1592～1595）

江户時期（1603～1867）

慶長（1596～1611）
後水尾天皇（1611～1629）
慶長（1612～1614）
元和（1615～1623）

寛永（1624～1629）
明正天皇（1629～1643）
寛永（1630～1643）
後光明天皇（1643～1654）
正保（1644～1647）
慶安（1648～1651）
承應（1652～1654）
後西天皇（1654～1663）
明暦（1655～1657）
萬治（1658～1660）
寛文（1661～1663）
靈元天皇（1663～1687）
寛文（1664～1672）
延寶（1673～1680）
天和（1681～1683）
貞享（1684～1687）
東山天皇（1687～1709）
元禄（1688～1703）
寶永（1704～1709）
中御門天皇（1709～1735）
寶永（1710）
正徳（1711～1715）
享保（1716～1735）
櫻町天皇（1735～1747）
元文（1736～1740）
寛保（1741～1743）

延享（1744～1747）
桃園天皇（1747～1762）
寛延（1748～1750）
寶暦（1751～1762）
後櫻町天皇（1762～1770）
寶暦（1763）
明和（1764～1770）
後桃園天皇（1770～1779）
明和（1771）
安永（1772～1779）
光格天皇（1779～1817）
安永（1780）
天明（1781～1788）
寛政（1789～1800）
享和（1801～1803）
文化（1804～1817）
仁孝天皇（1817～1846）
文政（1818～1829）
天保（1830～1843）
弘化（1844～1846）
孝明天皇（1846～1867）
弘化（1847）
嘉永（1848～1853）
安政（1854～1859）
萬延（1860）
文久（1861～1863）

元治（1864）
慶應（1865～1867）

近代（1868～）

明治天皇（1866～1912）
明治（1868～1912）
大正天皇（1912～1926）
大正（1912～1926）
昭和天皇（1926～1989）
昭和（1926～1989）

日本幕府將軍表

鐮倉幕府歷代將軍及執政年限

源賴朝（1192～1199）
源賴家（1201～1203）
源實朝（1203～1219）
九條賴經（1225～1244）
九條賴嗣（1244～1252）
宗尊親王（1252～1266）
惟康親王（1266～1289）
久明親王（1289～1308）
守邦親王（1308～1333）

室町幕府歷任將軍及執政年限

足利尊氏（1338～1358）
足利義詮（1358～1367）
足利義滿（1368～1394）
足利義持（1394～1423）
足利義量（1423～1425）
足利義教（1429～1441）
足利義勝（1442～1444）
足利義政（1449～1473）
足利義尚（1473～1489）
足利義植（1490～1494）
足利義澄（1494～1508）
足利義植（1508～1521）
足利義晴（1521～1546）
足利義輝（1546～1565）
足利義榮（1565～1568）
足利義昭（1568～1573）

江戶幕府歷代將軍及執政年限

德川家康（1603～1605）
德川秀忠（1605～1623）
德川家光（1623～1651）
德川家綱（1651～1680）
德川綱吉（1680～1709）
德川家宣（1709～1713）
德川家繼（1713～1716）
德川吉宗（1716～1745）
德川家重（1745～1760）
德川家治（1760～1787）
德川家齊（1787～1837）
德川家慶（1837～1853）
德川家定（1853～1858）
德川家茂（1858～1866）
德川慶喜（1866～1867）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紀事本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64
SS号=14664064